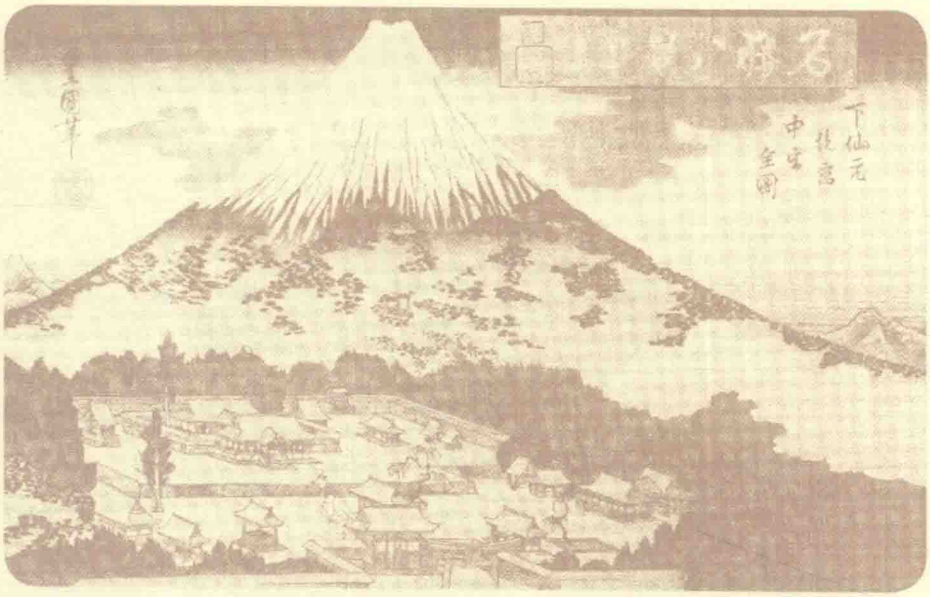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二輯

編年體

四十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第四十册目録(總第59册)

國史綱鑑卷之十八

馬杉　繫　編修

後深草天皇

諱久仁、後嵯峨天皇第三子、母中宮藤原姞子、在位十四年、

寛元四年丙午春三月、卽天皇位、時甫四歳、尊先帝曰太上天皇、以關白左大臣藤原實經攝政、前右大臣藤原實氏為太政大臣、右大臣藤原兼平以下並如故、

夏四月、御太政官廳、始視萬機、

鎌倉執事武藏守北條經時善射、然性多病、不能堪任、是夏讓職弟左近衛將監時頼、尋卒、當此時北條朝時子光時、有寵於前大將軍頼經、以為我與時頼、俱義時曾孫也、而時頼族屬疏遠、不可踰我襲職也、潛欲除時頼自代之、頼經預其謀、已而事頗泄、人情洶懼、近國兵士馳集、時頼使之嚴備變、頼經遣使開諭時頼、時頼拒而不納、光時恐懼、剪髮謝罪、不許、遂流於伊豆、

秋七月、前征夷大將軍藤原頼經為北條時頼所逐歸京師、

時頼使三浦光村護送頼經、光村從而赴京師、察頼經慨歎狀、潛有迎復志、頼經父前攝政道家、陷光村及其兄泰村等、以圖滅北條氏、光村及還鎌倉、與泰村日夜計畫、密運致私邑甲仗、

冬十一月、大嘗、

十二月、太政大臣藤原實氏罷、前內大臣源通光代之、攝政藤原實經罷左大臣、右大臣藤原兼平代之、轉內大臣藤原忠家於右大臣、大納言藤原實基於內大臣、

是月、天皇始臨萬機、

寶治元年丁未春正月、攝政藤原實經罷、以前關白藤原兼經攝政、

是夏、北條時頼攻殺泰村光村等、滅三浦氏、初泰村與時頼外祖安達景盛爭權相惡、因告泰村有異圖、時頼以其勳舊、且有姻戚、亦不推究、會時頼往泰村家、泰村族人畢集、擧措異常、時頼怪之、間

出而還、泰村解謝、時頼遣人潛察其動靜、始知其有變、命嚴守備、泰村懼、遣使謝罪、請罷兵、時頼許之、令衆撤守備、泰村感喜、贈誓書、報未至、俄而景盛使孫泰盛率兵攻之、泰村錯愕、出兵防之、時頼卽命北條實時守衛幕府、遣弟時定將兵擊之、泰村光村等不能支、擧族出走法華堂而自殺、時頼奏狀京師、令諸國索捕泰村親黨、遂遣兵襲殺泰村妹夫千葉秀胤父子於下總一宮、

二年戊申春正月、太政大臣源通光罷、尋薨、

通光、權大納言通親第三子、一門顯貴、家世号久我、

夏六月、上太上皇中宮藤原姞子号曰大宮院、

秋七月、尊太上皇準母曦子內親王曰皇后、

冬十月、太上皇幸春日社、

自後屢幸焉、

建長元年己酉春二月、閑院火、

天皇避於冷泉富小路第、廢務三日、奉幣伊勢以下八社、告火災、已而京師大火、延及蓮華王院、上皇奉宸筆告文於白河後白河後鳥羽三帝陵、謝火災、

秋七月、追稱新院曰順德院、

新院初稱佐渡院、至是改之、

八月、前太政大臣藤原公房薨、

冬十一月、覲太上皇、

是冬、申議定沽賈法、

二年庚戌春三月、太上皇幸熊野、

自後屢幸焉、

冬十月、覲太上皇、

三年辛亥春正月、式乾門院崩、

門院諱利子、後高倉院女、四條帝準母也、

三月、上太上皇準母皇后曦子內親王号曰仙華門院、

夏四月、閑院成、徙御焉、

是冬、天皇始讀孝經、

四年壬子春二月、前攝政藤原道家薨、

道家、攝政良經長子、暦仁初、剃髮更名行惠、稱光明峯寺、又東山入道、創梵宇於京城東、名東福寺、以擬東大興福二寺、使僧圓爾居焉、有五子、長教實襲九條氏、次良實二條家祖、次實經一條家祖、次僧法助住仁和寺、準三宮、僧準三宮昉於法助、初賴經謀討北條氏、道家暗助之、而不成、道家之薨、世相傳非良死也、

是月、鎌倉執事北條時賴廢其主征夷大將軍藤原賴嗣、奏請迎太上皇第二子宗尊鎮鎌倉、許之、詔拜宗尊三品親王任征夷大將軍、

初三浦泰村之死也、弟光村謂曰、嚮使從關白道家寄吉早決事、何有此死乎、北條氏聞之、知事連道家賴經、遂廢賴嗣、

夏四月、前征夷大將軍藤原賴嗣爲北條時賴所逐歸京師、

先是藤原賴經怨爲時賴所廢、聚兵京師、應之者頗衆、又寄分遣長久連僧了行等招將士、佐々木氏信執之、時賴命鞫之、悉得其情、竄殺久連了行等、及迎宗尊親王爲主、時賴養攝政兼經女爲己子、納爲親王妃、

冬十月、攝政藤原兼經罷、左大臣藤原兼平攝政、轉太政大臣、

五年癸丑春正月、天皇加首服、謁石清水廟、又行幸賀茂社、

秋七月、頒新制十八條、
冬十一月、攝政藤原兼平罷、太政大臣前內大臣藤
原實基代之、
是冬、大上皇慶法勝寺阿彌陀堂、天皇臨幸、
六年甲寅春二月、太政大臣藤原實基罷、
冬十二月、藤原兼平罷攝政、改為關白、
七年乙卯春二月、三品雅成親王薨於但馬、
雅成、後鳥羽帝第四子、承久之役、與弟賴仁親王俱預其謀、為北條義時所流、已而竊謀逃去、事泄被幽、至是薨、年五十六、有三子、皆為僧、

康元元年丙辰秋八月、正二位藤原賴經及其子前征
夷大將軍賴嗣並薨、賴經時年三十九、賴嗣年十八、
是歲北條時賴罷疾薙髮、以長子時宗猶幼、委職於武藏守長時、自參知軍政、嘗創最明寺於山內、至是退居養病、法名道崇、号覺了坊、
正嘉元年丁巳春正月、立女御藤原公子為中宮、
公子、前太政大臣實氏女、初與前關白實經約婚、太上皇聞之、命實氏納為天皇女御、遵待賢門院故事、至是為中宮、長於天皇十一歲、
夏六月、覲太上皇、
二年戊午秋八月、立皇弟恒仁親王為皇太弟、右大臣
藤原實雄為傅、
正元元年己未春正月、行幸法勝寺、
是月、前右大臣藤原師經薨、
師經、太政大臣賴實子也、
三月、大宮院慶大藏經於前太政大臣藤原實氏北
山別業、天皇上皇臨幸焉、
是日、詔禁諸國殺生三日、
夏五月、前關白藤原兼經薨、
兼經、關白太政大臣家實子、稱岡屋關白、

是月、閑院火、
天皇避於三條坊門殿、遷御富小路殿、
秋八月、覲太上皇於大宮殿、皇太弟從之、留八日、
先是大宮殿火、至是成、太上皇徙御焉、天皇覲幸賀之、
皇太弟加首服於大宮殿、
冬十月、遣參議藤原伊賴顯雅於後白河後鳥羽二
帝陵、奉宸筆告文、禱火災及疾疫、
是春至秋、疾疫流行、奉幣諸社、讀經諸寺、而猶未已、公卿以下人民多死亡、
十一月、左大臣藤原道良薨、前右大臣藤原公相代

之、

道良、關白良實子也、

是月、天皇讓位於皇大弟、

天皇自少多病、太上皇聽決庶政、及太弟生、促天皇遜位、天皇資性孝友和順、常承太上皇意、愉色婉容、未嘗違焉、

龜山天皇 諱恒仁、後嵯峨天皇第六子、後深草同母弟也、在位十五年、

正元元年己未、冬十二月、即天皇位、時年十一、尊先帝曰太上天皇、稱新院、稱前太上皇曰一院、關白藤原兼平、左大臣藤原公相以下並如故、

一院聽決庶政、

文應元年庚申、春正月、白馬節撤樂、

先是、太政官下符園城寺、許建戒壇、至是、延暦寺僧徒奉日吉神輿、入京訴之、六波羅鎮將北條時茂等率兵守衛禁闕、僧徒不能犯、遂棄神輿而去、勅遷神輿於祇園社、追奪園城寺戒壇官符、中外騷然、因諸節會撤樂、無幾、神輿歸座、

三月、遣使諸陵告即位、

秋七月、一院准母仙華門院崩、

冬十一月、大嘗、

十二月、天皇始臨萬機、

弘長元年辛酉、春二月、立女御藤原佶子為中宮、

佶子、右大臣實雄女也、

三月、左大臣藤原公相罷、右大臣藤原實雄代之、内大臣藤原基平為右大臣、

夏四月、關白藤原兼平罷、前關白藤原良實再為關白、

兼平、關白太政大臣兼經弟、父家實、家世稱近衛、兼經為嗣、兼平家更号鷹司、子孫襲稱、

秋八月、改中宮佶子曰皇后、立女御藤原瑄子為中宮、

瑄子、前左大臣公相女也、

冬十一月、以前左大臣藤原公相為太政大臣、

二年壬戌、春正月、宣仁門院崩、

門院諱彦子、四條帝女御也、帝不進御后妃、彦子專受寵、而無子、及帝崩為尼、崩年三十、

三月、覲一院、

秋八月、太政大臣藤原公相罷、

冬十二月、卜定愷子内親王為齋宮、

愷子、一院女也、

三年癸亥、春二月、覲一院、

秋八月、前左大臣藤原實經代、藤原實雄復為左大臣、

是冬、鎌倉執事前相模守北條時頼卒、時頼嘗擢
用青砥藤綱、藤綱性好施、其在職剛直、姦吏斂跡、
初時頼及罷執事職、恐諸國吏或有挾私害民者、
身自羸服、陽為遊僧、間行四方、潛察風俗、有人抱
冤結者、就問事状、乃云、我嘗仕鎌倉、為子訴冤、自
作書與之曰、宜持到鎌倉、其人從之、冤遂得解、時
頼行抵難波浦、日暮投宿老尼家、聞其嘗為人所
奪食邑、及歸鎌倉、命復其舊邑、其餘所歷之地、察
問辨覈、隨其善惡行賞罰、由是郡國守宰皆自修
飾、風化歸厚、戸口豐安、初時頼見泰時卒後、綱紀
廢弛、獄訟滋興、其在職所施行、一守貞永式目、遵
源頼朝父子三代舊制、士庶歛然靡服、天下稱治
矣、嘗上書大將軍頼嗣、勸兼講文武、擇學士中原
師連、武人安達義景等數人、置其左右、備顧問、寫

貞觀政要一部進之、屢試將士騎射、校其能否、性
儉素、食不貳味、一夕燕居、會族父宣時至、時頼手
舉酒、時方深更、無下物、宣時即入廚索殘醬侑之、
盡歡而止、其淡薄如此、卒年三十七、自少深信禪
教、粗通其旨、為宋僧道隆創建長寺於鎌倉、臨終
著衲衣、上繩牀跏趺、作頌曰、業鏡高懸、三十七年、
一搥打碎、大道坦然、新院遣使弔喪、諸將士無親
疏、悲慕慟哭、為薙髮者甚衆、至幕府下令諸國禁
薙髮、時頼得士心亦如此、有七子、曰時
輔、時宗、宗政、宗時、政頼、僧時嚴、宗頼、

文永元年甲子春三月、流權大納言藤原實藤於淡路、

先是實藤殺延曆寺宮仕法師、僧徒憤恨、請流實
藤、又訴四天王寺別當職永屬園城寺、朝議不決、
至是月、僧徒自火講堂、四天王院、戒壇院、常行堂、
法華堂等、遂奉日吉神輿入京、犯禁闕及一院新
院宮、官兵及六波羅兩府鎮將北條時茂北條時
輔等奮戰拒之、僧徒敗潰、棄神輿而走、勅遷神輿
於祇園社、流實藤、以四天王寺別當職屬延曆寺、
至四月、神輿歸座、已而延曆寺僧徒襲園城寺、燒
戒壇及堂
塔房舍、

秋九月、前内大臣藤原家良薨、

家良、大納言
忠良子也、

二年乙丑夏四月、關白藤原良實罷、左大臣藤原實經代之、

冬十月、關白實經罷、左大臣、以右大臣藤原基平為左大臣、内大臣藤原基忠為右大臣、大納言藤原冬忠為内大臣、

先是權大納言藤原為家奉一院勅、撰續後撰和
歌集、至是冬、又奉天皇勅、撰續古今和歌集上之、

三年丙寅夏四月、天皇一院新院臨幸慶蓮華王院、

六月、召還流人藤原實藤、

秋七月、征夷大將軍宗尊親王為北條時宗所逐歸京師、時宗等奏請以宗尊子惟康代之、惟康生甫三歲、

初時頼薙髮、時宗猶幼、族長時政村相繼攝事、以
輔時宗、是夏、宗尊近臣及僧良基嚴慧等、竊與其
黨謀滅北條氏、事頗泄、時宗與政村議、廢宗尊、宗
尊實不與焉、一院聞之、遣左少辨藤原經任伺北
條氏意、知其無他、乃安、於是宗
尊還京師、居承明門院故宮、

四年丁卯冬十月、前太政大臣藤原公相薨、公相、太政大臣實氏第二子、性急寡恩、至薨人不甚愛惜、世傳公相面上長下短、及葬有妖術者、發其冢斫首去云、

十二月、關白藤原實經罷、左大臣藤原基平代之、

五年戊辰夏四月、勅遣權大納言藤原通雅於伊勢、奉宸筆宣命及幣帛於大神宮、禱攘蒙古難、先是北條時宗為鎌倉執事、乃奏、蒙古因高麗求通好、高麗奉書附使獻方物、其書畧曰、大蒙古國皇帝呈書日本國王、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域、反其旄倪、高麗國主感戴來朝、義雖君臣、歡若父子、

計、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通高麗、開國已來、又時通中國、至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為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終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至是朝廷命前權中納言菅原長時草答、下時宗議之、時宗以謂蒙古書辭無礼、不宜報、抑而不遣、遂却其使、

六月、關白基平上意見十二條、

是月、遣使諸陵告蒙古難、

秋八月、立皇子世仁親王為皇太子、右大臣藤原基忠為傅、

冬十月、一院薙髮、是月、修佛事於東大寺、至明年受戒於東大寺、

十一月、關白藤原基平薨、基平、關白太政大臣兼經子、稱深心院關白、

右大臣藤原基忠為左大臣、內大臣藤原家經為右大臣、

十二月、号中宮藤原琯子曰今出川院、琯子無寵、及父公相薨、出居外舍、天皇不復進御、後數年為尼、

是月、以左大臣藤原基忠為關白、先是一院將受戒青蓮院、梶井門徒憤恨、襲青蓮院、北條時宗聞之、廢梶井青蓮院兩門跡、付於天

台座主慈禪、至是梶井青蓮院兩門徒奉八王子神輿詣闕、訴座主慈禪、官兵拒之、兩門徒棄神輿而去、時宗遂奉朝議、復兩門跡、神輿乃歸座、

六年己巳春三月、關白基忠罷左大臣、

夏六月、前太政大臣藤原實氏薨、實氏、太政大臣公經長子、以新院及天皇兩朝外祖、為世尊重、子公基公相、一時並為左右近衛大將、平重盛宗盛以後所未有也、文應初、薙髮号常盤井入道、頗善和歌、及薨、藤原為家特惜之、語人曰、常盤井相國嘗謂寬元六帖近俗、續古今集無秀逸、是確論也、實氏嘗途遇北面齋勅書者、見實氏下馬為敬、實氏劾奏曰、齋勅書者、不宜下馬北面、其不知礼、此輩豈得仕朝廷耶、因黜之、其存大體如此、實氏妻貞子、生大宮院及東三條院二后、大宮院生新院及天皇、以外祖母叙二品、準三宮、

至後宇多帝弘安八年、帝與後深草龜山二上皇、及皇太子、皆臨幸其第、賀貞子壽九十、其尊重亦如此、

秋九月、法皇新院及大宮東三條二院幸四天王寺、

先是、蒙古使黒的殷弘、奉書來求答書、對馬島人拒而不納、黒的殷弘、虜島人而去、是月、令高麗人送還之、

七年庚午春三月、行幸春日社、

秋八月、五條殿火、

天皇避於万里小路殿、已而徙御二條殿、

冬十月、行幸龜山殿、臨法皇宸筆法華八講、

十一月、前關白藤原良實薨、

良實攝政道家第二子、文永中、祝髮号普光園院、家世稱二條、

十二月、詔賜姓源朝臣於征夷大將軍惟康王、敘從三位兼左近衛中將、

八年辛未春三月、右大臣藤原通雅罷、内大臣藤原師忠代之、

冬十二月、遣權中納言藤原公守、告蒙古難於大神宮、

是秋、高麗遣使告蒙古來寇、已而蒙古遣其臣趙良弼至太宰府、府索其國書、良弼曰、當直致王都、乃以寫本示之、府致之鎌倉、良弼欲必得報書、以十一月為期、若無報則將以兵問之、北條時宗因大納言藤原實兼且奏、法皇與公卿議、謂宜依菅原長成嚮所草書少加修飾、以為答、時宗聞之曰、懼戰贈答書、臣以為不可、因奏止答書、是冬、令太宰府移牒逐還良弼、

九年壬申春二月、天皇朝龜山殿、視法皇疾、

是春、六波羅南府北條時輔叛鎌倉、時宗與大將軍源惟康議、命六波羅北府北條義宗擊滅之、時輔時賴長子、以母賤不得為嗣、出居六波羅南府、心常不滿、及弟時宗襲父職、恥為之下、潛蓄異圖、事覺、與義宗戰死之、時宗命併殺其黨與、

是月、法皇崩於龜山藥草院、年五十三、火葬、奉安御骨於淨金剛院、遺詔稱後嵯峨院、

法皇脱屣後、屢親寫佛經、藏石清水北野、每春必詣石清水廟齋宿、又屢與大宮院同幸熊野日吉四天王寺、尤長和歌、所至吟咏、嘗命藤原基家藤原為家等撰續古今和歌集、親臨裁定、先是二皇子相踵登祚、法皇聽政院中殆三十年矣、特屬意龜山、欲使其胤子承纘大統、立後宇多帝居東宮、爾後北條時宗建議、立伏見帝為後宇多帝太子、自是後深草龜山二帝之後、迭承皇統、於是朝權益衰弱矣、

秋八月、皇后藤原佶子崩、

佶子有容姿、年甫十六入宮、天皇寵之、生知仁親王皇太子世仁、睍子内親王、至是崩、年二十八、稱京極院、

十年癸酉春二月、前太政大臣實基薨、

實基、左大臣公繼子也、

夏四月、詔公卿以下諸學士各上封事、

詔曰、客星春見、坤軸夏震、是政事有闕歟、民心未慊歟、況頃日陰陽失節、水旱不時、郡藏雖有名、貢賦無實、庶官常乏榮進之道、兆民併為游惰之奴、古不云乎、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宜極陳得失、凡号令之不便於時、言而無諱、政化之有益於國、犯而勿隱、庶得忠讜以匡政術、

五月、關白兼皇太子傅藤原基忠罷、以前右大臣藤原忠家為關白、左大臣藤原家經兼皇太子傅、

秋八月、前左大臣藤原實雄薨、

實雄、太政大臣公繼第二子、

十一年甲戌春正月、天皇讓位於皇太子、

後宇多天皇諱世仁、龜山天皇第二子、母皇后藤原佶子、在位十四年、

文永十一年甲戌春三月、即天皇位、時甫八歲、尊先帝曰太上天皇、稱新院、稱前太上皇曰本院、以關白藤原忠家攝政、左大臣兼左近衛大將藤原家經以下並如故、

新院聽決庶政、猶在位日、

夏六月、攝政藤原忠家罷、左大臣藤原家經代之、

秋七月、前征夷大將軍一品中務卿宗尊親王薨、

宗尊、後嵯峨天皇第二子、北條時賴廢藤原賴嗣、迎宗尊為鎌倉主、崇奉不啻、所廢之後、還京師、無幾薙髮、薨年三十三、二子、長惟康、次僧真覺、二女、長掄子、次瑞子、共入宮奉仕、

冬十月、蒙古來寇對馬壹岐筑前、

對馬守護代右馬允惟宗助國、壹岐守護代平景隆等拒戰、皆死之、太宰府發兵迎戰、不利、賊兵掠沿海郡邑、已而賊船二百餘艘漂沒、餘賊遂宵遁、

十一月、大嘗、

是冬、奉幣諸社、修法於延曆寺、並禳蒙古難、

十二月、前右大臣藤原公基薨、

公基、太政大臣實氏長子、

建治元年乙亥夏五月、前攝政右大臣藤原忠家薨、

忠家、攝政教實子也、

秋七月、以前右大臣藤原通雅為太政大臣、

九月、相模守北條時宗斬元使五人於鎌倉、

先是蒙古改國号元、是夏元使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侍郎何文著、計議官撒都魯丁等、持國書至長門室津、以講和為言、潛偵我國勢、時宗命收杜世忠等五人、押送鎌倉、至是悉斬之、以北條實政為筑紫探題、節制軍務、簡鎮西將士、鎮戍邊海、權停京都大番兵、悉遣之鎮西、奏請省減國用、休息民庶、充軍旅之須需、豫備元寇、

冬十月、攝政左大臣藤原家經罷、敕前關白藤原兼

平攝政、

十一月、立皇從兄熙仁親王為皇太子、以右大臣藤原師忠為傅、

初、後嵯峨帝之崩也、皆謂後深草上皇當總萬機、而龜山上皇親決庶政、後深草不得預焉、及天皇嗣位、後深草益憤懣、北條時宗以為本院身居正嫡、雅無失德、宜使其胤踐帝位、遂奏議、以熙仁為天皇儲貳、於是後深草意乃釋、熙仁後深草皇子也、

十二月、師忠轉左大臣、皇太子傅如故、權大納言藤原忠教為右大臣、內大臣藤原師繼罷、權大納言藤原家基代之、

是歲、權大納言藤原為家薨、為家權中納言定家子也、父定家以和歌著於世、而為家年二十餘、未得和歌要領、定家數誚責之、為家甚愧、詣日吉社祈神助、忽有方寸紙、飄然落其袖、視之有道字、為家大悅、以為靈貺、留宿七日夜、作和歌一千首、及歸定家及僧慈鎮等見其歌、大稱、自是才思日進、數奉後嵯峨帝勅撰歌集、康元初、薙髮号中院禪門、薨年七十九、為家嘗誨人曰、凡作和歌、如渡危橋、不可左右回顧、又曰、譬之作重塔、始自基址、必當留心下句也、晚節懶思索、常好作連歌、有三子、曰為氏為教為相、子孫累世皆以和歌稱、

二年丙子夏五月、太政大臣藤原通雅薨、

通雅、右大臣定雅子也、

冬十二月、以藤原兼平為太政大臣、攝政仍舊、

北條時宗將發兵征高麗、是歲下令西海及山陰山陽南海諸國、修戰艦備軍器、

三年丁丑春正月、天皇加首服、覲新院於龜山殿、

勅十二社、始自是月每月一社、祈攘元寇、

夏四月、攝政藤原兼平罷太政大臣、

冬十二月、皇太子加首服、

弘安元年戊寅冬十二月、以攝政兼平改為關白、

是月、勅禁車服僭侈、

先是藤原為氏奉新院勅撰續拾遺和歌集、至此成上之、

二年己卯夏五月、奪檢非違使別當藤原親朝官、

是日、石清水神人奉神輿入京、訴親朝罪、廷議遣兵禦之、神人棄神輿而去、因有此命、

六月、相模守北條時宗斬元使周福欒忠等四人於博多、

是夏、元將夏貴范文虎等、遣其部將周福欒忠及通事陳光僧靈果、持書至太宰府、猶以和議為言、太宰府却之、不聽、即報鎌倉、時宗怒、命悉斬之、已而遣關東將士於筑紫以備、

三年庚辰夏五月、行幸北白河殿、

是夏、延暦寺僧徒聞慶園城寺金堂將準御齋會、率衆攻之、與衛兵戰、

秋九月、前內大臣藤原家基薨、

家基、關白基平子也

四年辛巳夏五月、元將范文虎大擧以高麗兵爲前導、軍艦數千蔽海而至、

太宰府發兵拒之壹岐對馬、不利、益徵兵諸道、會太宰府、廷議二上皇宜赴鎌倉、親召東國兵守京師、而未果、

六月、敕石清水及諸寺禱攘元寇、

是時、元軍從壹岐進據五龍山、高麗兵從對馬至宗像海、與元軍合、將侵太宰府、關東諸軍及九國二島兵悉聚太宰府、築塢海岸、延袤數百町、高丈餘、可俯射虜舩、列營守之、探題北條實政督兵歷岸而陣、虜兵不敢近岸、部將草野七郎夜襲燒一艦、殺虜兵二十許人、虜乃聚戰艦、鐵鎖聯之、設弩以備我兵、連進、舟皆脆小、多爲機石所摧破、死傷甚衆、河野通有以輕舸進、虜弩乱發、部下多死、通有亦傷左肩、不屈、勇氣愈銳、而虜艦高大不可登、便緣舩檣一躍而上、所殺無算、擒玉冠一將而返、我兵繼進、大友貞親、秋田城二郎以下九國將士殊死戰、各多斬獲、虜艦退保肥前鷹島、會海中青龍見、硫黃氣四塞、虜將范文虎等危懼、單舩先逃、無幾捷報至京師、新院猶深憂之、謁石清水廟、誓念一夜、奏神樂、親禱虜寇攘斥、

秋七月、新院幸春日社日吉社、祈神助國安、

先是、敕修孔雀經法於宮中、至是月、更召持戒僧數百、轉讀經於石清水廟及諸社、以禳國難、

閏七月、遣大納言藤原經任於伊勢、奉幣大神宮、新院特奉手書、祈以身代國難、

是月朔、大風、有黑雲覆石清水廟、有白羽鳴鏑、出廟西去、

無幾、太宰府驛奏、本月朔大風、虜艦悉沒於肥前海、

先是、北條時宗使宇都宮貞綱將中國兵赴援、貞綱未到鎭西、海風暴發、虜艦破壞、或漂沒、虜兵溺死無算、屍隨海潮流入浦口、浦口爲之塞、可踐而行、殘卒數千泗上鷹島、繕修壞舩、將逃歸、少貳景資及鎭西將士乘勢掩擊、殺獲粗盡、請降者千餘人、悉収斬之、初虜軍載兵器及耕具至、以爲久屯之計、至此大敗、後聞元兵十万、得生還者三人、高麗兵一万、死者七千餘人云、

五年壬午春正月、以客冬春日神木入京師未歸座、敕罷元會諸節會及敍位、

冬十二月、以興福寺訴流權中納言源具房資平因幡守賴重彈正忠職直、

客冬、春日神木入京也、事係石清水神人傷春日神人、興福寺僧徒數百將犯闕、官兵拒之、僧徒棄神木而去、源具房以下奉敕裁石清水神人罪、僧徒不服、故及之、石清水神人聞之、奉神輿至大渡、請宥具房以下罪、不報、於是僧徒意乃降、奉神木而還、石清水神人益不平之、遂棄神輿而去、

六年癸未春正月、僧乱、以日吉神輿入禁闕、罷諸節會及敍位、

先是、延暦寺僧徒還日吉神輿於中堂、訴四天王寺別當職復屬園城寺、不報、至此又以不聽祇園赤山京極寺訴、僧徒大擧奉祇園京極寺及日吉神輿入京、六波羅鎭將北條時國北條時村發兵禦之、反所敗、僧徒闘入禁闕、置諸神輿於紫宸清涼二殿、截御簾破壞年中行事障子、天皇避於西小御所、僧徒逼御座、將直訴事、天皇御腰輿潛幸內大臣藤原家基近衛第、尋幸故內大臣源通成

第、遂遷御万里小路殿、

三月、召還流人源具房資平、

冬十月、日吉神輿歸座、

七年甲申春正月、前大納言源基具準大臣、

秋七月、前關白左大臣藤原實經薨、

實經、攝政道家第四子、家稱一條、是歲以病削髮、号圓明寺、薨年六十二、○是歲、鎌倉執事相模守北條時宗卒、時宗時頼第二子、生甫七歲、冠於大將軍宗尊親王前、宗尊授之名、幼而能射、宗尊嘗觀射、俄命小笠懸、衆皆以不諳射儀辭焉、時頼召時宗命之、時宗騎而臨場、一發中的、時年十一、宗尊賞歎不已、時頼悦曰、斯兒固有繼業之器、諸子中最愛之、遂使時宗襲職、時宗為人剛毅勇斷、大

敗元冦、朝野稱之、卒年三十四、有一子、曰貞時、襲父職、為執事、除相模守、

八年乙酉夏四月、以前關白左大臣基忠為太政大臣、

秋八月、立姈子内親王為皇后、

姈子、本院長女也、

冬十月、新院、新陽明門院幸四天皇寺及住吉社、

是冬、北條貞時攻殺前陸奥守安達泰盛、滅安達氏、泰盛以貞時外祖、為幕府評定衆、與貞時家宰平頼綱相軋、頼綱譖之貞時曰、泰盛子宗景、自謂曾祖景盛、實頼朝子也、恣冒源姓、遂有異圖、是其志欲為將軍也、貞時納其言、發兵殺泰盛父子、悉夷族黨、頼綱意望不厭、潛圖以中子安房守為將軍、而貞時不之知也、後數年、頼綱長子宗綱告其謀、貞時乃誅頼綱及安房守、流宗綱於佐渡、已而

召還、襲父職、後又以罪配於上總、

九年丙戌春三月、行幸春日社、

是日、車駕至美豆頓宮、雷電雨雹、大如橘子、從官失儀、

夏六月、新院幸日吉社、

是日、大風雨水、車駕淹留數日、

十一月、西大寺僧叡尊慶宇治橋、本院新院臨焉、

十年丁亥春正月、覲新院、

秋八月、關白藤原兼平罷、左大臣藤原師忠代之、太政大臣藤原基忠罷、

冬十月、以正二位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源惟康為親王、叙二品、征夷大將軍如故、

是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子、号曰太上天皇、稱新院、龜山上皇曰中院、後深草上皇曰本院、

伏見天皇

諱熈仁、後深草天皇第二子、母從三位藤原愔子、在位十一年、

正應元年戊子春三月、即天皇位、年二十四、

秋七月、關白藤原師忠罷、左大臣、右大臣藤原忠教為左大臣、内大臣藤原家基為右大臣、大納言源通基為内大臣、

八月、立女御藤原鐘子爲中宮、
鐘子、大納言實兼女也、
冬十一月、大嘗、
十二月、以所生從三位藤原愔子准三宮、進号曰玄輝門院、
二年己丑春三月、覲本院、
夏四月、關白藤原師忠罷、右大臣藤原家基代之、
是月、立皇子胤仁親王爲皇太子、内大臣藤原兼忠爲傅、

秋八月、以准大臣源基具爲太政大臣、
九月、中院薙髪、是月、關白藤原家基罷右大臣、
冬十月、征夷大將軍惟康親王爲北條貞時所逐、歸京師、以皇弟久明親王爲征夷大將軍、
先是惟康有滅北條氏志、貞時聞而大驚、遷廢之、倒載綱代輿送還、時人曰將軍流於京師、久明、本院第六子也、
以内大臣藤原兼忠爲右大臣、大納言藤原實兼爲内大臣、
三年庚寅春二月、本院薙髪、
三月、賊淺原爲頼入宮作亂、衛兵赴討、爲頼自殺、
爲頼稱八郎、甲斐人、小笠原氏族也、性素無頼、不事産業、每招結徒衆、所在爲羣盜、是春、潛至京師、夜與其二子、擐甲騎入禁中、問女孺曰、主上臥何處、女紿曰、在南殿、爲頼即赴之、女急入内告變、天皇時在中宮、乃女装避春日殿、宮人携寶器從、或抱皇太子避常盤井殿、爲頼已入寢殿、中宮衛士格闘被創、適宿衛兵五十餘人排闥而進、爲頼自知不免、與二子俱上紫宸殿、割腹而死、檢其所射箭鏃、太政大臣爲頼六字、其所佩刀、前參議藤原實盛家藏名鯰尾者也、因収實盛父子、初後嵯峨上皇鍾愛龜山帝、遺命大宮院太后、定其胤子永承皇統、因付後深草胤子以長講堂領、及後嵯峨崩、後宇多帝立、龜山上皇乃置後院別當、聽政院中、不使後深草上皇與聞焉、後深草憤懣、求哀於北條時宗、時宗爲奏議、立後深草皇子熙仁、今上是也、及爲頼作乱、時人以爲龜山上皇所使、上皇

懼、賜誓書北條貞時、事得寢、
是月、天皇始親政事、太政大臣源基具罷、
冬十二月、謁石清水廟、行幸賀茂社、
四年辛卯春正月、覲本院、
夏五月、關白藤原家基罷、左大臣藤原忠教代之、
冬十二月、關白忠教罷左大臣、右大臣藤原兼忠爲左大臣、内大臣藤原兼基爲右大臣、以前内大臣藤原實兼爲太政大臣、
五年壬辰春正月、以春日神木遷座、罷諸節會奏樂及

叙位除目、

是月、興福寺僧徒訴參議藤原冬季以下五人不待神木歸座與朝會、乞除五人姓氏、停朝參、許之、已而僧徒又訴參議藤原冬良以下七人與朝會、因除七人姓、停朝參、至夏神木歸座、冬季冬良以下各復姓藤原氏聽朝參、

秋九月、大宮院崩、

大宮院諱姞子、後嵯峨帝中宮也、生後深草帝、恒尊親王、龜山帝、雅尊親王、貞良親王、綜子內親王、崩年六十八、帝遜位後、相共供佛寫經、每出遊必同車、以二帝母儀保全隆盈、豫樂從心、終始無憂、嘗置酒龜山殿、酒闌把杯謂龜山帝曰、諺云、天子無父母、然無妾侍先帝、則上豈踐萬乘位哉、何無一曲以報、龜山帝歌為壽、姞子貴寵兼渥雅無比、然後嵯峨帝臨崩密遺命、以欲傳位於龜山帝子孫之意、朝廷舊藏坂上田村麻呂所佩之劒、傳為鎮國寶、乃屬姞子授之龜山帝、後深草上皇嘗聞知之、由是不能無憾於姞子云、

冬十二月、太政大臣藤原實兼罷、

是歲、高麗使其臣金有成來言、宜更通信於元、不則有復用兵之事、北條貞時召有成於鎌倉拘留不遣還、元遂絕窺窬念、

永仁元年癸巳春二月、關白藤原忠教罷、以前關白藤原家基復為之、

是春、陞伊勢風社位為風宮、賽元冠平、

冬十二月、前攝政左大臣家經薨、

家經、關白實經子也、○是歲、中院創南禪寺於東山、

二年甲午秋八月、前關白太政大臣藤原兼平薨、

兼平、關白太政大臣兼經弟、家稱鷹司、薙髮号稱念院、

三年乙未春正月、元會撤樂、停奏事及叙位、

自客冬神人僧徒擾亂、春日神木遷座、至是歲冬未歸座、以故罷公卿官位進退及年中諸節會、

四年丙申春正月、元會撤樂、停奏事及叙位、

是歲、神木未歸座、特勅罷諸節會、

三月、覲玄輝門院、

夏六月、關白藤原家基罷、尋薨、左大臣藤原兼忠代之、

家基、關白基平子也、

五年丁酉春正月、元會撤樂、停奏事及叙位、

是春、神木未歸座、且以神人僧徒擾亂不已、勅罷諸節會、

夏四月、富小路殿火、

天皇避於春日殿、即夜遷土御門殿、已而還御高倉殿、奉幣諸社告火災、

秋八月、春日神木歸座、

先是北條貞時置地頭於奈良、遣兵鎮護神人僧徒擾亂、至是神木歸座、已而罷地頭、

閏十一月朔日南至、詔賜宴群臣、是月富小路殿成、

徙御焉、
六年戊戌秋七月、天皇讓位於皇太子、
初、天皇為北條時宗所援立、因與時宗子貞時謀、立皇子煕仁為皇太子、至此傳帝位、後宇多上皇不懌、讃責違後嵯峨帝遺詔、貞時乃議定、使後深草龜山二帝之後迭立、限以在位十年、終馴致元弘之亂、

後伏見天皇 諱胤仁、伏見天皇長子、母准三宮藤原經子、在位四年、

永仁六年戊戌冬十月、即天皇位、時年十一、尊先帝曰太上天皇、立皇再從兄邦治親王為皇太子、以關白藤原兼忠攝政、左大臣藤原兼基以下並如故、兼基兼皇太子傅、上太上皇中宮藤原鏱子号曰永福門院、太上皇聽決庶政、

十一月、大嘗、
十二月、攝政藤原兼忠罷、左大臣藤原兼基代之、
正安元年己亥夏四月、攝政兼基罷左大臣、
六月、以前內大臣藤原公守為太政大臣、尋罷、以兼基為太政大臣、攝政仍舊、
冬十月、行幸藤原公衡北山第、又行幸攝政兼基二條第、

是歲、元僧一寧奉其國主命、至博多諭通好、北條貞時怒、議者或欲斬之、然以緇徒特宥之、執放於伊豆、此後元人遂絕往來、

二年庚子春正月、天皇加首服、
夏五月、攝政藤原兼基罷太政大臣、
冬十二月、兼基罷攝政、改為關白、
三年辛丑春正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子、太子時年十七、長於天皇三歲、尊天皇曰太上天皇、
是時、本中新三院并伏見後伏見二帝、共五上皇、上皇之多、自古所未有也、

後二條天皇 諱邦治、後宇多天皇長子、母准三宮源基子、在位四年、

正安三年辛丑春三月、即天皇位、關白藤原兼基左大臣藤原師教以下並如故、後宇多新院聽政院中、

夏六月、以前內大臣源定實為太政大臣、
秋八月、以皇再從弟富仁親王為皇太子、左大臣藤原師教為傅、
初、伏見帝密使人言於北條貞時曰、中院每切齒於承久之事、必有再舉意、立其胤子、非卿家之利、貞時乃立後伏見、新院勅貞時以後嵯峨之約、貞時乃定後深草龜山二統迭立、於是後宇多皇子邦治以再從兄為後伏見之嗣、伏見皇子富仁以再從弟為後二條之嗣、

乾元元年壬寅夏六月、覲龜山中院、

秋七月、太政大臣源定實罷、
冬十一月、以右大臣藤原公孝為太政大臣、
嘉元元年癸卯春正月、以天皇患瘡、且春日神木入京、元會撤樂、罷諸宴會及叙位、
秋九月、立女御藤原忻子為中宮、
忻子、太政大臣公孝女、公孝家世号德大寺、未嘗出后妃、至是人皆榮焉、○是冬、新後撰和歌集成、
二年甲辰春正月、東二條院崩、
院諱公子、後深草中宮也、生姈子内親王、貴子内親王、崩年七十三、本院深悼之、遂至作病、
三月、太政大臣藤原公孝罷、

秋七月、本院崩於富小路殿、年六十二、火葬、藏御骨於深草法華堂、稱曰後深草院、
冬十月、准大臣源通頼罷、
十二月、内大臣藤原内實薨、
三年乙巳春三月、覲後伏見上皇、
天皇與上皇、使學士講羣書治要、聽之、又設蹴鞠及詩歌合宴、留上皇宮三日、
夏四月、關白藤原兼基罷、左大臣藤原師教代之、
是月、北條宗方矯大将軍久明親王命、殺北條時村、北條貞時怒、執宗方誅之、初時村欲除宗方及族、師時等而專其權、反為宗方所襲殺、時村政村子也、

秋九月、中院崩於龜山殿、年五十七、火葬、分藏御骨於淨金剛院・法華堂・南禪寺・金剛峯寺、遺詔稱龜山院、
中院性英發、有膂力、多材藝、而淫蕩、皇后中宮之外、所幸凡十六人、有二十五皇子、十二皇女、至通後宇多皇后及典侍、然深崇佛法、屢幸熊野・日吉・四天王寺、及伏見帝立、怏怏不樂、以涉日、適淺原為頼作乱、中院不自安、自是不復出遊、遂崩、
冬閏十二月、關白藤原師教罷左大臣、以右大臣藤原久平為左大臣、
德治元年丙午夏六月、内大臣藤原實家罷、

冬十二月、以實家為太政大臣、卜定奬子内親王為齋宮、關白師教罷、皇太子傅左大臣藤原冬平代之、
奬子、後宇多天皇女也、
二年丁未秋七月、後宇多新院薙髮、
是冬、新院受戒東大寺、自是屏絶婦女、○興福寺僧徒奉春日神木、将入京訴事、廷議遣兵宇治撤橋拒之、已而遣前權中納言藤原雅藤、下院宣罷防禦兵、神木乃入法成寺、藤氏公卿奉迎之、
三年戊申春正月、以春日神木入京、罷叙位、
秋七月、神木歸座、
先是、下宸筆勅諭興福寺、不服、遂流其所訴備中守頼綱及僧仙海、下院宣諭興福寺、至是奉命、

八月、征夷大將軍式部卿久明親王為北條貞時所逐歸京師、以久明子守邦為征夷大將軍、守邦時甫八歲、尋為親王、叙三品、

是月、天皇弗豫、未幾崩於二條高倉殿、年二十四、葬於北白河、稱後二條院、初、天皇即位之日、右近衛中將藤原家定奉御劍、倒授內侍、時人以為不祥、至是謂其應云、

花園天皇諱富仁、伏見天皇第三子、母從三位藤原季子、在位十二年、

德治三年戊申冬十一月、即天皇位、時年十二、改元曰延慶、立皇再從兄尊治親王為皇太子、以關白藤原師教攝政、太政大臣藤原實家以下並如故、以左大臣藤原冬平為皇太子傅、尋師教罷攝政、冬平代之、是歲、後宇多法皇灌頂東寺、受真言奧旨、築一堂於大覺寺側、謝絕人事、覃思密教、躬為大阿闍梨、後使皇子性圓法親王住大覺寺、永傳真言之流、又徵元僧一寧、屢問禪要、

延慶二年己酉春正月、進准母藤原寧子号曰廣義門院、寧子、左大臣公衡女、後伏見帝女御也、生光嚴院、光明院、景仁親王、新室町院、及皇女某、至是為天皇准母、准三宮、

三月、攝政藤原冬平罷左大臣、以前右大臣藤原公衡為左大臣、

冬十月、太政太臣藤原實家罷、前內大臣藤原信嗣代之、

十一月、大嘗、

三年庚戌冬十二月、太政太臣藤原信嗣罷、以藤原冬平為太政大臣、攝政如舊、

上後二條中宮藤原忻子号曰長樂門院、先是後二條帝崩、忻子出就私第、削髮為尼、無子、

應長元年辛亥春正月、天皇加首服、

三月、以攝政冬平改為關白、尋冬平罷太政大臣、先是鎌倉執事北條貞時辭職、相摸守師時代之、是歲九月卒、基時代攝事、十月貞時卒、貞時欽慕祖父時賴治蹟、辭職後、僧衣遊歷郡國、觀察風俗疾苦、前內大臣源通基嘗譴於後宇多上皇、奪食邑屏居田廬、貞時微行至京師、偶過其廬、見荒閑可憫、徘徊久之、值有人出、竊問審其寃枉、東歸後、上陳其事、上皇大懃悔、復通基食邑、其他搜姦解寃頗多、

正和二年癸丑春正月、以春日神木在京罷叙位、

秋七月、關白皇太子傅藤原冬平罷、以左大臣藤原家平為關白、

八月、聽興福寺僧徒訴、神木歸座、

冬十月、伏見上皇薙髮、

先是上皇聽庶政於院中、至是屬務於後伏見上皇、移居伏見殿、幽閑度日、

十一月、右大臣藤原道平兼皇太子傅、轉左大臣、

四年乙卯秋九月、關白藤原家平罷、以前關白藤原冬平復為關白、

五年丙辰秋八月、關白冬平罷、以左大臣兼皇太子傅道平為關白、已而道平罷左大臣、

冬十一月朔、日南至、公卿表賀、

是歲、故北條貞時長子高時為鎌倉執事、時年十四、高時舅秋田時顯、及內管領長崎圓喜、受貞時

遺囑輔高時、高時以宗嫡襲世職、而舉止無度、時顯圓喜合心協謀、一遵泰時約束、頗稱無事、

文保元年丁巳夏六月、右大臣藤原實泰罷、

秋九月、伏見法皇崩於持明院殿、年五十三、火葬於深草、祔御骨於後深草帝法華堂、稱伏見院、

法皇善和歌、工書、嘗命藤原為兼撰万葉集以下秀歌、編曰玉葉和歌集、

冬十二月、右大臣藤原公顯罷、

二年戊午春二月、天皇禪位於皇太子、

天皇既遜位、自是與皇兄後伏見上皇、俱居持明院殿、友愛最厚、

國史綱鑑卷之十八　終

國史綱鑑卷之十九

馬杉 繫 編修

後醍醐天皇 諱尊治，後宇多天皇第二子，母典侍藤原忠子，在位二十一年，

文保二年戊午春三月，即天皇位，尊先帝曰太上天皇，稱新院，後伏見上皇稱本院，後宇多法皇聽政院中，關白藤原道平、左大臣藤原經平以下並如故，立皇姪邦良親王為皇太子，經平為傅，

天皇於龜山上皇為皇孫，生而英敏，上皇愛之，常置左右，欲其得大位，祈之石清水廟，然以後二條

長且無過，不可超立之，及花園踐祚，朝議以後二條皇子邦良為儲貳，後宇多法皇曰，朕有所思，宜先立尊治，次及邦良也，議乃決，

夏四月，進生母準三宮藤原忠子，号曰談天門院，

忠子，參議忠繼女，入後宇多帝宮，為典侍，生天皇及承覺法親王、性圓法親王、奨子內親王，嘗龜山上皇私焉，居於禪林寺殿，嘉元初薙髮，至明年冬崩，年五十二，

六月，左大臣兼皇太子傅藤原經平薨，大納言藤原師信兼皇太子傅，

經平，關白家基子也，

秋八月，以前內大臣藤原實重為太政大臣，前右大臣藤原實泰為左大臣，權大納言藤原家定為右大臣，

冬十一月，大嘗，

是月，盜殺前參議源有時於郁芳門，

十二月，關白藤原道平罷，內大臣藤原內經代之，

元應元年己未夏四月，慶園城寺，

去年四月，延曆寺僧徒燒園城寺，至是營造成，慶之日，遣兵防護，已而解兵衛，延曆寺僧徒又燒之，堂舍悉焚蕩，先是東大寺僧徒以訴事奉八幡神輿入京師，廷議遣兵拒之，僧徒棄神輿走，勅權安之蓮華王院，

六月，關白藤原內經罷內大臣左近衛大將，以前權大納言源有房為內大臣，尋薨，

秋八月，立女御藤原禧子為中宮，

禧子，太政大臣實兼女也，天皇為太子時，見而悅之，遂入東宮，生權子內親王，及天皇登極，叙從三位，尋為女御，

是月，行幸藤原實衡北山第，

是時，以八幡神輿在京師，宴席不御樂，

冬十月，太政大臣藤原實重、內大臣源通重並罷，以前內大臣源通雄為太政大臣，

是冬、以八幡神輿仍在京師、權停五節、還神輿於東寺、

二年庚申夏四月、前權大納言藤原為世上續千載和歌集、

為世權大納言為氏子、世以和歌著、家稱二條、嘗判祖父為家父為氏歌、謂詞意幽玄、義理深邃、後世非人之所能及也、子為藤為冬、孫為定、亦皆以和歌稱、

秋七月、前攝政左大臣藤原師教薨、

元亨元年辛酉春正月、元會諸節會並撤樂、

以八幡神輿仍在京師也、至是夏神輿歸座、

冬十一月、內大臣兼皇太子傅藤原師信薨、

十二月、後宇多法皇還政、復置記錄所、

自是天皇日御記錄所、親聽斷民訴、廢京畿諸新關、特置大津葛葉二關、天皇雅留意政治、與公卿及儒臣討論經史、僧玄慧以才學聞、召而侍讀、

二年壬戌春正月、覲後宇多法皇、

夏四月、右大臣藤原房實兼皇太子傅、

是夏大旱、穀價踊貴、勅減膳羞、命撿非違使別當源親房、閱飢民賑粟、喻都下富戶發糴、置場監賣、先是長崎圓喜子高資代父為內管領、秉高時荒縱專行、胸臆無所少憚、於是海內漸怨憤、衆情日離、而高時昏亂不已、日夜以酣飲為事、嘗見犬鬪庭上大悅、索犬於諸將家、又課百姓出、以充租賦、遠近獻致、積至千頭、飼以粱肉、被以珠繡、載以籃輿、役民昇之、道路遇者下馬俯伏、每月十二次分朋縱鬪、召會諸將觀以為娛、其群吠指猜震地、如爭尸者、聞者皆惡之、京師有田樂戲盛行、高時多召優人、付諸將各養一人、每宴飾進作戲、自高時以下競脫衣裳以為纏頭、竟席積成丘堆、其費不貲、時人皆謂其不終焉、

秋八月、左大臣藤原實泰、內大臣藤原冬氏並罷、

正中元年甲子春正月、宴群臣於紫宸殿、

是日、令群臣賦詩奏樂、

三月、謁石清水廟、又行幸賀茂社、

夏六月、覲法皇、是月法皇崩於大覺寺、年五十八、葬於蓮華峯寺、遺詔稱後宇多院、

法皇自少好學、博綜衆藝、時論謂文學亞於後三條帝、

秋九月、相模守北條高時殺土岐賴兼多治見國長於京師、執中納言藤原資朝藏人頭藤原俊基於鎌倉、

先是天皇常有誅滅北條氏意、資朝俊基參預其謀、以身為修驗者、歷遊諸國、竊結兵士、賴兼美濃人、源賴光裔、父祖以功授官、國長賴兼之族、並以驍勇著、適二人更番京師、資朝欲引為同謀、慮事泄、乃與俊基及大納言藤原師賢、中納言藤原隆資左衛門督藤原實世、僧遊雅、玄基、武人足助重範等、數延賴兼國長、深相交懽、每宴會皆露髻散髮、坐無位次、令婦女二十餘人行酒、名曰無禮講、宴語款熟、終以計告之、賴兼等傾心相謀、然恐物議、故召僧玄慧、說唐韓愈詩、又講孫吳、賴兼族賴春

亦與焉、賴春妻六波羅奉行齋藤利行女也、一夕賴春對妻語及身後、妻怪詰之、賴春遂以實告、妻以為事不濟、則我夫君死矣、濟則我親黨滅矣、不如早發其謀、使夫君有告變之功、父家亦獲全也、遂告之利行、利行大駭、責賴春曰、如何為此不祥之計、事若自外發、吾屬無噍類、賴春曰、計由賴兼國長、因請圖保全、利行馳告六波羅北府常葉範貞、是時會攝津邑民作亂、範貞乃託鎮制之、徵四十八所篝兵及在京將士、賴兼國長不之察、明旦範貞遣山本時綱小串範行、分兵三千為二、急襲賴兼國長、賴兼方起理髮、時綱單身逼之、賴兼奮然挺刀格鬭、已而敵衆大至、賴兼自知不免、走入臥室、潰腹死、家兵亦盡鬭歿、範行已襲國長、國長會被酒而臥、倉皇驚起、小笠原通弘者在其家、出望敵衆、告國長曰、謀已露、君宜決死也、即執弓矢上門樓、射殪二十四人、銜刀投樓而死、國長乘間與其兵二十餘人、闢門待敵、伊藤秋澄父子四人從門扇少隙匍匐而入、國長擊殺之、衆懼不敢逼、

國長開門大罵挑鬭、敵衆爭進、國長擊郤之、範行悉精銳而戰、自辰至午、國長殺傷二百餘人、範行沮靡、適敵將佐佐木時信率千餘人、毀民舍自屋後入、國長知不可支、與從兵二十二人交刺而死、已而高時遣人收資朝俊基、致之鎌倉、使吏鞫問俊基曰、兵革之事、搢紳所不干預、至如無礼講、不知亦為何名、我世儒官、有暇招學僧玄慧等為文礼講、無乃傳聞之誤耶、高時以為其言有理、且以朝廷近臣才學優長、不敢拷治、付二人於侍所、

是月、天皇遣中納言藤原宣房於鎌倉、賜誓書於北條高時、

是時高時將廢天皇、天皇慮之、使宣房諭高時以宸衷無他、高時乃改前議、謝曰、朝廷之事、固非臣等所敢議也、因奉
還誓書、事乃寢、

冬十二月、關白藤原房實罷、太政大臣藤原冬平代之、

二年乙丑冬十二月、參議藤原為定上續後拾遺和歌集、

為定、為世孫、為世子為藤無子、養為定為子、初天皇勅為世撰集和歌、而為世以既奉進新後撰、續千載兩集、乞使為藤代奉詔、未及成為藤薨、於是詔使為定續成之、至此成、

是歲、北條高時遷藤原資朝於佐渡、釋藤原俊基還京師、

先是權大納言藤原為兼圖滅北條氏、為高時所執、資朝視而歎曰、大丈夫處世、得如斯則足矣、羨

嗟久之、嘗與藤原實衡同直禁中、會僧靜然入朝、實衡望見其腰背曲僂、眉毛皓然、有起敬之色、資朝曰、彼老憊耳、何敬之有、他日絆老狗皮毛悴落者、贈實衡曰、此物亦有可敬之資矣、又嘗愛盆樹、多聚條幹盤屈者、一日適出、避雨於東寺門側、有丐兒數人、率多癃殘跛躄之類、資朝以為奇貌異狀可愛也、注視久之、已而覺其醜穢可厭、因謂世所謂奇怪、皆物之反其性也、不如平易正直之可尚矣、吾頃日愛盆樹、而輪囷離詭、何異於此丐兒哉、比還家、悉拔所植盆樹而棄之、蓋其志操卓然不猥隨世之
好惡如此、

嘉曆元年丙寅春三月、皇太子邦良薨、年二十七、

初後宇多法皇臥疾大漸、邦良入而起居、法皇素知天皇不愛邦良、竊為危之、因口授治世之要、丁寧告戒、先是天子屢易位、而皆年少、未閑治務、法皇預聽政事者有年矣、已而致政於天皇、其間內

外諸臣恩寵隆替、不得志者頗衆、前大納言藤原經繼、中納言源有忠、右衛門督藤原教定、左衛門佐藤原俊顯等數人、受法皇眷寵、而皆抱官途不遇之歎、法皇常憐之、然未得隨意任用、乃託邦良、践即位日盡登拔焉、邦良哀感、奉教而退、法皇竟崩、邦良悲慕、追福切至、至是遣源有忠於鎌倉、密謀登祚、北條高時亦欲使邦良速即位、未幾薨、遺命辭贈号、邦良為人和易、中外莫不悅附、及薨、宮僚嬪侍削髮者三十餘人、雖人主登遐所未曾有云、

秋七月、立本院皇子量仁親王為皇太子、右大臣藤原經忠為傅、

天皇欲選諸皇子立為太子、第三皇子兵部卿護良有英姿、天皇特愛之、乃屬意護良、北條高時舉貞時約、執兩宗迭立之議、天皇遣中納言藤原定房於鎌倉、依後嵯峨帝遺詔、責讓高時、高時遂不奉詔、令護良削髮居天台大塔、更名尊雲、時人稱大塔宮、至明年、天皇補尊雲延暦寺座主、以結僧徒心、

冬十月、前征夷大將軍惟康親王薨、

惟康、宗尊親王長子、襲父職為鎌倉主帥、為北條貞時所廢、還京師、薙髮居嵯峨、薨年六十三、有三子、皆為僧、一女適久明親王、是歲北條高時罹疾、内管領長崎高資勸罷執事、高時乃薙髮、号入道崇鑑、高資素與北條氏族金澤貞顯好、欲援為執事、高時弟泰家憤恚、薙髮自廢、已而高時疾瘳、起將殺貞顯、貞顯懼、亦薙髮、群下爭覓剃以慕效之、圓頂者盈府庭焉、時人以為不祥之兆、高資又以己意推北條重時曾孫赤橋守時為執事、北條維貞為連署、於是衆益不服、

二年丁卯春正月、關白太政大臣藤原冬平薨、以前關白藤原道平復為關白、

是春、召法勝寺僧圓觀、醍醐寺僧文觀等於内寢、祈中宮産安、實呪詛北條高時也、天皇素崇佛教、及圖鎌倉、以天下武人未易驅徵、欲賴僧兵資軍興、數行幸延暦、東大、興福諸寺、豫收衆徒心、圓觀、文觀及浄土寺僧忠圓並預焉、已而事頗泄、高時遣人併捕三僧、悉流竄之、先是陸奥人藤原季長與族安藤堯勢爭邑、訴之鎌倉、内管領長崎高資、高資性貪婪多私、兩納其賂、久不判決、至是季長、堯勢俱叛、鎌倉高時遣將士擊之、不克、自是高時稍不平高資所為、鎌倉殆乱、

冬十月、行幸法勝寺、留十日、

三年戊辰冬十月、前征夷大將軍久明親王薨、

是月、行幸法勝寺、留三日、

元德二年庚午春正月、關白藤原道平罷、右大臣藤原經忠代之、

是春、設和歌會於清涼殿、令公卿侍宴、陽示和平、

三月、行幸日吉社、親臨慶延暦寺大講堂新成、

是日、以尊雲法親王為新堂呪願師、進二品、蓋欲結僧徒心、賴其力除北條氏也、先是尊雲與贊密謀、遂廢講讀、專習武事、

秋八月、關白藤原經忠罷、左大臣藤原冬教代之、

是秋、北條高時疾、長崎高資容令其族高賴圖之、事泄、高資委罪高賴、流之陸奥、

冬十二月、卜定懽子内親王為齋宮、

惟子、天皇女也、

元弘元年辛未春三月、行幸權大納言藤原公宗北山別莊觀花、

秋七月、北條高時使人再執右中辨藤原俊基致之鎌倉、

先是高時拷沿僧圓觀文觀等、頗知朝廷密謀、至是後伏見上皇密遣使鎌倉告變、高時急會諸將議之、衆相視未敢言、長崎高資前曰、前日不果廢立、所以貽此患也、夫爲今之計、莫如速遷車駕流大塔宮、斬公卿預謀者、則事必定矣、二階堂貞藤諫曰、國權東移、殆百六十年矣、威服四海、榮傳累世、其故無他、以輸忠貞於王室、布德澤於庶民也、已拘廷臣流僧徒、今復遷天子竄親王、以殺戮公

卿、後世其謂之何、神祇在上、豈可無自畏、且使我兵威實強大、雖朝廷有異圖、誰敢與之、古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宜益效臣節、靡懈則天威亦安、得不霽、高資作色曰、文武之用、緩急異勢、孔孟之道、非今日所宜言、若不速決、有動討我、悔何及矣、承久之事、今所當則也、高時卒從其言、是時藤原俊基已所執、行至遠江菊川、題驛舍柱曰、以珥志倍毛加加流多迷志遠岐玖川我波能於奈志奈我礼珥美遠夜志豆迷半、承久時、中納言藤原宗行爲北條氏所殺於此地、故云然、

八月、天皇奉神器、夜潛出宮、大納言藤原師賢、中納言藤原藤房從之、

先是北條高時將行廢立、遣二階堂貞藤等將士三千入京師、尊雲法親王諜知之、即夜馳使奏曰、高時遣兵將遷乘輿於絶島、殺臣尊雲等也、陛下宜乘夜幸奈良、假御衣於近臣、揚言行幸本寺、避賊、賊聞之、必盡鋭來逼、則本寺僧徒拒延及數日、漸徵畿內官軍夾攻、殲賊必矣、今旅衆未集、城壁未立、而賊兵奄至、何以禦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願陛下速用臣計、不然則大事去矣、是夜師賢藤房及其弟參議季房等宿直禁中、天皇召與議、藤房曰、事急矣、宜疾出宮、天皇即奉神器、駕婦人輿、陽称中宮如北山第、出陽明門、比至三條河原、皇子尊良親王及大納言藤原公敏、中納言源具行、左近衛少將源忠顯追及、中宮亦潛出宮赴嵯峨、匿皇女懽子內親王第、季房從之、天皇勅師賢著御衣、駕御輿赴延曆寺、權中納言藤原隆資、左近衛中將藤原爲明、源定平屬之、乃揚言車駕幸延曆寺西塔、以綴賊兵、僧徒聞之、戎裝競集西塔、一夕間衆及二三萬、

明日、天皇至奈良、已而幸笠置、東大寺僧聖尋率衆徒奉之、

六波羅鎮將北條時益、北條仲時聞天皇出幸、遣兵索宮中、獲大納言藤原宣房、中納言藤原公明、左衛門督藤原實世、前參議平成輔拘之、東大寺僧顯寶、北條高時之族也、於是衆徒稍沮、聖尋知事不可成、是日奉天皇赴鷲峯山、而以其地幽僻、遂移御笠置山、急造行營、聖尋甚力之、聖尋關白藤原基忠子也、時益仲時既迎本院新院及皇太子御六波羅、

尊雲法親王、尊澄法親王、邀擊賊軍於辛崎、大破之、

尊雲與弟尊澄、督僧兵陣八王子、時益仲時聞車駕在延曆寺、遣其將佐佐木時信、海東仲家等兵萬餘人來攻、尊雲出僧兵逆戰、斬仲家、走時信、已而僧徒集西塔者、知行幸非真、恚其所欺、稍稍引去、尊雲兵亦散盡、留者十數人、乃夜多設燎火爲疑兵、潛與尊澄分路出走、尊雲赴奈良、尊澄至笠置、藤原師賢等亦皆奔歸行在、是時伊賀伊勢大和河內官軍多集行在、

天皇勅遣中納言藤原藤房、召見河內人楠正成、委以興復、

正成、左大臣橘諸兄裔、世居金剛山西、父曰正康、其妻禱志貴山毘舍門而生正成、因以多聞為小字、自幼好學、頗通武略、天皇在笠置寺行營、詔四方勤王事、其應之者未精鋭、天皇憂之、適有奇夢、召寺僧快元問之、對以正成、因遣藤房徵之、正成即至、天皇使藤房傳命曰、汝應命至、允足深嘉、今日之事、一以煩汝、汝其有何策以決廟算、詳陳其所見、以聞焉、正成奏曰、逆賊暴虐、自取禍譴、天討所加、莫不勝也、但東兵勇而無謀、若以力爭則武藏相模之兵天下無敵焉、以謀屈之則易與也、然成敗兵家常事、或遇小衂、願勿煩聖慮、苟有臣存焉、何患不濟、天皇悦焉、正成拜謝而歸、築城赤坂、取民儲充兵食、守者僅五百人、行在有急則將迎駕於此也、日夜督勵版築、

九月、賊軍犯笠置行營、遂陷之、

先是時益仲時遣六波羅兵十餘萬圍笠置、官軍足助重範、錦織俊政、石川義純、僧本性等力戰殺傷無算、賊兵披靡、數日不敢逼、會賊將北條高時遣大佛貞直、金澤貞冬、足利高氏以下六十三將、發武藏相模伊豆駿河上野五國兵二十餘萬来攻、有賊陶山義高、小見山氏真者、率五十餘人夜冒嶮岨、縁藤葛而上山、會雨暗甚、密從邏卒後、周觀諸營、遂至行官傍、縱火讙噪、賊兵以為有內應、鼓譟相應、聲震山谷、官軍驚潰、天皇與師賢藤房具行等突圍而出、俊政義純及其子義石殿戰死、之、重範就擒尋被殺、重範源滿政之後、世居參河足助、因氏焉、承久時、有錦織義繼者、奉勅勤王戰敗而死、俊政乃其後也、並以勇敢聞、先是重範俊政但奉天皇密旨、圖北條氏、及事泄、詣笠置行營、以身衛護車駕、其戰狀有大可觀者、至是墜命於賊手、是時天皇逃至有王山下、將幸赤坂、賊兵追及、親王以下文武官僚悉為賊所執、

是月、備後人櫻山茲俊起義兵、遥應官軍、無幾自盡、

茲俊、衆七百餘人畧定備後、城一宮據之、將攻鄰國賊徒、與笠置行在相應援、會笠置陷、茲俊衆皆散、乃知事不成、詣吉備津神祠、手殺妻子、火祠而自盡、從死二十三人、初茲俊深敬此神、常祈新其祠、而不果、欲立功邀賞、以給其資、至是燒官祠、其意蓋朝廷營創也、

賊將北條高時令二階堂貞藤、秋田高景、奉皇太子量仁、稱帝於京師、是為光嚴院、

量仁、後伏見帝長子、母女御藤原寧子、

冬十月、天皇為賊兵所擁、幸平等院、

賊大佛貞直等請傳神器於新主、天皇使藤房傳命曰、神器歷朝相承、親所受授、雖時或有亂臣非敢所可與奪、且璽鏡遺之笠置、唯有寶劍自隨、若欲強得之、朕將先親用之、貞直無復所奏、已而請幸六波羅、天皇勅備行幸儀仗、

天皇又幸六波羅南府、賊北條時益仲時將兵擁車駕、

天皇已御六波羅、唯藤房忠顯給侍之、親王公卿以下悉所幽、時益仲時等復請傳神器、天皇乃以偽器授之、

是冬、楠正成棄赤坂城、逃於金剛山、

初正成城赤坂、豫設機壁、多蓄巨石、及笠置陷賊大佛貞直足利高氏等奄至、兵凡三十萬、正成與

弟正季及和田正遠等、分兵迎戰、殺傷千餘人、賊驚沮而退、尋復肉薄来攻、正成斷索倒機壁、因連投巨石、壓殺七百餘人、賊更蒙盾競進、城兵以長柄杓沃沸湯、賊多爛死、於是賊退為長圍、以困城兵、正成倉卒守城、儲糧不多、乃謀於衆曰、我數有利而賊勢不挫、内之資糧、外無救援、欲率先天下建功者、死固所不顧也、雖然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亦智士之所尚、我今陽死、賊必引去、制勝在其中矣、衆皆然之、是夜會風雨晦冥、正成施奇策、火城而逃、賊撿城中、以為正成真死、収兵而旋、正成匿金剛山、賊已拔赤坂、遣湯浅定佛守之、

二年壬申春三月、天皇遷於隱岐、

先是天皇御六波羅、北條高時獻僧衣、請薙髮、天皇却之、至是車駕播遷、左中将藤原行房、左少将源忠顯、及内侍藤原廉子從之、

備前人兒島高德起義兵、候車駕於途、謀奉天皇討賊、不成、

高德稱備後三郎、本姓三宅、居備前兒島、因氏焉、和田備後守範長子、夙好讀書、方天皇在笠置、謀聚兵勤王、天皇嘉其志、賜之錦旗、已而笠置失守、及車駕西遷、高德乃聚族謂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我欲奪駕於途、奉以舉義、若事不濟則死焉、亦足以成名、衆奮從之、倶上舟坂山候之、聞護送兵轉出山陰道、馳至美作杉坂、則車駕既過遠矣、於是衆皆散去、高德欲竊謁天皇、道其心衷、羸服踵後、數日不得間、乃夜入御館、斫櫻樹題詩而去、衛士無識字者、因白之天皇、天皇亦不知何人所為、然心忻然竊自喜、

是月、賊將北條高時配遷皇子尊良親王、尊澄法親王恒良親王於土佐讃岐但馬、

夏四月、天皇至隱岐御國分寺、

千葉貞胤、小山季朝、佐佐木高氏、率兵五百護送、傳高時命、使守護佐佐木清高、以本國及出雲兵防衛行宮、

楠正成復赤坂城、徇河内和泉、

初正成以兵五百出攻赤坂、守將湯浅定佛督邑民夜輸糧米、正成諜知、邀而奪之、更苞戎具如米囊、使卒三百陽為輸夫、擔致城中、別出兵為追擊状、城中望見以為輸夫為敵所追、乃開門納之、既入披甲譟呌、外兵應之並攻、定佛不能支、遂降、正成併其兵、進屯渡邉橋、京畿大震、

是月、京師新主改元正慶、

五月、楠正成逆擊賊兵大破之、進陣天王寺、

正成欲進取天王寺、六波羅遣二將、發兵五千餘来攻、正成分二千人為三、設伏大敗之、賊潰走、争渡橋、溺死無算、已而六波羅又遣宇都宮公綱、以兵五百来攻、將士欲逆擊、正成以謂、公綱坂東驍將、紀清兩黨從之、且承敗衂之餘、以寡兵孤進、志在必死、我能拒之、所亡亦多、天下之事、豈止今日、我今輸一籌引退、數日出奇詭之、則坂東慓急士氣索然去矣、是不戰而屈敵兵之策也、遂棄天王寺而却、使村民數千、大燃炬火、連夜星布山澤、滋多滋逼、公綱在天王寺、望見之、勒兵嚴備、意敵衆日盛也、夜潛引兵而去、果如正成所計、於是正成復入天王寺、請寺僧觀上宮太子未来記、因優遇士卒、禁止暴掠、遐邇歸望、兵勢彌張、尋還金剛山、高時聞而不自安、命殺參議平成輔、中納言藤原資朝、右中辨藤原俊基、權中納言源具行、流大納言藤原師賢、前權大納言藤原公敏、中納言藤原

藤房參議藤原季房及僧聖尋俊雅皆嘗致力王事謀討兇賊者也

是冬護良親王築吉野城楠正成築千劒破城赤松則村築苔縄城以圖復京師

先是尊雲法親王在奈良匿般若寺賊兵来索不獲尊雲遂與從者赤松則祐村上義光片岡八郎矢田彦七平賀三郎及僧玄尊勝寃英實豪雲裝為修驗者將赴熊野途過十津川郷依土豪戸野兵衛蓄髮更名護良納兵衛族竹原八郎女為妃八郎大喜結柵要衝為守備計已而熊野別當定遍應賊懸錢索護良於是近邑貪婪徒稍生異心護良患之遂出十津川郷潛赴吉野玉置莊司出兵塞路護良遣片岡矢田二士諭之玉置不從以數十騎擊二士片岡奮闘死之矢田逃歸以告護良謂死不可免會紀伊人野長瀬六郎及七郎率兵三千来援玉置兵不戰而潰護良厚謝六郎等

以為神助遂進拔吉野招聚僧徒據寺為城以兵三千餘守之是時天皇在隱岐護良竊上書言事遣赤松則祐齎令旨至播磨使其父則村起兵討賊則村具平親王後世居播磨夙崇禪敎薙髮号圓心性恢豁有大志及則祐傳令旨深以為榮遂舉義奔附者千餘人乃出兵絶山陽山陰二道使中國兵士不得應賊正成已城千劒破據之使平野將監守赤坂

三年癸酉春正月天皇在隱岐

二月伊豫人土居通治得能通言起義兵與長門探題北條時直戰於伊豫大敗之

通治通言並河野氏族也通治任備後守至是同共舉義略地入土佐及破北條時直四國兵士悉来屬通言乃具舟將進復京師

賊將北條高時遷皇子恒性於越中命名越時有弑之

恒性自幼為僧住大覺寺高時畏其有義舉遂及之

是月赤坂城陷

賊復大發兵其將阿曽時治圍赤坂大佛高直圍千劒破二階堂貞藤圍吉野赤坂守將平野將監拒戰旬餘城有暗渠為賊所泄時又久旱兵士困渇賊仍以火箭焚樓櫓將監力守不能支遂降於賊尋所殺

閏二月吉野城陷

左馬權頭村上義光及子義隆奮戰死之守將護良親王走高野城乃陷於是賊時治貞藤併兵逼

千劒破正成奮戰數破之千劒破東西臨谷南北嶮峯斗拔數十仞而賊恃衆蟻附急攻城兵大發矢石殺傷無算賊將令史十二人注死者三日夜不絶筆云乃令諸軍禁擅進正成縛藁人數十於城外誘賊擊殺八百餘人賊造飛梯欲騰入城中城兵連擲火炬唧筒灌油燒斷飛橋賊墜崖谷焚死數千人會近郡農兵奉護良親王令截賊糧道賊兵大困逃亡相繼六波羅又遣宇都宮公綱赴援高直貞藤等公綱以家兵千餘人疾攻不能拔此時所在義兵並起聲勢大振赤松則村出自苔縄徇山陽道進屯攝津摩耶山擊賊兵大敗之於是護良親王密疏奏之行宮高時懼有奪駕者益嚴行宮警備而衛士稍歸心天皇

已而天皇乗夜潛出隱岐行宮少將源忠顯從之

先是天皇使侍姬藤原廉子賜酒於中門衛士富士名義綱義綱感喜密致誠款勸天皇潛幸出雲

伯耆、聞天皇乃遣義綱往諭其族鹽冶高貞、招集兵士、勤王、高貞拘義綱、天皇遲之、數日、義綱不還、因與忠顯謀、託以侍姬産期在近、移就外舍、天皇乘婦人輿、夜出、途斥輿步行、天闇不知所嚮、適有村民、負天皇至千波港、求船、御之、將幸出雲伯耆、間守護佐佐木清高倉皇飛舸追躡、天皇與忠顯匿船底、清高不之覺、轉柁而去、

伯耆人名和長年奉迎天皇造行宮於船上山、聚兵衛護、

長年、初名長高、具平親王後、曾祖行秋、承久之役勤王、拒賊於宇治、不克、長年常以勤王為志、為人勇健善射、資産饒贍、宗族強盛、為國人所畏服、天皇船已達伯耆大坂港、聞長年巨族、且忠誠可倚、勅遣忠顯傳旨、長年感泣拜命、急率子弟一族、奉天皇幸船上山、俄而有衆從後至、天皇以為賊追、

至、遣人視之、乃長年弟僧源盛及大山寺僧徒赴王事也、天皇大喜、長年募邑民運廩粟於船上、伐木為寨、弟氏高以松煙薰布、畫近國將士旗号、以作疑兵、明日佐佐木清高與佐佐木昌綱以兵三千来攻、望見旗章不輙進、長年以兵寡、皆伏樹陰、別出射手發矢、以待日暮、已而昌綱突進、中矢死、佐渡前司在賊中、以兵八百歸順、清高不之知、麾衆競進、長年手射殺其四將、及夜雷雨驟至、長年乘以突擊賊軍、賊軍崩潰、死傷壞山谷、清高僅以身免、於是近國將士来集、鹽冶高貞亦已歸順、與富士名義綱等率兵来赴、官軍大振、少將忠顯以功為藏人頭、兼左近衛中將、勅忠顯、長年俱議復京師、天皇召長年詔曰、聞汝祖先勤王、累世忠義、可謂偉矣、顧長而高者危、乃改長高賜名長年、敘從四位下、任左衛門尉、兼伯耆守、又詔曰、朕之出隱岐、無舟何以濟海、無汝何以破賊、而地又名船上、汝宜以舟為徽号、乃御筆畫帆舟賜之、製文及和歌、具述風濤漂泊之艱、以稱長年功、

下詔諸國、討賊北條高時、

三月、赤松則村累破賊兵、長驅入京師、京師新主及本院新院避之六波羅、

先是則村據攝津摩耶山、賊北條仲時時益遣兵五千来攻、則村與子則祐等擊却之、仲時時益復發兵一万来逼、則村自率精兵數百逆戰、不利、僅以身逃還本軍、明日大舉進擊賊於瀨川、大破之、乘勝夜向京師、左衛門佐藤原忠俊率兵先進、明旦則村踵至桂河、賊兵二萬臨河而陣、則祐單騎先渡、則村乃麾衆悉渡、賊兵奪氣、不戰而走、忠俊奮進、縱火七條民舍、新主驚悸、出走六波羅、時日已暮、則村以兵寡且疲、按軍不前、俄而賊兵從後奄至、則村反戰、敗走山崎、忠俊亦轉戰皆不利、遂走男山、

肥後人菊池武時起義兵、討賊北條英時於博多、不克死之、

武時、其先出中納言藤原隆家、隆家孫則隆為太宰少監、居肥後菊池郡、子孫因家焉、武時六世祖能隆、承久之役、奉勅勤王、祖武房、文永弘安間、擊蒙古賊有功、父隆盛生時隆武時、時隆與叔父武本爭邑、遂交刺而死、武時因嗣焉、天皇及御船上、武時與少貳貞經、大友貞宗協謀勤王、密致忠款於行在、天皇嘉奬、賜錦旗以勵其志、先是北條英時為鎮西探題、在博多、聞武時勤王、欲誘殺之、武時覺之、告急貞經貞宗、貞宗顧望不答、貞經亦聞王師數敗於京師、疑懼不安、遂斬武時使者、送首英時、武時怒曰、恨為竪子所賣、令吾出兵、豈假手於他人耶、即率子弟一族及家兵百五十人而出、兵皆輕死、鋒鋭進攻英時於博多、英時窘迫、將自刄、會貞經貞宗率兵數千援英時、武時度不可

克、分兵五十、附長子武重、誡曰、我今赴義授命、固其分也、汝急還國、完城聚兵、以報乃父之志、武重固請同死、不許、武重揮涙而去、武時遂督餘兵、冒賊軍而死、武時有十五子、皆勤王、前後死節、及天皇還京師、録諸將功、正成進奏曰、元弘之勲勞、實難辨優劣、然而如臣等、僥倖承恩、武時則應勅致命者、宜為功臣第一、天皇頷之云、

天皇聞赤松則村敗、勅左近衛中將源忠顯、帥山陰山陽兵赴援、兒島高德等屬之、

先是、高德與父範長、率其族、馳詣船上行在、天皇召見、始知櫻樹題詩之人、笠置之敗、中將源定平逃匿山崎、及則村敗績、奉定平詐稱聖護院宮、據山崎、以聚兵、僧良忠據男山、俱塞西海道、良忠、關白藤原良實孫也、賊困之、大兵來攻、則村擊却之、延暦寺僧徒、復奉護良親王令、與賊兵戰、不利、是

時忠顯等至丹波、但馬守護太田守延、奉恒良親王、起義兵來會忠顯軍、初恒良為北條高時所遷、但馬守延奉高時命防衛之、至是歸順、俱應則村、於是則村軍復振、

夏四月、左中將源忠顯、與兒島高德、太田守延等、奉恒良親王、進陣西山峯堂、号見兵二十萬、

是時、赤松則村與源定平、僧良忠等、攻六波羅、不利、忠顯高德守延等、進擊賊兵於京師、亦敗績、守延死之、高德奮戰不却、忠顯使人謂高德曰、敗卒疲劉、且我營距賊太近、恐致不虞、乃欲移營少退、高德對曰、勝敗在運、小衄何患、則村僅以千餘人、三進三敗、猶期必勝、今我殘兵比賊尚多、且軍之所據、後山前水、順得守禦之勝、奈何棄之、僕請力戰當賊兵、君宜整陣為後備、忠顯不從、俄奉恒良親王走男山、高德亦遂退丹波、

陸奥人結城親光歸順、

親光、上野介宗廣子、世居陸奥白河、因稱白河結城、久隸一倉、親光應北條高時命、從事六波羅、至是奉護良親王令旨歸順、使人告父宗廣、宗廣在鎌倉、聞之大喜、與子弟密議義舉之計、

下野人足利高氏歸順、

先是、高時遣名越高家及高氏、率大兵西上、半衛京師、半攻行在、高家即入京師、進攻山崎、赤松則村逆擊破之、斬高家、高氏、讃岐守貞氏子、其先出自源義家、世居下野、隸鎌倉、及天皇幸笠置、北條高時命赴攻、高氏適遭父喪、因辭之、高時不聽、即起赴役、至是高氏會疾、高時復強赴役、高氏怒、始有歸順志、及其入京師、密遣其臣海老名季行於船上行在、乞歸順、詔許之、

下詔左近衛中將源忠顯、戒慎行軍機務、

五月、官軍拔六波羅、賊北條仲時時益等伏誅、

初忠顯令諸軍曰、千劒破圍未解、我若緩攻曠日、賊必捨圍來戰、宜先其不來、急攻拔六波羅、於是足利高氏自内野、赤松則村自東寺、忠顯忠俊及僧良忠等自竹田、進戰皆克、兒島高德與荻野朝忠、安達祐秀以下、轉自若狹入、諸軍遂圍六波羅、賊兵不能支、爭先逃亡、留者僅千餘人、賊糟谷宗秋謂北條仲時時益曰、及東面圍未合、宜挾新主赴鎌倉、仲時等然之、奉新主及本院新院東走、至近江番馬驛、為土寇所遮、時益中矢而死、仲時及宗秋以下四百三十二人、皆割腹而死、

是月、上野人新田義貞歸順、

義貞、源義家裔、父曰朝氏、賊兵攻千劒破、義貞從軍、竊蓄歸順志、使其臣船田義昌、請令旨於護良親王、遂稱病還本國、日謀滅北條氏、已而北條高時課軍糧於上野太急、義貞執使者斬之、因與弟

脇屋義助、率大館宗氏、堀口貞滿等百五十人出兵笠懸野、未數日、族人大井田經隆率兵二千自越後至、甲斐信濃諸源兵亦五千餘人来會、義貞進至武藏、近國兵士不期来集、衆已二萬餘人、聲勢大張、是時賊大佛高直、阿曾時治、二階堂貞藤解千劒破圍退走奈良、後皆出降、尋誅及伏誅、

左近衛中將源忠顯馳使行在、奏復京師、

捷報已至行在、天皇與群臣議還幸、下詔停關白、冬教左大臣基嗣官、復前左大臣道平、前權大納言左近衛大將經通、前權大納言右近衛大將道教官、

新田義貞攻破鎌倉、賊將北條高時伏誅、

先是高時遣金澤貞將、櫻田貞國、長崎高重等、拒義貞於入間河、大敗、高時更使弟泰家赴援、亦大敗、結城宗廣、小山秀朝、千葉貞胤、並歸順應義貞、賊軍遂引還鎌倉、適聞仲時時益敗死、上下失措、

義貞放火自三道進、連戰皆克、遂長驅入鎌倉、賊兵崩潰、死傷降亡畧盡、高時與子弟逃入東勝寺、終自殺、從死八百七十餘人、長子邦時為義貞所捕伏誅、

征夷大將軍守邦親王薙髮尋薨、

守邦代父久明親王為鎌倉主帥、至是二十六年矣、然虛器空位、為北條氏奇貨、

六月、天皇還幸京師、

先是車駕發船上、行在金持景藤執御旗、名和長年執御劒、鹽冶高貞前驅、朝山義連後拒、藤原行房、藤原光守文服、其餘文武從官悉戎衣、詔廢京師新主、已而車駕次兵庫、赤松則村、土居通治、得能通言等奉迎、是時鎌倉捷聞未至、上下猶懷危懼、未幾新田義貞馳使上捷書、於是始知高時伏誅、關東悉平、衆皆歡呼、救授義貞官、是日楠正成率兵詣兵庫、勅賜謁勞慰之、命以其衆前導、至是車駕還宮、勅去京師年号正慶、削新主所授官爵、是時肥後人菊池武重等驛奏、賊將北條英時伏誅、九國悉平、

以護良親王為征夷大將軍、詔復源長通右大臣、藤原公賢内大臣、

尊良親王、尊澄法親王、中納言藤原藤房等、至自配所、

是月、本院後伏見上皇薙髮、

先是北條仲時時益敗死、本院與新主及新院避御伊吹護國寺、至是薙髮、是日天皇下詔曰、凡除賊黨外、將士食田領職、一皆襲舊、不許更来請、如特旨與奪、非此限也、已而源定平、楠正成、討北條氏餘黨於奈良、招宇都宮公綱、降之、由是降者相踵、

秋八月、置决斷所、議賞將士功、

是日、左兵衛督足利高氏賜名尊氏、

冬十月、中宮藤原禧子崩、

天皇幸笠置、禧子匿嵯峨、明年天皇還隱岐、禧子往六波羅、與天皇訣、悲不自勝、作歌述懷、自是憂思成疾、因削髮、及車駕還宮、詔蓄髮、復為中宮、病增劇遂崩、

是月、以參議源顯家為陸奥守、與上野介結城宗廣奉皇子義良親王出鎮陸奥出羽、前大納言源親房輔之、

顯家上疏、以任重固辭、詔曰、古者皇子皇孫及執政大臣之子、内輔朝政、外總戎旅、方今海内統一、

朝野寧靜、文武之道何有二揆、其嵩往以守我藩屏、顯家拜命、

十二月、立珣子內親王為中宮、卜定祥子內親王為齋宮、

珣子、後伏見天皇女、祥子、天皇女也、

是月、以皇子成良親王為上野太守、出鎮鎌倉、相模守足利直義輔之、

詔以安藝周防租賦充營宮費、徵諸國歲入二十分二、始造楮幣、又鑄新錢、並用、

是月、立恒良親王為皇太子、左大臣藤原道平為傅、

恒良、天皇第六子、內侍藤原廉子所生、而兩中宮藤原禧子、王氏珣子、並無子、長子尊良、第三子護

良、雖天皇特愛、爲皆宮人所生、廉子素得寵、從幸隱岐、及還益專房、善迎合上意、無言不聽、請託皆驗、而以護良有大功、恐立為太子、深結足利尊氏、因欲以立恒良、天皇遂從之、

秋九月、謁石清水廟、又行幸賀茂社、

冬十月、中納言藤原藤房棄官而去、

先是敕藤原實世議將士賞、將士集闕下數万、争功紛挐不決、旬月閒僅銓定二十余人、而多失當、藤房代之、覆審略備、而內降得賞者已多、藤房知不可諫、稱病不朝、代以藤原光經、上自擇北條高時邑為供御、以泰家邑賜護良親王、大佛貞直邑給內侍藤原廉子、其餘近侍及僧尼伎樂以阿諛多受地、雖軍功論定、無地可領、內敕與外議牴牾、往々數人争一邑、天皇恢復之初、鋭意於政治、論理雜訴、天下漸無事、以為無復可憂、聲色自娛、內寵左右、專受請託、蔽塞聰明、以逞其姦、於是志士

解體、天下復思亂矣、當此時、大起土木、營建宮城及馬場殿、支費甚廣、至造鈔鑄錢以助用度、藤房諫之不省、適出雲守護鹽谷高貞獻千里馬、天皇大悅、呼為天馬、內大臣藤原公賢等首稱賀之、藤房諫曰、天之所瑞、則賢才、奇異物非所瑞也、天皇不悅、後屢上言請却之、藤房謂為臣之道於我盡矣、至是入北山岩藏為僧、天皇大驚、命其父大納言宣房召之、將再任用、宣房親馳至岩藏、則藤房既去矣、不知其所之、藤房弟季房、元弘中卒於配所、宣房養孫仲房為嗣、

十一月、勅褫征夷大將軍護良親王官、流於鎌倉、

初足利尊氏之克京師也、忌護良威名、竊圖激而除之、會護良候人法印良忠部下剽掠京師、尊氏捕二十余人梟之、護良聞而大怒、遂圖誅尊氏、約東士衆繕修器械、羣情恟々、天皇憂之、遣參議藤原清忠詔諭護良、不從、上疏條陳尊氏罪惡、請斥之、尊氏乃知其終不利於已、結天皇寵姬藤原廉

子、誣以謀反、因上護良徵兵書、天皇赫怒、託和歌會召護良、命武士執之、幽馬場殿、誅其親臣三十余人、護良憂憤、莫能自明、屢上書言其冤狀、有司畏憚中外、屏而不奏、遂遷鎌倉、尊氏弟直義遣兵迎之、鎻土牢於二階堂谷幽之、是時北條氏餘黨多伏誅、楠正成討僧憲法於飯盛山平之、土居通治、得能通言破赤橋重時、少貳貞經、大友貞宗誅規矩高政、絲田貞義、並傳首京師、

十二月、以上野太守成良親王為征夷大將軍、

是歲、置武者所、以新田氏族為頭人、置關東廂番、以足利氏族掌之、置陸奥評定衆、以源顯家為頭人、又置新決所於京師、以卿相為頭人、掌治五畿七道事、其大事、天皇親臨記錄所裁斷、楠正成、名和長年等預焉、於是諸國將士悉朝京師、因録軍功、以足利尊氏為第一、為武藏常陸下總守護、弟直義遠江、以新田新貞為第二、為上野播磨守護、其子義顯越後、弟義助駿河、以楠正成為第三、為

攝津河內和泉守護、名和長年爲第四、爲因幡伯耆守護、赤松則村爲第五、爲播磨守護、尋奪則村職、更給佐用莊、因大觖望、心常不樂、

二年乙亥春二月、左大臣兼皇太子傅藤原道平罷、右大臣藤原公賢代兼皇太子傅、

夏六月、權大納言藤原公宗謀逆伏誅、

公宗太政大臣公經之後、承久之役、公經通北條氏、後相黨援、家出五后、世遷威福、至是公宗竊謀北條氏恢復、乃欲請迎車駕於別第北山西園寺、因行弑逆、事覺流出雲、尋誅之、

秋七月、北條時行作乱、鎌倉副將足利直義弑護良親王、挾征夷大將軍成良親王而西走、

時行、高時次子、鎌倉之敗、時行猶在襁褓、家臣諏訪盛高抱之、逃匿信濃、至是招聚餘黨、與藤原公宗通謀、進攻鎌倉、連戰皆克、遂走足利直義、兵勢大振、

八月、參議足利尊氏擊北條時行、破之、

尊氏聞直義敗、請自將討時行、許之、又請任征夷將軍管領關東、不許、於是尊氏不辭而發、至駿河與直義合、擊時行走之、時行逃竄不知所之、詔賞尊氏功、命班師、尊氏不奉詔、

冬十月、足利尊氏自稱征夷將軍東國管領、據鎌倉反、以誅新田義貞爲名、

尊氏已據鎌倉、上書誣奏曰、初義貞觀望、聞臣克京師、乃敢起兵、而欲自爲將軍、臣辱爲之下、故舉兵以除之、義貞亦上疏陳尊氏八罪、以聞、參議藤原清忠進言曰、比校尊氏義貞兩奏、尊氏之罪爲重、且殺親王、事始上聞、如得其實、罪在不赦、會護良親王侍女歸自鎌倉、上狀、南海西海諸國亦進尊氏反書數十通、於是朝議乃決、

十一月、詔奪足利尊氏以下一族官爵、發兵追討、

是日、以中務卿尊良親王爲東國管領、參議源顯家爲鎮守府將軍、賜節刀於左兵衛督新田義貞、率兵部少輔脇屋義助、治部大輔宇都宮公綱、千葉貞胤、肥後守菊池武重、左近衛將監大友貞載、鹽冶高貞等、由東海道、彈正尹忠房親王、權中納言藤原實世、修理亮江田行義、左京大夫大館氏明、信濃國司藤原光繼等、由東山道、敕義良親王及源顯家、發陸奥出羽兵、並與大軍會討尊氏、

是月、新院花園上皇薙髮、

自是新院居萩原殿、稱萩原法皇、

十二月、官軍敗績、還京師、賊足利尊氏等追躡、將攻京師、

先是義貞累戰皆克、進至箱根、與賊足利直義相持、義助等奉尊良親王、分兵向竹下、與尊氏戰敗績、左近衛中將藤原爲冬死之、貞載高貞降賊、官軍大潰、退屯尾張、是時細川定禪據讚岐叛、高松守將舟木賴重討之、不克、備前人飽浦信胤、田井信高叛、據福山城、兒島高德淺山條就討之、不克、越中人普門利清叛、攻殺能登國司源定清、赤松則村及丹波人久下時重、波波伯部爲光等叛、皆應賊、於是俄石還義貞等、

延元元年丙子春正月、罷朝拜節會、

是時賊足利尊氏招誘諸道兵西上、延曆寺僧徒拒之伊岐洲、大敗、於是新田義貞守大渡、藤原公

泰脇屋義助守山崎、楠正成守宇治、源忠顯名和長年結城親光守勢多、藤原師基守峯堂、賊久下時重等攻峯堂、師基敗走、時重等進據大江山、江田行義擊走之、尊氏來攻大渡、義貞擊却之、賊細川定禪赤松範資攻山崎、官軍敗退、宇都宮公綱大友氏泰降賊、義貞退還京師、

天皇擁神器及法皇上皇皇太子諸王幸延暦寺、新田義貞以下諸將從之、

是日細川定禪陷京師、縱火燒宮闕、

賊足利尊氏入京師、

結城親光欲刺尊氏、不成而死、尊氏遣定禪據園城寺、源顯家奉義良親王、率奥羽兵西上至近江、攻觀音寺城拔之、進至坂本、官軍大振、

已而官軍復京師、車駕還御成就護國院、

先是顯家義貞攻園城寺、別將千葉宗胤戰死、義貞等繼進縱火、細川定禪敗走、將與尊氏軍合、義貞追擊又破之、進與尊氏戰、尊氏潰走、其夜義貞為定禪所襲、引軍還坂本、尊氏又入京師、至是忠房親王、藤原實世、藤原光繼等、率其衆二万自東山道還至坂本、因與顯家義貞正成長年前上野介結城宗廣等、併兵擊尊氏於京師、尊氏大敗、諸賊悉西走、

二月、天皇移御前右大臣藤原家定華山院第、

是日、宇都宮公綱武田某等歸順、已而顯家義貞正成追尊氏至攝津、與直義戰於豐島走之、又戰於湊川大破之、尋破細川和氏等於瀨川、尊氏直義等悉敗走筑紫、顯家以下振旅還京師、先是正成遣其族左近衛將監楠正家於常陸徇郡邑、與賊別將佐竹義冬後藤基明戰於久慈斬之、

以義良親王為陸奥大守、源顯家更為鎭守府大將軍、敕與結城宗廣奉義良歸鎭、

是時叛將仁木賴章據高山寺城、赤松則村據白旗城、美作備前備中將士多應之、

三月、掃部助菊池武敏討賊尊氏等於多多良濱、不克、

武敏武時第二子、兄武重在京師勤王、武敏在本國擁兵遙應官軍、會尊氏西走筑前、少貳貞經將迎之、武敏偵知擊貞經敗之、進陷大宰府、貞經走保內山、武敏圍之數日、貞經族人有欲歸順者迫貞經自殺、武敏乘勢與尊氏戰於多多良濱敗績、別將阿蘇大宮司宇治惟直筑前守秋月種道死之、武敏遂退肥後、賊一色範氏仁木義長來攻武敏、不能支、匿山而僅免、

敕左近衛中將新田義貞管領山陽山陰十六國兵、往討足利尊氏於筑紫、

會義貞疾、別將江田行義大館氏明先發、行義與赤松則村兵戰於播磨室山敗之、已而義貞發京師圍則村白旗城、不能下、別遣脇屋義助與兒島高德合兵畧定山陽道、

夏四月、本院崩於持明院殿、年四十九、火葬於嵯峨野、遺詔稱後伏見院、

備後守和田範長及其子兒島高德與脇屋義助夾擊叛將石橋和義於備前熊山、高德重傷墜馬、衆扶之歸、創甚幾死、範長激之出戰、高德乃蘇息再上馬、以餘兵十七騎突進、敵不測其寡、不戰而退、官軍遂取舟坂、義助進圍三石城、江田行義圍奈義能仙菩提寺三城、大井田氏經據福山城、徇

下美作諸城、官軍大振、

五月、賊足利尊氏與弟直義大舉東上、海陸來犯、

尊氏自率舟師直義將陸軍攻陷福山城、氏經敗退、義助解三石圍、範長與高德欲拒從尊氏直義而東者、出陣西川尻、聞賊陷福山城、欲與義助軍會、聞亦已退、乘夜踰險、到佐古志浦、高德病創增劇、範長託之僧而行、天既曙、遇赤松則村兵要嶮隘、範長擊破之、行數里、賊兵數千、追躡射之、範長返戰十八合、士卒死傷殆盡、範長曰、今事至此、是我死之日、遂割腹銜刀而死、是時義貞亦已解白旗圍、與義助以下諸將退陣兵庫、

敕左衛門尉檢非違使兼河內守楠正成肥後守菊池武重、赴援新田義貞、拒賊於攝津、不克、正成以下將士多死之、

正成奏曰、賊收九州兵、勢必猖獗、以我疲兵當之、恐不克、宜召還義貞等、姑移蹕山門、縱賊入京師、臣還河內、招聚畿內兵、塞河尻、絕賊糧運、待其疲散、然後前後齊進、可一舉而殲也、顧義貞之計亦當及此、夫戰者始諸逃負終諸克利、請垂重思、藤原清忠以謂、宜速遣正成決戰都外、天皇從其言、正成即上途、至櫻井驛、與子正行訣、戒以滅賊匡天下、遣還河內、遂進陣湊川、以當直義、義貞陣和田碕、以當尊氏、尊氏先鋒細川定禪以舟師向紺邊浦、義貞拔軍赴拒、乘間尊氏舟師登兵庫、正成望見之、謂弟正季曰、我軍隔絕、賊滿前後、智計窮矣、乃赴直義陣、縱橫奮擊、幾獲直義、尊氏遣六千余人斷軍後、正成回戰數次、士卒畧殲、躬被十一創、退入民舍、謂正季曰、今日送死九泉、吾子欲何處託魂、正季笑曰、願七生人間、以滅賊徒、正成怡然、與之交刺死、族十三人、殘兵六十余人、割腹並斃、菊池武重遣弟武吉救正成、至則正成等既死、武吉謂此豈男子生還之時哉、亦劃腹而死、天皇聞之、悼惜不已、詔追贈正成正三位左近衛中將、正成已戰歿、義貞至西宮、望定禪旗幟曰、是皆賊之偏裨、由湊川來者、尊氏兄弟、此則真賊矣、因回軍背生田森、分諸將陣三處、殊死戰、遂見敗、賊追急、義貞自為後拒返戰、馬中矢僵、乃立路傍塚上、待副騎、賊兵競至、義貞射斃數人、賊為之逡巡不近、更叢鏑射之、義貞兩手揮刀截飛矢、且截且避、輕捷若神、適部將小山田高家馳至、以所乘馬授之、步鬪而死、義貞獲間僅脫去、走丹波路、

官軍敗績、天皇又擁神器幸延曆寺、

是時、花園法皇及廢主光嚴院託病不往、尊氏已陷京師、陣東寺、迎法皇及廢主奉之、兵威大張、

六月、尊氏遣直義犯延曆寺行在、官軍擊却之、

義貞自丹波逃詣行在、與參議源忠顯、少將藤原雅忠、治部大輔宇都宮公綱及山門僧徒守西坂、脇屋義助名和長年等守東坂、並與賊累戰、忠顯雅忠死之、遂大破賊、獲其將高師重斬之、

是月、官軍討足利尊氏於京師、不克、伯耆守名和長年死之、

先是官軍皆謂賊累敗兵太寡、可以擊也、於是宇都宮公綱進攻東寺、賊出兵諸巷要之、公綱敗還、賊勢復振、會前權大納言藤原師基率北國兵三千余人赴難、因謀復攻東寺、衆以謂經京師赴東寺、街衢多隘、進退甚難、所以公綱取敗也、宜分軍為二、西自內野、東自河原、縱火夾攻之、議乃決、師基從河原、義貞從內野、入復敗退、是時興福寺僧徒應延曆寺、近畿兵士亦相繼送款行在、請將帥、中納言藤原隆資等出統之、塞賊要路、絕其餉道、於是賊大困蹙、義貞遣兵三千於阿彌陀峯、夜爇

万炬以張勢、與隆資等諸路兵刻期進攻、名和長年屬之、路過白鳥村、童謡曰、三木一草、僅存一木、蓋稱結城親光、楠正成、及長年曰三木、稱源忠顯曰一草、並當時功臣也、會隆資愆期進戰、為賊所敗、阿彌陀峯及諸路兵亦皆敗、與福寺僧徒負約不至、義貞踵進、薄尊氏營、挺身決戰、俄而賊兵從後奄至、義貞馳突賊圍之數重、射中義貞額、血蔽面、義貞令將士馬首皆西、決死、從兵八百、殊死奮戰潰圍、遂擁義貞而退、長年見諸軍敗、以謂嚮過白鳥、童謡嘲我死晩焉、今日即可死之時也、與從弟信貞等兵士二百人、冐賊軍力鬭而死、天皇聞之為流涕、

秋八月、賊將足利尊氏擁立豊仁親王、稱帝於京師、是為光明院、

初尊氏欲擁廢主光嚴院復位、衆以謂北主往時為北條高時所立、曽不踰年、天下覆亂、北條氏滅

兵、立之不祥、尊氏從之、豊仁、廢主弟也、民間嘲之曰、親王奇福、未經一戰、將軍賜之帝位、

冬十月、尊氏佯送款延曆寺行在、依僧忠圓奏、請迎車駕於京師、天皇納之、

先是從駕兵士殆二十万、皆取給於延曆寺僧徒、僧徒傾資經營、猶不能足、至是賊又斷東北餉道、官兵及僧徒屢出爭之、不克、兵士飢困、相繼逃亾、部伍日减、天皇憂之、雖察尊氏虚詭、遂納其款、將還京師、藤原實世等固非之、馳入告義貞、義貞令堀口貞満偵之、見乘輿已駕、伏廷泣訴留之、天皇方感悟、義貞與子弟入謁、亦諫止之、天皇慰諭曰、朕非不之省、姑從尊氏奏請、以覯天下動靜、今聞越前人河島維頼、氣比氏治等、勤王應官軍、汝宜奉太子赴彼地、徇北國、以規恢復、天下之事、一以煩汝、言畢涙下、咸俯伏涕泣、明日車駕發行在、

足利尊氏幽天皇於華山院、

義貞與藤原實世、奉皇太子及成良親王赴越前、更為經畧、脇屋義助、児嶋高德、土居通治、及通縄、得能通言、千葉貞胤等屬之、行抵近江鹽津、會大雪、通縄通言與前軍相失、有賊奄至、通言通縄止馬凍餒、不能戰、乃與從士自刃而死、貞胤遂降賊、車駕亦已入京師、尊氏悦曰、誰謂天皇英明、業已陥吾計中矣、使直義陽奉迎、遂幽之、悉奪從駕公卿官爵、拘縶將士、請傳三神器於新主、天皇乃授僞器、於是尊澄法親王走遠江、懐良親王走吉野、藤原隆資走紀伊、藤原師基、藤原光繼、源定平走河内、准大臣源親房走伊勢、菊池武重脫囚歸肥後、再集兵勤王、

是月、皇太子入金碕城、氣比祠官氣比氏治奉迎之、

尊氏聞義貞等赴越前、矯天皇詔、遣族高經及仁木頼章等二万余人、攻金碕、先是義貞遣長子義

顯於越後、弟義助於杣山、招諸國兵、至是義助義顯途還、以奇計擊走高經、頼章、已而賊又發大兵、水陸來攻、城兵乘高矢石交發、賊死者日千數、踰月竟不能近、

十一月、左近衛少將源顯信起義兵於伊勢、

顯信、准大臣親房第二子、及天皇為尊氏所幽、從父走伊勢、竊圖興復、

十二月、天皇夜擁神器出華山院、潛幸吉野、刑部大輔大江景繁從之、

吉野僧宗信等率兵奉迎、已而楠正行、和田正朝、真木定觀、三輪西阿、及恩地、𡋽河、志貴、湯淺等諸族、各率兵來衛、天皇欲以高野山為行在、而僧徒不奉詔、因敎造行宮於吉野、遣渡里忠景於越前、賜詔書於義貞、以復京師、是時越前人瓜生保推脇屋義助子義治為將、起兵杣山、賊將足利高經

分兵攻之、保等擊走之、又攻高經新善光寺城、拔之、於是北國官軍稍振、是冬、京師新主以成良親王為其儲子、已而尊氏幽之、成良、天皇第七子、以天皇幸吉野、及之、

二年丁丑春正月、天皇在吉野、以兵亂罷朝拜節會、

先是陸奥賊起、應足利尊氏、鎮守府大將軍源顯家討之、不利、奉義良親王、保靈山城、賊又來圍、至是天皇遣修理亮江戸忠重、敕顯家與結城宗廣等戮力圖恢復、顯家乃以敕示宗廣等、衆咸感激因移檄徵兵、宗廣一族、及伊達信夫南部下山等諸族六千余人應之、顯家乃破賊、與諸將士議復京師策、是時伊賀守里見時成、及瓜生保、僧義鑑率兵赴金崎援義貞、不克死之、

二月、足利尊氏拘前參議藤原公量源親光、殺前參議藤原宗兼、

三月、金崎城陷、皇太子就虜、

先是脇屋義治自杣山遣兵救金崎、道敗、於是金崎外援斷絕、糧食亦竭、而天漸暖、雪消通路、賊日逼城外、殆十万、義貞以勢不可支、與藤原實世及義助、潛踰城趨杣山、圖聚兵擴賊、旬日僅得五百余人、遷延又過旬余、賊大兵圍金崎急、左中將藤原行房、越後守新田義顯、備後守土居通治、諸將以見兵八百余人、拒守二十余日、而城中糧已竭、兵皆饑困、數擊不堪、賊四面陵城而入、義顯與尊良親王自殺、土居通治、由良具滋、長濱顯寛等、格鬪力盡皆死、左中將藤原行房、大炊助里見義氏、及武田與一、氣比氏治、及子齊晴、法眼賢覺、以下士卒悉自盡、逃者僅四人、城遂陷、賊足利高經獲皇太子、護送京師、

夏五月、中宮珣子崩於京師、

珣子、初為內親王、敘一品、及前中宮崩、入宮、立為中宮、生一皇女某、天皇幸吉野、不得從、憂傷成病、遂崩、

秋八月、鎮守府大將軍源顯家奉義良親王、率兵西上、與足利義詮戰利根川、大破之、

先是宇都宮公綱率兵詣吉野、詔進官、宗良親王起兵於遠江、大館氏明起於伊豫、江田行義守丹波高山寺城、金谷經氏守丹生山、並應官軍、北條時行遣使行在、奏請討足利尊氏自贖、詔許之、時行、高時次子、建武中舉兵鎌倉、敗後深自竄匿、至是起兵於伊豆、以五千余人屬源顯家、從而西上、

冬十二月、源顯家與宇都宮公綱、新田義興、北條時行合兵、攻拔鎌倉、足利義詮出走、

義興左近衛中將義貞次子、以母賤、不為義貞所愛、幼居上野、遂舉義兵、以三万人應顯家、義詮、尊氏第三子、幼居鎌倉、細川和氏及弟賴春、師氏、上杉憲顯等輔之、至是義詮甫八歲、逃匿相模、

三年戊寅春正月、天皇在吉野、

是月、源顯家發鎌倉、宗良親王、熱田大宮司尾張昌能、美濃守堀口貞滿等、各率兵會顯家軍、顯家進至美濃、與土岐賴遠、桃井直常等戰於青野原、破之、進破高師泰於雲津川、而顯家累戰長驅兵皆疲、遂屯奈良、勞之、官軍稍振、

二月、源顯家與賊桃井直常戰於奈良、敗績、

顯家屯奈良、將詣吉野、集諸將問計、結城宗廣曰、我兵雖疲、足復京師、若致挫衂、暴屍於皇城之地、亦可洩憤已、顯家從之、未發、尊氏遣直常來擊、顯家兵疲不能戰、遂大潰、義良宗良二親王走吉野、

顯家逃河内、收散卒、未幾出據男山、軍聲復振、是月、新田義貞攻拔越前府城、賊足利高經走保足羽城、

夏四月、足利尊氏弑皇太子恒良、及成良親王、

恒良、天皇第六子、成良第七子也、初金崎城陷、賊擒恒良、問義貞兄弟存亡、恒良意謂以實告之、彼必攻杣山、乃紿曰、聞昨日薄暮義貞兄弟自殺、從者火屍營中、高經以告尊氏、尊氏信之、至是春義貞義助出杣山、連拔數城、兵勢大振、尊氏與弟直義大怒曰、是信東宮言、緩杣山攻擊之故也、命粟飯原氏光酖皇太子、氏光齎藥詣謁曰、東宮幽鬱、恐有病生、尊氏兄弟使臣獻藥、乃留一裹而還、是時成良幽同室、乃謂恒良曰、未病進藥、是愛我也、然有愛人而幽之者乎、是必速死之毒、非療病藥也、將擲之庭、恒良手取之曰、尊氏直義慘虐爲性、縱不飲此藥、無免死之理矣、與其被鎖一室、不得拜天日、熟若早取死也、遂飲藥、成良亦飲焉、無幾並薨、恒良時年十五、

五月、從二位鎭守府大將軍檢非違使別當兼權中納言源顯家、檢非違使名和義高、及從弟義重戰歿於堺浦、

顯家、准大臣親房長子、歿年二十一、天皇深悼惜爲詔贈從一位右大臣、義高、伯耆守長年長子、建武初、與父從車駕赴京師、叙正五位上、直武者所、已而車駕幸延曆寺、同父拒賊、累戰皆有功、初顯家據男山、尊氏遣高師直圍之、左少將源持定、源家房等、奉敕援男山、顯家力戰連克、師直以大兵圍男山、自陣天王寺、絕攝津河内援路、顯家使弟左少將顯信以下諸將守男山、自將出師和泉、擊師直、義高等屬之、與戰大敗、義高等既死、顯家與殘兵二十余騎、將突圍奔吉野、手自接戰、竟死之、

秋七月、男山陷、

先是彈正少弼大井田氏經等、破越中加賀諸賊、進與義貞軍合、於是北國官軍大振、天皇賜手詔於義貞、救男山、義貞遣弟義助、將兵二万赴援、師直聞之、攻男山急、遂放火焚石清水廟、源持定、源家房、結城宗廣、宇都宮公綱、新田義興、北條時行以下諸將戰敗、源顯信遂棄男山、走河内、是時義助進至敦賀、聞男山失守班師、

閏七月、左近衛中將新田義貞攻藤嶋、不克死之、

義貞圖攻拔黑丸城、守將足利高經惶恐、大修守備、設七營相控援、平泉寺僧徒又叛義貞、營於藤島應賊、義貞與諸將士刻日出渡足羽河、大旗仆中流、衆以爲凶徵也、義貞進陣燈明寺、遣兵分攻七營、藤島賊撓動、衆乘勢攀隍而登、僧徒力拒、過晡官軍幾却、義貞怒、易馬擐甲、率騎兵五十、間道

赴救、高經出步卒三百、邀藤島義貞遇之於途、賊隱楯亂射、中野宗昌目義貞曰、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義貞曰、棄衆獨免、非吾意也、策馬而進、馬被五矢、顚於淖中、義貞欲起、有飛矢中額、度不可免、終自刎而死、年三十八、宗昌及結城親齎、金持重興等剖腹殉之、從騎亦皆戰歿、時霧雨昏濛、餘衆竟無赴救者、日暮有數騎歸河合、衆見之以爲義貞、各自解還、及知其死、多逃散、義助收餘衆還石丸城、將士多懷反側、於是令河島維賴保三峯、瓜生重、及弟照守杣山、畑時能據湊城、義助自率七百余人、守府城、

詔遣鎭守府將軍源顯信、前上野介結城宗廣、奉義良親王往鎭陸奥、節度東北諸軍事、准大臣源親房輔之、使宗良親王、及左兵衞佐新田義興、左馬權頭

北條時行、經畧東國、

諸將度賊棄陸路、悉會伊勢、並由海路進、至天龍灘、遇颶風、船艦四散、親房船達常陸、遂入關城、糾合義旅、宗廣船漂七日、還至安濃津、候風十余日、宗廣偶嬰病瀕死、乃按劔曰、我生七十、百事完足、但不得滅賊而就死、是為恨耳、遂切齒而卒、宗廣、朝光曾孫也、

九月、以懷良親王為征西大將軍、掌九州節度、肥後守菊池武光輔之、

武光、武時第八子、承兄武重武士之後、遵父兄遺訓、竭心王室、

四年己卯春三月、義良親王還吉野、

先是義良赴陸奥、船漂還伊勢、源顯信從之、已而顯信復赴陸奥、義良遂不赴、

秋七月、右衛門佐脇屋義助攻足利高經於黑丸城破之、高經奔加賀、

義助、承義貞戰歿之餘、勵志糾合義旅、圖取足羽、畑時能、由良光氏、堀口氏政等、攻拔賊壘數十、進會河合、義助自率兵三千、攻賊三日夜、下十七壘、勇將七人、斬卒五百余人、遂與時能等合兵薄足羽、高經惶懼、自放火焚黑丸以下五城夜遁、

八月、天皇不豫、立義良親王為皇太子、尋讓位、

是月、天皇崩於吉野行宮、年五十二、遺詔稱後醍醐天皇、葬於藏王堂側、

天皇天資英毅、博涉書史、篤信佛法、特研究密宗及禪旨、又留心典故、嘗著年中行事、為治慕延喜之風、自西巡還、闕敕廢關、白復不之置、躬攬庶務、多所更革、曰、今日舊例、乃往日新制、安知朕之新制、不復為後日之舊例、其聽訟記録所亦效後三條帝之制、爲其嘗幽六波羅、淨席擬石灰壇、日拜大神宮、如在宮時、臨崩口敕、妻子珍寶及王位、及命終時、皆不隨者、若彼穆公殉三良、始皇瘞寶玉、朕素所不取、但逆賊不平、四海未安、惟此為恨、太子即位日、其任賢使能、録義貞義助功、務圖恢復、以副朕遺志、朕身雖瘞南山、而神常望北闕、若有墜朕命者、子匪繼體、臣乖盡忠、言訖、左把法華經、右按劔而崩、於是公卿奉遺詔、北向築山陵、河内守楠正行等率兵宿衛、

國史綱鑑卷之十九終

國史綱鑑卷之二十

馬杉　繫　編修

後村上天皇 諱義良、後醍醐天皇第八子、母内侍藤原廉子、在位三十年、

延元四年 己卯 冬十月、即天皇位於吉野行宮、時年十二、權大納言藤原實世權中納言藤原隆資輔政、左大臣藤原經忠以下並如故、

是時軍國多事、行宮湫隘、諸儀不行、僅遣使伊勢、奉幣大神宮、告即位、且拜神器而已、

是月、右衛門佐脇屋義助軍敗、還吉野、

先是賊足利高經陷杣山城、義助以下走美濃保根尾城、於是北國諸城皆陷、畑時能守鷹巢城、與高經戰伊地山、敗死、至是賊土岐頼遠及從子頼康等以美濃尾張兵攻根尾城、義助度衆寡不可敵、與子弟及從士七十三人微服徙熱田、依藤原昌能、稍集散卒、潛詣行在、天皇為掩涙勞獎久之、明日詔加義助爵一級、拜刑部卿、子弟從士悉授官賜物各有差、

十二月、宣布先帝遺詔、勤王事、

是時楠正行、和田正朝等、率兵宿衛行宮、征東將軍宗良親王在遠江、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在筑紫、鎭守府大將軍源顯信、左近衛少將新田義宗、左兵衛佐新田義興、其族江田大館及土居得能菊池三角櫻山諸氏、並據國郡、圖恢復、

以陸良親王為征夷大將軍、

陸良、護良親王子、母源親房妹也、幼有勇概、後醍醐帝子養之、拜親王、至是敕襲父職、

興國元年 庚辰 春二月、賊高師泰陷遠江井伊城、守將宗良親王走越後、

師泰、師直弟、恃功驕傲、嘗欲營別墅於東山枝橋、以菅原氏墳墓在其地、乞之、菅原在登、在登欲移葬而與之、師泰怒曰、彼故惜之、為辭以欺我耳、即遣役夫伐木發墳、遺棄骨骼、遂因其地作別墅、時人牓其側曰、奈岐比登能志流志能曾斗婆保利須氐氐波加奈加利計流以惠豆玖利加奈、師泰疑在登所為、竊遣力士刺殺在登及子在弘、藤原隆蔭家士某頗諂之、師泰聞而大怒、追執之、以苦役陵辱隆蔭、其凶虐無忌憚、率此類也、

三月、遣刑部卿脇屋義助總督四國九國諸軍、備前守兒島高德屬之、

先是高德從義貞在北國、執掌軍事、及義貞戰歿、潛歸吉野、至是赴伊豫、

夏五月、刑部卿脇屋義助卒、

備前人飽浦信胤歸順、舉兵小豆島、絶賊漕路、義助已赴伊豫、四國西國軍事悉出其節制、緣道官軍多具戰艦資糧器械、迎義助、伊豫國司藤原有資、守護大館氏明、及土居得能土肥河田武市日吉諸氏、大得聲勢、官軍復振、賊望風棄十余城而逃、義助入居國府、未幾病卒、於是諸軍沮喪、四國相尋陷沒、高德不能支、遂逃歸備前、

秋九月、伊豫守護左馬助大館氏明戰歿於世田城、

先是會脇屋義助卒、賊細川頼春以大兵攻四國、陷河江城、是時修理大夫金谷經氏、與土居通鄉、

得能彈正、攻拔備前鞆城據之、聞賴春乘勝將攻氏明世田城、選精銳赴援、途遇賊兵大戰千町原、而衆寡不敵、遂敗還、備前氏明精兵多從經氏戰歿、加以糧竭、賊已薄城、氏明率新兵十七人、開城門馳突、奮鬪斬賊兵無算、遂還城剖腹死、氏明、新田政義裔、祖父家氏始氏大館、父宗氏與義貞俱舉義兵、攻北條氏有功、遂戰歿鎌倉、氏明、與兄幸氏勵志勤王、天皇聞其死悼之、

二年辛巳春二月、準大臣源親房上職原鈔、

是歲陸奥人結城親朝常陸入小田治久叛應賊、

親朝、前上野介宗廣長子、宗廣與次子親光俱忠烈死於王事、親朝留守其邑白河城、初源親房船漂至常陸、治久歸順、迎親房居其邑小田城、是歲春、賊高師冬來攻、親房及中將源顯時連戰大敗之、已而治久降賊、顯時出走大寶城、小田城殆不支、親房遣使請援於親朝、親朝陽諾之、經數月不

肯出兵、親房乃贈手書、懇諭切到、讓以大義、而親朝不答、親房遂棄小田城、走保關城、

四年癸未春、關大寶二城陷、源親房源顯時還吉野、

親房保關城、師冬以大兵來圍、別遣將士攻大寶城、源顯時擊却之、師冬更築長圍、絕二城應援道、時出兵挑戰、親房顯時因之、而相持已三年、城中糧盡兵潰、親房顯時遂棄城西走、師冬移兵攻伊佐城、城將伊達行朝不能支、遂降賊、於是關東悉陷沒為賊有、

六年乙酉冬、兒島高德脇屋義治圖舉兵於京師討尊氏、不成、

義治、刑部卿義助子、每從在兵間、任式部大輔、及義助卒、竄匿上野、是歲高德復起兵備前、迎義治為首將、先是荻野朝忠降賊、以事怨尊氏、高德因結朝忠、約並起、尊氏聞之、遣兵攻朝忠於丹波、高德於備前、朝忠與山名時氏戰不利、復降賊、高德度謀不濟、擁義治竊入京師、招得義故千余人、謂使衆聚居必為賊所發、乃分置近郊、期夜襲尊氏、先期一日、尊氏諜知、遣兵分攻所在、衆或奮鬪自殺、餘衆悉散去、高德與義治奔信濃、

正平二年丁亥秋八月、河內守楠正行與賊細川顯氏戰於譽田林敗之、

正行、贈近衛中將正成長子、父死時年甫十一、奉遺誡追念不已、兒戲常仆羣童為斬賊、走竹馬以為追尊氏、既長為帶刀掄非違使左衛門尉、兼河內守、天皇登祚初、奉敕屢出兵住吉側討賊、至是將攻矢尾城、尊氏遣顯氏以兵三千來攻河內、正行陽為攻矢尾、縱火所在、潛蔽譽田林而陣、顯氏望煙起、以為敵果攻矢尾、乃馳至譽田河原、正行從後叫呼突出、顯氏大敗、走保天王寺、

冬十一月、正行再邀擊賊山名時氏細川顯氏於瓜生野、大敗之、

尊氏聞顯氏敗、遣時氏以兵六千赴援、屯住吉、正行謂、先破住吉、則天王寺兵不攻而自潰、分兵二千余為五隊、放火民舍而進、望賊軍塵起、以謂彼陣四處、而兵倍於我、不宜分隊、復併五隊為一、大戰於瓜生野、破時氏、餘衆潰走、至渡邊橋溺者無算、時氏被創走、顯氏不能支、亦棄天王寺走、正行乘勝圖進復京師、尊氏憂懼大議戰守、

三年戊子春正月、賊高師直師泰入寇、河內守檢非違使左衛門尉楠正行、及弟正時、族和田賢秀、及弟正朝等、拒戰四條畷死之、

先是正行聞賊大兵來犯、與正時賢秀等百四十余人誓共死、詣行宮奏請曰、賊尊氏遣其將師直兄弟將來犯、是臣等報效之秋矣、若非獲彼首、則授臣兄弟首、雌雄決命在此一戰、願得一拜龍顏、而去、言畢泣下、天皇親臨口敎曰、前日二戰、每得克捷、汝累世武功、殊可嘉尚、聞賊復盡兵來犯、事勢固弗輕、雖然知進而進、欲不失時也、知退而退、欲國全也、汝朕之爪牙、愼當自愛、卽出宮女辨内侍賜之、正行上歌辭之曰、登氐毛余耳、奈我良布倍久毛、阿良奴美能、加利能知岐利乎、以加氐牟須波牟、遂拜謝而出、率衆拜後醍醐帝廟、告曰、戰如不利、不敢生還、叩鐔而起、題同盟姓氏於如意輪堂、書歌其後曰、加倍良自登、加禰氐於毛倍波阿豆佐由美、奈岐加儒耳以流、奈乎曾斗度牟流、各截髮而發、天皇使中納言藤原隆資援兵勢至是師直已入河内、分兵六万陣伊駒山飯盛山外山四條畷四處、隆資率兵三千、陽為向飯盛山、以牽賊軍、正行兵三千由四條畷進、飯盛山賊望之、

分兵邀擊、正行以先鋒敗之、後軍與四條畷賊戰、殺傷相半、飯盛伊駒賊兵前後奄至、後軍敗走、正行不顧、以兵三百直前奮擊、大敗師直兵、而衆已亡百余人、馬皆被數矢、乃下馬接戰益厲、遂迫師直陣、上由高元者、僞稱師直冒陣戰死、正行獲首大悦、已而知其僞、乃投首於地、蹴且罵曰、汝亦無雙朝敵、此日自巳至申、凡三十余戰、殺傷數百千人、正行兵死亡畧盡、乃與餘兵五十余人負盾佯走、以誘師直、賊覺之、以支兵三百追之、正行返戰斬五十余人、復進迫師直軍、而正行正時身受數箭、兵士亦皆重創不可用、正行乃呼曰、事畢矣、莫為賊所獲、與正時交刺而斃、時年二十三、從士皆自殺、其他一族二十三人、從兵百四十三人、悉戰歿、

已而師直師泰等乘勝進犯吉野、天皇避賊鋒幸穴生、藤原隆資率兵從之、

師直已陷吉野、縱火行宮而去、是時正行弟正儀留守千劍破城、師泰築壘石川、攻正儀不能下、

冬十月、京師主光明院從子興仁親王嗣立、是為崇光院、

崇光院、光嚴院長子也、

十一月、花園法皇崩於京師萩原殿、年五十二、葬十樂院山上、遺詔稱花園院、

法皇好學善詩歌、嘗親撰風雅集、又喜禪法、以僧妙超慧玄為師、捨花園離宮為妙心寺、使慧玄居焉、別創一宇於方丈側、号王鳳院、徙御之、萩原殿是也、遺像尚存焉、

五年庚寅冬十二月、賊將足利直義歸順、

先是京師主以尊氏為征夷大將軍、直義為副將軍、稱曰兩御所、足利氏初擁立豐仁親王、為京師主、陽尊之、每事稟啟、及官軍諸將相尋戰歿、大得其志、不復稟啟、肆割膏腴地賞功臣、或奪京師諸紳食邑、雖君主供給闕乏不顧、至京人或學關東語、以免其侮辱、尊氏部將土岐賴遠、嘗途遇光嚴院、不下馬、前驅呵曰、院也、賴遠曰、院耶犬耶、犬則應射之、令從士環射、折輗截輻去、直義聞而大驚、即論其罪、誅賴遠、武人相謂曰、犬且下之、若遇將軍將手行耶、高師直以尤多功、為尊氏所信任、為其執事、而專恣無忌、至姦淫京師諸紳婦女、譖鹽谷高貞奪其妻、弟師泰亦專橫、尊氏不罪、直義素與師直惡、上杉重能、畠山直宗、亦疾師直、乃陷直義勸除二高、直義然之、伏兵召師直、師直知其謀脫歸、召師泰於石川、於是畠山國清代據石川壘、與正儀相持、直義使人說師泰援已、師泰不肯、遂與師直合兵數万、圍尊氏第、請斥直義及重能直宗、尊氏度兵力不敵、聽其請、直義薙髮、無幾重能

直宗為師直所殺、直義義子直冬出鎮中國、至是起兵、圖誅師直、師直勸尊氏親往討之、師直亦欲踵發、慝直義圖後將殺之、直義懼奔大和、上書請歸順、下公卿議、大納言實世曰、致先帝播遷王室艱難者、皆由此豎子、今窮迫来降、非其本心、宜斬之、左大臣藤原師基、准大臣源親房等以為得大援興復可期、遂納其降、詔圖北伐、石塔義房、畠山國清、桃井直常等與師直惡、皆附直義来歸、

六年辛卯春正月、左馬頭足利直義率官軍據男山、與桃井直常通謀夾攻京師、尊氏及其次子義詮西奔、直常入守京師、

是月、上杉能憲歸順、起兵上野、遙應官軍、攻賊高師冬於甲斐斬之、

二月、足利直義畠山國清、復叛與尊氏講和、

尊氏西奔播磨、直義使石塔賴房、畠山國清、上杉義依追擊尊氏、連戰不利、狼狽入松岡城、聚敗卒得五百人、是時直冬率大兵發鎮西、將進攻尊氏、尊氏嘆曰、事已去矣、與師直師泰等欲自殺、饗場氏直竊至國清營講和、國清與直義議、遂許之、氏直即還報、尊氏因還京師、師直師泰薙髮衲衣篛笠乘馬從尊氏後、衆彈指曰、出家功德、應救後生、而今生難免矣、師直愧之、掩面疾馳而過、上杉顯能以其父讎、命兵士馳馬遮其前、遂斬師直師泰、師直二子師友師夏、及師泰子師世以下一族十余人悉所殺、

夏六月、赤松則祐歸順、請奉征夷大將軍陸良親王討尊氏、聽之、

秋八月、賊將足利尊氏佯請降、不允、再請之、朝議佯許之、命討直義、

直義與尊氏已和、内猶猜忌、諸將亦各懷危懼、浮言沸騰、釁端復起、直義遂奔鎌倉、尊氏欲自往擊之、慮京師寡兵為官軍所襲、因請降、使義詮留守京師、率諸將至鎌倉、擊破直義軍、獲直義酖殺焉、先是新田義興、義宗、脇屋義治、起兵上野武藏、將攻鎌倉、至是尊氏留子基氏守鎌倉、自將兵出戰金井原、大敗、義宗乘之、尊氏幾不免、會日暮、義宗引兵而退、尊氏僅得免、義興義治以別隊攻鎌倉、基氏敗走、已而尊氏聚敗兵破義宗於笛吹嶺、義興義治亦不支、遂走越後、尊氏乃入鎌倉、

冬十一月、以足利義詮奏請、約至明年春車駕還京師、

先是義詮留守京師、與尊氏議廢京師主崇光院及其太弟直仁、去京師年號觀應、奉正平号、天皇嘉納、遣使修日吉臨時祭、及内侍所神祭、

十二月、進準三宮藤原廉子号曰新待賢門院、以左大臣藤原師基為關白、準大臣源親房準三宮、賜從駕群臣賞有差、

是月、京師滯留諸紳、藤原良基以下悉詣行宮、敕降其官爵各一等、

七年壬辰春正月、修四方拜於賀名生行宮、

先是改穴生為賀名生、是月、足利義詮獻黃金三千兩、馬十匹、贈金帛馬匹於後宮百僚有差、

二月、車駕發賀名生、百僚戎衣扈之、

楠正儀、和田正忠、及其族屬諸將率熊野八莊、吉野十八鄉、兵七千余人警衛、

是月、由良入道信阿、兒島入道志純、並奉密旨赴東國、圖以新田氏兵討尊氏、

信阿未詳其人、亦稱新左衛門、入道號信阿、疑由良新左衛門具滋之族、具滋戰死金崎城、信阿因稱新左衛門、亦未詳其事、然以與新田氏有舊、朝議遣之、後與新田義興同死於矢口渡、志純本名高德、是時從在男山、天皇召見曰、汝赴東北諸國起兵來援、效力襄功、在此一舉、高德拜命、往與信阿論新田氏諸族、於是新田義宗以下將士應之、高德後不知其所終、

閏二月、車駕次男山、右近衛大將源顯能率伊勢伊賀兵會之、

敕以兵塞赤井及大渡、顯能自鳥羽、少將源顯經自唐櫃越、楠正儀和田正忠諸將自桂川、各率兵入京師、足利義詮意、尋去年約、將出奉迎車駕、俄而官軍奄至、義詮驚悖、命細川顯氏細川賴春拒戰、正儀正忠等擊破顯氏、獲賴春斬之、義詮狼狽、出走近江、

官軍收復京師、敕源親房及顯能總決京師諸務、

是時、征東將軍宗良親王起兵信濃、與新田義興義宗脇屋義治等合軍、擊足利尊氏於武藏金井原、大破之、義興義治乘勝、進擊破鎌倉、走足利基氏、

三月、敕收京師主光嚴光明崇光、及其儲貳直仁從於東條、尋幽於賀名生、

義詮募近江兵、還屯東山、將逼男山、源顯能退軍淀河、義詮進據東寺、赤松則祐叛降義詮、賊別隊斯波氏經等、塞東條路、逼男山、楠正儀和田正忠與細川清氏、顯氏土岐康貞戰於荒坂山、正忠斬康貞、遂退保男山、

夏四月、義詮犯男山行在、右大將源顯能、左兵衛督藤原康長、及楠正儀和田正忠等、邀戰不利、

正儀正忠還河內、募兵會、正忠病卒、年十六、其部下二百余人叛降賊、

五月、天皇棄男山行在幸奈良、賊兵前後來逼、從一位大納言藤原隆資等、三百餘人防戰死之、

是日、天皇被甲御馬督戰、潰圍、有賊一宮有種者、進逼天皇、藤原康長擊踣之、至木津川、賊兵百余人圍射、矢及御鎧、康長力戰破之、天皇遂還賀名生宮、先是宗良親王自信濃、新田義宗自越後、挑

井直常自越中、吉良滿貞石塔義房自駿河、土居得能諸族自伊豫、各率兵勤王赴難、聞男山不守、皆途還、○隆資左中將隆實子、家世號四條、自少鞅掌王事、艱關百折、而始終不易志、屢將兵與賊戰、至是戰死、詔贈左大臣、

秋八月、賊足利義詮擁立崇光院同母弟彌仁為京師主、是曰後光嚴院、

初後醍醐帝以偽器授光明院、及官軍入京師、宮闕雜亂、遂亾之、至是衆議曰、京師無神器、彌仁不可踐祚也、藤原良基曰、尊氏劍也、吾乃璽也、何有不可、遂立彌仁、尊氏聞而悅、

是冬、山名時氏師義、足利直冬、歸順、

八年癸巳夏五月、伊豆守山名時氏發伯耆東上、敕大

納言藤原教忠、藤原隆俊、左兵衛督藤原康長、左馬頭楠正儀、和泉守和田正武、彈正少弼赤松氏範等、率兵會時氏軍、

鎮西將士屬足利直冬、伯耆出雲因幡美作隱岐兵屬時氏、並應官軍、

六月、諸將攻京師、與足利義詮戰、破走之、官軍復取京師、

義詮奉後光嚴院走近江、堀口貞祐邀擊義詮於真野浦、斬其將佐佐木秀綱、敕遣中納言宗房、大藏卿師治於京師、按撿預後光嚴院踐祚者、悉敗竄之、且沒其居第、

秋七月、賊足利義詮及赤松則祐復攻京師、時氏還

伯耆、於是官軍皆退、

賊足利尊氏奉後光嚴院入京師、

是月、詔以右兵衛佐足利直冬為總追捕使、

九年甲午夏四月、准三宮源親房薨、

親房、具平親王後、權大納言師重子、家稱北畠、以博洽聞、嘗讀司馬光通鑑、有感、乃著神皇正統記、推皇祖建國之意、明神器之有歸、其他著書有數種、世人傳寶之、四子顯家、顯信、顯能、顯雄、並勤王、顯能子孫世領伊勢、每屬官軍、

冬十二月、總追捕使足利直冬率鎮西兵東上、山名時氏、桃井直常、足利高經等並應之、再攻京師、尊氏

走近江、

佐佐木道譽世領近江、助尊氏逆、又以近江兵屢援義詮、恃功專權、男山之役、時氏子師義應賊最有功、因要賞欲得邑若狹、數造道譽請之、不應、師義怒曰、吾得邑何必待汝輩哉、遂勸父同歸順、與官軍合勢、攻陷京師、而事不成、至是為直冬先鋒東上、足利義詮出拒播磨、時氏師義擊破之、與直冬進至丹波、

十年乙未春正月、直冬、直常、高經、時氏入京師、尊氏以近江兵據延曆寺、

二月、敕遣藤原隆俊、藤原康長據男山、援直冬等、

是時細川賴之以南海兵東上援義詮、官軍及時氏師義逆擊之神南山、敗績、高經直常亦數戰於

京師、勝敗未決、尊氏大舉來攻、直冬以下諸軍大敗、諸將退次攝津、遂各引兵還國、京師復為賊有、

秋八月、聽光明院還京師、

十一年丙申春正月、足利高經叛降賊、

十二年丁酉春正月、聽光嚴院、崇光院及直仁還京師、

十三年戊戌秋八月、左大臣藤原實世薨、

實世、前太政大臣公賢子、自少勵志勤王、數與賊戰、以功累進至從一位、

冬十月、左兵衛佐新田義興為賊足利基氏將畠山國清所誘殺、

義興志在立奇功、與從士百余人客武藏上野間、以偵鎌倉、基氏國清數遣兵襲之、而不能獲、國清

等患之、密命竹澤良衡、江戸高重圖義興、良衡等佯救鎌倉屬義興、乃說曰、臣族屬在鎌倉者數千人、率以定相撲、遂徇八州、則天下不足制矣、義興信之、與從士十余人潛赴鎌倉、良衡高重豫鑿舟納之、艤矢口渡、迎義興、義興不之覺、駕至中流、舟人抽納遁去、舟將沈、兩岸伏兵並起、義興窮迫遂與從士並自盡、後良衡高重過矢口渡、遇雷雨俄至而並死○是歲賊將足利尊氏患癰死、

十四年己亥夏四月、生母新待賢門院崩於吉野行宮、

天皇喪服三年、

秋七月、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討賊少貳賴尚於筑前大破之、

初菊池武時勤王、子武重亦奉懷良親王數與大友氏時及賴尚戰、武重卒、弟武光嗣、任肥後守攻

一色直氏走之、氏時賴尚望風降、是歲春、討畠山國久於日向、陷其二城、擊走國久、氏時賴尚及阿蘇大宮司宇治惟時等叛、作九寨、絕武光歸路、武光力戰悉拔九寨、至是懷良親王討賴尚、武光及權大納言藤原親弘、中納言源顯信等屬之、大戰於大原、親弘顯信以下將士多戰歿、武光奮戰遂大破之、賴尚走保寶萬岳、

冬十二月、車駕遷自天野行宮入金剛山御觀心寺、

是冬、賊畠山國清率關東兵六万入京師、併足利義詮兵南侵、將逼行宮、天皇與諸卿將議避之、

十五年庚子夏四月、大納言藤原隆俊與賊畠山義深戰於龍門山大破之、再與義深弟義熈戰、不利、退保阿瀬川砦、

先是楠正儀和田正武以下諸將、修赤坂平石八尾龍泉諸城守之、隆俊守紀伊龍門山、至是賊分兵攻諸城、

征夷大將軍陸良親王彈正少弼赤松氏範通賊、敕前關白藤原師基討之、

初藤原隆俊戰不利、朝廷震慴、陸良奏請領兵自效、天皇乃以赤松氏範及吉野十八鄉兵屬之、陸良已領兵、志變氣驕、欲乘冠亂、併十八鄉、密遣使足利義詮定約、帥步騎三千余登銀嵩、焚賀名生行宮、及公卿第宅、人莫能測、以為奇計誑賊、已而告變者相踵、乃遣師基討之、陸良兵士疑懼相望、己而知其反謀、忿怨散去、留者五十余人、氏範被創而走、陸良走奈良、不知其所終、

五月、河內諸城皆陷、賊軍亦引還、

先是賊細川清氏赤松範實陷龍泉、今川範氏佐佐木氏賴信詮陷平石、八尾城不能支、棄之而退、於是賊合諸軍攻赤坂、和田正武夜襲賊營、不利、遂與楠正儀亦退保金剛山、

秋七月、仁木義長歸順、

初尊氏死、有流言、基氏通行在圖義詮、於是國清自將南侵、以解嫌疑、其實欲己收兵權也、儕輩疾之、正儀知之、建言、賊軍不足懼、是時仁木賴章已死、弟義長為足利氏執事、與佐佐木道譽細川清氏等相軋、道譽因結國清、圖除之、國清亦疾義長專恣、誣其通行在、乃收南侵兵、攻義長、義長走伊勢、遂來請降、詔許之、是月、正儀等出兵攝津、攻拔水速城、國清聞之、大兵來戰、正儀等收兵還金剛山、國清遂引去、

秋八月、官軍復競起、

京師諸賊歸咎畠山國清、國清常以狐皮藏膝、時人乃作狐媚歌譏之、唱者滿街、國清懼、逃而還鎌倉、後為基氏所逐、

十六年辛丑秋九月、楠正儀、和田正武、擊佐々木秀詮氏詮於攝津、斬之、

秀詮、氏詮、並道譽孫、逐赤松光範自領攝津、至是敗死、先是山名時氏連破美作賊、但馬入長信綱起兵應之、菊池武光破松浦賊於飯盛山、擊大友少貳二賊、走之、於是西南官軍大振、

冬十月、細川清氏歸順、

清氏已代義長為足利氏執事、道譽又忌害之、譖其有異圖、義詮信之、清氏使人自辨、不聽、走若狹、遂來請降、乃奏曰、京師賊兵西拒時氏、東備義長、臣請乘其空虛、京師即可復、楠正儀建言、元弘以

來官軍五復京、而不能守、力不繼也、今欲取京師、臣一人力可辨、不必待清氏、唯恐已取復失、耻之強戰、遂併我有、失之、宜養威力、徐圖匡復、朝議不聽、輙納清氏策、

十一月、敕楠正儀和田正武等大舉、助細川清氏攻京師、

藤原師基、隆俊、邦光、及石塔賴房等、繼之、細川氏春、赤松範實、亦已歸順、各率兵會官軍、於是諸將並進、義詮使佐佐木高秀、今川貞世等出拒、高秀貞世望風而走、義詮又奉後光嚴院走近江、官軍入京師、放火焚蕩義詮家、是時時氏義長東西攻擊皆不利、範實又數還播磨、官軍應援路絕、無幾義詮兵勢又熾、進至勢多、使赤松氏範直犯行在、官軍留京師十九日、乃引還、果如正儀建言、清氏耻之、逃阿波、

十七年壬寅秋七月、細川清氏與義詮將細川賴之戰於讚岐、敗死、

先是清氏據白峯徇四國、遂應官軍、至是悉陥没、

九月、菊池武義破義詮將斯波氏經及大友少貳二賊於豐後長者原、

武義、武光弟、乘勝追氏經等、氏經走保高崎城、武義與武光合兵圍之、相持三年、

十九年甲辰春三月、行幸住吉社、

是春、大内弘世以周防長門叛降賊、率兵三千至豐後、援斯波氏經及大友少貳二賊、菊池武光遣兵擊却之、○是歲秋、光嚴院殂於丹波山國、先是為官軍所收、赴賀名生、尋落髮、已而還京師、居伏

見殿、遂移山國、構菴而居焉、至是殂、年五十二、當是時、山名時氏、師義、仁木義長、石塔賴房、上杉憲顯等、前後相踵降賊、

二十年乙巳春正月、前關白藤原師基薨、

師基、關白兼基第二子、事後醍醐帝、進正二位大納言、帝遷吉野、師基從在行宮、屢討賊有功、天皇登極、轉左大臣、進從一位、拜關白、二子教忠教基亦皆勤王、傾心給仕行宮、正平初、教忠戰死奈良、

二十三年戊申春三月、天皇崩於住吉殿、年四十一、葬於觀心寺、稱後村上院、

天皇幼時出鎮東藩、已而入纘大統、雖偏安吉野、粗修舊典、恒以王室恢復為心、親躐艱危、將士亦善竭力、控制強賊、臨御三十年、征戰殆無虛日矣、

長慶天皇 諱寛成、後村上天皇長子、生母不詳、在位五年、

正平二十三年戊申春三月、即天皇位於行宮、立皇弟熙成親王為皇太弟、

是秋、左近衛少將新田義宗、式部大輔脇屋義治起兵越後上野、與賊上杉憲將等戰、不克、義宗戰死、義治走出羽、不知其所終、義宗義貞第三子、義治義助子、自是新田氏殆滅、

二十四年己酉春正月、左兵衛督楠正儀叛降賊、

先是賊將足利義詮病死、子義滿嗣、細川賴之輔之、賊勢益熾、而後村上帝崩、官軍氣沮、正儀憂懼、賴之乘機誘之、正儀竟決策、至是送款賊庭、和田正武并楠氏宗族怒之、合兵攻正儀、義滿發兵救正儀、未至、正儀遁入京師、倚賴之謁義滿、尋還河內、

建德元年庚戌冬十一月、和泉守和田正武舉族政楠正儀、破走之、

二年辛亥春二月、菊池武光奉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起兵、謀復筑紫、與賊今川貞世戰、敗之、

三月、京師主後光嚴院第一子緒仁嗣立、是為後圓融院、

秋八月、敕討楠正儀、官軍敗績、

先是正儀逃京師、至是賊細川賴之遣其義子賴元、率大兵援正儀、入寇迫天野行在、和田湯淺諸族將士、與內大臣藤原隆俊拒之、不利、湯淺族百余入戰死、

文中元年壬子春二月、賊今川貞世與大內義弘合兵攻肥後守菊池武政、武政邀戰、敗之、

武政、武光長子、先是武光卒、武政嗣、任肥後守、

二年癸丑春三月、賊細川氏春率兵犯天野行宮、官軍力拒、不利、內大臣藤原隆俊死之、

隆俊、贈左大臣隆資第四子、為人勇武有膽畧、勵志勤王、始終不衰、數與賊戰、頗累功勞、常以恢復為己任、是時隆俊與和田正武并拒氏春、勝敗未決、隆俊適夜襲氏春營、不克、遂死之、於是天皇移蹕吉野、隆俊嘗値住吉行在、有和歌會、探題得寄弓遠懷、即為歌曰、幾美我多米、和我登利幾都流阿豆佐由美、毛登能美夜古倍、加倍佐座良米夜、其志操蓋加此、

秋八月、天皇讓位於皇太弟、徙御玉川宮、後薙髮、法名覺理、稱長慶院法皇、

天皇崩葬年所闕、有一皇子為僧、名尊聖、住勸修寺、任大僧正、

後龜山天皇 諱凞成、後村上天皇第二子、母嘉喜門院某氏、在位二十年、

文中二年壬子秋八月、即天皇位於吉野行宮、尊先帝曰太上天皇、立皇弟泰成親王為皇太弟、

天皇幼而聰慧、衆咸謂德業可期王室可復、至是即位、奉皇父祖遺志、勵精圖恢復、

天授元年乙卯秋八月、宮內少輔橋本正督叛降賊、陷紀伊諸城、

正督、楠氏之族、據和泉土丸城勤王、見官軍日蹙、遂變志、

二年丙辰春三月、行幸如意輪寺、設法會、薦後村上帝冥福、

三年丁巳秋七月、設七夕宴會於吉野行宮、皇母嘉喜門院臨焉、

門院、福恩寺關白某女、入宮為後村上帝女御、自少善琵琶、及帝崩、哀慕感愴、不復親彈、是日天皇慶請門院彈琵琶、門院為一彈之、天皇感奮不自禁、即為和歌曰、加久底能美、多曳孺幾加婆夜曾能加美能阿岐於毛保由流美禰能麻津加笠、門院和之曰、阿波礼斗毛岐美存岐岐計流以麻波波夜、布岐多曳奴倍幾、美禰能麻豆加笠、已而宗良親王撰新葉和歌集、請和歌於門院、門院使大

納言藤原實為書百余首贈宗良、宗良閲之、批其當載集者、奉書謝之、且曰七夕松風唱和使人目駭神奪、不堪感愴咏嘆、殆不愧歷朝撰集、豈忍與吉野紅葉俱埋委山溪哉、臣不顧譴怒、屢請竟得之、亦可謂神助也、乃載之新葉集、

四年戊午秋九月、征西大將軍懷良親王、肥後守菊池武朝、左近衛將監清原親善、與今川貞世戰於託摩原、破之、

先是菊池武政數與今川貞世、大內義弘戰、武政卒、子武朝嗣、任肥後守、時年十二、亦奉懷良親王與貞世義弘戰、不利、至是貞世復以大兵來攻、武朝戰敗衂、創、多亡族人、會懷良帥衆來援、武朝返戰、清原親善繼之、殺傷無算、遂大克、

冬十一月、民部大輔橋本正高起兵紀伊、討賊細川秀業、橋本正督、復和泉、

正高、楠氏之族、與正儀正武等俱勤王、數與賊戰、以功任檢非違使民部大輔、正儀降賊、正高與正武等攝河內和泉事、及族正督降賊、正高益勵志圖恢復、竟攻秀業正督破之、會賊將義滿遣大兵救秀業正督、正高逆戰無利、乃收兵、及賊大兵引去、又攻秀業正督大破之、秀業等走淡路、正高進復和泉、據土丸城、令子弟分守近鄉壘壁、

五年己未春正月、賊山名義理、細川賴元等、攻陷土丸城、守將橋本正高走紀伊、

故左馬助大館氏明子氏清、幼好讀書、既長赴吉野、給事行宮、已而赴伊勢、屬國司源顯能部下、居

伊賀關岡城、文中初、起兵與仁木義長戰、斬其子義信、與顯能軍會、擊義長大破走之、顯能嘉其功、以女妻之、改大館為關岡氏、正高舉兵、請援氏清、氏清未及赴援、正高敗走紀伊、山名義理赤松義則等追之、氏清逆戰、擊走義理、斬義則、軍復振、

六年庚申秋七月、民部大輔橋本正高討賊山名氏清於和泉、不克死之、

是歲、光明院殂、初官軍陷京師、光明院與光嚴崇光二院遷於賀名生、臨發謂敕使源顯能曰、我本無登祚意、特為武人所迫爾、脫屣之後、欲速辭京師遠追華山之蹤、然亦未能也、方今國家再造、万物盡遂其生、願蒙曲恩、得披緇衣終於窮僻、卿其為奏之、顯能不敢奉命、已而後村上帝聞之、意頗惻然、無幾縱還京師、自是著僧衣、有時赴天野行宮、又居伏見殿、研究佛旨、徙居諸寺院、後居大和

長谷寺、殂年六十、

弘和元年辛酉冬、十二月、一品中務卿宗良親王上新葉和歌集、

宗良後醍醐帝庶子、初為僧名尊澄、拜法親王、與兄尊雲率僧兵拒賊、後蓄髮更名宗良、東西進戰、正平中與新田義興義宗進軍武藏攻鎌倉、義宗敗績、自是新田氏漸衰、義興亦所殺、宗良在越後信濃間糾合義旅、自長慶帝登祚、朝威衰退、詔命不行、宗良窮蹙、遂還吉野、入長谷寺為僧、嘗撰新葉和歌集、天皇命準勅撰、至是宗良重訂上之、時年七十、不知其所終、有一子曰興良、先卒、

二年壬戌春正月、楠正儀歸順、詔復本官、

是時賊山名氏清来犯、正儀邀戰於平尾、不利、乃引兵歸、保其舊邑、尋進參議、至元中初卒、正儀為人遲重好謀、誠信接物、其行兵並敵、先謀後戰、故多不至敗、而至決機應變、又其所短也、一子正勝任右馬頭、及正儀卒、領其衆、

是歲、京師主後圓融院第一子幹仁嗣立、是為後小松院、

九年壬申春、賊畠山基國攻右馬頭楠正勝千劔破城、正勝力拒、不克、奔竄吉野、城乃陷、

先是山名氏清卷畧和泉紀伊、進侵河内、官軍窮蹙、至是楠氏族屬殆滅、

冬、閏十月、和議成、車駕還幸京師、御大覺寺、詔傳神器於京師主後小松院、

先是賊將足利義滿使大内義弘六角滿高来講和、曰、車駕還幸授神器於京師主、則両統更立如故事、天皇許之、車駕竟發行宮、群臣戎衣扈從、義滿乃請用天皇来降禮、敕曰、朕欲用父子禮相授受、否則寧擁神器而斃、不肯屈下以辱祖宗也、滿高謂義滿曰、神器在彼、彼即真天子矣、不可違也、義滿從之、大儀乃整、

國史綱鑑卷之二十　終

明治十年三月三十一日版權免許
同十二年七月出版

編修人　東京府平民　馬杉繫
府下下谷區上野花園町四番地

出版人　靜岡縣平民　廣瀨市藏
駿河國有渡郡靜岡江川町十二番地

國史綱鑑　卷之二十

諸國發兌書肆

東京　山中市兵衛
同　東生亀次郎
同　江島喜兵衛
同　山城屋佐兵衛
同　丸屋善七
同　北畠茂兵衛
同　坂上半七
東京　中外堂梅二郎
同　青山清吉
同　小林新兵衛
同　北澤伊八
同　內藤支店
同　東崖堂
同　稻田政吉

西京　藤井孫兵衛
同　村上勘兵衛
同　福井源次郎
同　田中治兵衛
大坂　大野木市兵衛
同　松村九兵衛
同　柳原喜兵衛
尾州名古屋　片野東四郎
同　美濃屋代助
尾州名古屋　鬼頭平兵衛
勢州山田　加藤長兵衛
濃州大垣　久保田鉄藏
同　岐阜　三浦源助
三州岡崎　伊藤文藏
同　稻岡佐橋
同豊橋　玉木庄兵衛
山梨　內藤傳右衛門
遠州濱松　白木健次郎

國史綱鑑　卷之二十

遠州濱松　谷嶋屋太兵衛
同掛川　山內彥十
駿州藤枝　遠州屋安兵衛
同沼津　吉成壽三郎
同　小松浦吉
同　荒川源助
豆州三嶋　小西又三郎
同韮山　共立社
同松崎　內田桂兵衛
豆州下田　平野屋久七
相州小田原　米屋惣兵衛
同　曽比屋平七
武州横濱　師岡屋伊兵衛
同　中屋銀次郎
上州高崎　博文堂
武州熊谷　松枝悅三郎
信州松本　高見甚右衛門
同長野　小桝屋喜太郎

信州上田　鼠屋甲造
加州金沢　中村喜兵衛
越後新潟　堀治作
日向宮崎　山中支店
野州足利　同　支店
薩州鹿児嶋　同　支店
陸前仙臺　同　支店
筑前福岡　林斧助
播州姫路　山野長平

渡島函館　常野嘉兵衛
常州水戸　川又銀藏
駿州静岡　佐藤俊平
同　青木榮次郎
同　擁萬堂定吉
同　米山定昌
同　大森弘三郎
同　一貫堂
同　浪花屋市藏

本朝古今通紀序

古　帝王自置史官於
朝廷以降述言事而徴興
廢甄善惡以備勸懲於
是上古　朝政之研蚩

昭〻傳於後世逐劫之
義惡諄〻俄頃於目閲
之間者也後君則之爲
治國之大經嗣主體之
立道導民之大法是則所

以六國史之成而明士
秀才録史鑑而垂教於
萬世之意也可歎哉中
葉以來兵革屢起儒風
陵廢人皆不識聖化治

教之規真武正兵之大
矩悉湮滅而賊兵盗畧
振起加旃異端乘隙設
左道之説壓我　神道
亂大教自是此道悉廢

神之英靈在如亡三器之寶德在如虧降膺慶長太平之明時星聚於奎文武之學蜂起 神道漸運 七五之淳直

本朝通紀巻之序　三

至是國縣富於史郡邑不乏於策然自 宇多天皇以後之實錄闕不傳雖適所存令時之君臣之賢否 朝政得失

史事多散見野史卑俗史記雜出浮說妄誕之書紛紛以不易索暬焉予嘗至有欲識古今之志常患之故有馳馬擊

本朝通紀巻之序　四

刀之餘力則攟摭國史諸紀史間竊剛其游詞闕怪說集以檃括五十有五卷名曰本朝通紀始于 神武天皇甲寅

前後編合
二千二百五十七年

年終于　後陽成院天
正十八年編年都二千
二百五十有餘歲也唯
欲使考古之童蒙耳嗚
呼夫曾聞不讀萬卷不

可許史旨不識淂古今
不可為史編庸謭之才
豈任不易之事乎況予
累葉生於兜鎧出家慣
武藝不慣文事且　李

淮南人閒大魚
蕩而失水螻蟻
然得志焉

朝之諸籍如今所渉獵
僅不過十之一二妄作
之罪杜撰之譏何自不
愧乎何自不懼乎冀後
君子削謬補缺庶幾乎

幼蒙知言淺薄致舊之
階梯故不揆自鄙陋妄
述螻蟻之志云爾旹
元祿十一歲次戊寅七月朔
旦楠氏正戈後學長井

左傳宣公止戈為武
附刻晉子以武
創業以文止戈

氏定宗洗筆於會陽城
府蒙軒

定宗反刪似　異位同和
☷☷坤為地

獅子吼菴寓庫

本朝古今通紀序　終

冠題

本支百世分君臣
朝野太平德日新
通邑大都同好古
紀綱萬代正人倫
金山竺僧那題

宋元通八十
壬辰十二月
通鑑綱目
失壽公
元陳桱宋子
桱著
通鑑續編
明了凡
歷史綱鑑補
四十巻

本朝通紀凡例

凡書編大體雖似倣文公之通鑑綱目陳
周之綱鑑法書編粗同其義大異也愚
為經為目者章編連駢簪一事不易索
繹故首大書一章之大概提其要下分
注其事細書之欲使見者无紛紊之患
讀者混倣通鑑綱鑑之書勿見焉

凡書編之大體主日本王代史記及本朝
編年小史等而援据古今之傳記采其
評論大概抄出羅浮子及先進之所述
也其實録之所漏者周拾得所行於世
之歌書文集詩冊及雜記等焉載其間秘
不顯梓行之書雖有我家偶所贜藏之
傳録多闕不載其說愚見漫擧採其說

恐貽惑於後世故不敢自專也
凡
本朝自古傳怪稱奇者多矣疑不可
審者姑闕之千方役鬼河邊臣燃雷魚之類是也偶有所
及管見之者設鄙論別真僞蟬丸聾不爲仙之盲人篁閲是也
或雖怪說奇事至廣傳於後世
爲口實之蹟立圖或傳而收載其
源賴光討丹波之鬼醍醐帝墮地獄之類是也雖未敢信

傳於世之奇事以愚管不可漫誣也
凡六正史之所記文事明晰也故其文事
大畧依舊雖其餘古史傳紀之
力筆可采用之書直存不革者多矣昔
班孟賢作漢書寫攘子長之史紀不革
者多矣班子之碩知尚不加取舎況於
我曹乎豈妄轉從修飾而為撰

或繁或畧或亦直不可用之國字之書
記不得止補綴之而已

凡如平家演史及太平記甲陽軍鑑等家
家之臆說繁多牴牾參差也不知孰是
故讒本書不據衆說遇本書之闕文至
有可證之說少裨補之　後白河帝讓位　正成讀兵書也
類是
也

本朝通紀巻之　凡例　三

凡中華編史之徒大槩言及釋氏之傳旨
盖鮮矣然　本朝從日本紀以降六史
之撰皆載僧侶之知行不闕焉愚編亦
載僧史者潛效國史之例

凡或按或謹按低一字繫書中者皆所及
臆斷之評論也夫褒不溢美貶不溢惡
聖門之教也何恣設論說廣爲譸譸

之乎止欲使我黨之小子著眼於其評
讀者知愚評欠然可也

本朝通紀凡例終

本朝通紀巻之　凡例　四

序

本朝通紀前後書編二千
二百五十七年正史所記之
文事明晰不愧太史公
司馬遷甲戌蕤賓月
金山釋竺偁題

本朝通紀前編惣巻目録

奥州會陽隠士
長井定宗編集

卷第十二
起稱德天皇天平神護元
年盡光仁天皇天應元年
凡十七年

卷第十三
起桓武天皇延曆元年盡
桓武天皇延曆十五年
凡十五年

卷第十四
起桓武天皇延曆十六年
盡平城天皇大同四年
凡十三年

卷第十五
起嵯峨天皇弘仁元年
盡淳和天皇天長十年
凡二十四年

卷第十六
起仁明天皇承和元年三月
盡仁明天皇嘉祥三年三月
凡十七年

卷第十七
起文德天皇嘉祥三年四
月盡文德天皇天安二年
凡九年

卷第十八
起清和天皇貞觀元年盡
清和天皇貞觀十八年
凡十八年

卷第十九
起陽成天皇元慶元年
盡宇多天皇寬平九年
凡二十一年

卷第二十
起醍醐天皇昌泰元年
盡醍醐天皇延長八年
凡三十三年

卷第二十一
起朱雀天皇承平元年
盡冷泉天皇安和二年
凡三十九年

卷第二十二
起圓融天皇天祿元年
盡一條天皇寬弘八年
凡四十二年

卷第二十三
起三條天皇長和元年盡
後冷泉天皇治曆四年
凡五十七年

巻第二十四

起後三條天皇延久元年　凡三十九年

盡堀河天皇嘉承二年

巻第二十五

起鳥羽天皇天仁元年　凡四十八年

盡近衛天皇久壽二年

右前編全部二十五巻編年都一千八百一十

五年帝王統七十六世

本朝通紀前編惣巻目録畢

本朝通紀後編惣巻目錄

奥州會陽隱士
長井定宗　編集

本朝通紀巻之目録　八

本朝通紀巻之目録　九

右後編全部三十卷編年都四百三十七年
王統三十二世

神武天皇二千四百年忌
第一人皇神武帝二千四百有餘世綿綿王道古之
今何必河山祝帶礪
文化十二年乙亥三月十一日金山人僧那撰

本朝通紀後編卷目錄畢

三十四代推古天皇二十八年庚辰聖德太子撰
舊事紀十卷是日本編脩之始也
唐高祖武德三年庚辰　文化十四丁丑　一千百九十八年也
聖德太子　推古廿九年辛巳二月五日薨　御年四十九
唐武德四年辛巳　文化十四丁丑　一千百九十七年
蘇我馬子　推古三十四年丙戌五月廿日薨　年七十六
本朝三部本書　舊事紀十卷　古事記三卷　日本紀三十卷

本朝通紀前後編引書（中華之引書不載于斯）

自日本紀至三代実録曰本朝六國史

日本紀　三十冊
續日本紀　四十冊
日本後紀　二十冊
續日本後紀　四十冊
文德實録　十冊
三代實録　五十冊
舊事本紀　五冊
古事紀　三冊
日本王代一覽　七冊
（鵞峰林子著）本朝編年小史　八冊
本朝年代史紀
和漢合運　四冊
本朝歷史畧
本朝帝王畧紀

本朝武將傳
本朝名將傳
（林羅山著）本朝百將傳　二冊
本朝百將傳鈔
日本人物史
本朝孝子傳
本朝儒宗傳
本朝列女傳
本朝列仙傳
（黑川道祐名玄逸號静庵又號梅村蘐園儒醫）本朝醫考
本朝畫傳
本朝遯史
（深艸元政）扶桑隱逸傳
日本蒙讀考
人皇政事畧
本朝藝苑編
本朝統曆
本朝文粹

本朝神仙傳（大江匡房撰）
本朝醫考
本朝遁史

本朝改元考　一冊
本朝書籍考
本朝年中行事畧
本朝地理志畧
元亨釋書
神皇正統記
本朝蒙求
大系圖
將軍家譜
江家次第
奥羽軍記　四冊
保元物語　三冊
平治物語　三冊
東鑑　五十一冊
東鑑脱漏　一冊
源平盛衰記　四十八冊
平家物語　十二冊
同評判

東國物語
曾我物語　十二冊
義經記　八冊
北條九代記　十二冊
北條時頼記　十冊
七武首書
太平記　四十一冊
同評判
前太平記　四十冊
續太平記　三十冊
後太平記　四十二冊
太平記鈔
三代記　頼朝記　十五冊
嘉吉軍記　一冊
結城物語　一冊
信長記　十五冊
甲陽軍鑑　二十二冊
同評判

齋部廣成 大同二年成 于二月上 古語拾遺一 卷同日本紀 行于世 元禄九年四 于十一月大佯 [illegible]

甲亂記　二冊
北條五代記　十冊
諫諍錄
完闕年譜
一遍傳
日蓮傳
諸寺緣起畧
神代合解
令義解

太閤記　二十二冊
四家史畧
一休年譜
法然年譜
親鸞傳
小町玉造
神社考　六冊
中臣祓集說
延喜式

本朝通紀卷之首　三

十七憲法
惺窩文集
鵞峯文集
百人一詩
榮花物語
伊勢物語闕疑抄
古語拾遺
徒然草大全
拾芥集

菅家文草
羅山文集
史館茗話
懐風藻
源氏物語湖月抄　北村季吟著
西行物語
著聞集
古今樵談集
武小學

尊　君
命　臣

南木武経
拔粹奇勝
和漢朗詠集抄
都計一百單九部

演史　建雲寐菴妙桐和尚
總以平地獻戈鋋，今古山河共一天，莫謂是誰功業大，恐妨林下野人眠
演史，演說代々史記之事實者也。譬如本朝平家演史

膾餘雜録
二十一代集　始于古今集終于新續古今集合二十一代集

本朝通紀前後編引書　畢

本朝通紀卷之首　四

天神七代
一　天祖國常立尊
二　國狹槌尊
三　豐斟渟尊　已上三世因獨生神
四　泥土瓊尊　沙土瓊尊
五　大戸之道尊　大戸間邊尊
六　面足尊　惶根尊
七　伊弉諾尊　伊弉冊尊

地神五代
一　天照太神　又大日靈尊
二　正哉吾勝々速日天忍穗耳尊
三　天津彦々火瓊々杵尊
四　彦火々出見尊
五　彦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

神武紀，及年四十五歲，神武謂諸兄及子等曰，自天祖降跡以逮，于今一百七十九萬二千四百七十餘歲

人皇二千四百七十四年　自神武辛酉至文化十一甲戌

自甲寅至文政十一年戊子二千四百九十五年

本朝通紀前編卷之一　金山釋竺僧耶交

奥州會陽隱士　長井定宗　集編

起神武天皇甲寅年、盡垂仁天皇九十九年、凡七百三十年

人皇第一　神武天皇（鸕鷀草葺不合尊第四之子、母玉依姫、海童之女、都日向宮崎）

年（周惠王十年）冬十二月　天皇自日向國帥師東征、到安藝國

天皇諱神日本磐余彥、天照太神五代之孫也、帝生而明達、意確如也、歲十五立為太子、長而娶日向國吾平津媛、生手研耳尊、今年天皇四十五歲、有東征之意、故語諸皇子曰、昔我天神高皇產靈尊（天御中主子、天孫外祖父也）大日靈尊（天照太神也）、舉豐葦原瑞穗國（日本也）、授天祖彥火瓊瓊杵尊（忍穗耳尊之御子、天照太神孫也、故号天孫也）、闢天關、披雲路、以戾止、是時運屬鴻荒、時鍾草昧、故蒙以養正、治此西偏（日向也）、皇祖皇考、積慶重暉、歷年所、自天祖（天孫）降跡、一百七十九萬二千四百七十餘歲、遼邈之地、猶未霑王澤、遂使邑

有君、村有長、各自分疆、用相凌躒、聞東有美地、青山四周（指日本）、謂彼地必當足以恢弘天業、光宅天下、蓋六合之中心乎、何不就而都乎、諸皇子對曰、宜早行之、於是今歲十月、帝親與諸皇子帥師東、九國航、到安藝、居于埃宮

天照太神賜皇孫瓊瓊杵尊八坂瓊曲玉（神璽也）、八咫鏡（内侍所也）、草薙劍（寶劍也）三種寶物、又以天兒屋命（春日大明神、藤原氏元祖也）、太玉命、天鈿女命、石凝姥命、玉屋命五神使配侍、勅皇孫曰、葦原瑞穗國是吾子孫可王之地也、宜爾就而治焉、寶祚之隆、當與天地無窮者矣、於是皇孫降日州高千穗槵觸之峯、然彥火火出見尊（皇孫之御子）、鸕鷀草葺不合尊（彥火火出見尊之御子）三世都日向、未入中州、今歲帝始入中州

年夏四月　天皇帥師征和州、與長髓彥戰孔舍衞坂、皇師不利、班軍於草香津

帝自藝州移吉備國（備州也）、起行宮、備舟檝、蓄兵食、將一舉而定天下、居于此三年、今歲二月、皇師東、舳艫相接、殉攝津河內、欲東踰膽駒山而

入和州時長髓彦聞曰夫天神子等所以來者必將奪我國則起屬兵徼之於孔舍衛坂會戰時天皇兄五瀨命中流矢薨於是皇軍不能進戰天皇憂曰我是日神子孫而向日征虜此逆天道也不若退還禮祭神祇背負日神之威隨影壓躡不血刃虜必敗矣僉曰然於是帝還軍於草香津

秋八月　天皇夷紀州之賊帥師到和州菟田縣討縣主兄猾

六月　天皇師在紀州誅名草戸畔者到熊野荒坂誅丹敷戸畔者於是皇軍欲赴中洲而山中嶮絶無可行之路皇師不知其所跋渉于時　天照太神夢訓于天皇曰朕今遣頭八咫烏宜以爲鄕導果有烏自空翔降天皇喜曰我皇祖天照太神欲以助基業乎時日臣命（大伴氏之祖）蹈山啓行烏所向仰視追之遂達于菟田下縣於是天皇改日臣命爲道臣天皇遣使徵兄猾及弟猾時兄猾不來弟猾詣至拜軍門而曰臣兄兄猾爲叛謀也聞天孫且到起兵將襲望見皇師之威懼不敢敵乃潛伏其兵權作新宮而殿內施機欲饗天皇以作難願知此詐善爲之備天皇即遣道臣命察其逆狀時道臣命審知有賊害之心而大怒嘖之曰爾所造屋爾自居之案劔彎弓逼令催入兄猾獲罪於天事無所辭乃自蹈機而壓死於是弟猾大設牛酒以勞饗天皇天皇以其酒宍班賜軍卒作御謠謇弟猾兵

冬十月　天皇入吉野勒兵出誅魁賊八十梟帥於國見岳

皇帥師到吉野勒兵出擊梟師於国見岳大敗誅之然餘黨猶繁其情難測於是遣道臣命擊之乃顧勅道臣曰堀作大室於忍坂邑盛設宴饗誘虜而取之於是道臣奉密旨堀窨於忍坂選猛兵使虜雜居陰約之曰酒酣之後吾起歌汝等聞吾歌聲則起一時刺虜已而坐定酒行虜不知其謀任情酣道臣乃起而歌諸兵倶起

殺之餘類悉滅矣天皇大悅曰戰勝而無驕者良將之行也今魁賊已滅而同惡者匈匈十數群其情不可知如何久居一處無以制變乎乃徙營於別處

冬十一月誅磯城彦之縣主兄磯城

帝遣使者徵兄磯城兄磯城不服皇命弟磯城隨使者到而告曰吾兄兄磯城聞天神子來則具兵甲將決戰可早圖之帝會諸將議軍事僉曰兄磯城黠賊也宜先遣弟磯城曉

喩之遂不歸順擧兵臨之亦未晚也於是帝遣弟磯城開示利害而兄磯城不承伏時椎根津彦出計曰先遣我女軍出自忍坂道虜見之必盡鋭而赴於是吾驅馳勁卒出其不意破之必也帝然之則出女軍以臨之虜謂大兵已至畢力相待於是帝越嶮從後夾擊大敗焉兄磯城遂伏誅

冬十二月誅長髄彦

初孔舍衛戰五瀬命中矢而薨帝常懷憤懟

諸虜塞路故不到此役至于斯漸道闘帝尋督諸軍擊長髄彦髄彦連戰皇師不能勝時忽然天陰而雨氷虜軍迷眩不力戰皇師進大敗虜軍斬長髄彦自是諸虜悉屬皇師和州皆服王化矣

己未　年春三月詔建皇宮於和州橿原

帝下令曰自我東征於茲六年矣賴皇天之威凶徒就戮雖邊土未清餘妖尚梗而中洲無風塵誠宜廓皇都摹大壯而今運屬此屯蒙民心

朴素巢棲穴住習俗惟常也夫大人立制義必隨時苟有利民何妨聖業當披拂山林經營宮室而恭臨寶位以鎭元元上則答乾靈授國之德下則弘皇孫養正之心然後兼六合以開都掩八紘而爲宇不亦可乎觀夫畝傍山東南橿原地者蓋國之墺區乎可治之是月命有司經始帝宅則號之於橿原之宮

庚申　年秋九月納媛蹈鞴五十鈴媛命爲正妃

命事代主神之女時命有國色故納爲妃

頭書

鑄鍾制叙。始于黄帝。印璽叙于三代之時。

年春正月庚辰朔　天皇即位於橿原宮改歳為元年尊正妃為皇后

[標目] 恭惟皇帝東征誅凶賊入大倭國自継神建極以往聖憲聖徳炳然四方百王法明然萬世天業傳一百十五代歷歳二千二百五十有餘而寶祚與天地無窮王道惟弘矣古渾沌天地自然綻含牙陰陽二神留坐磤馭盧嶋化堅國割滄海原形大八嶋洲　天照大神陽徳廣大顯東天孫降日向高千穂峯

頭書

老子云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注云天下神器人之所可得道盛徳至天下帰之而不得謀而以有天下後可

文中子云聖天命以帝位以明神器有帰

雖發聖神之徳於此洲而瓊々杵彦火鸕鷀葺三世都于日洲未入豐邦嗚呼微神武天皇孰彰神明之靈徳於東域三徳之寶器闡其光乎不何人仰其徳畏其雄略哉是以愚編纂託始乎神武天皇者也

神武天皇元年 周惠主十七年 三種神器在大殿

帝安置三神器於大殿而奉持之又建庫於宮中謂之於齋藏宮物神物無分天兒屋根命孫天種子命天太玉命孫天富命專主祭祀 [標目]

御璽　蔡邕曰御者進也凡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接於寝皆曰御御之親愛者曰幸　璽者印信也天子璽白玉螭虎鈕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左傳曰季武子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也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龍虎鈕唯其所好秦以来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群臣莫敢用史記正義曰崔浩云李斯磨和璧作之漢諸帝世傳服之謂傳國璽　李斯刻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僕孫云文曰昊天之命皇帝壽昌按二文不同漢書元后傳云王莽令王舜逼太后取璽王太后怒投地其角小缺呉書云孫堅入洛掃除漢陵廟軍於甄官井得璽後帰魏晋懐帝永嘉五年六月帝蒙塵平陽璽入前趙劉聰至東晋成帝咸和四年石勒滅前趙得璽穆帝永和八年石勒為慕容儁滅濮陽太守戴施入鄴得璽使何融送晋傳宋宋傳南斉南斉傳梁梁傳

王莽令王舜逼太后取璽王太后怒投地其角小缺呉書云孫堅入洛掃除漢陵廟軍於甄官井得璽後帰魏晋懐帝永嘉五年六月帝蒙塵平陽璽入前趙劉聰至東晋成帝咸和四年石勒滅前趙得璽穆帝永和八年石勒為慕容儁滅濮陽太守戴施入鄴得璽使何融送晋傳宋宋傳南斉南斉傳梁梁傳至天正二年侯景破梁至廣陵北斉将辛術定廣陵得璽送北斉至周建徳六年正月平北斉璽入周周傳隋隋傳唐也

右史記辞林第八太公之本紀四ニアリ

輟耕録巻二十六曰三代以上璽文無所考秦璽文圖説曰傳國璽方四寸其文如前受命于天楚以下和所獻之璞琢而成璧後求璧於趙以納秦昭王請以十城易之而不獲始皇併六國得之命李斯篆其文玉工孫壽刻之　太平御覧六百八十二曰傳國璽歴代傳讓[illegible]以為相授故是傳國之神器也

西京雜記曰漢帝相傳以秦王子嬰所奉白玉璽高祖斬白蛇劒劒上有七采珠九華玉以為飾雜廁五色琉璃為劒匣劒在室中光景猶照於外與挺劒不殊十二年加一璽璽及上常存霜雪[illegible]

一器成仁夫具而天下無戰心二器成智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三器成勇夫具而天下無敵亂
注一師之器二寶之器三天下之器
見語類

日本三神器
御靈八咫鏡 內侍所
八坂瓊曲玉 神璽
天叢雲劍 又草薙劍 寶劍

子曰余嘗推神書之意三器則三德也人心之虛靈不昧鑒以旅之是智也非鏡乎人心之全德圓成渾然如玉是仁也非璽乎人心之剛直果決義以斷之是勇也非劍乎三器者神也三德者心也心者神明之舍也是以一而三三而一未嘗始有異者也蓋神本無方假器以象之心本無迹隨物應之天人之際微哉豈以毫髮而隔哉又曰三器三德也人心既具三德則神豈遠乎哉方寸之間嚴然肅肅呼不可不敬也

五神者
天兒屋根命
太玉命
天鈿女命
石凝姥命
玉屋命
右五神為陪從

聖人設神道以教人以此故也若夫器物多出人為鎮為主之九鼎亦然我朝三神器自然天成而不假人為可貴可敬焉

壬戌　二年春二月定功行賞

賜道臣命宅地居于築坂邑使大來目居于畝傍山西川邊之地今云來目邑以珍彥為倭國造賜弟猾猛田邑以弟磯城為磯城縣主

甲子　四年春二月祭皇祖天神

詔曰我皇祖之靈也自天降鑒光助朕躬今諸虜已平海內無事也可以郊祀天神申大孝者也乃立祭庭於鳥見山中用祭皇祖天神使天種子命掌祭祀

日本之號凡十四

癸巳　三十三年夏四月以日本稱秋津嶋

帝登高丘望見國狀猶如蜻蛉拈是始名秋津嶋

謹按我　朝所通稱倭漢之號凡有十四也一曰日本國二曰豐葦原瑞穗國三曰浦安國四曰細戈千足國五曰磯輪上秀真國六曰玉垣內國七曰秋津國是七本邦所設之號也倭國倭面國和人國耶氏國耶馬臺國扶桑國君子國是七號者支那諸書所載舉也就中君子國者漢范史所稱舉之名也想夫我　國與異邦相隔去萬餘里然中華尚不鄙東夷却以君子國稱之呼神國之靈德逮異域者可見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何陋之有矣幾謂我　朝乎

壬寅　四十二年春正月立神渟名川耳尊為皇太子

日本紀巻三
七十有六年春三月甲午朔甲辰十日崩時年一百二十七歳

丙子　己卯

太子皇后五十鈴媛子天皇第三之子也風姿岐嶷而向志沈毅故天皇廢二皇子以尊為皇太子

七十六年春三月　天皇崩于橿原宮

時帝壽一百二十七在位七十六年明年九月葬畝傍山東北陵

七十九年冬十一月皇子手研耳命伏誅

手研耳者皇太子川耳之庶兄也神武帝之朝手研耳年長故久行朝機然立操暴厲乖仁義及帝之崩以諒闇之際潛謀欲害太子及神八井耳命（太子同母之兄手研耳之弟）於是太子知之善防之至於山陵之事畢太子與神八井耳相謀遂射死手研耳

【羅浮子曰】天太子者國之嗣而君父之所命惟重故太子一定而絶人之窺望令太子之立也既在神武之時而久歷年序宜以爲後也手研耳雖稍長知何在君父之喪不爲[illegible]竊忽欲奪而伐之乎其罪著矣

人皇第二　綏靖天皇

諱神渟名川耳神武天皇第三子母五十鈴媛命

庚辰　辛巳

元年（周簡王五年）春正月朔日天皇即位

時帝五十二歳都和州葛城高岡

二年春正月立五十鈴依媛為皇后

【羅山子曰】五十鈴依媛者事代主之少女而神武元妃之妹也則於綏靖為從母前乎此則玉依姫者鸕草姨也而以為妻後乎此則推古者敏達之妹也持統者天武之姪也皆以為后文武聚淡海公長女（藤原夫人）生聖武聖武亦聚淡海公少女（光明子）淡海公之於文武聖武猶知事代主之於神武綏靖也夫神武綏靖時世草昧想禮法未備乎彼不比等者制律令頒諸州後世推之以為大臣之隆盛然使妻于二帝是獨何哉不能無嫌疑者耶

甲辰　壬子

二十五年春正月立磯城津彦玉手看尊為皇太子

三十三年夏五月天皇崩

帝時年八十四在位三十三年明年葬大和桃華鳥田丘

秋七月皇太子即位

帝時二十一歳

人皇第三　安寧天皇　諱磯城津彦玉手看、綏靖帝之子、母五十鈴依媛也

元年　周霊王二十四年　都和州片鹽浮穴

謹按、日本書紀自綏靖帝至于開化帝凡八帝歴歳三百八十餘年之間、僅載即位立后立太子崩殂遷都之歳月、缺政事行跡之委曲矣、可惜哉。及入鹿之焚天皇記史記亡、不傳焉。舎人親王遇得灰燼之余簡而撰日本

紀。所至文獻之不足、則無奈之何。（介鹿謂之後）七十余歳、日本紀成矣。後世雖多所載雜策之異事、亦非正説。故欠不載。竊潜随古人妄不語怪、不傳疑之意者也。呼、嗜書好古之人、孰不歎息乎。

三年春正月立渟名底仲媛為皇后

十一年春正月立大日本彦耜友尊為皇太子

三十八年冬十二月天皇崩于浮穴宮

時帝五十八歳、在位三十八年、明季八月葬

傍山陰井上陵

人皇第四　懿徳天皇　諱大日本彦耜友、安寧帝第二子也、母渟名底仲媛也

元年　周敬王十一年　春二月天皇即位

帝時四十四歳

二年春正月遷都於軽地曲峡宮　〇　春二月立天豊津媛為皇后

二十二年春二月立観松彦香殖稲尊為皇太子

三十四年秋九月天皇崩于曲峡宮

時帝七十八歳、在位三十四年、明年十月葬

傍山纖沙溪上陵

人皇第五　孝昭天皇　諱観松彦香殖稲、懿徳帝第一皇子也、母天豊津媛

元年　周元王元年　春正月天皇即位　〇　秋七月遷都於掖上池心宮

時帝三十二歳

二十九年春正月立世襲足媛為皇后

六十八年春正月立日本足彦国押人尊為皇太子

八十三年秋八月天皇崩

時帝百十四歳、在位八十三年

冨士山見之
孝靈五年丙戌
二千一百十二年

人皇第六　孝安天皇　諱日本足彥國押人。孝昭帝之子也。母世襲足姬也。

元年周安王十年　春正月天皇即位。

時帝三十六歲。

二年冬十月遷都於室地。號秋津嶋宮。

二十六年春二月立姪押媛爲皇后。

七十六年春正月立日本根子彥太瓊爲皇太子。

一百二年春正月天皇崩。

時帝百三十七歲。在位一百二年。九月葬玉手丘上陵。

人皇第七　孝靈天皇　諱日本根子彥太瓊。孝昭帝子。母押媛。

元年周赧王二十五年　春正月天皇即位。

時帝五十三歲。

二年立細媛爲皇后。

五年近州地坼湖水初涌、駿州冨士山見。

羅山子曰、是日本紀所不載、而都言道都良香也冨士記亦不言也。民俗之所稱説、蓋不足信也。然開闢之時、洪荒之代、土壤之聚凝、未必無遽速。故山上有螺蛤殼者、是水沫凝固也。若岱伊豆海薩摩海或生嶋嶼者、史之記不可誣也。然昔無今有、或有古而今沒、或古今與天地俱存者有焉。或前則丘而後爲谿、或澤而淵而一旦枯作田。不待人之穿鑿也。譬如人身有生而疣癭者、又有骨骼高大者、有腫潰破裂爲陷穴者、有瘦而結核者。是人身血肉之變也。水土之變亦復如此。故曰、草木者毛髮也、川流者血脈也、土者肉也、石者骨也。及其衆而廣大也、而爲山嶽焉、爲河海焉。由是推之、湖水不瀦于開闢之初、而湛于後世、士峯不出于洪荒之昔、而見中興之、又未可知也。況其所謂新山初見於貞觀之年者、都氏之記亦既有之矣。

大日本史曰本朝通鑑載七十二年 [illegible]

六年春正月立彥國牽尊爲皇太子。

七十二年秦徐福來朝。

時始皇好仙術、東遊海上。於是使方士徐福將童男女千人、入海求蓬萊神仙不死之藥。時始皇三十七年也。徐福來朝、遂不得其藥、畏誅不敢還、住于熊野卒。子孫皆曰秦氏。

羅浮子曰、秦政二十八

丙戌

年徐福入海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三十五
年坑諸生四百六十餘人世傳徐福齎来經書
皆孔子之全書也福之来日本在燒書坑儒之
前六七年矣想科斗篆籀韋漆竹牒曉人知者鮮
矣其後世世兵燹紛亂失墜未聞其傳嗚乎惜
哉讀書好古之人於是乎未嘗不涙之下也
七十六年春二月天皇崩
時帝百二十八歳在位七十六年葬片丘馬坂
陵

丁亥 癸未

人皇第八 孝元天皇 諱大日本根子彦國牽 孝霊帝子母細媛命
元年秦始皇三十三年 天皇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帝時六十一歳
四年春三月遷都於軽地 号境原宮
七年春二月立欝色謎命為皇后
二十二年春正月立稚日本根子彦大日日尊為
皇太子
五十七年秋九月天皇崩
時帝百十七歳在位五十七年葬劔池嶋上陵

甲申 己丑 辛亥 癸未

冬十二月天皇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
帝時五十二歳
人皇第九 開化天皇 孝元第二子也 母欝色謎命
元年西漢文帝二十三年 遷都於春日率川
六年春正月立伊香色謎命為皇后
二十八年春正月立御間城入彦尊為皇太子
六十年夏四月天皇崩
時帝一百十一歳在位六十年葬于春日率川
坂本陵

甲申 丙戌 戊子 己丑

人皇第十 崇神天皇 開化第二之子也 母伊香色謎命也
元年西漢景帝天漢四年 春正月天皇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
帝時五十二歳
春二月立御間城姫為皇后
三年秋九月遷都於磯城 号瑞籬宮
五年天下疾疫人多死
六年天下饑饉國内盗賊起
帝性聰敏幼好雄略壯寛仁崇重神祇恒有
經綸天業之意時陰陽失序疾疫大起[illegible]

下畿賊盜興國内大苦啇大恵詔曰昔我皇祖大啓鴻基其後聖業逾高王風愽盛不意今當朕世數有災害恐朝無善政取咎於神祇耶盍命神亀以極挮災之所由乎則幸于神淺茅原卜問八十萬神祭群神定大社國社及神地神戸於是疫病始息五穀既成國内之賊竊漸謐

按昔成湯王天下四海大旱湯王剪爪髮以為犧牲祈桑林雨大至無旱魃之災也如今天皇觀天下之艱難不繼天位改行修德以

至誠祭天神神明感應天地位海内歸王化可謂與湯帝同日之談也書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矣知崇神者至誠受天福者歟

十年秋九月始置將軍於四道平遠夷

詔曰導民之本在於教化也今既禮神祇災害皆耗然遠荒民猶不受正朔是未習王化之故也選群卿遣于四方令知朕憲則遣大彦命于北陸武渟川別命于東海吉備津彦于西海丹波道主命于丹波詔之曰若有不受教者擧兵伐之既授印綬為將軍將軍之號始於斯也四將發京師到四方之隣黨有逆謀者輩於是民俗悉服天下偏平均也

令年冬倭迹迹日百襲姬命嫁於大和大神為大三輪大神

命者孝靈帝之女天皇之姑也聰明叡智能識未然先是命為大物主神之妻大物主者三輪大神也然其神常晝不見而夜來矣命語夫曰君常

晝不見願暫留之明旦欲覲其威儀大神對曰言理吾明旦入汝櫛笥而居願無驚吾形命竊異之待明以見櫛笥遂有美麗小蛇其長如衣紐則驚之叫啼時大神有恥忽化為人形語其妻曰汝不忍羞吾吾還羞汝仍踐太虛登于御諸山命仰見悔之遂自殺矣初大神化在櫛笥之時蟠屈為三輪故以大神號三輪神

按所記之事跡悉日本書紀所載擧或亦舊事本紀載大己貴神駕天羽車飛於虚空

求妾時下于節澄賤潛通大陶祇之女活玉
依姫其性来非人之所知其女初孕父母怪
問曰誰人来乎答曰有神人自屋上来共雙
枕於是欲顯見之蓄針於帯玉以絲巻攸之曰
緒環懸于神人裳認其絲見明旦從往尋見入
吉野山留三諸山其所纏之綜三丸猶遺故
号三諸山曰三輪号於神曰大三輪神思澔
想大神之化虵蹤虗之蹟殆似怪誕然舍人
親王之所筆紀舊記之所不除欽不可誣矣
吁夫如斯之奇事徴親王正史其何以徴之
矣日本紀之世傳不隠滅者不幸乎

十二年天下有年始校人民更科調役

詔曰朕初承天位獲保宗廟而德有所蔽陰陽
謬錯寒暑失序疫病多起百姓蒙災然今解罪
改過敦禮神祇亦垂教而綏荒俗挙兵以討不
服是以官無廢事下無逸民教化流行衆庶樂
業異俗重譯来海外既歸化宜當此時更校人
民令知長幼之次第及課役之先後焉

人民更科調役是以神鬼共和享而風雨順時
百穀用成家給人足天下太平也天下稱天皇
謂御肇國天皇

十七年詔諸國造舟船

詔曰船者天下之要用也令海邉之民由無船
以甚苦歩運其令諸國俾造船舶於是諸州造
船舶

按野史舊記多傳云此歳本朝始造舟船
想誤之也夫天磐櫲樟船者所載蛭兒也埴
土船者素盞烏尊之所乗也白蘞皮舟者
彦名命之所製也且逮人代神武天皇之
東征都船舳艫相接航我中州以平天下
是皆日本書紀之所載也豈上古無舟船令
始製之乎帝始非造之者令諸國作舟船而
一

四十八年夏四月立活目尊為皇太子

帝枕娶御間城姫産二子曰兄豊城命曰弟活
目尊帝共愛二子不知以何為皇太子故謂

皇子曰二子慈愛共齊不知曷爲嗣各宜夢
以夢占之二皇子被命淨沐而祈寐各得夢也
會明豊城命以夢辭奏曰自登御諸山向東八
廻弄槍八廻擊刀活目尊以夢辭奏曰登御諸
山之嶺繩絚四方逐食粟雀矣於是天皇擬夢
曰兄則一片向東當治東國弟是悉臨四方宜
繼朕位乃立活目尊爲皇太子以豊城命治東
州矣

戊子
六十五年秋七月外國來朝貢

任那國遣蘇那曷叱知者獻貢（異國朝貢之始）帝遇
叱知甚渥於是曷叱知懷帝德不歸鄉留朝仕
于皇太子

辛卯
六十八年冬十二月天皇崩

時帝一百二十歳在位六十八年葬山邊道上
陵

壬辰
人皇第十二　垂仁天皇　崇神帝第二子也母御間城姫
元年（西漢成帝建始四年）春正月天皇即位

帝時四十一歳

癸巳
二年春二月立狹穗姫爲皇后○冬十月遷都於纏向號珠城宮

三年春三月新羅王之子天日槍來朝獻槍鏡等

四年秋九月皇后兄狹穗彥謀反

狹穗姫爲后純恭也帝愛之甚渥也后兄狹穗
彥憑藉妹后之勢肆驕盛也然不厭其驕有篡
天位危社稷之意於是伺皇后之燕居而私謂
之曰汝兄與夫孰愛之皇后不知所問之意輒
對曰愛兄也於是狹穗彥自衣中出七首授后

曰夫以色事人者色衰寵緩今天下佳人多各
遞進求寵汝一旦之寵永得恃乎吾思汝登
君知氷山皎日既出得無失所恃乎冀爲我弑
天皇吾登鴻祚與汝照臨天下高枕而永終百
年亦不快乎皇后兢戰不知所如然兄之志深
決無可敢諫之相故受其七首藏衣中遂有諫
兄之情歟

丙申
五年冬十月狹穗彥伏誅皇后與兄同死

帝幸來目居於高宮時帝枕皇后膝而晝寢於

是皇后思馬兄所謀適是時也即淚流落帝面
帝則驚寤語后曰朕今日夢兵錦色小蛇繞于
朕頸復大雨從狹穗發而濡面是何祥乎后不
得匿其志悚恐伏地曲奉兄反狀曰妾不能違
兄之志亦不得背天皇之恩告言則亡兄不言
危天位傾社稷是以一則以懼一則以悲俯仰
喉咽進退而血泣然無所訴言唯今日天皇枕
妾膝而寢於是思焉若有狂婦成兄之志者爲
是時矣茲意未竟涕自流懸袖從袖溢沾帝面

今之夢爲此應歟錦色之小蛇則授妾之匕首
大雨則妾淚也天皇謂皇后曰是非汝罪也即
發近縣卒使上毛野八綱田將兵擊狹穗彥狹
穗彥積稻作城拒官軍（本朝城築之始也）城固踰月不
降於是皇后悲曰吾雖皇后亡兄有何面目莅
天下耶則抱皇子入兄城帝倍軍士悉圍城勅
城中曰急出皇后與皇子不然則放火燒此城
耳於是皇后抱皇子自城上出之於官軍曰吾
所以入兄城者欲有因妾子免兄罪也然妾入

城中皇軍益圍城知妾亦有罪雖歸身何面
縛乎唯妾雖死敢不忘天皇之恩歸城與兄共
自殺矣

[按]狹穗姬性謹恭專守婦道遂爲后惓々倍
修后職既兄至爲逆志爲天下告其計爲兄
俱死全忠敬之道可謂貞女也雖身死而懷
其名存方策千數百歲凜々不泯後世要知
貞烈之風惟存於此人者嗟惜哉皇后苟欲
救兄命勸奏天皇有許妾之望以使社稷之

大事告之天皇許其請必也至是堅其約然
兄之反狀而後奉先言請兄命狹穗彥至其
誅自亦全后位歟其慮不及於斯而兄妹然
共亡死嗚呼千歲之下可悲哉

戊戌

七年秋七月使當麻蹶速與野見宿祢始捔力

左右奏曰和州當麻之邑有悍士號當麻蹶速
其性果毅而强力勝人且日語人曰天下豈
埒我之力乎冀遇强力之者漫爭臂力焉帝
[illegible]乎卿求力者欲使蹶速比其力一臣奏以六

濱國有勇士曰野見宿祢試召之當蹶速帝
使勅使召宿祢宿祢詣京師帝使二士於朝庭
捔力二士相對各擧足相蹶（本朝相撲之初也）蹈折蹶
速之脇骨又踏破其腰而殺之帝感宿祢之強
力奪蹶速之舊地賞之留洛使仕于朝庭矣

十五年秋八月立日葉酢媛爲皇后

二十三年冬十月譽津別皇子歳三十始有言

先后所生皇子譽津別命年三十長大鬚髯而
泣如兒常無言語参皇憂之一日帝立大殿之

本朝通紀巻之一　前編　二十六

前皇子在其側時有鳴鵠鳥度大虚皇子仰見
之謂帝曰是何物耶帝喜皇子之得言使湯河
板擧追是鳥河板追到雲州捕獻之皇子弄此
鳥遂得言語帝大喜賞河板賜姓於鳥取

二十五年春三月建　天照太神社於勢州始立齋宮

帝詔諸卿曰我先皇崇神帝欽明聰達深執謙
損剋己勤躬禮祭神祇是以人民富足天下太
平今[illegible]得有怠乎則使第四皇女倭姫命

内宮　二十六年丁巳　十月　天照大神遷坐于伊勢　文政十二丙戌　一千八百三十年

外宮　雄略天皇廿二年戊午　文政九年丙戌　一千三百四十九年　自内宮四百八十四年後也

垂仁帝二十　十二年

覓　天照太神鎭座之地於是依
入近江東廻美野到勢州時　皇太神誨倭
曰是神風伊勢國則常世之浪重浪歸國也欲
居是國於是隨神誨建祠於勢州興齋宮于五
十鈴川上（是謂磯宮　皇太神始降之地也明年又有神宅還度會宮今内宮也其後歷八十餘年至雄略天皇二十二年有神誨令迎豐受大神於丹波與佐遷度會郡山田原新宮今外宮也）初神武帝定都於橿原之時以天
照太神安置大殿内依皇居神宮無差別迄于
崇神帝代畏神勢帝居不安故以使皇女豐鍬

本朝通紀巻之一　前編　二十七

入姫祭　皇太神於倭笠縫之邑於是　神宮
皇居始分之然神祠祭主相共不契神情故
使倭姫命代入姫命祭　皇太神矣

二十八年冬十一月詔罷殉死之禮

十月皇母弟倭彦命薨至十一月葬之於是使
近臣數十輩生埋陵域數日不死晝夜泣吟
死而爛臭犬鳥聚噉焉帝聞此泣吟之聲不
悲愍詔群卿曰夫以生所愛令殉死者甚傷
矣雖古風何從自今後議而止之矣

按昔子産爲鄭相觀渉溱洧水人不忍其跣使吾乗輿濟之而遂不爲造橋舩使往来孟軻謂子産恵而不知政矣實哉雖不揚其傷不忍其勞悲不救猶不仁也想夫殉死其初出俗葬其弊既久矣作俑象人聖人悪之曰其無後乎況於生人以何使殉殉其死乎天皇至是審察其義理明別其是非雖舊法知不便詔嚴其禮苟非仁智兼存豈能知斯乎世遠時隔一千七百餘歳于斯舊記古史多

亡不傳故政跡之邪正行事之善不善雖猶昧可審察繼皇業尊神祇應時之異同處其當以知斯之一二首之則其餘推可知歟後世傳以垂仁帝稱仁君豈僭言乎

三十年春正月立大足彦尊爲皇太子

三十二年秋七月皇后日葉酢媛命薨始以埴輪葬焉

后病薨臨葬帝詔群卿曰從死之道知不可也葬奈之何乎於是野見宿祢奏遣使於出雲埴以作人馬及種種之物形造人形之始獻于天皇曰自今後以是土物易生人樹於陵墓爲後葉之法帝大喜以土物立后之墓仍號是土物謂埴輪亦名立物也下令曰自今以後墓樹是土物無傷人焉帝喜厚賞宿祢之功賜封地改姓爲土部

三十五年秋九月令諸國開溝池勸農

九十九年秋七月天皇崩于纒向宮

時壽百四十在位九十九年葬於菅原伏見陵

南紀熊嶽錦浦
江南山獅子吼菴始祖[illegible]

文化十一年甲戌五月吉旦

前編　九冊
後編　十一冊　合二十巻

本朝通紀前編[illegible]

本朝通紀前編巻之二

奥州會陽隱士　長井定宗編集

起景行帝元年盡應神帝四十一年　凡二百四十年

人皇第十二　景行天皇　諱大足彦忍代別。垂仁帝第三之子。母日葉洲媛命丹波之道主女也。

元年　東漢明帝永平十四年　春三月田道間守詣垂仁先帝之陵自殺。

初垂仁帝命間守遣常世國求非時香菓。今歳歸朝聞帝崩泣曰、受命遠往絶域萬里走、以往來之間自經十年。不圖獨凌峻瀾向本土矣。然頼聖帝之神靈得還來。今帝既崩不得復命。雖生亦何益矣。乃到陵自殺矣。

二年春三月立播磨稲目大郎姫為皇后。

郎姫為皇后。一日同胞而雙生。天皇異之、以第一號大碓尊、以第二號小碓尊。（日本武尊）且帝娶妾甚多。皇子皇女惣八十餘人、皆悉被封於國邑。

十年江州竹生嶋始生。

十二年熊襲反西州不朝貢。天皇帥師征熊襲、西州悉平夷。

熊襲謀反、日州不朝貢、冒州縣掠略疆界。於是帝親帥師討之。皇師到豊前國速見邑。邑長速津媛迎車駕奏曰、茲山有大石窟、曰鼠石窟。有數寇。一曰青、二曰白、三曰打猨、四曰八田、五曰國摩侶。此五寇強力暴逆、集衆逆命。於是帝權造行宮于來田見邑以居之。乃與群臣相議曰、今多動兵衆以討之、畏隱山野必為後愁。不如急襲之。簡猛卒穿山排草襲之。軍急迫青白之二寇。不能拒戰。皇軍進悉殺其黨。皇師倍乘勝直擊八田於禰疑野而又破之。打猨知不可勝而請降。帝不聽。於是衆類皆投澗谷而死。豊州大定焉。十一月皇師到日向國起行宮居焉。（高屋宮）數日又欲討熊襲。時帝聞其臣厚鹿文迮鹿文雄傑、患與群卿相議曰、是二賊熊襲之渠帥也。衆類甚多。其鋒不可當焉。奈何。一臣進曰、梟師有二女。姉曰市乾鹿文、妹曰市鹿文。容貌端正、心貪質。以重幣乃納麾下、伺其消息犯不意則

嘗不血刃賊必敗矣帝然之亦幣欺招其二女
通姉女陽寵之於是姉女奏天皇曰陛下無愁
熊襲之不服妾有良謀願假嬖士一二斬父献
之帝悦許焉姉女皈家使皇兵伏賊営之間多
設醇酒令飲己父乃酔而寝焉女密斬其梟強
官兵進殺之并屠殘黨九州悉平時天皇悪市
乾鹿文之不孝甚責之遂斬以徇軍中以弟市
鹿文賜火國造

按天皇承大業十二年于斯及九賊蜂起

無寧居屈萬乘還輿駕於遠州而傷民害謹
暴兵以時擁救急且市乾鹿文至有不孝之
行斷以大義不顧私愛以德孝之實行賞罰
天信暢乾坤通于神明而况於人乎義師所
至悉平夷旗旌所向從靡海内掃邊鄙偃王
化皇德永傳於百世嗚呼宜哉

十九年秋九月天皇自日向還京師

居九州凡六年將向京以巡狩筑紫國航海泊
葦北島時帝召小左令進水無水小左仰天祈
之忽泉從崖涌故號曰水島

二十年春二月帝遣五百野皇女祭天照太神

按初垂仁帝二十五年使倭姫祭太神於
伊勢今又使皇女為祭主共日本紀所載難
辨是非眞疑然自是後及日本武之東征倭
姫以寶劔有授尊之事夫草薙劔天下之重
器三器之其一也然倭姫非帝命非神託自
以神器授尊由是見之倭姫專主祭事五百
野皇女副倭姫祭太神歟

二十五年秋七月使武田宿祢按察北陸及東方
之諸州

二十七年秋八月九州之賊復叛使小碓皇子征
之賊將川上伏誅九州悉平均

時西州之賊大叛掠國内於是帝使小碓皇子
征西州皇子時十六歳容貌麗美身長一丈聡
明有大略督兵到于九州時賊將川上梟帥與
群黨宴於是皇子解髮作童女姿藏劍於衣中
入川上之宴室交居女間川上感皇子之容姿

携手揚杯献酬無筭夜闌川上醉伏於是尊抜衣中之劍刺川上胸時川上未及死曰汝何者耶尊對曰天皇之子也名日本童男也川上歎曰吾是西州之剛士無強力勝我者矣未嘗見若皇子之者自今号皇子宜称日本武尊言訖乃死於是尊分兵討餘黨西地悉平夷尊乃帰京

四十年東夷叛掠邊境天皇使日本武尊拜征夷大将軍東征始行斧鉞之禮

東夷大起無朝憲鈔邑縣帝欲使大碓皇子爲東征將皇子性愚弱恐東夷逃隠艸中不應皇命於是以日本武尊拜征夷将軍使吉備武彦與大伴武日連爲褊將東伐矣尊將統官兵欲立時天皇持斧鉞以授尊曰朕聞夫東夷也性暴強陵村無長邑各相略貪封堺東夷中蝦夷是尤強焉男女交居父子無別冬宿穴夏則住樔衣毛飲血昆弟相疑登山如飛禽行艸如走獸撃則隠艸追則入山故往古以来未染王化察汝爲人力能扛鼎猛如雷霆故所向無前所攻必勝即知形則朕子實神人是寔天愍朕不肖且國不平令扶天祚長不絶宗廟與夫天下則汝天下也是位則汝位也願深謀遠慮定東域卿曹阻勇武放戰伐勿害生民威以武懐以德謹勿怠尊奉詔發京枉路謁伊勢拜神宮時倭姫命（尊ノ叔母也）以寳劍授尊曰此劍勢力無離汝身尊拜受之佩之出伊勢赴東

冬十一月以藂雲劍號草薙劍

尊率兵到于駿州浮嶋原賊要路欲拒皇師時聞尊之強畧相議曰皇子之勇武窺計陽從皇師欺尊曰是野麋鹿多可爲遊獵尊乃入野而狩賊放火焼野窮野枯艸烟焔迅飛尊知彼欺按劍薙撥尊之前艸以燧出火焚賊軍後（或曰寳劍自抽薙攘尊之傍草矣）賊見火起乱散尊遂脱害於是尊称劍德改藂雲號艸薙

○日本武尊入奥州到于蝦夷域蝦夷不戰降（帝紀）國大定

文政十一年
戊子
一千七百九十八年

尊進直入奥州到於蝦夷之境蒐觀王師之盛
不能挑戰謝罪降尊俘其首長東州悉定
冬十二月以東州號吾妻國
尊自奥州還兵歷常州到甲斐時信越未從王
化尊聞之過武藏上野登碓日嶺望觀東州三
嘆曰吾嬬自是呼山東諸州號吾妻國矣初尊
東征到于相州航欲轉上總時暴風忽起王船
漂蕩不可渡於是尊幸妾弟橘媛啓尊曰今逆風
起王船欲沒是必海神之祟也願以妾之身誥

王命言訖入海至是暴風忽止船得著岸自是
尊毎有慕橘媛之情故望東南及此語
四十一年日本武尊薨於勢州
尊平信濃之賊還出尾州娶宮簀媛留月餘
時聞近江膽吹山有荒神赴之將尊謂宮簀媛
曰我入京師必迎汝乃解寶劔授之而證焉大
伴建日臣諫之曰此劔不可留也膽吹山悪神
不小有神劔之徳何除其毒尊大言曰縱有悪神
擧足蹴殺之直徒行入山山神化為蛇當道

蹈之過時山中雲霧大起甚暗尊迷失路中心
如醉漸出山下得泉飲得醒今號醒泉然所觸蛇毒
痛甚強行還於尾張然不入宮簀媛之家直移
勢州到于能褒野疾病不能起遣武彦於京復
命天皇竟薨勢州時年三十帝甚悼惜之詔百
寮葬勢州能褒野矣【諫諍録曰】建日臣諫武尊
可也其言則未之盡何者神劔非宜與婦人者
須當力爭使無以授宮簀媛焉言前程有悪神
之事而已乎哉夫寶劔所以討不庭禁暴亂也

故雖丈夫非其人莫容易以與焉如漢昭烈帝
之賜諸葛亮及關羽張飛呉主權之與周瑜
州刺史呂虔授王祥等類皆可見焉由是推之
倭姫命之授武尊允當矣武尊之授宮簀媛是
何義乎況又倭姫命深戒曰努力勿離汝身武
尊輙違其命其何能淑武尊此病畏惟悪神
之所為也為夫神劔之所祟亦不可知或曰武
尊違倭姫命之命而俾神劔離身非信也不從
建日臣之箴規非義也授劔於婦人非禮也

犯是三者理當不免於禍挾恩神神叙之爲祟

辛酉
五十一年秋八月立稚足彦爲皇太子以武內宿祢爲棟梁之臣
初宿祢生與上同日幼敏識奇才也及爲人有王佐之器帝每親寵今歲正月帝與群卿宴數日矣時稚足彦尊及宿祢不參赴于宴庭帝召問其故奏曰其宴樂之日群卿百寮必情在戲遊不存國家若有狂生而伺墻閤之際乎故侍門下備非常而已帝聞之大喜倍寵之遂以稚足彦尊爲皇太子使武內宿祢棟梁諸臣司國政矣

壬戌
五十二年夏五月皇后崩（一）秋七月立八坂入媛命爲皇后

癸亥
五十三年帝幸于東山東海諸州
帝不止顧日本武之情謂群卿曰朕顧愛子何日止乎冀欲巡狩小碓王所平之國今歲八月乘輿幸伊勢轉入東海巡幸諸州十二月還於伊勢起帝宮居于爰六年是號綺宮

甲子
五十四年秋九月自伊勢還幸大和居纏向宮

戊辰
五十八年春二月幸江州志賀居高穴穗宮

庚午
六十年冬十一月天皇崩於高穴穗宮
于時年一百四十在位六十年葬倭山邊道上陵

人皇第十三

成務天皇

諱稚足彦景行帝第四子母八坂入媛命八坂入彦皇子女也

辛未
元年春正月皇太子即位

壬申
二年尊皇后爲皇太后

癸酉
三年春正月始置大臣官以武內宿祢任之

乙亥
五年春二月詔分諸州之郡境定長吏
詔曰我先皇聰明神武順人撥賊反正德道協造化是以普天率土莫不王臣稟氣懷靈無不得處今朕嗣踐寶祚夙夜兢惕然黎民蠢爾不悛野心是國郡無君長縣邑無首渠之故乎自今以後國郡立長縣邑置首選當國之幹了者任首長則令諸國置最守定長吏賜矛楯爲表隔山河分國縣隨阡陌以別邑里於是百姓安居天下太平也

按舊史多傳曰置國長別境界始于斯甚不然也初景行帝謹東夷之強暴曰村無長邑

勿首各貪封堺之第日本紀載聯然豈從机
村村無首長國縣無封堺至以村無長邑勿
首之語尤責東夷乎加之神武天皇統天下
以珍殄為倭國造以碳城為碳城之縣主
崇神帝置將軍於四道討不服此等類不遑
牧舉仲置縣主別畫堺權輿於斯乎竊想神
代之遠猶不詳之神武帝開闢肇自若於
鴻業七百餘歲于斯人民少土地廣遠也以
畿內之外東西南北未嘗有長主境域之

分將景行二十四年使武內大臣鑑北陸及
東國之風俗以遷定天下辨疆界至于
此大備之成務帝始不可有定令更境域定
天下兼主者權輿于此者歟

成務天皇十九年己壬仲哀天皇生

戊十

四十八年春三月立足仲彦為皇太子

帝之甥日本武尊第二子也容姿端正身長一
丈天皇無嗣故立為太子

同四十年庚戌神功生

庚午

六十年夏六月天皇崩

時年一百八歲明年九月葬倭國狹城盾列陵

仲哀

人皇第十四

仲哀天皇

諱足仲彦日本武尊第二子母ハ兩道入姫命垂仁帝之皇女也

元年春正月天皇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冬十一月天皇殺蒲見別王

初帝父日本武尊薨至于葬白鳥出從陵中
向倭國飛群卿驚開棺見之明衣空留而屍骨
無焉於是遣使者追尋白鳥則停於倭琴彈原
仍造陵矣白鳥更飛至河內舊市邑亦造
陵以三陵曰白鳥陵然遂高翔上天故徙葬衣
冠於是時人皆謂倭武化白鳥帝聞之詔群卿

曰朕未逮弱冠而父王既崩神靈化白鳥上天
自是仰望之情勿息願獲白鳥養之於陵域池
其鳥欲慰顧情則令諸州俾貢白鳥越後國貢
白鳥四雙貢鳥之使宿菟道河邊時帝異母弟蒲見
別王視白鳥問之越人答曰天皇戀父王而將
養狎鳥故貢之王謂越人曰雖白鳥燒之則為
黒鳥乃奪白鳥將去越人詣京師訴之帝怒弟
王無禮於先王遣兵而誅矣時人曰父是天也
兄亦君也其慢天違君得免其誅

此歲秦始皇之裔功滿王來朝

二年春正月立氣長足姬爲皇后（年二十四）

后開化帝曾孫氣長宿祢王之女也。后幼而聰明叡壯、貌麗。故帝甚異之。神功皇后是也。

春二月帝幸越前角鹿、興行宮居。是謂笥飯宮。○春三月帝巡狩南州。○秋九月帝幸長州、居豐浦宮。

今歲熊襲叛不朝貢。帝將討熊襲、故發紀州淳海、幸長州。遣使於越、敕皇后曰、便從其津發、會于此。皇后發角鹿、到長州、相會於是。興宮室於穴門、號豐浦宮。

八年春正月天皇幸筑紫。

帝到筑紫、居橿日宮、與群臣議討熊襲時、有神託皇后曰、天皇何憂熊襲之不服乎。是膂宍之空國也。豈足擧兵伐乎。有愈茲國之寶國、金銀彩色多有其國。是謂新羅國。若能祭吾、不血刃其國必自服矣。天皇聞神教、有疑之情、便登高岳、遙望之時、大海曠遠而不見國。於是對神曰、朕周望之、有海無國。豈於大虛有國乎。誰神徒誘朕。復我皇祖諸天皇盡祭神祇、豈有遺神耶。神復託皇

后曰、如天津水影押伏而我所見國、何謂無國乎。王誹謗我言。遂不信。此天皇謂擊熊襲、不得勝矣。然帝尚不信。

九年春二月天皇崩。

帝忽有痛身、明日遂崩。時五十二歲。（一曰帝親擊熊襲、中賊矢而崩也）

皇后武內匿天皇之喪、不令知天下。則皇后詔近臣曰、令天下知天皇之崩、有爭亂乎。則領百寮守宮中、竊收天皇之屍、附大臣武內以從海路遷長州、而殯于豐浦宮。

神功皇后

皇后身長九尺二寸アリ

人皇第十五　神功皇后（仲哀帝后、開化帝曾孫、氣長宿祢之娘也）

元年春三月皇后帥師擊熊襲及凶賊熊鷲斬之。九州大定。（后年三十二）

皇后傷不任天皇之神教而早崩、欲報先帝征新羅國。於是令群卿解罪改過、新造齋宮於小山田邑、擇日入齋宮、親爲神主、祭諸神焉。時有可擊熊襲之神託。於是后遣兵擊熊襲、熊襲又自服。馬國內有羽白熊鷲者、爲人强健、不從皇命、每略盜人民。（或曰、熊鷲有翼能飛高翔、是以不從皇命、掠人民）皇后

後舉兵擊之盡皆伏誅於是九國悉平均也
冬十月皇后自將諸軍征新羅新羅王明頭降高
麗百濟相續自服三韓悉屬日本
四月后為征新羅舉兵到肥前國松浦川自為
鉤抽裳糸為緡登河中石上而投鉤祈曰朕欲
征財國若有成事者河魚飲鉤舉竿獲細鱗
河年魚多男女雖釣不得魚也　皇后知神教有驗還詣橿日浦
解髮臨海曰吾被神祇之教頼皇祖之靈浮涉滄
海躬欲西征是以今頭滌海水若有驗者髮自分

為二即入海洗之髮自分也皇后便結分髮而
為髻謂群臣曰夫興軍動衆國之大事安危成
敗必在於斯征伐事不成者罪及於群卿是甚
所傷憂也吾雖婦女假男貌起雄略上蒙神祇
之靈下藉群臣之助振甲兵而渡嶮浪整艫船
以求財土若事就群臣共有功事不就吾獨有罪
共共議之群臣頓首奉詔於是令諸國集船舶
練兵甲后皇親出於西海遣吾瓫海人烏摩呂察有
國邪還曰無見國也后又遣磯鹿海人名草

察之經數日服命曰西北有山帶雲横絙蓋有
國乎於是卜吉日后親執斧鉞令三軍曰其敵
少而勿輕敵強而勿屈姧暴勿宥降者勿殺勝
者必有賞背走者有罪金鼓無節旌旗不整貪
財多欲懐私者為敵所虜時皇后所娠之皇子
當開胎皇后取石挿腰而祈曰事竟還日
產於茲土矣十月從和珥津發船順風吹帆舶
大魚悉浮挾守船故不労櫓楫便到新羅旗旄
耀日鼓声動地新羅王遥望曰吾聞東有神國

謂日本必為其國之神兵也豈舉兵以拒之乎
即降王船前叩頭曰從今以往不乾船柁毎年
貢男女之調又誓曰及東日更出西河水逆
流河石昇為星辰不闕春秋之朝貢有若背天
神地祇共討焉或謂皇后曰誅新羅王勿宥皇
后曰人自降服殺之不祥也乃解其縛赦之高
麗百濟之二王聞新羅降日本密伺其軍勢知
不可勝詣營從今以後永稱西蕃不絶朝貢三
韓今朝鮮也悉定矣於是皇后還軍於日本

冬十二月皇后生譽田皇子於筑紫
二年春二月譽田皇子之兄麛坂王忍熊王謀反欲殺皇后及皇子日食晝暗數日
皇后領群卿移于長門收天皇之喪從海路向京師時麛坂王忍熊王聞仲哀帝崩皇子新生竊謀曰今皇后有子群臣皆從焉共議立幼主吾等何以兄從弟乎詐託言於爲天皇之陵詣播州興山陵於明石仍編船絙於淡路島運島石而造之誘每人取兵而待皇后時麛坂忍熊

共出將菟餓野祈曰若有遂大事必獲良獸時赤猪忽出咋麛坂王而殺焉軍士悉慄也忍熊王謂倉見別曰是大恠也在於斯不可待敵則引軍返屯於住吉時皇后聞熊王之起師以待之命武内大臣懷皇子横出南海歷紀州詣難波熊王引兵退軍菟道於是皇后詣紀州會皇子于日高當此時日食晝暗數日
春三月皇后使武内大臣及武振熊將諸軍擊忍熊王於菟道忍熊軍敗奔瀬田自殺

后聞忍熊軍菟道待官軍使武振熊將萬衆擊之時大臣選精兵從山背出到菟道屯河北忍熊士各儲弦藏于髮中藏眞刀佩木劔熊王欲出營戰時大臣挙皇后之命誘熊王曰吾非貪天下唯懷幼主從君主者也豈有距戰乎願共絶弦捨兵與連和焉然則君王登天業以安席高枕專制萬機顯令軍中曰悉絶弦解佩刀投於河水熊王信其言令軍中解兵投河水而斷弦至是佩所藏之眞刀張所儲之弦直度河進熊

王大驚曳兵退官軍追到于逢坂破之熊王知不可逃沈瀬田渡死武内継兵誅餘黨
冬十月群臣尊皇后爲皇太后改年爲攝政元年
三年春正月立譽田皇子爲皇太子
十三年春二月皇太子幸越前拜笥飯太明神
初仲哀帝幸于越前角鹿興行宮而居之是謂笥飯宮帝崩祭祠此處號笥飯大明神今歳命武内大臣屬太子赴越前拜先帝之靈
三十八年遣使於魏

按魏志曰今歲皇后（魏明帝景初二年）遣難斗米等献牛口班布同四年（魏齊王芳始元年）魏遣帯中校尉梯雋等奉詔書印綬詣國賜金帛倭王因上表答謝詔書同四年倭王復遣使上献生口倭錦等同五十二年倭王復遣使献生口白真珠凡皇后御世遣使魏王統三度也然本朝之史冊大畧不挙載之想夫我朝有自神代而傳来之文字也縫織神世之舊稚日女尊神生而坐齋服殿織神之御服之事日本

紀載昭晰也然讀書学文始應神帝子稚郎子縫織之道應神帝三十七年至求使呉織衣之工女漸盛也在此曰表曰錦者未可知惜哉本朝史記不傳委典上古之表錦詳能見乎

五十年令諸國始作驛路

六十二年新羅不朝貢太后使襲津彦撃新羅

太后親西征之後新羅悉屬本朝朝貢不絶年頃歳稍敎日本不為朝貢太后怒使襲津彦詰責撃新羅新羅王大恐附日本

六十九年夏四月皇太后崩於稚櫻宮壽一百歲（或一百十二歲）摂政六十九年葬狹城盾列陵

文政紀元戊寅一千五百六十年

先是帝

應神天皇

諱譽田仲哀帝第四子也母ハ神功皇后

元年春正月天皇即位

帝特七十一歲以皇后討新羅之年之十二月産於筑紫之蚊田多幼而聡達玄監深知動容進止有聖表焉太后摂政三年立為太子時三歲

初帝在胎内之時先帝崩無締子此帝以為帝王平統時人號胎中天皇且産腕肉高上其形負鞆故稱其名謂誉田天皇鞆藤時人以鞆誉田之故也

二年春三月立仲姫為皇后

三年百済失禮於日本天皇遣兵譲其不禮國人殺王降

先是百済王辰斯無禮不朝帝怒遣紀角宿禰等嘖讓無禮於是國人殺王以謝之由是紀

云阿花者爲王

九年秋甘美内宿祢譖其兄武内大臣發覺誅伏

帝遣武内宿祢於筑紫以監百姓時宿祢之弟甘
美内以其虚讒天皇曰我兄常有窺天位之[illegible]
故在筑紫而密謀之招三韓令朝於己遂將有[illegible]
天下天皇怒遣使於筑紫欲殺武内武内歎曰
吾以忠事君今何禍矣無罪而死耶時有壹伎直
眞根子者其爲人能似武内之形惜武内之[illegible]
罪之死語武内曰今大臣以忠事君常無黒心

本朝通紀卷之二　前編　二十一

天下共知焉願密避難赴于京師親辨無罪[illegible]
後死不晚也且時人每謂僕形似大臣今僕[illegible]
大臣死之以明大臣之丹心則自伏劔死因[illegible]
祢潛避廻南海詣於京師請無罪帝則推問[illegible]
弟爭是非不決帝勅請神祇探湯（探湯之法謂把泥也）請兄[illegible]
共出于磯城川邊爲探湯宿祢便勝至是宿
祢執横刀以毆仆甘美内遂欲殺帝勅釋其[illegible]
内。【神諱録曰】眞根子此舉有功[illegible]
彼紀信之難漢王不自決先紀信[illegible]

千字文

読書之始

安知王不別有奇策以出圍也武内宿祢則不
既自決其死眞根子諫之令去代之以死然若
不然則宿祢必毀肝腦于紫陽何以獲逞皇都
勝甘美内以立功於天下哉是眞根子功所以
爲通紀信

六年春二月本朝始傳經典

去歳百濟王遣阿直岐者貢易經孝經論語山
海經及良馬二匹時阿直岐能讀經典皇子菟
道稚郎子師之讀經典（本朝讀書之始）天皇問阿直岐

本朝通紀卷之二　前編　二十二

曰有勝汝之博士耶對曰有王仁者勝於己
遣使於百濟徵王仁王仁持千字文[illegible]
于郎子郎子師王仁而習典籍莫不通達於是儒教始
行本朝【倭宗傳曰】盛哉帝德以神聖躬好賢[illegible]
闘王道於萬世施教化於衆民宜哉吾邦[illegible]
宗廟不易之祖

辛亥　二十二年秋天皇狩于淡路嶋轉遊小豆嶋

丁巳　二十八年秋九月破高麗之表

高麗王遣使朝貢因以上表其[illegible]責高麗之[illegible]

日本國之文稚郎子讀之大怒責高麗之使以
表狀無禮則破其表

二十一年秋八月本朝始作琴

帝先是科伊豆之國民造船長十丈輕泛疾行
如馳故名其船曰枯野經年數十年朽損不可
以用帝詔群卿曰枯野船自貢入所貢也宜於
不堪用然久為官用功不可忘何不絶其船之
名而得傳後葉乎於是群卿相議令有司取其
船材為薪而燒鹽成五百籠鹽以其鹽周賜諸

國令造船由是諸國一時貢五百船悉集於武
庫水門時新羅調使亦宿武庫忽有失火延燒
所貢多船新羅王聞之大恐仍獻能匠天皇使
其匠以枯野燼作琴其音鏗鏘而遠聆天皇喜
有歌

三十七年春帝遣使於吳國求縫衣之工女

帝遣使於吳國求縫織之工女其使到高麗不
知道路乃尋之於高麗高麗王副導使於是得
通吳於是吳王獻兄媛弟媛吳織穴織四

女

四十年春正月立稚郎子為皇太子

帝常愛季皇子郎子勝其兄大山守及大鷦鷯
故有立欲為皇太子之情於是召二皇子問曰
汝等長與少孰愛之乎大山守命對曰少者不
及長子帝有不悅之色大鷦鷯預察帝之情對
曰長子多經寒暑既為人矣唯少子未知其成
是以少子甚憐之帝悅曰汝言寔合朕心則立
郎子為皇太子以大山守令掌山川林野以大

鷦鷯為太子之輔令知國事

四十一年春二月天皇崩

日本武尊

捕龍擭鬼猛雷霆天下主光德後刑詔劍草神
倭姬賜寶劍浮船櫓檣浪沒滄溟東州雉草入
林火賊清平武威飲滑醒江州醒井水何料一朝蛇毒
害於能褒野莽神靈

文化七年庚午　一十七乃年志

金山 [illegible] 撰

本朝通紀前編卷之二終

本朝通紀前編卷之三

奥州會陽隱士　長井定宗集編

起仁德天皇元年盡雄略天皇二十三年凡一百六十七年

仁德天皇

諱大鷦鷯應神帝第四子也母仲姫命品陀眞若王之孫也

元年癸酉春正月大鷦鷯尊即天皇位

初應神帝崩之後太子稚郎子讓位於帝曰夫君天下以治萬民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驩心以使於下百姓欣然天下安矣今我也弟且文獻不足何敢嗣位登天業乎大王者風姿岐嶷仁孝且齡長足爲天下之君先帝立我太子豈依能才乎唯愛我也夫兄上而弟下聖君愚臣古今之常也願王即帝位我爲臣助之政帝對曰先帝謂皇位一日不可空故選明德立王爲嗣豈棄先帝之命輒從弟王之願乎固辭不承各相讓矣此時帝在於難波郎在於宇治各相讓空位三年天下憂焉於是郎子謂我知不可奪兄王之志豈久生以煩天下乃自死焉帝聞太子之薨馳到菟道宮時太子薨三日帝大悲慟素服發哀哭以其屍葬於菟道山上於是帝不得止登極時帝五十七歲

孝子傳曰天皇之於先帝生則深懼傷其志觀少甚憐之答可見崩則痛恐違遺勅觀於讓神器可見太子自裁爰迫於不獲已方始登極耳書曰惟孝友于兄弟其天皇之謂乎其治八十七年視民如傷自奉至薄亦所謂親親而仁民乎聊按應神帝紀十六年春二月徵百濟王仁使人師之習諸典籍是本朝經學之權興也蓋天皇資質粹美加以聖賢之學宜其仁孝誠敎至如是也皆後世人主之所當相鑒也

二年春三月立磐之媛爲皇后

四年春二月詔諸州赦課役三年

帝行幸葛城登高觀烟氣不起衆民無炊者遂難波詔群臣曰朕登高臺以遠望之烟氣不起於城中謂百姓既貧而家無炊者朕君億兆三年于斯知五穀不登百姓窮乏也封畿之内尚

如斯況於諸州乎自今後至于三載除課役息百姓之苦是日始黼衣鞋履不弊盡不更爲宮垣崩而不造茅茨壞而不葺風雨入隙而沾衣被星辰漏壞而露床蓐是後風雨順時五穀豊穰三歳之間百姓富寛

十年秋九月群下奏民富請造宮室帝不免

一日帝居臺上遠望烟氣炊烟繁於是帝喜語皇后曰朕既富矣皇后對曰何謂富乎帝曰烟氣滿國百姓自富歟皇后曰宮垣壞不得修衣

汚穴猶何謂富乎帝曰夫天之立君爲百姓也故君以百姓爲本是以古聖王國有飢寒之者顧責身今百姓貧則朕貧也百姓富則朕富也未有百姓富君貧矣諸國悉請曰故課役經三年因此宮殿朽壞府庫已空今天下之民富饒不拾遺是以里與鰥寡家有餘儲若當此時未貢稅調以修理宮室者懼獲罪於天乎然帝猶忍不聽矣

十年冬十月始科課役造宮室

今歳帝甫科課役搆宮室百姓喜不令扶老携幼不問日夜子來爭作矣是以不幾而宮室悉就成矣

按昔也周文王爲臺沼文王能以愛其民國人樂其歡役如孝子趨父事故其經營之速成如神靈所爲故以名其臺謂靈臺名其沼謂靈沼今也天皇以和樂之民修宮室其餘然而成所謂如文王之靈臺嗚呼聖者化入心而不隔東西如斯矣時人號宮室不言靈

宮靈室乎

十一年冬十月治攝州之水築茨木堤

詔群臣曰今朕視此國郊澤曠遠而田圃少之且河水橫逝以流末不駛逢霖雨海潮逆上而巷里乘船道路亦泥不可有不治則掘宮北郊原引南水入西海築茨田堤以開田圃得墾田四萬餘頃難波堀江之號始于斯

十二年秋八月高麗貢鐵之盾的

時帝饗高麗客於朝群臣列於是帝命有人射

稱射所獻異客之鐵的宿祢射之輒徹之客等驚畏起拜之天皇大喜明日感賞宿祢賜名於的戸田宿禰

乙酉　十三年秋九月始立茨田屯倉定舂米部

丙戌　十四年冬十一月橋猪鹿居津潤河水於上下鈴鹿上下豊浦得田四萬餘頃

己丑　十七年新羅不朝貢遣使嘖無禮新羅則貢金銀及種種珍物以謝其罪

壬寅　三十年冬納八田皇女為妃

帝初納八田皇女將為妃皇后不聽時令歲九月皇后遊紀州熊野帝伺皇后不在徵八田皇女納宮時皇后到難波渡聞之而大恨不歸高津宮自山背廻興山背筒城宮室居之天皇遣使召之而不敢還天皇幸筒城召皇后然皇后不見於是車駕空還宮

癸卯　三十一年春正月立去来穂別尊為皇太子

丁未　三十五年夏六月皇后磐野姫薨於筒城宮

庚戌　三十八年春正月立八田皇女為皇后

辛亥　三十九年夏五月詔始獻菖蒲

壬子　四十年春二月天皇殺弟隼別皇子

時帝欲納雌鳥皇女為妃以帝弟隼別為媒時隼別密娶雌鳥為己婦而久不復命天皇怒使吉備雄鯽等擊之隼別大驚伴雌鳥納伊勢神宮將謝其罪未到及蔣野伏誅

癸丑　四十一年春三月遣紀角宿禰於百濟國檢校三韓諸蕃

時國王孫酒君無禮紀角怒讓之王懼以鐵鏁縛而送之於日本天皇賞之而赦

乙卯　四十三年秋九月始獻鷹

依網屯倉阿弭古捕異鳥獻於天皇帝召百濟酒君問之酒君曰此鳥類在百濟號曰倶知得馴而從人亦捷飛掠諸鳥帝乃授酒君令畜之未幾而得馴酒君則以韋緡著其足以小鈴著其尾居腕獻於帝於是帝幸百舌鳥野而遊獵時此野雉多天皇乃放鷹捕數多之雉

乙丑　五十三年新羅叛不朝貢使竹葉瀨弟田道擊

羅頃歳新羅不朝貢於是帝遣竹葉瀨譲之道獲白鹿還而獻之於是更改遣其弟田道詔曰若新羅距之則擧之授精兵田道入新羅新羅果不服来圍田道田道固塞不出先擒新羅之一卒問新羅之計對曰新羅之軍猛卒强士每有右軍伺擊左軍必敗也於是田道縱兵擊左軍新羅之軍果大潰被殺傷者數百人田道乗勝進兵虜四邑之民以歸

丁卯

五十五年蝦夷叛帝使田道擊蝦夷田道戰敗為蝦夷被殺

夷大起畧郡縣帝詔田道擊夷田道師與夷戰田道之軍大敗田道怒鬪死時有從者取得田道之手纒與其妻夫人乃抱手纒而縊死矣爾後蝦夷復益起鈔畧人民因以掘田道之墓則有大蛇自墓出以咋蝦夷蝦夷悉被蛇毒而死亡得免者止一二人而已時人田道雖既亡遂報讐何死人無知耶

按或曰凡人死而氣散無其迹者是其常理也如田道死報讐者何生氣如斯乎予竊答之曰蓋人物之生乎天地陰陽所感聚而生散而死故生者自息死者自復消更無一息之間斷由是見之怎生有人死而再生之理乎雖然至魂氣之大虚不能無遅速譬如燈烟衝上蕭蕭無去煙氣凝結厚蒸者薄然去既遅烟氣之鬱蒸淼然薄者無去遠是即朱晦翁所以有打麵做糊之喩也昏羸病死

之人結氣蕭盡了方死故其氣速散無咎至不得其死之人其氣不能卒消耗鬱結而為妖為怪鄭伯有之厲殺公孫段包生之靈鬼畢齊侯之類是也如今田道為蝦夷被殺不得其死憤悉之氣發結為祟與伯有包生之類同日之譚也不可誣

庚午

五十八年白鹿出連理木生

按延喜式祥瑞之編曰白鹿者仁鹿也合生連理木者仁木也各以為祥瑞今歲兩木来

合白鹿出天皇之仁德達于天道其態顯一斯者可見蓋獵仁德帝後世議為仁君奚爲僭言乎

六十二年夏六月額田大中彥皇子獵于闘雞里入獻氷始行氷室之禮

皇子獵于闘雞將皇子自山上望野中有物其形如廬皇子怪問之闘雞稻置大山主對曰氷室也皇子曰藏之如何亦奚用焉曰掘土丈餘以茅蓋其上敦敷茅荻取氷以置其上既經夏

月而不泮當熱月漬水酒以用也於是皇子則將來其氷獻于帝帝自是以後每歲闘雞人以為恒禮是号氷室禮

六十五年詔武振熊誅飛州之賊

飛州奏曰國內有一賊曰宿儺一體而有兩面也頂合無項手足各四也多力輕捷左右佩劒四手並用弓箭是以不隨皇命掠略人民於是帝詔難波武振熊而討之振熊奉勅到飛州而誅之

神社考卷三 四十丁可見

七十二年始自唐獻菊種

七十八年大臣武內薨

大臣孝元帝四世之裔也孝元帝之子曰彥太忍信命忍信之子曰屋主忍武雄心命武內者武雄之子也武內與成務帝同日生為人忠勤整肅歷事景行成務仲哀神功應神仁德之六帝今歲薨壽殆三百有餘歲或二百八十五歲未詳孰是

浮子曰武內功高于日域其名傳于中華故入僭宮野配祭焉

僧宗傳曰史傳共云武內歷事

六帝壽三百餘歲以景行癸未十二年成務生考之則三百有八歲雖然景行二十五年為巡察使討之歲十有二幼達似可疑恐年曆有傳寫之誤歟

八十七年春正月天皇崩難波宮

帝壽百四十三歲或百十歲葬百舌鳥野帝自幼聰明叡智躬究庶務也及壯仁寬慈惠見民如傷恪謹天命常懼匹夫匹婦不獲其處故四海化服民人安寧也御世久而天運之妖氣稍動

宿禰等之叛者一二始起於是帝大憂剋己恭求于德倍輕賦薄斂以施恵心弔死問病以養老幼孤獨是以政令流行天下太平一夫不被於刑二十餘年國内大靜謐也天下聞其崩如喪父母矣

儒宗傳曰帝之聖至矣盡矣泰伯夷齊之讓也禹之卑宮室致力於溝洫舜南風也有若諭哀公也帝皆安行之知事莫不窮據其不斷則陶堯之餘然抑天照神之風聊百王之系關國之治至今者其此賜也

令歳仲皇子謀叛燒太子之宮太子奔于河内其弟使瑞齒別皇子誅仲皇子

皇太子有諒闇未即位以羽田矢代宿禰之娘黒媛欲爲妃納采既訖遣弟住吉仲皇子而告吉日時仲皇子冒太子之名以犯黒媛逮于還忘所持之鈴於黒媛之家明夜太子不知仲皇子之奸自到黒媛之家時床頭有鈴聲太子異問黒媛曰何鈴乎對曰昨夜非太子所賚之鈴乎於是太子知仲皇子冒名以奸黒媛默避之仲皇子聞之畏罪而將殺太子密興兵圍太子宮時平群木菟宿禰物部大前宿禰漢阿知使主等早知啓太子太子不信或醉不起三人急扶太子令乘馬大前同乘其馬自後抱太子避宮仲皇子不知太子不在縱火於太子之宮太子到埴生坂河内醒顧難波見焰燒天而大驚則急馳自大坂向倭到于飛鳥山遇少女問之曰此山有人乎對曰執兵者滿山中君宜廻當摩路於是廻避當摩路入倭居於石上振神宮聚兵時太子之弟瑞齒別反正帝也追到于此處太子疑疑於是皇子啓曰僕無黒心唯愁太子之不在而到於此耳太子傳告皇子曰汝寔無叛心則難波而殺仲皇子然後見汝皇子曰今仲皇子無道群臣百姓共惡怨之且門下之人皆叛爲賊臣雖知其逆未受太子之命故不行其誅耳今既被命豈難於殺仲皇子乎唯獨懼殺仲皇子猶疑臣歟冀得忠直者欲明臣之不欺於是太子則副木菟宿禰而遣焉皇子歎曰

與仲皇子並兄也誰從之誰和之矣然以無道亂有道其誰疑我則請于難波與仲皇子之近臣刺領巾脫錦衣揮與之私語曰汝為我弑皇子吾必敦報汝於是領巾伺仲皇子入厠執矛而刺殺焉獻首於瑞齒別於是木菟宿祢語皇子曰領巾為人殺己君為我雖有大功於己君甚不忠也君意之皇子可之乃斬刺領巾矣即日發於石上而復命於是太子稱皇子敦美其功

人皇第十八

元年春二月皇太子即位於和州磐余宮

〔履中天皇〕諱去來穗別仁徳帝子也母磐之媛葛城武内之孫葛城襲津彦之女

平郡木菟蘇我滿智宿祢物部伊莒弗[illegible]圓大使主之四人執國政

秋七月立黒媛為皇后

二年春正月立瑞齒別皇子為皇太子

皇子以有大功也

三年冬十一月號宮於稚櫻

帝一日泛船於磐余市磯池與皇妃也黒媛遊宴

時櫻花落于帝盞帝異之詔物部長眞膽連曰是花非時而來自其何處來汝往求之長眞膽尋花獲于室山而獻之天皇歡其希有即為官名號磐余稚櫻宮

四年秋八月始置國史於諸州記言語達四方志

帝常憂遠州之民情不通知故命選文人置國史於諸國記國之事言達四方志矣〔備宗論曰〕每州置史布教化記是非乃学校庠序之権輿歟置言司通下民情彼誹謗木萠于此

六年春三月天皇崩于稚櫻宮

時壽七十歳在位六年葬百舌鳥耳原陵

人皇第十九

元年春正月天皇即位

〔反正天皇〕諱瑞齒別仁徳天皇第三皇子履中帝同母弟也

初帝生容姿美麗生而齒如一骨號瑞齒別[illegible]殺仲皇子之功立為皇太子今歳即位都於[illegible]内丹比柴籬宮納津野媛為皇夫人

六年春正月天皇崩于正寢

〔按〕日本書紀曰當是時風雨順時五穀成[illegible]

人民富饒天下太平想夫非帝業之隆盛孰能抑斯乎然日本紀不載所以有何德風雨順時人民富饒他史亦不記之嘗今時無可書考之書可惜哉時史之亡而不傳矣

人皇第二十 **允恭天皇** 諱雄朝津間稚子宿禰反正帝同母之弟也

元年冬十二月稚子宿禰皇子即天皇之位

帝崩無儲君於是羣卿相議欲以皇子即天皇之位時皇子自初多疾故謝曰我不幸離篤疾我初欲除病破身治病由是先帝責我曰汝患

病縱破身不孝孰甚於茲矣其長生遂不得繼且兄二天皇履中反正也愚我而輕之群卿共所知夫天下大器也帝位者鴻業也為民之父母聖賢之職也豈下愚而任之乎選賢王宜立矣寡人不敢當不聽群臣再拜連請大皇固辭不允時皇子妃忍坂大中姫命見群臣之憂吟而親執洗手水進于皇子前啓曰大王辭而不即位既經年月群臣百寮愁不知所為願大王從民望皇子背君不言於是中姫懼君皇子之前不退可四五刻時季冬風亦烈寒也故中姫之所捧之鋺水溢而凝腕中姫不堪寒以將死皇子顧驚曰嗣位重事不得輒就然群臣之所請亦不可敢辭中姫命敷則曰皇子將聽群臣之請上天皇之璽符群臣大喜捧天皇之璽再拜於是皇子即位

二年春二月立忍坂大中彦姫為皇后

三年春正月帝病遣使求醫於新羅

帝雖即位之後病甚篤於是遣使於新羅求良

醫新羅醫廣弘子乃來朝療帝病不經數月病已差也帝大歡厚賞醫以歸于國

四年秋九月詔定姓氏

時諸人或誤失己姓或故認高氏群卿百寮乃諸國造等皆言帝皇裔或自天降不知其實於是天皇下詔曰上古治人民得所姓名無錯今朕踐祚於茲四年上下相爭百姓不安或誤己姓認是於高氏其不至於治由是也朕雖不賢豈不正其錯乎則命群卿百寮及諸國諸

丙辰　戊午

姓人盟神正眞僞於是氏姓自定更無詐人

五年秋七月朔地大震

七年冬十二月以衣通姫納宮

皇后妹弟姫容姿無比艷色徹衣而晃外故以

時人號曰衣通姫帝聞之意依者與之時通姫與

母在于近江坂田畏皇后之情不參向帝強

召之七通姫猶固辭以不至帝又使中臣烏賊

津者招通姫烏賊津奉勅糒裹裙中到于坂田

伏于通姫之庭中述勅命通姫尚不應烏賊津

謂通姫曰帝命於臣曰不召來通姫必罪矣退

被極刑不如伏庭而死耳伏庭中不起七日與

飲食而不食每夜密食懷中之糒於是通姫以

為妾惶皇后之嫉既拒天皇之命且亡君之忠

臣是亦妾罪則伴烏賊津至于京師天皇大喜

厚賞烏賊津欲以通姫入後宮時皇后嫉之不

喜帝憚皇后之嫉不得近宮殿別搆殿屋於藤

原而居通姫矣

壬戌

十一年春二月為衣通姫定藤原部

乙丑

及通姫入藤原後眷寵甚矣於是帝詔大伴室

屋曰朕頃得美麗孃子朕心愛之奥欲傳其

名於後葉室屋奉詔相計科諸國造等為通郎

姫定藤原部

十四年秋九月天皇狩于淡路嶋

獦于淡嶋時麋鹿猨猪盈于山谷然終日不

獲一獸於是罷止以卜之嶋神祟之曰不得獸

者是我之心也赤石海底有真珠其珠祠於

我則悉得獸於是集處處之白水郎以令探赤

石海底海深不能至底唯阿波長邑之海人

名男狹磯入海底出曰於海底有大蝮其處光也

僉曰神所請之珠殆有是蝮腹乎於是男狹磯

繋繩於腰入海底抱大蝮浮出然男狹磯氣絶

死割蝮腹有真珠大如桃子乃祭嶋神而獵得

多禽也帝唯傷入海死則作墓厚葬之

甲午

二十三年春二月立木梨輕皇子為皇太子

乙未

二十四年夏六月以皇女大娘謫于伊豫

初皇太子耽欲無後宮當情昔將同母

大娘皇女甚艶妙也太子繫心於皇女蕩衷而恒念合之然畏罪嘿且闇不敢言其情徃日感青益盛將至於死於是太子以為不過于罪而死也同死不知通恨懐而死則作歌述懐情遂姧皇女時今月帝饍之羹凝以作氷帝異使卜者占之奏曰有内亂蓋親親相姧乎有一臣曰皇太子姧妹之罪皇女帝驚推問之果實矣群臣議曰太子是為儲君不可加罪則以大娘皇女竄于豫州

四十二年春正月天皇崩于紫垣宮

時壽七十八 或八十歲 葬河内長野陵

冬十二月穴穗皇子即天皇之位

初允恭帝崩欲太子即位時太子以有淫虐群臣不從百姓乖離悉隸穴穗皇子於是太子密設兵欲襲穴穗皇子皇子復備兵待太子知群臣不從奔匿物部大前宿祢之家皇子即兵圍之大前出門迎皇子曰願勿害太子臣將議之皇子解圍宿祢使太子自殺焉 或流伊豫 於是皇子即天皇之位

安康天皇 人皇第二十一 諱穴穗允恭天皇第二子也母曰忍坂大中姫二皇子女也

元年春二月天皇殺大艸香皇子

帝為太子大泊瀨欲聘大草香皇子妹幡梭皇女 允恭帝之子 使根使主請於草香皇子皇子對曰僕病重不得愈然生者命也何足惜乎但以有妹恒惜我死耳今陛下不嫌其醜將滿荇菜之數是甚大恩也何辭命辱乎則以押木珠縵附使主曰願獻陛下物雖輕賤納為信契呈丹

心耶時使主見珠縵之麗美以為盜為己寶則詐奏曰皇子不奉命乃謂臣曰其雖同族豈以吾妹獻得為妻耶既留縵不獻帝信讒大怒使兵殺皇子其妻以中蒂姫納于宮中為妃以幡梭皇女配大泊瀨皇子

二年春正月立中蒂姫命為皇后

三年秋八月大艸香皇子之子眉輪王弑天皇太子大泊瀨誅眉輪王

初皇后中蒂姫為草香皇子妃生眉輪王雖

讐。于時母得免罪。常養宮中。一日帝幸于山宮登樓遊目。酒宴情盤。樂極顧謂皇后曰。汝雖親朕。畏眉輪王。時眉輪王幼年。戲樓下。聞此言。既帝盡醉。枕皇后之膝寢。於是眉輪王伺其熟睡而刺弑之。大舍人闕姓字也驟言於泊瀨皇子曰。天皇為眉輪王見弑。皇子大驚。即猜諸兄。被甲帶刀。率兵逼問八釣白彥皇子。皇子見其欲害。恐不言。泊瀨皇子乃拔刀而斬之。又逼問黑彥皇子。皇子又恐害。嘿坐不語。泊瀨主忿弥盛。欲復

并斬之。皇子恐。竊與眉輪王俱逃走。匿圓大臣之宅。皇子使使乞之。大臣以使報曰。蓋聞人臣有事。逃入王室。未見君主隱臣之舍。方今皇子恃臣心來匿。不忍送焉。泊瀨皇子怒益。興兵圍大臣宅。縱火燔宅。大臣與黑彥皇子眉輪王相俱燔死焉。

冬十一月。大泊瀨皇子殺市邊皇子。即天皇位。

先是安康帝欲以市邊押盤皇子傳國[illegible]
安康之謂也。故遙付屬後事。帝常貫怨之。時帝[illegible]

人皇第二十一

雄略天皇

諱大泊瀨。允恭帝第五之子。安康帝之弟也。

眉輪王。欲殺詐使人陽市邊皇子曰。願與皇子供為遊獵。皇子不察其詐言。乃隨道遙于郊野。帝彎弓驟馬。偽呼曰有猪。皇子向之。帝則射皇子殺之。於是帝命有司。設壇於泊瀨朝倉。即天皇位。以平群真鳥為大臣。以大伴連室屋物部連目為大連。

丁酉　元年春三月。立幡梭姬皇女為皇后。

戊戌　二年秋七月。幸[illegible]池津姬。[illegible]違天皇將幸之磔。

先是池津媛密通于石河楯。事顯。帝大怒。詔大伴室屋。雖夫婦。以火燒殺之。

三年夏四月。殺栲幡皇女及廬城部武彥。

栲幡皇女履襄有病如身。於是阿閉臣國見譖皇女及武彥曰。武彥汙皇女。故有任身。武彥之父枳莒喻聞流言。恐禍及身。誘率武彥於廬城河。使鸕投水捕魚。因其不意而打殺之。天皇聞之。遣使者案問皇女。皇女對曰。妾不識也。然[illegible]賫持神鏡。詣於五十鈴河上。伺人不

之地埋鏡經於帝疑皇女不在恒覓于東西時有虹見河上如蛇長四五丈異之掘虹之起處而獲神鏡行未遠得皇女之屍割而觀之腹中有物如水其中有石由是枳莒喩得雪子罪而悔殺武彦欲殺國見國見恐逃匿石上神宮

五年春二月天皇獵葛城山親擊殺大猪

帝常好遊獵幸于處處此月又田葛城山時嗔猪出從草中逐人獵徒大恐緣木帝詔舍人曰若獸逢人則止宜逆射刺之舍人失色不能射

之猪直來向帝帝用弓揕止擧脚踏殺焉田罷欲斬舍人皇后諫天皇曰陛下常獵好獸無乃不可乎今復以一獸之斬舍人則無異於豺狼也帝可此言呼萬歲曰樂哉人皆獵禽獸朕獵獲善言遂免舍人初帝暴強誤殺人多天下誹謗言大惡天皇也由皇后之言暴行漸停【藤井氏曰】人主之有過其益非小如月宜姜后漢明馬后唐太宗長孫后可以見矣其……不勸過諫臣我茲君豈不愧於……

……后救舍人之死而帝之忿戾亦立解與夫……晏子諫景公止殺圉人之事不相近哉

六年春三月詔使皇后及諸妃執桑葉勸蠶業

七年天皇奪吉備上道田狹妻爲女御

田狹之妻稚媛玉田宿祢之女也稚媛嘗嫁田狹產二子一日田狹侍殿側語人曰天下之麗者不如吾婦帝適傾耳聞之拜田狹爲任那國司遂奪其妻爲女御本朝立女御之始也田狹在任那聞而恨之留新羅遂不歸矣

九年夏五月使紀小弓宿禰蘇我韓子宿祢小鹿火宿祢大伴談連擊新羅朝兵破歸

帝自即位九年于斯新羅叛不朝貢帝欲親伐新羅然不果先使小弓等之四人擊新羅四將兵入新羅新羅王潰於路戰朝兵不利大伴談戰死小弓宿祢係病薨韓子宿祢與小弓之子大磐宿祢有隙被害於是朝兵亡二將不能攻戰軍敗歸朝

十三年秋八月播州之賊誅文石小麻呂

小麻呂播州御井隈人也有力暴虐抄刼路人且斷商客船悉以奪取桑違國法不輸租賦帝將春日大樹於敢士一百討之大樹使諸率手持火炬圍宅而燒之時自火中白狗暴出逐大樹大如馬大樹神色不變拔刀斬之即為小麻呂人悉感大樹之勇武初小麻呂性暴強肆行常被鬼面為妖行出路刼旅人或被獸皮奪財物及難至欲被所儲之狗皮蒙官軍矣

庚戌 十四年夏四月根使主有罪伏誅

今歲呉國遣使獻漢織呉織及衣縫女帝居呉使於石上使根使主饗之時帝密遣舍人視客使主裝餝舍人復命曰根使主所著之玉縵太貴最好衆人云前迎使之時亦著之於是帝欲見之命根使主裝如饗之時引見于殿前時皇后仰天啼泣帝問曰哭何乎皇后對曰此玉縵者昔妾兄大草香皇子奉先帝之勅進妾於陛下之時所獻之物也故致疑於使主不覺哀泣而已帝驚遣令按之使主不能陳謝服罪帝怒將斬之使主逃匿於日根對官軍遍殺之

按根使主自譖殺草香皇子十有六年于斯天皇公卿無知其不義故被列大卿肆權威然隱惡一發無可轉緣之導遂伏誅夫譖愬人倫之至惡已有可憤怨之義毀殺人所為古今之大罪也矧使主有於皇子無怨無怒唯貪一器譖害皇子其惡孰大焉使主倖免而一旦難脫其難何不被天罪乎後世如何可不恐乎

壬子 十六年秋七月詔宜桑國縣殖桑

甲寅 十八年秋八月使物部菟代宿祢物部目連將兵擊伊勢朝日郎郎誅伏

郎嘗長射業驕其能不從帝命於是天皇遣菟代宿祢及目連以伐郎郎聞官軍之至迎戰伊賀青墓郎手謂官軍曰郎手可中誰人官軍皆恐菟代不敢進相持二日一夜是目連自執太刀使筑紫物部大斧手持楯進郎遥見射之徹手之所持之楯及甲二重并入身一寸斧手

自雄略天皇廿二年戊午至天長二年乙巳三百四十八年

猶豫目連目連急進獲即斬之

二十二年春正月以白髮皇子為皇太子

天皇第三子也皇子生而髮白故號白髮皇子長愛民故立為皇太子

秋七月丹波水江浦嶋子昇蓬萊山

浦嶋子丹州餘社郡管川人也嶋子一日乘舟而釣得大亀便化為女嶋子感以為婦與女相遂入海到于蓬萊山歴覩仙衆

閲右所挙之嶋子之事跡悉日本紀之所載聊不雜殊説然日本紀謂遊仙山之事不[illegible]歸郷之年月也扶桑畧記及万葉集註[illegible]浦嶋子以雄略二十二年登仙淳和天皇天長二年歸于故郷矣然親王之撰日本紀在於元正天皇之時元正帝先于淳和帝九代親王何以得知其到蓬萊乎記略万葉説[illegible]疑歟本朝神仙傳唯云經百年而歸于故[illegible]日本紀之撰在嶋子之歸郷之後以是[illegible]則仙傳之説得其實耶皆成親王之[illegible]

嶋子之歸國之年月哉○又曰神仙之蹤茫恍惚多佛氏之所云好奇者所誇説也今此嶋子之入仙顔似渉怪雖然日本紀之所載諸家之所稱倭歌之所詠詩所賦既久矣不可誣耶

秋九月遷祠豐受太神於勢州度會郡山田原

今外宮　皇太神移五十鈴宮至于此年既四百八十四年也宮規准日州少宮撰以造之

二十三年秋八月天皇崩

帝自去月寢病至此月病大漸於是遺詔於大伴室屋大連等輔太子遂崩于大殿時歳六十二在位二十三年葬丹比高鷲原陵

冬星川皇子欲弑皇太子自登天皇位不成誅伏

皇子天皇之幼子也天皇崩太子將即位星川皇子母稚媛陰謂皇子曰欲登天位先取大藏官長子磐城皇子聞其母教星川皇子之語諫皇子曰太子者我弟然安可欺乎皇子不聽遂取大藏官鑰開外門式備將為乱於是大伴室

屋大連及東漢掬直等奉遺勅讓太子發軍士
繞大藏自外拒閉縱火燔殺星川皇子

神功皇后

松浦縣釣而獲鮎神言有驗次疑娠
胎中試抱一皇子頭髮自分二者焉
先擊新羅降而縛直征麗濟斂刀鉛
照臨下土女王婚赫　神功民具瞻

文政紀元戊寅四月　一千五百五十七年

本朝通紀前編巻之三畢

武内宿禰　高良大明神

上古大臣為棟梁八幡別社稱高良
帥軍征伐三韓國歷仕勤勞六帝皇
謀許是非明不自辜遂教兄弟共探湯
佳齡三百有餘歲若滿扶桑傳漢唐

浦島子

雄来舟釣大龜忽為婦入蓬萊池
銀臺金閣奏仙樂彩霧紫霞醉玉卮
還島三年三百歲歸鄉一月一秋時
悵然失歩誤開筥嬋約奇姿變老衰

本朝通紀前編卷之四

奥州會陽隱士　長井定宗集編

起清寧天皇元年、盡敏達帝十四年、凡一百六年

人皇第二十三

清寧天皇

諱白髮武廣國押稚日本根子、雄略帝第三子也、母葛城韓媛

庚申元年 南齊太祖建元二年 春正月天皇即位、

尊葛城韓媛爲皇太夫人、以大伴室屋大連爲大連、以平群眞鳥大臣爲大臣如故、定都於磐余甕栗、

辛酉二年冬十一月始行新嘗

壬戌三年夏四月立億計王爲皇太子

億計王者履中帝孫市邊皇子之子也、初市邊皇子爲雄略帝被害、事見安康帝四年 此時有二子、兄曰億計王、弟曰弘計王、恐懼逃匿、其臣將下部使主與其子吾田彥竊奉二皇子避難於丹波余社郡、使主尚恐見誅、棄二王子、逃入播州縮見山石室而自縊死、於是二王子與吾田彥俱向播州赤石郡、改字號丹波小子、仕于縮見屯倉首忍海部造細目、吾田彥尚就仕、二王子[illegible]、憐二王子在于細目之宅歷年月、今歲播磨國司來目部小楯適至于細目之宅、細目[illegible]饗將、弘計王語兄億計王曰、避難於斯踰數年、顯名著貴方屬今宵、億計王歎曰、其自導顯見害、孰與全身免厄歟、弘計王曰、吾是履中帝之孫、而困事於人、飼牧牛馬、豈若顯名被害歟、億計王曰、然則非弟誰能揚大節乎、弘計王固辭、兄弟相讓三、兄強欲使弟爲之、弟王許之也、小楯

主酒酣、細目使弘計王歌舞、弘計王整衣帶歌舞、時有歌中可怪之語、小楯深奇使弘計王又歌之、弘計王識之、以歌中之孫市邊之子、小楯大驚、離席再拜獻伏、悉發郡民造新宮、安置兩王子、自乘驛馳詣京師奏之、天皇喜曰、朕無子也、可以爲嗣、與大臣大連定策於宮中、使小楯持節奉迎之、則以億計王爲皇太子、以弘計王爲皇子、

秋九月詔遣臣連於諸州巡省風俗、冬十月詔

二十四代 清寧天皇

天下淳犬馬器翫之獻
四年秋八月帝親録囚徒之數
帝性仁惠溫恕愛民好施故海外諸蕃執貢職
天下歸附天下懷皇德
甲子
五年春正月天皇崩
特四十二歲在位五年葬河内坂門原陵
冬十一月飯豐青尊薨
飯豐皇女皇太子之姊也天皇崩皇太子與弘
計皇子讓位不肯處久矣於是皇女在忍海角刺

宮自稱忍海飯豐青尊臨朝執政今月薨諡清
貞天皇初皇女於角刺宮與男初交謂人曰一知
女道遂不願交於男

人皇第二十四 顯宗天皇 諱弘計履中帝之孫市邊皇子之子也母荑媛也

乙丑
元年春正月弘計皇子即天皇之位立小野王爲
皇后
飯豐嬡薨無朝政之人於是皇太子取天皇之
璽從諸臣之位再拜曰天皇之位有功者可以
處之著貴蒙迎皆弟之謀也以天下讓弘計王帝
讓以弟不可兄先且以先帝之命固辭不受
是兄弟相不立於是皇太子與守屋大連真鳥
大臣及百寮群臣相議雖推即位帝恐逆兄意
卽聽之卽位特人兄弟喜其能以實讓曰宜哉
兄弟怡怡天下歸德則民興仁
赦天下○帝親幸狹屋野尋市邊皇子墓起葬
詔曰先王遭荒亂命荒亦朕在幼年亡逃自
匿奉得求迎纂大業廣求遺骨莫能知者厲
求于天下以告報爲有一嫗知其所埋天皇大

喜與皇太子將老嫗幸于江州蚊屋野得其骨
大慟更起陵於蚊屋野中還于京師厚賞老嫗
居於宮傍眷顧甚厚焉
夏四月詔來目部小楯司山澤賜姓於山部氏
詔曰凡人主之所以勸民者惟授官也所以國
之興者惟賞功也夫小楯求迎舉朕厥功茂焉
所志願言無難小楯謝曰所願者山官帝諾於
是以小楯拜山官賜姓於山部連氏
丙寅
二年春三月上巳日帝幸于後苑始曲水宴

秋八月天皇欲堀雄略帝之陵以酬父讐皇太子諫止之

帝謂皇太子曰吾父無罪而雄略帝射殺之棄骨於郊野朕至今憤歎寢不安心吾聞父讐不與共戴天雖匹夫之子居父母之讐寢苫枕干況吾立為天子二年于今矣願壊其陵摧骨投散而報其讐不亦孝乎太子泣諫曰夫雄略帝正統萬機臨照天下華夷欣仰吾父王雖皇子不登天位以此觀之尊卑惟別而忍壊其陵誰人生

以奉天之靈其不可毀一也又天皇不遭遇白髮帝（清寧帝也）殊恩寵蒙寶位雄略帝白髮帝之父也臣聞老賢言無不讎德無不報有恩不報俗之深者也陛下饗國德行廣聞於天下而毀陵見於華夷恐其不可以莅國子民也不可毀二也帝善其諫而罷焉

三年夏四月天皇崩于八釣宮

時春秋三十八在位三年也帝初艱難即位以深布德起惠毎歲救民之寒苦於是歲豐以

歲豐以銀錢一文糴斛下石於天下親附四方皆萬歲今歲聞帝崩海內哀哭如喪考妣孝子傳曰孝者萬善之本善者百福之歸吾聞仁者壽無窮天皇至孝至壽當無窮何其短乎曰稟氣有定數不可移矣但觀常人如此乎已夫善人盡而惡人殘實也是者何也天地之間安得有賞而不變哉豈可以見而皆入之死也雖身雖死而其名以義者則未嘗滅如彼顏子千數百歲

宜甚並於世之類是天皇孝誠帝表達二後世其澤之不朽也八十有九代矣蓋將自天與艸木同榮枯者而觀之則無疆也。

仁賢天皇

（顯宗帝同母之兄 ／ 皇二十五）

元年春正月皇太子即位於石上廣高宮〇春二月立春日大娘女皇為皇后

二年秋九月顯宗帝之皇后小野姫有罪自殺

初帝為太子之時宴

宗帝親執刀子命皇后傳進太子皇后就而立置刀子於瓜盤是日更酌酒立喚皇太子速太子即位皇后恐不敢之誅自殺

四年夏五月的臣蚊嶋穗允君有罪皆下獄

按日本紀及諸舊記眞有罪下獄未書有何罪之事然帝性仁恵而孝友也孟子所謂有殺一不義殺一不辜不得天下之風三子無罪帝豈可下獄乎書法誤謬當記明無帝使之私曲且三子有罪之事者也

七年春正月立小泊瀬稚鷦鷯尊為太子

十一年秋八月天皇崩正寝

壽五十一歳在位十一年葬菅生坂

冬十二月皇太子誅平群眞鳥及鮪即位

時平群眞鳥臣恣國政欲以王天下時太子欲娉物部麁鹿火大連女影媛遣媒向影媛之家期會影媛曾姧眞鳥大臣男鮪故恐違太子所期報曰妾望奉君於海柘榴市巷由是欲太子往期處先遣使於眞鳥之宅索官馬眞鳥戯詐曰官馬為誰飼養隨命而已久不進太子懷恨然恐不發之所期與影媛相會時徙而鮪臣來排太子與影媛之間立太子怒向大伴金村連宅會兵於是遂將兵徼鮪於路殺乃樂山或曰鮪宿影媛舎即夜誅之連又與太子定謀率兵圍眞鳥宅縱兵眞鳥遂誅戮於是皇太子即位以大伴金村連為大連

人皇第二十六

武烈天皇

諱小泊瀬稚鷦鷯仁賢帝太子母春日大娘皇后也

元年春三月立春日娘子為皇后

二年秋九月帝割孕婦之腹觀其胎

三年冬十月解人指甲使掘薯蕷

四年夏四月帝使人昇樹巓斬倒其樹落死為快

七年帝使人昇樹親以弓射墜

八年冬十一月天皇崩于列城宮

帝自奢淫八年于斯縱酒色而好暴殺諸臨無不親覽或使人伏入塘樋流出者以矛刺殺焉或使官女坐平板上牽馬交之察陰挺以陰獸而好田獵而忘百姓之寒...

之亂。於是天下喪謀。目民哭娶懷宮內難心卒
位八年而崩。男無女無繼嗣。
按帝所行。八年于茲。每逞醜惡。不修一善。可
謂六人主之罪者矣。蔽之。仁賢帝亦不可
謂無過擧矣。天下豈為哭。故先王立太子
識之。於公卿羣臣衆議。其實違民心。定儲位之
則所以審定。不啻為其衆議群奸者也。奸亦棄其
子而立為君者。帝皇之不賞和稱耳。而立
綏靖帝也。然武烈帝為太子。其行不道。立

不可為君。何遠覓皇孫之間。擇有德之人。立為太子乎。群臣等不勇先。不知其惡耶。雖知遂其惡。不能廢黜。天下被其災。海内之塗炭。推其源。則何責乎失一人之過者歟。

人皇第二十七

繼體天皇

諱男大迹。應神天皇五世孫彥主人王之子也。母振媛。垂仁帝七世孫也。

元年春二月帝即位

帝者應神天皇五世之孫彥主人王子也。曰母振媛。帝壯大。愛士禮賢。意豁如也。武烈帝崩無嗣。於是大伴大連金村大連等相議。使使持

迎帝於越前。帝至于京師。金村大伴上天皇之璽符。再拜。帝辭曰。子民治國重事也。寡人不敢當。大伴金村連奉圖實。帝西向讓者三。南向讓者再。然不許。帝即位。於是帝為天皇。之時五十八歲。

春三月立手白香皇女為皇后○詔使民勸耕蠶之業

詔曰。朕聞。男有當年而不耕。則天下受其飢矣。女有當年不織。則天下受其寒矣。故帝王躬

耕而勸農業。后妃親蚕而勉桑序。況厥百寮暨萬族。廢棄績而至殷富者乎。有司普告天下。令識朕懷。

三年春二月遣使于百濟

五年冬十月遷都於山背筒城郡

按神武帝遠守東洲而平賊。自從都於和州。柏原以往至景行天皇共十二代。都于和州。而不從他州。成務天皇始移都於近州滋賀郡。仲哀天皇遷都於長門州豐浦。自是皇都相繼。或遷于和州。都於攝州。或城于河州。然

焚書徙帝城於山城至于斯帝始遷都安城
州

癸巳
七年夏六月百濟貢五經博士段揚爾

戊戌
十二年春三月遷都於弟國郡

丙午
二十年秋九月遷都於磐余玉穂

丁未
二十一年筑紫磐井叛掠九嶋天皇詔物部麁鹿火大連撃之

先是帝使近江毛野臣使三韓時筑紫造磐戸謀叛與新羅相通擁豊前豊後肥前肥後之

四州不通朝使於是天皇與諸臣相議使麁鹿火將兵撃磐井斬首遂詔曰良將之軍施恩推惠恕己治人攻如河決戰如風發天皇又親操斧鉞授之曰長門以東朕制之筑紫以西汝制之專行賞罰勿煩奏達軍詔曰大將民司命社稷存亡鼎哉恭行天罰大連奉詔發京師

按摘先生正成曰夫兵有二義有一義之者理逆理之謂賊發賊之謂兵故兵所以禁暴除害非爭奪之道也信哉其兵國之大事所係死生存亡興廢生民之大本存焉故從古昔有國賊不可不征罰則人君親出廟堂與衆相議上下同心選將授斧鉞之威而出兵遣軍討亂賊是則人主用兵之大禮明良所以重討罰之舉也今天皇至征賊之時與諸臣相討任征將追尋古式而行斧鉞之法而詔大連示兵者國之大事而賞罰不可私人之道可謂仁人得用兵之風哉磐井一時伏誅　韓使朝使引高堂也

戊申
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大將軍物部大連率軍與磐井大戰筑紫御井郡磐井戰竭伏誅

己酉
二十三年使近江毛野臣使安羅國

毛野至安羅安羅新起高堂引毛野安羅之國主隨後昇階預昇堂者僅國内大主一二人而已三韓使皆在堂下屢勅詔兵

庚戌
二十四年春二月詔舉廉節之士

詔曰自古帝王御世皆賴博物之臣明哲之佐故道臣陳謨而神日本磐余彦帝以盛大彦申略而

膽瓊殖（業神武也）用隆及乎継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不頼賢哲之謀乎朕承帝業於今二十四年天下清泰内外無患竊恐黔首由斯生俗藉此成驕故令人擧廉節宣布大道流通鴻化

二十五年春二月天皇病譲位於廣國押武金日皇子即日崩于磐余玉穂宮

帝病甚季時押武皇子為人寛大有人君之量故譲位於皇子（皇子時六十九）即日天皇崩帝時八十二歳在位二十五年皇子在殯宮空位三年

安閑天皇　諱廣國押武金日継體帝之長子也母目子媛

人皇第二十八

元年春正月遷都於大倭勾金橋（　）春三月納春日山田皇女為皇后

皇后仁賢帝女也

二年春正月天下大酺五日

帝詔曰間者連年登穀接境無虞元元蒼生樂於稼穡業業黔首免於飢饉仁風暢于宇宙美聲塞于乾坤内外清通國家殷富朕甚歡焉可大酺五日為天下之歡矣

冬十二月天皇崩（時寿七十一在位二年葬河内舊市高屋丘陵）

武小廣國尊即于天皇之位

帝崩無嗣時継體帝第二之子廣國押盾尊（[illegible]淑父也）為人神器朗邁於是群臣相議奉神璽使即天皇之位時帝七十一歳

宣化天皇　諱武小廣國押盾尊継體帝第二子安閑帝同母之弟也

人皇第二十九

元年春正月遷都於檜隈廬入野

是時以大伴金村大連物部麁鹿火大連為大連故又以稲目宿禰為大臣阿倍火麻臣為大夫

春二月以仁賢帝女橘仲皇女為皇后　夏五月修諸州屯倉儲穀備凶年

詔曰食者天下之本也黄金萬貫不可療飢白玉千箱何能救冷寒則命諸臣収蔵諸州穀稼蓄積諸穀以備凶年

二年冬十月新羅寇于任那國天皇使狹手彦救任那

時新羅寇於任那於是帝詔大伴金村大連遣
其子磐及狹手彥以助任那磐留筑紫以備三
韓狹手彥往鎮任那加救百濟時狹手彥妾松
浦佐用姬悲夫別登高山遥望見其船遂脫領
巾麾之詠和歌傷者莫不流涕

四年春二月天皇崩

時帝七十三在位四年葬大倭鳥坂上陵

冬十二月皇太子即天皇之位尊皇后為皇太
后

人皇第三十

欽明天皇

諱天國排開廣庭繼體帝
嫡子母手白香皇后也

元年春正月立石姬為皇后（）夏七月遷都於倭
磯城嶋

大伴金村物部尾輿為大連蘇我稻目宿祢大
臣為大臣如故

○以秦大津父為大藏省

初天皇幼時夢皇子愛秦大津父者及長必勝
天下寤驚遣使普求之得山城國深草里姓氏
果如所夢皇子大喜問之曰汝有何事對曰無
也但臣向伊勢商賈至于歸路山逢二狼相鬪
汚血乃下馬洗漱口手曰汝是貴神而樂麁行
儻逢獵人見禽尤速乃抑止二狼拭洗血毛放
之皇子所夢必為此報也於是皇子隨於夢使
津父為近侍優寵日新大致饒富今歲帝踐祚
則使津父拜大藏省

六年春三月遣膳臣巴提使使百濟國至于十一
月皈朝獻所親暴殺之虎皮

自初新羅高麗相別攻百濟任那連年百濟任
那之二國因日本乞援兵故以帝援二國數度
今歲三月詔巴提使使百濟及還與妻子相共
宿百濟濱日晩所携之幼子忽亡不知所之其
夜大雪曉求有虎行跡巴提使乃尋跡至虎穴
虎進開口欲噬巴提使[illegible]左手執其虎舌以右
手刺殺其虎剝取皮歸朝

十三年百濟始獻佛像及經論本朝始建寺號向
原寺

百濟聖明王獻釋迦佛金像及幡蓋若干經[illegible]

震旦佛法来漸
東漢二代孝明帝永平八年乙丑
日本佛法来
三十代欽明帝十三年壬申
百濟聖明王貢獻之
孝明欽明聖明三王同名
以非偶然乎

若干巻，別表讃流通禮拜功徳云。是法於諸法中最為殊勝。難解難入，雖周公孔子尚不能知。此法能生無量無邊之福徳果報，祈願依情無所乏。且夫遠自天竺，爰洎三韓，依教奉持，無不尊敬。由是百濟王臣明謹奉傳帝國。時帝不自決，問群臣曰：蕃獻佛相貌端嚴，未曾看，可禮否。蘇我大臣稲目宿禰奏曰：西蕃諸國一皆禮之，日本豈獨背也。物部大連尾輿、中臣連鎌子同奏曰：我國家之王天下者，恒以天地社稷百

羅山以欽明比
役孝明而指蘇稲目以擬楚
王英，此論當
然，未足以議
其大。孝欽而
明帝世禁其孽
二聖名識，佛
法之宇盛行也
羅山之筆著實
寛於推賞耶
楚王英，後漢
光武第六子也
新人明帝之
弟，明帝以楚
王論黄老之微

八十神也。故春夏秋冬以祭拜為事。方今改拜蕃神，恐致國神之怒。天皇曰：卿等言爾。然聖明之貢不可食也。誰奉斯神。稲目稽首請之。乃賜焉。吾大臣大喜，淨捨向原家為寺。是向原寺，自難修出家之業矣。〔羅浮子曰〕夫欽明者我朝之孝明乎，稲目者我朝之楚英乎。夫二朝（孝明帝　漢明帝）之二同名也。何為明于彼而暗于此也。若令帝從尾輿鎌子之言，可謂明矣。不則遺千歳之惑，不可謂明矣。然則欽明帝之為明也何。

寺院之始
震旦白馬寺
日本向原寺

今歳天下大疫。詔流佛像於堀江，燒滅寺院。

尾輿鎌子等奏曰：昔日不須臣言，故有疫疾。今不遠而復必當有慶。於是帝詔有司，以佛像流棄難波堀江，燒亡向原寺矣也。〔佛宗傳曰〕佛像始来本朝，天下疫，内裏始火。此時百濟聖明王送佛，然難亡。梁武帝滅佛，為侯景亡。又此時也，齊梁同時同滅，同亡危。微本朝聽二臣，則國為稲目亡。

癸酉
十四年春正月大疫，人多死。○今歳本朝始作佛

像。

五月，自河內奏曰：泉郡茅渟海中有梵音，震響若雷聲，光彩如日色。帝異之，使溝邊直入海求之。直入海見樟木浮海玲瓏，遂取之而獻天皇。天皇命工人造佛像二軀。（其像今尚在吉野寺也）

甲戌
十五年春正月，立皇子渟中倉太珠敷為皇太子。

壬午
二十三年秋八月，帝使大將軍大伴狹手彦將兵數萬擊高麗。狹手彦大破高麗之軍，獲寶物歸。

先是，高麗新羅侵叛，不貢日本，加之滅任那國。

恣虐。帝遣紀角麻呂・當麻河邊臣等伐新羅。我兵戰不利。河邊臣被擒。於是帝詔狄手彥擊高麗。狄手彥乃用百濟計。打破高麗。此時二國百濟府本義也。高麗王踰墻而逃。手彥乘勝入王宮。悉獲寶物而歸朝。

冬十月新羅遣使降朝。

丁亥

二十八年天下大水。諸國大水。天下大饑。

當此時為五穀不熟。當家郡賀茂神社。娶祭之是始。

己丑

三十年蘇我稻目薨。

庚寅

三十一年八幡大神始垂跡於豐前國宇佐郡。

此年十月豐前國菱形池邊民家兒三歲者託曰。我是人皇第十六代譽田八幡麿呂也。應神天皇也。諸州無驗于神明。今又顯于此。於是帝使勅使鎮坐八幡太神於宇佐宮。

羅浮子曰。余案舊記。欽明帝時託曰。吾是譽田天皇廣幡八幡也。我名護國靈驗威身神大自在王菩薩。又案桓武帝延曆二年五月八幡大神託曰。我無量劫來化生於三有。修善巧方便。我名謂大自在王菩薩。又案寬平二年十二月石清水大神託曰。欲得菩薩服色道具。勅獻瓔珞香爐念珠等。余以謂。夫佛法來于本朝者。帝十三年也。百濟唯貢佛像經論而已。先于八幡示現者。雖及十有八九年。而浮屠州未有習修者。其間有若排闢之尾輿鎌子輩者。然則此神有菩薩號者。始於延曆之際乎。唯其曰我是譽田天皇八幡麿呂者。余有信之。大菩薩在桓武帝時。西天有異人。亦是類也。蓋浮屠者依託附會而為言。豈諸盡取。不可不辨也。夫伊勢八幡者本朝二所宗廟。而君臣上下各無不欽敬奉仕。浮屠氏見其如此。曰本地佛也。垂跡神也。遂引神明入佛氏。時君惑而不悟。至令其恣雖横行。或奪[illegible]擄有封而納之於寺院。神何不罰之哉。

辛卯

三十二年夏四月天皇崩。

在位三十二年。葬于檜隈坂合陵。

敏達天皇

人皇第三十一。諱渟中倉太珠敷。欽明帝第二子也。母石姬皇后也。

敏達天皇三年甲午正月朔日
皇太子豐聡
御誕生

二年夏四月皇太子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
以物部守屋大連為大連蘇我馬子宿禰為大臣

○高麗上表

帝執高麗表授諸史讀之諸史不能讀焉時王辰爾能讀釋焉又高麗上表書之烏羽文字隱羽黒也右不能讀於是辰爾乃蒸羽於飯氣以帛押羽悉寫其字帝益賞其材陞辰爾令近侍殿中

四年春正月立息長真手王女廣姫為皇后○冬十一月皇后薨

五年春三月立豐御食炊屋姫為皇后

六年冬十一月百濟重獻佛經禪律佛工寺匠等

七年冬詔天下月六日放生

【羅浮子曰】此歳天下放生持統天皇二年[illegible]月置放生所皆因浮屠之止殺之言也按[illegible]外書或問佛戒殺生之説如何曰儒者有兩[illegible]一説天生禽獸本為人食此説不是豈有人[illegible]蟻虱而生邪一説禽獸待人而生殺之則不仁此説亦不然太極力先勝之者皆可食但君子有不忍之心聊其曰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黄先生嘗見行蟻不忍殺放去賦寸有二十句曰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義朱子曰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本同一理而稟氣有異焉稟其清明純粹則為人稟其昏濁偏駁則為物其受之者仁也其殺之者義也人物異等仁義不偏此先王之道所以

為正非異端之比也伊川紫陽之言知此善讀夫養我者仁也浮屠氏非不善也而鄭儞鑿誠而用之為仁者是孝弟始浮屠不知五教則孝弟何在浮屠氏仁于物不仁于人者乎夫放生池在唐則顔真卿銘之在宋則陸游記之本邦亦有之本朝有之何嫌焉易傳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作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故歐陽子曰庖犧氏其始教民取物殺生以為萬世利此所以為聖人也浮屠氏之説乃謂殺物者不

罪而放生者得福苟殺其言則鹿儀氏遂發今
聞之聖人地下之罪人矣識笑之也我朝良敏
達持統以來此比而然故余辨之以程朱之言
申之以歐公之識辨世人之有少悟也

八年冬十月新羅貢釋迦像今在福寺

十年春閏二月蝦夷冠於邊境

蝦夷數千冠於邊境掠郡縣由是帝召其魁帥
綾糟等詔曰夫蝦夷者大足彥天皇[illegible]之世
合殺者斬應原者赦今朕遵彼前例欲誅元惡

綾糟等聞其詔恐懼叩頭曰臣等蝦夷自今以
後子子孫孫用清明心奉事天闕若違盟者天
地諸神及天皇靈絕滅臣種矣

十二年冬百濟日羅來朝

七月帝詔曰屬我先考天皇之世新羅滅任那
先考謀復任那不果而崩不成其志是以朕當
欲復興任那奉助神謀朕聞日羅賢而有勇欲
與其人相計乃遣紀押勝于百濟喚日羅百濟
王惜之不肯聽帝復遣吉備羽嶋召日羅羽嶋
往百濟見王宣勅時羽嶋擧止色儼百濟王憚
而遣日羅日羅與恩率德爾等相供來朝帝使
大伴糠手問擊新羅之謀日羅對曰天皇所以
治天下須護養黎民何遽興兵翻將失滅今議
者臣及百姓皆饒富如此三年足食足兵以悅
使民不避水火同恤國難然後多造舟艦每津列
置以觀之於蕃客令生恐懼頭遣專使召百濟
王若不來召其王子等來彼必自然欽伏而
後問罪復多奏言國事帝然容其言恩率嫌之

爵[illegible]濟潛謂德爾曰計吾過筑紫欲殺日羅
吾屬白王賜爵祿德爾等日夜伺而遂殺日羅
日羅臨死曰此我所使僕等所爲非新羅也
言已而死於是詔鞫德爾下獄以日羅之屍葬
葬小郡西畔丘懸幸逢風設掩也○或傳此時
日羅[illegible]詐萬克之兵法及六十四陣傳太子

十四年春二月天下大疫守屋大連奏燒佛像擒
僧尼禁錮

先是蘇我馬子崇佛法以高麗僧惠便爲師緣

營佛殿於宅東方安置弥勒石像祭人司達等
之女以善信尼等設齋會時司馬達於齋饌上
得佛舍利乃獻馬子馬子試以舍利置鐵鎚中
振鐵鎚打之鎚砧共碎舍利不壞又投水不沈
馬子益固信敬起塔於大野丘北以所獲之舍
利藏塔柱頭時國內疫疾大起死者甚多也物
部守屋奏曰陛下不用臣等之言自先帝及于
陛下疫疾流行豈非專由馬子之興行佛法歟
帝詔守屋曰汝許然宜斷佛法於是守屋自詣
於寺斫倒佛塔燒佛像及佛殿以所燒之餘佛
像棄難波堀江又命有司奪善信等三尼衣禁錮
石榴亭

六月蘇我馬子奏再興佛法

馬子自發病佛法難悲遂發疾於是奏曰臣疾
病不愈不蒙三寶之力不可救治於是帝詔馬
子曰汝可獨行佛法宜斷餘人乃以善信等畀
付馬子馬子大喜新營精舍崇修佛法

秋八月天皇崩

時壽四十八在位十四年

秋九月豐日皇子即天皇之位

都于磐余以馬子宿禰為大臣以守屋連為大
連如故

人皇三十四代推古天皇一千二百年忌

三首

欽明女敏達皇后即位豐宮居北斗三十
六年天下治校讎舊事傳諸後
皇子豐聰兼攝政淵顧諟天明命聖明
何更愧神功推古宜為天下鏡
諸天音樂來雲來今向一千二百回林下
臣倫修國忌為君指出返魂梅

文政十年丁亥三月初七日　金山 [illegible] 撰

本朝通紀前編卷之四　畢

本朝通紀前編巻之五

奥州會陽隠士　長井定宗集編

起用明帝元年丙午、訖舒明帝十三年、凡五十六年

用明天皇

人皇第三十二。諱橘豊日、欽明帝第四子也。母堅塩媛、蘇我稲目宿禰女也。

元年　隋文帝開皇六年　春正月立穴穂部間人皇女為皇后。○夏五月穴穂部皇子殺三輪逆。

皇子者天皇之弟也。欲奸炊屋姫皇后（欽明帝之女）、而自強入於殯宮。三輪君逆乃喚兵衛重璅宮門、拒而不入。皇子問曰、何人在此。兵衛答曰、三輪君逆在焉。於是皇子七呼開門、逆不聴入。皇子恚、與守屋大臣相計、率兵圍逆之宅。遂竄逆等。馬子宿禰聞之、慨然歎曰、天下之乱不久矣。守屋聞之曰、汝小臣之非所識。初逆與炊屋姫及兵丁等相聴。及其誅、倶與穴穂部有隙。

丁未

二年夏四月天皇病

帝病、群臣侍焉。帝詔群臣曰、朕欲帰仏法、卿等議之。群臣入朝而議。守屋及中臣勝海連違詔曰、何背国神、敬外国神也。由来不識若斯之事矣。馬子曰、可随詔而奉助。詔出異計。乎于時穴穂部皇子引豊国法師入於宮。守屋睨大怒。馬子與群臣相議、欲殺守屋。時押坂部毛屎来、密語守屋曰、今群臣図卿。守屋聞之、而退於阿都（守屋別業）。集人。中臣勝海集衆助守屋。而勝海知事難成、帰附彦人皇子水派宮。時舎人迹見赤檮伺勝海殺之。於是守屋遣使丁曰、吾聞群臣謀我、我故退。馬子驚、以之告大伴毘羅夫連。於是連手執弓矢、常守馬子宅焉。

〔諫諍録曰〕天皇信仏甚篤、而大臣馬子、皇子厩戸及諸様貴相継吏以助之。其難化也可知矣。而守屋勝海骨鯁之直、乃至於此。豈闕宜者乎。所欲也哉。子弟問事。君子曰、勿歎也。而犯之二千有矣。

夏四月天皇崩。

時歳[illegible]十八。在位僅二年。葬磐余池上陵。

夏五月守屋欲立穴穂部皇子、馬子不従、反弑皇子。

相謀殺守屋

帝崩。無皇太子。守屋先欲去諸皇子、立穴穗皇子。馬子知之、使兵殺穴穗皇子及宅部皇子。〔與穴穗親好 [illegible]〕馬子又與諸皇子相議、將殺守屋。於是奉炊屋姫尊、馬子親與諸皇子率兵襲守屋之澁川家。守屋築稻城拒之、親登高射、矢如雨。而其軍強盛、填家溢野。官軍恐怖、三退還。廐戶皇子〔年十四〕慮曰、非願難成。乃以白膠木作四天王像、置於頂髮、而誓曰、今若使我軍勝敵、起

寺塔、安置四王。馬子亦發誓言曰、凡諸天王助衞於吾、使獲利益、起寺塔、流通三寶。誓已、進其戰。守屋大敗、續遂為迹見赤檮被射殺。官軍進誅其子及其黨、撤亂部衆等、滅物部族。守屋所領之地、別一萬頃賜赤檮。【羅浮子曰】或問曰、上宮太子殺守屋、有其說乎。自昔太子為聖、守屋為暴。果然否。余答曰、數違時。守屋勝海奏毀佛法。馬子奏行佛法。守屋與馬子有所用。明崩、守屋欲立穴穗為帝。馬子奏推古而殺穴穗與諸

王子及群臣謀殺守屋。太子亦在其軍。由是觀之、馬子不必義兵也。守屋不必賊也。守屋之廢佛、以我為神國也。馬子之崇佛、蔑如神祇也。穴穗皇子也。推古皇女也。立穴穗為是、我立推古為是乎。是未可定。則馬子未為得、而守屋未為失也。馬子既殺穴穗、則首惡有所歸、非我儕馬子之意立女主、令太子委政。太子善遇馬子、然則太子之政、馬子之心也。不即位而有其威者馬子。其後果弑崇峻。太子何黨馬子、不討賊

哉。太子、宗室也。已擊守屋之惡、從稻城之役。守屋未嘗弑君也。其惡其罪何在哉。親見馬子之賊、殺而因循以從、則馬子之罪亦有所分耶。抑臧太子無孔子沐浴之告、而有帰生不武之名。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歟。子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歟。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太子之於馬子、從之耶非耶。其後馬子疾、太子勸之剃髮出家。又相共録力修纂國記。然則太子馬

子者同志之人也

○厩戸皇子建天王寺

以祈佛像勝守屋也改勝木號勝軍木後世兵家以則兵士多思勝木者取是故也

秋八月泊瀬部皇子即天皇之位

炊屋姫尊及馬子與群臣相議勸進之也

人皇第三十三

崇峻天皇

諱泊瀬部欽明帝第十五子母小姉君稻目宿禰女也

元年春三月立大伴糠手連女小手子為妃○冬十月大臣馬子作元興寺　此年司馬達娘善信

尼入百濟國

初善信謂馬子曰出家之途以戒為本願向百濟學受戒法馬子諾之則使信尼附百濟使恩率進百濟學問戒法

庚戌

三年春三月善信尼求佛法自百濟國還

辛亥

四年秋八月大風天下大饑

壬子

五年冬十一月蘇我馬子弑天皇

馬子邀擁立天皇之功縱奢峻恃帝常惡之欲誅之厩戸皇子固諫焉時有獻猪者帝指猪曰何時如斷猪頭斷朕所惡之人皇子侍焉心謂亂始於此時有宮女寵衰恨帝者私告之於馬子馬子大恐使勇士漢直駒潛弑帝于寢殿矣

羅浮子曰馬子之弑君誠佛之罪也若使馬子知夫五典則豈如此乎為人而不知五典非人也夫名者實之賓也馬子駒共是人面獸心而已其名固當言者我孟軻氏闢楊墨以其無君無父也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然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馬子非啻駸駸入於其中而已至其犯上好亂之事則佛法之為蔽也大矣不可不戒之

○馬子殺漢直駒

駒以弑帝馬子賜之不貲也駒誇功不憚隱通馬子女河上娘既事顯馬子大怒縛懸於庭樹自射殺之

冬十二月敏達天皇之皇后豐御食炊屋尊即皇之位

崇峻帝被弑無嗣群臣議以尊将令嗣位尊辭讓之百寮頻勸進三推奉璽尊不得止即位于豐浦宮今歲三十九歲本朝女帝之始也

神功皇后之後女主之始

推古天皇

諱豐御食炊屋姬欽明帝第九之皇女也用明帝同母妹也

人皇第三十四

癸丑

元年夏四月立廐戸皇子爲皇太子始攝政

攝政之始

太子用明帝之子也母穴穗部間人皇女敏達帝之二年皇女巡禁中至馬官當廐戸產故名馬皇子生能言有聖知及壯一聞十人訴不失且識未然故名八耳皇子或號聖德太子太子習內教於高麗僧惠慈學儒文於博士覺哿悉能通達故以號豐聰耳皇子用明帝愛之居宮南上殿故名上宮太子今歲太子時歲二十一也帝使皇子爲太子攝政萬機攝政之號始於此

羽黑權現現奥州

元明帝和銅五年名奥羽之後有羽州

乙卯

三年夏四月自淡路獻沈木

今歲有沈木漂著於淡路嶋其大一圍嶋人不知沈木擲衛燒於竈其烟氣遠薰嶋人大驚獻之

夏五月高麗僧惠慈来

太子師之於是與百濟慧聡崇峻帝元年來朝相俱弘佛教佛法自是倍隆也

元興寺也

丙辰

四年冬十一月建法興寺

東門飛鳥寺　南門元興寺　西門法興寺　北門法滿寺　又号安居院

使惠慈惠聡二僧住之

初住慈惠法師也

自推古四年丙辰至文化十一年甲戌一千二百十九年

己未

七年夏四月天下大地震舍屋悉倒破

按司遷之史記曰周幽王二年西周之地大震王問太夫伯陽甫伯陽甫曰天地氣若失其序陽伏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可恐哉夫尊位君父陰卑位臣子然陰氣盛然填陽則天地之紀綱轉倒猶夷狄猾夏臣子犯君父所以聖筆謹書不缺也方今太子與馬子相議行弑逆擧弄天位立女主自恣萬機加之盛起佛法無神敬於是今歲大地震後年河水漂沒宮庭其應顯於天乾曰天道遠人道邇若像世何可不恐乎

蛭子
福徳神

[illegible]吉備部臣擊高麗高麗王獻六城降

九年春三月太子始市使商買知賣買術

當此時誓蛭子神為商買樂器術後世以惠美須榮福德神自是始焉

夏五月大雨河水溢内裡

十年冬十月百濟僧觀勒來貢獻暦書及天文地理遁甲方術等之書

帝選書生三十四人以俾學習於觀勒玉陳看習暦法大伴[illegible]主學天文遁甲山背臣日並[illegible]方[illegible]術皆悉成業

十一年冬十二月皇太子始作十二冠定冠位階

太子以無群臣百寮之冠位之正儀蕭[illegible]式[illegible]造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禮小禮大信小信大義小義大智小智之十二之冠賜之[illegible]色皆隨冠色於是諸卿各有差以分[illegible]

十二年夏四月皇太子親作憲法十七條

先是太子以儒佛之道不隆盛慣儒佛之[illegible]

夫於是太子作憲法十七條（本朝法令之始）儆萬民其言一曰以和為貴無忤為宗人皆有黨亦少達者是以或不順君父乍違于隣里然上和下睦諧於論事則事理自通何事不成二曰篤敬三寶三寶者佛法僧也則四生之終歸萬國之極宗何世何人非貴是法人鮮尤惡能教從之其不歸三寶何以直枉三曰承詔必謹君則天之臣則地之天覆地載四時順行方氣得通地欲覆天則致壞耳是以君言臣承上行下靡故承詔必慎不謹自敗四曰群卿百寮以禮為本其治民之本要在乎禮上不禮而下非齊下無禮以必有罪是以君臣有禮位次不亂百姓有禮國家自治五曰絶餮棄欲明辨訴訟其百姓之訟一日千事一日尚爾況乎累歳頃治訟者得利為常見賄聴讞便有財之訟如石投水乏者訴似水投石是以貧民則不知所由臣道亦於焉闕六曰懲惡勸善古之良典是以無匿人善見惡必匡其諂詐者則為覆國家之利器

絶人民之鋒劔。亦佞媚者、對上則好説下過、逢下則誹謗上失。其如此人、皆无忠於君、無仁於民。是大亂之本也。七曰、人各有任。掌宜不濫。其賢哲任官、頌音則起。姧者有官、禍亂則繁。世少生知。尅念作聖。事無大少、得人必治。時無急緩、遇賢自寛。因此國家永久、社稷勿危。故古賢王、為官以求人、為人不求官。八曰、羣卿百寮、早朝晏退。公事靡盬。終日難盡。是以遲朝不逮于急。早退必事不盡。九曰、信是義本。毎事有信。其

善悪成敗要在于信。君臣共信、何事不成。君臣無信、万事悉敗。十曰、絶忿棄瞋、不怒人違。人皆有心。心各有執。彼是則我非、我是則彼非。我必非聖、彼必非愚。共是凡夫耳。是非之理、詎能可定。相共賢愚、如鐶无端。是以彼人雖瞋、還恐我失。我獨雖得、從衆同擧。十一曰、明察功過、賞罰必當。日者賞不在功、罰不在罪。執事羣卿、宜明賞罰。十二曰、國司國造、勿斂百姓。國非二君、民無兩主。率土兆民、以王為主。所任官司、皆是王臣。

何敢與公賦斂百姓。十三曰、諸任官者、同知職掌。或病或使、有闕於事。然得知之日、和如曾識。其以非與聞、勿妨公務。十四曰、群臣百寮、無有嫉妬。我既嫉人、人亦嫉我。嫉妬之患、不知其極。所以智勝於己則不悦、才優於己則嫉妬。是以五百歳之後、乃今遇賢、千載以難待一聖。其不得賢聖、何以治國。十五曰、背私向公、是臣之道矣。凡夫人有私必有恨、有憾必非同。非同則以私妨公。憾起則違制害法。故初章云、上下和諧、其亦

是情歟。十六曰、使民以時、古之良典。故冬月有間、以可使民。從春至秋、農桑之節。不可使民。其不農何食、不桑何服。十七曰、夫事不可獨斷。必與衆宜論。少事是輕、不可必衆。唯逮論大事、若疑有失。故與衆相辨、辭則得理。【羅浮子曰】或問太子憲令、吾以曰是、曰其第二十章如何。曰、不宗其調、曰篤信三寶。三寶者佛法僧也云云。曰、其下十六可也。其此一不可也。老聃曰、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入于佛乎入于老乎我則異於是乎子曰諸符
之藪三十地人民致事佛老之實危乎子之塞
安所太子之不知之不幸乎〔暦史畧曰〕聖德太
利口便才第四條曰下無禮必有討馬子下弑
君大無禮也必有討之語何食言第六條曰諂
見惡必匡之謂馬子之惡不何匡乎十七條之
中無崇神敬祭之條豈神之胸臆可見哉于蓋
之假儒之類而已所謂巧言如簧利口覆邦家

十三年詔鑄釋迦佛像自高麗貢黃金

十四年詔安置丈六佛像於元興寺金堂〇夏五月建立山城國金剛寺〇今歲太子講法華經

十五年春二月詔祭神祇

神樂之始

詔曰朕聞曩者我皇祖天皇之宰世也跼天蹐地
敦禮神祇周祠山川幽通于乾坤是以陰陽開
和造化共調今當朕世祭祀豈有怠乎群臣竭
心宜拜神祇於是皇太子及大臣率百寮以祭
神祇〇或傳此時太子親作六十六番木偶面
使秦河勝河勝秦始皇之裔也被其面假為猿貌於紫宸

姓氏錄人皇五代孝昭天皇十四世之孫鄉子臣之子小野妹子

日本國之號之始也

推古十五年本紀先三十三條日出天子同月見帝皇

歲前歌舞祭天地神祇〇今猿舞此時以此為始
神樂自是後雜民家有可祝之事則為神樂然
賤家卑屋濫傳舞恐有神樂之名故以神字易
神字自是世人誤呼為業其藝之者爲猿樂

夏七月使小野妹子使大唐

其書皇太子書之其詞曰日出所之天子致書
日沒所之天子無恙否天子隋煬帝見之不悅
怒乃破其表謂鴻臚曰蠻夷書無禮者勿以奏

十六年夏六月妹子自唐歸朝

時妹子奏曰臣參還之時唐帝以書授臣然經
過百濟國時國人探以掠取是書是以不得上
於是群臣議曰夫使人雖死不失旨矣何怠失
大國書哉坐流刑時大唐客來在朝故天皇赦
曰妹子雖有失書之罪輒不可罪其大國客等
聞之亦不良乃赦之不坐焉

庚午

十八年本朝始作紙墨及碾磑

三月高麗王貢曇徵法定二僧曇徵瀏儒學善
五經又能作彩色及紙墨碾磑於是本朝聞

造須彌山

造紙墨及碾磑。

二十年夏五月詔造須彌山于南庭

今歲自百濟有來朝人。面身皆斑白。若白癩也。惡其異相。欲棄海嶋。百濟人之曰。若惡臣之斑皮。棄海嶋。白斑之牛馬不可畜於國中乎。亦臣有小才。能搆山岳之形。其留臣而用之。為國有利。於是帝詔使百濟人作須彌山形及呉橋於南庭。太子集之作百八十六種於天下。使普還柴次万民大悦。使百濟樂師數集於童部習之。本朝奏樂始於櫻井邑奏之。

二十一年皇太子見異人於和州片岡

太子遊行於片岡。路傍飢者臥道。問姓名而不答。太子視之。即脫衣裳覆飢者安臥。則詠和歌賜飢人。飢人亦以和歌對。後日太子遣使視飢者。使者還來曰。飢者既死矣。太子大悲之。則葬埋於當處也。數日之後。太子詔近臣曰。前日臥於道飢者非凡人。必真人也。遣使令視其墓。使者還來曰。封埋勿動。乃開以見之。屍骨既空。衣服疊置棺上。於是皇太子返使者。令取其衣。

自然之。建一寺於其跡。號達磨寺。時人大異之。曰聖知聖實哉。【羅浮子曰】案世俗南天竺菩提達磨來日本。遇太子。故以飢人為達磨也。蓋浮屠好事者為而後世從而不悟其非而已。余見日本紀及拾遺倭歌集。只云太子云飢人耳。未曾云達磨也。難其說來。識余必不受。蓋太子甚聞政。此異人歎惜太子執禮居敬。而下天下之上。夫太子素非微者。其異人尚甚其驚惑耳。下邳老人張良進履以授異書。遂得黃石于穀

城山下。今此片岡飢人令太子下馬與食脫衣。和倭歌以謝紫衣於棺上。彼此一時也。神異同也。非遇太子則無敬戒。非顯神異則無示後世。余於是乎愈見本邦之多異人乎。役者方伎之輩也。亦廉直也人。無清水行脩之數。待又神仙修鍊之灘耳。以其迹顯于浮屠氏故。或詐言為觀音。或為慈氏。是亦虛鑿穿。片岡餓者為文殊。或又為達磨。皆此類也。豈嫌其口言之而已。載集之書而廣于世。

舊事紀十巻

號達磨寺。謂遷至此。吾不得不闕也

二十四年春正月桃李盡實○七月自新羅國獻金佛像

二十五年春太子建和州太安寺奈良額安寺○六月自出雲國獻大瓜

二十八年大年○十二月赤氣亘於天○是歲太子作日本帝王紀十巻

其編年記中自神代至推古天皇蘇我馬子助

其撰名舊事本紀本朝編書之始也

本朝通紀巻之五　前編　十七

唐武德四年辛巳
三十四代推古
廿九年辛巳
二月廿五日
聖德太子
薨四十九歳
文化十二年
而年
一千一百九十
六年

二十九年春二月皇太子薨于班鳩宮

太子性質聰明也旨慈仁不殺衆生專信佛法造寺院十箇所也或講佛經或作注疏當于此時天下有寺四十六所僧數八百十六人尼數五百六十九人（幷一千三百八十五人）是歲太子四十九歲薨日諸王群臣及天下百姓如喪父母耕夫止耕舂女不杵皆謂日月失輝天地既崩是日葬太子於磯長陵

三十一年夏大雨年饑

太子御詠

鵤ノ冨ノ井ノ水イカナクニタヘテシ物ヲ冨ノ井ノ水

后ノ返シ

冨ノ井ノ水ノ心ハ世ヲ救フ網ノ目ヨリゾ漏レ出デニナル

又太子

極樂ニ今ハ帰ルナリ世ノ中ノ迷ヘル人ノ道シルベシテ

后

諸トモニ我モシルベノ道ナレバ同ジ臺ノ花ヲナガメン

又太子

ヨシサラバ五濁ノ水ハノニスモイサ帰リナン弥陀ノ御国ヘ

后

濁リフカキ浮世ノ中ノ忘レ水如何カハ居ニ今スムベキ

○太子近化ノ日異説二月五日癸巳日御入滅　或説ニ二月廿二日平氏傳ニ　二月十二日実記ト云

三十二年夏四月本朝始置僧官以百済觀勒為僧正

今歳有一僧執斧毆祖父者於是帝詔諸寺僧尼推問焉欲責犯悪之僧重罪諸僧尼聚集廳所觀勒上表曰夫佛法自西州至于漢經三百歳傳于百済州百済僅經一百年我百済王聞日本天皇之賢哲而貢上佛像及内典本朝傳法未滿百歳故僧尼未習法律輙犯悪逆雖無咎之僧尼悉惶懼以不知所如仰願除其

悪逆者以其餘赦而勿罪是大功徳也於是帝詔曰道人尚犯法何以誨俗人自今以後任僧正僧都仍檢校僧尼乃以觀勒為僧正以鞍部徳積為僧都以阿曇連為法頭扱僧尼

三十四年春正月桃李華○春三月天寒降霜○

夏五月蘇我馬子卒　年七十六

馬子性有謀略亦有辯才恭敬佛法家于島河之傍開庭中于小池興小嶋於池中時人曰嶋大臣先是大臣奏天皇曰葛城縣元臣之本居也故因其縣為姓名是以常冀得其縣以為臣之封縣於是天皇詔曰今朕則出自蘇我大臣亦為朕舅故大臣之言夜言矣夜不明日言矣日不晩何辭然今當朕之世失是縣後君曰愚婦人臨天下以亡其縣豈獨朕不賢耶大臣亦不忠是後葉之悪名不聽大臣亦強不奏時人聞大歳焉

夏六月大雪○是歳天下大饑饉

三十五年夏五月有蠅聚集十丈浮虚越信濃坂

鳴音如雷至于上野飛散

三十六年春遣河邊臣於藝州造舟舶

時河邊臣至安藝國覓舟材時有一木其圍十圍作船之好材也河邊使人夫伐之時有人曰此名木自古伐之雷電爨其人故號曰霹靂木不可伐河邊臣曰普天之下無非皇土雖雷神豈逆皇命耶使人夫伐之當此時大雨雷電河邊臣案劔曰雷神無犯人夫當傷我身而仰待之霹靂遂不能犯而止於是遂伐其木作舟舶

○春三月二日日食皆既、七日天皇崩、帝疾病、至不諱之日、召廣額皇子（舒明也）謂曰、昇天位經綸鴻基、馭萬機以育黎元、天下大器也、本非輙言、恒所重、汝愼以察焉、即日召山背大兄（聖德太子之子）敎之曰、汝肝稚、若雖心望、勿諠言、必待群言以宜從、又遺詔於群臣曰、比年五穀不登、百姓甚飢、其爲朕大興陵、勿厚葬、遂崩、時七十五歳

夏四月雹大如桃子○秋九月葬天皇

從遺詔薄葬、合葬竹田皇子陵

舒明天皇

人皇第三十五

諱息長足日廣額、敏達帝孫押坂大兄皇子之子、母糠手姫皇女也

元年春正月天皇即位

初厩戸太子薨、未立皇太子、而推古帝崩、臨崩雖有帝於遺詔以未立太子、蘇我蝦夷（馬子之子也）與群臣相議、或謂立帝、或謂立厩戸之子山背大兄王、衆議不決、然以有推古遺詔、以帝即位

二年春正月立寶皇女爲皇后○冬十月遷都於大和飛鳥岡

號之於岡本宮

三年始于攝州有間温泉涌出○秋九月天皇幸有間

四年秋八月遣唐使犬上御田鍬歸朝

六年秋八月本朝始彗星見、越年不消

按或曰、按通鑑綱目、一千二百有餘年書彗十有七、未嘗有一世再見、惟周敬王十年彗星見、十二年又彗星見、古人以之爲周世終

於斯、證夫本朝自神武帝至於今一千有餘年、未嘗記彗星、今歳始書彗星見、繼十二立又書彗見、天象之現凶、未嘗有自此時甚焉、懲夫天皇自受禪之始、好遊獵、且幸諸州之温湯、次神器之重、怠政事、故無善而可稱之行、然未如雄略武烈帝之惡、然彗星不見二帝之時、至于此時出現二度、是何凶乎、曰、夫舒明帝之御世雖無天之可惡之道、然于[illegible]屢現章者、專因信佛法之過歟[illegible]

西戎之法非帝主可崇敬之道然天皇尊信
此道不重我神道初厩戸皇子感浮屠崇奉
此道造寺院刻佛像自大興起此道以来用
明崇峻推古之三帝相継信服此教三韓之
僧連来朝迎之不能禁過然三帝未以此法
餘朝廷帝之後年宮中大設齋迎僧尋懸講
佛経自是朝廷相尋大概以設齋講経為恒
例夫我朝者神靈之所挺生而棲舎日域人
孰尊比倫孫齋就中帝統之尊　天照大神

之正裔神神祖續皇皇祖承綿綿不絶於
地不可易雖有高世之威絶倫之才謀不可
覬於天位者以其神孫之尊也故累世之
帝王建神廟定社地神戸存齋明盛服之禮
致敬盡感格之誠祭祖神於是天神地祇莫
佑王保邦國豈以西天之法變我日域之民
乎帝之惑焉不以也其過延現天象吁以寺
院為学校以佛事為神祭教以孝弟忠信之
天妖滅災異消民至于今賴其徳教皆

覽乎

七年彗星出東
八年春正月朔日蝕○夏五月霖雨大水○夏六
月宮中火○今歳天下大饑○勅群臣朝参以鐘
為期
九年春二月有大星従東流西音如雷○今歳蝦
夷叛使上毛野形名為将軍伐蝦夷形名撃蝦夷
大虜以還

蝦夷叛以不覲於是帝以形名拜大仁為將軍
討夷時官軍與夷戰不利入壘守賊圍之
官軍衆潰恐棄城遁形名驚竭欲挨日暮除走
逃將形名之妻謂夫曰君祖等渡蒼海跨万里
平水表政以威武傳於後葉今君頓為賊被虜
辱先祖之名為後世見嘲乃酌酒強飲夫而親
佩夫之劍張十弓令婦女人數十俾鳴弦既而
形名勵其妻起取伏儀而進焉賊軍以為兵衆
猶多稍退然於是形名集散卒振戰大敗賊軍
虜衆以還

古語云智者

按古語曰智者不可賤者女子之愚也而小可顧女子之狀也今形名之妻有智有勇丁謂婦女之丈夫然

十年秋七月大風拔木破屋○秋九月霖雨桃李華○是歲三韓並朝貢

十一年春正月彗星見乾○無雲大雷○大雨大風○秋七月詔作大宮及大寺

詔曰西州民造宮東州之民作寺則以書直縣為大匠

今歲天下大饑

十二年春二月星入月○夏五月大設齋使僧惠隱召宮中講无量壽經

初帝立位自六年至是歲異星代出暴風淋雨無停歲於是天皇大恐怖使惠隱[illegible]經報天譴是集釋設齋[illegible]之[illegible]也

十三年冬十月天皇崩

本朝通紀前編卷之五終

本朝通紀前編巻之六

奥州會陽隠士　長井定宗集編

皇極天皇

人皇第三十六

起皇極天皇元年盡齊明天皇七年　凡二十年

諱天豊財重日足姫欽明帝曾孫押坂彦人大兄皇子之孫茅渟王女也

元年　唐太宗貞観十六年　春正月皇后即天皇之位

以蘇我蝦夷為大臣如故時蝦夷之子入鹿自執國政其威勝於父

夏天下大旱

時大臣蝦夷為雩集衆僧於大寺南庭讃大乗經自執香爐祈雨然無驗於是天皇幸南淵河上拜四方仰天而請雨時雷大雨澍潤天下田是五穀登熟百姓大歡喝萬歳稱至徳天皇

冬十月大雷地震自十月六日至十一月十日大地震雷不止万民大恐懼○冬十二月朔天氣暖如春

二年春正月朔五色雲満天○大風○春三月大霜傷草木○夏四月大風大雹

徑一寸許傷州木葉

冬十一月蘇我入鹿遣兵襲廐戸太子子山背大兄王於斑鳩宮大兄王潜逃隠膽駒山

先是蝦夷縁病不朝於是私授紫冠於其子入鹿擬大臣位復呼其弟曰物部大臣兄弟肆専朝権取威於世時入鹿私謀以舒明帝皇子古人大兄為天皇於是先滅上宮王之族獨為僭立恣権勢而後謀之則使臣勢大臣徳善将兵掩斑鳩宮時山背王之奴三成出而拒戦

土師連中箭而死賊軍恐退於是山背王取馬骨投置内寝率其妃及子弟隠膽駒山賊軍進焼斑鳩宮灰中骨見賊兵謂王自殺乃解圍帰

○山背大兄王入于斑鳩寺自殺

山背王宿留於山中五日家臣等諫王曰潜逃詣東國再興軍以征賊徒王曰吾懐與十年不役百姓以一身之故豈煩労万民且於後世民皆言由吾之故喪己父母豈其雖戦勝方言大丈夫哉夫損身固國不亦大丈夫乎遂不勝有人[illegible]

見上宮王等於山中。謀入鹿。入鹿聞而大恐懼。遣兵求之。而竟不得。於是入鹿弥恐懼。自將軍欲向山求之。時古人大兄皇子諫入鹿曰。鼠伏穴而生。失穴而死。公不可敢出外。入鹿輒止。言[illegible][illegible]焉。時山背王自山中還入斑鳩寺。遣[illegible]謂入鹿之軍將曰。吾起兵伐入鹿。勝必矣。然由一身之故。不欲傷殘百姓。是以賜身於入鹿。終與子弟妃妾相俱縊而死。入鹿自是倍振惡虐。

按。荀子曰。仁者愛人。故惡人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是故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是則禮典所以有九伐之灋。而河陽正成先生所以殺戮爲博愛也。夫持兵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己。則不可也。持兵至討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之乎。當此時。蝦夷入鹿父子相續自恣。纂奪權威。無王位。煩勞天下日久矣。以兵討其亂。除其害。使天下安泰可也。然王子溺佛子行。姑息慈悲。以身殺。

以是則鐵虎挾鮮肉。培其威力。何異乎下危哉。於是謂如山背王。有濟世安民之志。而不知其道者也。

三年冬十一月入鹿造第於耳檮岡

入鹿自殺山背王。倍恣驕意。有逸奪位擬天位之情。故興起家於耳檮岡。稱父大臣之家曰宮門。稱己之家曰谷宮門。稱己之男女曰王子。萬禮諸式悉準擬天子。加稱家外構城柵。門傍作兵庫。恒使力士持兵守。

大化元年夏六月中臣鎌足連與中大兄皇子相計誅入鹿臣

先是鎌足（藤原氏之祖。大織冠是也）看入鹿之擅驕失君臣長幼之序。闚社稷之權。深嫉惡然。強人以不從。及常切歎。故稱疾辭官。退居三嶋。于時太皇之弟輕皇子（孝德天皇是也）患脚不朝。素鎌足與輕皇子相善。故常詣彼宮而侍宿。皇子深識鎌子爲人意氣高逸。有心匡濟。乃以寵女嫁之。鎌足感之。而語皇子之舍人曰。殊奉恩澤與也。所望以皇

子為天下之主。恥此悪聲、舎人使以所語慮於
皇子。皇子大悦焉。鎌子又擬王宗之中、見中大
兄皇子（天智天皇是也）聡明而有仁君度。欲附結而
未獲展其幽抱。一日中大兄為法興寺槻樹之
下而蹴鞠之遊。鎌足躡其會時、大兄之皮鞋隨
脱落。於是鎌子取之置掌中、前跪奉大兄。大
兄亦跪敬執之。自茲相睨交、俱述所懐無所匿。
而恐他嫌頻接、俱手把巻誘學周孔之教於南
淵先生所。於路上往還之間、並肩潛圖之。於是

鎌子議曰、謀大事者不如有輔。請娶蘇我倉山
田麻呂女為妃、而成婚姻之昵、而後陳説大事
與計事成功之路、莫近於茲耳。大兄從其議。鎌
足即往迎之。倉山田大歡、以其女納大兄。於是
密謂倉山田曰、三韓之表使卿讀之。至是斬入
鹿評議既決焉。至讀表之日、天皇御大極殿。古
人大兄（大兄兄也）大兄侍焉。入鹿入侍于座。大兄戒衛門
府鎌諸門、絶人之往来。自執長槍隠於殿側。以

足等持弓矢而為助衛。使犬養連勝麻呂持進
謝之箱。箱中蔵両剣。謂勝麻呂曰、當讀表之時、
以箱中之両剣授與佐伯連子麻呂與葛城稚
犬養連綱田二人、執剣斬入鹿。皆許諾。倉山田
唱表文漸盡、而子麻呂等恐不起。倉山田流汗
浹身、乱聲動手。入鹿怪問曰、何故掉戦。山田麻
呂對曰、恐近天皇、不覺流汗。于時大兄見子麻
呂等畏入鹿不進、咄嗟即與子麻呂等共進、以
剣切入鹿。入鹿驚起。子麻呂運手揮剣傷其脚。

入鹿轉叩頭曰、臣不知其罪、乞垂審察。天皇大
驚、詔大兄曰、不知有何事耶。大兄伏地奏曰、入
鹿盡滅天宗、將傾日位。豈以天位代入鹿耶。天
皇起入於殿中。子麻呂綱田斬殺入鹿。是日大
雨、潦水溢庭。以席障子覆入鹿之屍。中大兄馳
入法興寺為城而備。諸皇子諸王諸卿悉皆隨
大兄入法興寺守。使人賜入鹿之屍於大臣蝦
夷。以將軍巨勢徳討蝦夷等。蝦夷不能防守、悉
焚國記珍寶。自茲官軍之中船史恵尺疾取

所燒殘之記無而秦大兄皇子至是先代之記
錄悉亡失少所殘恵尺之取救燼無而已
按天下之患莫大於本小末大也本何君末
何臣自古人臣殺君之罷奪方權柄之敗癘
宗主奪君位者是不鮮矣夏寒浞篡后羿我朝
押勝道鏡之類是也豈過入鹿乎雖然浞羿
押鏡皆有當時之害未嘗害後世如蝦夷入
鹿有當世害亦職焉禍於萬世可謂我朝始
皇帝也嗚呼夫恵尺無取得灰燼之餘篇之

善討神代聖風上世王代之政跡何以識之
乎恵尺之有功万歲之幸甚也鎌足勸輕大
兄之二皇子以討入鹿之惡天位存恵尺之
輩不抗又不幸乎

秋七月天皇讓位於輕皇子

帝謀欲傳位於中大兄大兄退謀之鎌足鎌足
曰古人皇子殿下之兄也輕皇子殿下之舅也
方今一皇子在而殿下陟天皇位便違人弟恭
遜之心不如立輕皇子以答人望大兄深嘉
議而密奏聞之於是帝詔輕皇子授璽綬禪位
皇子固辭再三讓古人皇子古人辟曰何違天
皇之聖旨擬讓於臣則幾入吉野山由是輕皇
子不得固辭升壇即位天皇來嵐讓位之始也

令始立年號爲大化元年

本朝立年號之始也〔山崎氏曰〕朱子華夷曰朔
女人定以建年號爲非以爲年號之義有時而窮
不如只作元年二年之類不然三代以前事跡
多有不可攷者亦正統無年號所以事無統紀難

記如云某年某月甫當相似無理會處及漢
建年號漢武帝始焉事有紀録可記今有年號
猶有僞百出者只職一年二年三年則官司詞
訟簿曆溯何而次少間亦無理會處丘瓊山世
史正綱曰年之有號事雖非古然足以別世代
防偽妄禮所謂可以義起者其此類歟正得朱
子之旨矣又曰本朝撰號大略見爾不暦不耳
似人名不避異國年號也但其文字出處不足
爲攄或有之如建安似峻難音之嫌何可避之

也

人皇第三十七

孝德天皇 諱天萬豐日更名輕皇子皇極帝同母之弟也

大化二年春正月尊皇極帝為皇祖母尊以中大兄皇子為皇太子以間人皇女為皇后

當于此時改遷大臣官以阿倍内麻呂為左大臣以蘇我倉山田麻呂為右大臣以鎌足為内大臣授錦冠増加封戸令處百官司之上司政事且以沙門旻法師高向史玄理為國博士 玄理僧旻倶唐人也舒明帝時來朝

冬十一月古人皇子謀反不成伏誅

初古人與入鹿相睦至入鹿之伏誅傷其死故託讓位斷髮為僧入吉野山於是謀反與蘇我川掘物部椎子等相計欲襲京城時吉備笠垂者訴之於皇太子即遣兵討古人古人遂自殺

冬十一月詔禁賣地

先是天皇遣使者於諸國録民元數知民吏之私曲故詔曰易曰損上益下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方今百姓猶乏而有勢者分割水陸以為私地賣與百姓年索其價從今以後不得賣地勿妄作主兼并劣弱百姓大悦

冬十二月遷都於難波豐崎○今歳元興寺道昭始造宇治橋 昭之傳見天武帝四年

三年春二月聽誹謗救民憂詔天下獻諫表

帝自踐祚以降欲聞民奏得諫書知國司之公私國郡之憂苦然恐掩國司留長吏不達民訴之帝聽故懸鍾於朝門設一櫃於朝詔曰尊長識司斷下訴不實所聽則可撤此鍾頭人阿黨有押下奏者收牒置此櫃中○又詔天下曰朕聞明哲之御民者懸鍾於門而觀百姓之憂作屋於衢而聽路行之謗雖芻蕘之説問為師由是朕前下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皆所以廣詢于下也管子曰黄帝立明堂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民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建鼓於朝而備訊望也湯有總街之廷以觀民非也武王有靈臺之囿而

賢者進也此故聖帝明主所以能而勿失
勿亡也是則朕所以懸鐘設鞀撤牧表人也頒
有民明直心懷國土之風切諫陳疏納於設匭
按范子曰國將興必賞諫臣國將亡必殺諫
臣故諫受賞者興之祥也諫而被殺者亡之
兆也天下如人之一身夫身必氣血周流無
所壅滯而後能存焉諫者使下情得以上通
上意得以下達如氣血之周流於一身也故
言路開則治言路壅則亂治亂者繫乎言路

而已信哉斯言乎夫政道之懷治教之大雖
千萬種綱要之則遽有察民心也今天皇即
位之錯懸諫鐘設置表匭賞招諫者通下情
施政教可謂知所先務天皇統御天下凡丁
十年民間僞飾不行而海内以安者宜哉
春三月詔東州賞罰守法之國司正違令之國司
詔東國之國司及百姓等曰夫君於天地之間
而宰萬民者不可獨制要須臣翼由是代代之
我皇祖共卿等之祖考俱治焉朕復思欲

古曰君以爲易
則其難也得
至

護力共卿等治故前以良家大夫八人使治東
方時大夫人奉法二人違令朕便褒奉法譏斯
違令凡將治者若君若臣先當正己而後正他
也不自正何能正人是以不自正者不擇君臣
乃[illegible]慎矣汝等率而正孰敢不正今
隨前勅而斷焉
按傳曰人君不可不知乾道夫天行也至健
莫一息之間斷君少頃有間斷不繼則不消
據矣君道亦如矣人君須刻意君天下之心

則國政廢棄矣是則人君所以知乾道之[illegible]
道也善哉天皇自即位之始不忘爲君之[illegible]
一詔禁賣地濫民人愁苦二詔使諸臣獻諫
疏開民情正其非三詔禁諸司之違令賞善
垂法而專惠養衆民可謂得仁人養民之意
也宜哉天下平治無愁害德行永流後世也
古曰君以爲易則其難也自將至君以爲難則
其易也將至矣今皇帝知難而得易者也
[illegible]殉死之徒

詔曰朕聞西土之君戒其民曰古之葬者因高爲墓不封不樹棺槨足以朽骨衣衿足以朽宍而已故吾營此丘壥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所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蒭靈之義棺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施珠襦玉柙愚俗所爲也又曰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廼者我民貧絶專由營墓爰陳其制尊卑使別夫王以上之墓者其内長九尺濶五尺其外域方九尋高五尋役一千人七日使訖

其葬時帷帳等用白布有轜車上臣之墓其内濶及高皆准於上其外域方七尋高三尋役五百人五日使訖其葬時帷帳等用白布擔而行下臣之墓者其内長濶及高皆准於上其外域方五尋高二尋半役二百五十人三日使訖其葬時帷帳等用白布亦准於上大仁小仁之墓者其外長九尺高濶各四尺不封使平役一百人一日使訖大禮以下小智以上之墓者准大仁役五十人一日使訖凡王以下小智以上

墓者宜用小石其帷帳等宜用白布庶人亡時收埋於地其帷帳等可用麁布一日莫停凡王以下及至庶民不得營殯凡自畿内及諸國等宜定一所而收埋不得汚穢散埋處處凡人死亡之時若經自殉或絞人殉或斷髮刺股而誄如此舊俗一皆悉斷焉

冬十二月制七色十三階冠

一曰織冠有大小二階以織爲之二曰繡冠有大小之二階以繡爲之三曰紫冠有大小之二階以紫爲之四曰錦冠有大小二階以錦爲之五曰青冠有大小二階以青絹爲之六曰黒冠以車形錦裁冠之縁有大小二階七曰建武以黒絹爲之又名立身

戊申

四年造靈鷲山像于攝州天王寺

己酉

五年春正月始行正月朔旦朝賀○春二月制冠十九階

一曰大織二曰小織三曰大繡四曰小繡五曰大紫六曰小紫七曰大華上八曰小華下九曰小花上十曰小花下十一曰大山上十二曰大山

下十三日小山上十四日小山下十五日大乙
上十六日大乙下十七日小乙上十八日小乙
下十九日立身

○始置八省百官

詔博士高向玄理與僧旻議定之今八省百
官是也後世連綿不已

春三月蘇我日向譖殺其兄右大臣倉山田麿呂

日向字身刺譖大臣於皇太子曰僕之異母兄倉
山田伺皇太子之遊於海濱而將害之太子信

其言欲天皇天皇則遣使於大臣之所而問反
謀之虛實大臣答曰被問之報僕面當陳天皇
之所天皇又遣使問之大臣亦如前答於是天
皇乃將興軍圍大臣宅大臣將妻子逃山田寺
官軍追攻之大臣之長子興志欲率軍拒官軍
大臣不許曰凡為人臣者安構逆於君爭令我
見讒日向被橫誅卿非天皇之過也蓋衆尚懷
忠退所以來寺使易終時言畢則開佛殿之戶
作誓曰願我生生世世不怨天皇誓訖自經

死者八人於是日向等圍寺使物部監斬大臣
之頭當是時被戮者十四人被絞者九
人被遠流者十五人京師大諠動

按古之聖主行刑罰也司寇以獄之成告于
王王命三公參聽之王三宥然後致刑矣是
所以人君重殺刑好生之德洽民心上書稱堯
舜所以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也然天皇無
三宥定罪之法復聽佞口容讒殺大臣可
謂過矣然大臣亦不為無過夫忠臣之仕于

君從義而不從君帝縱欲過而殺于己逆鱗
矣到諫無罪遠者不許容所死不避也是則
不使君負殺不辜之名自亦保身之良計也
右大臣計不出此惟以不辭讒為忠其弊使
君得不君之名亦自輒亡其軀於是謂失知
右大臣忠有餘而不足其知者也

○配蘇我日向於筑紫

大臣被戮之後太子遣使收大臣之資財資
之中於好書上題皇太子書於重寶上題

徐積字仲車
隱居楚州以
孝著母喪
廬墓三年
甘露降家生
連理芝時称
孝感宋英宗
治平四年山谷
同應進士神
宗元豊八年
教授楚州徽
宗時賜宣德
郎諡節孝
處士見宋史

之物使者還謁太子於是太子始知大臣之貞淨生悔耻哀歎不休即以日向臣為筑紫太宰帥

〇皇太子妃蘇我造媛傷其父倉山田之非命薨造媛寔太臣之女也聞父太臣為塩所斬傷心大痛哀遂悪聞塩名故近侍於造媛之者諱塩名曰堅塩造媛不止慕父之情終病薨列女傳曰子路死衛人醢之與孔子哭於中庭遂命覆醢徐積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而不

践造媛悪聞塩名曰堅塩豈是毛嬙韋思貞可竄親子師弟追切慕恨之情哉

庚戌

夏四月以小紫巨勢徳陀授大紫為左大臣以小紫大伴長徳授大紫為右大臣

白雉元年春二月自長門獻白雉詔大赦天下群臣上表賀於是帝徴百官於禁裡令見白雉儀式准元日朝賀聖主出世治天下時天則應之示其祥瑞曩者西土之君周成王世與漢明帝時白雉見我日本國譽田天皇御世白鳥樔宮

鷦鷯帝仁徳時龍馬西見自古迄今祥瑞時見以應有徳夫明聖之君獲斯祥瑞其宜也朕虚薄何以享斯蓋此専由扶翼公卿百官國司等各盡丹誠奉遵制度之所致也是故始公卿及百官等以清白意敬奉神祇並受休祥令榮天下又詔曰四方國郡等由天委付朕總臨而御寓我祖神之所知穴戸長門也國中有此嘉瑞所以以大赦天下改元於白雉公卿大夫以下至于令史各賜有差褒所献白雉長州國司州壁連

醜経賜大山擬長門之三年之調役

辛亥

二年冬十二月始繍丈六佛像

天皇素信佛法故作繍佛又刻千躰佛乃二千餘人僧尼於禁裡讀一切經燃二千七百餘燈

令歳新羅之調貢使到于筑紫不入中國追還

新羅之使知方沙飡等着唐國服泊于筑紫違帝聴帝悪恣移俗追還之當此時巨勢大臣奏請之曰方今不伐新羅後必有悔帝不聴而止焉

壬子

三年夏四月請恵隠於禁中讀無量壽經

帝親讀二十日纔時自始講之日連日雨不止

洪水漂屋流苗人馬多溺矣

癸丑

四年夏六月僧旻寂

旻初入唐留学（僧史闕華氏虎土）舒明帝四年從唐使

高表仁歸朝博渉佛經經史天皇甚尊信之令

蔵旻病天皇幸旻之房問病執其手口勅恩旨

旻遂寂帝使使弔賻太后及太子悉弔喪

甲寅

五年春二月遣唐大使小山上長丹押使高向玄

理入大唐謁高宗皇帝

去歳長丹等蒙勅入唐當此時學問僧道昭定

恵學生巨勢藥等從遣唐使入唐到唐京謁高

宗時東宮監門郭文舉悉問日本之地理及國

初之神名皆隨問而答高宗感之賜文書寶物

太多其及歸路玄理卒長丹等歸朝天皇嘉

遣唐使之勤功授少華下賜封二百戸賜姓於

呉氏

夏五月賜紫冠於中臣鎌足增封若干戸（　）冬十

月天皇疾崩于豊碕宮

在位十年（諸史崩壽）闕

〔儒宗傳曰〕厩馬素政綱風俗

變哉謂帝及中大兄辟乏之義萬機資始品物

大備建年號置公卿文備武備寘之敷之南淵

為師天智為儲鎌足為輔與彼君仁甚子居中

師王仁臣武内之世合儀本朝堯舜

乙卯

人皇第三十七

〔齊明天皇〕

皇極天皇重祚也

元年春正月皇極天皇再即天皇位

于時内大臣鎌足統行政事

丙辰

二年秋九月作岡本宮未成火

時帝好興土功故宮作甚麗使水工穿渠自

香山西至石上山以舟二百隻載石上山石順

流控引於宮東山累石為垣時人謗曰狂心渠

損費功夫三萬餘費損造垣功夫七萬餘作

宮材爛矣山椒埋矣又謗曰作石山丘隨作自

破不幾而宮室悉災果如時人之語

丁巳

三年秋七月作須彌山像於飛鳥寺西（　）冬十月

鎌足建山階寺始行維摩會

巨勢臣孝元天皇之曾孫武内宿禰子巨勢男柄宿禰より出

四年春正月左大臣巨勢徳卒（）冬十一月孝徳
帝之子有間皇子謀反發覺伏誅
皇子性黠陽狂也有恐天皇之故常不平也于
時天皇幸紀伊國之温湯蘇我赤兄臣留守京
師一日赤兄議皇子曰天皇政事有三失矣大
起倉庫積聚民財一也長穿渠水費公粮二也
舟載石運積為丘三也皇子乃知赤兄之善已
而欣然答之曰吾年甫十九歳可用兵之時也
遂以謀反議赤兄赤兄潜背乃至夜半遣物部

朴井連鮪有間皇子于市經家捉送紀州
於是皇子親推問其反謀皇子以實答焉由
是絞殺皇子於藤白坂又與黨悉被配流
○令歳始借南車
五年春三月使阿倍比羅夫擊蝦夷大勝還
去歳帝使羅夫討肅愼國熊羆屬也獻生羆三
羆皮七十枚是歳又率船師一百八十艘討蝦
夷比羅夫與蝦夷戰大敗之蝦夷國悉自伏
秋七月遣坂合部石布小津守吉祥使唐

帝勅石布吉祥等為遣唐使石布吉祥率蝦夷
人一二發自筑紫大津浦到唐都獻物蝦夷亦
奉弓矢鹿皮高宗相見問曰日本國天皇平安
否答曰與天地合徳自得平安問曰執事卿等
好在否答曰天皇憐重亦得好在問國內平否答
曰治稱天地萬民無事問曰蝦夷國有何方答
曰有東北問曰蝦夷有幾種答曰有三種遠者
名都加留次者麁蝦夷近者名熟蝦夷所率之蝦
夷者熟蝦夷也高宗喜對答之速賜物若干而

歸朝
○詔諸國諸寺講盂蘭盆經（後世是曰對靈祭）
六年冬十二月新羅擊百濟百濟將軍福信乞援
於日本帝遣兵救百濟
福信遣使奏朝曰今年秋新羅恃力作勢不親
於隣引構唐人傾覆我國百濟拒戰不利我王
其妻其子及其臣平子福國弁成孫登等為唐
蘇將軍所捉福信雖欲聚散卒報其讐然無國
主其兵殆少也願迎所質貢國之王子豐璋為

國主請日本之加勢興國守社稷天皇應其乞欲以豐璋為百濟王屬國天皇親幸筑紫集諸國之兵備軍器遣援軍為百濟討新羅故先幸于難波宮今月信州有蠅群向西飛踰巨坂大十圍許高至蒼天人皆怪言我軍敗績之前兆也

今歲始制漏尅

七年夏五月天皇幸土佐國居朝倉宮○秋七月天皇崩于朝倉宮

帝在朝倉宮集軍兵修繕兵甲儲試軍糧欲救新羅時俄發病崩壽四十六在位初即位三年重祚七年合十年同月葬于越智大關陵

秋八月遣將軍阿曇比羅夫河邊百枝等救百濟

時太子遷居長津宮著素服聽軍政

秋九月使百濟王子豐璋還本鄉

時以織冠授豐璋以蔣敷之妹妻之使五千餘之兵護送豐璋豐璋入百濟福信等大喜迎奉國政為百濟王

本朝通紀前編巻之七

奥州會陽隱士　長井定宗纂集

起天智天皇元年盡持統天皇十一年　凡三十五年

人皇第三十九

天智天皇

諱天命開別、亦名葛城皇子、初號中大兄。舒明帝之子、母曰皇極天皇。

元年（唐高宗龍朔二年）春正月賜百濟福信矢一万本、絲五百斤、綿一千斤、布一千端、韋一千張、稲三千斛。

三月以布三百端賜百濟王豊璋。

五月大将軍阿曇比邏夫率船師百七十艘到百濟。

比邏夫到百濟、宣勅以豊璋使継其位、又予金策於福信、而撫其背、褒而賜爵禄。豊璋等暨福信稽首受勅、衆皆為流涕。

二年夏六月朝兵抜新羅國城沙鼻岐奴江之二城。今月百濟王豊璋殺將軍福信。

豊璋與福信有隙不快、於是嫌福信有謀反、則縛之、然難自決、乃問諸臣曰、福信之罪既如此、焉可斬否。達率徳執得之曰、不合放捨。福信唾於執得吐曰、腐狗癡奴。豊璋怒斬信而醢首。

按新羅破百濟之王城、自捕其王、以往於家、大臣亡、盡國内悉乱散、不至國滅亡、唯以有福信。福信若至此時有臣下臣之行、自立而可為君。若力不可、保護其國、與國民相倶奉實器、事于新羅可継其頸頭也。然福信守孤城、不改其志、請朝兵迎豊璋自為謀臣、欲國家於復興、可謂忠良人也。縱此時有實謀叛、豈初有異心乎。豊璋使彼為逆謀耳。惜哉、豊璋一旦為邪臣所誘欺、殺忠賢、乎不天道所怒、人道何悪其暴乎。宜哉、豊璋棄國而逃去高麗。朝兵為豊璋不欲死力帰朝耶。

秋八月大唐新羅合兵入百濟、百濟王去國逃于高麗。日本救兵還朝。

新羅以百濟王斬己良將、國内乱謀、謀率兵至於州柔、繞王城。大唐領軍將率戦船百七十艘、軍於白村江。日本之兵先與大唐軍合戦、不利而退。大唐軍戦勝、倍固堅陣而守。明日我須更

進撃大唐軍。唐軍分兵為二隊、自左右夾船繞
戰。官軍又敗績。赴水溺死者衆。大將朴市田來
津見官軍之敗績、大嘆仰天而誓、切歯自執戈
闘殺數十人、戰死。於是百濟王豐璋乗船逃去。
高麗百濟數城悉降於唐。於是日本諸將師兵
帰朝。
今歳依勅願建大和岡寺。
甲子
二年春二月詔創增冠位階級。
其冠有二十六階。大織大縫小縫大紫小紫大

錦上大錦中大錦下小錦上小錦中小錦下大
山上大山中大山下小山上小山中小山下大
乙上大乙中大乙下小乙上小乙中小乙下大
建小建是為二十六階焉。改前華曰錦。従錦至
乙加十階。又喚前初位一階為大建小建。其餘
加前式。
夏六月近江栗太郡一夜間稲生穂。
今歳筑城於諸州。
有百濟之乱之後、與新羅及大唐不通好。故恐

異賊襲来、故以命國司等築城於諸州。筑紫大
野讃州屋島對馬金田等之諸城至于此時闕
築。其餘構堤深溝者甚多。
乙丑
四年春二月大后薨。○大唐遣柱國劉徳高等通
好日本。復遣守君大石坂部石積等於唐互通和
睦。○冬十月大閲兵於菟道。
丙寅
五年秋大水。○冬十月以百濟男女二千餘人移
居東國。○今歳唐沙門智由獻指南車。
丁卯
六年春二月遷都於近州大津志賀。○夏六月自

山城獻白燕。
戊辰
七年春正月皇太子即天皇位。以倭姫王為皇后。
前帝崩之後、有百濟援兵之事。天下不静謐。繼
太后崩。故未行即位之禮。至于是天皇始即位。
立古人大兄皇子女倭姫王為皇后。
夏五月越國獻可代油薪之水土。○今歳新羅沙
門道行竊熱田社草薙劒、不能得還。
道行沙門名。開艸薙劒匣、欲之持誦七日。乃入神
社、取劒而出。黒雲一帯自空下、奪劒送到神祠。

天智八年己巳十月十六日薨 二十六歳 文化十二年乙亥 一千百四十七年

行益欽鏡靈又持誦五十日取鏡到[illegible]清生
郡里雲下齋戒先至是持念百日裴僧伽從遠
至筑紫赴本邦時海風暴起不得去迷帰携鏡
納本社〔羅山子曰〕余嘗欲修本朝綱目[illegible]志未
果遠見道智之竊神鏡也慨然試筆削以盜竊
艸薙劍不克得者聖人作春秋齊豹陽虎書盜
況其餘乎又況狹僧之智寸書以爲戒庶幾盜竊
之黨有懼也道智誠不免誅焉而神官亦不得
無罪與哉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

與神官宮司何不能守護吾於是乎見神鏡之
殊神靈也將斷之妖怪也神司之猶息也
○自常陸國獻有角馬○今歳淡海志賀郡建崇
福寺是號崇福寺
八年冬十月内大臣從二位藤原鎌足薨
天皇幸大臣之家親問所患乃詔曰天
道輔仁何乃虚説積善餘慶猶是無徴若有所
須可以聞大臣對曰臣既不敏當復何言但其
葬事宜用輕易生則無何務死則何敢重之辛

帝還幸則遣東宮太皇弟於大臣之家授大織
冠及大臣位賜姓爲藤原氏自此以後通曰内大
臣薨時春秋五十 或曰五十六歳 天皇甚悵惜又幸大
臣家命大錦上蘇我赤兄奉宣恩詔賜金香鑪
〔按〕内大臣歴事于孝德齊明天智之三朝不
貳先討入鹿之簒逆資朝廷安社稷後改制
冠階定禮儀之規三朝之善政多賴内大臣
之功者也然大臣以爲未足盡臣職故以生
無務之語遺奏薄葬宜哉時賢聞有此一言

比於往昔之善言歎嗚呼自古人臣有小功
則誇其功挾其勲無君爲國亂者雖矣故曰
小人有非常之功者國不幸也今大臣其功
冠諸臣猶未足可報知臣道善哉天皇上諸
御統主政事賜以大織冠授以極官想夫賢
臣有於下不爲擧善者多是非棄不進而猶
爲善暗主有於上不知用其人也今大臣雖
良臣天皇暗愚不任其職則不能行其志焉
曷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如有大小

大政官之始

之善折其源天皇因知人之明者乎

○築和州高安城

九年夏六月獻靈龜

長六寸許背書申字上黄下玄

十年春正月始置太政官以大友皇子任太政大臣

是置太政官之始也是日以蘇我赤兄為左大臣以中臣金連為右大臣以蘇我果安臣巨勢人臣為御史大夫

春三月常陸國獻短人

時短人歳十六其長一尺六寸

夏四月始置漏剋打時鐘

初帝為皇太子之時始親制漏剋至于斯置漏剋於新臺始鳴鐘鼓打候時

冬十月天皇病

帝至疾大漸之時欲召太弟天武帝是也屬後事故遣蘇賀臣安麻呂召太弟引入大殿時安麻呂素知大友皇子之有自立之志而謀及太弟故

讓太弟曰有意而言矣時帝勅太弟授鴻業太子辭讓曰臣不幸元多病何能保社稷乎願陛下舉天下屬皇后立大友皇子宜為儲君臣出家為陛下欲修功德天皇聽其奏於是即日東宮出家天皇賜袈裟東宮奏乃入吉野宮諸卿送東宮到菟道還大友皇子在內裏西殿織佛像前左大臣蘇我赤兄右大臣中臣金連蘇我果安臣巨勢人臣紀大人臣等侍焉皇子恐帝部屬已諸卿之不隨故自手執香爐先起盟曰六

人同心奉天皇詔若有違者必被天罰於是赤兄隨次而起誓盟曰臣等五人隨殿下奉天皇詔若有違者天神地祇誅罰子孫當絶家門必亡五臣奉皇子盟天皇前【膽餘録曰】天智既東宮匹耦皇姫及其病革欲做更皇嗣詔讓位於東宮東宮雖愚豈無知其意乎何不辭謝焉况安麻呂之諭為乎此天智暗昧不能深省而内變所由起也東宮又詔服緇衣入吉野遂殺大友皇子簒奪梟獍之罪不可逃矣

冬十二月天皇崩志賀宮

帝時四十六在位十年

壬申

人皇第四十　天武天皇　諱天渟中原瀛真人幼名大海人天智帝同母弟也

白鳳元年唐高宗咸亨三年

夏五月大友皇子欲遣兵於吉野殺天皇天皇出吉野山避難於他州

帝崩之後大友皇子與大臣等相議欲殺天皇天皇太弟也避難於吉野未即位然日本紀呼為天皇故今從稱天皇故以託山陵之事私集兵時朴井連雄君疑之密至于吉野奏曰臣以有私事獨至美濃時朝廷宣美濃

尾張兩國司爲造山陵豫定人夫則人別令執兵臣私疑非爲山陵必有事矣若不早避當有危殆或又有人奏曰自近江京至于倭京隨處置候亦命菟道橋守者遮天皇之運糧帝大驚詔曰朕所以讓位遁世者獨治病全身終百年今何默亡身耶將出吉野欲道東州於是先命村國男依等曰急往美濃國經國司等發諸軍急塞不破道朕今發路時有一臣奏曰近江群臣有謀心道路難通何無一人兵徒手入東國

臣恐事不就矣天皇從之遣大分恵尺大伴志摩於大和留守高坂王而令乞驛鈴因以謂恵尺曰若高坂王不隨不得鈴廼志摩還而奏汝馳往於近江喚高市皇子及大津皇子到於伊勢會既而恵尺等至大和乞驛鈴高坂王不聽於是志摩還吉野復奏恵尺馳往近江帝恐高坂王不應其命事之發覺急出吉野入東國事喧謙不待駕乘鞍馬而赴行皇后持統帝也及草壁皇子忍壁皇子舎人朴井連雄君等二十有余人

人女孺十有餘人徒步從天皇過甘羅村有獵者二十餘人從駕到菟田郡遇伊勢貢米之駄五十匹悉棄其駄棄米令乘步者到大野以日落也山暗不能進行則壊取邑家爲燭及夜半到隱郡焚隱驛家唱邑中曰天皇入東國人夫參赴焉然無應命者急行到伊賀郡當國郡司等率數百衆來歸焉高市皇子來會焉至伊勢鈴鹿國司三宅石床等率五百人來參郡大津皇子及恵尺等馳追從天駕村國男依

亦發義衆兵三千人塞不破道迎天皇於敗
兵進於桑名郡家宿留數日遣山背部小田
及安斗阿加布發東海軍使稚櫻五百瀬士師
馬手發東山軍由是天軍大震

○大友皇子遣使於諸州催軍兵國司等不從

于時從大友皇子在近江朝之群臣聞天皇入
東國悉愕或欲入東國或將匿山澤故京內震
動皇子謂群臣曰將何計一臣進曰遲謀將後
不如急聚驍騎乘跡而逐之皇子不從止焉則

以韋那公磐鍬書直藥忍坂大摩侶遣于東國
以穗積百足及弟百枝物部日向遣于倭京遣
佐伯連男於筑紫遣樟磐手於吉備國悉令興
兵仍謂男與磐手曰其筑紫栗隈與吉備國守
廣嶋有隸天皇疑有叛若有不服色即殺之
磐手到備國授符說廣島廣嶋不服於是磐手
紿剌殺之男至筑紫時栗隈承符不從謝對曰
筑紫國者元戍邊賊之難也今畏命而發軍則
國空矣若不意之事有倉卒社稷傾之不[illegible]

者其是緣也時栗隈之二子佩劔立于側而無
退男按劔欲進還恐見殺故不能成而還焉東
方驛使磐鍬等將及不破磐鍬獨疑山中有兵
以後緩行藥等先行時伏兵自後起捕藥等磐
鍬僅以身免還近江當此時大友皇子之將大
伴馬來田其弟吹負等見時否降天皇又尾張
國守小子部鉏鉤率二萬衆歸天軍於是天軍
大振皇子之軍倍老焉

○天皇自桑名遷軍於野上使居高市皇子於和

蹔監諸軍事

時高市皇子遣使於桑名郡家奏曰行館遠行
政不便宜遷官於近處於是即日天皇留皇后
而親還野上高市皇子自和蹔參迎焉天皇謂
皇子曰其江都左右大臣及智謀群臣共定議
今朕無與計事者奈之何皇子按劔曰江都群
臣雖多何敢逆天皇之靈哉天皇雖獨則臣高
市賴神祇之靈請天皇引率諸將而征討豈有
距乎於是天皇譽高市携手撫背曰愼不可怠

因賜鞍馬授諸軍事於皇子則還和斐
○大伴吹負率兵誅梟將穗積百足捕穗積五百枝物部日向天皇以吹負拜將軍
吹負與坂上熊毛等率兵會戰斬百足捕五百枝日向而後喚高坂王稚狹王二王來從軍當此時郡縣豪傑英俊如響應吹負之軍勢大振吹負馳使奏天皇天皇大喜以吹負拜將軍
秋七月遣將軍大伴吹負及紀阿閉麻呂村國男依等擊江都男依與大友皇子戰于勢多皇子之軍大敗績皇子奔隱山自殺天皇放兵誅與黨於所所京師漸定

帝使紀阿閉麻呂置始連菟等率數萬騎越伊勢大山向倭使村國男依等將數万衆出自不破直入江都吹負之軍先進與梟將大野果安狙戰不利引還時男依等與江軍戰息長横川破之斬其將境部藥行戰斬梟將秦友足於鳥籠山捕社戶大口土師千嶋等於安川上男依益乘勝直進到瀬田兵皆著赤符大友皇子自將群臣軍于橋西大成陣數里旗旌覆空煙塵連天乃斷橋拔許三丈置一長板有躡板度者乃引板欲墮河中且盛列強弓呼聲震地射矢如雨天軍肯不進時男依部將大分稚臣勇冠三軍踏板急馳度斷著板之綱以衝其中軍皇子軍驚亂走先鋒將智尊怒而雖斬走者不能禁稚臣竟斬智尊於橋邊男依縱兵追擊斬大難連谷塩手等皇子走無所追入乃還隱山首自刎死時賦詩曰金鳥臨西舍鼓聲催短命泉路無賓主此夕離家向時皇子二十五歲當此時左右大臣及群臣皆散亡唯物部連麻呂且舍人殉其死於是探捕左右大臣及諸與黨京師略定矣初皇子生眼中精耀非常人風範唐使劉高者見而異曰此皇子風骨不似世間人實非此國分嘗皇子夜夢天中洞啓朱衣老翁捧日而至擎授皇子時忽有人從腋底出來便奪將去覺而具語內大臣鎌足鎌足歎曰恐聖朝万歲之後有奪君之職位者然臣聞天道無

親惟善是輔願皇子勤修懷災異不足憂也臣有息女願納後庭以具箕帚之妾遂結姻戚以親愛之皇子天性明悟雅愛博古多通有文武財故下筆成章出言爲論文藻日新入皆歎其洪学皇子特矜誇威懾衆之畏伏不修道德專貴權內大臣數諫不聽遂至于爰果如前夢

秋八月流皇子之與黨數輩

天皇命高市皇子宣江都群臣犯獄斬右大臣中臣連金於淺井田根尤大臣蘇我赤兄大納

言巨勢比等及子孫并中臣連金之子蘇我果安子悉被配流其餘皆赦免焉

秋九月恩勅有勳功者賜賞

二年春正月天皇即位于淨原宮立正妃阿閇皇女爲皇后○春三月大赦○建大宮社於江州坂本鄕○始寫一切經於川原寺○三韓遣使賀帝即位

三年春三月本朝始出白銀

對馬國司大國獻銀曰銀始出當國帝大喜大國授小錦下位以所貢之銀悉奉神祇

夏六月始行六月祓○始行踏歌節會

四年春二月始祈年於伊勢太神宮○新羅王子忠元來朝○夏六月小紫位太分惠尺薨

惠尺病將死天皇患詔曰汝背私向公不惜身命以正雄之心勞于大役恒欲慈愛爾雖既死至于子孫厚賞乃敍外小紫位未及數日而薨

秋八月大風○冬十二月大地震○今歲詔建諸社

勸請八幡宮於江州矢橋浦又勸請健部神社鎭坐岡象女神於大和吉野郡下市之山中（崇丹生社）鎭坐天御柱國御柱神于大和平郡郡（崇龍田社）和賀宇賀貴神于大和廣瀬郡廣瀬里（崇廣瀬神）同起祭其餘諸社之鎭坐恒禮祭祀多自是歲興焉

五年春正月群臣獻御薪詔賜宴○置錄行射於西門庭中○夏大旱

祈廣田風神廣瀬大忌神不雨詔祈其他神雩

佛與殲五穀不登天下大饑
秋七月大星見東
長七八尺至九月竟天
秋八月詔諸國放生
六年夏六月大地震○冬十月始行五節舞自是爲例
冬十一月自筑紫獻赤烏
七年秋八月建八坂塔○冬十二月九州大地震
當此時筑紫地裂廣二丈長三千餘丈百姓舍
屋悉仆壞人馬六畜悉壓死

八年夏六月雨氷大如桃○勅制僧尼威儀法服
冬十一月置關于龍田大江山○詔禁盜賊
詔曰朕聞近日暴惡者多在巷里是則王卿等
過也其隨見聞以糺者豈有暴惡乎自今以後
上責下過下諫上暴乃國家治焉
九年夏六月雨灰○冬十月詔問天下之民情
詔曰若有利國家寛百姓之術者詣闕親申之
詞合於理立爲法則
秋八月大水大風

十年春正月詔諸國修理神社○春二月立艸壁
皇子爲太子摂万機○夏四月制禁式九十二條
○秋九月彗星見○自周防國獻赤龜
十一年春獻三足赤烏○夏六月雨雹○改定新
禮著黑漆冠○秋八月天變數見
二日昏時大星流西五日殿内生虹又如幡光
物浮空流北諸國皆見之又白氣起東山其大
四圍許十二日地大震
十二年春正月大赦免百姓課役○春二月大津

皇子聽朝政傳見持統元年○夏大旱○廢銅錢行銀錢
○定諸國境○送葬始用皷吹
十三年夏後四月詔文武官皆務習兵馬
詔曰凡政要者軍事也是以文武官諸人務習
用兵乘馬其有馬者爲騎士無馬爲歩卒并當
試練若有詔旨有不便兵馬者親王以下逮諸
臣并罰之其務以能得業者雖死罪則減二等
唯特己之才犯者不在赦例
按天皇自討大友皇子之乱十二年斯天下

八種之姓

統治而無兵革之患是則人主在於安忘危
之時也然天皇在無革之代不忘亂使民習
陳法講武車可謂知治體之君也宜哉在位
凡一十四年天下泰安無于戈之禍也易有
之君子安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
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天皇殆幾乎

秋七月彗星出于西北○冬十月詔定八種之姓

詔曰更改諸氏之族姓作八色之姓以混天下
万姓一曰眞人二曰朝臣三曰宿禰四曰忌寸

五曰道師六曰臣七曰連八曰稲置是日守山
公等十三氏賜姓於眞人

○天下大地震

今月十二日夕東方有鳴聲如鼓十四日地大
震山崩水涌諸州郡館舍及寺塔神社破壊之
類不可勝數由是人民及六畜多死傷當此時
伊豫温泉埋不出土佐田苑五十万頃沒爲海
伊豆國俄涌現二島

冬十一月星隕如雨

二十二日昏時星隕大如瓮至戌時天文紊乱
星隕如雨其他或有孛星或土佐國大潮高騰
或葛城生四足雞丹波國産十二角犢其外天
變地異甚多人皆奇怪之

乙酉

十四年春正月改爵位號定朝服色○免諸國有
位課役○春三月信濃國灰降枯艸木○遣使按
察七道政治○冬十月星隕如雨

丙戌

朱鳥元年春自大和國獻赤雉○夏五月大赦天
下獄空○夏六月天皇病納艸薙劒於熱田社

秋九月天皇崩于淨御原宮

在位凡十五年

○皇后臨朝稱政

后天智天皇第二女也初齊明帝三年適天武
帝爲妃生艸壁皇子壬申亂從天皇入吉野避
難於東州太平之後立爲皇后時皇后性沈深
有大度故以及政務之太事勸天皇多所毘補
今月帝崩於是后親臨朝稱制持統天皇是也

冬十月大津皇子謀反發覺伏誅

皇子天武帝之子也状貌魁梧器宇峻遠幼年好学博覧而能属文賦詩及壮愛武多力能撃剣皇子特其能嘗有謀反之心時有新羅僧行心者挑解天文卜筮察皇子稍有反心託相卜曰皇子骨法是非人臣之相以此久在下位恐不全身因進逆謀皇子遂此詿誤遂圖不軌有欲弑皇太子之心既而覚於是皇后與太子相謀捕皇子而殺之皇子時二十四歳其妃山辺皇女聞其死被髪徒跣奔赴殉其死

按昔日紀淑望作古今序序中有言曰大津皇子之初作詩賦詩人才子慕風継塵移彼漢家之字為我日域之俗羅山翁非其言曰雖淑望之博洽称大津皇子始作詩賦而今懐風藻載大友皇子詩於大津上然則大友先大津必矣淑望何不称大友始作詩乎亦可怪焉然日本紀亦称挙大津始作詩賦矣親王書記先淑望久矣淑望徴日本紀説此説則未考可淑望之差誤乎然先大儒[illegible]

不審其義我曹明其異乎姑存両説譲博雅耳且考年暦大津被誅大友之謀反之後在十四年今也皇子伏誅二十四歳則大友被弑之年僅十一歳豈作詩賦先大友乎大津皇子始不作詩賦可見也

人皇第四十一

持統天皇

諱ハ高天原広野姫天智帝第二女天武帝后也母曰遠智娘

二年 唐中宗嗣聖四年 春正月賜畿内年自八十以上及篤癃貧民不能自存者紀絁○秋七月詔負債者自三年以前莫納利

二年春正月卯日始献御杖○十二月新羅朝貢○詔今年調賦免半○秋七月大旱○詔学周詩為本朝風

三年夏四月太子草壁皇子薨年二十八歳○秋九月詔諸州習武藝

兵士者毎於一国四分而点其一令習武事

冬十二月詔禁雙六

四年春正月皇后即天皇位

去歳皇太子薨無日嗣故皇后即位公卿百寮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乙酉
何承天撰
元嘉曆
日本二十代允恭天皇三十四年乙酉

悉葬賀其儀如元會
春三月大赦天下賜八十以上者五千餘人毎人稻二十束○秋七月以高市皇子爲大政大臣
冬十一月始行元嘉曆儀鳳曆
五年春始置女官賜宮女内親王號授命婦位階
○夏大雨諸州悉洪水
今歳自四月至七月大雨而不止諸國大水於是帝詔曰今夏陰雨過節恐傷稼夕惕迄朝憂懼思念厥愆令公卿百官人等禁斷酒肉摂心悔過京及畿内諸寺梵衆亦當五日誦経庶有補雨漸止

六年春二月天皇欲幸勢州神宮中納言高市麿諫之帝不聽
先是帝毎歳幸吉野今歳又將幸勢州於是詔諸官曰當以三月三日幸伊勢宜知此意備諸衣物時高市麻呂上表曰天皇欲幸伊勢恐妨於農時天皇不聽高市復脱其冠擎於朝廷重争帝尚不從遂幸勢州所過之諸州免今年

忠經曰諫
順辞　抗議
死節

役賜志摩百姓男女八十以上稻毎人五十束
諫諍録曰忠經曰諫始順辭中抗議終於死節以成君休以寧社稷然則臣之於君不諫則已既諫則不可不以至其極矣豈顧身長死可下再而輟乎高市麿諫之常至于再而輟豈抗議與死節乎宜其不聽納也
秋七月大赦天下○熒惑歳星悉亂
七年春正月漢人奏踏歌○授位於百濟王○始詔諸國講仁王經冬十一月近江益須郡醴泉出

○冬十二月遣陣法博士等於諸州教習陣法
八年夏六月河州獻白山雞○冬十二月遷都於藤原宮
九年夏六月賜諸臣八十以上及痼疾者祿物
秋九月放赦獄徒
十年春正月諸卿射南門○立珂瑠王爲皇太子
珂瑠王者先太子草壁王子也先是天武帝以草壁王爲太子時壁王先薨於是與諸臣議立日嗣群臣各私其所好其議不決時葛野王進

奏曰我國家之為法神代而下仰遵天心天心
固難測以人事推之則正系當襲今有先太
子之子豈以庶兄弟亂嫡孫乎一臣將拒其言
葛王叱之於是朝議確然定立嫡孫為太子也
帝賞葛王拜式部卿〔儒宗傳曰〕建正系者天下
定理選弟兄者不得止之變權嗟葛王社稷之
臣多藤百川旬餘不寐之請者遠〔諫諍録曰〕宋
昭憲太后遺命太祖舍其子而立晉王光義後
來趙普等以為太祖誤矣我持統太后則異於

是與衆議而能察其是非定皇嗣而不惑於嫡
庶可謂明也夫定國本莫先於明嫡庶之分分
明則絶覬覦之路杜僭忒之源使夫佞巧之姦
無起不軌之念國其不寧乎哉若夫擇賢相傳
而不拘嫡庶則或有矣

南瞻部州大日本國正統圖　三十二代用明天皇御宇定
五畿七道四十二代文武天皇御宇分六十六箇國

本朝通紀前編卷之七終

本朝通紀前編巻之八

奥州會陽隠士　長井定宗纂

起文武天皇元年盡元明天皇和銅八年　凡十九年

四[illegible]

文武天皇　[illegible]諱輕一名珂瑠王天武帝孫草壁皇子之子也母天智帝皇女也

元年丁酉　[illegible]聖十四年　春立藤原臣宮子妃爲夫人○秋八月皇太子即天皇位

夫人者大織冠之孫淡海公之媛也

二年夏大旱祈雨於名山大川○秋七月始制[illegible]法

以公私奴婢亡匿民間或有容止不肯顯告置始制容法令償其功又置禁博戲遊手之徒其居停主人亦與居者同其罪之法

○下野備前二國獻赤烏

三年春三月置巡察使於畿內監檢非違○夏五月役小角流于伊豆大島

役小角和州葛木郡茅原人敏悟博覽兼御[illegible]來年三十二棄家住於葛木山棲止巖窟三十[illegible]

火葬之始

年藤葛爲衣松果爲食以咒術稱於外從五位下韓國連廣足師焉學其術而後害其能讒以妖惑於是詔捕小角配遠處○世相傳小角能役使鬼神汲水採薪若不用命即以咒縛之一日小角告山神曰自葛木嶺跨金峯山其間危嶮艱苦行者難或躁汝等架石橋通行路衆神受命運石[illegible]營構時一言主神在葛城峯難此役故衆神待夜營之故以遲成小角呵衆神曰何不早成衆神以故告小角從一言主[illegible]救肯小角怒縛繫之於深谷於是言主託宮人曰我是管逆寇之神也今見小角之潛窺國家急治焉乎危宮人以聞帝驚下勅召小角小角飛去不得追捕官吏以計略收其母小角不[illegible]自來就囚便配伊豆大嶋世稱役行者是也

○五色雲見

四年春三月元興寺道照寂本朝始行火葬禮

道照者河內國丹比郡人也俗姓船連儒臣王[illegible]爾之裔惠釋之子也居元興寺有戒行營白[illegible]

元興道昭

時年十三随使入唐適到長安遇玄奘三藏師學三藏特愛令住同房謂照曰經論深妙不能究竟不如学禪流傳東土照奉教始習禪定所悟稍多後隨使歸朝臨別三藏以所持舍利經論咸授照而曰人能弘道今以此文附屬又授一鐺曰吾從西域所將來煎物養病無不神驗照拜謝啼泣而辭至登州使人多病照以鐺子暖水煎粥遍與病者即日豪差解纜至海中船漂蕩不進者七日七夜諸人怪曰風勢快好不肯行

卜人曰龍王欲得鐺子照之曰此是三藏之所施者也龍王何敢索之乎諸人皆曰今惜鐺子不與恐我曹為魚食因取鐺子拋入海中於是船進還本朝於元興寺隅別建禪院而住焉天下行業之徒從照学禪焉既後照周遊天下路傍穿井諸津濟處儲船造橋（山城宇治橋照所始造也）今於七十有二歲天皇甚悼惜之遣使弔賻之弟子等奉遺火葬於粟原本朝火葬始於照[illegible]曰辰爾者儒臣而讀烏書惠釋者拾[illegible]

贈官之始

祭孔子始

辛丑

痛異哉道照不免王業惑胡妖死而火葬自是乖神葬儒斂汚火臭煙照者千載之罪人也

夏六月勅藤原不比等及刑部親王等始撰律令

律書六卷令書十一卷惣十七卷式大略以淨御原朝廷為准正律改定法度令以録政務

大寶元年春正月朔御大極殿受朝

正門樹烏形幢左日像青龍朱雀幡右月像玄武白虎幡蕃夷之使者陳列左右文物之儀於是備

○大納言大伴御行薨始贈官為右大臣

御行者難波右大臣長徳之子也帝甚悼惜其死遣榎井倭麻呂等監護喪事遣[illegible]公就第宣詔贈正二位右大臣贈官始於此

春二月丁巳日始於大學寮修釋奠之禮祭孔子

是本朝祭孔子之始也自是年年不缺焉

[按]昔嘗相國見孔廟釋奠曰夫子之道留在我朝哉夫聖道之大周流天地之間開闢之始未嘗可一日不存也然將君執行之道而

年号之始

生民之間大興時君廢不用則其道滅一元不振道興廢悉係其君之奬惡以儒道之傳日域當應神天皇御宇直岐王仁儒祖本朝而始傳之而未嘗無釋奠之事今帝創行釋奠祭孔子於是天下知重儒教崇仁義禮樂之宗主後世聖道扶持之功用實自是始何人不為感悅哉

春三月建大寶之號始為定式

按源親房之正統紀以今年為年號之始先是雖有孝德帝之大化白雉朱鳥等之年號然紀一時之瑞不為定式之故也愚編書建大寶之號始為定式者竊效親房之紀

本朝通紀巻之八　前編　五

大安寺道慈入唐

○改製官名位號冠服○夏四月大旱奉幣請雨於山諸社○夏五月遣唐使粟田朝臣真人授節刀

當此時大安寺僧道慈為学問從真人入唐（僧見）

（養老二年）

冬十一月大赦天下

天皇火葬之始

二年春正月始頒新律於天下○夏四月飛彈國貢神馬○美濃國進八蹄馬○冬十二月始開美濃國岐蘇山道○太上天皇崩火葬於飛鳥岡

去月上皇（持統帝也）幸參州及還京師不豫天皇患大赦天下度一百人出家令畿内講金光明經不驗而遂崩遺詔勿素服挙哀内外文武官務如常喪葬之事務從儉約明年十二月火葬於飛鳥岡謚大倭根子天之廣野日女尊

三年春正月朔廢朝

依詔閣親王已下百官等悉拜太上皇殯宮

○新羅遣使赴天皇喪

新羅王上表曰宣君不幸自去秋疾以今春薨永辭聖朝朕思其蕃君雖居異域至於覆育允同愛子雖壽命有終人倫大期而自聞此言哀感已甚[illegible]薄

○詔三品刑部親王知太政官事○夏旱雩山川

○冬十一月詔舉智能黜過失

先是天皇詔遣藤房前于東海道多治比真人

本朝通紀巻之八　前編　六

于東山道高向大足于北陸道波多眞人余射于山陰道穗積老于山陽道小野馬養于南海道大沼田于西海道巡察國司之政蹟及國內賢能者省使遂於還太政官處分巡察使所記諸國郡司等有治能者式部宜依今稱舉有過失者刑部依律推斷

今歲釋敎興勸請立山權現於越中國

慶雲元年夏四月遣唐使粟田眞人歸朝

初眞人至唐時有人來問曰何處使人答曰日

本朝通紀卷之八　前編　七

本國之使也眞人問曰是何界答曰大周楚鹽城縣界也又問先是大唐今稱大周國號緣何改稱答曰永淳高宗之年號二年天皇崩高宗皇太后則天皇后登位號聖武皇帝國號大周唐人謂眞人曰承聞海東有大倭國謂之君子國人民豐樂禮義敦行今看使人儀容大淨豈不信去眞人入京師見則天太后太后賜宴於麟德殿眞人固好學能文冠進德冠頂有華蘤四紫袍帛帶進止其威儀神妙也見者悉歎授之司膳卿眞人告服歸朝天皇大感賜大倭田二十町穀一千斛授從三位

○崇牛頭天皇於許州下笠村○夏五月見慶雲於西樓上改年於慶雲詔免三歲以來大稅○夏六月教習武藝○大旱○秋七月下總進白鳥○

今歲始鑄諸國印

二年夏四月詔免田租課役

頃歲水旱失時年穀不稔於是帝詔曰朕以菲薄之躬託于王公之上不能德感上天仁及黎

本朝通紀卷之八　前編　八

庶遂令陰陽錯謬水旱失時年穀不登民多菜色每念於此惻怛於心宜令五大寺讀金光明經為救民苦天下諸國勿收今年舉稅之利

○秋七月大倭國大風損壞百姓廬舍○秋八月

大赦

詔曰陰陽失度炎旱踰旬百姓飢荒或陷罪罟宜大赦天下與民更新死罪已下罪無輕重咸赦除之老病鰥寡惸獨不能自存者量加賑恤其八虐常赦所不免者不在赦限

驅儺事　山海經曰、顓頊氏有三子亡而為疫鬼、一居江水、
為瘧鬼、一居山谷、為魍魎蜮鬼、一居宮室區隅中、善驚小兒、於
是以歳十二月、命祀官、時儺、以索室中而驅疫鬼、謂東海度索
山有神荼鬱壘之神、以御凶鬼、為家除害、因制驅儺之神云
漢舊儀志、季冬先臘一日儺、謂之驅疫、選侲子百二十人、皆
赤幘皂製、執大鼗、命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
持楯、率百隷及童子、持儺逐悪鬼於禁中云
送窮文　韓　主人曰、子之朋儔非四、捩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
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一曰智窮、二曰學窮、
三曰文窮、四曰命窮、五曰交窮、凡此五鬼、為吾五患、飢我寒我、興
訛造訕、蠅營狗苟、驅去復還、
本朝通紀前編卷二八　又丁見ナルヘシ

秋九月越前國獻赤烏○建八咫烏社於大和宇多郡

三年夏旱○冬十二月始儺攘疫疾

先是天下大疫癘民人大苦天皇患或給醫藥或祈佛神然無驗於是以大寒日大起儺禮以追疫神除邪氣由是疫疾稍止自是永為恒禮

羅浮子曰儺蓋近於蠟而古之禮也故聖人猶朝服而立於阼階記於周禮載於漢志見於歷代之史集不可勝數我國昔神世既雖有驅鬼之故事然權輿今年以降每歲行以為恒出于國史具于江家次第其朝廷儀式未及論焉民間除夕到今所行者挿杠谷樹於門戸壁間此諺所謂比比良木是也其葉有棱角加刺芒禦邪鬼也又爆豆撒之屋內唱曰鬼兮外福兮內古人所云庖中信手頻撒打著諸方鬼眼睛是也按漢舊儀逐疫之夕方相氏率隷童設桃弓棘矢土鼓鼓且射之又取赤丸五穀以播灑之夫五穀菽豆在其中杠谷樹與棘矢不甚遠

也方相侲童所唱和其辭八十言欲彫食諸惡神昔亦不過於鬼外福內之四言由是觀之我國雖自古有此故事然謂效漢儀亦可乎

四年秋七月九州大風詔免調役

今歲九國三嶋大旱相續大風拔樹損稼於是帝遣使巡省免被災民之調役

冬十一月使從五位下美努清麻呂使新羅

賜書於新羅王曰天皇敬問新羅國王朕以虛薄謬承景運慚無練石之才徒奉握鏡之任旰忘食翼翼之懷愈積宵寤業業之想彌深冀覃覆載之仁遐被寰區之表況王世居國境撫寧人民深秉並舟之至誠長脩朝貢之厚禮維嶽作固振芳規於雁池國內安樂風俗淳和寒氣嚴切比如何也今故遣大使從五位下美努連清麻呂副使從六位下對馬連堅石等指宣往意

夏六月天皇崩

帝性寬仁從容好學博涉經史能詩并善射

今歳壽二十五火葬於飛鳥岡謚稱根子豊祖父天皇

秋七月天皇即位於大極殿

天皇小名阿閇皇女文武帝母也初文武帝不預太子〔聖武首也〕幼也故詔皇女禪位皇女固辭不受帝臨崩遺詔授萬機於是即位

元明天皇〔人皇第四十三〕〔諱日本根子天津御代豊國成姫天皇天智帝第四皇女文武帝母也〕

和銅元年春正月自武藏國始獻和銅改元於和銅○春二月詔令造都於平城

先是群臣欲遷都於平城然不果於是詔曰朕祗奉上玄君臨宇内以菲薄之德處紫宮尊常以為作之者勞居之者逸遷都之事必未遑也而王公大臣咸言往古已降至于近代揆日瞻星起宮室之基卜世相土建帝皇之邑定永寧之基固無窮之業斯在衆議難忍詞情深切昔殷王五遷受中興之號周后三定致太平之稱安以遷其久安宅方今平城之地四禽叶圖三山作鎮龜筮並從宜建都邑宜其營構資用隨

事條奏亦待秋收後令造路橋

夏五月始行銀錢○秋七月詔諸司舉能堪時務者罪失職事者

詔諸司曰朕聞忠淨守臣子之業遂受榮貴貪濁失臣子之道必被罪辱是天地之恒理也汝等知此意各守所職勿有怠緩

○令近江國鑄和銅開珎之銅錢始行銅錢

改元考曰　本朝元明天皇以前之錢文未聞之和銅元年所鑄蓋和銅開珎是也淡路帝所鑄

曰萬年通寳曰太平元寳曰開基勝寳仁明帝所鑄曰長年大寳見國史與拾芥鈔載神功開寳承和昌寳饒益神寳貞觀永寳寛平大寳隆平永寳延喜通寳乾元大寳神功錢稱德御宇鑄之承和錢仁明御宇鑄之饒益貞觀二錢清和御宇鑄之寛平錢宇多御宇鑄之隆平延喜二錢醍醐御宇鑄之乾元錢村上御宇鑄之三才圖會小寃別紀載我錢六文和銅萬年神功隆平乾元五錢為日本國錢延喜錢為倭國

圖會引唐書曰日本錢四品一和銅開珍二神功開寶三萬年通寶四隆平永寳其國延暦中鑄又乾元之元作文引國朝會要云太平興國九年日本國僧奝然等浮海而至云其國用銅錢文曰乾文我邦未聞也古錢流落於世間治弊文滅完全者鮮矣

二年春正月禁私鑄錢者

詔曰國家為政頒布貨泉去重就實其理然矣向者須銀錢以代前錢又銅錢並行比奸盜逐

利私作濫錢紛亂公錢自今以後私鑄錢者其身沒官財入告人行濫逐利者加杖二百加役常從知情不告者各同罪

（按）昔唐玄宗欲倣漢武不禁錢鑄勅百寮議可否其臣劉秩議曰管子曰刀布錢為下幣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若捨之任人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夫物賤則傷農錢賤則傷賈故善為國者觀物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重繫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繫乎是奈何假之人又曰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不重禁不足以懲息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況啓其源乎是設陷穽而誘人也玄宗覽其議信哉劉氏此言乎錢之為物積於上則下怨之乏于上則下侮上必周流天下而為天下通寶苟人君放其權而使下得掌之則不惟施爭奪之數而實致禍亂之淵藪宜哉

天皇詔禁私鑄錢者矣

春二月奥越二州之蝦夷叛詔使巨勢朝臣麻呂為陸奥鎮東將軍以佐伯宿禰石湯為征越將軍授節刀

先是奥越二州之蝦夷大叛屢寇良民國内為之大苦於是帝遣使徵發遠駿甲信上野越前越中等之兵使巨勢麻呂石湯出自東海東山之兩道征伐二國之賊

夏四月新羅使金信福來朝貢方物

帝見金信福於朝堂賜祿賜國王絁二十疋美濃絁三十疋絲二百約綿一百五十屯是日右大臣藤不比等引新羅使於辨官廳内語曰新羅國使自古入朝然未曾與執政大臣談話而今日披晤者欲結二國之好成往來之親也使人即避坐拜右大臣曰吾輩本國卑下之人也然受王臣教得入聖朝適從下風幸甚難言況引升揚上親對威顏仰承恩教伏深欣懼

夏六月金信福還國○冬十月詔免當年之調租

詔曰比者遷都易邑搖動百姓雖加鎮撫未能安堵毎念於此朕甚愍焉宜免當年調租

三年春二月遷都於平城○夏四月大旱祈雨於名山大川○今歳右大臣不比等建興福寺於奈良

祝太織冠謀誅入鹿而恐事不濟於是發大誓自作丈六釋迦像乞援至得其意欲営寺安置斯像然不果薨是以不比等嗣父之誓願建興福寺安置此像

古事紀
文政十年
一千百十七年

四年春二月崇稻荷大明神倉稻魂大田命大宮賣三神山城紀伊郡○秋八月詔諸州簡勇敢之士守朝廷

詔曰凡衛士者非常之設不虞之備必須勇健應堪為兵而悉皆尩弱亦不習武藝徒有其名而不能為益如臨大事何堪機要傳不云乎不教人戰是謂棄之自今以後專委長官簡點勇敢便武人毎年代易焉

今年太安麻呂作古事記三卷○始行賀茂祭

五年秋九月年大稔詔大赦天下

先是伊賀國献玄狐帝詔曰舊者相傳云年者穀實不宜而天地垂祐今茲大稔古賢王有言祥瑞之美無以加豐年況復伊賀國司所獻黒狐即合上瑞其文云王者治致太平則見思與衆庶共此歡慶宜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免者不在赦限

○分越後國置出羽國

太政官奏曰建國辟疆武功所貴設官撫民文教所崇其北道蝦狄遠憑阻險實縱狂心屢驚

邊境自官軍雷擊凶賊霧消秋部晏然皇民無擾誠望便乘時機遂置一國式樹司宰永鎮百姓天皇可此奏分奥州始置出羽國

六年夏四月割丹波五郡始置丹後國割備前六郡置美作分日向置大隅國○夏五月詔諸州作風土記

郡内所生銀銅彩色草木禽獸魚土地沃瘠山川原野名號田畠之員數國廣狹及古老相傳舊聞異事悉載備此記

按易曰省方觀民設教夫王者御世不可不知國事王者知國事施治教之法正風俗計民戸土數定税租是則所以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夫在室中周知四境之事坐察萬邦之風俗者非風土記則難能今天皇詔諸州獻風土記察地境風俗施政教可謂得治世之方惜哉後世王室衰而其紀或罹兵燹或放散而遂失亡懷古人主可宣其不歎乎

今歳建法輪寺於山城葛野郡

二年春定布二丈六尺為端○冬十一月詔免和州之孝子奈良許知麻呂及倭忌寸果安其妻信紗氏直之課役

果安孝養父母友于兄弟若有人病飢自齎私粮巡加看養登美箭田二郷百姓咸感恩義敬愛如親麻呂立性孝順與人無怨嘗被後母謗不得入父家絶無怨色養弥篤直果安妻也事舅姑以孝聞夫亡之後積年守志自提孩稚并

妾子八人撫養無別事舅姑自竭婦禮二子之孝慈及帝聞詔旌孝義於其門閭終身免課役

八年夏五月遠州大地震○夏六月大旱祈雨于諸社雨大降

今歳自春至于夏雨不降於是太政官奏曰陰陽失度炎旱弥旬恐東皐不耕南畝損稼昔者周王遇旱有雲漢之詩漢帝祈雨興改元之詔人君之願載感上天請奉幣帛祈於諸社使民有年誰知堯力帝可此奏奉幣帛於諸社祈

庶政　周語曰、卿大夫晝講其庶政、又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

庶政猶庶
政事

於名山大川、沫經數日、澍雨滂沱、天下唱万歲
稱字曰聖德起雲虹

秋八月、高田首久比麻呂獻靈龜。

左京人大初位下久比麻呂所獻之龜、長七寸闊六寸、左眼白、右眼赤、頸著三台、脊負七星、前脚有離卦、後脚有一爻、腹下赤白兩點、相次八字。

秋九月、天皇禪位于氷高內親王。

帝禪位於皇女氷高親王、詔諸臣曰、乾道統天文明、於是馭曆、大寶曰位、震極所以居尊、昔者揖讓之君、旁求歷試、干戈之主、繼體承基、貽厥後昆、克隆鼎祚。朕君臨天下、撫育黎元、蒙上天之保休、賴祖宗之遺慶、海內晏靜、區宇安寧、然而兢兢之志、夙志不急、翼翼之情、日愼一日、憂勞庶政、九載于茲。今精華漸衰、耄期斯倦、深求閑逸、高踏風雲、釋累遺塵、將同脫屣、因以此神器、欲讓皇太子、而年齒幼稚、未離深宮、庶務多端、一日萬機、一品氷高內親王、早叶祥符、夙彰

德音、天縱寬仁、沉靜婉孌、華夏載佇、知歸今傳
皇帝位於內親王、公卿百寮、宜祗奉以稱朕意

○政之盛切正也、所以正不正者也。左傳、在君為政、在臣為事。又大曰政、小曰事。又以法正人曰政、以道誨人曰教。

本朝通紀前編卷之八畢

本朝通紀前編巻之九

奥州會陽隠士　長井定宗集編

起元正天皇靈龜元年盡元正天皇養老七年凡九年

人皇第四十四 **元正天皇** 諱日本根子高瑞淨足姫草壁皇子之女文武元明之同母之姉也

靈龜元年冬十月詔諸州勸農業

詔曰國家隆泰要在富民富民本務従貨食故男勤耕耘女脩紝織家有衣食之饒人生廉恥之心刑錯之化爰興太平風可致今諸國百姓未盡産術唯趣水澤之種不知陸田之利或遭澇旱更無餘穀秋稼若罷多致饑饉此乃非百姓懈倦由國司不存教導宜令百姓兼種麥禾於男夫一人二段凡粟之為物支久不敗於諸穀之中最是精好宜以此状遍告天下盡力耕種莫失時候雜穀任力課之

二年夏五月武州置高麗郡

以駿河甲斐相模上總下總常陸下野七國高麗人一千七百九十九人遷于武藏國置高麗郡

吉備時二十四歳

夏六月定遣唐使

以従四位下多治比真人縣守為押使從五位上阿倍朝臣安麻呂為大使藤原宇合為副使此時下道真備（吉備大臣也）大阿倍仲麻呂（時十六歳）為学問従唐使入唐僧玄昉亦同往

養老元年夏美濃國多度山醴泉出帝幸美濃見醴泉號泉為養老泉改年為養老元年

帝為見養老泉幸美濃先至近江國觀望淡海至是山陰道伯耆以来山陽道備後以来南海道讃岐以来諸州之國司詣行在所奏土風歌舞車駕進至美濃東海道相模以来東山道信濃以来北陸道越中以来諸州司等詣来奏風俗之雜伎帝幸當耆郡多度山見醴泉飲浴之可謂養老帝留連日還宮乃詔曰朕以今年九月到美濃覽當耆郡多度山美泉自盥手面皮膚如滑亦洗痛処無不除愈在朕之躬其驗又就而飲浴之者或白髮反黒或頽髮更生或闇

目如明自餘痼疾咸皆平愈昔聞後漢光武時醴泉出飲之者痼疾平愈符瑞書曰醴泉者美泉可以養老蓋水之精也寔惟美泉即合大瑞朕雖痛虛何違天貺大赦天下改靈龜三年為養老元年○或傳多度山邊民家有孝子（姓名及孝子父之姓名不傳于世）樵蘇養親貧窶最甚父好酒孝子雖甞極力求酤不饜一日孝子入山樵蘇踏滑石失步僵仆其處知有酒氣怪而求之則石間出醴泉取之以歸進父父乃大飲歡娛无窮於是父子相悦日往以挹挹多而終不渇事聞帝幸其地覧酒泉曰自非天神地祇感彼至孝寧有此嘉瑞乎宜早封彼為美濃守名泉曰養老瀑且改元為養老

〔按〕孝子以樵蘇養親帝亦以孝子為美濃守事跡正史實録所不載野史俗説之稱舉耳今執其説不足載傳然孝誠動天之甚子且又天皇推奉孝子之書改斷其闕棄故姑存兩説也

戊戌

二年春二月幸美濃醴泉○夏五月割越前國置能登國割上總國置安房國○冬十月多治比縣守歸朝

眞備仲麻呂等留唐不歸

冬十一月彗星守月○冬十二月詔大赦罪人

詔曰朕愛承寶位四年于茲上則畏穹下則慙黎庶庸愚之民自掛踈網有司之法寘于常寧每念於此朕甚愍焉思欲廣開至道遐扇淳風為惡之徒感深仁以遷善有犯之輩進令執以罪風俱自昔及今雜言大赦唯該小罪八虐不霑朕恭奉為太上天皇思降非常澤可大赦天下罪无輕重繫囚見徒私鑄錢并盜人及八虐常赦所不宥咸赦除之

今歳不比等奉詔重撰律令各十卷

己未

三年春正月飛大風○冬十月詔一品舍人親王及二品新田部親王增加封戶

詔曰以握鳳曆而登極御龍圖以臨機者猶資輔佐之才乃致太平由羽翼之功安穏況舍人

親王新田部親王百世松桂本枝合昭穆万雉城石維磐重乎國家理須吐納清直能輔洪猷貴扶仁義今二親王宗室年長在朕既重實加褒賞深須旌異賜舍人親王内舍人二人大舍人四人衛士三十人益封八百戸通前二千戸新田部親王内舍人二人大舍人四人衛士二十人益封五百戸通前一千戸其所賜舍人以供左右雜使衛士以充行路防禦於戲欽哉以副朕意焉凡在卿等宜聞知矣

日本紀三十卷
舍人親王撰
文政十年

冬十二月始制定女服詔諸官人執笏

四年春正月十一日　白虹南北竟天〇夏五月舍人親王奉勅與紀清人太安麿等撰日本紀

自神代至持統天皇本紀三十卷系圖一卷

按親王仕于元明元正之數朝知太政官事以学業興政猷輔卿主今又與清人安麻呂等編國史使後世讀見其紀事審文質古本朝續史之業力非所以克及可謂我國之良史也嗟夫微日本紀撰至上古朝廷之政行數千百歲之前跡以何徵之乎宜哉益盡

敬天皇祠靈神於藤森乎

文政二年
夏六月丈部石勝有罪配其子祖父麻呂等請奏贖以身父罪帝感免石勝

石勝坐盗司漆流罪於是石勝男祖父麻呂年十二安頭麻呂年九乙麻呂年七同奏曰父石勝為養我等盗司漆緣之役遠方冒死伏請我等三人役為官奴贖父重罪詔曰人禀五常仁義斯重士有百行孝敬為先今三子没身為

奴贖父之罪欲存骨肉理在矜愍宜依所請為官奴而免石勝之罪【考】子傳曰幼而智過人者自古不尠晉王戎六歲見道傍之李知其苦味漢黃琬七歲言日食之餘唐孔穎達八歲闇記三禮王勃九歲讀師古註漢書作指瑕之類是也然而至孝動人如後漢長孫慮輩則固不易得矣能使其父免嚴刑兄弟不轉溝壑我丈部之子其庶幾乎三兒皆同可以觀氣類矣

養老四年庚申八月三日
秋八月右大臣正二位不比等薨　年六十二

不比等者大織冠鎌足之第二子也性謙恭兼
忽好學通律令以忠義事于朝帝甚寵之以政
事委之封淡海國今近江也比齊太公之故事號淡
海公今歲病薨時年六十二帝深悼惜焉為之
廢朝擧哀於内寢贈太政大臣正一位謚文忠
公
○詔舍人親王為知太政官事令聽政事○秋九
月奥州蝦夷叛殺案察使上毛廣人詔從多治比
眞人縣守為征夷大將軍鎮其亂

辛酉
五年春正月武藏上野二國並獻赤烏甲州獻白
狐尾州奏小鳥生大鳥○詔文武百寮勤職事
詔曰至公無私國士之常風以忠事君臣子之
恒道焉當須各勤所職退食自公康哉之歌不
遠逢平之基期在兹異濱上休徵叶下宜文武
庶僚自今以往若有風雨雷震之異各存極言忠
正之志
○詔有才藝者賜物
詔曰文人武士國家所重醫卜方術古今斯崇

宜擢於百寮之内優遊學業堪為師範者加賞
賜勸勵後世因明經第一博士鍛治造大隅越
智直麻呂等賜物有差
春二月日暈如白虹貫暈南北有珥是日詔使群
臣奏言國政
詔曰朕德菲薄導民不明夙興以求夜寐以思
身居紫宮心在黔首無委卿等何化天下國家
之事有益萬機必可奏聞如有不納重為極諫
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又詔曰世諺云歲在申

常有事故此如所言去庚申年咎徵屢見水旱
並臻平民流没秋稼不登國家騷然萬姓苦勞
遂則朝廷儀表藤原大臣不比等也奄然薨逝朕心
哀慟今亦去年災異之餘延及今歲亦猶風雲
氣色有違于常朕心恐懼日夜不休然聞之舊
典王者政令不便事天地譴責以示咎徵或有
不善則致之異于今臣等位高任大豈得不盡
忠情乎故有政令不便事悉陳无諱直言盡意
无有所隱朕將親覽矣

冬十二月太上天皇崩

上皇疾病於是召入右大臣従二位長屋王参議従三位藤朝臣房前淡海公之子也詔曰万物之生靡不有死此則天地之理奚可哀悲厚葬破業重服傷生朕甚不取焉朕崩之後宜於大和國添上郡蔵寳山造竈火葬莫改他所皇帝攝斷万機一同平日王侯卿相及文武百官不得輙離職追從喪車各守司視事如恒時春秋六十一

今歳造長谷觀音像

六年春三月大赦天下

詔曰朕遐想千載旁覽九流詳思布政之方莫先仁恕之典故振恤之惠無隔遐方撫育之仁普覃寰内今有司奏言諸國罪人惣四十一人准法並當流已上者朕聞此奏朕甚愍之萬方有罪在余一人宜所奏罪人並從坐者咸皆赦免勿禁錮

閏四月詔賜食粮於天下閑田畠

詔曰食為本是民所天隨時設策治國無改望請勸農積穀以備水旱仍委所司差發人夫開墾良田一百万町其限役十日給粮食所須調度官物借之秋收而後即令造備若有國郡司逗留不肯開墾並即解却雖經恩赦不在免限又公私出舉取利十分之三又曰用兵之要衣食為本鎮無儲粮何堪固守募民出穀運輸鎮可程道遠近為差

今歳賜田於学士二十餘人○始置女醫博士

七年春二月建筑紫之觀音寺○秋九月蝦夷人五十二人加賞爵

初縣守東征之時蝦夷裏有功在官軍者未加功賞由是出羽國司多治比眞人家主奏曰蝦夷等惣五十二人功効已顯酬賞未霑仰頭引領久望天恩伏惟芳餌之下必繋深淵之魚重祿之下必致忠節之臣今夷狄愚闇始趨奔命久不撫慰恐解散仍具状請裁云云於是有勅隨彼勲績加賞爵

冬十月紀臣家獻白龜

本朝通紀前編卷之九畢

本朝通紀前編巻之十

奥州會陽隱士　長井定宗　集編

甲子

起聖武天皇神亀元年、盡聖武天皇天平二十一年、凡二十六年

人皇第四十五 **聖武天皇** 諱天璽國押開豐櫻彥、文武天皇[illegible]、母藤原夫人[illegible]也

神亀元年[illegible]春二月天皇[illegible]奉太上天皇[illegible]號、尊藤原夫人稱大夫人○春三月[illegible]定諸國之遠近

伊豆安房常陸佐渡隱岐土佐六國爲遠、信濃伊豫爲中、越前安藝爲近

夏四月陸奥蝦夷反、殺大掾佐伯宿禰兒屋麻呂

奥州驛飛使告京師、帝勅爲征夷賊、以藤原朝臣宇合於海公之三男爲大將軍、以高橋朝臣安麻呂爲副將軍、使坂東九國兵三万教習騎射試練軍法、進征討蝦夷、蝦夷之軍悉破、於是擒其張本、散輩皈京師

夏六月朔熒惑逆行○冬十月勸請[illegible]於紀[illegible]海部郡崇玉津嶋明神（是月天皇[illegible]）

至玉津嶋頓宮留十有餘日

時帝以弱浦景甚遊覽、名更明光浦

二年夏六月太白晝見○夏七月詔使所司二千人出家

詔曰、朕聞古先哲王君臨寰宇、順兩儀叶四序、而齊成因陰陽和而風雨節、災害除以休徵臻、故能騰茂飛英、欝爲稱首、朕以寡薄、嗣膺景圖、戰々兢々、夕惕若厲、懼一物失所、睠懷生之便安、教命不明、至誠無感、天示星異、地顯動震、

惟[illegible]害深在予、昔殷宗脩德消雊雉之災、[illegible]行仁弭熒惑之異、遥瞻前軌、寧忘誠惶、宜令所司三千人出家入道、并左右京及大倭國部内諸寺一七日轉經、憑此冥福、冀除災異焉

冬十月晝太白與歲星共角相合

三年夏六月太上天皇不豫、詔天下放生○秋七月大赦天下○十二月太白犯填星○是歳遠江[illegible]饑饉限三年加賑貸○今歳獼行基[illegible]

四年春正月月犯心大星○春二月[illegible]

著國巡監國司之勤怠
詔曰、比者咎徵荐臻、災氣不止、如聞、時政違乖、
民情愁怨、天地告譴、鬼神見異、朕施德不明、仍
有懈缺耶、將百寮官人不勤奉公耶、身隔九重、
多未詳委、宜令其詞司長官精擇當司主典勞
心於公務、清勤著聞者、亦挾姧偽不供其職者、
如此二色、具名奏聞、其善者褒進、其惡者貶黜、
民莫隱諱、是日遣使於諸州監察國司之治迹
勤怠

夏三月、熒惑入東井○建大和長谷寺○五月一
五日 自猪波池旋風起、吹折南苑樹木二株○冬十一
月、東州太風
於時上總山崩、壓死百姓七十餘人
冬十二月、高麗國王使高齊德等來朝
初唐高宗乾封年中、爲李勣被伐、滅高麗、高
王藏降唐、以降朝貢久絶矣、至是高麗王初遣
寧遠將軍高仁義等二十四人朝聘、高仁義等
著蝦夷境、時蝦夷人起殺仁義以下十六人、於

戊辰

是、齊德等纔八人、漸逭而入京師
五年春正月、高齊德等上王書并方物、勅齊德等
授位賜物
其詞曰、武藝 高麗王之名也 啓、山河異域、國土不同、延
聽風猷、但增傾仰、伏惟、大王天朝、受命日本、開
基、奕葉重光、本枝百世、武藝忝當列國、濫惣諸
蕃、復高麗之舊居、有扶餘之遺俗、但以天崖路
阻、海漢悠々、音耗未通、吉凶絶問、親仁結援、庶
叶前經、通使聘隣、始乎今日、謹遣寧將軍郎將

己巳

高仁義、游將軍果毅都尉德周、別將舍那婁二
十四人、齎狀、并附貂皮三百張、奉送、土宜雖賤、
用表獻芹之誠、皮幣非珍、還慚掩口之誚、主理
有限、披瞻未期、時嗣音徽、永敦隣好、矣勅高齊
等八人授正六位上、賜當色服
冬十月、流星、長可二丈餘、光照四方、散墜宮中
天平元年春二月、左大臣長屋王謀反、發覺伏誅
長屋王、天武帝孫、高市皇子之子也、私謀反、欲
傾國家、時漆部造君足、中臣宮處連東人等訴

柿本人丸一千一百年忌

貫之褒賞稱先師才與赤人無二岐憶昔從宴
明石跡抵今崇奉大夫祠幽玄是歌庭長詠神
妙舟行朝霧詞高山頭常住月千年照映
不磨碑

跡ふる昔ハたゝほの山の月さへし明石の浦を照らして来
君が言のしらぬ若言さへしくふみか千四百とせ
しる人ハせし

文政六年癸未三月十八日

金山埜僧郁撰

人丸 四十五代聖武天皇神亀元年甲子三月十八日薨
文政六年癸未ニ一千一百年
皇・四十二

人丸 四十一代
持統天皇三年
生

一説 元年
三月十八日
年四十二

之告朝庭帝大驚遣藤原宿合等圍長屋王之
宅遣舍人親王等就宅窮問其罪王殺其妻吉
備内親王男膳夫王自殺於是其與黨配流下毛
野宿奈麻呂等七人

秋八月立正三位藤原光明子為皇后傳見天平寶字三年

今歳柿本人丸卒

人麻呂者石見國人也不審其父祖以善賦倭
歌著於世在于藤原奈良之兩朝也或過近江
之舊都或從吉野之行幸或侍雷岳之御遊皆

無不以詠歌常以倭歌所交遊者軽皇子長皇
子高市新田部弓削舍人忍坂部之諸皇子等
也今歳卒於石見國及將死詠和歌曰石見乃
夜高角山乃木間譽利浮世乃月於見果都流
加奈○世傳石見國有大柿樹一日樹股俄割
下童子出生柿樹之中傍民養為己子是則人
麻呂也以生柿樹之下姓為柿下矣【羅浮子曰】
余案夫柿下姓也故國史又有柿下朝臣人上
者為多姓氏録亦載柿下姓而云人丸生出于

柿下大非也又曰人麻呂没後以倭歌名世者
紀貫之貫之之稱人麻呂也大甚事見延喜五年故人
麻呂之名得紀氏而益顯長明好倭歌者也宜
乎尋人麻呂之墓而識之以為後世之所語矣

二年春正月幸皇后之宮賜宴於郡卿

百官主典已上陪從踏歌於是賜酒食從郡卿
採短籍書以仁義禮智信五字隨其字而賜物
有差

春二月釋奠

詔遣右中辨正五位下中臣廣見就大學案慰
勞博士學生等賜物勉業

春三月詔陰陽醫曆諸道師弟賜服食精習其業

冬十一月大雷大風折木廢屋

三年春三月廢諏防國合信濃國○冬十二月甲
州獻神馬大赦天下

詔曰朕君臨海内字養万姓日仄忘膳夜寢失
席粤自甲斐國所進神馬黒身白髪尾謹撿符
瑞圖神馬者河之精也援神契曰德至山陵

出神馬実合大瑞朕以不徳何堪獨受天下共悦宜大赦天下

四年夏六月大旱祈雨於名山大川遂下雨天下饑饉○秋八月始太風雨此月以多治比真人廣成為遣唐使

五年春諸國饑饉詔救恤之○夏四月遣唐使船自難波津発進○六月太白入東井

六年夏四月天下大地震

當此時大壊天下百姓廬舎壓死者甚多山崩川擁地拆々破裂不可勝數天皇遣使於京及畿内問百姓所疾苦

七年春三月多治比真人廣成歸朝入唐留学生上道朝臣真備與廣成共歸朝

真備（吉備臣是也）大唐留学十九年五経三史陰陽暦制陣法及諸藝悉傳受與廣成相供帰朝獻所其習唐禮一百三十巻太衍暦経一巻立成十二巻孔聖及十哲像測影鐵尺一枚銅律管一部鐵如方響寫律管声十二條樂書要録十巻絃纒漆用弓一張馬上飲水漆弓一張露面漆四節角弓一張射甲箭二十隻平射箭十隻

冬十一月一品舎人親王薨

親王者天武帝第三之子淡路廢帝父也性聰敏好文学通古今兼倭漢故總淡海公知太政官事病薨今歳六十歳帝甚悼惜遣従三位鈴鹿王等監護葬事其儀准太政太臣命王親男女會葬所遣中納言多治比真人縣守贈太政太臣

今年自夏至冬天下始患豌豆瘡夭死者甚夥

今春自筑紫来経夏渉秋冬不止上自公卿下至百姓夭死之者不可勝計俗曰之於裳瘡疱瘡自古未曾如此之瘡此時初発故醫人不知療方闔國大患之【羅浮子曰】豆瘡之病考諸醫家者流隨巣元方鍼論傷寒斑瘡豌豆瘡然無藥方唐孫真人書豌豆瘡在傷寒部而有治方宋陳言曰斑瘡病内経與張仲景皆不載蓋自隋朝方有焉以白頭赤根者俗呼為豌豆也

斑瘡也細粟如麻者俗呼為麻疹也又有
大者為芋為痒此皆輕重之不齊故命名異耳
而亦有治方孫陳所言乃不拘壯幼手且考其
時則真人者高宗時也天平者當玄宗開元年
中也然則豌豆瘡自中華傳我西州而到京師
古昔無之而此時初発者乎據内経之所不載
仲景所不論而可以見後世治療藥方之論書
自中華来者衆矣君嚮使良醫與方書在天平
世不嬰横死者蓋有之矣可歎惜哉

八年秋七月天竺僧菩提林邑國僧佛哲来朝
佛哲林邑國人也有大慈愍衆生貧乏欲入海
索如意珠行賑濟便乗舟泛南海以咒力召龍
王龍王出波上乃咒縛索珠龍解髻珠欲投哲
哲右手結劍印舒左手受之龍紹曰昔娑竭女
献寶珠釋迦世尊世尊合掌受之痛哉末世弟
子片手受之哲解印合掌乃欲受珠龍見印解
而縛脱乃入海底哲空手舟又破時菩提適赴
震旦海中逢之哲伴菩提来朝時僧行基（傳見二十）
年迎菩提和州菅原寺設供二人甚歡先是有
一翁不知姓名臥寺側崗三年不起又不言人
呼為唖者時挙首見東方耳當此時此翁俄起
入寺作舞而歌曰時哉々々縁熟哉二人相共
舞其不拓怪知舊知（後世号翁曰伏見翁号其卧處曰伏見岡）
【按】佛哲及伏見翁之事跡正史實録不載之
所而浄磨氏惑人妖忘之説不可信矣而民
俗流傳野史之相称久矣故記以不闕後昆
審思焉

冬十月太白入月星○従三位葛城王始賜橘姓
改名於諸兄
諸兄者敏達帝六世孫美奴王子也好和歌通
國字（委曲見天平寶字元年）為帝被寵一日諸兄侍帝傍
會薦橘實帝取其果而與諸兄作倭歌以祝之
因始賜姓於橘氏【國史公曰】蔽芾橘樹王孫手
自移栽至其滋蔓則所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
者歟王孫之功若其不然豈橘藤橘也萬葉則
是橘樹之爲葉歟（諸兄嘗與家持作萬葉集故事見後年）於鎌

武智麻呂　五十八
正三位房前　五十七
正三位宇合　四十四
従三位麻呂　四十三

嘉橘之見植于帝也是以遂不得為栱

九年春詔天下毎州建國分寺○是年藤氏四家病疱瘡薨

令歳瘡疾猶不止四月参議民部卿正三位房前淡海公第二之子也歳五十七七月兵部卿従三位麻呂不備等第四子歳四十三正一位左大臣武智麻呂不備等第一子也歳五十八八月参議式部卿大宰帥正三位宇合不備等第三之子也歳四十四並係瘡疾薨皆天皇叔父也此時武智麻呂之家在於南故号南家房前之家在

於北故號北家宇合兼式部卿故號式家麻呂兼左京大夫故號京家後世藤氏之末葉繁甚多悉皆出此四家也

冬十月詔畿内七道造諸社○冬十二月賜絶布若干於僧正玄昉

先是太后藤夫人宮子疾不見敢人故雖天皇及官婦不能否見醫療無驗天皇思之使玄昉爲祈咒時太后見玄昉怏然稍疾愈於是天皇入太后宮初謁太后帝大喜以綿布若干賜昉

十年春正月立阿部内親王爲皇太子○夏六月左兵庫大伴宿祢子虫斫殺右兵庫頭中臣東人

初子虫事長屋王頗蒙恩遇以東人誣告長屋王之事悶不懌至是適與東人任於此寮政事之隙相共圍碁語及長屋王子虫憤発引釼斫而殺之

十一年春正月羽州獻赤烏越中献白烏○夏四月令天下改定駄負之重

先是駄馬一疋所負之重大略二百斤甚重方馬疲於是令諸州以百五十斤爲限

冬十一月平郡廣成歸朝入京師

廣成初天平五年隨大使多治比真人廣成入唐同六年事畢却皈四船同発從蘇州時悪風忽起廣成之船漂着崑崙國所乗之人一百十五人有賊兵来圍於是或被殺或逃廣成等僅四人免死得見崑崙王王良給以糧至七年漸歸唐國本朝学生阿倍仲麻呂使奏得朝天子時

開元二十八年也玄宗給船粮及物若干發遣十年三月從登州入海五月到渤海國適遇其王大欽茂差使欲聘我朝於是廣成同船到出雲國入洛拜天皇天皇勞廣成授正五位上

十二年秋九月大宰少貳藤廣嗣在筑紫謀反勅大野東人紀飯麻呂將五道兵討之

廣嗣者宇合之一男也先是玄昉法師（傳見十八年）因事從侍太后之側而私通焉獨廣嗣知之奏上曰昉以巫蠱私通皇后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並毀下道真備也時帝惑佛業不疑玄昉並却譴廣嗣至是以廣嗣貶太宰府都督廣嗣大怒搆城於肥前國遠珂郡謀反於是帝勅以大野東人爲大將軍以紀飯麻呂爲副將軍徴發東海東山山陰山陽南海五道之軍一万七千人討廣嗣東人持節率兵發京師安部朝臣虫麻呂將軍士四千人魁之於是太宰史生常人板櫃小長凡河内田道等生捕賊徒降官軍

冬十月官軍與廣嗣戰於肥前國板櫃河[illegible]松浦郡被活捉伏誅

廣嗣聞官軍之襲至卒衆一万餘騎到板櫃河親率隼人軍爲前鋒即編木爲船將渡河于時官軍發弩射之廣嗣之衆不能敢渡軍河西常人等率軍士六千人陣于河東即呼賊曰隨逆人廣嗣拒官軍者罪及三族賊兵聞之不敢發矢于時常人呼廣嗣十度而猶不答良久廣嗣乗馬出来曰承勅使到来其勅使者爲誰常人曰勅使常人安麻呂在此間廣嗣即下馬再拜

曰廣嗣不敢捍朝命但請朝廷乱人二人耳人等曰爲賜勅符喚大宰典已上何發兵押来廣嗣不能答乗馬却還賊徒悉降官軍官軍乗勝追廣嗣廣嗣遯奔到松浦郡値嘉嶋長村安倍朝臣黒麻呂追捕獲廣嗣東人則斬廣嗣及其弟綱手或傳廣嗣並兵竭軍敗大怒而擲入海而没數年其靈害玄昉（事見十八年嗣靈今松浦神）也

按玄昉自榮寵之盛以降有淫悪乖沙門

行久矣宜乎廣嗣上表請除玄昉也惜哉天皇好異信佛氏未嘗覺治體之正一爲玄昉所幻不能自解而却殺廣嗣可謂失爲君之明矣然廣嗣亦匪矣其罪大臣於君有過則諫諫不聽或死或去未聞諫不容而起謀反者君臣之兩失既備矣其災害皈廣嗣一人者不幸乎

十三年令諸州寫經造七重之塔

詔曰朕以薄德忝承重任未弘政化寤寐多慚

古之明主皆能先業國泰人樂災除福到修何政化能臻此道頃者年穀不豐疫癘頻至唯勞罪己是以廣爲蒼生遍求景福故前年馳驛增飾天下神宮去歲普令天下造釋迦牟尼佛尊像高一丈六尺各一鋪并寫大般若經各一部自今春已來至于秋稼風雨順序五穀豐穰此乃徵誠啓願如答經云若有國土講宣讀誦恭敬供養流通此經王者我等四王常來擁護一切災障皆使消殄愁疾疫亦令除差所願遂心恒生歡喜者宜令天下諸國各敬造七重塔一區并寫金光明最勝王經妙法蓮華經各十部朕又別寫金字金光明最勝王經每塔令置一部所冀聖法之盛與天地而永流擁護之恩被幽明而恒滿其造塔之寺兼爲國花必擇好處實可長久

壬午

十四年秋九月大風壞宮中屋墻及百姓廬舍○

冬十二月幸近江國甲賀郡紫香樂宮

癸未

十五年春正月車駕還京師○是歲造立金銅大像於紫香樂之邑

帝初有欲造大佛像之志然不果至是詔曰朕以薄德忝承大位志存兼濟勤撫人物雖率土之濱已霑人恕而普天之下未給法恩誠欲賴三寶之威靈乾坤相泰修萬代之福業咸榮粤發菩薩大願奉造盧舍那佛金銅像一軀盡國銅鎔象削大山以構堂廣及法界爲朕知識遂使同蒙利益共致菩提夫有天下之富者朕也有天下之勢者朕也以此富勢造此[illegible]

易成心之難至但恐徒有勞人無能感聖或生誹謗反墮罪辜是故預知識者懇發至誠各招介福宜每日三拜佛自當存念各造盧舍那佛也如更有人情願持一枝一土助造像者恣聽之莫因此事侵擾百姓強令收斂布告遐迩知朕意矣則使僧行基勸進天下天皇親幸紫香樂宮令開寺地

甲申 十六年春遷都於攝州難波○冬十一月大佛始成

建大寺安置爲天下之衆僧觀施悉集天皇親臨手引其繩太上天皇 元正 會參庭

按夫大殿大佛者非養民之具佛法異教非教民之道然天皇率可養可教之民盡天下之金銅材木作一大像而崇主海内與衆八相會觀綵纈是好佛之弊也時大臣如何不諫乎無其人乎夫善人楚國之寶也惜哉無楚寶哉

乙酉 十七年春正月以行基爲大僧正○夏五月天下大地震○秋八月遷大佛於奈良

今東大寺是也或傳此日八幡大神託社女入寺禮佛於是立社於院側爲東大寺鎮守 註維浮子曰聖武孝謙共溺佛氏故有此等之事史筆何不譏乎

丙戌 十八年夏六月僧玄昉卒

玄昉姓阿刀氏初從義淵學唯識靈龜二年奉勅入唐唐帝尊昉准三品賜紫袈裟天平七年隨大使多治比真人廣成歸朝賚來經論五千

餘卷及諸佛像獻朝帝尊昉爲僧正賜紫袈裟自是後榮寵日盛猶非沙門之行私通皇后譖殺廣嗣時人惡之於是以昉擯筑紫有徒所坐○一曰今歲六月筑紫觀世音寺成昉爲導師乘輿入殿時廣嗣之靈忽空中捉提昉不見其形昉騰不見既後昉頭落興福寺唐院其頭上有玄昉二字故知爲昉也○或又傳初昉有唐時唐人相昉曰玄昉者還亡也子還於日本必亡矣不如與其歸本土而及之不如留爲昉之

之而以慕故國之情竟飯而遇害〔四維〕淳子曰林
子曰昔漢祖嘗欲宿于柏人（柏人地名）曰柏人者迫
於人也不宿而去岑彭伐蜀彭所營地名彭亡
聞而惡之欲徙會日暮蜀刺客詐為亡奴夜刺
殺彭故史臣論曰高祖忌柏人之名違之以全
福征南惡彭亡之地留之以生災釁慮自有明
惑將期數使之然乎是似玄昉而實不然昉縱
在唐亦有淫惡何全身乎雖歸朝若無淫惡何
生災乎昉之淫也蠱也皆可謂惡矣夫那本邦
易地皆然虎關評昉曰雖有才行不治者不為

丈夫也者吾有取焉

丁亥

冬十月天皇太上及皇后幸金鐘寺

佛之前後燃一万五千七百餘燈夜至一更使
數千僧令擎脂燭繞佛三匝至三更而還宮

〇下道朝臣真備賜姓吉備朝臣

十九年夏京師大旱祈雨於名山諸社不雨詔免
今年田租

詔曰今年京師大旱故奉幣帛山名祈雨諸社

行基大菩薩
天平勝宝元年己丑二月二日行基寂寿八十二歳
六十七
至文化十二年乙亥一千零六十七年

至誠無驗苗稼燋凋此蓋朕之政教不徳於氏
乎宜免左右京今年田租

冬十二月太上元正天皇病大赦天下

帝勅曰頃者太上皇枕席不安醫藥療治未見
効驗宜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免者不在赦限

戊子

二十年夏四月太上天皇崩

春秋六十九勅諸刹挙哀三日為追福令寫法
華経一千部

夏六月正三位藤原夫人卒〇秋八月改定釋奠

服器及儀式

先是太学釋奠其儀未備時真備依晢禮典器
物始修禮容悉成

己丑

二十一年春二月大僧正行基寂

基姓高志氏泉州大鳥郡人也以天智天皇七
年生及出胎胞衣畧纏母畏之弃置樹下經宿
往見出胞能言父母大悦納青童稚之時與[illegible]
輩遊動讃佛乘歳十五出家為藥師寺[illegible]讀瑜伽
唯識論即了其意既而周遊都鄙[illegible]衆生

俗蕃化追從者以千百數而所行之里民關甚
之來爭來礼拜基所過遇嶮難架橋修路築陂
穿渠池百姓至今蒙其利焉天皇甚敬重基詔
授大僧正之位施四百人出家時人号曰行基
菩薩留止之處皆建道場畿内凡四十九所諸
州亦往々而在弟子相繼皆守遺法今年八十
歳於菅原寺入滅

○我朝始出黄金

先是黄金自中華求得焉未本朝無金山時

奥州之國司百濟王敬福貢黄金百兩曰是所
出當國小田郡也天皇大喜焉

夏四月天皇及皇太子皇后幸東大寺天皇親拜
佛像稱三寶奴

去月又奥州貢黄金九百兩帝甚喜之以爲因
東大之本像佛之德出此寶則率后及群[illegible]
東大寺供捧所貢之黄金自北面對佛像[illegible]
太子並侍焉群臣百寮行列殿後於是使左大
臣橘諸兄白佛三寶之奴（天皇自稱之也）奉奏盧舎那
佛像前此大倭國者天地開闢以來雖有黄金自
人國獻之未有斯地時聞之東方陸奥國守從
五位上百濟王敬福自部内小田郡獻黄金此
驚悦佛慈賜焉恐戴持率百官奉礼拜公卿百
寮悉拜佛像

夏五月授左大臣諸兄正一位○秋七月禪位於
皇太子

帝在位神亀元年天平二十一年凡二十六年

本朝通紀前編卷十　畢

本朝通紀前編卷之十一

奧州會陽隱士　長井定宗　集編

起孝謙帝天平勝寶元年盡廢帝天平寶字八年凡十六年

聖武第 四十六 孝謙天皇 諱阿閇内親王亦曰高野姫聖武皇女也母光明皇后淡海公之女也

天平勝寶元年 唐玄宗天寶八年 冬十二月自肥州始迎八幡大神於和州平群郡

先是大神託宣向京於是遣石川年足藤魚名以爲迎神使所歷之道路禁汚穢及入京而於宮南梨原宮造新殿爲神宮請僧四十口以悔過七日充神封八百戶位田八十町是八幡大神自築紫向京之始也

天皇及上皇太后幸東大寺

帝幸東大寺使五千僧禮佛讀經百官及諸氏人等悉聚會于斯是日天照大神禰宜左太朝臣仕女其輿乘輿同詣東大寺拜佛像

【按】昔七五之神體乾健之道[illegible]須之義立極一神武帝繼神即位以往累世之[illegible]

靈皇叙無窮日月天地已臨天其盛未有如我神國者也神代以前自神武而降天業傳一而二十代曆數計二千四百載寳祚與天地無窮王道惟弘矣濟天三六率土之演說其奉其正觀哉佛氏漸盛而神慮益熱假令佛化爲風何障神道論是以言氣樂之之與之有叙也

道取則賴神託設教帝業協神道以民大寧故以國稱神國以大寶號神器以治教之法曰神道噫夫神國唯一道之傳來崇哉偉哉可嘆哉以彼西天之法自傳我東域神道既衰神英靈有如無是祭主社司所太息也然社女不思是憂懼却棄我神替異神此豈爲神守之所守乎時君何不禁乎神靈何不討

庚寅 二年夏五月大水○秋九月定遣唐使

以藤清河爲大使以大伴古麻呂及吉備眞備爲副使

辛卯 三年冬十一月勅三年以前公私債負悉免

壬辰 四年夏四月大佛開眼天皇幸東大寺

奈良大佛開眼師菩提僧正呪願道璿律師講師隆尊律師讀師延福法師

大佛像成始開眼帝幸大寺親率文武百官設齋大會其儀一同元日五位已上者著礼服六位已下當色請僧一萬既而雅樂寮及諸寺奏種々音樂復有王臣諸氏五節久米儛楯伏踏歌袍袴等歌舞東西發聲分庭而奏佛法自傳

大食國在海西南一千里山谷間樹枝花如人首不解語

東域以牲齋會之儀未嘗有如此之盛也是夕
帝還御大納言藤仲麻呂之田村第
秋八月京師之妖巫十七人流遠州
五年春正月遣唐使等入大唐謁玄宗帝
正月朔玄宗於蓬莱宮謁諸蕃之使者時以朝
使次西畔第二吐蕃下以新羅使次東畔第一
大食國上古麻呂論奏曰自古新羅朝貢日本
久矣而今列東畔上我反在其下義不合得於
是唐大將軍呉懐實見古麻呂不肯之色即引

新羅之使次西畔第二吐蕃下以日本使次大
食國上
六年春正月上野國獻白烏○帝幸東大寺燃一
万灯
七年冬十月太上天皇病赦天下祈病愈
詔曰比日上皇枕席不安寢膳乖宜朕念茲請
深惻隠其救病之方唯在施恵延命之要莫若
濟苦宜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免者不在赦例但
入死罪者減一等鰥寡惸獨貧窮老疾不能自

存者量加賑恤兼給湯藥
八年春二月左大臣正一位橘朝臣諸兄致仕
先是有諸兄爲反者天皇不信此言諸兄聞
之感帝信大喜然遂恐毀難之及其身故請致
仕
夏五月太上天皇崩
春秋五十六奉葬於佐保山陵太上雅好佛法
故脱屣之後剃髮法諱號勝滿天子之剃髮始
于皇

○依上皇之遺詔以中務卿道祖王爲皇太子
道祖王天武帝孫新田部皇子之子也太上皇甚
愛之故欲遺詔爲皇太子於是帝以道祖王爲
皇太子
天平寶字元年春正月左大臣橘諸兄薨
時壽七十四号井手左大臣若井手之説也世
甚悼惜選紀餘麻呂石川豊人等監護葬事
兄嘗與納言家持等奉勅而修萬葉和歌集行
于世言倭歌之古風者莫不溪萬葉集

古今集序
昔平城天皇
詔侍臣令撰
萬葉集自尓
以来時歴十代
数過百年其
延喜五年乙
丑四月十八日
臣貫之等
謹序

春三月大赦天下
先是帝寢殿承塵裏自生天下太平之四字帝喜以為嘉瑞也於是詔曰朕之住屋承塵之裏現天下太平之字斯乃上天所祐神明所標遂覧上古歴撿往事書籍所失載前代所未聞方知天地諸神預示宗社永固朕一人所應能致宜與王公士庶共奉天貺以答上玄自天平勝寶九年以前大辟罪已下無軽重咸赦除焉常赦所不赦不在此例

詔天下使民誦習孝経
詔曰古者治民安國必以孝理百行之本莫先於茲宜令天下藏孝経一本精勤誦習倍加教百姓間有孝行通人郷閭欽仰宜令以名薦其有不孝不恭不友不順者宜配奥羽之二州

夏四月廃皇太子以舎人親王之子大炊王為皇太子
先是太納言藤仲麻呂以妻大炊王之粟田諸姉居於我第故與大炊王相睦於是仲麻呂欲

廃皇太子以大炊王立為皇太子以太子譖天皇天皇信其言將廃太子立大炊王時右大臣藤豊成等奉先帝之遺詔不可諫天皇天皇不聽遂廃太子以大炊王為太子是廃帝時太子二十五歳

夏六月大伴古麻呂橘奈良麻呂小野東人等謀反欲殺藤原仲麻呂廃天皇立前立太子道祖王為天皇発覚伏誅
先是帝甚寵仲麻呂仲麻呂武智麻呂第二之子右大臣豊成弟使仲麻呂為大納言仲麻呂憑籍帝寵擅其侈専威權起兄豊成大伴古麻呂橘奈良麻呂等怨仲麻呂之衆勢握權恣太子之廃立潜反謀欲殺仲麻呂立前皇太子道祖王為天皇既発覚於是帝大怒発兵擒道祖王及東人古麻呂奈良麻呂等斬殺之捕其妻子及與黨悉被遠流坐右大臣豊成知其隠謀不告配筑紫

秋八月詔置射騎田習武藝
詔曰治國大綱在文與武廃一不可為勸文右

随職閑要置公田但至備武未有処分故今新
置職騎田毎年季冬宜誠優劣以給群趁者令
興武藝
二年春正月遣使於諸州巡問民苦
詔諸州之司曰朕聞則天施化聖主遺章順月
宜風先王嘉令故能二儀無愆四時和協休氣
布於率土仁壽致於群生今者三陽既建万物
初萌和景惟新人宜納慶是以引使八道巡問
民苦恤貧病矜救飢寒所冀撫道之道将神合

仁亭育之茲興天通事疾疫感却年穀必成家
無寒窶之憂國有来蘇之樂所司宜知差清平
使勉加賑恤稱朕意
○詔天下停端午之賀慶
詔曰朕聞孝子思親終身罔極言編竹帛千古
不刊去天平勝寶八歳五月先帝登遐朕自遠
凶憫雖情感傷為礼所防俯従吉事但毎臨端
午風樹驚心設席行觴所不忍為自今已後
士公私一准重陽之停此節

春二月大和神山有虫殖藤根成字
詔諸司曰頃者大知神山生奇藤其根虫彫成
文十六字王大則并天下之人此内任大平臣
守昊命而下博士議之咸曰臣守天下王大則
并内任此人昊命太平此知群臣盡忠共守天
下王大覆載無不兼并聖上挙賢内任此人昊
天報德命其太平者也加以地即大和神山藤
此當今宰輔事已有効更亦何疑朕恭受天貺
還恐不德吁哉卿士戒之慎之敬順神教各修

介職勤存撫育共致良治其大和國者宜免今
年調當郡司者加位一級
秋八月譲位於皇太子
以帝号高野天皇在位都一十年
冬九月詔使天下之人念誦波羅密経
詔曰太史奏曰案九宮経来年己亥當會三合
其経曰三合之歳有水旱疾疫之災如聞摩訶
般若波羅密多是諸佛之母也四句偈等受持
讀誦得福德聚不可思量是以天子念則兵革

災害不入國裏庚人愈疾疫厲鬼不入家中斷
惡獲祥莫過於此宜告天下諸國莫論男女老
少起坐行歩口閑皆盡念誦爲其文武百官人
等向朝赴司道路之上毎日常念勿空往來

○使藤原仲麻呂任右大臣賜姓名於藤原惠美押勝

詔曰褒善懲惡聖主格言賞績酬勞明主彝則
其仲麻呂任太保則右大臣也且褒不怠恪勤守職
事君忠赤竭務無私愚拙降其親賢良則擧其

怨殄逆徒未戰黎元獲安固危基未然堅壁於
長國家無亂略由若人良可嘉賞其伊尹有莘
勝臣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号呂尚渭濱之遺
老且翊文王終得營丘之封況自乃祖近江大
津宮居帝也大織冠内大臣已來世有明德翼輔皇室君
歷十帝年殆一百朝庭無事海内清平者哉因
此論之准古無匹汎惠之美莫美於斯自今以
後宜姓中加惠美二字禁暴勝強止戈靜亂故
名曰押勝朕舅之中汝卿良尚故字稱

冬十月詔國司交替以六年爲限

詔曰如聞吏者民之本也數遷易則民不安居
久積習則民知所從是以服其德而從其化頃
年國司交替皆以四年爲限斯則適足勞民孔
子曰苟有用我三年有成夫以大聖之德猶須
三年而況中人乎自今以後宜以六歲爲限省
送故迎新之費其毎至三年遣巡察使推撿政
迹慰問民憂隨状黜陟

○詔吉備朝臣眞備守西邊

頃年唐賊臣安禄山陥京師玄宗奔蜀朝廷議
以爲禄山重軍敗競來我西域於是勅太宰府
曰禄山者是狂胡狡竪也違天起逆事必不利
不剌掠海東大貳吉備眞備俱是碩学名顯當
代簡在朕心委以重任宜知此状預設奇謀儲
備無悔

人皇第四十七　廢帝位　諱大炊王天武帝之孫舍人親王第七子也母山背上総守當麻老之女

紀　三年夏六月追尊舍人親王稱崇道盡敬皇帝

神是也

建浴室於
千人垢

[illegible]年春正月遣使於諸州巡察國風○以惠美押
勝授從一位○春三月鑄改錢文
詔曰錢之爲用行之已久公私要便莫甚於斯
頃者私鑄稍多僞濫既半恐有騐撥宜造新様
與舊並行庶使無損於民有益於國其新錢之
文曰萬年通寶以一當舊錢之十銀錢文曰太
平元寶以一當新錢之十金錢文曰開基勝寶
以一當銀錢之十
夏六月光明皇太后崩

太后光明子者淡海公第二女也體膚姝白似
有光耀故名光明子爲天平元年冊爲皇后生
帝后甚好佛法浮屠勸帝造寺院國分寺東大
寺是也又置悲田施藥二院恤天下饑病今歲
壽六十華大和佐保山○或傳初及東大寺成
后以謂太像太殿皆已備足雖帝勗於外吾䏍
内我營于内勝功鉅德不可加也有託意時一
夕空中有聲曰后無誇其功浴室濟濯其功不
可言而已后怪喜乃建温室令貴賤取浴后誓
曰我親去千人垢君臣憚之然后壯志不可沮
也既而竟九百九十九人最後有一癩人徧體
疥癩臭氣不可嚮近也后謂今將滿千人豈避
之哉忍而揩摩背癩人曰我患惡瘡久適有良
醫教曰使人吸膿必得全愈而世上無深悲者
故我沈痼至于此今后行無遮悲濟又孔貴願
后有意乎后不得止吮瘡吐膿自頂至踵于時
癩人放大光明告曰后去阿閦佛垢愼勿語人
后驚而視之妙相端嚴光耀馥郁忽然不見后

驚喜就其地構伽藍號阿閦寺〈膾餘録曰〉后勸
帝建國分東大兩寺責租税傷民力帝輒從之
孱弱不可言也置悲田施藥二院救饑饉援疾
痛可謂小惠譬如欲數米而炊數髮而濯天下
億兆限以悲田施藥爲哉惟欲行王政而膏澤
下於民是則一大悲田也是則一大施藥也
設温室親去千人之垢共沐共浴淫亂亦孔之
醜帝何不堅制馭爲後見阿閦佛云者恐是
后託言於瑞異杜謗於衆口嗚呼后淫

之資、亦失閫閾之禮、且至使帝貽垢辱於千載、是佛經説捨身驅人悉入僧獄、群之所致也、可悲也夫

秋八月、詔追封大政大臣不比等、爲淡海公、左大臣武智麻呂參議房前贈任大政大臣

詔曰、予以祖爲尊祖、以子亦貴、此則不易之彝式、聖主之善行也、其先朝大臣藤原朝臣者、非惟功高天下、是猶皇家之外戚、是以先朝贈正一位太政大臣、斯實依我令已極官位、而准周

禮猶有不足、竊思勳績蓋於宇宙、朞賞不允人望、宜依太公故事、追以近江十二郡、封爲淡海公、餘官如故、又曰、保大師奏押勝偁、臣父武智麻呂也及叔房前者、並爲聖代之棟梁、共作明時之羽翼、位已窮高、官尚未足、伏願迴臣所給大師太政大之任、欲讓南北兩左大臣者、依所請、南卿讀太政大臣、北卿轉贈太政大臣、庶使酬庸之典無墜於將來、事君之臣盡忠於後葉

五年秋七月、遠州麁玉河堤決、三百餘丈、發役夫三十万三千七百人修築之○冬、遷都於大和保良○今歳、弓削道鏡始謁高野天皇

六年夏五月、高野天皇與天皇有隙、車駕還平城宮、帝御于中院、高野天皇御于法華寺

高野帝自見道鏡愛寵太也、鏡亦矜其寵、天皇常諫之、高野帝不聽、自是二帝有隙、不睦、天皇乃還平城、別宮、高野帝亦御法華寺

夏六月、高野帝落飾

帝落飾、法諱法基、詔群臣曰、常禮小事、可使今帝執

行之、至國家之大事賞罰之二事、朕宜行之、次

七年夏五月、唐僧鑒真寂　壽七十七

眞者揚州龍興寺之僧也、博涉經論、并醫療之書、尤精戒律、勝寶四年、寄東遣唐副使大伴古麻呂之船、來朝、聖武帝下詔校正一切經論、往々誤字、諸本皆同、莫之能正、眞諳誦多下雌黄、又以諸藥物令名眞偽、眞以鼻別之、一無錯失、聖武帝師之受戒焉、及皇太后不豫、所進醫藥有驗、授位大僧正、以僧務煩雜、改授大和尚之

号施以備前國水田一百町又施新田部親王之舊宅以為寺今招提寺是也今月卒時年七十有七

夏大旱

八年秋九月正一位藤原押勝謀反欲弑高野天皇發覺伏誅

先是押勝獨得帝寵擅權柄盛勢威時道鏡常侍帝側甚被寵愛押勝患之以為道鏡之寵勢逐害己則諷高野天皇自為都督使誘慣兵簡閲武藝用大政官印行下諸州集兵士於都督

自固守太外記高丘比良麻呂知之懼禍及已密奏其事於高野帝帝驚遣少納言山村王收中宮鈴印押勝聞之令其男訓儒麻呂邀而奪之帝怒遣坂上苅田麻呂等射殺訓儒麻呂於是押勝又遣矢田部老刧山村王帝又使紀船守射殺之押勝率與黨遁自宇治奔據近江山城守日下部子麻呂佐伯伊多智等先至近江燒勢多橋押勝見之失色便走高嶋郡而偽立道祖王兄鹽燒王為新帝真光朝獦等各押勝之子也

皆為三品發精兵數千官軍挍力物部廣成等與之戰大敗之押勝乗舟遁向淺井塩津忽有逆風船欲漂没於是押勝還高嶋郡三尾崎與佐伯三野大野真本等相戰從午及申官軍數疲于時藤原藏下麻呂將兵來戰真光引兵退三野等乗勝殺賊甚多兵押勝遥望軍敗不能拒戰棄船而亡官軍自水陸之兩道共進攻之押勝之衆潰獨與妻子三四人乗船浮湖官兵之内石村石楯擒押勝斬之并誅妻子及與黨

三十四人皆塩燒王以為與黨被殺

㊟押勝性凶佞誑惑帝情自極威福日久矣然猶不厭其侈奢遂窺非望謀太寶卻禍其身葛族被夷滅范子有言曰富而不忘貧則能保其富矣貴而不忘賤則能保其貴如押勝冨忘其貧貴忘其賤者乎

〇復右大臣藤原豊成之官位

初豊成為押勝被讒誣流筑紫事見天平寶字元年押勝伏誅其誣毀稍顯於是勅歸豊成於京師復

位

冬十月天野天皇廢天皇爲親王置淡路嶋

以有聞天皇同押勝謀反遣兵部卿和氣王左

兵衛督山村王外衛大将百濟王敬福等率兵

數百圍中宮院宣詔廢帝之位爲親王遂遷淡

路嶋

本朝通紀前編卷之十一畢

本朝通紀前編巻之十二

奥州會陽隱士　長井定宗集編

孝謙天皇天平神護元年　凡十七年
年壽光仁天皇大遜位年
孝謙帝也廢帝重祚皇極齊明
淡路帝在二號之例號稱德天皇

人皇第四十八　**稱德天皇**

天平神護元年　唐代宗永泰元年　春三月右大臣從一位

藤原豊成辭封戶

豊成上表言臣等曾祖大織冠蹈義懷忠許身奉國皇朝籍其不世之勳賜以無窮之賞冠子正一位太政大臣確陳丹誠抗表辭天恩詔賜二千戶傳及子孫臣等以累世家門久荷榮寵豈慮逆賊仲麻呂近出臣族擅肆逆謀之甚今臣等既以凶逆之囚族猶蒙忠賜之餘封以何面目叨近殊寵伏願奉納先代所賜之封以塞天下之責詔許之

秋九月淡路廢帝崩于淡路高嶋

帝在配所不勝幽憤踰垣而逃佐伯宿祢助掾高屋連等率兵邀之帝還明日薨於院中或云

法皇之位

哉大德
泰澄和尚
神融禪師
大和尚
鎮護國家
法師

被殺時壽三十三歳

冬十月以道鏡爲太政大臣詔文武百官令拜賀焉○冬十一月右大臣從一位藤豊成薨

歳六十二

二年以中納言吉備朝臣眞備爲大納言○冬十月道鏡授法王之位

按古語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然天皇惑佞邪不悟其非使大悪人專天下之權令躋太臣之上而授以尊號使諸卿拜賀之呼是何義乎可謂以敗壞爲戴冠者也鏡之簒亂之惡無足識者畢竟帝信佛子之弊也

丁未

神護景雲元年春正月幸大學釋奠

先是文武帝始行釋奠祭孔子自爾大略毎歳不欽其禮然禮儀奠器未備時眞備依禮典器物始修禮容大備焉

春三月加州白山之開山泰澄寂

澄姓三神氏越之前州麻生津人父安角母伊野氏夢白玉入懷而有孕白鳳十一年生以時

四十代天武天皇白鳳十一年壬午六月十一日生
四十八代称徳神護景雲元年丁未三月十八日化壽八十六
此年八月十八日傳教生至文化十二年乙亥一千零四十九年

五六歳不交兒輩戯喧巷衢味曾出見稚児
泥土作佛像以草木搆堂宇僧道照遊此地邂
見澄驚告父母曰此兒神童也加敬育焉時澄
十一歳也十四歳起菩提心入同州越知峯巖
巖洞中苦行練行自薙髪為比丘衣藤皮食松
葉修懺積年發得智解自然感悟衆時有少
沙彌給使澄隨苦勤勉勵不離常臥雲霧澄
名臥行者有一僧来語沙彌曰勵勤進趣是名
為行臥者懈怠之儀也何稱行者乎沙彌擧首

曰行有二種一身行二心行子之所論者身行
也予所修者心行也當八苦之寒風臥積雪
阿字之太空見大日之光照淨菩提心觀慧相
應念念增進豈非心行之徵趣乎僧聞之感歎
沙彌元無学業忽吐深旨人以為異有神融
者登山事澄採果拾薪百役不倦澄名爲淨
定行者澄語客曰沙彌心行者也淨定身行者
也養老六年秋帝不豫醫藥不効宜澄赴都澄
入宮以鉢杵擬玉體上病即愈帝喜感之賜号

五十二代嵯峨天皇弘仁八年丁酉三月朔日化於日光山勝道壽八十三
至文化十三年丙子一千年

神融禪師澄有越知峯常望白山曰彼靈嶽必
有神靈我登見之則入居此嶺苦修於時養
老元年天平寶字二年帰越知山天平八年發
大和尚位賜号泰澄和尚今歳化壽八十六

秋七月僧勝道始登下野國日光山

勝道姓若田氏下野芳賀郡人早出塵累修錬之
勝業列有二荒山（或號補陀洛山又号日光山）峯巒險峭時振
古未有陟者道以神護景雲元年七月企跋渉
路險雲深不能登止山腹凡經三七日而退今

歳又與先志遂達于頂（或曰一登頂延暦之始也）衆峯環峙
四湖碧添奇花異木殆非人境道乃結小菴於
西南隅居數載遂就勝處建伽藍號神宮寺崇
権現安本六千手像【羅浮子曰】本朝青史公讀
延喜式至于神名所載下野國河内郡二荒山
神社曰是何神耶曰二荒山神不詳何時世也
或曰在鸕草神武之際云有二神共為夫婦名
國神故號山曰二荒以神所居也二荒倭訓布
他阿羅而今云補陀洛以為觀音之所坐又轉

二荒音為日光而云大日遍照之山。蓋是浮屠者誣世俗欺盲聾而標神入佛之姦謀也。或云有一書號縁起曰、昔失其時代、在宇中將常好田獵。一日作上者、左遷中將、獨騎青馬、携鷹狗、獵往奧州、娶富家朝日氏之女、六年生子、名馬王。中將朝日姫皆死、為二荒之神。既馬王之幸姦生兒、貌陋醜似獼猴、故名曰猿麻呂、強弓好遊獵。時二荒神與上野國赤城神爭二荒山中湖、相戰不決。赤城神動衆勝二荒神。憂之、於是鹿嶋

神謀之曰、小野猿麻呂神孫也。猿麻呂居奧州之小野、故曰小野。善射。蓋乃而勠力哉。時猿麻呂將于熱借山。二荒神忽化鹿入熱借山。猿麻呂逐之。鹿走歸二荒山而不見。猿麻呂尋之、俄見一婦、呼猿麻呂曰、汝不知乎。妾是此山主也。汝是妾之孫也。誘汝至此者、欲使汝伐我冦。我冦赤城神化蜈蚣之貌、妾為蛇蟒之姿、以是為證。汝獲克、則與此山於汝、以為遊獵之地。猿麻呂皆諾去。明日日中往觀湖西、有沼稲藤諸樹叢茂、有蜈蚣自西來、

大蛇出、鬪相齧相交。蜈蚣動繞纏蛇頭屈蟠蜿淘蒲山填谷、不知其幾百千也。猿麻呂未知赤城神為何也。於是一巨蜈蚣左右生角、與大蛇急接。猿麻呂以為赤城神是也。而發矢中左目。蜈蚣被疵而奔。猿麻呂逐而行、踰湯下、過小山頂、到上野國利川而還。謂其討冦處為宇都、今宇都宮是也。今尋其蹤、則所謂男體本宮者在宇中將男神也。瀧尾女體中宮者朝日姫也。新宮太郎明神者馬王也。宇都宮明神者猿麻呂

也。或曰、所謂男神女神者日本武尊與橘妃也。祭之山中云。【青史公曰】在宇中將者是東列郡八之語也。按續日本紀、天平神護元年二月、始改授力衛為近衛府。其官負大將一人、中將一人、少將一人。然則中將官始於聖武孝謙之世。蓋此神者在於神武之前。支既稱在宇中將、則此神豈中葉已後之事哉。古者自伊弉諾伊弉冊生山川、山川自有神靈、何待在宇氏而始有神哉。又曰、嗚呼、二荒山神、神歟佛歟、自其本而

視之則陰陽不測歟從其跡而觀之則菩薩權現歟神之與佛必其有分然其效亦可觀矣

戊申

二年春二月對馬之貞婦賜田租備後孝子賜爵復田租

對馬上縣人高橋連波自采女夫亡之後不改志其父尋亦死結廬於墓側每日齋食孝義至大歳鳴民鳴民奏之詔表門閭復租終身一備州葦田郡人網引金村年八歳喪父哀毀骨立尋丁母艱追遠益深以聞詔賜爵二級復其田

租〔孝子傳曰〕或曰喪禮女適人則為親降一等而斬衰三年於其夫今波自采女有薄於夫而厚於父者何也曰是以廬墓言乎曰然曰我聞夫婦之喪以禮為主父子之喪以情為主昔者敬姜居穆伯之喪止於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仲尼曰知禮矣波自不廬夫墓而廬父墓蓋亦有意於禮歟情則未必有厚薄

己酉

三年春正月道鏡居西宮前殿大臣以下拜賀道鏡　秋九月和氣清麿呂被謫流于大隅

初大宰府主神阿曾麻呂者諂道鏡之威權之隆媚道鏡矯八幡大神託奏言令道鏡即皇位天下太平道鏡聞之情喜於是帝召清麻呂勅曰頃者有不思儀之神託汝早往宇佐承彼神命來時道鏡竊語清麻呂曰大神所以請使者蓋為告我即位之事有心報矣為募汝以官爵清麻呂行神宮真人豐永出路謂清麻呂曰鏡若侵天位則吾有何顔為其臣乎共予為今日之伯夷耶清麿固志忠卓深歎豐永之言詣神宮

乃歸奏曰大神託言我國家開闢以來君臣分定今也道鏡無道輙望神器是以神靈怒不聽其祈天之日嗣皇統以立之百司黜邪朝廷聞者流汗帝默然道鏡大怒奏以清麻呂貶其名於穢麿配於大隅

〔按〕道鏡詐述帝意極驕擅朝政以降雑王公大臣悉憚其旨恐其權勢基真之懸籍鏡之權威人皆畏避如貪虎況於道鏡乎其勢可見也然清麿為天下忘其身不敢斷一下

報奏抑乾忠朝廷可謂真使朝政不素天下
全存置天下於泰山之安者即清麻呂之忠
志者也恨天皇之早不覚其忠使忠良置遠
州耶
冬十月賜五史於大宰府之学徒
大宰府之学徒等奏曰此府人物殷繁天下之
一都會也学者漸多而府庫但蓄五経未有三
史正本故渉獵之人其道不廣伏乞列代諸史各
給一本傳習管内以興学業於是詔賜史記前

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晋書等各一部
人皇第四十九
光仁天皇
天智天皇孫父施基皇子母紀橡姫
贈太政大臣諸人之女也
寶亀元年春二月天皇幸河内由義宮○夏四月
天皇自由義宮還
初帝有由義之時道鏡以怪食物勸帝帝以
所鏡之獻不嫌而食於是少發疾還京師自
不親視事群臣曾無得謁見者唯從三位吉備
由利出入臥内傳可奏事而已
秋八月天皇崩于西宮寢殿

四十二代文武天皇大宝元年辛丑生

時春秋五十三皇称天平神護二年神護景雲
合六年
○以天智帝孫白壁王為皇太子即位
天皇崩未継太子於是衆議不決時藤百川與
藤継合策欲白壁王為皇太子故密相議右
大臣藤永手永手諾之立為皇太子即位太子
時六十二歳
○配道鏡為下野國薬師寺別當流其弟浄人等
於土佐國召和氣清麿呂徴于備後

先是坂上苅田麻呂能知道鏡之姧計故密告
皇太子於是令旨問道鏡法師竊挾破櫃之心
日久矣陵土未乾姧謀發覺是則神祇所護社
稷攸祐今顧先聖厚恩不得依法入刑任下野
州薬師寺別當發遣宜知之即日使藤原楓麿
等護送（寶亀三年道鏡卒于薬師寺）乃徴清麿于備後
○冬十一月謚施基皇子於田原天皇○是年先
學生阿倍仲麿呂在唐卒
仲麿呂者中務大輔正五位上船守之子

靈龜二年多治比縣守爲遣唐押使時仲麿歲十六爲留学生而從行（事見靈龜二年八月）仲麿稟性聰敏好讀書既而縣守歸朝仲麻呂畱中國之風俗学不帰唐玄宗皇帝愛其才而寵遇之於是易姓名以朝衡（朝或作晁）官至秘書監歷左補闕多所該識唐人或稱晁卿或稱晁校書又稱晁巨卿又或呼日本聘賀使天寶十二年仲麻呂（年五十三）與遣唐大使藤清河同舟欲歸朝於是右丞王維李太白之當時名輩以詩序送朝衡既朝衡至明州海畔將上舟唐人餞讌甚多飲酒惜別及夜仲麿仰見明月思我國之三笠山而詠天之原之和歌人問之仲麿寫以唐字告其故衆大歎矣既仲麻呂逢風與清河漂泊安南驩州數離人或謂既沒李太白作詩哭之曰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明月不歸沉碧海白雲愁色滿蒼梧不幾仲麻呂自安南復歸大唐肅宗帝授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累遷北海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以大曆五年正月遂卒

於唐國年七十或七十三代宗皇帝憫之贈潞州大都督仲麻呂前後留中華五十年專好書籍故常交接魏萬李白等之賢丈夫故其還鄕逗留不去然不能忘本邦每言鄕國心意悵然

【羅浮子曰】我朝之学生擅名唐國者唯吉備公及仲麻呂二人而已仲麻呂在唐年久其学多所該識其後世掌天文曆數之事賀茂保憲及光榮安部清明皆仲麻呂之餘流苗裔也嗚呼晁卿遣唐留学之勞亦偉哉其不辱君命可知千載之後其人其才猶可相見矣著述文章不盡傳于世也可勝嘆哉

二年春二月從一位左大臣藤永手薨

永手淡海公孫房前子也以有帝於即位之大功今歲諡授從一位今月豫發病薨時年五十八帝甚痛惜之使石川豐成吊贈之使大伴伯麻呂監護喪事

春三月右大臣從二位兼中衞大將吉備[illegible]尙上表將致事詔免中衞[illegible]

眞備上啓曰，側聞，力不任而強者則廢，心不逮
而極者必惱。眞備自觀信足為驗。去天平寶字
八年，眞備生年數滿七十。其年正月進致事表
於大宰府。函奏之間，即有官符，補於東大寺長
官。急兵入內，參謀軍務。事畢校功，因此欲[illegible]辭
忝貴職，不聽辭讓。已過數年，即今老病纏身，療
治難損。何可抱疾殘體，辱黜燮理，兼帶數職，闕於
萬機。自顧微躬，羅懼已甚，慚天愧地，無處容身。
伏乞致事，以避賢路，上希聖朝養老之德，下遂

渤海國高麗之都替。先年高麗爲新羅所滅。或云號渤海國。光仁嵯峨仁明清和宇多醍醐之朝不絕來貢。

庶知足之心。以聞。至是詔報曰，省來表，即
知告歸。聖忌未周（先帝崩未周），懸車何早。悲驚交緒，
卒無恭言。通夜思勞，坐達旦。似逆識光，欲遂來
情。宜解中衞猶帶大臣，則免中衞官。

〇十二月（二十九日）有星隕西南，声如雷。

二年春，渤海國使壹萬福等來朝，貢方物。

特所上之表文甚無禮也。於是責萬福等，不授其
表。於是萬福等伏地曰，夫為臣之道，不違君命，是
以不誤封函，輙用奉進。今違例表函，[illegible]

渤所憂懼。臣等屬國必瀝，被罪聖朝，累月經羈。
於是天皇感其誠，容方物，賜送臣以書，勅發
三位。

夏五月，皇后及太子有罪廢。

先是井上內親王見帝廢他戶皇子也，及為皇
后，立他戶皇子為皇太子。既皇后寵衰，與天皇
不睦，故以欲咒咀天皇，以太子即位，對謀發覺。
於是詔廢皇后及太子之位，為庶人。

〇夏大旱。〇秋八月，立皇子山部親王為皇太子。

太子被廢之後，帝與群臣相議，欲立太子。時天
皇猶立皇女酒人親王（為太子）。藤原百川奏曰，以
第一皇子山部親王可為春宮。藤原濱成曰，山部
母賤。宜立第二皇子稗田親王。衆議相爭不決。
時百川怒，拔劍曰，立太子論德不論母之貴賤。
不聞儲位之定，不肯退宮殿，立殿前四十餘日，
須臾不睡。其思想甚堅剛也。帝不得止，以親王
為皇太子。

按凡立子以長不以有功，以德，以母貴賤

是故道也夫舜夏禹皆賤人之子也然唐堯廢舜立禪天下夫立君為天下不為私家雖貴天下舍不從則誰與保其貴不為一庶人何乎雖賤天下迎從則與衆保貴不為君何乎況於皇子乎當是時親王長德何以毋賤臨羣其廢立乎宜哉百川之切歎撥賑孫謙也然朋友有少可諫之事人皆難焉況於君之大事乎難其諫諍可見焉百川至是不屈志氣強諫遂其當無視死如歸輕官祿如屣之氣象豈能如斯乎不失朝廷廢立權後世可賤之臣武之善政是皆百川之所為也可謂如百川為死生禍福不動撓之臣也

〇天下大風壞產業詔免天下之田租〇冬十二月武州老手及壹州負婦賜爵免田租

武州入間郡人矢田部黒麻呂事父母至孝生盡色養死極哀毀齊食十六年不闕免其戸徭

〇壹岐郡人直玉主賣年十五夫亡自誓遂不改嫁三十餘年供養夫墓一如平生賜爵二級

一說十四日

三月

田租以終其身

星隕如雨〇彗星見南方

四年春三月定穀價

今歳天下饑官司奏曰天下穀價貴百姓飢急雖加賑恤猶未在濟夫常平義倉之善政養民救急莫尚於焉望請准國大小以正稅穀糶賤時價糴與貧民所得價物全納國庫至於秋時賣餞穎稻詔許之

夏五月有星隕南北大如瓮

五年夏四月天下疾疫〇今歳奥州蝦夷大起[illegible]部邑鎮守府將軍大伴駿河麻呂擊大敗〇建高尾神護寺

六年夏四月中將姬寂

中將姬右大臣豊成之女也以天平九年生其性無世族之意不納聘禮專志安養[illegible]字七年夏六月入和州禪林寺（俗曰當麻寺）[illegible]名法如時年十六誓曰我不見彌陀真身[illegible]寺門其志確乎不拔數日[illegible]比丘尼[illegible]來

歳相謂語曰我使汝見淨土覲彌陀須臾
駝蓮莖於是新尼奏于朝詔賜蓮莖時化尼自
折莖取絲穿新井濯之又一女來問化尼曰絲
成否曰成化女得絲織之始于初更終四更其
幅一丈五尺以藁三把浸油三升為燭則與新
尼淨土衆相備足於繡紋化女忽然不見化尼
作偈讚圖曰往昔迦葉說法所佛事新起又有
發感君懇志我來此一至是場永離苦言已凌
空而去新尼自是精修益勤在寺十四年安坐
念佛逝時年二十九〔列女傳曰〕豈成女不闚閨
門入精舍者何也曰徒淨溺浮屠則絕滅彝倫
與州木同朽共會獸齊變亦不疑手按史父豊
成為仲滿所譖不還於宰府矣吁女子薙髮恭
其時手然則避世亦不惡也不然則與蓮莖不
如針戒躬桑與織丈五尺一幅不如為三十升
麻晃吁其無補世教如何也
秋八月伊勢尾張美濃三州大風雨
漂沒百姓三百餘人馬牛千餘壞國分寺等

四十一代持統
七年癸巳生
靈龜二年
丙辰吉備年
廿四歲入唐
天平五年癸
酉歸朝
在役十八年

博十九其官秘府舍不可勝數
冬十月前右大臣正二位吉備朝臣真備薨
本臣右衞士少尉下道國勝子也靈龜二年從
使入唐留學受業研覽經史該渉衆藝天平五
年歸朝授正六位下拜大學助高野天皇師之
受禮記及漢書恩寵甚渥賜姓吉備朝臣自是
官位累進神護二年任中納言轉大納言拜
右大臣授從二位寶龜元年上啓致仕帝優詔
不許暫罷中衞大將二年累抗啓乞骸骨許之
今歳年八十三贈遣使弔贈之〔儒宗傳曰〕吉備
能文能武其功無比創太学寮盛本学流学校
定誅押勝之計立聖武壽讓無道之朝或黜或
陟其間有謀書無下扶顛之在史闕不詳抑為
輔君躋之歟
七年秋八月畿內大風〇天下大蝗
詔幾內者遣使巡視餘則者令國司行之事
〇秋九月每夜降石
八年春發遣唐使

佐伯今毛人為大使小野石根為副使時大使今毛人辭病留不行於是以石根為假大使當此時賜書於前入唐使藤清河曰汝奉使於絶域久經年序忠誠遠著消息有聞故今因聘使便命迎之仍賜絁一百疋細布一百端沙金一百兩宜能努力共使歸朝清河遂不歸初孝謙帝勅清河為大使使唐還發於路逢風又歸唐於是唐帝愛其才留不歸朝帝遣使召呼之遂不歸觀薨于唐矣

秋九月内大臣從二位藤原良繼薨

良繼式部卿馬養之第二子也天平十二年坐兄廣嗣之謀反流于伊豆經三年免罪補少判事自是累升進今歲正月任内大臣職封一千戸專政得志今月病更詔賜從一位

九年十月遣唐使小野朝臣滋野大伴繼人等歸朝

初石根之所乘之第一船遭逆風沒海石根及唐使趙寶英等溺死凡六十餘人大伴繼人貫拄裸身漂着肥後國天草郡西嶋滋野所乘之第三船第四船無恙歸朝

十年夏五月唐使孫興進秦愆期等入京師獻方物

時帝見興進等於朝堂唐使上書貢信物詔辯遠來之艱辛既饗唐使於右大臣清麻呂之第於是帝勅授位階賜綿若干屯興進等歸國

秋七月參議中衛大將從三位藤原百川薨

百川參議正五位宇合之第八子也幼有早度

歷位顯要歷奉爵禄及今上之二朝所歷之職無不為勤恪委重當時以腹心故内外機務莫不關知初帝立東宮不豫已經累月時百川憂形於色醫藥祈禱備盡心力於是帝益重之今歲春秋四十八甚惋惜之遣使贈從二位

秋九月詔定錢穀之利潤

詔曰頃年百姓競求利潤或挙少錢貪得多利未經幾月忽然一倍窮民酬償強致滅門自今以後宜禁令倍不得以過一倍之利

令歳三嶋大明神自豫州遷伊豆國

十一年正月唐使高鶴林新羅使金蘭蓀来朝献方物天皇御大極殿賜宴○春三月奥州之夷賊伊治呰磨呂起乱殺按察使紀廣純

廣純大納言兼中務卿三位麻呂之孫左衛士督從四位宇美之子也寶亀年中為陸奥守尋補按察使時有伊治呰麻呂者夷俘之種也初緣事為廣純有嫌而呰麻呂匿怨陽媚事之自是廣純甚信用殊不介意呰麻呂窺隙率衆圖

廣純攻而殺之乃入府庫奪財物所遺之舎屋放火悉焼焉百姓大驚走自是賊徒大掠郡郷振威於國内

○以中納言藤朝臣継縄為征東大使以大伴益立紀朝臣古佐美為副使以安倍朝臣家磨呂為出羽鎮狄将軍征伐夷賊

當此時詔曰狂賊乱常侵擾邊境烽燧多虞斥候失守今遣征東并鎮狄将軍分道征討期日會衆事須文武悉謀将帥竭力苅夷姦軌誅元凶宜廣募進士致軍所若感激風雲奮勵忠勇情願自效特録名貢平定之後擢以不次給諸州運輸兵粮於奥州之軍所

秋九月以藤朝臣小黒磨呂為持節征東大使

初征東使等進到奥州時賊徒大起振戰勢遮路闘官軍不敢進而送數月於是又以小黒麻呂為大使下向奥州

冬十月詔東征将軍等勵戰事

時賊猶強東征之将士不敢進奏遲留待時於

是勅征東使使等延遲既失時宜将軍發起久經日月所集歩騎數万餘人加擬入賊地期上奏多度計已發入于狂賊而今奏今歳不可征討者夏稱艸茂冬言襖乏然則何月何日誅賊復城方今将軍為賊被欺緩怠致此逗留人馬疲何以對敵良将之策豈如此乎宜加教喩存意征討若以今月不入賊地宜居多賀玉作城能加防禦兼練戰術畢書到奥州然将軍等猶恐賊兵不進戰空費軍粮

相摸武藏安房上總下總常陸穀一万斛

天應元年春正月詔大赦天下
詔曰以天爲大則之者聖人以民爲心育之者
仁后朕以寡薄忝承寶基無善萬民空歷一紀
然則惠澤壅而不流憂懼交而彌積日愼一日
念茲在茲比有司奏伊勢齋宮所見美雲正合
本瑞彼神宮國家所鎭自天應之吉無不利抑
是朕之不德非獨臻茲方知凡百之寮相諧攸
感今者元正告曆吉日初開宜對良辰共悅嘉
貺大赦天下改元曰天應則以寶龜十二年改

天應
春二月令相摸武藏安房上總下總常陸等國令
運送穀一万斛於奥州軍所○春三月天皇不豫
○夏四月讓位於皇太子以其弟早良親王爲皇
太子
在位都十二年
夏六月遠江從五位下土師古人賜姓於菅原
古人者菅丞相道眞之曾祖父也事至遠江介
時古人奏曰土師之先出自天穗日命其十四
世孫名野見宿禰昔垂仁帝世古風尚存葬禮
無節毎有凶事列多殉埋于時皇后薨停宮在
庭帝顧問群臣曰後宮葬禮爲之奈何時臣之
遠祖野見宿禰進奏曰意殉死之禮殊乖仁政
益國利人之道仍率土師三百餘人自領取埴
造諸物象進之帝覽甚悅以代殉人號曰埴輪
所謂立物是也此卽往帝之仁德先臣之遺愛
垂裕於後昆生民賴矣式觀祖業吉凶相半若
其諱辰掌凶奈日預吉如此供奉允合通途今

則不然專預凶儀尋念祖業意不在茲望請因
居地名改土師以爲菅原依請許之
秋九月奥州賊悉平服藤原小黒麿呂等歸京○
奪征東副使伴益立之官位
數以懲征期無軍功
冬十二月太上光仁帝崩
春秋七十三　在位十二年　葬於廣岡山陵

本朝通紀前編卷之十二　終

金山釋白信那攷

本朝通紀前編巻之十三

奥州會陽隠士　長井定宗集編

紀桓武天皇延暦元年盡桓武天皇延暦十五年　凡十五年

桓武天皇

諱日本根子皇統弥照尊、更名山部親王、光仁帝第一皇子也

延暦元年（唐徳宗建中三年）閏正月、氷上川継謀反發覺、配豆州、其母不破内親王及姉妹悉流淡州

川継塩焼王之子也、初川継資人大和乙人帯兵仗、私入宮中、所司獲之而推問、乙人之曰、川

継陰謀、今月十日夜、聚衆入自北門、將傾朝廷、故遣乙人召將其黨宗治王以赴期日、帝大驚、遣使召川継、川継聞勅使到、潜出後門而逃走、官使追捕獲之、於是詔曰、川継潜謀乱事既発覺、罪合極刑、其母不破内親王返逆近親、亦合重罪、然朕諒闇之始、山陵未乾、哀感之情未忍論刑、其川継宜免其死、処之伊豆國、不破内親王并川継姉妹移配淡路國

春二月、有虹繞日○詔罷造宮勅旨二省法花鑄銭両司

詔曰、朕君臨區宇、撫育生民、公私彫弊、情實憂之、方欲屏興作、務稼穡、政遵倹約、財盈倉稟、今者宮室堪居、服翫足用、佛廟云畢、銭價既賤、宜且罷造宮勅旨二省法花両司、以充府庫之實、以崇簡易之化

夏五月、八幡太神依神託稱大菩薩

宇佐祢宜奏、頃者太神託曰、我無量劫来化生於三有、修善巧方便、濟度諸衆生、我名曰大自在王菩薩、神託如斯、願以太神為大菩薩、詔許之

二年春三月、右大臣従二位兼行近衛大将皇太子傅藤原朝臣田麻呂薨

田麻呂參議式部卿宇合之第五子也、性恭謙、無競於物、初天平十二年、坐兄廣嗣事、流於隠伎、十四年有恩帰京、隠居蜷淵山、寶字年中授従五位下、為西海道節度使、徃々進昇、去歳任右大臣、授従二位、今歳薨、時年六十二

夏四月立正三位藤原夫人爲皇后〇夏六月詔禁立道塲營作寺堂

詔曰京畿定額諸寺其數有限故先禁私營作比來所司寛縦曾不糺察如斯經年代無地不寺自今以後私立道場及將田宅園地捨施并賣易與寺主典已上解却見任自餘不論蔭贖決杖八十官司知而不禁者亦與同罪

三年夏五月天王寺有怪

今月七日蟇二万許長可四分其色黒斑從難波市南道南行池列可三町隨道南行入四天王寺内分殺合可三時至於午時散去

夏六月始營山城國乙訓郡長岡都〇秋七月造山碕橋〇九月太白晝見〇冬十月三宅笠雄麻呂授從八位上

雄麻呂越後蒲原郡人也家冨蓄稲十萬積而能施寒者與衣飢者與食兼以修造道橋濟利難險國民奏之於是詔授從八位上

冬十一月朔旦冬至詔免京畿田租

詔曰十一月朔旦冬至者是歴代之希遇而王者之休祥也朕之不德得値於今思行慶賞共悦嘉辰公卿已下宜加普賜京畿當年出租并免之

冬十二月詔使公私共山川利

詔曰山川藪澤之利公私共之今如聞比來或王臣家及諸司寺家包并山林獨専其利是而不禁百姓何濟宜加禁斷公私共之如有違犯者科違勅罪

四年秋八月天皇幸奈良宮〇皇太子使大伴継人大伴竹良殺中納言藤原種継發覺継人竹良伏誅太子被廢流淡路

種継三位宇合之孫也仕於朝甚被寵幸故政事悉任已意中外之事皆取決焉皇太子甚疾憤之與種継相悪故以太子常欲殺種継時天皇至幸於奈良以太子及種継等爲長岡之留守太子許此時使大伴継人大伴竹良伺狙之一夕種継在燭下継人竹良竊窺之射之斃其

丙寅

心稚繼被傷明日卒時年四十九天皇聞其死
甚悼惜之詔贈正一位還車駕於長岡捕繼
人竹良之黨與數十人推鞫之悉皆兼伏於是
斬繼人竹良廢太子流淡路太子怒在于路斷
食薨

冬十一月立安殿親王爲皇太子

五年春正月從三位右衛門督坂上苅田麻呂薨
苅田麻呂正四位上大養之子田林麻呂之父
也家世事弓馬善射藝宿衛宮掖歷事數朝或

出爲陸奧鎭守將軍或爲冊[?]伊豫等國守去
歲自正四位被遷除從三位今歲薨時年五十
九

丁卯

六年冬十月天皇幸交野放鷹遊獵以藤原繼繩
之別業爲行宮○十一月使大納言繼繩祀天神
於交野

戊辰

七年春正月皇太子元服
當此時天皇皇后御前殿令[?]繼繩紀船守之
二御手加其冠是日大赦天下

意美麻呂鎌足之子

夏四月大旱天皇親出朝庭雩大雨
自去冬不雨五箇月溝池水乏不得耕種灌漑
已竭公私望斷遣勅使於畿內祈雨然不雨於
是天皇親出庭祈雨須臾天闇雲合雨降滂沱
諸州群臣稱萬歲

秋七月前右大臣大中臣清麻呂薨
清麻呂中納言意美麻呂之子也清麻呂性平
信不阿歷事數朝爲國舊老朝儀國典多諳練
在職視事至年老而精勤不怠年及七十上表

致仕優詔弗許帝即位重乞骸骨詔許之今歲
壽八十七

冬十二月以參議紀古佐美拜征東大將軍賜節
刀
先是陸奧蝦夷大起鈔國中朝庭議遣兵征之
然賊猶不服官軍數失軍利於是以古佐美拜
征東大將軍昇殿上賜節刀因賜勅書曰夫
擇日拜將良由綸言推轂分閫專任將軍坂東
安危在此一舉將軍宜勉之因賜御[?]

帛二十疋錦三十屯

今年僧最澄始開比叡山延暦寺建根本中堂

澄者即傳教大師也　傳見弘仁十三年六月　澄時十九歳

己巳

八年夏四月大將軍古佐美等率兵到奥州渡衣川也與賊相對數月

將軍等率兵至于奥地渡衣川置營一處賊徒進相對三十餘日官軍計時識不戰於是朝庭勅將軍曰官軍渡川置營於三處其勢如鼎足自尒以還經三十餘日緣何事故致此留連居而不進未見其理夫兵貴機速亦聞乃進又六月者計應極熱如今不入恐失其時已失其時悔何所及將軍等應機進退更無明然但久留一處積日費粮朕之所怪唯在此耳勅書臻奥營然將軍猶不進兵

夏六月征東將軍古佐美副將軍廣成左中軍別將池田真牧前軍別將安倍墨繩等帥師與夷賊會戰官軍敗績追擊者三千餘人

諸將率師渡川先抽出中後軍各二千人至於師賊徒三百許人迎逢官軍相戰官軍勢強賊衆引遁官軍衆勝追擊至巣伏村將與前軍合勢而前軍爲賊所拒不得進於是賊兵八百餘人更來當其前四百許人出自東山絕後官軍受敵於前後不能拒戰高田道成會律丹麻呂大伴五百繼等戰死或追擊或沒河死亡者惣一千有餘人被傷者二千人獲賊首僅八十九級將軍別將斬以身免還京師賊兵倍奪勢於境國帝勘問古佐美墨繩之敗軍之罪免古佐美之罪解東真牧墨繩之官冠

○右大臣從二位藤原是公薨

是公武智麻呂之孫參議兵部卿乙麻呂之第一子也爲人長大兼有威容曉習時務剖斷無滯麿帝寶字年中授從五位下神祇大副自是歷事稱德光仁桓武之三朝徃官昇至于右大臣今歳春秋六十三

冬十二月皇太后崩

大后姓和氏諱新笠贈正一位乙繼之女也今

年三十有一
九年春後三月詔諸國令造革甲二千領
東海道自駿河以東東山道自信濃以東國別
有數限三箇年令造訖
○勅東海東山之諸州調備軍粮糒十四万斛○
夏四月仰太宰府令造鉄冑二千九百餘枚
為征蝦夷也
夏畿内大旱○秋八月太宰府饑饉賜物於其民
八万餘人賑恤之○秋九月畿内饑饉詔免今年

之田租
詔曰朕以寡昧忝馭寰區旰食宵衣情存撫育
而年和靡屆災旱為灾田疇不修農畝多廢雖
豊倹有時而責深在予今聞京畿失稔甚於外
國兼疾疫飢饉者衆宜免左右京及五畿内今
年田租以息弊神寺之租亦宜准此為
冬十月道守臣東人賜衣服
東人時一百二十二歳其駿尚多聡如少年帝
聞高年而無衰老引内裏見之賜之衣服

十年春正月為征蝦夷遣正五位上百濟王俊哲
從五位下坂上田村麻呂於東海從五位下藤原
真鷲於東山簡閲軍士兼撿戎具○秋七月以大
伴弟麻呂為征夷大使以俊哲田村麻呂為副使
征夷○八月盗燒伊勢内宮寶殿取寶物
十一年春正月白氣貫日○夏大旱○秋八月禁
山城國深草山西面之葬埋
以深草山近經營新都
○大雨洪水

十二年春正月遣大納言藤原小黒麻呂左大弁
紀古佐美等巡察山城國葛野郡宇大村之地造
内裏
沙門賢璟亦奉勅相之
春二月天皇幸新京地巡覧之○遣勅使奉幣伊
勢及賀茂告遷都○夏六月令諸國造新宮諸門
殷富門西南　美福門南東　偉監門北　達知門北西　安嘉門北東
藻壁門西北　談天門西北　待賢門東南　陽明門東北　郁芳門
門東南　朱雀門南　皇嘉門南東　凡立門十二周廻都亦

平安城 遷都ハ五十代桓武天皇延暦十三年甲戌十月二十一日辛酉也

將軍塚

里
秋九月遣菅野真道藤原葛野麿於新都定百官
宅地
甲戌 十三年秋九月令天下禁殺生三日
以講仁王經
冬十月天皇遷幸新都詔以新都號平安城
新造之内裏成殿宇森厳宮闕宏規定以長老
洛之壯觀造長八尺土偶人使著甲冑帯太刀
而向帝城納東山山之頂則為平城之鎮護

曰將軍塚帝幸新都百官悉隨皇輿遷帝詔曰
夫山背國池勢實合前聞山河自然作城宜改
山背國為山城又曰子來之民謳歌之輩異口
同辭號百王不易之京宜以新都號平安城又
近江國滋賀郡古津先帝舊都也今冝追昔號
改稱大津【黒川氏曰】凡山城州東北環近江
狹西南連丹波攝津河内大和伊賀而西北枕
山嶽之險東西帶洪河之阻地勢廣濶風氣和
發田宅豐饒而四民安逸也平安城魏然

平安城 萬代不易

土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四神相應萬
世不易之地也
○延暦寺成號一乘止觀院
十四年閏七月京師大風○太白晝見
十五年秋七月右大臣正二位藤原朝臣繼縄薨
繼縄者豐成之子太子之傅也時繼縄有丈才
初帝勅菅野真道與繼縄修續日本紀事見十三年
今歳春秋七十歳號桃園右大臣帝甚悼慟之詔遣參
議繼兄等四人監護葬事又遣勅使贈從一位

賜絶布錦等
冬十一月詔制新錢為隆平永寶○建東寺於
羅城門外○太中大夫藤原伊勢人建鞍馬山
伊勢人初甚歸佛常曰安得勝地建道場安
音像時今歳夢往城北之山有翁告曰此地
天下山似三鈷杵常出五色雲汝營練若刹
無量太夫夢中問曰誰乎翁曰王城鎮守貴船
明神也覺而未知何處太夫常所騎之有白馬
裝鞍語曰昔摩騰載舍利像經白馬來震旦然

者白馬者靈畜也汝定知我夢地乃放馬從一童子其馬向城北去至一山阿駐萱草中童還告之太夫往見其地宛如夢中適於茅裏得毗沙門天像創一宇安像故號鞍馬寺太夫以爲我欲安觀音像故號鞍馬寺太夫以爲我常與安觀音像今只置天像願未果乎其夜夢年十五六之童子告曰當知觀音多聞名異體同覺後解疑太夫後日又營一堂安觀音像今寺西觀音院是也

本朝通紀前編卷之十三畢

本朝通紀前編卷之十四

奥州會陽隱士　長井定宗集編

起桓武天皇延暦十六年盡平城天皇大同四年　凡十三年

十六年〈唐德宗貞元十三年〉春正月釋善珠任僧正

初早良太子與藤原種繼有郤黨人竹良射死之〈四年〉事見事覺太子遣使於諸寺豫修白業諸寺恐而拒之獨善珠納焉謂使者曰太子[illegible]不盡今依種繼受嚴譴勿辭忠矣委曲未[illegible]

者復命太子喜曰我聞師言被忍辱衣以[illegible]伏逆鱗之怒耳太子斷食死其靈惱皇太巫不効勅珠持念珠語太子曰皆聞我言被忍辱衣今何怨之乎乃廣説法要言未[illegible]子病愈於是帝感珠之効德任僧正珠〈今歲四[illegible]〉

十五

夏四月大納言正三位紀古佐美薨〈傳往往見前章〉時歲六十五帝哀悼之遣勅使贈從二位

冬十一月從四位下坂上田村麻呂任征夷

軍〈年四十一〉

依有奥州平治之軍勞也

今歲續日本記四十卷成

右大臣藤継縄及菅原真道奉勅撰焉撰集[illegible]去歲継縄薨真道獨盡撰力漸功成自文武天皇丁酉歲亘于延暦十年通計都九十餘年帝王編年九主也

戊寅

十七年春二月遣參議五百枝于淡路國奉迎早良親王葬于大和國八嶋陵

近年親王之靈祟世人多病惱或夭亡於是遣勅使於淡路慰神靈二十箇度然祟未止百枝以[illegible]令親王之[illegible]意

十七年戊寅渤海國遣使獻方物

十八年己卯渤海國使到[illegible]

秋七月將軍坂上田村麻呂造清水寺

田村麿以平東夷之祈願成就也○世傳初寶龜九年四月釋延鎮者〈或曰報恩〉有夢事泝[illegible]川而行見一支派有金色流鎮窮水源至瀧下側有草菴白衣老翁居焉鎮問住此幾年姓名爲[illegible]答曰吾名行睿隱居此地二百歳待千[illegible]

神兒我存汝久矣今来也我有東州之行然不果汝暫替我捿此地此地又好建寺院汝指庭前株枿曰我以是擬觀音之像材吾若遅歸汝先營之言已向東而去過期而不返鎮思奄尋求不能相見一日到山科東峯見翁屐鐘取履而歸由忍恐此翁觀音之應現也便欲刻像而無資器歲月獨對材時田村獵來此因謁延鎮語此事田村田村感嗟移自宅為寺刻像置焉

秋八月大風○冬十月勅禁夜祭歌儛

勅曰頃年男女無別上下失序至有鬪爭論起濫奔相追違法敗俗莫甚于茲自今以後嚴加禁斷

十八年春二月正三位民部卿和氣清麻呂卒傳附

時歳八十七

秋九月滋野朝臣船代等到自渤海國

十九年夏四月駿州富士山燒

自三月十四日至四月十八日富士山巓自燒

文治五年九月源頼朝自奥州歸路臨一青山田谷窟是田村麿利仁等將軍奉綸命征夷之時賊主悪路王并赤頭等構塞之岩屋云云

晝則燒氣暗瞑隱山夜則火光照天其聲如雷灰下如雨山下河水皆紅色也

冬十月令將軍田村麿覈撿奥州夷賊殘黨

二十年夏五月詔諸州設舟橋

詔曰諸國調庸入貢而或川無橋或津乏舟民憂不少令諸路以諸州貢調之時津濟之處設舟楫浮橋等以為恒例

秋九月將軍田村麿討伐奥州夷賊

陸奥之賊長高丸及悪路王者起自達谷窟侵亂邊境殺略百姓進到駿州清見關田村麻呂賜節刀進發宗師高丸等恐退奥州田村追攻入奥州大戰於神楽岡遂射殺高丸頭兩賊主夷賊悉平治於是田村建八幡宮於膽澤郡奉納弓矢又於達谷窟摸山州鞍馬寺建一寺安置多門天像歸京九間四面之精舎号西光寺寄附水田

冬十一月勅田村麻呂授從三位

依奥州平治之功也

二十一年春正月遣將軍田村麻呂於奥州造膽澤城

城

于時夷賊張本大墓公盤具公率種類五百餘
降官軍

夏六月幸神泉苑

帝幸神泉苑而宴于時從四位下藤原緒継彈
和琴帝召親王大臣詔曰彼緒継之父百川豈
得踐帝位雖知緒継年少爲臣下所怪而其父
元功除尚不忘宜拜参議以報宿恩即以緒継
拜参議

秋七月白鷺集于朝堂院百官抗表賀蝦夷之平
夷○將軍田村麿率東夷降將大墓公盤具公自
奥州歸京

帝與群臣相議將斬二虜時田村麿奏曰願執
二虜歸奥州而招其賊類公卿執論曰野性獸
心反覆無定放還奥地所謂養虎遺患不如誅
之乃斬二虜於河内國杜山

今歳廢相州足柄路開筥荷路

冨士山燒以峯石崩塞道也

癸未

二十二年春二月大僧都行賀寂

賀者姓上毛氏和州廣瀬郡人也十五出家二
十受具足戒二十五奉勅入唐留學三十一年
年　或七　学唯識法華両宗歸來之日勅東大寺明
一試賀之所学明一會賀難問宗義賀稱失答
一即罵曰費粮於両國何学殖虜浅如此賀大
愧垂涙于時朝廷議曰長途疲困何妨千里之
行大樹折枝豈忘百畝之蔭傳来經疏五百餘
巻其餘著法華經疏唯識僉議二十餘巻今歳

七十五歳

冬十一月朔旦冬至百官上表賀之帝詔大赦

百官詣闕表賀帝詔曰天地覆壽順時樹氣皇
王享育利物弘仁朕以寡昧詞登鴻基撫養万
類政道無治方思南薫惠澤未淳尚慙東戸比
有司奏稱老人星見又今年十一月朔旦冬至
百官表賀曰軒轅之年審晷呈祉陶唐之世亦
精表圖籍之天之所祐古今寧殊可久可長之
功不召而方至太平大同之化不言自成宜

憖難思施凱澤以答天情自延暦二十二年十
一月十五日昧爽以前徒罪以下無輕重悉皆
赦除犯八虐故殺強竊二盗私鑄錢常赦所不
免者不在赦限

藤原良房生

甲申

二十三年夏發遣唐使

藤原葛野麻呂為大使石川道益為副使菅原
清公為判官朝野鹿取為録事四人共有才学
時僧空海（傳見後年）與葛野麻呂同船僧最澄（傳見前後）
與清公同船與為求法入唐

秋八月大風

中院西樓倒京中廬舍悉破壞諸州蒙風害

乙酉

二十四年春天皇不豫

諸醫献薬然無験勅建寺於淡路國被慰早良
太子怨靈又令諸州修理國中諸寺建小倉納
正税二十束為國忌奉幣料以謝怨靈

○大地震大星隕○夏六月遣唐使葛野麻呂與
原清公歸朝　于時副使道
益於明州津卒釋最澄歸朝空海留唐不[illegible]

秋八月釋最澄獻經論佛像於朝

最澄入洛城便表上西土所得天台密宗諸教
文曰沙門最澄言竊以六爻探賾局生滅之
域百物正名未涉真如之境豈若隨他權教之
開三乘權路隨自實教之示一乘道場哉然則
妙法難傳流其道者聖帝圓教難説演其義者
天台伏惟陛下出震承圖登極膺運東夷之鄉
化歸德於先年北蕃之來朝賀正於毎歳於是
萬機之暇一乘惟懷冀得圓宗乘為大訓由斯

妙圓極教應聖代而流轉秘密真宗感皇緣而
格止最澄奉使求法遠踏靈蹤台嶺越艫舳寫
教迹所獲經論疏記二百三十餘部并五百巻
又金字法華金剛般若等經智者大師禪鎮白
角如意等隨表奉進不任誠懇戰慓之至奉表
以聞帝大悦勅曰大唐受法最澄闍梨傳來天
台諸典籍流布天下宜為七寺書寫七[illegible]
禁中上紙使和弘世寫之又詔道證守尊修圓
勤操慈蘊慈實等碩学於野寺天台院令[illegible]

新寫天台宗教文

秋九月勅使最澄於高雄修灌頂撰諸寺智行兼備者受灌頂三摩耶道證修圓勤操正能延秀廣圓等同預者八人野公岑守奉勅檢校法事是本朝密灌之始也

二十五年春三月天皇崩

時春秋七十在位都二十五年葬于山城國紀伊郡栢原山陵

人皇第五十一　平城天皇　諱日本根子天推國高彥桓武帝第一之皇子母皇后乙牟漏藤良繼之女也

大同元年夏五月始置觀察使於六道

爲參議從三位藤葛野麿於東海道參議從三位藤繩主於西海道參議四位下藤緒繼於山陰道參議正四位下皇大弟傅藤園人於山陽道從四位杉篠安人於北陸道從四位下吉備朝臣泉南海道之觀察使

秋八月僧空海歸朝

海世姓佐伯氏讃州多度郡人也父田公母阿刀氏夢梵僧入懷而有身在胎十二月寶龜五年生焉母思其夢小字曰貴物年十二外舅阿刀大足教儒書學文翰十八歲上大學雖讀儒典志在佛經偶逢沙門勤操受虛空藏求聞持法年二十剃髮受沙彌十戒研究三論海初名教海後改如空又改空海乃於佛前誓曰三乘十二部經我心有疑三世十方一切諸佛願垂加示我正法夢中有人告曰有大經卷名大毘盧遮那神變加持是眞秘要也寤後問此經所在者遂於和州高市郡久米道場得此經讀

卷看閱疑滯居多自茲志遠遊二十有二[illegible]遣唐使入唐時德宗貞元二十年也到長安[illegible]擇求明師遇青龍寺惠果阿闍梨不空三藏之高弟也[illegible]見而喜曰昔世尊以秘密眞言印付金剛薩埵薩埵傳龍猛菩薩展轉至三藏藏又付我汝有秘密大根器故我兩部大法秘密印信皆[illegible]汝宜以此金剛乘敎及三藏所付供養付囑本土傳布國中然則四海安泰万民豊樂是[illegible]報佛恩酬師德也空拜集二十餘輩[illegible]

剛頂等諸祕經空又逢二藏藏曰我少年入道經歷五天來遊于唐土亦欲泛海遊化東域雖不執我志已矣今與汝所譯華嚴六波羅蜜經及梵夾汝其持去通我夙志則出經夾付之海歸朝天皇大喜勅令流通傳來密乘

詔諸王及五位已上子孫十歳以上入大學分業受習

二年春正月遣使奉大唐錦幣於香椎宮○夏四月改近衛府於左近衛府改中衛府於右近衛府

○秋八月奉神寶及唐國信物於伊勢大神宮○

九月詔禁巫覡之徒

詔曰巫覡之徒好託禍福庶民之愚仰信妖言淫祀虧損淳風自今以後宜禁斷焉

冬十月伊豫内親王謀反發覺伏誅

親王者桓武帝第四之寵子也桓武帝崩稍權寵衰親王常欲昔日之寵權藤宗成察之潛勸不軌於親王親王應宗成之勸及謀右大臣藤原內麻呂知之達奏聞帝驚遣安倍兄雄巨勢野足及兵百四十人圍親王第執親王及其母夫人藤吉子於川原寺幽之於一室不通飲食親王母子與吞藥而死於是繫宗成流之以親王外舅大納言藤雄友配豫州其餘解官者多焉

三年夏五月衛門佐安倍眞侍醫出雲廣貞撰大同類聚方百卷獻之○大疫

詔曰朕以寡昧虚嗣寶基思治勵精施政而仁無被物誠未感通者天下饑饉繁疫薦相臻致夭折朕不德責及黎庶煩苛下貽人病此皆朕之過也非民何辜饑疫之諸國者今年[illegible]成免除國司親巡郷邑醫藥勞救兼令國分寺轉讀大乘一七箇日

秋九月大白晝見○冬十一月行大嘗會

四年春二月免藤原內麻呂著紫朝服○天皇不豫○夏四月天皇讓位於神野親王

在位都四年親王卽位奉太上天皇尊號前帝以太上皇之皇子高岳親王爲皇太子

○夏六月大旱○秋八月大風○九月[illegible]太上皇[illegible]上[illegible]

皇
朝覲之行幸自是始
冬十一月太上天皇遷平城宮
自九月令畿内諸國雇工及夫二千五百人以造之坂上田村麿藤冬嗣等為造宮使藤仲成司造營經營漸成於是上皇遷幸焉

本朝通紀前編巻之十四終

大納言正三位坂上大宿禰田村麻呂
奉　桓武聖主皇勅進發京師征奥域射殺
高丸張弩而伐誅悪路捕残賊勝軍地
蔵護官兵勝敵多崩加添力清水宏基創
洛東至今猶應明神徳
正一位田村大明神　近江甲賀郡土山ニ
文政十一年戊子　一千〇十八年
弘仁二年辛卯五月廿三日薨ス　春秋五十四
田村　天平宝字二年戊戌ニ生ル

庚寅

本朝通紀前編巻之十五

奥州會陽隱士　長井定宗　集編

起嵯峨天皇弘仁元年、盡淳和天皇天長十年、凡二十四年

人皇第五十二　**嵯峨天皇**　諱神野親王、桓武帝第二皇子、平城天皇同母弟也

弘仁元年　唐憲宗元和元年　春三月、始置藏人所、以巨勢野足・藤原冬嗣爲藏人頭。夏四月、自渤海國遣高南容朝貢。○秋九月、平城上皇謀反發覺、剃髮爲僧。天皇遣坂上田村麿（年五十三）誅其黨藤原仲成及其妹尚侍藥子。

初上皇在位之日、以仲成之妹藥子納宮。時藥子性奸佞巧求愛媚恩寵、上皇甚愛之、不知其奸。故言無大小無不聽容。百政衆勢悉出藥子之自由。威福之盛、重須四方。仲成亦憑妹恣權勢。天皇爲太子、能知其奸。藥子知衆惡之既已興、仲成相計、告上皇、造宮城於平城、託遷都之事、勸重祚、企潛遣使募畿内及紀州之兵。天皇大驚、勅坂上田村麻呂、將圖平城宮。上皇聞之、

辛卯

出平城、自川口道入東國。其諸司及宿衛之者、皆從焉。田村放兵守淀・山崎・宇治之諸路。右近衛佐吉豐繼射死仲成。上皇到于大和國添上郡、聞田村之兵遮道、不知所行、乃旋宮剃髮。藥子知既衆惡、遂呑藥自害。天皇勅捕餘類、流于處々。廢太子高岳親王、爲僧、立大伴親王爲太子（淳和帝也）。○仲成者、三位宇合之曾孫、贈太政大臣正一位種繼之長子也。性狼抗、溺酒色、放縱不憚人。彈及子女、事藥子專寵、假威益驕、王公

初仲成以良部太輔江人之女爲妻、其姨頗有色。仲成見之而悦之、以刀強姦之。其餘逆行不義、不顧人患、衆惡既已、遂被誅。

今歳始以有智子内親王、爲賀茂齋院。是置齋院之始也。内親王帝之皇女也。（傳見仁明帝紀）

二年　唐和十四年　夏五月（二十三日）、大納言正三位坂上大宿禰田村麻呂薨于粟田別業。田村麻呂、左京大夫苅田麻呂子、正四位大養

之孫也性勇畧身長五尺八寸胸厚一尺二寸目如蒼鷹鬚編金絲有重身則二百一斤欲輕則六十四斤隨心所欲怒目轉視則禽獸懼伏平居談笑老少馴親世人傳稱毗沙門化身来護我國今歳春秋五十四葬于山城國栗栖野

冬十一月奥州賊徒復起文屋綿丸奉勅對治賊徒

三年春二月幸神泉苑被催花宴

于時令文人賦詩賜綿有差花宴之節會始於此矣

夏四月詔禁僧入尼寺尼入僧寺

詔曰比来俗輩男女入僧尼院講聽說屢有犯忓外似勝同内汙淨業自今禁男入尼寺女赴僧寺

四年春正月藤原朝臣冬嗣建南都興福寺南圓堂

道師空海也建之祈藤氏榮

夏五月詔諭諸國吏

詔曰治國之要在於富民民有其蓄凶年是防故禹水九年人無飢色湯旱七歳民不失業今諸國之吏深乖委寄或差役失時妨廢農業無心撫字由此黎元失業飢饉自隨非緣災害民飢仍年々賑給倉廩殆盡儻有災害何以相濟不治之弊一至於此宜自今以後非有田業損害及疾疫等不得輙請賑給矣

○以從三位文室朝臣綿麿爲征位大將軍○夏

六月詔禁病疾者弃道路

詔曰酬労賢哲遺訓重生愛命貴賤無殊今天下之人各有僕隷平生之日既役其身病患之時即出路邊無有養致餓死此之爲弊不可勝言告天下早停止焉

冬夷賊復起小野石雄奉勅平夷賊

五年夏四月幸左近衛大將正四位藤原冬嗣之閑院館

天皇親染翰而賜御製詩群臣献詩此日以

嗣叙従三位、賜衣被於五位已上。

五月、賜源姓於皇子信・弘・常・明四人及皇女四人。

六月、詔万多親王及藤原園人等撰姓氏録。○

近江國稲四百束於僧最澄。

最澄久住比叡山、以學行共勅也。○世傳、最澄仕唐日祈八幡太神、立誓故詣宇佐八幡神宮、講法華、講竟、神託曰、不受法味久歴歳華、今聴徽言、何以報徳、我有法衣、願表嚫達、乃啓齋殿、推出紫衣二領、授澄。神官巫祝各相謂曰、我等未嘗見如斯之靈感也。其衣今尚在于叡峯。

冬十月、釋常騰卒。文化十年癸酉、一千年忌

騰者興福寺之僧也。發佛誓願、四十年之間、轉法華經十二万四千九百六十巻、兼復毎日誦般若心經一百巻、縦在造次無斷。今歳春秋七十四。註述多亡失、今僅有最勝王經疏十卷

乙未

六年春正月、渤海國使王孝廉来朝貢。

帝召孝廉於内裏、賜宴、授従三位。孝廉献詩祝壽。

夏四月、幸近江滋賀宮、路過崇福寺、大僧都永忠・護命法師等率衆僧奉迎於門外。天皇降輿升堂禮佛、更過梵釋寺、停輿賦詩。皇太弟及群臣奉和者衆。永忠手自煎茶奉御。縮御船泛湖、國司奏風俗歌舞、賜衣被於五位以上及史生郡司已上、以還幸。

秋七月、立橘嘉智子爲皇后、檀林皇后是也。

今歳免太宰府及諸國三箇年田租、以頻年穀不登、今年又自五月及九月霖雨、諸國多被其害。

丙申

七年夏六月、釋空海開紀州高野山。○秋七月、詔諸國史祈年於諸神。

勅、風雨不時、田園被害、此則國宰不恭祭禮之所致也。今聞、今茲青苗滋茂、宜致神道大致崇、總庶俾嘉穀盈畝、黎元殷富、宜佩戢之道、其官長等齋戒奉幣於名神、而禱風雨、莫致漏失。

丁酉

八年夏天下大旱。

九年春年饑公卿奏減封戸

公卿奏曰頃年之間水旱相續百姓農業損害不少伏望者臣下減封祿暫助國用年歳豊稔即復舊例許之

夏四月書改殿閣諸門額

北門額宸筆東面時能書橘逸勢南面及應天門空海之筆跡也○世傳空海書應天門額已掛之仰見之應字上點欠之海乃擲筆補之[illegible]聲不差手臣伏其妙

夏六月太法師玄賓寂

賓姓弓削氏内州人稟唯識於興福寺宜敎[illegible]惠沙門專僧官又常疾族人道鏡媚稱德帝[illegible]入伯州之山桓武帝有病遠詔山中乞冥助命難道乃入京上疾愈辭歸山平城帝詔[illegible]師賓又不得辭入都帝將以賓任僧正時賓聞僧官勅下潜遁去備中湯川寺今帝貴其志詔問不絶毎年贈布亦賜宸書曰上人晦跡[illegible]凝思練若春向覺花而獨坐夏蔭菩樹[illegible]持戒之光能耀昏暗讓念之力自濟黎庶比來炎暑禪居何如朕機務暇不忘寤寐地遠心迩白布一千束備法資願領之矣其爲法所尊信如斯今歳年八十餘

釋師練曰

王者者天下之至尊也沙門者天下之至貧也然龍腰者曲于恩矣至晝者居于賓以斯而言貴不必貴賤不必賤矣皆有道乎大哉道乎

秋九月大地震天變數現天皇詔奉幣帛於天照太神宮祈皆凶

詔曰受上天之命者其道貴於愛民惠皇王之位者其功先於濟物比者地震害及黎元吉凶由人妖不自作天方降茲災譴以警四方[illegible]天之災不遑寧處昔天平年中只有此變[illegible]大赦宇内凋傷前事不忘所監不遠弘仁八[illegible]以前租税未納者一切免之咎般一已今年[illegible]妖折則欲移其災非志所避乃宜奉幣帛於伊勢太神宮祈除疾疫

冬十一月改錢文曰富壽神寶○十二月右大臣

從二位藤原國人薨 號山科大臣

時歳六十三天皇甚痛惜遣使護喪事詔贈左大臣正一位

十年春二月勅以畿内富者所蓄頒恤貧民

公卿奏曰頃年歳不稔百姓飢饉倉廩空盡無物賑民臨飢臣等伏望令畿内實録富家之貯備救困窮之徒秋収之時返収之富者無失財之憂貧者有年命歡勅許之

夏大旱

帝勅祈雨於伊勢太神宮及丹生兩社是秋録雨亦祈晴於兩社

十一年春正月詔感賞藤原氏累世勳功准周公蕭何例賜封戸

詔曰周嘉公旦祚流七彌漢禮蕭何一門十侯藤氏先祖逐烏雀於朝庭舒鷹鸇之將翼褒賞封戸歴代不絶賜一万五千戸云云

二月所配遠江駿河兩國之新羅人謀反逃國兵追擊夷之

所配兩國之新羅人七百餘人謀反殺人民燒屋舍兩國發兵擊之不能勝新羅人盜伊豆國穀乘船入海發相摸武藏等七國兵勠力追擊夷之

頁四月大納言藤原冬嗣奉勅撰弘仁格式

至于書成冬嗣作序奏之曰蓋聞律以懲肅爲宗令以勸誡爲本格則量時立制式則補闕拾遺四者相須足以垂範譬猶寒暑迭以成歳昏旦迭而育物有沿有革或輕或重運治國之權衡信馭民之轡策者也古者世質時素法令未彰無爲而治不肅而化暨于推古天皇十二年上宮太子親作憲法十七條國家制法自茲始焉降至天智天皇元年制令廿二卷世人所謂近江朝庭之令也爰逮文武天皇大寶元年贈太政大臣藤原朝臣不比等奉勅撰律六卷令十一卷養老二年復同大臣不比等奉勅撰律令各爲十卷今行世律令是也故去天平勝寶九年五月廿日勅書偁頃年選人依格結

人人高位不便仕官自今以後宜依新令去養老年中朕外祖故太政大臣奉勅刊修律令宜仰所司早令施行先帝德侔燾載明齊照臨四海有截八紘無事然而疑情政體騁想治術以爲律令是爲從政之本格式乃爲守職之要方今雖律令頻經刊脩而格式未加編緝暫之政道尚有所闕乃詔贈從一位右大臣内麻呂故參議從三位菅根朝臣眞道等始令撰定草創未成遭時遏密寢而不爲天朝以聖承聖道明

繼明敷景化於寰中暢仁風於海外然而範朱緒之未遑切堂構於宸襟爰降綸言尋令備撰云云

冬十一月詔復公卿之職封於旧例

詔曰其弘仁八九年之間水旱不登府庫捎耗因公卿詳議暫割五位已上封禄四分一以均公用如今五穀頗熟支用可均宜封等數復之旧例

辛丑

十二年夏六月勅使釋最澄築叡山戒壇○右大臣藤原冬嗣造勸學院

于是置藤氏宗族之年若人者爲学問

壬寅

十三年夏六月傳燈大法師最澄寂 傳教大師是也

臨終曰吾生平口無麁言手不笞罰門弟子等各乞則之亦作遺誡六編勸警門弟生平所著書有註法華經十二卷註金光明經五卷註仁王經註無量義經各三卷天台靈應集守護國界章惣持章各十卷法華輔照付法縁起長講願文三卷照權實鏡决權實論依憑集内證佛

法相承血脉六十部法華銘各一卷也義眞圓澄光定圓仁等神足之徒二十餘輩最之門弟也天皇聞最之寂使右大臣冬繼弔其死製哭澄詩六韻降山一時公卿才子和宸韻送山峙歳五十六

癸卯

十四年春正月賜東寺於空海于西寺於釋守敏

○春二月天皇幸賀茂齋院

時皇女有智子内親王賦山莊之詩叡享事見仁明帝承和十四年

春三月割越前國置加賀國

先是有司奏曰越前國部内闊遠民人愁苦頗割江沼加賀之二郡爲加賀國許焉

○京師飢出穀倉院穀賑給○夏四月天皇讓位於太子大伴親王

帝詔右大臣冬嗣曰朕思傳位于皇太弟每令將果宿心冬嗣言曰聖知聖今陛下以万機付託聖人天下幸甚但此年之間豊稔不從若下帝奉二太上天皇從天下難堪臣願暫待年後

然後傳位不晩帝曰朕心素定又推賢讓位爲天下賢君臨致何憂年之未從遂禪位於皇太子於是太子即位稱平城帝爲前太上天皇奉嵯峨天皇于太上天皇尊號

秋九月嵯峨太上皇幸嵯峨庄

先是中納言藤三守奏可幸行狀天皇即勅有司設御輿及伏衛上皇辞而不受天皇再三苦請上皇固辞遂無前駈兵杖騎馬幸焉

人皇第五十三　淳和天皇

諱日李子更名大伴親王桓武帝第三皇子母皇太后旅子藤百川公女

天長元年春三月大旱

世傳天皇勅海於神泉苑修請雨經法時守敏法師奏曰守敏法驗邁于海寔先蒙詔可修雩法天皇容此奏乃詔敏敏以七日爲期至期日陰雲厚布都下暗如夜雷鳴雨灑京師大奇感勅見雨之所降只東西京而已亦詔海適七日不雨海入三摩提見之守敏呪諸龍入瓶之内海奏延二日告諸徒曰池中有龍號善女阿耨達池龍王之族也此龍觀形必得悉地時龍

乘長九尺許之蛇頭現其身金色長八寸許來子眞雅實慧眞曉眞然等七人得見餘不能觀海奏此事天皇使和眞綱以幣物供神龍海獻修雩法到散日俄雲覆震雷天下大雨三日天下大忭躍天皇勅賞海之効驗

冬十月以最澄門弟義眞爲延曆寺座主

天台座主自是始焉

十一月行大嘗會○十二月前太上天皇御神泉苑

浦島子

維音棄我鉤大龜忽爲婦入蓬萊迎銀臺金闕裏仙樂彩雲紫霞辭玉宅還島三年三百歳歸鄉一日一秋時悵然出歩誤開寶篋紛奇烟變老衰

文政十年丁亥閏六月 金山堂傳郎書

上皇爲遊獵御神泉苑放鷹擊水鳥天皇遣使獻條馬四疋鷹鶴四聯嗅鳥犬及種々翫物

乙巳

二年秋八月召大學諸生於紫宸殿論議經史

自是永爲恒例時從五位下伊豫掾連真貞論辨超諸生天皇有勅補侍從其餘賜物有差

冬十一月行太上天皇之四十賀○改高尾神護寺號神護國祚真言寺賜空海

今歲丹波浦嶋子自蓬萊山歸于丹波古鄉

逗嶋三百餘年今歲飯國帝二十二年（傳及事見雄略）○或傳嶋子到蓬萊宮銀臺金闕仙樂隨風四季白如春日煙霞澹蕩群鳥和鳴花樹競開居之三年告婦曰歸故鄉訪親舊而再將歸來婦曰此別列仙國去難再來縱歸故鄉定非往日[illegible]子嶋子強催婦婦不得止與一筥曰慎莫開[illegible]筥養不開者再相逢嶋子到於本鄉林園零落親舊悉亡逢人問之曰昔聞浦嶋子化仙而去嶋子悵然如失步心中大怵開筥見之於是忽變衰老皓白之人不去而死

丙午

三年春三月寄附嵯峨上皇宸筆法華經於西寺

○秋七月左太臣正二位藤原冬嗣薨

時歲五十二號閑院大太臣天皇甚悼哀勅贈正一位

冬十一月弘法奏建東寺塔

丁未

四年夏五月東宮學士滋野貞主奉詔撰經國集二十卷

撰集自慶雲四年至今歲詩人所作之詩作者百七十八人賦十七首詩九百十七首序五十一首對策三十八首分爲兩軼編成二十卷名曰經國集

六月中納言良岑朝臣安世奉書請補文章生及得業生從舊例勅許之

初天平二年文章博士腹赤奏書簡文章生[illegible]才德不拘貴賤尊鄙其後弘仁十一年依太政官奏大略撰之取三品以上之子孫及良家之子弟不選凡流安世觀雖俊士而才鄙族之子弟不得其撰有妨與道奉書曰夫大學尚才[illegible]

屋養賢之地也天下之俊彧來海內之英華濟濟之徒元莘鄉相之子揚雄之輩出自寒素之門寔才未必貴貴猶未必高才且夫王者之用人唯才是貴朝爲廝養夕登公卿況區也主徒何拘門資竊恐悠悠擒進因此廢絶聖秀才生徒盡選文章生依天平格天皇可之許焉

戊申

今歳秋連日地震天變數現

五年春三月筑前孝子難波部安良賣授位勵孝

田

安良賣在於家之時善事父母父母歿後常住拜塚朝夕盡哀年十六適于宗像郡大領宗像朝臣秋足秋足辭死遠逃聘之誓死遂志其整烈皆可嘉矣竟達天朝天皇下詔叙位二級免戶田租［孝子傳］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蓋惟忠而已哉百行咸可移矣故謂女之孝於父母而不得事其夫者未之有也斯女孝誠移之於夫寧其誓死遂志也於是又謂人家若欲娶婦擇其性行要當先問女之孝否何如而後及他庶乎寡悔

夏五月京師大水

己酉

六年春大疫○夏五月大納言安世作水車

安世奏曰宜作耕種之利以水田爲本水田之難在旱損傳聞唐國之風堰渠不便之處多作水車無水之地以斯不失其利本朝民素無此備動苦焦損置下仰民間作備件器以爲農業之資勅許之仰天下作水車

庚戌

七年春正月羽州大地震

今月三日辰時大地震動如雷霆城郭官舍悉顚倒城內城外擊死者十五人支體折損之類丁百餘人地之割甚多木河涸盡細流變大河矣

秋七月大納言正三位良峯安世薨

安世者桓武天皇之子也能筆翰文才殊勝令年壽四十六天皇甚悼其薨勅贈從二位

辛亥

八年冬十二月滋野朝臣貞主奉勅撰秘府畧

秘府略一千巻

貞生奉勅與諸儒撰集古今文書以類相從凡
一千卷名秘府略
九年春正月詔天下轉讀經七日
詔曰今歲秋稼不稔諸國告飢今茲人物未折
加之以往之大疫民或災所宜令五畿内七道
諸國一十七箇日轉讀經轉禍爲福
夏四月行幸紫野
先是建一院於紫野帝數幸此院有御遊今月
亦行幸皇宅司獻物天皇宴興命文人賦詩因

雲林院

亦製詩賜祿於文人有差擇院名以爲雲林院
秋八月大雨畿内大水
十年春正月清原夏野奉勅撰令義解○天皇幸
西院
爲讓位於太子
春二月天皇讓位於太弟正良親王
天皇時壽五十二在位九十年
○立上皇皇子恒貞親王爲皇太子　冬十一月
[illegible]

敬

六十六人
本朝三筆贊
嵯峨天皇
聖智賢明神野王工書妙墨美文章多才
博識天然亂爲我　朝三筆　聖皇
弘法大師
唐人呼五筆和尚書石書空書水浪至妙墨
痕永不消應天門額尊無上
橘逸勢
公同空海企覲光橘秀才名鳴大唐惜扶野心
本朝通紀前編卷之十五畢

孝女妙冲尼
逸勢之女

所流罪章因孝女表心喪
小野道風　野跡　同三蹟
光出自篁野相公文章書藝我良工承恩數
上紫宸殿草聖千年仰道風
參議佐理　佐跡
六書八體自家珍傳慣義之筆法斬任羅鎭
西歸路因墨痕額字妙通神
大納言行成　權跡
稱艸聖今流筆賢擇毫落紙若雲煙古来
和漢人尤少墨妙通神玄又玄
文政十年丁亥四月　六十一翁　[illegible]　撰

本朝通紀前編巻之十六

奥州會陽隠士　長井定宗集編

起仁明天皇承和元年
盡仁明天皇嘉祥三年　凡十七年

人皇第五十四　仁明天皇　諱正良嵯峨帝第二子母太后橘嘉智子贈太政大臣清友之女也

承和元年　唐文宗太和八年　春正月七日帝幸豊樂殿始被行白馬節會〇天皇朝覲後太上天皇於淳和院

遂至淳和院上皇迎各於庭中拜舞乃共昇殿

賜酒於群臣

〇慶雲見筑前群臣賀帝謙不受其賀

群臣上表賀之帝曰禎符之應不肯虚行雲覲彼臻必貫德所以唐堯上全猶譲而不□先中奥固拒而鮮記朕丕承宝暦感来動物而今慶雲者見公卿表以賀朕之菲薄何以當之論不云乎百姓寧輯風雨調和此亦瑞也然則安危在人事吉凶繫於政術或休祥未能成其義王道欽明咎徴不能致于茲以此談之栄勸為可冀也日慎一日雖休勿休賀瑞之事閑而

不聽

秋八月大風抜樹〇久子内親王三品入野々宮

為可備伊勢齋宮槻抜于鴨川始入野宮

〇春二月大僧都空海寂高野山

時年六十二　俗姓佐伯讃岐人也　或傳海周工書畫能以五筆書一時或書水上墨不乱壊書木石墨徹石中墨痕永不消世傳宮泰新皇大内南門諸額又書應天門額已掛之仰見之應字上點忽海乃擲筆補之毫無差那上拜伏其敎平生所

撰者之書亦多自宋所傳来佛舎利八十粒夾三経疏二百十六部諸曼荼羅寶器道具不遑記

〇夏六月帝御紫宸殿使菅原清公讀後漢書〇冬十二月見慶雲

〇三年春正月帝幸神泉苑放隼執水禽

帝常好遊猟或幸河内或幸於川

春二月召遣唐使藤常嗣小野篁賜絹布若干

夏四月賜餞於常嗣篁等

命五位已上賦賜餞入唐之題帝嗣上壽于特
附唐使賜往歳銜本朝命入唐之使并留学等
在彼身歿者八人位記藤清河、安倍仲満、石川
上道益、紀馬主、丹[illegible]諸
影祀三濱、擲守宿祢
明田口年冨等也

夏五月大風抜樹倒民家。冬十二月賜戸田於
房州孝子
安房郡人伴直家主立性粛黙常守孝道父母
役後口絶滋味遠廟設像四時供養事死如生
経年不解倦於是帝勅叙三階終身免戸田租

旌孝行於門閭
四年春二月奥州始置弩師
陸奥國言曰鋤戦者吏戦之利器弓弩者致遠
之勁機故知五兵更用發一不可況復弓馬戦
闘夷獠之生習平民之十不能放其一然至于
弩戦雖有万方之横賊不得對一弩之飛鏃
即戚伏之至者也須置弩師欲習射[illegible]
夏野正五位[illegible]
春三月彗星見東南。遣唐使発船。冬十月右
大臣清原夏野薨

之第五子也事嵯峨淳和仁明之三帝至右大
臣兼行左近衛大将今歳三月上表請辭衛
職曰夫兼二者永難具存量力処一者得能全
臣文武専業武非折衝帝二官恭奉三主剛柔
遞生歳月稍深夫近衛者帝王之爪牙國家之
干城守備不虞義在禦侮夙夜察監老臣難仕
者也所以去歳憂疊欸乞脱斯任陛下特降遲
恩逾錫寵命然頽齢行邁眼眵臘霜華鬢
鳳鬢而耳聵聽之智循非先聡侍衛之勤亦異

昔力夫疲驂異路夕鳥懐帰況臣老腰帯鉄
項安趨弱手撫弓無力弛張換已三省無其一
伏乞棄免[illegible]之任而避鋭兵於賢将専守寄
[illegible]之職餌醫藥于公隙帝不聴今月病薨時年
五十六
五年夏六月帝御清涼殿令眞道宿祢廣公読群
書治要。秋八月釋奠文宣王帝御紫宸殿講尚
書
時帝召太学博士学生等十一人遍令論難因

邪謙尚書之義賜禄有差

○大風倒民家○冬十月彗星見東南○冬十二月小野篁被謫隠州

初篁本越常嗣以為副使不快時令歳三月發船所駕常嗣之第一之船逢風破於是以篁之所乗之以第二舶改為第一常嗣駕之篁怨對稱病歸洛作西道謡以刺常嗣也其詞中有輕上之意嵯峨太上皇覧之大怒配流

六年春正月彗星見坤方○夏四月大旱祈諸社諸寺雩

以自春迄今不雨

○秋九月常嗣歸朝

帝御紫宸殿藤三守奏大唐勅書帝召大使常嗣常嗣昇自東階謁見帝誉遠渉危難之労賜物也常嗣中納言正三位葛野麻呂第七子也少遊大学渉獵史漢諳誦文選好属文能隷書立性明幹威儀可称弘仁十一年初任右京少進從々進叙正四位下兼太宰権帥去歳奉修聘持節使入大唐今月歸京初葛野麿桓武帝之勅為遣唐大使父子相襲預専對之選唯一門而已人皆稱羨之

七年春二月赦小野篁徴京師○詔諸州勸農業

詔曰國家隆泰要在富民倉廩充實良由有年農為道宣不鼎欲去年冬旱作災嘉穀彫萎百姓阻飢國用闕乏雖災異之臻則是天道而庶民之愚恐有倦惰方今青陽入序假敷南畝勸課之事適在此時宜以農事随時催勸莫致懈怠

○淳和太上天皇崩遺教薄葬

臨崩遺言皇太子曰予素不尚華飾況擾耗人物乎斂葬之具一切從薄朝例凶具固辭奉還葬畢釋縗莫煩國人葬者藏也欲人不覩送葬之辰宜用夜漏追福之事同須倹約又國忌者雖義在追遠而絆若有司又歳竟分綵荷前論之甚明有煩無益並須停必達朝家夫人子道遵教為先奉以行之不得違失重命曰

聞人沒精魂歸天而空存冢墓鬼物憑焉終乃爲祟長貽後累今宜碎骨爲粉散之山中時中納言藤吉野奏曰昔宇治稚彥皇子者我朝之賢明也此皇子遺教自使散骨後世效之然是親王事而非帝王之迹我國自上古不起山陵所未聞也山陵猶宗廟也縱無宗廟者臣子何処仰於是更命曰予氣力綿惙不能論決卿等奏聞嵯峨聖皇遂崩時春秋五十九

夏五月葬太上皇於山州乙訓郡物集村

任遺詔以骨碎粉散大原野西山嶺上

夏六月小野篁入京披黃衣以拜謝○右大臣藤原三守薨

三守者阿波守真作之第五之子三位巨勢麻呂之孫也性温恭兼明決斷仕平城嵯峨淳和仁明四帝官至於右大臣三守嘗好学業故以官稲之奇贏募買勝地經營一屋號曰綜藝智院其中悉藏九経九流三玄三史七略七代文書使衆人渉猟故家貧好学之徒入之

得成業者多矣今歲齡五十六

秋八月令五畿七道諸國與諒闇之間停釋奠祭

八年春正月河州孝子免戶內租

右京人衣縫造金繼女居住河州志紀郡年十二歲失父泣血過人服闋之後母許嫁女竊出住於父墓旦夕哀慟毋不復謂嫁事賣雜才作粟賀河借橋惣十五年毋年八十死哀悲不絕常守墳墓深信佛法焚香送終勅叙三階終身免戶內租

○秋九月朔京師洪水

漂流百姓戶舍洛中之橋梁及山崎橋盡落流

○以小野篁復本爵

下詔曰篁雖期奉國猶悔失晨朕顧惟旧且愛文才降優貴復本爵

冬十二月彗星見西方○今年左大臣緒嗣奉勅撰日本後紀四十卷

九年秋七月嵯峨太上天皇崩

時春秋五十七遺詔薄葬

承和九年壬戌
阿保親王
恒貞[illegible]
嘉祥二年
出家年廿三
仁和元年乙巳
九月廿日薨年
六十一有二子

○廢太子恒貞之位以道康親王爲皇太子
太子者淳和帝子（天長二年乙巳立）天皇從弟也天皇即位之始立爲東宮而後與帝相不睦於是東宮帯刀伴健岑但馬守橘逸勢等隱謀廢立乘上皇之崩謀反時阿保親王先知之告檀林皇后太后乃使良房奏之天皇怒遣官兵捕健岑逸勢等配流之（健岑隱岐逸勢豆州）其黨大納言藤[illegible]中納言藤吉野参議文室秋津等放逐京師廢東宮位以帝之皇子道康（文德帝也）爲皇太子

十年秋七月停嵯峨太上皇之周忌齋
先是有司奏曰周忌齋日有七月十五日壬寅伏按明年至行凶事三官本命日宜且忌避不況於太皇太后及聖上御本命乎伏請齋會之期取十四日辛丑也時源信源弘等奏[illegible]皇之遺詔曰勿拘俗事然則何須拘[illegible]良房今諸卿議之奏曰本命之日不[illegible]事上古之蹤非無所據遺詔勿拘俗事蓋[illegible]鄕曲忌碎事非指朝家行來舊章仍停壬寅[illegible]

【諫諍録曰】凶日不行吉禮蓋或有之如憂殷以子卯日凶而舉樂者譏之之類是也未聞[illegible]廢凶禮也大抵拘於禁忌乃明主之所不取也漢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明帝聞而怪之曰民廢農桑遠来詣闕而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既有蠲之則其他多不拘者可知今每値主上及太臣之命辰忌行凶[illegible]何爲其拘拘乎況因後生禁忌之事而輙移[illegible]帝祥忌之日尤非奉先思孝之道亦似[illegible]

義所謂忌日不用非不祥之意抑此[illegible]一旦出於官官宮妾之私言而非歷代[illegible]之舊章源信及弘之言蓋固當矣良房以爲是朝家傳來之良規而非鄕曲所忌之細事[illegible]見昇陋可以知矣

今月左大臣藤原緒嗣薨
緒嗣贈太政大臣百川之長子也任于桓武平城嵯峨淳和仁明之五帝緒嗣素好學暁達政術國之利害知無不奏然有両人説一事雖其

一人先所談是讖語也信先談不容後談有此
偏執為人所判今歳春秋七十
秋九月帝詔遣兵於對馬守邊境
自對馬奏曰從去正月中旬迄今月六日當新
羅國邊有鼓音頃耳聽之毎日三響帝俟已時
其声發動加以至于黄昏火影見矣於是勅遣
筑紫之兵對馬守不虞
冬十二月文屋宮田麿謀叛棄竄謫豆州〇元興
寺守印寂

甲子
印姓土師氏和泉之人也為勝虞大僧都之門
徒也性骨聰敏心神精明一二經耳者諳而不忘
暫觸目者記不漏精練法相兼悟倶舍論議
之座相故者称六根之中鼻根最奇守印他去
間有人入其房帰來問之曰向來何人入吾去
又見童子去汝食其飯驗之知實焉鼻之通聞
皆此類也今歳寂時年六十一
十一年夏五月甲州孝女免田租
甲州山梨郡伴直富成女年十五嫁郷人三十

直平麿生一男一女承和四年夫死也婦守誥
不改恒事脊食敬于靈床宛如存日勅終身免
戸田租標門閭以旌節行
秋九月藤貞主卒
貞主者従五位上國主之子也弘仁三年叙従
五位下頻経内外官叙四位任近江權守貞主
性温慧渉政幹濟毎好酒雖務積累不屈倦飲
酒之興不曽休酔後彌明剖断如流故吏民不
敢懐之今歳壽七十

乙丑
十二年春正月賜御衣於長壽濱主
濱主伶人也特齢一百三十自作和風長壽樂
於龍尾道上舞之觀者為群初謂鮐背之老不
能起居及于舞袖赴曲宛如少年觀者大驚臨
濱主上表請舞長壽樂於是帝召濱主於清涼
殿令舞之俯仰起居如少壯帝大賞歎賜御衣
一襲
〇今歳菅丞相生
字道真文章博士是善之子也事跡往々見後年

羅山曰

或人曰菅原院者参議是善之宅也昔日其宅南庭有童兒齡五六歳許容止閑雅體貌奇偉是善問曰汝是何家之子矣自來遊耶童兒答曰我無居處又無父母欲以相公為親也是善知其匪直也人而許之養之勤学研覃天才日新是即菅亟相也世俗有北野天神縁起皆如或人所説蓋出自巫祝浮屠之口者也以此人為累世儒宗故恠其所生以誣之為神佛之依托而已

十三年秋八月正三位藤原朝臣吉野薨

吉野者正三位兵部卿綱継之男也自少遊学手不釋巻性寛大能容衆見賢思齊教誨柔和子弟雖視過失未嘗白眼仕至中納言授正三位二親在堂定省无虧一日家有鮮肉父綱継遣人索之會吉野朝謁未歸庖人斷而不分他日吉野聞之泣責庖人終身不復肉食令歳壽六十一【孝子傳曰】呉郡陸襄之不見切肉江陵姚子篤之不食灸肉豫章熊康之不飲酒並皆[illegible]其父之死也情當然矣而其所忌各止於其一品今綱継未卒事亦不類吉野之絶肉食何其已甚乎曰史過稱歟所謂載事之辞容有重称而過其實者不見矣黄門何常哭素以在其職第彼一肉蓋有不欲敢之之意而已宜勿以辞害意然至於其終身無之忘焉則又與夫陳徐孝克長不忍食粳米非異日之談豈不難乎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其此之謂歟

十四年夏六月大風抜樹倒民家○散位正四位

下紀朝臣名虎卒

【羅浮子曰】俗說惟喬文徳帝之長子惟仁争位賭勝負特名虎與善雄角力相撲名虎負而惟仁即位清和帝是也然今年清和未生経四年嘉祥三年清和帝生也何有名虎之相撲乎其偽可知

秋九月僧圓仁帰朝

弟子二人唐人三十二人同至自唐

○二品有智子内親王薨

親王者嵯峨帝之皇子王氏所誕生也頗瀬渉

傳史漢兼善詩文元為賀茂齋院弘仁十四年
春二月帝幸齋院花宴俾文人賦春日山莊詩
各探勒韻公主探得塘光行蒼則瀝筆曰寂々
幽莊迷樹裏仙輿一降一池塘棲林孤鳥識春
澤隱澗寒花見日光泉聲近報新鶯響山色高
晴舊雨行從此更知恩顧渥生涯何以答穹蒼
親王時十七帝歎之書懐賜公主曰忝以文章
著國家莫將榮觀貿煙霞即今永抱幽貞意無
事終須遣歲花使公主授三品尋賜召文人料

封百戸天長十年叙二品親王姓貞潔居菴莪
西莊薨時春秋四十一遺言薄葬兼不受葬使
（列女傳曰）吁有智子希世淑女幼弱善詩貞潔
馳譽花蘂夫人是其殆庶〇又曰公主如其薄
葬者險陋也凡葬祭皆尊卑有分過不及皆不
禮也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有無

嘉祥元年夏六月右大臣藤良房上表請減食封
詔許焉

良房上表曰臣聞有非常之功受非常之福

過以頑魯深沐聖恩官已崇而又重位已極而
更加顧此盈滿之咎不寒自慄伏願天聽不遠
皇鑒照微殊降福謙之恩許還封戸之半然則
覃載必減沉舟乍濟至盈而猶挹歌咢更正帝
不許良房連上表請之帝不得止許之

今月改元為嘉祥元年赦天下之罪人

去月大宰府獻白龜群臣抗表賀白龜瑞於是
帝詔曰近大宰府獻白亀公卿上表曰孝経援
神契曰王者德澤洽則神亀來孝道行則地亀

出熊氏瑞應圖云王者不偏不黨尊用耆老不
失故舊德澤流洽則靈亀出後魏書曰兗州獻
白亀王者不私人以官尊耆任舊無偏無黨之
瑞依據圖牒實合大瑞朕何以副上玄之神貺
應幽贊之冥符故抑而不宜勅斷慶賀因稱靈
應皇天意唯欲愛人介福之臻豈獨在予與天
下惟新其改承和爲嘉祥元年自今日昧爽以
前大辟以下之罪無輕重咸皆赦除但犯八虐
故殺謀殺強竊二盗常赦所不免之者不在赦

例

冬十月詔讃州三野郡人從四位上丸部臣明麻呂叙爵三階免戸内田租

明麻呂戸主外從八位上巳西成之男也齢十八入郡從官遂效労績被任當郡大領然讓其職於父而已則執子道敬事二親厥後巳西成老而致事與明麻呂異居相去数里明麻呂朝暮定省無虚日久而不倦郡人皆高其義因言曾子不可獨賢帝詔叙爵三階終身免戸内

田租〔孝子傳曰〕豊嶋入京師仕有功得官[illegible]文[illegible]以其孝[illegible]定省[illegible]人比之[illegible]

[illegible]公

二年夏四月渤海使王孝廉等来朝献方物〔[illegible]〕

十一月太皇太后以錢五十萬賑給京中貧民

十二月天皇避正殿[illegible]罪人

[illegible]

龍田明神託

三嶋明神託宣

人群臣欣悦倶呼万歳

庚午

三年春正月朝覲天皇太后於冷泉院

時太后語於帝曰吾處深宮之中未嘗見帝御輦之儀今日還幸階下登輿使我得見帝再三固辭遂不許帝問之於源常藤良房咸曰如大后命而可於是帝乃登殿至御簾前北面而跪于時寄鳳輦於殿階帝下殿御輦而出左右觀者攬涙僉曰天子之尊北面而跪地聞孝敬之道自天子達庶人誠哉【孝子傳曰】雖天子必有

尊也者父母之謂也以其尊卑己自有一定不可易之序也猶天之於地君之於臣義皆一也故舜雖摂帝位而不降禮於瞽瞍孟子所謂尊之至者可見我龍田明神託言曰人之両親即是内宮外宮之神明也汝等不善事之而祈求於外乎三嶋明神亦誨人家不論貴賤必有内外両宮之神在若能事之崇敬莫所不盡則天神地祇日夜降臨其家盖皆使人知父母之[illegible]宜與伊勢皇太神君相準擬焉宜哉天皇之不

[illegible]御輦於冷泉院之階

○[illegible]流星者經天落東其大如月○春三月帝崩于清涼殿

時春秋四十一葬山城國紀伊郡深草山陵帝姓聰明寛躭經史講論不倦能練漢音辨其清濁柱下漆園之説群書治要之流百家莫不通覧兼愛文藻善書学並工弓射屡御射塲留意於醫術盡諳方經在位十七年【羅浮子曰】續日本後紀曰嘉祥三年三月帝崩遺制薄葬綾羅

錦繡之類並以帛布代之皷吹方相之儀悉從停止云云按延喜十四年三善清行意見封事曰仁明帝即位尤好奢靡雕文刻鏤錦繡綺組傷農事害女功者朝制夕改日變月改後房内寢之飾飲宴謌楽之儲麗靡煥爛冠絶古今府帑由是空虚賦歛為之滋起於是天下之費二分而一云云善相公所言與仁明帝遺詔薄葬不同盖本紀之所褒有大過乎相公豈妄言乎

本朝通紀前編卷之十六畢

本朝通紀前編巻之十七

奥州會陽隠士　長井定宗纂集

起文德天皇嘉祥三年四月盡文德天皇天安二年　凡九年

人皇第五十五　**文德天皇**　諱道康仁明帝元子母皇太后順子五條后藤原左大臣冬嗣女也

嘉祥三年　唐宣宗大中五年　**夏四月天皇即位〇二品葛井親王薨**

親王桓武帝第十二子也母大納言贈正二位坂上田村麻呂之女也頗善射藝有外祖田村

麻呂之遺風初嵯峨帝御豊樂殿以觀射禮畢後勅諸親王及群臣各以次射親王時年十一帝戲語之曰雖少弱當執弓矢親王應詔而起再發再中時田村麻呂亦侍坐嘉躍不能自已即起座抱親王而舞進曰臣嘗將數十萬之衆征討東夷實頼天威所向無敵自謂勇略兵術多所不究然今親王年在齠齔武伎如此愚臣非所能及親王性耽愛聲樂殊善絲管晩年好酒志在謳樂耽酔忌寢遂薨時歳五十一

檀林皇后

曾無雜樹栴檀林師子吼時發大音雲外輕煙
知是火明三業一徴祥心

皇后御歌

もろこしの山のあなたにたつ雲はここにたく火の
けふりなりけり　皇后

鄧皇后。後漢大傅高密侯鄧禹孫也。父鄧訓。兄鄧騭。后為性孝友。好答傳。選入宮為貴人。常克己以下人。后孝和帝皇后也。帝崩後太后臨朝摂政。

建光元年辛酉崩。孝安帝始親政。年改元建光元年。日本十二代景行五十一年辛酉。至文化十一年甲戌一千六百九十四年。

嘉祥三年庚午五月也。至文化十一年甲戌九百六十五年矣。

夏五月大風折木雉州○嵯峨太皇大后薨

大后者仁明帝之母也為人寛和風容絶異手過於膝髪委於地嵯峨帝初為親王納后寵遇日隆帝登祚拜為夫人弘仁六年立為皇后后每信佛理建一仁祠名檀林寺遣比丘尼持律者入住寺家自是以后號檀林皇后后亦與右大臣氏公議開学舎名學官院勸諸子弟誦習經書時人以比漢鄧后今歳仁明帝不預后甚憂之遂剃髪為尼求冥救也天皇崩後悲慙相尋而薨時年六十五

逸勢 外記分 八所御霊 橘大夫逸勢 恒貞之子依謀叛被配

追贈流人橘朝臣逸勢正五位下

逸勢者右中辨従四位下入居之子也為性寛容不拘細節尤妙隷書延暦之季随聘唐使入唐唐人呼為橘秀才歸来之日歴事數官以年老羸病静居不仕承和九年有罪配流豆州時有一女子至父之赴配所悲泣歩従官兵吏之令止女不聽晝止夜行遂得不與父相離逸勢行到遠州坂築驛病終于逆旅女欒娩

孝女妙沖尼

盡哀便葬驛下廬墓前日夜不去乃落髪為尼自名妙沖為父善念晩夜苦至行旅過者為之流涕此月有詔追贈使帰葬屍於京士妙沖自負柩還京一時稱為孝女

孝子傳曰易以内健外順為君子之道以内柔外健為小人之道妙沖身居柔順之德反有剛健之德知君子之道乎非乎如何是妙沖剛健之德曰行其志也威武不能屈患難不能移暴戻不能乱至如千里遺従之勞十年羈旅之窮與夫廬墓負柩豈皆弱骨纖形之所能任哉妙沖處之裕如其剛健可知矣不亦希世之資勝夫世男子不無外剛健而内大柔者此是男中之少女子而妙沖乃女中之大丈夫歟

夏六月美作國獻白亀○雹大如鴨卵○石見國甘露降

諸卿上表曰謹案禮含文嘉云内外之制各得其宜則山澤出靈亀瑞應圖云王者和気茂則甘露降艸木食之令人壽方今聖人踐祚禎符

惟新合至治於本朝之治同平德於帝堯之德
不往於扶羅之至讒詣闕庭陳賀奮議不受賀

冬十一月以惟仁親王爲皇太子

按或曰清和實録云今歳三月惟仁誕生誕育僅九箇月而為太子當此時第一皇子惟喬既四歳皇位固其所也然惟喬猶不為太子使惟仁為太子享嗣國者何乎曰惟仁忝履后所産而為攝政良房之外孫以故惟喬雖年長威權不如惟仁縱使天皇欲以惟喬

為太子惟喬亦望其位豈克得及乎然釋師鍊謂二皇子爭儲位帝令鬭藝勝者得位乃賭競馬相撲時惟喬有右兵衛督那都羅惟仁有少將善雄祈都羅身體贊力共過善雄於是惟仁乞僧恵亮祈之善雄得勝惟仁即位清和天皇是也行長之記亦謂此事相供難信以角力競焉可定皇嗣帝蓋初以惟喬為太子乎以惟喬不為皇嗣者惟良房不往其意也贊曰惟喬所出之名虎那都羅與名虎同者見誤故古史謂紀那都羅死已在惟仁不産之前亦可以疑唯浮屠妄説其祈願以吹嘘於民間傳訛于後世者歟

四年夏四月改元爲仁壽元年

詔曰帝寶分輝莫不改正朔以乘風變徽章以資化者也朕以不敏謬奉鴻基諒闇之礼已終羣臣稱茲切但逾年月推移不率舊章恐招新議去年郎儀都郷得白龜及甘露之瑞雖朕之不德推不稱而聽於公卿告之宗廟方今

純陽布德万物成文宜顧震宸於往時變年紀於今自孫氏瑞應圖云甘露降艸木食之令人壽其改嘉祥四年為仁壽元年

秋八月河州獻嘉禾一莖三穗○冬十一月行大嘗會

仁壽二年春二月參議正四位下宮内卿滋野貞主卒

貞主者右京人也曾祖父大学頭兼博士藤原東人也貞主身長六尺二寸雅有度量涯岸甚

經國集九巻
滋野貞主編

古今祕府略
一千巻

高木同二十年奉文章生試及第天長四年勅貞
主集編歴代之詩賦名經國集凡二十巻同八年又使貞
主撰集古今文書貞主與諸儒相共撰之凡一千巻名秘
府略貞主初府吏多不良聞國內之衰弊日甚
上表曰夫太宰府者西極之大壤中國之領袖
諸蕃之輻湊也國政有缺為郎貳才良為監典
為缺其人選取擢官式部頃年以来絕而不行
逃獲飛讒臣聞忠心神明播義昭孫變恐嗤騰
不及銖此飛語篇何信負而臣子之理何不豫

憂臣不勝血誠伏願逆鱗云云今歳壽六十八貞
主天性慈仁不傷人言為人被稟惠故時人知
其不知聞其施莫不流涕悲惜

按諫諍錄據所上之表舉載貞主之忠曰因
太宰府衰弊之事所上之表其全編多辭曉
通者且不知所謂飛語者何事然其曰聞
之心神明措曰臣子之理何不豫憂曰不勝
血誠伏願逆鱗是等語皆見其出於愛君憂
國之實心也宜編主之取不漏也夫貞主性

慧量雅實敦不息大同之朝奉文章生仁明
帝在儲日遷東宮之学士且撰秘府略之時
為撰主以與諸儒相議其六業不疎淺者可
觀也材良且忠實可謂良臣也惜哉承和中
所陳之便宜十四事史冊脫不傳且所撰之
書籍皆湮滅不存今時矣

○彗星現于西方○越前守正五位下藤高房
卒

高房者参議藤繼彥之子也身長六尺膂力過

人不拘細忌天長四年拜美濃介高房在于國
威惠兼施故奸賊不境入時一郡有陂渠堤
防決壞不得蓄水高房欲修堤防國人曰陂
有神不欲遏水遏之者死故前代國司懼不修
高房曰苟利於民死而不恨遂驅民築堤灌
流通神不敢害國人大驚嘆又席田郡有妖巫
民被蠱其黨蔓衍自為一邑古来之郡司甚懼
不能高房聞之單騎入部道捕其類一時酷罰
後歷備後肥後越前等守所在大治今歳卒

小野篁

足利古来有学黌、儒闡大業始先生、歌成國訓
推真備文、篤俊才、敏馬卿、鍾仕朝廷人不測時遊
冥府、悟無生、談王胄、受慶公、哉秦世皆知備采
若

篁　文政十一年戊子　九百七十七年

敎問
篁答
子子子子
子子子子
子子子子
子子子子
歌字盡

皆卒。時年五十八

夏五月甘露降京師。冬十二月（念三日）參議小野朝臣篁薨。

篁者參議正四位下岑守長子也。岑守弘仁之初爲陸奥守。篁隨父在於奥州、及歸京師不事學業。嵯峨天皇聞之歎曰、既爲其人子、何還爲弓馬之士乎。篁慚悔始志學、奉文章生試及第。先是白氏文集一部初傳于朝、藏在祕府。人未見之。嵯峨帝爲試篁之才、書中抜擿閉閣唯聞朝暮鼓、登樓空望往來船之句、替空字爲遙、于幸河陽館題下賜而示篁。篁曰、聖作甚佳、願改遙爲空、益恰好乎。帝驚然曰、此句汝知之歟。對曰、不知。帝曰、是白居易之吟也。本作空、今以遙字換之。可歎可歎。稱重篁之秀才。世人聞帝之奉長十年爲東宮學士。承和元年爲聘唐副使。同五年爭遣唐使船、稱病不往。（事見承和五年）六年以捍詔除爲庶人、配流隱州。在路賦謫行吟七十韻。明年夏四月有詔歸京。八年秋九月叙本位（正授五位下）。九年六月爲陸奥大守。（東別式人諸氏出直小野毛者是也。岑守父子任奥州大守、時其曾願還亂者也）秋八月入拜東宮學士。兼式部少輔。十二年春正月授從四位下。十四年春正月爲參議。十五年兼信濃守。去歲春正月兼近江守。時篁病發不朝。帝深爲矜憐、數遣使賚賜錢數。十月病未瘳、就家敘從三位。薨時年五十一。篁身長六尺二寸。家素清貧、然不求富榮。公俸所當皆施親友。造次不忘其親。常事母至孝。好文書和歌、數能書。其卓犖文書優逸歌詠。時人稱天下無雙。伊澤氏曰、世之知參議者、多不過稱博識洽聞及詩文和歌之才。何其知之之淺乎。或請余曰、日本地里志略載小野篁贊書於下野國足利郷。其廢安先聖像、敘授者相續居之。五經正義、孝經論孟注疏等有之。余嘗聞之、略知參議之學之不止於記誦詞章。又讀文德實錄、審他孝狀、以見其踐履之實。眞是本邦儒臣之傑者也。而師錬元亨釋書曰、篁不測人也。身在人間、神遊冥府。惡是何言

欲使儒入佛之蓋誤歟【羅浮子曰】足利学於世傳稱篁之所嘗居也後爲学舍而居此者敎授年久其牌記曰先生愛其流風可以觀也安房守藤原憲實寄進五經注疏以爲足利学校什物余嘗得見其書亦可嘉焉寮師鍊擇書有云篁不測之人也身在人間神遊冥府此何誣之甚哉彼聞篁世儒有文名而引之推入于浮屠以爲附會而誣世而已

三十年春二月治部少輔從五位下藤原關雄卒

關雄者刑部卿從三位眞夏第五子也天長二年春擧文章生試及第少習屬文性好閑退常在東山舊居（今南禪寺之地是也）耽愛林泉時人呼爲東山進士承和元年秋淳和大皇歎其藝人語徵之關雄辭而不獲遂應詔命而賜以儀禮從事左右關雄能鼓琴天皇賜其秘譜由是雅調稍妙關雄亦能草書南池雲林兩院之壁皆令關雄書之也六年拜從五位下去年爲齋院長官以病辭退遂不被免而卒今年歲四十九【林曰】讀

陶弘景字通明永明中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容之句曲山肖景陶隱居時人謂之山中宰相將從爲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梁大同二年丙辰也

仁壽三年癸酉疱瘡流行文政十一年戊子九乃七十六年

平家之祖也

【曰】陶通明固是眞隱也然不能不悲柔武之柄呼是以有中山宰相之名關雄華性登科而退居故有東山進士之稱其意蓋將託身於雲林然不能辭九重之詔辟遂卒於位獨使彼琴調更乘山水之操草書揮寫煙霞之勞則關雄之志猶足與

春疱瘡大發天下

先是天平九年（丁丑）及弘仁五年（甲午）有此疾患其後此瘡未嘗發故以瞽人多不知療法故夭死者甚

多无品親王（今明帝第八之子也）及從五位下和氣貞臣（貴早鍛上井也第三之子也）等擧疱瘡之患卒

夏六月（四日）一品太宰帥葛原親王薨

親王者桓武天皇第三子也（是散命凡家之祖也）平少而惠了歷覽史傳凡在舊典莫不暗練常以古今成敗爲戒爲人恭儉不傲於物故朝廷擧重之今歲年六十八

秋七月賜薩州孝女福依賣爵三級

依賣者薩州民家之女也父母老无男子雖有

此女家又窮、慶傭力以養父母、父有疾、為之嘗藥、凡二十年、日夜辛勤、容顔皆悴、觀者靡不之憐、父年八十、母亦偕老、依貴孝奉卒、不衰、且雖生長草野、自然閑禮儀、進退出入、莫不恭敬、有所諮稟、必正顔色、不敢褻慢、敬謹深、為郷人所曉異、事達帝聽、於是即賜爵三級、旌表其孝、於門閭。

秋八月從五位下百濟河成卒

河成本姓余、後改百濟、長於武猛、引強弓、大

同三年為左近衛、以善畫圖被召見、所寫山水草木、如自生、先是河成在宮中、令或人喚從者、或人辭以未見顔色、於是河成即取一紙、圖其形體、或人遂驗得、卒時年七十

○釋圓珍入唐（傳見宇多天皇寛平三年也）　今歳天下大疫

齊衡元年夏五月左大臣正二位源常薨

常者嵯峨帝之子也、容儀閑雅、為人深沈清素、言論和穆、故自然才能之士推引而進、讒佞之徒惡不親、父皇愛寵殊他子矣、天長五年

月叙從四位、七年夏六月叙從四位為兵部卿、累遷經數官、嘉祥三年轉右大臣、叙正二位、是年四十三薨

秋七月備前國貢狀僧常從之居神泉苑

備前國貢一僧、斷穀不食、有勅置神泉苑、男女雲會觀者如市、數十日之間、使天下呼為聖人、人皆拜伏、僧御時、備前人竊視之、溲水飲食數升米、人來致知、僧一日如廁、者人窺之、米糞如積、由是人悉知其詐僞見嗤、人及下愚庸庸輩備謂

之米糞聖人、不曾其奇譎

評佛氏黄蘗禪師作佛氏長其兵、况於數僧乎、王制曰、作奇技奇器以疑衆殺、兵惜哉、帝之救

不知罪也

二年春正月奥州衆賊起、發近國之兵一千、援其亂

陸奥鎮將奏請加發援兵二千人、勅曰、夫邊要之寄、宜先防禦、怖饑饉乏、因逃、但時臨農要、人戰耕稼而多、動率卒遠行、恐成怨嗟、慝後

嗟。凡用兵之道、未必責多寡、貴其力一以當千。
宜使簡拔近衞兵一千人、和讀其心、精練其武、
能守衞要、以備機急。又知騷擾之由、發於飢困、
故賜賑給穀一万斛、賑其窮窘。

春二月長星見東。

夏五月地震、東大寺大佛頭自落。○夏天下大
旱。○秋九月詔諸州修造大佛像。

大納言藤良相（冬嗣子也）眉久及僧真如等奏言、蓋安去
天平勝寶四年、勅書偸獸發大願、奉造盧舍那

佛、廣及法界、知義表。有天下之富者朕也、有天
下之勢者朕也。以此富勢造茲尊像、事也易成、
心也難至。恐徒有勞人無感。更有人願持一枝花
一合土造像者、務聽許同、遂百姓催命加造
者、即先皇（聖武）以一切人衆、欲共其福利、不專
一己。而今大佛已大破、修理殊須希及新造。
佛所説、非廢佛事、修理舊物、功德勝新造、獨用
官物以充給、恐乖弘濟之本願。望請、命天下人
不論一文錢一合米、隨力多少、以得加進、帝可

此奏、勅許之。於是命諸國以米及錢貨等、遣使
運送。

三年春二月地數震。○秋七月權中納言從二位
藤長良薨。

長良贈太政大臣冬嗣之長子、攝政基經之父
也。志行高潔、寛仁有度。弘仁十三年爲内舍人。
仁明天皇在儲宮時、最昵侍坐、花時月夜、屢陪
射場、弄翰以交歡之。恩然長良遊僊罷帯不散。
和帝天長元年春敍從五位、累遷仁壽四年秋

敍從二位、轉權中納言、今歳年五十五。

○房州雨黒灰、委地三四許分。○冬十一月天皇
新造殿於庭中祭天。

帝幸新成殿、自著冕服、北面拜天、乃遣大納言
良相、清原真人、菅原是善等、於河州交野郡柏
原野設蘊、習禮祠官盡會。

冬十一月自美濃國獻白鹿。○冬十二月始用五
紀暦經。

暦博士大春日朝臣真野麻呂奏曰、先是

元大行暦経年久而今欽大唐開成四年大中
三年両年暦注月大小頗有却謬覆審之故下
五紀暦経造之業也依件経將造進詔許之

天安元年夏四月始置江州相坂大石龍花二處
之關〇京師大水〇夏六月對馬嶋大領卜部川
知直浦主等起亂殺國司立野正岑

川知〈上縣郡主帳〉浦主〈下縣郡擬領也〉卒黨類三百許人圍
守正七位正岑館行火射殺正岑及從者十人
防人六人焚是自太宰府遣兵衆其亂

冬十月弘法贈大僧正

先是天皇詔以釋眞濟〈傳燈具嘉二年〉爲僧正眞濟上
表曰大僧都空海大法師眞濟之師也昔延暦
年中渡海求法三密教門從此發揮諸宗之中
無功可弁者所頼以僧正號將讓于先師而可
其所請而以大僧正贈空海

〇右京太夫兼加賀守正四位下藤原衛卒

衛贈左大臣從二位内麻呂第十之子也二歲
喪母比及五歲問母氏即世之早抗哀慕感人

大臣甚奇之立爲嫡嗣七歲遊学十八奉文章
生試及科時人方之漢賈誼弘仁十四年爲遠
江守政貴寛靜百姓大嘉天長七年春爲式部
少輔見有不法必諍論之不避貴戚帝〈淳和帝也〉甚
器之十年春叙從四位下承和九年遷爲太宰
大貳上表固辭不許不得止赴任九國二嶋之
民欣然今載年五十九〇伊藤氏曰世間一二歲
而喪其母者多矣微賤之兒遭此則衣食起臥
都不知意故雖五六歲亦能知美人之有母而

悲已之先母賁梁之子百事如意故雖十歲亦
多矣有感念是理勢之必然也衛五歲問地最
高保讓豈有茂關康母乳母皆在而獨思其所
生天性之孝德可以見矣按後漢汝郁五歲母
病不食郁亦不食母憐之強食郁能察色知病
輒復不食族人號曰異童噫衛之於七母豈不
異於此乎夫孝者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
紀也執一而百善至左丞相之立衛爲嫡蓋有
見於此矣

二年夏五月京師大水

今月大雨洪水汎溢河流盈溢水勢滔滔平地浩浩橋梁断絶道路成川東堀川水入冷然院庭中如池左右京被水害流死者太衆矣

○有白雲自艮亘坤

時人謂此旗雲

秋八月大赦罪人

詔曰皇天無親惟徳是輔人心有懐惟恵是懐朕以寡薄忝臨大階恒以億兆為念而人澆俗薄誠淺偽深故知方者尠趣辟者衆不能以仁義変澆秋貞日聞於惟幄辟罪相係于圄室可矜傷可大赦天下天安二年八月廿六日昧爽以前大辟已下無軽重咸従免除八虐故殺強竊之類不在赦限

○天皇崩新成殿

時春秋三十二在位凡九年葬田邑山陵

藤[illegible]

経曰　天皇初自登宸極垂心於政事性甚明[illegible]能知人奸専思天下昇平之化不好遊幸[illegible]之事至于禁網漸密憲法頗峻天下以為明[illegible]聖体羸病頻廃万機御遐不長在位已短天之降命蓋有数歟

冬十二月皇太子即位

時太子年九歳本朝幼君即位之始也外祖良房為摂政藤氏摂政之権輿也

本朝通紀前編巻之十七　畢

柿下紀傳正直済集空海詩文曰序尾二遍照発揮性霊集為序行于世
西山禅念沙門真済撰集
読性霊集中巻叙山澄法師求理趣釈経書
密祖詩文表性霊華人薫陶徳性馨澄桃海李無優劣不信求理趣釈経
文政十年丁亥八朔六十一翁[illegible]傳[illegible]識

本朝通紀前編卷之十八

奥州會陽隱士　長井定宗集編

起清和天皇貞觀元年盡清和天皇貞觀十八年　凡十八年

清和天皇

人皇第[illegible]代　諱惟仁文德帝第四子母皇太后明子染殿后也

貞觀元年唐宣宗大中十三年春二月授三輪明神正一位○右大臣藤原良相建崇親延命二院崇親見九年○春三月遣勅使於宇佐八幡告即位○今歲八幡移山城男山

其經營准之稍規山下有流號石清水○或世傳釋行教者常崇宇佐神今年詣豐之宇佐時神夢告曰汝避王城我亦隨行居王城側當護皇都教還著山崎其夜又夢汝見我所居徵覺便起見東南男山鳩峯上現大光彩最至光處實靈區也教錄二事表奏於是帝詔番匠二部建新宮於男山

二年春正月大學博士春日雄繼授孝經於天皇

按夫孝百行之本萬善之源也孔子

柿本紀僧正

據作正於先師空海

有孝經虞舜之聖曾子之賢其本是孝而已孝道大哉至哉故帝主御宇內也以孝父母之意推而至於愛民移愛民之心及物雖四海之廣億兆之多治之何難之有乎孟子曰老我老以及人老幼我幼及人幼天下可運於掌宋司馬公亦曰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孝宜哉天皇讀書之始以孝經也

春二月僧正大法師眞濟寂

濟姓紀氏丈僧正正也少年出家学大乘道兼

通外傳從空海弘法受眞言數海鑒其器遂授兩部大法為傳法阿闍梨時濟二十五歲時人奇之濟入愛宕山高尾峯不出二十年嵯峨天皇聞其苦行為內供奉禪師承和初入唐海中破船濟駕片木隨浪漂蕩者二十二日同船者三十餘人皆悉餓死只濟及眞然二人獲沾南嶋人還望海上得濟然之二僧嶋人哀憐得還本朝文德帝勅為僧正濟抗表讓先師空海帝義之贈海以僧正事見天安元年今歲逝年六十

師

鍾曰世言眞済惑色而成魔俗[illegible][illegible]袖手[illegible]僧正済見染殿后而惑其色死而為天狗[illegible]是愛宕山太郎坊也矣惜哉済之短於斯乎然而済之才又魁奇貽祝於吾皇讓名於其師其功烈偉也乎哉

秋九月畿内大風○閏十月以大月更爲小月

暦博士眞野麻呂等所上暦日冬至在十一月二日着於經史有可進退之理乎宜議而奏之文章博士菅原是善奏曰謹案眞野麻呂所執以為依日分小餘不足不得合朔論之暦術理若當然但案暦經註云月行有遅速暦則有六大六小以日行盈縮増損之云云　當案加時早晩置其所延而進退之使不過六大六小其年月朔若有交加時正見者消息前後一兩月以定大小令蝕在晦者以此言之既有進退之理而今當年暦八月大九月小十月大閏十月小然則以一小月為大自得朔旦冬至夫朔旦冬至者暦數之所始帝王之休祥既云避凶而在晦例不避吉以退朔昔唐太宗貞觀十四年有閏

十月即得朔旦冬至太史令傅仁均以癸亥為朔旦冬至而宜議郎李淳風案古暦分日以為甲子宜在朔旦於是太宗詔公卿及諸有識由是國子祭酒孔穎達等十四人從淳風議有詔可之然至於後年不見暦耀之愆爰知一日進退未足為妨於是謂從是善等之議以閏十月小月為大月宜詔百官及五畿七道云今年當有朔旦冬至而暦家偏依日分不足置於二日今替之故實既有改定之理宜改閏小月為大即以十一月二日丁丑為朔旦冬至

冬十一月朔群臣獻書賀朔旦冬至○詔赦天下之罪人

詔曰皇天無親以萬物為芻狗聖人無心以百姓為耳目是以資生無涯不言之化克隆樂雍不厭無為之業長逸服以勝勝久盈詭万民上渉道已淺累危懐但賴群公卿士盡力寅翼朕躬廼者公卿奏言今年十一月朔旦冬至將天紀終復始連珠映五緯而懸甚合璧叠二曜

摛彩無理關恒冥而必感乎仁朕之寡德何鑒
斯拜肆思與天下共同休慶自貞觀二年十一
月十六日昧爽以前徒罪以下不論輕重咸從
免除但八虐故殺謀殺強竊二盜私鑄錢輩常
赦可不免及欠負官物之類不在赦限

辛巳

三年夏四月空中有聲如雷○夏六月始須行長慶宣明暦經

陰陽頭暦博士眞野麻呂奏曰謹案豐御食炊
屋姫天皇（推古帝也）十年十月百濟僧觀勒始貢暦

術而未行於世高天野原廣姫天皇（持統帝也）四年
十二月有勅始用元嘉暦次用儀鳳暦高野姫
天皇（孝謙帝也）天平寶字七年八月停儀鳳暦用開
元大衍暦其後寶龜十一年遣唐使羽栗臣翼
貢寶應五紀暦經曰大唐今停大衍暦唯用此
經天應元年有勅令據彼經造暦日無人習学
不得傳業猶用大衍暦已及百年眞野暦去齊
衡三年申請用彼五紀暦朝庭議曰國家據大
衍經造暦日尚矣去聖已遠義貴兩存宜暫相

兼不得偏用貞觀元年渤海國大使馬孝愼新
貢長慶宣明暦經云是大唐新用經也臣試加
覆勘理當固然仍以彼新暦比校大衍五紀等
兩經且察天文且參時候兩經之術漸以麁疎
也令朔節氣既有差又勘大唐開成四年天平
十二年等暦不復與彼新暦相違暦議曰陰陽
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暦錯者方今大
唐開元以來三改暦術本朝天平以降猶用一
經靜言事理實不可然請停舊用新欽若天步

於是帝詔從之

壬午

四年夏四月詔諸卿令獻諫書

詔曰朕聞自古聖明之君以堯舜為稱首然猶
諫鼓謗木設之於朝又俾大禹皐陶盡其謨訓
蓋以萬機之塵非廣詢難以與功四海之尊無
以成化也朕以童冲嗣守鴻基實賴賢輔之保
化將以拱已而仰成然運接百代之叔末時遇
萬邦之凋殘即位以還五年于茲徒聞府帑空
盡經用不支貢賦逋懸吏人澆毒未得所以

要術昔神農氏世嘗天下則懸黄帝代以脩德
即陛垂衣之化殷暴辛政乱百姓塗炭周貞成
康之時至刑厝而不用是以古不常淳今不常
薄唯在善臣善悪政教得失而已能群臣大小
勠力厲心務求政要匡排朝家亂基黎民則國
富刑清時和歳阜東戸季子代何遠之有其宜
参議已上各論時政之是非評世俗之得失濫
利於國家者並尽昌言以沃朕心勿為華飾勿
有隠諱

冬十二月右大臣良相献諫
初天皇詔問群情然諸卿恐諾越不献其諫於
是良相上表曰中外之國小大之政所以治而
不乱者唯以任得其人也脱非其人則雖有峻
法厳令然是為乱之階也終非為治之備矣故
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書曰都在知人知之
則哲能官人右大弁南淵朝臣年名山城守紀
朝臣今守伊豫守豊前王太宰大弐藤原朝臣
冬緒大和守弘宗王非無其才請令是等人同
上意見帝應其諫重詔使南淵等献意見之疏

藤井氏曰

大臣所以報國莫先於選賢設若無
得賢才國其有善治哉故漢陳蕃挙徐穉姜肱
袁閎李曇等曰善人天地紀治之所由也宜乎
藤公無憾于此最為得大臣之體所為之南淵
等数人其賢亦可知矣

五年春正月大納言右大将源定卒
定者嵯峨帝之愛子也性温雅愛好音楽家庭
常置鼓鍾退公之後従令挙而観之今歳二十

九贈一位
○大納言源弘卒
弘者嵯峨帝子定之兄也為性寛厚仁愛物通
暁政體視事清断常好読経史善隷書尤好絲
竹毎退衙之間以琴書自娯今歳五十二
春二月大風壊民舎○朝日失光月赤如丹○詔
諸州読仁王経祈疫疾之災
詔諸州曰廼者陰陽寮勘奏今茲可有天行之
疫能修善可防将来加之春雨未適氷泉涸之

恩民與歲忘饑與食夫饑渴者能仁與上之法
總福者大乘不二之德宜仰諸國以安居中講
說仁王經自詔到日及秋至心堅固專念轉讀
庶幾憑神威於自在保實祚於冥助黎民無疫
癘之災農功有豐稔之喜凡功德之道誠信爲
本勤在盡慮必期靈應不得疎略

夏五月天寒降霜○始修八所御靈會

頃年疫大起人多死今春殊甚人皆謂御靈之
所爲也於是於神泉苑修此會祭崇道天皇伊
豫親王藤原夫人吉子橘逸勢文室宮田麻呂
等之怨靈

夏六月北國大地震○冬十月詔春澄善繩撰仁
明帝紀

卷數都二十卷名續日本後紀

六年春正月朔天皇元服群臣拜賀

此時詔勸學院藤原氏兒童高四尺五寸以上
者十二人加冠

○延曆寺座主傳燈大法師圓仁寂

圓仁姓壬生氏下野國都賀郡人也性聰明高雅
仁幼喪父九歲隨兄學經史然志慕佛理母見
兒懶養付同郡大慈寺僧廣智爲智素慈行[illegible]俊俗源廣智
菩薩初仁壽日[illegible]每[illegible]眞[illegible]智見禪雲[illegible]多鑒而此鄉長處修顯我世[illegible]普說迷付智
歲十五登叡嶽從傳教大師而學教見其器指
授止觀文義之骨髓領知下載經論之關鍵自
是以往叡之徒弟有請止觀者令仁講授叡居
齋聽證承和二年至藤常嗣從仁明帝之詔入
唐之時從大使常嗣入唐事見承和二年留學十年餘

承和十四年九月歸朝唐大中元年也表進所得經書
五百五十九卷及道具二十一種等仁明帝降
勅欲聞其詳仁未序人四十餘人悉給衣糧仁壽
四年任延曆寺座主賜衛二十年帝莽令泉院受
兩部灌頂貞觀元年上皇受菩薩戒今歲寅年
七十一平日處著之書金剛頂蘇悉地二經疏
先七卷顯揚大戒論八卷也同六年帝勅益慈覺
大師

春二月定僧位

尚日国典所載僧位之制本有三階満位法師位大法師是也僧綱凡僧同授此階位號不分尊卑無別識之物意實不可然故三階之外更制法橋法眼法印等三階以為律師已上之位法印位為僧正階法眼位為僧都階法橋位為律師階

（一）幸太政大臣良房之第

帝為観桜花幸良房之東京染殿第良房令伶人命楽使文人賦詩促帝遊花亭御

射場帝御弓矢一発中鵠群臣称賀親王以下以次射時良房令播州刺史紀朝臣今守率群司百姓於東垣外令為耕耘之事備御覧欲足使帝親知農民之有事也

（論）食惟民天農惟為政本故人君克識耕耘之難速察稼穡之労不捶其富栄服節濯之衣掌蔬糲之食崇節倹禁奢侈則感發悦嘗四境有九年之蓄而天下衆樂朋之化人忌不識耕労恣奢侈任富貴則国用不足而賦

歛重課役多而百姓不優游海内虚耗吁嗟夫王者望朝哉政篤勤千載也而其要在知民業念徭役之饑荒而欲百姓之寧泰也如令天皇厭於深宮之内不識民之苦難故良房代耕田之禮使帝知農事欲不為帝之奢侈是則周公恐成王之不知稼穡之艱難而作無逸書戒之同日之談也可謂良相也本皇在位嘗十八年知為君之道不驕泰不心専政治不為盤遊者皆為良房所致輔翼

也

春三月彗星見東方　○夏五月駿州冨士山自焼

浅間大神大山焼方一二許里光炎高二十許丈有雷地震三度歴十余日火猶不滅焦岩崩嶺沙石如雨煙雲鬱蒸人不得近大山西北水海所焼巌石埋海中遠三十許里広三四許里火焔遂属甲州焼郡関州木悉焦土十余石流埋八代郡（甲州）水海水熱如湯魚鼈皆死

姓居宅與海共埋者數百家

七年春三月近江國節婦免戸內租賜位二階

近江國言伊香郡人石作部廣繼女生年十五始出嫁三十七失其夫常守墳墓哭不斷色專期同穴無心再嫁量其志操可謂節婦於是帝勅叙二階免戸內租以表貞心於門閭

秋八月賜豆米於太宰府掘對馬島銀穴

八年春二月詔定米穀之價

左右京白米一斗外直錢四十文黑米三十文

春三月幸右大臣藤良相西京第觀櫻花

喚文人賦百花亭詩預席者四十人

後三月幸太政太臣東京染殿第○召進京城貧窮者於鴨河邊以新錢五萬文飯二千五百器頒給焉

○應天門火延燒棲鳳翔鸞兩樓

大納言伴宿祢善男右衛門佐伴宿祢中庸行火燒之事顯同謀者五人罪當斬詔降一等處之遠流善男配伊豆中庸流隱岐相坐配流者八人

秋七月諡最澄傳教大師圓仁慈覺大師

本朝立大師之號之始也　事見延曆十八年也

秋九月從五位肥後守紀朝臣夏井配土佐

夏井者左京人四位下善岑第三子也夏井眉目踈朗身長六尺三寸性甚温仁雅有才思年十餘歲習圖碁於伴宿祢少勝雄時少勝雄名圖碁夏井習二三年爲棋少勝雄不和初以善隸書侍詔於校文堂就小野篁受用筆之法篁歎曰紀三郎可謂眞書聖也　夏井紀善岑之第三子也故謂之

文德帝詔徵見有擢夏井天性聰敏臨事不滯以規諫事君天安二年八月夏井出爲讃岐守政化大行國民大安秩滿將歸百姓相供請京師乞留夏井之歸京於是帝許守讃州二年蕃民殷冨倉稟充實於是新造太藏於國郡四十守及去吏民送別者甚多夏井一無所受去貲又拜肥後守其母聞之而哭人問其故答曰吾聞肥後風俗國守至清身必不全吾子甚不於

乎不終一歲憂井之異母弟紀豊城與善男相
結燒應天門憂井以為豊城之兄轉相縁坐被
處遠流憂井隨使出境肥後民遮路悲哭如喪
考妣向土佐路過讃岐境百姓男女老少皆號
其室逢迎道路數十里之間哭色相接在于配
所數年母亡憂井至孝居喪過禮建立州堂安
置骸骨散醫之禮無異生時於州堂前每日誦
大般若經五十卷終三年喪　孝子傳曰讃肥大
守政績有邑民懷其恵母哭泣淸孝奉雖厚喪

禮致誠遺骸在堂猶如事生又曰憂井非究注
一時稱賢居喪每日讀般若經何也曰當世儒
教寖墜雖非桑門亦率以讀其書修其法為高
致憂井盡循時俗乎實信其經而然乎抑與朱
子彥明以其母所訓曰誦金剛經之事有相近
者乎今不可詳之也如是三者雖不同亦皆未
知有害於孝

九年秋七月權僧正法師壹演寂

壹演姓大中臣氏洛人父備前刺史治知也孫
抱冠纓師藥師寺叡明出家承和二年受具足
戒常持金剛般若演居止不定或宿市鄽或住
水邊在河內建一寺朝廷賜額號相應寺又建
感應寺貞觀七年擢僧正今歲卒七十五益慈
濟

秋九月太白經天○冬十月右大臣從二位藤原良相薨

良相左大臣冬嗣第五子良房弟也童稚有遠
識弱冠游大學承和元年擢陪侍往往進昇至

右大臣性慈仁輕財重法崇延文學士恵寒苦
人嘗良相勸學院南建延命院取養藤氏無家
產者又東京別業置崇親院保育族女寡窶者
二字割自之封戶納莊田今歲五十五歲遺言
令薄葬天皇甚悼惜其死不視事三日贈正一
位

十年冬十一月彗星見○閏十二月右大臣正二位源信薨

信嵯峨帝之子源氏第一郎也性強雅風尚不

性好讀書傳兼善草隷又工圖畫丹青之妙馬
形駭真父皇親教習吹笛鼓琴箏琵琶伎恩
之所涉究其微旨至鷹馬射獵無不習達天長
二年叙從四位遷轉登至左大臣正二位今歲
齡五十九遺命薄葬明年追贈正一位

十一年夏四月詔大江音人菅原是善等撰貞觀
格十二卷

至十撰成序以獻之其畧曰律曰斷罪須引律
令格式正文又曰犯罪未斷先逢格改者然則

格者律令之條流政教之規範君與百姓共之
者也君不可失之於上臣不可違之於下出言
而千里斯應含和而萬類曲成時險則峻法以
取平時泰則寬網以將化我國家遐述承德天
下無虞風教大同車書共道而未能焚符破令
絕無事於群情設象除刑馳不犯於比屋故卿
昔弘仁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施行格十卷此
乃公卿百官奏請簡舊史之凡要抄新制之大
綱撫民意而分規量時宜而立範不刊之典實

行晦焉仍斷之國猶擁籍往望上不出戶而知
天下不因教而辨物情以爲虞夏共有其圖刑
措斯殊秦漢不易其民弛張非一化俗以本理
有間然蓋取義於隨時匪欲期於相返如今時
歷五代年及六旬文質暗遷沿革自至部帙盈
於臺閣文案溢於縑緗非所以法止滋彰令除
煩實凡格者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故
斷其繁蕪之文增其猶徵之典隨官分類先勒
後符旣皆擬古是曽損非爲今之新意唯一部

之內事有兩存煩漸重輕不以爲例勘解由使
所奏新定內外官交替式所載數年亦復准之
前例不須取捨臣等錯非明于遂故博於前聞
識歎令之必行禁之必止冀一人而海內歌謠
一人而天下懼盡因詔撰貞觀格十卷

夏五月奧州大地震死者一千餘人〇夏六月新
羅寇豐州

新羅之海賊乘艦二艘來博多津掠奪豐前國
年貢絹綿卽時逃竄發兵追逐不獲賊

秋七月肥州大水

肥後國大風雨官舍民居顛倒者多人畜壓死不可勝計湖水漲溢漂沒六郡水退之後捜漉官物十失五六自海至山其間田園數百里陷而爲海

○自備州獻一莖十九穗之禾○冬十二月外國數侵鎭西遣太宰少貳坂上瀧守於太宰府警固

新羅之海賊又掠奪貢綿又有大鳥集太宰府聽事并兵庫上陰陽寮奏言當有隣境兵寇於

是帝勅曰鎭西者是朕之外朝也千里分府一方寄重況復隣國接壤非常叵期今聞大鳥示恠龜筮告寇機急之備豈令暫緩哉宜令瀧守躬當警固之事瀧守奏曰所以置選士設甲冑者本爲備警急辭不虞譏傲慠多是隣國編戶之衛警固武衛之要而都與嫌廬相去二驛左兵出不意倉卒難備請移置統領一人選士四十人甲冑四十具於鴻臚館許之依選士守之

今歲遷祇園於山城國愛宕郡

准三宮之始

十二年冬十二月若州孝子丹生弘吉賜位二階

弘吉遠敷郡人也幼喪父獨與母居色養无所不至出則必就父墓泣誦佛經而去其田每歲不爲水旱風蟲所傷郷里以爲孝感之所致事聞勅叙位二階

十三年春二月天皇御紫宸殿聽政事

初仁明帝在位之時每日御紫宸殿視政事至文德帝絕無此儀帝又是日初聽政依舊規人皆嘆之

○賜爵祿於羽州之節婦壬刀自

壬刀自者羽州田川郡人也夫死之後不求再嫁廬於墓側常念佛理守節不移達帝聞於世詔叙位二階免戶內租表其節於門廬

夏四月以太政大臣良房加食祿賜隨身兵仗准三宮

准三宮始於此良房上表固辭較般帝猶不許

秋八月詔撰貞觀式

預撰人右大臣氏宗左大辨大江音人式部入

輔菅根是善近江守南淵朝臣年名下野守紀
朝臣安雄等都八人也

○九月五條后藤順子崩

順子者相國冬嗣之女仁明帝之后文德帝之母也后爲人雅性和厚有淑色文德崩不堪哀慟遂爲尼請東大寺戒壇諸僧於五條宮受大乘戒請延暦寺座主圓仁受菩薩戒后眞圓覺則備后淺信釋教建立精舎額曰安祥寺

冬十二月渤海國使者揚成規等著岸加賀國

從者凡百五人帝以少内記菅道眞等存問渤海客使

今歳冬衆木悉華

十四年夏五月渤海大使揚成規入京師奉表

成規入帝城居鴻臚館獻大蟲皮七張豹皮六張熊皮七張蜜五斛獻藤獻帝命少内記道眞（菅丞相也）都言道（都良香也）左大辨大江音人爲俳客使在原業平等勞渤海之使而使賜答書揚成規等歸國

忠仁公
文政四年二三已
九百五十年

冬嗣。閑院大臣
良房。忠仁公
基經。昭宣公
忠平。貞信公
小一條關白
法性寺

秋九月二日太政大臣從一位藤良房薨

時六十九贈正一位封美濃公謚忠仁公

十五年春正月朔日蝕○夏五月雨雹

大如雞子

○大織冠鎌足―淡海公―房前公―眞楯―内麿―冬嗣―長良―良房（長良子）

冬十二月惟喬親王薨

惟喬者文德帝第一皇子也帝欲爲皇太子然第四惟仁以忠仁公爲其外祖故立爲皇太子於是惟喬閑居于洛外山崎水無瀨宮吟詩詠歌以自遣既惟喬薙髮隱居比叡山麓小野時人號小野宮在原業平（傳見元慶四年也）紀有常等時訪其幽棲詠歌今歳卒時二十六歳【本朝遯史曰】惟喬之避也者出於不得已焉文德帝之寵子而皇位被惟仁掩焉命哉角力定儲世之謬說也惟喬暫遊山水縱恣浴緣然不知乘化樂天也壽不過而立果是幽憂之所使然歟

今歳大年詔止諸卿減祿之政

頃歳依旱雨年饑民庶無收藏故諸王太后減封群臣上表省祿賑農今歳年豐無旱雨之患

於是帝詔諸卿曰夫先主之為政也先於急務
於續年荒節用無節不可以存數數復當不復
難可以贍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春宮坊封及服用
五位以上封禄諸王季禄等給年穀等之數自
今以後仍舊莫減唯至朕躬德從貴儉竟冷葛
衾輕増殿舎未寛彼垣墻而今恨其珍麗以群
粟色器帛府藏之所能堅厚空之民豈一秋之
所能當乎故朕輿御常膳左右馬寮秣穀式分
折幾權停之類尚如前令更不加進營造遠近

不非朕行

十六年春三月建貞觀寺

以律師道昌為導師以太僧都眞雅為咒願延
請宗宿德僧百人以備嚴儀屬薛蘿蓋灌頂
等之儀奏入目請親王公卿百官悉集事畢之
後賜物於導師以下有差之儀

○太宰府雨砂

宰府奏曰今月四日夜雷電霹響通宵震動遅
曉天氣晝晴如夜雨砂色如黒終日不止積

之厚或可五寸比及昏暮砂變成雨禾稼悉致
枯損河水如砂為流魚鼈死者無數人民有
得食之者或死或病

夏四月白虹貫日○秋七月天皇御紫宸殿引明
經博士等令論經義○秋八月京師大風大水

今月二十四日大風雨折樹發屋紫宸殿前櫻
東宮紅梅侍從局大梨等樹木有名皆吹倒人
民居屋半有傾倒之京邑泉水暴長七八尺
水流迅激直衝衡下大小橋梁無有孑遺朱雀

大路豊財坂門傾倒東西河流汎溢蕩蕩百姓
及牛馬沒溺死者不知其數鴨度渉口四遣二十
十餘家山崎橋南四十餘家悉漂流

十七年春正月冷泉院災

廿八日夜冷泉院火延燒舍五十餘宇秘閣收
藏圖籍文書為灰燼自餘財寶無有孑遺唯所
幾御願書寫一切經因衆救得全存至明日火
猶未滅於是勅四方人有功者以布賜之大
原雄廣麻呂消火燒矣

秦始皇六世孫功満王之子融通王。昌為秦融通之苗裔也。密宗也。洛西葛野郡嵯峨智福山法輪寺開山。貞観十七年乙未二月九日寂於隆城寺別室。文化十四年丁丑、九百四十三年。

春二月、僧都法眼和尚位道昌卒。空海之弟子也

昌姓秦氏、讃州香河人。初出家、学三論。弘仁九年、於東大寺受具足戒。天長七年、帝召昌問曰、於庖宰罪、帝與臣何異。昌曰、王重臣輕、左右侍臣皆異心。帝又驚然。昌曰、庖氏供御者、割鮮數十以為帝之一膳。故山澤鳥獣為一膳所殺者多。臣不然、山海有業、弋釣不縦、猟有所獲、資口腹、其罹殃魚鳥少。豈不輕乎。嘉其奏、詔庖供去。廣擢僧都、今歳寂。壽七十八。昌講法華五百七十座。三代実録廿七載傳。

夏四月、白彗見東北。○天皇讀五經史記群書治要。○秋七月、大風壊廬舍。○秋八月、神祇伯美濃守藤原良近卒。

良近、太宰三位吉野之第四子也。容儀可觀。風望清美、雖無学術、以政理見稱。為人膂力無比。嘗良近醉、乗車而行、戯謂同車者曰、吾欲令此牛不行。乃以手捺車床、閉氣堅坐不動。牛褁四足而不前。其膂力過人如此。今年七十有五、卒。

十八年春二月、以嵯峨院為大覺寺

院、太上皇所開之地也。帝貴之。後歷年月既深、階庭不被華飾。亦捨於是。淳和太后請以為寺、號大覺寺。

夏四月、大極殿災。

十日之夜、大極殿災。延焼小安殿蒼龍白虎兩樓延休堂及北門北東西廊百餘間。數日漸滅。於是帝詔五明經傳博士等曰、大極殿災、皇帝廢朝、以不及群臣、議如何。太学博士善淵廣岑、小野韓臣善寺奏曰、禮記檀弓曰、有焚其

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左氏傳曰、昭十八年五月、宋衛陳鄭災。三日哭、國不市。依此言之、天災人火皆三日哭。是憂戚太災、恭衆之意也。既曰三日哭、何稱在正寢聽政。又春秋之義、國有災異、則君親素衣縞冠、帥群臣而哭。然則公卿從事、道而可知。大学頭巨勢文雄、文章博士都良香奏曰、春秋穀梁傳、新宮災三日哭。新宮何。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又漢武帝建元六年四月、高園便殿火。帝素

服五日。昭帝元鳳四年五月。孝文廟正殿火。帝
及群臣皆素服。據此等文。廟火災必有素服
盡禮哀也。至如宮殿之災。無有變服廢朝之文。
但春秋昭十八年。左氏傳曰。五月宋衛陳鄭皆
火。三日哭。國不市。畢兆曰。魏文侯御廩災。素服
避正殿五日。群臣皆素服而哭。謹案古之諸侯
有如此之災者。誠有變服致哭之義。今折中而
論之。宜三日廢朝。皇帝群臣不變常服。告暫廢
之意。從文雄良香等之議。

秋九月。日肥州獻白龜。群臣賀。帝辭不受其賀。

公卿抗表慶賀言。伏見參議太宰權帥三位在
原行平奏。肥後國合志郡本領日下部辰吉
獲白龜一。神乃取化。出必有時。物乃爲瑞。不索
而獲。蓋臣鄙而憂。何忝帝德。而拜賀。帝勅答曰。
得上表見有賀瑞之詞。朕以爲禎符之降必應
盛德。方今運乖光華。國多災異。水府使孰爲表
哉。朕不覃靈斎考合。禎瑞自驗。白蔡之贄。有時
而淳。疑是青遣之遊。無心而出。何偸天祉以

已。宋許遜不受。

冬十一月。天皇讓位於皇太子。

此歲災異仍見。而以年微詔讓位於皇太子。時
天皇二十六。太子時八歲。右大臣藤基經保輔
幼主。攝行天子之政。如忠仁公之故事。

冬十二月。上清和天皇尊號。爲太上天皇。

本朝通紀前編卷十八終

山邊赤人
田子浦頭一望中。冨山白雪玉玲瓏。樂天
縱賞爐峯色。高興爭如歌國風。

紀貫之
五言道一而以貫之和歌。玄旨奥難窺細。
論六義古今集三七代中精撰奇。

文政十一年戊子七月
是耳交

桓武天皇
平城天皇 — 阿保親王 — 中納言 在原行平 / 藏人 在原守平 / 五 在原業平 / 在原仲平
伊登内親王
大江音人 — 大江千里 / 大江千古

陽成天皇
踐祚年十歳
貞觀十年
戊子生

本朝通紀前編巻之十九

奥州會陽隱士　長井定宗集編

陽成天皇

起陽成天皇元慶元年、盡宇多天皇寛平九年、凡二十一年

人皇第五十七　諱貞明、清和第一子也、母皇太后高子、號二條后、藤原基經之妹也

元慶元年 唐僖宗乾符四年 春正月天皇即位○夏六月大旱祈雨於諸社○冬十一月左衛門督大江音人卒

音人者平城帝之曽孫而阿保親王之孫也、幼頴悟長博學宏才、侍讀清和帝、嘗奉勅撰群籍要覽四十巻、弘帝紀三十巻、又奉勅與參議菅原是善相與撰定貞觀格式、上表及辨式序、皆音人之辞也

冬十二月僧正遍照建山科元慶寺

二年春二月使善淵朝臣愛成始讀日本紀、夏四月夷賊大起侵掠和田城邊

夷賊大起、焼秋田城、出羽國司藤原興世使奴丑百防之、興世之兵戰不利大敗散、興世飛驛告京師、帝勅募奥羽之兵與賊戰、數度官軍不利、賊尚乘勝掠略群縣

夏六月以小野春風為鎮守府将軍、遣奥州催兵、遣藤原保則於出羽募兵

興世又奏曰、小野春泉、文室有房等在秋田営、遣羽州最上郡大領伴貞道俘囚玉作宇奈麻呂将官軍五百六十人、候賊類形勢、略遇賊合戰、官軍不利、貞道中流矢而死、明日又與凶徒接戰、殺賊五十餘人、生捕七人、瘡者三十人、燒賊廬舍十二、然官軍戰死并被瘡者二十一人、官軍力疲、矢種亦盡、同引兵還営、賊徒益盛、侵凌不息、有房等率五千餘人進至秋田舊城、時賊出不意、官軍力戰、有房昧死而戰、殺賊數人、時賊矢中有房脚、有房被瘡不能拒戰、且無援兵、故大敗績、而甲冑三百領、米糒七百石、馬一千五百疋為賊所取、於是帝勅以春風為鎮守府将軍、催奥州之兵、遣藤原保則於出羽募近國之兵

○藤原保則在羽州遣文室有房清原令望南淵
秋郷撃秋田賊焼賊地十二村
保則到國察問前之行事遣有房左衛門權少
尉清原令望上野押領使南淵秋郷等率上野
兵六百餘屯秋田河南拒賊於河北焼秋田城
下賊地十二村賊黨失利退然賊猶布蒲津輕
之地
秋八月夷賊大各歸降官軍
今月二十九日逆賊三百餘人來官兵麾下見

官人乞降於是有房及左馬權太允藤滋實二
人單騎直到賊營賊扣頭乞降有房等隊聽其
降至于此日陸奥權少犬上好蔭率二千人達
旗幟鼓躁威賊虜小野春風帥四百七十八來
著秋田營以北奉詔教喩賊類自是乞降賊
拒[illegible]不絶
秋九月[illegible]諸州大地震
冬十二月夷賊献所掠取之甲冑降奥羽之地悉
定

初山徒悉雖降詣殘黨猶滿國內至于此凶徒
悔及過之過詣秋田地獻所掠奪之甲二十二
領曰所取之甲冑其數不少然任已任心皆悉
截破一無全者加之賊類或入奥地所居隔遠
其所遺甲冑搜求追進於是令望滋實相議曰
今乞降之賊二千百人所進之甲冑二十有餘官
甲已少野心難測疑是矯飾須得後進春風之
曰春風自入賊地具知逆類悔過之心今亦蒙
犯霜雪乞降懇欵若懷疑慮抑而不納猶去逆

就勢非所以樂成保則亦言雖令望之議已爲
其理而春風之誅非無便宜殊加慰納緩其罪
誅至是夷長百三十人率種類三千人詣城下
有房及令望滋實等勞饗焉於是夷賊悉降服
奥羽之地平均
春二月文章博士從五位下都朝臣良香卒
良香者崇神帝裔桑原腹赤之子也初名言道
以善詩賦爲世被推挙仕于朝到文章博士越
前權介菅相公就良香學詩文世傳良香嘗來

年三十六

正月廿八日
文政十二年己丑
九百五十年

月過羅城門得一聯吟曰氣霽風梳新柳髮氷消波洗舊苔鬚門邊有聲歎曰特妙也又良香遊江州竹生嶋偶吟一句曰三千世界眼中盡未得其對偶吟按之夫島神聞聲曰十二因縁心裏空世人傳其文章之妙動鬼神今歳卒平著所著有都氏文集　羅浮子曰　三代實録曰元慶三年二月良香卒云云按元亨釋書良香者京兆人也文才冠世仕到著作郎菅丞相又良香之諸生也菅公階爵日加良香不及怒棄官

入山修練不知所終後百餘年或見大峯山窟中顔色不衰云余家有都氏文集不全然讀之則博洽可以見爾誠是本朝之儒者也記之神仙者後人之妄説歟遂怒於菅相亦誣矣

夏六月賜官位所領奥羽之役諸卿賞戰功

秋八月以僧偏照爲權僧正

四年夏五月右近衞中將在原業平卒

業平者阿保親王第五之子正三位行中納言行平之弟也其幼時號勇陀羅丸初阿保親王娶桓武天皇女伊登内親王生業平天長三年親王上表曰無品高岳親王之男女先停王號賜朝臣姓臣之子息未預改姓既爲昆弟之子寧異歯列之差於是詔仲平行平守平等賜姓於在原朝臣業平體貌閑麗稱爲天下之美男好和歌耽女色觴情性放縱然以好倭歌且容貌之閑都爲世被重貞觀四年授從五位上同五年拜左兵衞佐數年遷左近衞權少將尋遷右馬頭累加至從四位下元慶四年遷爲右近

衞中將人以在原氏之五男時呼之謂在五中將明年兼相模權守後遷兼美濃權守今年卒歳五十八初業平娶紀有常之女爲妻年久而情弛志馳後通河州之一美婦然紀氏女更敷禮不衰前日嫉妒之不形動靜業平却疑紀氏之貳其操潛居庭中窺其妻之狀息時月白風清紀氏獨對鏡燈彈琴發到于中夜猶未寐吟詠風吹奥津白浪倭歌思業平騎龍田山獨行業平聞之良生哀念尚窺見之則女子悲厭而臥簪盛水於銅器

江師爲中集
十三家切韻爲
一家作東宮
切韻尚舉
文字集略
四声字苑
桂苑珠叢抄
考述等
關白職之始

置聽而忽之怪而見之則蟹忽涌爲溺其患思
濫聞如斯業平太息受過而未行來婦禮世人
傳稱紀氏女賢其他業平引去不忍他婦不遑
勝數時人戲呼謂陰陽神○又曰業平一旦入
吉野川上而不知所終不書

秋八月參議菅原是善卒

是善者古人孫古人博覽群淸公子善相繼之
父也初清公博學多聞在位仁不長際與清原
夏人及諸博士撰律令而作義解是善能繼

家業仁明帝承和十二年爲文章博士侍讀清
和帝講孝經論語經史及郡書治要等帝甚善
遇之授參議四位下爲播磨守今年卒平常所
著之書在宮坤錄二十卷錄勝輪律十卷集韻
律詩十卷會分類集七十卷家集十卷

冬十一月罷右大臣基經之攝政爲關白

本朝關白之號始此也

冬十二月以基經爲太政大臣○太上天皇崩於
圓覺寺

皇性寬明仁恕溫和慈愛也好讀書傳消息釋
教意切經行遂讓位於皇太子寄事頭陀歷覽
名山佛壇臨於崩遺詔停素服舉哀之禮春秋
三十一歲

六年春正月天皇元服基經爲加冠○冬十一月
渤海國大使裴頲等一百五人著岸賀州

七年夏四月大使裴頲入京師

裴頲等入京師時鴻臚館帝使菅原道真勞饗
大使時道真爲文章博士以有文才權兼治部
大輔對裴頲等裴頲有文才故與道真爲

詩之贈答五月裴頲入朝獻表及信物帝御豐樂殿
賜宴親王已下參議會其式嚴重也帝又御武
德殿喚渤海客徒觀騎射於朝集堂賜饗大臣
以下就東堂座擇五位已上有容儀者侍堂上○
藤原良積引客就西堂座供食謝所定供奉
以有儀貌良積不出良
儀當此選裴頲欲題送詩章於良積忽索筆硯
時良積不閑文章起座而出頲隨止矣

○裴頲歸國

使左馬助藤恒興賜御衣一襲

冬十一月天皇弄猘獣

帝素愛好在馬於禁中閑處秘而令飼以小野清和善以養馬被寵紀正直以好道術爲寵近清和所行甚不法也自是朝儀悉亂太政大臣聞之遽入内追駈逐清和及庸猥輩其後天皇有犯病或給猿與犬相闘或殺蛙令蛇吞之或殺不辜者有匿其恐者抜寶劔追斬之其行都

帝業基經等屢諫不聽

八年春二月天皇讓位

時天皇悪行旅甚基經入闕潜窺之時天皇使官人登樹上自下突撥之而笑樂基經大驚速謀諮帝入陽成院禁錮不出乃奉太上天皇之尊號天皇時十七歳以仁明帝之子時康即位自是基經倍振權勢矣初時康爲親王之時渤海之使者来朝望見親王在諸王中并起謂所親之者曰今子有至貴之相其登天位必矣果如太使之言

人皇第五十八

光孝天皇

諱時康仁明帝第三子也母皇太后澤子贈太政大臣總継女也

行平上表 時年六十八

天皇始読文選

春二月天皇即位○春三月以中納言在原行平爲兼民部卿

行平上表曰奉今月九日[illegible]書以臣爲民部卿恩踰冬日[illegible]功春水三省而職一身無厝臣謹撿今民損益倉庫虚盈雖繫國吏之黨要彼閑膚司之明察故所在任外職者皆是詳通政事熟踏吏途免日之客具遊所属而已臣累佩銀魚久忝所素職期朽骨已無才智可施空中丹心唯有老病之相追上長玄鑒下愍蒼生伏願陛下曲廻聖恩罷臣所職勿得徽臣爲天上之盗避以開帝不許

夏四月天皇始讀文選○賜貞純親王源姓○秋七月小星四方流散隕墜如雨○秋八月帝出紫宸殿使明經博士等論五經

仁和元年春正月勅以摂津國爲奈野賜太政大臣基經爲遊獵之地

秋八月薩摩國降砂石

今月十一日震聲如雷燒炎甚熾雨砂滿地

而猶夜十二日自辰至子雷電砂降不止砂有
積地一尺餘田野埋瘞人民騒動
冬十二月延僧正遍照於仁壽殿賀七十算○賀
基經之五十算○加州之節婦今古授位二階
今古者加州加賀郡大野郷人也年十三嫁加
賀權掾大神高名經二十餘年高名卒今古廬
于墳側歷年不去哭泣聲日夜不斷於是勅授
位二階免戸内田租表其門閭以旌貞節
二年春正月太政大臣基經子時平元服

時平時十六於仁壽殿元服天皇親加冠
秋八月釋奠
祀畢基經入廟拜木主玉影公卿大夫畢會令
明經博士講論周易文章生等賦詩
○帝幸神泉苑放鷹鶻池鳥
帝好遊獵或幸芹川至野口放鷹鷂擊野禽或
幸神泉苑觀魚放鷹隼令擊水鳥
三年春正月陸奥出羽按察使在原行平上表辭
職不許○有鳥數萬飛鳴太極殿上○夏五月以
山城國乙訓郡大原野為太上天皇遊獵之地○
秋七月於仁壽殿南殿之間獲白龜詔放神泉苑
○天下大地震○秋八月有羽蟻出大藏正藏院
群飛竟天屬于松岳其氣如虹○冬十二月大風
拔樹倒民家○天皇病讓位於皇太子○天皇崩
時春秋五十八在位三年

人皇第五十九

宇多天皇

諱定省光孝帝第三子也母皇后班子女王二品式部卿仲野親王之女也

四年夏四月讃州大旱國司菅原道真祈雨於城
山神○秋八月造仁和寺

號御室門跡之始也高野真然為導師
秋九月命畫工巨勢金岡圖文人之像於皇居南
庇東西障子
金岡中納言巨勢野足之子也仕清和陽成光
孝當今之四朝官至大納言天性巧畫生於是
帝詔時平等擇歷代鴻儒堪詩文者使金岡畫
其像於皇居南庇障子○或傳金岡嘗所畫仁
和寺之馬每夜出于近境田間食稻苗里人恐
穿兩眼依之而止或又曰金岡嘗爲本墨之山

其曆十五詳分遠近

寛平元年春正月元日始行四方拜禮○夏五月
賜高望王平姓
　高望王者桓武帝之曾孫葛原親王之孫高見
　王之子也清盛北條等之祖也
夏六月霖雨洪水
　依霖雨洪水秋稼不登人多餓死
冬十月陽成太上皇復發病
　上皇又病発以琴絃縛宮女以漬洗木中親馳

本朝通紀巻之十九　前編　十三

　馬追人或捉入官人之宅賊害人京人悉恐懼
　焉
冬十一月始行賀茂之臨時祭
二年春正月始献七種粥○僧正遍昭寂
　遍昭俗名良峯宗貞仕於仁明帝甚被寵遇至
　帝之崩不堪哀慕登叡山剃髪於慈覚之室奥
　且台密又受三部灌頂於圓珍元慶三年叙僧
　正仁和二年賜百戸又為元慶寺座主今歳寂
　年七十四世所謂花山僧正遍昭是也

通物鑑
三三三地天泰
經基　姫
基經　經

良房　良
寛平切卿
寛平三年辛亥十月廿九日寂年七十八至文化十三年丙子九百二十六年矣
延長五年丁亥十二月依詔贈僧正法印大和尚位諡智證大師

三年春正月太政太臣藤原基經薨
　時年五十六帝甚悼惜焉贈正一位封越前公
　諡昭宣公
冬十月三井寺開山智證大師寂
　證字圓珍讃州之人姓和氏空海之姪也生形
　嶷然兩眼重瞳性警敏雖幼有老成之量十歳
　能讀論語毛詩文選等十四歳離家入洛十五
　師事延暦寺義真義真常喜其才天長十年試
　毗盧舎那經中第受菩薩戒為大僧時珍十

本朝通紀巻之十九　前編　十四

延暦寺第五座主

　九歳義和十四年預大極殿齋會時與南京明
　詮決擇太義詮相宗之義虎也（詮初在元興寺学相宗惟下数不通佛理志抱屈将出他之適雨降總殿陛目驚激叔嘗皆其后害溼忽覚日至柔窮至堅漸精之為也我雖昏愚豈可息乎便還房励所業於是振其名南方得高誉天下）珍問難
　激揚詮答對拙浩言理共屈自是珍之名播朝
　野仁壽三年乗商船入唐經歴天台開元等之
　諸山受智者之傳法在唐六年書寫經書三百
　巻天安二年歸朝貞観十年為延暦寺座主寛
　平四年任僧都今年卒歳七十八賜謚智證

師珍物自驅鳥至蛇蟬渉獵經傳游沐禪觀下
急當修習之時雖徹曉無假寐隣八十耳目聡
明食啖之物不擇精麁其弟子受阿闍梨位者
一百餘人手剃髪爲僧者五百餘人
今年紀長谷雄始講漢書於朝庭
長谷雄字寛世人稱紀寛初年十八頗知屬文雖列都
良香之門人未及知其名一日諸生集會賦幽
人釣春水之詩時良香擢長谷雄之詩曰緩韻
之間甚得風骨諸生皆驚怪此一言漸長谷雄

增聲價其後長谷雄侍内宴賦草樹迎春詩曰
庭增氣色晴沙碧林變容輝宿雪紅時道真見
其詩執其手曰元白再生恐難及于於是人皆
知長谷雄之老詩賦
四年春正月朔日蝕○夏五月道真奉勅撰類聚
國史
編巻都二百巻自日本紀至三代實録部類分
今歳遣勅書於渤海國
五年秋七月中納言在原行平卒

行平
弘仁八年丁酉生
寛平五年癸丑七月
卒年七十七
文政十年丁亥
九百三十五年

行平平城帝之孫阿保親王之子也好和歌通
吏務歷事數朝至於中納言今歳七十七
按行平嘗在罪左遷須磨浦在所三年徒
然送日之餘顧聘松風村雨之二海女戯謔
之或又遣遙繪嶋感嘆詠永之女詠歌之事
野史俗紀載焉然三代實録及行平上表
等未嘗言左遷故其傳疑不足数挙除以讓
博考或傳行平左遷在仁和三年夫按仁和
實録辞行平之奥羽按察使仁和三年也

正説又明矣
六年秋九月新羅人寇對馬
新羅賊船五十餘艘至于對馬由是筑前守文
室善友將兵至於對馬討殺三百餘人奪取其
船及武具等其賊大敗帰矣
冬十二月渤海使裴文籍再来朝
文籍乃裴頲也於鴻臚館有迎接文籍初元慶
四年来朝諸儒往鴻臚館見之事見元慶四年時文籍
見道真所作詩藁曰風製似白樂天道真聞之

悦之其後道眞文才日進月明也至于此文籍
又見其詩益稱嘆
七年秋八月左大臣源融薨
融者嵯峨帝之子也性好遊樂愛虫魚鳥獸草
花樹木嘗庭形模陸奥之鹽竈造六條河原院
於其儀巨穿池沼令人民運潮水於尼崎浦毎
日燒鹽眺望以爲觀樂矣亦建栖霞觀於西峩
事歡娛今歲薨歲七十三
八年春幸雲林院始有子日宴○秋九月二條后

廢二條后
東光寺善祐
延喜十年庚午
二條后卒
年六十九
后承和九年
壬戌生
貞觀十年戊
子陽成帝生
后時年廿七

廢位
后清和帝后陽成帝母也后密與東光寺僧善
祐相通既發覺由是流善祐於伊豆皇后廢位
時皇后五十五
九年夏六月右大臣源能有薨
能有者文德天皇之皇子清和帝之弟也好学
通政務達弓馬之藝今歲五十五帝太甚哀惜
之也
秋七月天皇讓位於皇太子閑居朱雀院

時帝春今三十一歲在位都十年當此時大納言
時平權大納言道眞相並行政

本朝通紀前編卷之十九[illegible]

本朝通紀前編巻之二十

奥州會陽急士　長井定宗集編

起醍醐天皇寛平九年　盡醍醐天皇延長八年　凡三十三年

醍醐天皇

人皇第六十代

諱敦仁、宇多帝第一子也、母贈皇太后藤胤子、内大臣高藤之女也

昌泰元年　唐昭宗光化元年

春二月天皇讀群書治要

帝時十三、大納言時平基經之子也、大納言菅原道真相共受上皇之勅、輔佐幼帝、摂行萬機、時平時二十七歳、道真時五十四歳也

冬十一月朔冬至群臣慶賀

二年春二月大納言時平任左大臣大納言菅原道真任右大臣

時天皇之外祖藤高藤、仁明帝子源光共為大納言、於是道真自以儒家位在皇之外戚之上、上表曰、奉今月詔旨、以臣任右大臣、仰載天恩、不知所措、臣地非貴種、家是儒孫、偏因太上皇拔擢、忝自至諸公卿、今日昇進之次、無寢無食、以思以慮、人心已不縱容、鬼瞰必示

睚眦、伏願陛下高廻聖鑑、早罷臣官、非唯不奪志於匹夫、亦得從望於衆庶、上表以聞、太上之今帝抑共不聽、於是右大臣重又上表曰、臣藏息惟重、每鼇之首難勝、祈誠未休、舉雉之色欲竭、臣性望荒疎、雋以箕裘之遺業、天資薄鈍、以螢雪之末光、不圖太上天皇拔南海前吏、聖主陛下不棄東宮舊臣、吹毛之疵、逐榮華以鋒起、鎖骨之毀、隨豐祿以荐臻、曉乎拖衣、不遑星霜、僅移十一、潤屋無限、封戸忽滿二千、臣自知

其過涉、人事怨彼盈溢、頭覆急於流電、顚蹶甚於踰機而已、伏願削臣官以全臣福、措臣於臣身、罷遲官崇、皆是不翅之飛翻也、身安福景、豈非無避之霈澤乎、不勝述懼之至、重以伏陳乞、右大臣上表辭官都三、時帝十五歳、聡明秀才、右大臣之年高才賢、知朝廷之輔佐、故不許

秋九月有重陽宴右大臣及三善清行等獻詩

時以菊散一叢金為題、右大臣詩曰……

江鍊白沙黄金化出滿叢花徵臣采得藏中豈若一經遺在家人皆感曰其身既貴然造次不忘家業時清行之所獻詩曰鄒縣村閭皆富貴潘家兒子不無堂自負此句然右大臣不賞之清行不悅宴罷共出到建春門清行問右大臣曰公何不賞我詩右府曰讀貴寧不穩改之為潤屋恰好清行乃改書之

冬十月上皇辭太上天皇尊號祝髮

上皇素嗜佛法去歳禪帝位於皇太子之後以

為昔為人君萬乘儀愚皆歸我今成佛一蓄剃髮即奉書辭太上尊號入仁和寺出家 法名金剛覺 明益信為戒師上皇捨法皇法皇之號自是始也法皇自在位之初好遊獵至是遊歷諸寺遍廻嵩山人皆嘗不知在所天皇數遣勅使於諸山尋求其行在所

今年帝欲幸神泉苑右大臣諫止之

初宇多帝猶從時自禁殺生而次年又有放鷹之遊右大臣從容言帝曰今年鳥獸犯何

庚申

帝懲而罷既而帝愛禪而數幸神泉苑欲宴于乾臨閣右大臣又諫而止焉○或傳先是帝好巡遊數幸離宮右大臣患之然未發之時帝幸神泉苑宴時有一鷺立池汀帝詔侍中令捕之侍中歎執之鷺刷羽將翔侍中曰君王之綸言也飛去歟鷺俛首如聽命者侍中乃執之以獻帝帝感嘆題自書鷺翅曰鳥王遂放之 或此時賜鷺五位 於是右大臣諷帝曰鳥獸尚恐詔命況人乎車駕之所向商家罷賣買農夫止耕耘我聞一

夫不耕國受其饑君思之帝大愧止幸宴

諫諭

曰伯益告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周公訓成王曰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程子曰聖莫聖於舜而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敖虐且舜之不為慢遊敖虐雖愚者亦當知之豈以禹而為之乎蓋慮崇高之佚所以儆戒者當如是由是觀之雖舜不可不諫況成王乎況宇多醍醐帝乎賢哉菅公之歳其逸遊也

二年秋七月彗星現○冬十月文章博士三善清行

臣清行奉書於右大臣諫致仕

清行者百濟國王之裔也爲性明達博洽識衆藝時道眞爲右相專幼主政柄傲臣寮有毀言之難託災星奉書於右大臣曰交淺語深者妄也忌今語來者讖也妄誕責譏所甘心伏冀尊閤特降寬容長昔遊學之次偸習術數伏見明年辛酉運當革命二月建卯將動干戈遭凶衝禍雖未知誰是引弩射市亦當中薄命天數幽微縱難推察人間云爲誠足知亢伏惟尊閤右大臣擢自翰林超昇槐位朝之寵榮道之光華也吉備公外無舊與義伏冀知其止足察其榮分擅風情於煙霞藏山智於丘壑後生仰見不亦美乎右相不聽焉

延喜元年春正月朔日食○春二月貶右大臣正二位菅原道眞被讒左遷太宰權帥

先是帝即位之初行幸朱雀院時上皇在此院上皇謂帝曰右大臣年高才賢舉國之所望也專宜倚用之右大臣宜其旨右大臣固辭而止已左大臣時平聞而大嫉之於是時平與源光藤菅根等相議遂譖之帝猜疑之當此時時平之妹爲皇后被寵至是内外之讒等行以光爲右大臣以右大臣爲太宰權帥法皇大驚將諫帝罷之正月晦夜幸禁闕時平等早察之故令守門之徒固守不開及曉法皇空還朔日道眞出京赴筑紫男子四人皆配流所所道眞時五十七歳

〔羅浮子曰〕傳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公亦然文公之精誠能生一夜松飛千里悔而不能解昌泰帝之惑能書六丁雷降洪水而不能逃時平之讒也能信於天下之民廟食于西府于北野而不能使其身久安於朝廷之上永終於師保之位與簽公之所能者天也故爲廢德天公之所不能者人也故見忌於讒人竊惟我國之儒術專託聖廟之翼佑焉事於筆硯之間遊于翰墨之場者不可不以仰其德獨其化

秋八月左大臣時平大藏善行奉勅撰清和陽成

光孝之三代實錄五十卷

至于書成時平自作序所錄年起於天安二年八月訖于仁和三年凡二十年菅丞相雖預其撰而消斯書成在謫所故除其名

冬十二月法皇作御室於仁和寺

造御室之始也門跡之號自是始也

三年春二月右大臣道眞薨于配所

右府在配所三年行住坐臥不出一室都府樓在眼不往登焉觀音寺在近不往遊重君閉自

放棄之故也今歲春秋五十九薨安樂寺平生所著有三代家集二十八卷清公是善及自集三代也右相文藻今猶在焉二十代集不傳也文德天皇實錄右相自序類聚國史二百卷

按或曰夫菅相公自攝儒家之間以來盡忠於朝廷不貳欲開忠精補人主之治加儲文教前代之衰弊道建萬世之儒宇可謂賢臣也然遺世罔極終太宰府都督殞命於配所傳曰大德必得其壽予竊疑焉如祖公可

天之永命之人也然有如此之災者何乎曰相公繁衰命誠精不顯當時傲卿雖在朝排其身排其位而道不可屈名不可奪遂賢名馳萬代推称日域之　靈神聖廟爲衆人見崇信神英靈與天地同永者何乎是即可不謂大德得壽乎宋伊川所謂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者此謂歟

四年春二月立皇子保明爲皇太子

太子時二歲母藤原穩子時平妹也

五年夏四月紀貫之奉勅撰古今和歌集

貫之紀文幹之子也嘗倭歌宗人丸赤人之爲入最悉浮靡艶麗之詞故發古風幽玄之趣得與紀淑望等撰集之至書成自作序序中論和歌之六義称譽二仙二仙人丸赤人也評華山僧正在原業平文屋康秀宇治山僧喜撰大友黒主小野小町等體製其評論殆得要領

〔羅浮子曰〕周詩卜子夏序曰詩有六義焉紀貫之於和歌亦

云其鈔之義識多矣夫論六人之體製則得識
難之意也於貫之之歌後之作者不能加焉
冬十一月左大臣時平等奉勅撰延喜格
頁其長者覧守紀長谷雄文章博士三善清
行民部大輔大藏朝臣善行等都十一人至于
青成時平自作序　○蟬公絃妙曲款騒風散入黄鐘六律通莫管聲明今古説
令歳蟬丸住相坂山　琵琶湖上鮮絃中秋鶴島
蟬丸不詳其姓氏善彈琵琶且好詠歌蟬丸初
事式部卿敦實親王　親王宇多帝子　王最精音絃於琵

琶特妙自愛流泉啄木曲不肯傳之人獨蟬丸
竊自得焉去結庵於於所隠處幽栖矣是歳又
掃州廬於會坂關寄食於往來人而時時詠歌
樂焉其平素所弾之琵琶號無名蟬丸頭童而
形類僧時人称為道人又為仙先是二位博雅
聞僧熟蟬丸之和琴就州廬学之久得或云相
坂關明神乃蟬霊也
(按)世傳蟬丸延喜帝第四皇子也故隠栖云々
近畔有四宮河原之名此説非也夫按國史

大学頭
前途程遠　馳思於雁
君子國

帝春秋今歳僅二十二豈盲事敦實而後爲
求嘶君之皇子乎以時代考之説可知其誤
又曰蟬丸目盲遁世時時弾琵琶樂焉暫有
弄琵琶始於此故後世瞽家於捜琵琶神然
咏歌序曰蟬丸在會坂關見往来人非盲人
又可知焉
六年秋九月捕勢州鈴鹿山之群盗
狼悪者凡十六人悉誅戮焉
七年鑄延喜通寶錢

八年春正月渤海使裴璆来朝
至四月帰朝特大学頭大江朝綱餞裴璆以詩
其序曰前途程遠馳思於雁山之暮雲後會期
遥霑纓於鴻臚之曉涙璆大感歎之曰我邦嘗
以貴國称君子國蓋謂人才賢哉未見風
秋七月醍醐寺開山聖寶寂
寶讃州之人光仁帝之後也年十六投具戒法
師出家学三論於元興寺之願暁詢金剛峯寺
眞然及源仁稟密教之秘奥貞觀年中開醍醐

寺沙彌諸之二十教又遷東寺東南院講三論寬
平二十年爲貞觀寺座主延喜二十年爲僧正令威
於普光寺逝時歲七十八
九年夏四月右大臣藤原時平薨
時歲三十九贈本院大臣贈正一位太政大臣
○傳時平疾病請三善清行之子淨藏使禱
持念時青色之二蛇從時平之左右耳出頭謂
清行曰我是菅右大臣之靈也今告天帝報讎言
之恐而藏公以法力拂我也和尚禁誡清行令藏

潛去藏至出時平遂卒矣
秋八月桃李華柚實
十年春三月廿一始於東寺被行弘法大師御影
供○夏大旱
十一年春正月朔日食○始供若菜
十二年秋八月大風
十四年春正月宮中大火
公家商屋燒六百餘宇
夏四月式部大輔三善清行獻意見之書十二

帝自即位之始聰明叡知帝業不怠明政焚其
性好華奢不禁爲故高堂連閣貴賤共壯其居
衣服飲食饗宴皆悉倹約不依舊法自是天下
畢役自然饒民御歉弊戶口殃耗加旃頃歲水
旱之災數年穀不登村里殆無儲備之蓄於是
清行憂惜舊制遍見古記造禁奢安民議課寸
獻世之意見書十二條獻朝并上表曰臣伏案
舊記我朝家神明傳統天險開疆土壤膏腴人
民庶富故東平肅慎北降高麗西虜新羅南臣

呉會三韓入朝百濟內屬大唐使譯於焉納款
天竺沙門之來化其所以尒者何也國俗敦
厖民風忠厚輕賦稅疎徭役上垂仁而牧
天下下盡誠以戴上一國之政猶如一身之治
故古史謂之君子之國君帝推其倭皇之尊自
後風化漸薄法令滋彰賦斂年增徭役代倍戶
口月減田畝日荒既而欽明天皇之代佛法初
傳本朝推古天皇以後此教盛行上自群公卿
士下至諸國黎民無建寺塔者不列人數故

盡貲產興造浮圖競捨田園以為佛地多買良
人以為寺奴降及天平彌以尊重遂傾田園多
建大寺其堂宇之崇佛像大工巧之妙莊嚴之
奇有如鬼神之製似非人力之為又令七道諸
國建國分二寺造作之費各用其國正税於是
天下之費十分而五至于桓武帝遷都長岡製
作既畢更營上都再造大極殿新構豊樂院又
其宮殿樓閣百官曹廳親王公主之第宅后妃
嬪御之宮館皆極土木之巧盡賦調庸之用於

是天下之費五分而三仁明帝即位尤好奢靡
雕文錫鏤儘畫事奢衣功者朝製夕改日變月
俊後房內寢之飾飫宴歌樂之儲麗靡煥爛冠
絶古今府帑由是空虛賦斂為之滋起於是天
下之費二分而一貞觀年中應天門及大極殿
頻有災火依太政大臣昭宣公匪躬之誠具
瞻之力蒙民子來萬邦處至修復此宇暮年而
成而天下之費亦失一分之半然則當今之時曾
非往世十分之一也臣去寛平五年任備中介

彼國下道郡有邇磨郷爰見彼國風土記皇極
帝六年大唐將軍蘇定方率新羅軍伐百濟百
濟遣使乞救天皇行幸筑紫將出救兵時天智
帝為皇太子攝政從行路宿下道郡見一郷戸
邑甚盛天皇下詔試徵此郷軍士即得勝兵二
万天皇大悅名此郷曰二萬邑後改曰邇磨其
後帝崩於筑紫行宮終不遣此軍然則二萬兵
士彌可蕃息而天平神護年中右大臣吉備朝
臣以大臣試計此郷戸口纔有課丁千九百餘

人貞觀初故民部卿藤原保則朝臣為彼國介
時見舊記此郷有二萬兵士之文計大帳之次
閲其課丁有七十餘人某到任又閲此郷之戸
口有老丁二人正丁四人中男三人去延喜十
一年彼國介藤原公利任滿歸都清行問邇磨
郷戸口當今幾何公利答曰無有一人謹計年
紀自皇極帝六年庚申至延喜十一年辛未纔二
百五十年衰弊之速亦既如此以一郷而推之
天下虛耗指掌可知方今陛下鍾千年之期運

照萬古之興衰、降憫隱衆庶、施恩愛於四方、宵起旰食、夜念朝行、遍頒綸綍、廣訪芻蕘、眞舜之居三年成都、仲尼之政朞月自理、然則民繁孳不得五代之後、國之興復應期、湊日之間、不仕抃躍、敢陳狂愚、封奏詳切、忠于上、經濟下、帝悅從其書云

乙亥

夏六月大水

十五年秋七月己丑日輪失暉○令歲鑄隆平永寶之錢

丙子

十六年夏五月七日貞純親王薨　年四十三或六十三

親王清和帝第六之皇子也、號桃園親王、清和源氏之祖也、初親王以源能有之女為妻、故能有之族儀之弓馬之勢、與悉授親王、是以親王新建武藝、後世源家之武藝勇謀多勝諸家者悉出親王

○大風雨洪水溢鴨川

丁丑

十七年夏大旱、洛中井泉悉水涸

戊寅

十八年冬十一月無動寺開山相應寂

應性藤氏、近州淺井郡人也、其先孝德帝之裔也、應年十七剃髮、以慈覺大師為師、仕焉、應性敏深、雖淡後不味油酒、不服綿帛、雖一飯過時不食、慈覺感應之學德、傳秘法、貞觀六年創一宇、安置不動像、號無動寺、同八年奏朝曰、南嶽天台皆有號、今先師圓仁既無大師之號、朝議曰、最澄法師未有此號、師資之道自有次序、何超其師、稱讚弟子哉、乃勅曰、澄法師圓仁如龍如象、各建西南之教、共傳東漸之燈、弘法之功不易優劣、然先仁者、系嗣也、聖恩若降於二諡、祝慶併洽於兩師、於是傳教慈覺賜大師之號、本朝大師號始于此、應今歲八十八

今年醫人源輔仁撰掌中要方

先是輔仁為侍醫、著養生鈔七卷及藥名本艸

至于今又撰要方

按　黑川氏本朝醫考曰、於我上世編集書目之書十四部、所謂治療記一卷大村直撰、養要決二十卷物部廣泉撰、金蘭方五十卷菅原岑嗣撰

藥經（和氣廣世撰 共卷數）醫心方三十卷（丹波康頼撰）集註大素經三十卷（小野篁撰）大同類聚方百卷（安倍眞貞 出雲廣貞等撰之）難經開委一卷（出雲廣貞撰）頓醫方萬安方（二部共卷數 昆丹康賴撰）靈蘭集（細川勝元撰）且輔仁所撰之二書等也然或罹火災或散而不出世以至斷絶今行世之書盡絶一二部影嗚呼夫惜哉在志醫業之者孰不大息乎

二十年夏五月渤海使裴璆又來朝

二十一年冬十月謚空海於弘法大師

小納言平惟扶為勅使登高野山宣之僧入喜焉

二十二年夏大旱

延長元年春三月皇太子保明薨

謚文彥太子

○詔燒菅丞相左遷宣旨復本官贈正二位

先是延喜八年所讒丞相之藤菅根卒同九年左大臣時平薨同十四年京師災細火旱帙異連歲不止都下貴云丞相之靈為祟今

七大寺
東大寺
興福寺
藥師寺
元興寺
大安寺
西大寺
法隆寺

年又太子薨於是京都僧震恐天皇亦大懼因焚捨丞相左遷宣旨復本官贈正二位

二年自和州獻八足之鬼

前足二出背

三年夏六月天皇疱瘡○此年大旱

詔尊意法師雩于延暦寺意修佛頂尊勝法假以七日至四日大雨國民呼万歳天皇大悦賜賞尊意

冬十月以皇子寛明為皇太子

四年秋七月詔七大寺讀經

項年本旱大水火災疫疾大起國不安上皇患之故於七大寺讀經祈佛修國家安全○世或傳親源融（傳見平大年）靈託官人曰我生平愿作多放墮苦趣湯鑊劔樹無量而我有宿習以劉苦之隙時時來息河原院耳勅曰修何善脱此苦對曰非根至深難容救哉然於都下之七大寺各修諷讀或免苦趣於是法皇令七寺轉經矣

文選景福殿賦、方四三皇、而六五帝、然世子良狹榴、荊軻曰、何以教太子、軻曰、爲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於君何如也

五年冬十月、左大臣忠平奉勅撰延喜式五十巻。
先是、忠平奉勅撰延喜格二十巻。至是又撰式五十巻。遂於成献書上表曰、竊以天覆地載、聖帝則之、蔭民陰陽、舒明王象之、馭俗。雖則朴素醇醨、殊致之跡、古今不同、然而立法垂規、勸誡之道、寃匿一致。是以太上天皇化周天壤、澤覃淵泉、制格式之明文、貽簡冊於是。李六典詳其綱紀、百寮所依遵、周納軌之猶模範、經國之準的者也。重觀先帝纘寶命、漢唐洪範、

本朝通紀巻之二十　前編　十九

百王之流範、萬民於寄意章所以暴趣凡例、與其章程、乎年代稍遷、質文遞變、與不應通之遙、南北分岐、號令之流、淺深異派。皇帝陛下、道四三皇、德六五帝、潤其南以避普天之澤、翔薄風而撫率土之塵、重賞輕刑、垂鷹之翻忘、禁脂膏鳥獸、野鹿之群不驚然、猶恐惠化未周、頒民附法、逐降弁旨、弥繕隄防、增損其葉之科、條擇格條之殘缺、臣等謹奉綸命、愚褒薄永、於是被古典於周室、擇舊儀於漢家、取捨弘仁

貞觀之弛張、因循永徽開元之沿革、勒成二十部、名曰延喜格式。但格二十巻、纂輯早成、往年奏御、式五十巻、撰集纔畢、今日上聞云云。
冬十二月、釋圓珍贈智證大師。
六年夏六月、書聖賢之像於清涼殿南廂。
其讃詞、文人大江朝綱賦之、其畫、臣勢金岡（係見仁和年）、其字、小野道風書（傳見天暦二年）、當之時人稱南廂三絶。
七年秋八月、大水。

本朝通紀巻之二十　前編　二十

八年夏六月、雷降清涼殿。
當此時、民部卿藤清貫、右中辨平希世二人、於清涼殿、逢雷震死。帝大憚怖、玉體不預、乃移常寧殿。召叡山之尊意、宿禁中、持念。雷漸避、京師傳爲菅靈崇禁闕。○或傳、初尊意在叡山、一日菅丞相化來語曰、我已得梵釋許、欲酬佩懟、願師以法力勿拒我也。意曰、然、然率土者皆王民也。我若承皇詔、何所辟乎。丞相作色、適執所爲之柘榴、吐哺而起、化焰坊戶、煙騰、意結瀉水呪

本文五十八代
孝光天皇
疑八代
孝元天皇歟

擬之、其火即滅、燒郡尚在焉、已而雷雨連夜、前
鴨河大漲、人馬不通、於是乎詔意君宮、意車到
河濱、激浪止流水、汲潞輸宣入宮、持誦、雷乃止
○或又曰、丞相初在配所、讒謗之賊未散、裁
餘封疏、捧上自登屋上、祈天帝、故其靈書徹焉
感天神也
秋九月天皇讓位於皇太子。○天皇崩
時壽四十六、在位都三十一、二十年

本朝通紀卷之二十　前編　二十二終

五十八代
孝光天皇――立彥太忍信命

梶臣（大代之孫）
興道（古左衛督）――本道（藏人）――望行――安見之（従五位上土佐守）――時文（内蔵助）（後撰之者）（能登守）
　　　　　　　　　　　　　　　　　　　　　　　　　　　　　　　　　　　　女
　　　　　　　　　　　　　　　　　　　　――宗庭（木工頭）
　　　　　　　　　　　　　――有友（改有明）
　　　　　　　　　　　　　――友則
若虎（改有人）――有常
行廣――勝廷（両人古今作者）
　　　――采均
女子（業平室）
友則一不上

八代孝元天皇之皇子四男十女、舊事本紀卷之十八
○兒大彥命　吾部臣高橋祖也
○九代開化天皇
○立彥太忍信命　紀臣蘇我等之祖
○武埴安彥命　國屋臣等祖
○倭迹迹姬命

本朝通紀前編卷之二十　畢

孝元天皇二十五年春正月、以欝色謎命為妃、后、生
依綜大彥命、開化天皇、聖主、是月、生皇子立彥太忍信命、大日日天皇、開化也
生御間城入彥五十瓊殖天皇、崇神天皇也

八代孝元――妃――彥太忍信命　二人、母ハ五香色女命
九代開化――皇后――十代崇神

本朝通紀前編卷之二十一

奥州會陽隱士　長井定宗集編

起朱雀院承平元年盡冷泉院安和二年　凡三十九年

人皇第六十二　朱雀院　諱寛明醍醐帝之子母皇后穏子関白基經之女也

承平元年　後唐明宗長興二年　夏六月八日雨雪　秋七月宇多法皇崩

時歳六十五

二年冬十一月行大嘗會奉獻神寶於伊勢兩宮

其外諸社

三年春正月京師盗賊起

四年夏五月天下大地震　今歳山陽南海之賊蜂起令官兵捕之

五年夏四月大霜

此日天寒如嚴冬草葉悉凋也

今年唐呉越人蔣承勲来貢獻羊

純友者鎌足十代之孫

六年夏六月南海賊將藤原純友寇南海

純友伊豫掾也爲人狼戻而不拘禮法自任伊豫日振嶋聚黨擁衆南海山陽處處爲盗賊奪官物掠私財國民爲之見苦頻久矣今年又純友與其黨集二千餘艘之艦備處處海邉奪取海上往来之課物於是朝廷議使紀淑人爲伊豫守鎭其亂淑人以愛恵親邦民邦民多迎淑人背純友至是追賊稍靜焉

藤原純友者閑院左大臣冬嗣公之末葉從五位下太宰少弐良範之子也

七年春正月天皇元服

時歳十五忠平執行其事

夏四月大地震壊民家

下総國猿嶋郡石井郷　平親王　或称神皇　或下総國相馬郡建三城　云

按將門起亂纔二歳驅八州并含東關建都於猿嶋置百官備衆職自立称平親王自是東州不輸官税於京師而天下如有二王嗚呼叛逆甚也暴虐之專開闢以来未有如斯之事故去歳夏月大隕霜今又大地震其應先見者歟夫霜陰氣之結滞不有可陽月而降隕之時而大隕凋草葉零木葉地也宜靜而大震蕩壊民屋變動海陸皆悉陰盛而反常也蓋將門竊尊位人臣蔑君之徴見天像

蓋地形天之教識豈夫可誣乎

天慶元年春正月朔日蝕○夏四月大地震

自十五日至二十九日毎日大地動地割水涌

山嶽頽崩没谿谷

冬十二月洛中大雪

積雪一丈二尺

二年夏四月出羽夷賊蜂起○冬十二月平將門起亂關東自立稱平親王

將門桓武帝五代裔上總介高望之孫也起亂

於關東攻殺其伯父常陸大掾平國香押領常州時權守興世王者說將門曰今公掠一國罪也略八州亦罪也同死罪則死大罪可也且關左爲地勢東連奥州之廣國西有筥根固北接淡山南有魚鹽之利可謂天府四塞之國也公據此堅國以八州之猛兵覇王之業觚可成也將門大然引兵入下野州逐出國司國司戰敗而走將門進移上野略武藏相模伺上總下總爾後建都於下總國猿嶋郡石井郷

號平親皇備百官置衆職其所闕者特曆博士而已當此時純友又起豫州大掠南海至是天下大驟動初將門與純友同朝京師一日登叡山望觀平城歎曰盛土哉大丈夫一生居於斯耳相約以謀逆於是將門語純友曰事成則將門王氏爲帝純友藤氏爲執政締交遂別東西故相與叛如此

按孫子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下兵攻城信哉此言耶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蘗

足可掇而絶手可擢而拔如何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之故也兵亦爾焉良將察亂於未形伐謀伐交不勞而功可成也愚將暗然不察亂於未萌至謀定兵形之時伐之雖兵費力竭功難成也想夫將門純友性暴強素爲衆被忌疑早加嚴法誡不虞而可也然國香爲其伯父不察猶子之殘害蒙然遂被殺戮淑人亦因勅命雖討純友之悪法馳早不討其不義恥然經三年遂使其勢至不可討將

忠文ノ弟藤原忠舒ナリ

二月十四日將門伏誅

將門ノ弟御厨三郎將頼大葦原四郎將平ナリ伏誅

門純友之悪者無足言者天下動亂朝廷諂
薄氷之難事抑鑑其源出國香淑人之怠而
不塞其源者歟

庚

三年春二月使参議藤忠文為征夷大將軍藤忠
舒及源經基為副將軍撃將門○使小野好古藤
慶幸大藏春實將兵船二百餘艘發向伊豫○藤
原秀郷平貞盛將陸奥下野兵與將門戰將門軍
敗伏誅

貞盛者國香之子也初國香被妖孽之時力不
足報其讐怨入骨髓時秀郷起下野勠力於貞
盛貞盛大悦合謀而發陸奥下野兵一萬九千
人與將門合戰下野將門之軍殆敗績將門走
保鴨廣山二將追之戰卒烏亦大破之將門逃
奔貞盛抗聲馳馬追逋如飛遂自射殪將門秀
郷進得其首矣於是斬與世王藤玄茂及其餘
黨二百人關東漸定焉初秀郷通計於將門潜
往謁將門時秀郷勇名素高將門悦彼之來謁
徒跣而走迎秀郷察其輕忽以為非為大事之

天慶四年辛丑五月純友伏誅

器遂叛將門勠力於貞盛○世傳將門為叛之
始帝詔使沙門浄藏咒咀將門於台嶺之楞嚴
院于時將門挾弓矢忽現燈盞之上僧徒視奇
之浄藏曰既知將門之亾滅果如藏之言

夏四月征夷大將軍忠文等依關東平均自駿州
歸京○征討將軍小野好古等與純友戰南海西
州處處純友軍破伏誅

時純友與阿波介國風戰不利掠安藝周防之
村里直超太宰府好古等追到筑紫戰博多官
軍褊將慶幸及春實等忘身力戰縦火焚賊船
純友又大狼狽遁伊豫伊豫警固橘遠保柔衆
迎討大破之斬純友及其子重太丸并平餘黨
南海悉定好古等帰京

下野國押領使藤原秀郷
常陸大掾平貞盛

夏五月賞東西征討使之勲功

以秀郷叙四位下任武藏相模兩國守以貞盛
叙從五位任右馬助其外經基好古慶幸春實
等昇爵賞賜各有差

辛丑

酉年冬十一月天皇親寫法華經圖佛像

天皇素好佛理、遙浮屠、常不尊殺戮。時去歳有將門純友之乱、官兵賊徒相共殞命者不知幾人。帝甚哀愍、以為其罪業皆歸我。於是親畫觀音像六鋪、寫法華經六部、追修亡者冥福。向佛像奉願文曰、伏惟朕猥以眇身嗣忝寶暦、訓俗少術、戢濤未於淼瀰、撫民失方、懼朽索於奔駕。東州拌命之徒陣雲漫起、南海乱常族逆浪不閑。遂議征伐、而或斷頭或伏白刃、而傳首或迷蒼波而乱骸。猶恐九泉之底永纏寒氷、三塗之間

彌溺沸鼎。合眼憂患、彈指譬咳。觀音之誓自在、兼三界而救羣類、妙法之功甚深。故今圖繪尊像、繕寫實典、分此一心、備六道。雖在官軍雖在逆黨、既云率土、誰非王民。欲混勝利於怨親、以須抜濟於平等云云。此日詔大赦天下。

壬寅

五年春正月、詔諸寺造立一萬卒都婆。

世傳、去歳東寺僧日藏者頓死、經十二日蘇生。息絶之間以入地獄語怪事、以一奇事奏朝曰、我冥途之時、金峯菩薩令藏見地獄。看一宿。窟中有四人。其形如炭。一人衣覆肩、三人裸程蹲赤灰上。獄卒告曰、是汝本土之君也。時覆衣之人招藏曰、我是延喜帝也。醍醐帝也　彼太政天神菅相也以怨心祟日本、焼佛寺害有情。然彼因宿世之善行、今為大威徳天神。故彼所作悪報我皆受之。仍受苦無量。汝歸本國奏國君、及率轉造一萬卒都婆、抜我苦患。奏聞事終、聞人寒心。帝甚信藏之妖言、造立一萬卒都婆、且使諸寺轉讀法華經。

甲辰

七年春正月、立成明親王為皇太子。〇今歳天下大風。

乙巳

八年秋九月、右大臣藤仲平薨。

先是承平三年仲平任右大臣。仲平上表稱職。散圃帝語仲平曰、朕心匪石。公何可轉莫重地中、出山以塞天下之望耳。遂不聽。自是恩寵倍厚。同六年任左大臣。今歳七十一。號枇杷左大臣。

丙午

九年夏四月、讓位於弟成明親王、遷居朱雀院。

帝在位都十六年以無皇太子讓位成明親還
居朱雀院成明時二十一　紀貫之薨年六十三

人皇第六十二　村上天皇　諱成明醍醐帝第十四子母與朱雀帝同

天曆元年正月帝行幸朱雀院謁太上天皇〇夏
六月參議藤原忠文卒
忠文時七十五勅贈中納言初將門之亂忠文
為征夷大將軍向東海道途過駿州清見關時
軍監清原滋藤吟杜荀鶴所謂漁舟火影寒燒
浪驛路夜過山兩句忠文歎其軍中而不忘士

事遣酒肴賞其志世人傳聞忠文在謀啞之時
感得可賞之道矣〇或傳將門追討之時華忠
文下向依將門先滅忠文從路還然天皇將賞
道途之功時依小野宮申不預其賞忠文怨小
野宮斷食而死矣

頗　配

秋九月以菅相丞廟始移建北野事見九年
二年夏大旱　秋六月雨　秋八月二十四日日月並見
三年秋八月十四日太政大臣藤原忠平薨
忠平初延喜年中被任右大臣三十有餘

貞信公

斯以官尊任重上表辭職固數而不許今歲者
七十而衰病漸深於是又上表乞骸骨天皇亦
不許忠平連上表三回申瀝丹誠乞切帝不得
止許之既忠平薨帝甚悼惜之贈正一位封信
濃公諡貞信公且使大納言源清蔭等向葬所
忠平固博学而特通律令故奉勅與諸博士相
俱撰延喜格十二卷同式五十卷〇或傳忠平
固功畫圖初為中將也畫杜鵑於扇面每開扇
則畫鵑發聲矣

大江朝綱　巨勢公忠

秋九月陽成太上天皇崩
時歲八十一
冬十二月使大江朝綱藤直幹菅原文時大江維
時等數博士撰古今詩
其詩題曆代鴻儒像使巨勢公忠（公忠金岡之玄孫也遂衰以畫名當世）畫其像於屏風使小野道風書其詩
於繪上自是後天曆帝召朝綱文時論白樂天
之詩語二十字曰汝等各家編彼集擇其尤者一
首以奏進之翌日朝參各捧一紙于御帳下

賦之則共是遊薔薇亭之詩也帝歎二人胸中契合符節當二人同爲皇孫弟見花賦詩朝綱之句曰此花非是人間種瓊樹枝頭第二花文時句曰此花非是人間種再養平臺一片霞上七字不違一字下句共言梁園之事其取事用字彼是無優劣朝綱謂人曰以予及文時不一雙

庚戌

四年秋七月以第二皇子憲平爲皇太子

母中宮安子右大臣師輔之女也憲平產七月

爲太子今冷泉院是也

辛亥

五年冬十月以藤伊尹爲倭歌所之別當撰後撰和歌集

以源順大中臣能宣清原元輔紀時文坂上望城爲寄人之於梨壺撰之時五人以和歌名聞故時人以之號梨壺五歌仙

梨壺 五歌仙

今歲空也造六波羅密寺

壬子

六年秋八月朱雀院太上天皇崩

時歲三十

癸丑

七年春三月大納言藤元方卒

歲六十六先是元方之女爲女御產一宮廣平中宮安子產憲平憲平雖二宮以師輔之外孫超廣平爲太子於是元方大憤懟遂病卒

甲寅

八年秋八月使文章博士橘直幹兼任民部大輔

先是爲文章博士者必兼他官特直幹被任博士七年于斯猶未有兼職於是上疏曰直幹天暦三年自大学頭大内記拜當職日所帶之兩官皆被停止朝家自被始置文章博士之後未聞其例又至同四年三統元夏從式部少輔除

儒職之日不罷少輔拜除恩惟一葉怙之分不同依人而異事雖似偏頗代天而授官誠懸運命直幹不量涯分謬竊大業之名既非器用自濫明時之祿獨任有遺之邪獨抱貧賤恥久顧不遇之質多積淪落之悲抑近代成業之輩悉是儒門之胤也文籍隨身提撕在耳以孫二十有餘老者僅過三十皆繼箕裘咸列昇進直幹生於曩葉刺史之家素無一卷文書之蓄況乎未及成人早喪慈父弱冠之初入虎闈而問風

敎半年之勝役螢悅而豈歲華道難難俗之寒
苦其拆經歷矣不究業適遇漢王好文之時周
公重士之日出自黌門白屋之底獨立孤微之
中獻策於春宮絲及上第策年於夏曆早盈強
仕旭念繼晴衰邁之期當越風塵之客今恤徒
聞聖人之精粹剰臨窮著淵泉竊見頃年之例
雖藏入防出納大政官史生等皆緣袍之時
經上官諸司之選鈍朱紱之後潤俾城數國之
贈齊堂上對策門前成市方今試學海之険難

妙漢百萬里之滄濤聽支途之榮華不及五六
童之倍從飄簞屢空草滋顏淵之巷藜藿深鎖
雨濕原憲之樞者也昔者不改其樂今則難堪
其憂固知儒業之擬瀲是數奇之源也若深其
道者必受其飢寒頒及末代之流頒爲後昆之
誡直幹比年不奏申文唯恃天道亦憑聖明然
而蒼蒼之玄遠難答瑣瑣之素懐未遂伏惟昇
殿是壯身之遷也俗骨不可以躡蓬萊之雲尚
書亦天下之望也庸才不可以攀臺閣之月至

民部之大輔者專養渥澤之地則是恒例之兼
官也誰爲過分之榮職乎徒鑽日月不若趨馳
望請殊蒙天恩被兼任件闕聽慰陸沈淹屈之
愁早表成小野道風淨書以聞帝見其表至代
天而授官之文龍顏艴然遠懷筆屢空藜藿深
鎖之文謂之數回嘆曰彼亦一世之文士也何
沉窮之至是乎是朕之過也即日詔任民部太
輔且天皇翼其墨痕鮮麗曰是可爲道風之筆
也文之美可愛翫常置此書於几傍

按直幹勞苦窮窘之間博覧經史多學而分
見之成功自激文詞恐藥擇白揚子之冀豈
覩之乎宜哉飄簞屢空藜藿深鎖文使帝心
感動也可謂巧於文章者也然評謂之不在
瑰異偉之域者也夫君子於道仕而得君則
欲行其所學也若詐不用待無施則退而隱
而以自樂也未聞汲汲利欲以學問強干譽
求榮官然直幹以不得君爲大患憂憾積下
内憤之泄于外者在文中不可瘦豈是不在

漆雕開　巢父

術道舊業之人乎視之漆雕開不及佐寛勤已
不可同年月而語雖文若在于此時何不洗
耳乎孔丘若在當時何筆春秋可不謂盗儒
乎然念有躬可稱之善人不知之至是奉祀
不容問溫於胸臆無纖芥不平意古人所難
而學者能所不可行守也故孔子以人不知
已而不悶君子焉此時上好詩文文人才子
不乏實無繇文道雖盛之時聖道大義之
學未振興故無傳法道之正道者蓋罕矣如

直幹雖巧文長詩賦其學出本字訓章之間
未見大道之地位宜哉其器淺隨度量以不
被名之稱官不高憂焉乎

九年春三月以菅相至靈稱天滿天神

初天慶三年（七月十六日）菅靈託右京（西京）七條坊婢文子欲據
右近馬場其女甚賤不能營造總祠家側天暦
元年始移北野然其制甚卑陋神靈在焉無時
今歲神託近江國比良社禰宜良種曰太内北
野一夜生松千本可建社於斯以其所建社可

崇天滿天神不幾一夜之間生數千株松果如
神託於是朝日寺僧最珍與右京文子勠力為
追靈社自是靈威日新（至天德三年右大臣師輔改造大廈修敬神威）

天德元年春設内宴召文人賦詩

帝雅聽明好詩文故與群臣相宴常賦詩賜文
時以官鶯囀曉光為題帝賦之曰露濃緩語園
花底月落高歌御柳陰自謂諸才子不及之既
而菅文時獻詩曰西樓月落花間曲中殿燈殘
竹裏音帝嘆曰是亦絕作也乃召文時問其勝

劣文時曰聖作神妙非臣所及也帝曰卿宜
露情實勿憚御製文時恐惶無言帝固請再三
文時曰實聖作下乎拙吟一等帝笑是帝遊
冷泉院召文人賜花光水上浮題勅文時作序
序遲成宴促之猶未成樂與既將還時序成獻
之帝勅藤雅材讀之傳駕閑之亭中有誰謂水
無心濃艷臨兮波變色誰謂花不語輕漾激兮
影動脣之詞帝大感賞之再閑雅進以到天明
今歲夏大旱天下饑饉詔赦田租減服御常膳

今年自春至此月不雨田苗枯焦毛不生天下
大饑帝大愁詔曰儉者德之本也明王能致惠
者仁之源也聖主必施朕以寡薄謬守洪基居
黃屋而不驕優丹符而自約而化非春風澤殊
特雨瀆日之日空積有年之年難逢況頃者甘
澍不降苦旱久盛園囿不見青葦之色壠畝多
谿赤地之愁夫德政防邪善言招福殷宗雖遇
之雉昇耳之妖自消宋景退舍之星守心之變
非異其朕服御物并常膳等宜重省減左右馬

寮秣穀一切減絕諸作役非要者量事且停又
桎圄之中恐有寃者還命所司申慮放出加之
天下諸國有水之處任令百姓漑灌先貧後富
高年鰥寡與獨不能自存者量加賑贍又免除
五畿内七道諸國去天曆五年以往調庸未進
在民身者且東海東山山陽三道驛戸田租限
三箇年殊從原免若丹誠有感蒼穹無欺則降
霈澤於不日望穀稼於如雲普告遐邇俾知朕
意

敏達天皇六代孫
征夷副将軍
○小野永見
岑守
篁
葛絃
道風
岑時
三井明尊

一年春正月山城守小野道風兼任近江權介
道風上表曰謹檢近代拜除之例自當寮頭登
四品之榮爵者不改年曆預一國之寵鮮焉藤
原臣兼三任奧州播惟風任伊州等是也道風
從加爵設數移星交每見除書頻漏渙渥輸忠
貞於奉國積夙夜之勤公春秋二十二歲之時
初奉龍顏之聖主勞績五十四年之日已為鶴
髮之衰翁少藝非神非妙然而紫宸殿之皇居
七廻書賢聖之障子大嘗之寶祚兩度黷畫圖

之屏風臨時奉勅不可勝計方今微功之下日
月弥深薄効之中恩叙未至觀三朝之德化身
猶鮮況本朝隔萬里之波濤名是得播唐國望
雲謝遠聞於吳會就日仰洪施於堯天伏乞乾
臨殊降雨露兼典山城分憂之秩辭浴江府兼
任之恩上疏以聞帝見其表即日下詔以道風
兼任近江權介

冬十一月四日源經基卒
母右大臣能有之女　此能有弓馬
達人也奥義傳授于貞純
經基者多田滿仲之父貞純親王之子也親王

經基之領筑前信濃但馬伊豫武藏下野上總介内藏頭太宰大貳左衛門權佐式部少輔從鎮守府將軍正四位上拾遺集作者

和帝第六皇子桃園親王是也經基以其子將人號六孫王經基素達弓馬長武略初經基在武州時將門興亂於關東八州驚擾經基不應其逆遽到于京師奏其急遽授爵位拜東征副將軍今藏府（年四十一六孫王洛陽本光山大通寺遍照院鎮守六宮權現則經基也）

三年冬十二月右少辨菅原朝臣文時上封事請禁奢侈

先是天下殊奢麗無節且以官賣財故授官之輩不正無德有財之者升官有德乏財者不得官升於是文時患之上封事請禁奢者其略曰俗之凋衰源自奢侈不塞其源何救其俗方今高堂連閣貴賤共壯其居麗服美衣貧富同寛其製官途爭趣之餝窮陸海而盡珍私門求媚之饋剪綾羅而敷器富者傾產業貧者失家雖明詔頻降嚴禁無綏而積習生常流遁忘顧是朝廷所行者從制猶遲故傳云上之所爲人之所歸吳王好劍客百姓多瘡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饑與瘦是人之所厭然尚如是

況今朝廷賓能惡奢好儉天下誰不從其所好乎次請停賣官其略曰量能授官乃理擇材任職職乃循若不量而授不擇而任則人謂之謬妄方今授任之道非不正然時有以財官人以爲助國用於是功勞之臣自退聚斂之輩爭進昔漢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而賜錢十萬所以輕厚賜而重薄位者何耶以官非其人則害及百姓也降逮桓靈之後初開占賣之官皇綱遂紊王業已衰今訪漢家之典考皇朝之記未有賣官而敎俗齊職而安民者矣帝見之有慚色然尚不改焉

㊟古之治國家者量入以爲出故取之有藝用之有節然後足以服邦國以致其用人君若侈驕不量出納之數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節則上常財用不足橫賦暴斂細民皆饑寒至售妻鬻子矣至是人君縱[illegible]有養民救世之志何以省力役薄賦斂乎以是論之人主立政之本有禁靡節用也宜哉

之對事以禁奢侈為第一策惜哉天皇志有
修色不在政事而不有省身嘗心矣

庚申

四年秋九月内裏火上
初桓武帝遷都於此宮已來百九十七年初遭
祿所傳來之寶物悉焼燬特神鏡在温明殿官
人遽不奉出之神鏡自飛揚南殿之櫻樹内侍
受袖上奉移縫殿自是以神鏡猶内侍所天皇
避火於冷泉院聞寶物之罹災顧左右曰直幹
之書免火乎否（直幹書見于天暦八年）不敢問其餘之珍貨

時人聞之感天皇之重文
冬十一月天皇遷居冷泉院

辛酉

應和元年冬十一月帝自冷泉院遷幸新造内裏
○右少將藤高光遁世隱于横川
高光者右大臣師輔之庶子也惟温靜好學文
帝以高光為隨身時帝聞高光之所暗誦之書
多召議其才高光隨仰諳誦文選三都賦帝感
嘆之叙從四位任右少將既而高光有出俗惠
之志遂隱于睿山之横川天子惆然賜倭歌焉

光奉獻答歌而後去横川入多武峯世称為多
武峯少將

壬戌

二年攝州金龍寺開山千觀寂
觀姓橘氏相州刺史敏貞之子也初敏貞無子
祈千手觀音産于千觀故以千觀為號觀初在
于三井寺学顯密教旁修浄土後逃衆住攝州
遐近山（今金龍寺也）時時出淀渡口自為馬夫而惠
行人觀為人慈順無嗔色常含微笑今年壽六
十六世人見遺像称笑佛

癸亥

三年春二月天皇元服○秋八月叡山良源與南
都法藏於清涼殿宗論
帝素信佛法故設法華講莚於清涼殿五日延
南北都（以叡山為北都也以興福寺為南都）名德二十人分朝夕
二座南北僧互論詮講問至第二日夕座南都
法藏為導師北都覚慶為問者時藏立定性二
乘不成佛之義覚慶問難不明藏辭辨甚鋭慶
益屈澁不辨於是北都第三朝導師良源（慈恵僧正是也）
聞慶屈咬唇踰次出代慶演衆生皆成佛

康保元年甲子
道風卒ス
年七十一

大慧曰淨藏者
地藏薩埵之應
化也
一生ノ間受三奇
拜
東寺日藏者參
議三善清行之
族弟也延喜五
年乙丑生ス実
世称御嶽上人ト

甲子

之旨問答往反難逮已夜源藏曰決擇生死捐
至更深明日扶理窟至翌日源又居導師座南
都平州為問者也而源代昨夕問又義未竟君
臣清耳而待源詞義邁前日聞者平州無分藏
亦鉗口不言源曰昨有扶窟之言今何默爾藏
曰子之才辯似富樓那我之訥昧豈可當乎合
會悉嘆伏源之才辯

康保元年夏四月中宮藤原安子薨○以藤原登
子為中宮

登子ハ右大臣師輔ノ女安子之妹也初天皇之兄
重明親王以登子為妻時天皇見容貌之無匹
通之既先歿重明薨相継今歳又中宮薨於是
帝召納登子登子為中宮自是帝寵耽惑不自
了輟息朝政矣

冬十一月東山雲居寺僧淨藏寂

淨藏ハ洛城ノ人諫議大夫三善清行之第八子日藏
之兄也寛平三年生聰明秀才年四歳諳誦千
字文七歳出家從叡山玄昭法師稟密教之

六十二代村上天皇
康保元年甲子
十一月廿一日薨寿
七十四
文化十二年乙亥
八百五十二年矣

太慧法師学悉曇章宵悉究淵奧藏才素聞一
知二故雖天文易筮醫卜文章莫不貫搆因於
祈雩病家賊從悉祈得効者多也今歳春秋七
十四寂於雲居寺 浴東雲居寺則永和四年丁巳建立

四年夏五月天皇崩

時春秋四十二在位都二十一年

夏六月皇太子即位

帝時十五歳初帝生七月而立為太子五歳受
右大臣元方之靈祟有邪氣病也 事見天暦四年也

陰[illegible]之始

戊辰　己巳

是猶未愈故關白藤實頼其弟師尹等攝朝政

冬十二月村上帝皇子為平為皇太子

人皇第六十三 冷泉院 諱憲平村上帝第二子母中宮右大臣師輔女也

安和元年夏大雨

二年春三月左大臣藤高明與中務少輔源連相
共謀反發覺高明配太宰府

帝初為太子之時因病不躬朝政於是使先帝
第二皇子為平預朝政先帝崩逮太子即位
皆人以為為平為皇太子時實頼與高明

検非違使従四位上武蔵守滿季
高明集名西宮記

為平以為高明之聟實頼不喜為平之太子許
掄先帝之遺詔奉為平弟守平為皇太子於是
高明大發怒與中務少輔繁延及僧蓮茂等相
議欲奪天皇之位我聟以為平今即位時源滿
仲早知其叛謀密告實頼實頼大驚奏使滿仲
捕之以高明貶太宰權帥又滿仲與其弟滿季
共執其黨繁延及藤千晴（千晴ハ秀郷ノ子ナリ也）其男久頼分
僧蓮茂等悉皆配流處處（藤太秀郷之四男）

秋八月天皇讓位於太子守平

依病未快之故在位僅二年

本朝通紀前編卷之二十一畢

本朝通紀巻之二十二

奥州会陽隠士　長井定宗集編

圓融院

起圓融院天禄元年、盡一條院寛弘八年、凡四十二年

人皇第六十四　諱守平、村上帝第五子也、母與冷泉院同也

天禄元年　宋太祖開寶三年　夏六月始行山城国愛宕郡祇園会○冬十月右大臣藤原在衡薨

在衡者奥名之裔有頼之子也、少在於学寮以業鳴於世、仕醍醐朝自文章生至中納言、自是

歴事朱雀村上冷泉圓融之数朝至左大臣、出自儒家登三台者、吉備公菅相丞之他在衡一人而已、時人羨官臬之速、今年寿七十九、在衡嘗毎入禁省必載書一帙於車閲之、帝将有問、應對如向書、平日恪勤官事不怠、一日烈風暴雨、左右諫帝曰、縦雖在衡不得輙、勅語未終在衡載笠而来、帝臣皆感其仕不怠如此

二年春三月始行石清水臨時祭○今歳建多田院

天台宗　京師六波羅蜜寺空也上人為寛依天禄二年四月上天台從座主延昌受戒云云

慈恵僧正為供養之導師

三年春正月天皇元服○夏四月源高明被赦自筑紫帰京○秋九月西光寺之空也寂

不詳其氏族、以徳行名声重焉也、嘗與諸弟在山中、時々言嗚呼喧哉、諸弟愈慎、一日空也失所在、遍覓不得之、諸弟不得止散而往四方、時空潜入市張藁席為室、設破盆需食、一弟子有事赴市偶見之、驚曰、師以山中為喧、何以在此乎、空曰、吾在山中教育徒衆心不静、方今市中

釈書巻十四有空也傳彼住年七十臘二十五

無事也、一盆自足無役、所乏且眼前之衆生界種々作業亦能勧我勧念、欲求閑静無過于是、弟子不知所言掩涙而去、今歳八十三在於東山閑院寂　本朝文粋十四曰、六波羅蜜寺者空也聖者権輿之、中信上人開毛也、弟子中信精於台教能継祖業

天延元年夏四月洛中大火

有寇盗圍源満仲之宅縦火、満仲自射殺盗長、或傷残党、大惶退散矣、罹延火之家三百余宇、捜索其黨不得、於是使武士警固禁中

二年内大臣藤兼通任太政大臣兼蒙輦朝参

兼通伊尹之弟也初兼通為參議之時其弟兼
家為中納言兼通進為中納言之時兼家任大
納言兼通兄怒官爵之在於弟下其兄從與右
太臣頼忠相計自恣官昇不經大納言直至内
大臣不幾自任太政大臣執政柄時帝歳十五
初齡不了其奢自是兼通任情振權勢構大館
於堀川其造營如官殿寵土木之巧麗奇莊嚴
冠絶古今人或有謂其侈者雖貴種達官或刑
或流故惶無敢謂其非者時人謗唱曰寧聴中

入廃宅無語兼通攝政之後

三年秋八月二十四日滿月見申方彗星屢現冬

十二月十六日日食皆既遂不見

貞元元年夏五月内裏炎上

天皇中宮相共避火幸兼通之堀川館

夏六月大地震

至于七月地震猶未靜京中及洛外寺社悉破
壞民家轉倒人民壓死者過半

二年夏四月兼通矯詔停左大臣源兼明之職

前中書王源兼明親王
後中書王源具平親王

中務卿親王

兼明醍醐帝第二皇子也自成童聰明好讀書
以才識有名于世帝賜以源姓官爵頻進至左
太臣時人輻湊之於是兼通悼其勢威之起已
陽尊以為親王任中務卿以忠頼轉左太臣以
源雅信為右太臣兼明之罷官職奪其權勢先
是兼明顧兼通之擅朝政以為不可求預朝職
乃造幽居於亀山之下欲辭官休身終老於此
時有此事不遂宿志於是欝陶自擬賈生鵩鳥

兼明親王
莵裘賦
〻〻邑名也
左傳隠公十一
年而羽父請
殺桓公將以
求大宰公曰
為其少故也
吾將授之矣
使営莵裘
吾將老焉注
莵裘魯邑
在泰山梁父
縣南不欲居
魯邑故別営
外邑

賦作莵裘賦廣之其詞言赤奮若歳清和之月
陟彼西山言採其薇吟鸚賦而夕惕顧莵裘而
朝発昔隠公之逢害也誠在天之棄魯今我之
不肖也何遭世之顛越天其何言哉四時行百
物成聞之不言請對以情惟天高而地廣上無
始下無極萬物言生或消或息風雨陶冶寒暑
廻薄千變萬化有何常則禍福相順憂喜不定
栄枯同枝歌哭同徑下学人事上達天命不知愛
不喜其唯上聖歟伯夷得仁而飢彼無奈其道

跖以壽而終是亦若爲箕子囚繫比干傷夷天之與善其信未知故柳下三黜而不悔子仲長徃而無歸况今趙高指鹿之日梁冀跋扈之時昆而冠兮匪常理之可謂烏也鏡兮寧彝倫之所資夫斂戢者慊於柔不發剛而摧折梁棟者取於直不取撓而傾危徃哲擧措無有磷緇不歠其醨雖狐源父謙不容何病可祖顔子之劉亦失世有治亂時有通塞迹有顯晦扶桑豈無影乎浮雲掩而乍翳蕙蘭豈不芳乎秋風吹而

先敗彼尼父之一望也歎亀山之蔽魯靈均之五顧也繞沅湘而傷楚欲問明訓於先賢以鑑由致於萬古唐風雖移猶依俙於舊漢德縱厭安諂諛於新殊恨王風之不競直道之已湮闇嵩蛙而長欲悲屈蠖之不伸俟河清日浮雲幾春凡人在世也殆花上之露如空中之雲去留無常生滅不定散相紛沕穆糺錯何可勝云不語靡言使是淨名翁之病知者黙也寧非玄元代之丈喪馬之老委倚伏於秋草夢蝶之翁

忠平一 實頼 頼忠 公任

六十六代一條天皇 永延元年丁亥 六月廿六日 前関白太政大臣藤原兼家 封 諡

是非於春蘂冥々之理無適無莫如々之義非有非空嗟李丈主早没吾何之恨已矣已矣命之衰也吾將入龜緒之嚴隈歸免裘而去來賦哉見者爲無涙【林氏靖曰】藤氏執國政者久矣至忠仁公昭宣公而勢愈熾矣故源信源常源融皆弘仁帝之子而揔台階之貴雖然尊居而已朝憲國章皆在彼藤家昌泰延喜之世右大臣菅道真之左遷以時平忌其逼已也兼通之於兼明亦然

秋七月天皇遷幸新造内裏

以新營之漸成也諸門之額當世之能書藤佐理書之　長德四年戊戌七月廿五日參議佐理卒年五十五　文政十一年戊子八百三十一年

冬十一月太政大臣藤原兼通薨

去十月兼道依疾讓關白於賴忠至是卒時歲五十一封遠江公諡忠義公初兼通娟疾弟兼家將退之故譖奏曰方今兼家之娘麗冷泉上皇誕生于皇子由是有覦尊位代人主之企天皇太驚削兼家之太納言官降治部卿

按兼通以詐力自登大官四年於斯專擅弄天位於掌上加之推下兼明之賢宜致廢新弟其暴甚牧挙悲哉天皇年少不知其暴使之居百官之上摂天下之廣民人不任其恵賢臣不得其志者宜哉使彼永居太臣位蓋有覆天位絶祀之灾矣兼通早死不委其位者朝庭之大幸天下之慶甚也古語有之也大權不可移奪則天賜死於此人奪其權天仁於人不豈偉乎

本朝通紀巻之二十二　前編　七

天元元年秋八月兼家娘以詮子為女御

先是以兼通之女為中宮故兼通有職之間以他婦不能入内至是始召入詮子於梅壷為女御

己卯　二年夏大旱（文政十一年戊子八百五十年）

庚辰　三年春二月頼忠子公任於清涼殿元服○秋七月大風○冬十一月内裏炎上

辛巳　四年秋七月以叡山慈恵僧正任大僧正

時帝患瘧醫療不效帝召僧正加持疾愈帝喜以僧正任大僧正（行基之後無此任經二百有餘年而始置之大僧正）

秋九月従三位菅原文時卒

文時右大弁高視子菅相丞之孫也継箕裘博學弘才而侍讀村上帝也以文章叙従三位天暦十一年上封事諫諍村上帝其言的實万世規鑑也（事見天暦十一年）先是清慎公使文時書辞左大臣之表表中有隴山雲暗李将軍之在家潁水浪閑蔡征虜之未仕之句遍傳都下見者無不感歎也嘗有盗賊數輩過文時門窺之問闇人曰主人為誰答曰作隴山雲暗之詞之人也盗聞之曰此是當時之奇才也可畏可畏走而去都人聞之重文時之秀才令歳壽八十三世謂之菅三品

本朝通紀巻之二十二　前編　八

冬十月遷幸新造内裏

壬午　五年夏大旱天下饑饉○秋九月叡山僧奝然入宋（傳見永延元年）○冬十一月大裏炎上天皇避火遷堀川院

癸未　永観元年春二月詔検非違使捕洛中畏持弓矢

帯年仗者禁獄之

内裏數度亡回祿或洛中舎亡皆以有放火之

沙汰

春三月建圓融寺（ ）夏四月詔改年為永觀元年

大赦天下

詔曰唐堯之敬民也數雖授時而未號漢武之撫俗也初以建元而為名自爾以來或遇休祥以開元或依災變以革曆朕以庸虚忝守神器纘日是淺多旧計年只十一再年天之咊忘屢呈

妖惟而相誡德之是薄雖致兢惕不消去年秦稷之遇炎旱矣或戸殆無矢宮室之為灰燼爲皇者唯有地欲修又作百姓之責將爽素非一人之君側隱于懐竊禁難忘方今上玄之譴使如是中丹之謝欲奈何宜改正朔以易寧土之聽施德政以改天元六年為永觀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免者不在赦限又老人及僧尼年百歳已上給穀四斛九十以上三斛八十已上二斛七十已上一斛布造還通令知朕意主者施

源順

倭名引叢名
字苑等

今年從五位上能登守源順卒

順源擧之子弘仁帝四代之孫也順為人博聞強記屬文賦詩又精倭歌比壯奉名於進士直勢學院天暦五年奉詔與大中臣能宣清原元輔等相共撰後撰和歌集順為之最事見天暦五年康保年中補刑部外郎又除戸部郎中天暦四年請補淡路守不許天元三年請任伊賀伊勢守又不許於是順常憤怨之因所畜之無尾牛作無尾牛歌述其懐帝哀以順為能登守在任

三年卒平生所著有倭名類聚鈔二十卷擬在列集七卷其餘平生詩文甚繁矣【羅浮子曰】世稱揚子雲識字然元原不可祚也源順者吾邦千載之子雲乎熟知倭名者且暮遇之

甲申

二年秋八月天皇讓位於皇太子師貞

帝在位都十五年

秋八月奉圓融院太上天皇之尊號（ ）冬十二月

詔公卿大夫及京官外國五位以上職者官各舉差才明經課試及第之儒士獻封事

詔曰、一人耳不能盡聽天下、一人目不得齊視域中。是以古之王者、或問謗誉於途、有邪必正、或採聽言於市、有善則行。朕在東闈十餘年、當少日臨北闕四五月。懇親義後、朕粗聞前事、彌欲後治。頃年蒼蒼屢降水旱之災、元元動靜斗木之役、倉廩已竭、田園自蕪。遂争浮食者多、好儉處約者少。書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夫人主者以納敢諫為先、人臣者以進諫言為任。彼廣徳之戒、攀欒終諫、甚寧朱雲之折檻

求、令無理。且夫國之將興也、上下聚賢。國之將廢也、道路以目。至如破家爲國、前折犯諫者、是朕之願也。忘身而扶之、勤力而濟之、人知天亦知、民悦君可。是卿等各上封事、匡朕之不逮。

〔按〕夫君欲以一人目見天下之廣、以一人之耳聽萬物之無、且代百官所爲、縱雖聖智之君、亦日力不可足也。况於庸主。宜哉、天皇即位之初、使群臣獻封事、聽天下之情、可謂知爲君之道也。或曰、帝懼民事艱難、憂水旱之

醫心方三十卷

変問天下、隨民情而欲設其治教者、似知道。然不數搢紳、徴殿政教不行、爲一婦人心神器之重、於淑省之知、治道不行。治道者帝也。知天下、勢不動天下、勢者亦帝也。夫雖知不行、猶不知。豈可謂爭知爲君之道曰然。如斯、則帝幸燕嬖夫、然強不可爲帝之慾夫。蓋食嗜慾之須、國色媚而後慎之者、不在正者不能。於蓋本命藏僅十七、以天下之秀色頭畢竟可爲蕩惑乎。群卿諫之入內之

始禁嬖寵之臠、使帝永不至如斯之大禍。惜哉、朝廷無諫臣乎。

○醫博士丹波康頼撰醫心方三十卷。

康頼其先出自後漢靈帝。康頼醫術通神妙、救療蒼生、故以褒名顯于天下。叙從五位上、歷鍼博士、治療之暇、著醫心方三十卷、獻納之。康頼元領丹波國矢田郡、於是始賜丹波宿禰姓。其子孫相繼、以醫術彰名。

〔按〕康頼以醫起家、以降累世綿綿、不墜其業、

或爲嬰兒頸或任施藥院使者都一百十餘人然至於近世丹氏寥々我未聞有其子孫吁夫惜哉

乙酉

本皇第六十五　花山院　諱師貞冷泉院第一子也母贈皇太后藤原懷子攝政太臣師尹女也

寛和元年夏四月延暦寺良源寂○藤原齊明等有罪伏誅

齊明及其弟保輔等張本惡黨刃傷大江匡衡藤原季孝等劫掠匡衡之宅指齊明保輔等逃亡朝廷下詔索之捕齊明於近江高嶋誅之

爲光之女恒子弘徽殿之女御

夏大旱○六月弘徽殿之女御薨

帝即位之初納關白頼忠之娘且爲平親王之女藤原朝光之娘爲女御三女相共不得帝寵時聞大納言爲光之娘恒子之容貌麗美納女御天皇寵遇甚渥置之於弘徽殿故呼曰弘徽殿之女御是月恒子病薨天皇甚愁悲不聞朝政遂有捨世之志群臣數諫之而不聽

秋八月圓融院落飾稱法皇　法諱金剛法覺如

丙戌

二年夏六月天皇退位入花山寺落飾

拾遺和歌集合三代集

帝不止春弘徽殿之情其夜潛出自貞觀殿之小門入花山寺藤原道兼沙門嚴久僅二人從帝路過陰陽師安部晴明之宅晴明遇避暑庭仰見驚曰天象呈天子避位之象也何其怪哉帝聞而笑之走入花山寺薙髮　法諱入覺　晴明急入宮奏帝不在至明日索得帝之所在而大駭中納言藤義懷左中辨藤惟成等見帝之落飾不堪悲歎遂剃髮帝在位二年遜位於是群臣立[illegible]太子即位春秋七歳

丁亥

本皇第六十六　一條院　圓融院第一之子諱懷仁母[illegible]女御藤原詮子右大臣兼家之女也

永延元年春正月釋奝然自宋歸朝獻所持來之佛像及一切經等

奝然未詳其姓氏居東大寺學三論又受密教於元杲天祿以後有心渡海當此時本朝人憚遐貢之使商舶遂絶故欲入宋待商賈之容而渡令遇其便將遂此志有老母行年六十奝然抛母去則天年難保遺留亦非宿懷思量而不決母聞之然猶却有歡心奝一勸一泣使於

伴寺伴養蒲說天竺梵母數年全愈之餘命自宋朝還我土再見母面則乘商船入宋迎禮勝地歷覲明師遂於汴都西華門外啓聖禪院礼優塡王旃檀像乃雇佛工模刻而得之太宗詔問我皇系歷神奝對答詳備君臣稱嘆太宗賜紫衣時本朝永延元年也奝在宋都六年上台州鄮仁德之船歸朝持來大藏經五千四十八卷及十六羅漢畫像其所模刻之像今嵯峨淸凉院釋迦
其時母尚在爲奝大悅焉

秋九月中務親王源兼明薨年七十四傳見貞元二年

戊子
二年秋八月右大臣藤兼家造二條京極宅其造營極土木丞奇麗至宅成招百官饗宴特源賴光滿仲之嫡子見治安元年傳奉貢駒三十匹配分於臣以下武蒲濟々之壯觀人皆驚之

今年釋性空開播州書寫山圓敎寺事見寛弘四年

己丑
永祚元年夏六月彗星現東方○秋八月三日日見三方後合爲一○十三日大風吹倒宮城諸門及自社佛閣○冬十二月右大臣兼家任太政大臣時兼家上表辭職曰臣聞貞觀之初命忠仁公爲相三公當仁百官惣己俗阜無費于受崇封德高有便于鍾厚禮陛下以今日天下准昔時賦歛之靡耗萬倍以貞觀故事比微臣才用之懸隔千里加以彼間公卿其數絶十有二人第儉交深竇封不幾今當時所備者上皇三院內主三宮及公卿廿二人也計其職邑爲國須費而臣更疑三宮之儀又居正台之任若以前胄

之末苗謂賞臣則周邵之後無登三事者以外戚之元老謂崇臣則陰郭之家不過九卿臣竊奇帝道履政途以來變異屢臻謗訕無隙聞六典則五既闕論八柄亦七不堪彼湯武聖主也然不能乘舲舟而濟江湖伊呂賢相也然不能騁馬而馳郊野雖寔聖主賢相猶若越人與胡見者況愚臣爲得待重載以久濟巨川哉六以猥陟象岳哉方今陛下肇服玄冕斯蓋尊止百辟傾心懐々然以待陛下之政四時傾耳

靡然以聽陛下之風臣之休退今其時也昔羊叔子之歸故里也指二碑而為吾師鄭臣君之挙新材也推五輪而進其位何以忘止足猶欲翻通鱗伏願陛下暫撤王廳垂照丹欵早停先勅其文者時之文人大江匡衡書之其書時能筆藤行成淨書之以聽帝不聽其請

庚寅

正暦元年春正月天皇元服

時天皇十一歳

夏五月攝政兼家辭職出家

兼家有病上表辭職凡四箇度帝不得止免之以其子道隆代兼家為攝政於是兼家剃髪號家東三條太入道

秋七月前攝政藤原兼家薨

時歳六十二以其第為寺號法興院有攝家之院號者始于此

辛卯

二年春二月圓融法皇崩

時歳三十二

冬十月梅壺皇太后詮子剃髪始號女院

詮子圓融院之后帝之母也號東三條院后有院號始于此

壬辰

三年夏六月太政大臣為光薨

時歳五十一封相模公謚恒徳公其子道信哀慟至切父而不襄然親喪俗禮皆一期而止道信不得違衆歎兮除服泣作和歌曰限阿禮波今日脱捨都藤衣果奈幾物波奈利計里時人感其孝志

今年紫式部卒

式部越前守為時之女母常陸守為信女也初號藤式部陪侍上東門院其性聰敏宜和漢之史雅善歌詠兼通佛理入天台一心三觀與脉閨閤之才人也嘗式部在石山寺撰源氏物語者于卷其言效荘子之寓言以假為真然筆端鼓舞之妙於國字撰撰之中最奇勝也就中若紫之巻詞言絶妙故改賜名於紫式部時人稱日本紀局先是圓融院雪後望山式部侍玉扆帝欲試式部之才戯噴謂之曰香爐峯雪如何

紫式部日本紀局　言鋒絶妙人如玉
寓言荘子仮為真　鼓舞筆端歌雅曲
右題源氏物語　金山忠信耶參

香爐峯下新卜草堂新成　唐白居易
日高睡足猶慵起　小閣重衾不怕寒
遺愛寺鐘欹枕聴　香爐峯雪撥簾看
匡廬便是逃名地　司馬仍為送老官
心泰身寧是帰処　故郷何独在長安
右如前〃今記一首

旧跡正親町以南京極西頬今東北院也此院上東門院御所也又式部墓所在雲林院白毫院南小野篁墓之西也

式部徐起而前捲御簾帝有愉色此記憶唐樂天之香爐峯雪撥簾看之句悟帝意者也後嫁左衛門佐宣孝生大貳三位辨局 校衣仕ス

按先達多撰式部之傳而未記其逝年唯和漢歷代備考謂今年式部卒實錄之所不記傳達之所不謂闕而可也而本朝可及式部之才之女倭姫有子内親王之他我未見之因附其卒年而不記餘歷無書中可叙其傳之編故上大書式部卒下略載其事蹟者也或傳為特作源氏而式部筆授不審

本朝通紀卷之二十二　前編　十九

四年夏四月道隆辭攝政為關白○夏五月菅丞相贈太政大臣正一位

勅使下向筑紫之安樂寺宣詔詩神託詩曰昔為北闕被悲士今作西都雪恥屍生恨死歡其我奈從今望足護皇基

五年春三月天下盜賊大起

天皇詔源滿政平惟時源頼親 頼光之弟 源頼信等分遣諸國捕群盜

長德元年春三月關白藤原道隆薨

今月道隆疾病不平於是奏朝曰臣聞王者衡天下也承天建官象地分職所撰失道則泰階不平所受乖仁則列岳為異臣伏檢家譜列祖先臣之秉鈞軸者多是老年蓄德莫不奇才太功而今壯年而早昇不才而妄進三十餘初攝政四十餘猶關白位在三公之上目眩易迷身疲萬機手繁難理夫股戰非可久立頻厚非可寄君重載之舟不犀那堪濟川之用再實之樹有蠹未免待風之危伏願陛下憐臣辭病免臣

本朝通紀卷之二十二　前編　二十

道名縱後履冰趨熱戀往日於虛無唯將席月白雲養餘年為已有所其請懇情切瀉丹情之處帝憐免其請以其子伊周為假之關白於是道隆落飾不幾薨時歲四十三

夏四月以右大臣道兼為關白○秋八月關白道兼薨以其弟道長任關白

初道兼為關白之時伊周奪已之假官以任之常嫉怨自是叔姪有隙不睦 伊周者道兼之姪也 伊周私

咒詛道兼不異道兼薨（粟田關白是也）伊周快然以為宿憾已遂矣時女院察伊周之狼心故以伊周不為關白以道長為關白伊周倍憾怒不平又詛道長然無驗

今歳自夏至秋大變

二年夏四月藤原伊周其弟隆家有罪被刑流

先是花山法皇通鷹司四君女每夜乗騎幸女宅時伊周通四君之娣三君依意疑以為通三君於是與隆家相謀伏路狙法皇射中御衣袖

法皇雖大驚心恥不敢言為然已事泄著于世帝甚怒使源頼光等警護禁廷詔撿非違使捕伊周及隆家削其官職流于伊周於播州于隆家於出雲

三年夏四月伊周隆家得赦歸京

初伊周等被配之時其母不勝離憂頓寝病将死唯所言欲見伊周一語耳伊周有配所聞之大愁無樂生意謂若於其未瞑之前幸得母於相見備使我罹重刑亦何恨為衆間亡出於下

神社詳説曰信濃國戸隠明神者手力雄命也天照太神入天岩戸時排其戸者[illegible]

微服潜行以歸其家問母之病而事露於是以犯法更貶於太宰府時伊周之妹中宮定子誕生皇子由是伊周隆家被赦歸洛

秋八月前鎮守府将軍源満仲卒

満仲者六孫王之子而清和帝曽孫也達武藝兼好倭歌故以武名顯于世其子孫累世源武之繁栄皆推満仲為始祖満仲曽任鎮守府將軍又為左馬頭初天徳四年有寇盗夜入満仲之家満仲善拒之射殺之遂索得其黨安和二

年源高明之乱與其弟満季相共警衛禁中執其賊貞元二年満仲登叡山聴座主院賢僧正之唱導大信崇致仕剃髪去居摂州立多田院故時人稱多田満仲此年壽八十八或曰天徳年中信濃國戸隠山有妖鬼攫割人民駭死童女國人為之苦矣朝廷議使満仲鎮之満仲奉勅入戸隠山輙斬其妖鬼

四年秋七月藤原佐理卒

佐理者藤敦敏之子清慎公實頼之孫也母ハ忠

大臣時平女也自幼畫嗜筆墨留心於斯故折
六書萃楚摘八體之英華本朝三筆之其一也
其初習慣道風之墨法至于晩年慕義子之風
情曾佐理任太宰大貳任罷自鎮西還至伊豫
國時治風浪悪不能出舟宿留數日一夕夢三
嶋神告佐理曰請汝書社額然得順風翼日乃
書社額懸之風乃順而發舟時人感其墨痕之
妙通神

秋八月文章博士大江朝臣匡衡與大内記紀齊

名論大江時棟之詩

今月帝招文人數輩作詩使匡衡擇上其詩匡
衡以時棟之詩爲第一時齊名難其詩稱有下
句蜂腰病抑留與匡衡詐其義諍論齊名之曰
時棟之詩曰洛呆人益樂霑渥世皆喜似玉潤
門千知毛加戸萬今案上章霑字霑徳之義也
下章潤字亦潤徳之義也霑與潤其義一也二
句用之未窺作者之域者歟匡衡對曰論語曰
東里子産潤色案大潤飾也又麻泉切韻曰潤

益也然則飾門千益門千之訓何難之有矣縱
使以潤字雖讀霑訓古今省試詩以字異訓同
之字並句用之是例也齊名又問蓮蒲自生廚
鳳凰頻集叟此題詩義周成王丈也成王無蓮
蒲生廚之瑞而不叙周日之事空表堯年之祥
求之於文章尤爲乖違匡衡曰春秋潛潭巴曰
君臣和得道度叶中則蓮蒲孳於庖廚孝經援
神契曰天子形乎四海德洞淪冥蓮蒲生白虎
通亦曰孝道至則蓮蒲生然何獨稱唐堯之詩

唯是聖代所生之樹也蓮蒲何不生廚乎齊名
又問　仁猶覃草木　信幾及鱗介日下識榮
傾　風前看草靡　不審上章云草木下章云
草靡草字兩處義一同也著作之趣可爲巨害
匡衡之曰先例及第詩並句用同字專不爲難
大和宗雄及第詩曰二流涇渭衰靈奇合注交
通不是遂共度二宮威浩蕩是二流與二宮並
用也其外嶋田惟上及第詩並用流之字右
王之及第詩並用私之字源當方之及第詩並

用詩字作詩等或六韻或八韻並句用同字皆
預及第何況十六韻百六十字之内用同字更
何難之有乎又問功名嘲傳説巧思拉般爾不
審傳説者一人般爾者曾般王爾二人名而并
二人對一人者何乎對曰白居易詩曰幸逢堯
舜無爲日得作羲皇向上人堯舜者二帝名也
羲皇者一帝名也以一人對二人名先賢之跡
也又問繹闕仰清景清景者何景帝徳之意其
義不見文之荒涼不知意趣者歟對曰以君明

喩日月皇明燭照然則普天之下何不仰其清
景乎文選東都賦曰皇城之内宮室光明云云
然則向繹闕仰清景又何難之有乎齊名又無
可問之難自服時人大感匡衡之博洽之才

己亥

今年疱瘡發天下

長保元年秋八月南蠻海賊寇過境發太宰府兵
討之○冬十一月道長娘彰子入内

號之於藤壷女御彰子入内不幾中宮定子崩
彰子爲中宮於是道長逞權勢擅朝政

増賀逝壽　六十代
十七年丁丑
生
六十六代
長保五年
寛平六年
九日増賀
寂壽八十七
文政八年ニ
而
八百七十三年

辛丑

三年夏五月天下大病祭疫神於紫野

時建神社於船岡山北行御霊會號今宮被奉
神馬

冬十一月内裏炎焼○冬十二月東三條女院詮
子甍

壬寅

四年春三月僧寂照入宋

照諫議大夫大江齊光之子也俗名定基仕官
至參州刺史會觀九相詩深生厭離乃解冠纓
投叡山源良早名講学今年入宋眞宗咸和五

年也宋帝愛其才深留之故照遂留宋不歸朝

甲辰

寛弘元年秋八月釋增賀寂

增賀平安城人諫議太夫橘恒平之子也生四歳
秋向父母曰願上叡山学一乘作是語已又無
餘詞故以十歳登叡山師慈慧性聰敏而学綜
顯密名遂止觀而悪名利絶交謁冷泉天皇安
和其皇勅爲供奉佯狂逃去太皇太后敬之爲
師而延宮中使於衆女中出麁語又罵去蒸禁
仕僧正入宮賀謝翼從甚盛賀帶乾魚爲劍

三井寺興

瘦狩牛交先驅之列諸徒叱去賀屬聲曰增止之前馳去我誰乎聽者笑而伏常自歌曰名我名利人樂哉乞兒身今年壽八十七

冬十月始幸北野社

二年春二月赦伊周令參內預朝政○今年陰陽博師安倍晴明卒

晴明仲麻呂之後也父曰大膳大夫益材幼聰明一日晴明載笠過勢多橋遊光者遇之謂曰人皆有勤行公何勤不達一事晴明辱其言乃就賀茂保憲学天文之道窮其蘊奥至於曆筭卜占推步之術無不兼習故寛和朝占天象識天子之讓位（事見寛和二年）親在相國家卜知瓜裏之蛇毒其外晴之奇占妙術甚多至於今学占術之家大概以晴爲祖今年卒其後五世有安倍泰親也○或傳嘗三井寺智興有病醫療不效其徒賴晴明請救明曰法師病不愈而我有秘術儻以人相質其方可試其徒證空聞之曰爲師捨身大士之常況代師死我何遜之願替師命

泣不動

者也同侶無不嘆伏空曰我尚有母年甚老矣若不往見恐懷愁恨乃往母所陳事母曰我老命有且暮唯憑汝汝其先我乎然思汝生代師雖死不悔空喜歸房於是明施方興疾立瘳空早受病身心惱逼時空生平持不動尊此日非夢非覺明王告曰汝已代師取死我豈不換持者乎空感喜禮像熟見其像似有病貌淚滴在腓應時空疾即瘥都下傳爲奇事其畫像淚痕如新後又不滅世號泣不動門屬秘授今尚存焉

三年惠心僧都作一乘要決

四年春二月文章博士大江以言上疏請華官

以言上書曰臣長保三年被任常職不給華官已及七年古今之間未有此例謹撿故實文章博士兼弁官儒士居左右衛門權佐繼踵無絶不可遑計方今聖主好文賢相擇士不遇好文之代者何爲愁而今遇漢帝好文之代不得擇士之時者則何爲恨而今得周公擇士之時

請天恩被兼任聊發榮花於翰林之三春將傳
故實於學窓之萬代帝詔慶其請先是以言以
學業與齊名具平匡衡等比其名然爲道長被
狙不得帝顧以言嘆不遇賦一聯曰鷹鳩不變
三春眼鹿馬可迷二世情是上句自擢不遇之
時嘆不得時下句執政道長以肆朝權比秦趙
高帝憐之將登庸之然憚道長不果經數年任
文章博士相繼被兼官以言漸解鬱愁

春二月書寫性空寂

空俗名者仲太洛人大中大夫橘善根之子也
仲太初事藤時朝時朝者右大臣時平孫也時朝嘗蓄一奇
硯珍襲藏諸家毎不出之毎有叙任官爵必出
而視之仲太願視此硯然不能見焉時朝有兒
齡纔十歳仲太唆之竊時朝出外之時密[illegible]
視之時有跫聞外仲太驚惶時朝歸到遽將入
之匿中誤墜於手硯碎爲二仲太大恐無所[illegible]
兒謂仲太曰汝勿駭不歸咎於汝告父以我所
爲則必不深罪仲太少安矣既時朝還家視硯
破大驚窮問所由兒自言其所爲時朝大怒曰
此硯者奥祖鎌子連詣住吉神祠一七日夢
神託鎌子曰我自此跡於此地以降幾星霜于
茲矣到来者衆而未曾見其誠實者今獲汝誠
慇知此我甚喜之故以一硯付與之汝若毎官
進位昇乃須書之許畢爲鎌子見之袖有一
硯帰家以實爲傳遂至我今汝破之何也竟剱
幼子痛仲太大悲哀棄俗爲僧時三十六尋人
跡不到之深山乃往日州霧島結廬而居矣空

性空。六十六代一條天皇寛弘四年丁未三月十三日寂壽九十八文政八年乙酉八百十九年

自爲修苦行殊絶或隔數日而食或不食而登
旬毎面有饑色変自若到老絶不藉言居日
州四歳移于播磨書寫山一日化人来告曰播州
有山曰書寫是靈鷲之一峯也居于者發菩提
心得六根浄至彼山結庵於是始開書寫山務
居山禽野獸無獲自馴今歳壽八十

戊申

五年春二月花山法皇崩

時春秋四十一

夏四月中宮彰子遷居上東門院

村上帝之七子
後中書王具平
親王
一永祚詔之高曽
後漢東平憲王蒼
顯宗同母弟少好經
書雅有智思顯
宗愛重之拜驃
騎將軍位三公上
後朝京師上問王
處家何等最樂
王言為善最樂
帝寄言恩踰前世

感舊詩卷
白居易
夜深吟罷一
長吁老淚灯
前濕白鬚二
十年前舊詩
卷十人酬和
九人無

號是於上東門院

己酉

六年春正月以文章博士大江匡衡弁兼濃守閏

秋七月二品中務卿具平親王薨

親王村上帝第七之子也自幼穎悟巧詩賦故朝廷詩筵之座親上先列帝嘗賦書中有往事之題曰百王勝躅開篇見萬代聖賢展卷明親王奉和曰思載君恩還自恥風声猶誡漢東平比親王之於帝猶東平之於漢帝時文人感親王之比喩因嘗其餘之者述甚多今歳四十六

本朝通紀卷之二十二　前編　三十二

共號中務卿親王故有前後中書王之稱以兼明号前中書王以具平後号中書王

天皇太悼惜其死【羅浮子曰】兼明之後有具平兼明文在文粹其詩不多傳具平詩在麗藻其文存昔少也併見之則兼明才高於具平然兼明之外本朝王子無及具平者但兼明之子孫者不顯具平之子孫消世々有才能具平之裔也且以與攝家世婚故官爵亦高

冬十二月參議菅原輔正卒

輔正者菅相丞之子淳茂之孫也淳茂嘗繼家業在文才輔正又繼箕裘以博才出名震一時

時壽五十八

兼明親王子
伊陟
兎裘賦

庚戌

七年春正月藤原伊周薨

時歳三十七去歳使伊周准大臣賜封戸預朝政呼謂儀同三司以同二三公之義

辛亥

八年夏六月天皇病讓位於東宮居貞親王〇天皇崩

時天皇春秋三十二在位都二十五年帝自屢

本朝通紀卷之二十二　前編　三十二

祚之甫嘗詩文故老賦詠文人才子甚多朝政豫出正誠然攝政道長以擅朝政不任帝情嘗帝兼明子召伊陟問曰兼明之遺文有幾卷乎時伊陟愚昧不知文字對曰遺文散逸唯有兎裘賦帝以為親王所著之裘使伊陟備天覧伊陟捧兎裘之賦一卷帝怪而乃使侍臣讀之至序文所謂君昏臣諛帝顔怨變色伊陟戰慄既而至扶桑叢蘭之句大憐親王無罪遭冤而龍顔拔初其後帝患於道長之專權厥拘歴賢子

書扶桑叢蘭之二句以納書匣至帝之前[illegible]
入帝塵初見寶篋二句自破裂不以示人

本朝通紀前編巻之二十二　終

釈書卷之四作寛仁元年六月十日寂

異域之人向其像稱楞嚴院源信如來云

本朝通紀前編卷之二十三　釋金山交

奥州會陽隱士　長井定宗集編

起三條院長和元年盡後冷泉院治暦四年凡五十七年

三條院

人皇第六十七　諱居貞冷泉院第二之皇子也母藤超子攝政兼家之女也

長和元年 宋眞宗祥符五年 春正月道長女妍子為中宮

春三月畿內之諸山大雪

二年春二月內裏火○夏六月叡山惠心院僧都源信寂 文化十三年丙子八百年

源信姓卜部和州葛城郡人也父名正親母清原氏父母詣郡高尾妊信幼聰明也後上叡山事慈慧勵精修學究顯蜜教過壯歳忘榮名屏居橫川專以著述為己任所謂一乘要決往生要集阿彌陀經疏大乘對倶舍抄因明相違釋等也號惠心院僧都信嘗作台宗二十七疑問宋國南湖知禮法師禮得問書大嘆乃造答釋返今年壽七十六

四年冬十一月內裏火

去歳二月之回祿今歳新造畢至于此又悉回祿

五年春正月天皇讓位於東宮敦成受太上天皇之尊號

時春秋四十一依眼疾讓位在位五年東宮時九歳外祖道長為攝政

春三月東大寺僧奝然寂○夏四月自因幡國還藥師於亭 今因幡堂藥師是也

後一條院

人皇第六十八　諱敦成一條院第二子母中宮彰子後為上東門院攝政道長女也

寛仁元年春正月盜入內裏

特瀧口內舍人藤長輔及藤良举等拒射殺之賜賞於二人

○三條太上天皇崩

時春秋四十二歳

夏六月在賊盜道長之庫金

所其掠取之金千二百兩經月捕播州斬戮之

秋八月太子敦明病狂

太子病狂不平也故退太子位號小一條院云

太上天皇以弟敦良為東宮

二十年春三月道長之娘威子入宮為女御○夏四

行圓建革堂於一條號行願寺

行圓姓源氏通議大夫國擧之子也初圓已冠為進士名國輔隨父赴州有嬖妾留在于都下國輔繫戀故以下日潛歸問女或曰近頃聞其人病無養保已終否乎國輔尋求往野其屍腐爛不可見國輔不還家即入園城寺剃落遊智静心譽二師故恒精修学今年建一寺號行願

寺即今革堂是也

二十一年春三月藤道長剃髮著僧衣

時歲五十四時人稱是於入道故使他之法體不得稱入道〔歴史略曰〕道長官人而脱官服僧而與世事可惟也夫僧者隱山林而棄名利屏世而不可居君臣之間食草木衣木葉不方民絆官祿道長如何猶服貪虎威出家煩國家乎

夏四月異賊寇我境

頼光四天王
源頼光
八百年
武烈勇材
源頼光朝臣有四
天王大江
鬼魅多奇
怪退散悪
魔鎮
帝都
庚辰七月廿四日
笠備邪燕

異賊五千餘艘来襲壹岐嶋殺嶋守藤理忠於是勅太宰府官兵拒之海賊敗退焉

四年春二月道長創法成寺

號無量壽院其造營揚輝發艷使佛工定朝造丈六之彌陀九體安置之其餘之佛像不可勝計以叡山之僧實因為導師

秋七月大風

治安元年秋七月（二十四日）源朝臣頼光卒

頼光者滿中之長子也勇材武烈天下無不稱

其勇材者素精射藝其家臣綱公時貞道季武皆有武名（四大王）頼光事于一條帝任鎮守府將軍（鎮守府將軍也）是歲卒（古史失）○或傳曰叡山有一童容貌甚美麗也僧徒愛其美勸酒交盃此童至醉後時時噉人舐血和酒飲之遂為魅行栖大江山金熊不能之數十鬼為之徒屬每至天陰月昏之夜出攫人民婦女害物人皆患之事以聞頼光奉一條帝之勅率綱保昌等七人陽為入峯行者（山伏）入山涉溪到鬼窟鬼見

童形出見頼光等詐賺而使強毒酒童子醉臥
窟裡諸鬼亦盡醉臥時八幡太神住吉神現形
導頼光開石窟之扉頼光等直入抜劔大呼曰
普天率土悉皆王地也何鬼魅之所居哉鬼駭
起將搏頼光頼光徑前剌鬼鬼猶掴其頂網[illegible]
進而斬鬼并戮諸鬼載諸首於一車頼光還帝
都而奏帝大喜勅納鬼首於石函埋于山中
按本朝自古傳奇異称恠事者不少也若夫
其一二謂之夫藤原千方在天智帝之朝役

使金風水隠之四鬼不順王命田村將軍討
鈴鹿山之鬼満仲斬信濃國戸隠山妖鬼頼
光入大江山殺酒顛童子平維茂亦殺戸隠
山之鬼此等類不遑枚挙皆俗之所称益不
足信矣夫我國者天神地祇之所鎮　天照
太神以来神以神傳皇以皇傳歴萬世不易
神器之経称君子國者實嘗矣如斯之大陽
之靈區豈生恠奇之物至誣世昔民卑[illegible]
田村満仲頼光等齊于城天下甲冑之[illegible]

佛工定朝者女十八代光孝帝六世之孫父康尚号覚助二代法眼
康尚
定朝　法橋
覚助　法眼
定朝　治安二年壬戌十一月朔日爲法眼
文化十二年乙亥七百九十四年

也故後世之俗士矯託其奇勇假称頼光
茂等驚好奇者之聞惑世者歟嗚呼夫過
鐮其實者歟政事畧唯言丹波國有強盗渉
嶮跨谿登捷大江山中其黨甚多兵常被
毛於首爰丹朱於其面詭鬼形借事於妖
為刧盗民人為之苦焉天子勅頼光討之也
頼光與四天王等為行者伺彼之插洞遂誅
卑賊

二年秋七月道長作法成寺金堂供養

時天皇臨幸彰子妍子威子之三后皆至
長女娘也太政大臣公季以下扈從因是称道長於
御堂關白是日賜法橋位於佛工定朝工人位之始

萬壽元年春二月洛中有盗檢非使捕之〇冬十
二月大納言藤原公任致仕

公任攝政太臣頼忠之子也文才兼和漢并達
詩歌管絃之三藝自圓融院以降事于數朝官
至於大納言然悶權貴之子不登三台也故
上表致仕使紀齊名大江以言作表然皆不

其心。於是公任招大江匡衡曰、卿能成我志者也。匡衡歸家未得其趣。時其妻赤染右衛門〈門ハ大隅守赤染時用之女因十監挙時用之女也〉教匡衡曰、公任驕慢之人也。宜述彼父祖權貴而其身不登三位、匡衡領之、作表呈之。公任善之、則奏獻之。天皇許其請也。

乙丑

二年夏大旱。○秋八月東宮尚侍嬉子卒。

嬉子道長第三娘也。麗東宮、誕生皇子。三月卒。時歳十九。歳贈正一位。道長大悲愁。初道長

事于一條帝以降于茲四十餘歳、喜吉月積無

一事可憂之凶、至是初有嘆愁之事也。

三年丙寅

丁卯

四年夏四月洛中大雪。

深四尺五寸餘、木葉悉凋零。

秋九月皇太后妍子崩。

道長之娘三條帝后也。時三十四。道長不堪相續之憂、心悽悽、遂發病。

冬十二月前攝政藤原道長薨。

時壽六十二。

道長 文政九年 八月

按天地盈虚、寒暑周廻、日月相轉、晝夜不止、萬世之常也。人道亦如也。故曰、福為禍始、禍作福階。然貴貴躬有禍、體道而不奢躬有福。貴奉天命、謹其禍矣、則吉凶禍福輪無咎然。道長昇高位專恣朝權四十有餘歳于斯也。男子與女并台位、天下之朝政咨父子兄弟之間。任心施行、女子類納皇宮、擅富位、極華靡、驕逸無咎。諏善道、與德之心。福極榮樂盡而

禍害継發、衰體被憂、躬終患哀之間。易曰、天道虧盈。聖言豈可誣乎。

鎮守十六代 藤原師輔 謙徳公伊尹 近衛少将義孝 藤原行成

○太納言藤原行成卒。

行成藤義孝之男也。継箕裘、好文章、與大江以言及匡衡等常贈答詩文、且妙翰墨。故時人謂草聖、或称筆賢。後世筆道家称本朝之二聖三賢。行成居三賢之其一。〈以嵯峨天皇空海為二聖、以道風佐理行成為三賢〉

今歳壽五十六。

二聖三賢 別有三筆三蹟之賢六首

長元元年夏六月前上総介平忠常起亂於下総

州
詔平直方中原成道發東海東山之兵討之時
忠常據海爲城形勢絶險直方成道攻之不利
忠常倍震戰勢
二年秋七月出雲雪雨○冬十月太政大臣藤原
公季薨 師輔十男
歳七十二封甲斐公諡仁義公號閑院太臣
四年夏四月甲斐守源頼信奉勅討忠常忠常恐
兵勢不戰降

先是成道等討忠常無功忠常數震兵威當此
時安房守藤光業恐忠常之戰勢捨國上洛於
是勅召還直方成道使頼信討忠常頼信率坂
東兵討忠常 時頼信在上野故率坂東之兵 頼信乃欲渡海攻
城時海濱無船衆兵無奈之何忠常屢出兵將
挑戰頼信察有可渡之淺瀬乃跳馬渉衆皆從
之忠常望見以爲神也大畏服不戰降頼信携
忠常歸洛忠常至美濃病卒即斬其首送京師
天皇大喜授鎭守府將軍於頼信

七年秋八月大風
八年夏六月賀茂齋院撰子内親王薨
親王清和帝之女也時歳七十九
九年夏四月天皇崩
于時春秋二十九在位都二十年
秋七月敦良親王即位
人皇第六十九
後朱雀院 諱敦良後一條帝同母之弟也
長暦元年春二月關白頼道納嫄子爲女御
嫄子天皇兄敦康親王之女天皇之姪也初帝

爲東宮之時道長之妹嬉子生親仁皇子嬉
子卒後以三條院之女禎子内親王爲御息所
産尊仁皇子 後三條院 至帝即位頼道欲擅外戚之
權養嫄子爲己之女入内人皆惡其暴
秋八月立親仁親王爲皇太子
二年冬以三井寺明尊僧正爲天台座主
三年春二月叡山衆徒憤訴沮明尊座主任
明尊小野道風孫皇曾孫也嘗遊三井寺習慶（辨）（祚）
門学業早成於是夫歳頼通以明尊爲山門座主

六十九代後朱雀
長暦二年戊寅
九月七日延暦
座主慶命卒
寿七十四
明誠入明尊
任之於時慈
覚之徒怚之
因茲両門相
軋乙
山門寺門闘
之

主。于時慈覚徒捧状訟之。然朝議已定。於是衆
徒等行向関白頼通第訴之。抱関守衛固閉不
入。衆猶不散。相吏開門告衆曰。今日先還。明日
有議。大衆退。明朝頼通使々告衆曰。天台座主
位重。故選知行全備者補之。不局慈覚一門。智
證之徒多有高才。今明尊僧正德位諸衆推挙。
慈覚之徒有如此者乎。乞莫拒訴。大衆聞之大
怒。乃走赴頼通第。門夫堅閉。大衆大呼叩門。門
守者堅閉。大衆大憤打破門戸。頼通大怒。令平

直方拒之。與戦。死傷者多。直方頻戦。幽山徒厳
本　定勢山徒力盡歸山。

長久元年内裏災上

帝遷幸東北院。時内侍所神鏡罹災。為灰塵。然
猶光耀現其灰中。故集其灰安置焉。

二年春正月藤原公任卒　事見萬寿元年

初遊圓融上皇大井河時。分詩歌管絃之三船。
群臣各乗其所長以施其藝。時公任乗倭歌船。
既而悔曰。倭歌者人々詠之。不如乗詩船之愈

倭漢朗詠集

小野仁海

也。衆僉以其博可矣。公任嘗編朗詠集行于今
世。

夏大地震

時山岳崩。民家壊。法成寺塔亦傾。

四年夏大旱。醍醐寺仁海雩神泉苑大雨。

仁海初事于元杲阿闍梨。稟密学。而後博揺衆
流。居密教盛於醍醐之側小野。四来受業者甚
多矣。世人號小野僧正。今歳大旱。勅仁海祈雨。
大雨悉降。帝大喜聽輦。先是寛仁二年大旱。又

長元五年大旱。仁海蒙勅。雩皆悉得験。行因時
人號雨僧正。

寛徳元年冬十月上東門院不豫

門院帝之母也。帝大驚。聚千万僧。被行供養。

二年春正月天皇崩

時壽三十七。在位都九年。初帝自在東宮。專好
詩文。速即位。志在政務。悪頼通等之虐威。然性
柔順不能棄藤氏之權。

人皇第七十

後冷泉院　諱親仁。後朱雀帝之子也。母藤原嬉子。道長之娘也。

顯基入道法諱圓照 叙爵十七歳 右儀

無罪而配所之月

永承元年春正月右大臣藤原實資薨

實資者實頼之孫也博洽好詩賦實資曾作小右記今歳九十號小野宮右大臣

二年秋九月前權中納言源顯基卒 年四十八

顯基大納言俊賢之子左大臣高明之孫也雅好学好詩歌後一條帝寵遇太渥官至中納言一日顯基讀白氏文集至古墓何代人不知姓與名化作道傍土年年春草生而感涕頻拭遂有遯世之志自是恆言人儻得無罪而見配所之月則幸矣時時彈琵琶自遣至一條帝之崩顯基嘆曰吾聞忠臣不事二君乃出家法諱圓照上横川事延殷後入大原四面皆山中構一室而閲經論助修練又住醍醐寺今年患疽醫人乞治與藥顯基曰我聞萬病之中心不亂而果成者疽而已我適患之何其幸哉遂不服其藥念佛而薨

四年冬十二月納佛舍利一粒於諸州神社

五年冬十二月頼通之娘寛子爲皇后

北門 天竺那爛陀寺 震旦西明寺 日本六波羅蜜寺 此時匡房年纔十歳人感其強記

六年春三月頼通創宇治平等院

時頼通有所思而未設門遇大江匡房訪頼通頼通謂匡房曰我今建平等院然未建門者河水在東山巖在南西則堂背也北雖地廣我忌憚方位不知寺門之向北在何地乎匡房之曰寺門之向北所謂我朝洛東六波羅蜜寺震旦西明寺西域那爛陀寺周圍四十八里九寺一門也頼通聽之而大喜乃建寺門于北是時匡房年齡纔二十歳時人驚感其強記

今歳安倍頼時及其子貞任起亂於奥州

頼時東夷之首長也司六郡子孫滋蔓威名大振刼略人民不輸賦貢而放於是有朝議使源頼義（頼義者頼信之子也性沈毅多武略善騎射將帥之器故當其選）拜鎮守府將軍討之頼義奉勅率兵入奥州國内之人民固知頼義之威名故東士悉歸服頼義頼義之威風大震頼時大恐詣頼義之麾下謝罪降於是境内漸清既任終頼義欲還京師時頼時之嫡子貞任聊有枉法頼義怒召貞任欲罪之

賴時語其子㧞曰人倫在世皆為妻子也貞任雖愚父子之愛不忘弃忘一旦伏誅吾何忍哉不如及賴義未來攻左右皆頷之於是賴時負任塞衣河關叛賴義大怒進兵圍城攻戰數回然賴時尚固拒

七年春正月賴義殺平永衡

永衡及藤經清者賴時之壻也驍勇從將軍時永衡被銀冑有人說賴義曰永衡今雖外陪將軍而內挾奸謀所著之冑與衆不同是必欲令

賊軍兵不射已也黃巾赤眉豈不別軍之故乎不如早斬之斷其內應矣賴義然則勒兵收永衡立斬之於是經清等怖難之及其身竊逃從賴時矣賴義倍進圍衣川塞自是攻守歲不息

天喜元年夏六月從一位源倫子薨

倫子者道長之室賴通及上東門院太后威子等母天皇之曾祖母也壽九十

五年秋九月賴義誅賴時

賴義說安倍冨忠發兵攻賴時賴時素與冨忠舊親也聞之為陳利害自赴冨忠之許冨忠伏兵於險隘要之賴時進兵大戰二日（賴時之兵二千也）賴時中流矢沒於是餘兵大敗還鳥海柵貞任集殘兵守河崎城

冬十一月賴義及義家帥師攻貞任貞任拒戰鳥海柵官軍敗歸國府

賴義義家（義家賴義之長男）帥師欲討貞任貞任率四千餘人出柵戰于黃海風雪甚厲道路艱難官軍無食人馬共疲由是大敗死者數百人殘兵悉

散走所殘賴義義家及藤原景通清原貞廣大宅光任藤原範季藤原則明等纔六騎賊兵叢左右翼圍攻時義家歲二十驍勇絕倫騎射如神賊兵大驚避之不近相稱曰是八幡太郎也（八幡武神故曰介自是衆義其名）六騎之兵亦殊死戰賊兵益怖不進賴義竟潰圍歸國府自是貞任亦大振兵勢

冬十二月賴義遣使於出羽國司源齊賴請發兵不到

頼義在國府遣使於齊頼等拒之時齊頼恐貞任之威勢不敢來援於是頼義無可重攻之勢在國府不出兵由是貞任出衣川關放兵於諸郡徵納官物大刼掠州内

戊戌 康平元年秋八月大極殿火

壬寅 五年秋七月羽州仙北生豪將清原武則將一萬餘兵救頼義攻所守貞任叔父良照之小松城陷焉

先是頼義遣使於武則等頻求援兵於是武則

將子姪一萬餘兵來會營岡（時頼義在營岡）頼義大悦則督兵向小松柵一陣武貞（武則之子）二陣橘貞頼（武則男）三陣荒川秀武（武則聟）四陣橘頼貞（貞頼弟）五陣頼義（兵三千）六陣清原武忠七陣清原武道也各以次進已彼我約期而矢鏑未接于時武貞頼貞等間出巡見柵外歩卒過放[illegible]燒外城中望見而號令喧囂矢石亂發官軍亦欲應之頼義令武則曰吉辰有明日然兵待機發苟事機可何必撰時日武則曰吾軍之怒如火用兵之

機不過此時即以騎兵絶衢路以歩兵攻城壘當此時濠江是則大友貞季率敢死二十人葦莚聲而先登入城内攻擊城中擾亂賊兵潰敗宗任（貞任弟）以八百騎援城兵來突軍鋒甚鋭官軍殆敗矣頼義以麾下横擊破之宗任之遊騎進薄麾下七軍將武道迎擊大破之宗任遁走頼義竟陷小松柵

〔按〕天官時日者天所以禁吉凶存亡也故古者國家將有事必先擇時日以定進發之期擇善舍嘉之方豈可悉廢乎雖然為兵將攻戰之道不可有無先時氣而用舍之権是則所以呂尚折蓍而敗紂之軍宋武以往亡日滅慕容氏而孟昔劾以有天人勝敗之論也如今頼義武則討兵用之時機不拘天時速收兵拔嶮城可謂得呂尚折蓍敗龜之遺意也貞任之剛健悉碎不能敵對二將之勇略冠當時流武名後世嗚呼夫宜哉

秋九月頼義武則帥師陷衣川鳥海等數城

頼義武則拔小松柵兵勢悉振然遭霖雨久不進矣時宗任誘郡縣之盜賊鈔官軍之糧道由是官軍食之大苦頼義分遣兵於四方求糧於是營中之兵不過數千貞任聞營中兵少以為一擧可殲也自將精兵八千來襲頼義患之武則之曰彼失策鳥藏首在今日矣頼義曰我兵少彼得衆何言失哉武則曰我為客糧食當乏利有速戰彼為主而財用足利有緩戰相持

且旬月則食盡兵散為彼所乘也而今彼急進迫麾下天福將軍也且賊氣黑如漆是敗軍之兆也官軍得勝無疑矣頼義大然列陣待貞任薄戰義家義綱（義家之弟）等魁諸兵大戰自午至酉賊軍大破貞任敗績官軍乘勝追北賊兵到磐井河迷失路官軍振擊大破賊衆官軍乃歸營頼義謂武則曰今夜緩之賊勢復振不如追焉武則然之以精騎八百追之武則先遣敢死五十人潛入貞任軍而俄擧兵火大起武則乘火

盛自三面齊進軍出不意貞任之軍大狼狽入衣川城武則以鐵騎追擊自高梨子宿至衣河關數里程僵尸如亂麻頼義亦來會衣川貞任督敗卒守之於是武則遣輕捷能攀者登岸出賊之營後就草薪而放火火起大軍鬨譟應之貞任大駭遁奔保鳥海城官軍頻進到鳥海之城邊貞任大怖不戰遁厨川城於是頼義大喜勞武則之戰功武則亦讓其功

○頼義進兵攻厨川城貞任力盡戰死宗任則任降官軍頼義放兵誅千世童及重任家任并誅其餘黨奥州悉定

頼義進兵攻厨川柵城固守不拔遠者發弩射之近者投石打之到柵下者沃沸湯由是官軍死者數百人頼義令士卒壞村屋埋城湟積萱草如山纔火一時大風俄起飛烟覆城中城兵不能開目而失度大潰亂死傷甚多貞任自出城奮戰官軍以鉾刺殺之（貞任時三十四其長六尺有餘腰太七四寸其屍以六人荷之）其子千世童子歳十三被甲出滿

外戰驍勇邁父祖、頼義感其勇、欲賞之、武則議曰、將軍莫思小義忽巨害、頼義遂斬之、其外重任家任 各貞任之弟 及其黨藤經清等悉伏誅、宗任則任 各貞任之弟 為元 貞任之叔父 等剃髮降官軍、於是頼義以貞任重任經清等首、遣獻京師、天皇大感、拜頼義為正四位下伊豫守、義家為從五位下出羽守、義綱為左衛門尉、武則為從五位下鎮守府大將軍、初永承六年頼時自起亂、以往十二年于斯、奥州始平均

六年秋八月、頼義草創相州鶴岡八幡宮

頼義東征之始、請八幡為東夷征伐之祈願、去歲東夷大滅、因奥州平治、為報賽、棄一社勸請八幡神體之於鶴岡、若宮八幡

七年冬十月、行幸東北院、謁祖母上東門院

治曆元年春二月、堀河右大臣藤原頼宗薨

時壽七十三

三年冬十月、行幸平等院

以頼通請之、於是頼通經營詩歌管絃及舟遊

源頼義自永承六年七月天喜二年ニ至テ一任四ケ年的不及一戰不發一矢國中靜ニ無事ト云

永承六年七月九日頼義將軍奥州下向頼良ヲ改テ頼時ト称ス將軍ノ諱ト相同キガ故ニ其名ヲ改

奉尉之、頼通因築山荘於此、老焉、因號宇治關白、上表辭關白、不許、在宇治參預朝政

四年春正月朔旦日蝕○夏四月天皇崩 壽

時春秋四十四、在位都二十五年

按鎮守府ト云事ハ陸奥ノ地廣クシテ而モ在辺要夷狄ノ変アランヲ恐レテ聖武天皇二年ニ始テ國府ノ外ニ又鎮守府ヲ置給フ國司ハ在國府國務ヲ司リ將軍ハ在鎮守府府務ヲ行フ府國相並デ國政ヲ行ヘリ然ルニ中古ヨリ以来府國不並置陸奥ノ守多ハ鎮守府ヲ兼テ一人トシテ両國中ハ四ケ年ヲ以テ任限トス

本朝武宗譜秋〓六之五九 古来最為重職ト云

本朝通紀前編卷之二十三終

安倍氏 奥州住

- ○忠頼 安倍 東夷酋長
  - 忠良 安倍
  - 頼時 安大夫 六ケ郡司
    - 貞任 厨川次郎大夫
    - 宗任 鳥海三郎大夫 降参ノ後依宗任下松浦住
    - 正任 黒沢尻四郎
    - 家任 磐井五郎 討死
    - 重任 北浦六郎
    - 則任 比與鳥七郎
    - 女 アルカ一ノ妻 伊具十郎平永衡妻
    - 女 中加一ノ前ノ妻 亘理権大夫藤原経清妻
    - 女 ...カ一ノ妻
  - 為元 安倍 赤村介
  - 僧良昭 奥州敗軍出羽ニ生捕 配流

亘理権大夫藤原経清ノ妻奥州敗軍ニ生捕レ頼義ノ仰ニテ清將軍武則ニ嫁ス鎮ヲ事トス時ニ二歳ノ男子アリ後是ヲ藤原清衡ト云テ鎮守府將軍ト成リ後又武則ガ子ニ人アリ武衡家衡ト云

親聽朝政
記録所

本朝通紀前編巻之二十四

奥州會陽隱士　長井定宗集編

起後三條院延久元年、盡堀川院嘉承二年。凡三十九年

人皇第七十一　後三條院　諱尊仁、後朱雀帝第二子也。母皇太后禎子内親王、號陽明門院、三條院皇女也。

延久元年　宋神宗熙寧二年　天皇親聽朝政

帝性聰明好學、以大江匡房為侍讀。初自在東宮、恆憤藤氏強僭干政、衰民之荼毒、慕天智之治。故親聽朝政、置記録所、斷民間訴、抑頼通之威權。於是頼通上表辭職、蒐裘宇治別墅。自是民人安其處、天下擧稱有德君。

二年冬十二月造圓宗寺於仁和寺境内

帝幸寺親営法事

三年秋奥州夷賊蜂起、陸奥守源頼俊討平之

四年冬十月天皇幸圓宗寺

時圓宗寺置法華會、三井寺頼増為講師、興福寺頼眞問因明義、増不能答。眞曰、已故當選為講師、何欠其答乎。曰、非家學也。雜學駁論勝負乎。人皆咽失對。

冬十二月譲位於太子

帝時四十歳、在位四年。于茲國豊民安、天下大喜。然多病、故不預聽政、譲位於皇太子。明年五月崩。

按夫明主所以御天下安萬民者、必先修身精心、以施萬政、應萬務。是太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敎也。未有君心不正、朝廷不清、而能天下太平矣。想夫天皇自在東宮之初、聰明敏才、貴賢臣、資以敎典之學、而明其道、誠其心、志於治道、而躬聽訟斷、賞罰以仁剛之、闕抑頼通之威權。故天智之舊治中興于斯、德澤遠流四海之廣。然稟氣有定數、不可移矣。在位纔四年、華其位、有古人旻天旻天不恤斯民、寶曆何短之歎者、宜哉吁。

人皇第七十二　白河院　諱貞仁、後三條院第一之子。母贈皇太后從二位藤茂子、贈太政大臣能信養子、権中納言公成女也。

五年夏五月後三條院崩

于時壽四十一歳

上東門院名彰子御堂關白道長之女一條帝之后也後名清淨覺尼

甲寅

承保元年秋九月上東門院彰子薨

院者一條帝后後一條帝之曾祖母也性慈順有貞女之風后初為后之時聞南良都東圓堂前之八重櫻之奇木命興福寺別當欲移栽後庭別當不能固辭應於命摘起此樹載重車欲運轉于平安城於是興福寺僧徒等大忿曰此櫻者吾寺之靈木也何移栽于他乎縱忤后之旨而衆寧食遣刑强遮止之后聞之謝曰惟妾過也衆徒等勿發雷動於別當夫奈良法師從來我輩

為殺風景人也今知好風流之桑門也其愛花也自今以後呼斯櫻而可稱我櫻至後世全勿移栽于他勿剪且夫寄附伊賀國餘野莊每年花時回墻園花七日宿直守之以餘野莊號花墻莊以之故也衆徒忽解憤恚都下悉傳感之今歲八十七

乙卯

二年源俊頼奉勅撰金葉集

丙辰

三年冬十月幸大井川見紅葉

于時效圓融上皇之故事分詩歌管絃之三船各乘其所長施其藝源經信弁達三藝身乘

式部大輔藤原敦文者鍾愛十一代之孫世稱大儒制作詩文九逢節佳句多天喜元年甲子四月薨年十月十八日薨年八十二

絃船勤其事而弁獻詩歌時人感其多藝初三條院好聖典嗜詩文相續帝又好詩歌故源師房藤實政藤敦光等者以倭歌顯其名大江匡房源經信等者以詩文被稱其名也

丁巳

承曆元年春二月右大臣源師房病疱瘡薨

師房具平親王之子也繼父親王之業才弁和漢今歲壽七十天皇悼其亦及臨終有任太政大臣之勅矣

秋八月皇子敦文薨

宋元豐七年甲子應德元年甲子十一月四日三井寺頼豪卒文化十三年丙子七百三十三年

三井戒壇

三井寺頼豪備部大江匡房見近園城寺戒壇不成故後八万四千ノ鼠トナリ叡山ノ佛像經卷ヲ

皇子母京極大臣女也初為中宮無子帝乃三井寺頼豪曰中宮若産子隨汝所乞豪承勅歸寺祈之果中宮生皇子帝大悅召豪豪入宮奏曰立戒壇於三井寺帝初思豪之所乞者僧階也於是驚曰三井寺戒壇非山門之所皆出兩門爭訴必有騷動遂不聽豪大怒歸寺斷食將死帝驚使大江匡房解其恨匡房赴寺入豪房豪屏一室有怒聲曰天子無戯言我所望已不許我所祈皇子我又取而共入魔界耳匡房不

扶桑略記、永保三年十月一日、供養法勝寺之九重塔・藥師堂・八角堂。続文粹、八角九重塔安置金色八尺五智如來

得遇豪而豪遂於皇子、亦夢時皇子四歳、世人為豪之祟也。

秋、建法勝寺九重塔。

庚申

四年春二月、高麗王病、求醫於我朝。

時高麗聞丹波雅忠之醫術之勝、絶附牒於王則貞商人、寄太宰府、求於醫。時書中有奉聖旨、聞貴國之文、以其牒詞失禮、返其方物不遣。雅忠亦使匡房作返簡、書中有雙魚難達鳳池之月、扁鵲豈入雞林之雲之句。匡房自負之。時人亦感之。至高麗宋朝、奇此文。

辛酉

永保元年春二月、興福寺僧徒燒多武峯。

先是興福寺之僧與多武峯之僧有爭論、相鬪。興福寺之衆徒大怒、悉放火燒敗多武峯。初天智帝自創此寺以往、四百二十有餘年、至斯寺塔始燒失也。

夏六月、山徒燒三井寺。

先是叡山之奴僕辱三井寺之奴、二奴皆大津之民也。奴僕怒訟辱於山衆、山徒不納。於是奴僕告三井寺衆。寺衆曰、自今莫為山役。大津之邑人悉肯之。既至四月比叡神祀、大津不供山役。先是大津民年年出山役、至今年不出。民役、朝廷勅扱誘之、三井寺不聽。於是山徒大怒、發兵向三井寺、衆不能支。山徒放火、院宇悉灰燼。

至文保元年、園城寺燒失七度也

壬戌

二年夏大旱。○冬十月、伊豫守源頼義卒。

時壽八十八。康平年中[illegible]【林學士曰】河海至大、然無不有源水、喬木其榮然、無不有本根也。本朝軍功之大、武林之業、以鎌倉右幕下為盛矣。然溯無頼義義家、則豈以興譏之身、擁主之器哉。頼義義家膺將帥之任、再征奥羽、前度誅貞任、摘宗任、後度義家武衡家衡、威振東塞、名冠於關東。是以來關左士林藤平等諸族、悉為源家與僕、故逐右幕下勃起、無不在祖源氏。是知幕下之勲業、為頼義義家之貽厥也、可謂河海之源水、喬木之本根也。

僕、當末切、隨僕臣也。又曰、僕、御也、[illegible]之稱。[illegible]

癸亥

三年春二月、以仁和寺性信敘二品。

性信者三條院第四子也。歳十四、出家、師仁和寺

○叡山傳教　日本台宗初祖根本大師（山家大師

延暦義真　修禪大師　第一座主

三井圓珍　智證大師　第五座主

延暦寺慈覺　第三座主

名藏文慶

一乘穆算

圓城餘慶　右藏開山智辨

傳法院成尋　宋

聖護院山僧覺　大僧正（大峯抖擻

永久四年丙申二月十九日寂　壽八十五

文化十二年乙亥　七百年

府儀性聡悟、至帝乗之妻字梵字悉曇、無不開敏、後一條院萬壽二年、為灌頂阿闍梨、今歳以性叙二品、賜僧位若于世

甲子 應德元年秋九月、中宮賢子崩

天皇甚哀慟、怠政事矣

乙丑 二年夏五月、天皇受于法華於增譽（作東聖護院開山）

帝自遇賢子之崩、深信佛法、故為其冥福、造寺院、自書寫佛經甚多、自是倍怠萬機、群臣諫不聽

秋八月大風

丙寅 三年秋九月、參議藤原通俊撰後拾遺集○冬十一月、讓位於太子善仁、稱太上天皇尊號

帝在位十四年、此時太子歳八、故不豫朝政

上皇從宮於鳥羽殿、營城南離宮在此、宮頗刑政、於是萬機皆決于院中、自是禁中執政悉布為矣

人皇第七十三 **堀川院** 諱善仁、白川帝第二子、母中宮賢子、藤原太政大臣師實養子也、實右大臣源顯房之女也

丁卯 寬治元年夏五月、白河上皇幸宇治

上皇自在位、專服佛法、或詣東大・興福兩寺、或登高野・熊野、或幸江州彦根山、雖其餘名山諸寺、無不經歷

庚午 四年冬十月、天皇幸清水寺、宿留七日

辛未 夏四月、前賀茂齋院篤子為中宮

篤子者、帝叔母也

冬十一月、清原武衡及家衡起亂於奧州

武衡・家衡者、武則之子也、初武則以戰功、自為鎮守府將軍、振威於奧羽之間、武則卒、后家衡

武衡繼封、時義家為鎮守府將軍、下向奧州、藤原清衡出迎義家、武衡・家衡素與清衡不相好、故不敢從、據仙北金澤城拒之（清衡者藤原經清之子、經清伏誅之後、其妻嫁武則長子武貞、武貞無子、故清衡繼武貞之家跡、其後清衡與武衡・家衡有事不平也、故武衡・家衡不從義家）義家大怒、欲發兵攻之、時新羅義光（義光者義家之弟也）宿衛禁廷、乃聞義家與武衡搆兵、奏而欲援義家、帝不許焉、於是義光潛出京、往奧州、謁義家、義家喜之、如頼義再來、相定謀、引兵向金澤城、軍歩到城下、義家遙望之

鎌倉權五郎　平景政　承保三年丙辰生　今年十六

藪澤時飛雁餓乱行悉散飛義家恠之放兵捜得伏兵而撃得之（初貞任之叛義家與執政語及兵事大江匡房在傍聞之竊嗤之曰負兒則勇未知兵法義家之臣聞之告之義家大服就匡房學之遂相共登焉其兵術書中有野在伏兵則飛雁乱行之語今果驗之）既而義家督清衡等軍攻金澤壘平景政（景政鎌倉權五郎時歳十六）在前陣先登時賊矢貫景政之右目景政不抜其鏃遂射殺其賊其外三浦為次伴助兼等進施勇在戰功義家每戰設甲乙座而饗戰士勇者著甲座怯者著乙座具各異以勵戰士時藤原秀方勇冠三

軍每闘未嘗著乙座義家日進兵攻賊城武衡家衡固守城攻兵厭不能攻城於是義家與義光清衡等相議不敢出兵遠圍城自是城中糧盡老弱婦女悉出城道官軍不敢拒之義家之臣季武者（旧史闕姓氏蓋頼光之四天王）謂義家曰如今城中兵多而糧少矣且逃者老弱也殺之則不逃逃否糧竭矣義家然之殺其老弱城中之小弱恐不逃自是城中悉粮盡兵大苦武衡（家衡）不可長保縦火於城奔官軍見火之起闘

六十二代　村上天皇　具平親王　源師房　源俊房　源顯房　源雅實　大僧正定海
醍醐座主大僧正定海　任大僧正醍醐法務（？）　久安五年四月十二日化　年七十九

賊城兵拒戰不久遂捕武衡家衡斬戮之并殺黨與四十八人奥羽悉定於是義家囑清衡於奥州而歸洛

嘉保元年秋九月左大臣顯房薨

顯房者中宮賢子之父帝外祖也通時務好和歌初上皇以天皇之外祖欲令登庸時兄俊房未登庸在顯房之下匡房諫曰夫人君撰人以德不以親先長後季撰挙常也今俊房兄顯房德超弟以外祖昇進先兄不可也上皇然之此

之先以俊房為大臣而后使顯房昇進顯房雖聞之秋毫不怨匡房今歳五十八

二年秋八月天皇病瘧

帝疾瘧病且禁中數有恠陰陽師奉占文曰武衡家衡祟焉於是使僧正隆命加持之使義家守護宮中於是義家三鳴弓弦恠異從手而息天氣歸平先是清原武則謂義家曰僕欲試之弓力於是義家重堅甲三領懸之於樹上之貫甲三領武則大驚曰是神明之變化也

法諱融観

院宣

北面之士

法親王

凡人之所堪乎。闘人感義家之弟至于□倍
驚嘆為神也

丙子　永長元年夏五月雨雹大如梅子○秋八月上皇落飾號白河法皇

隆命為戒師。上皇雖落飾自恣朝政。無大小悉執決院中。故天下之事不及宣旨官符。只以院宣施行諸州。撰大中納言及參議之人。號院司當執事院中。且始置北面之士。宿直院中。備于兵曹矣

本朝通紀巻之二十四　前編　十一

今年天下始弄田樂

丁丑　承德元年冬十月建六條院

戊寅　二年秋八月大水○秋九月以中納言匡房任太宰權帥

自是以匡房呼江帥

己卯　康和元年春正月用仁和寺覚行始為法親王

法親王之號始于斯

今年良峯寺開山源算寂

源算因州人也。總角上叡山剃髪。經年之後入西山良峯。枕石漱流。清修自適。遂創道場於是。徒衆慕風奔趁。漸成寶坊。厭諠閙去寺不遠別搆一草菴。常閉門宴坐。動經時日。或數日斷食。如斯七十年。今年逝。年百十七歳

庚辰　二年源義家子對馬守義親違勅。流雲州

壬午　四年秋八月皇太后歡子薨

歡子藤教通女。後冷泉帝之皇后也。帝崩後歸心於佛乘。厭塵寰日。讀法華大乘經。承暦元年薙髪。以台嶺座主良眞為戒師。乃隱小野離宮

本朝通紀巻之二十四　前編　十二

又延慶曜法師開真言止觀。親寫五部大乘經。今歳八十二○或世傳。后嘗於離宮書寫法華經。一日暴雨俄起。雷入殿中。后雖恐手不釋筆。瞑目端坐。雷上而後開眼見。經白紙皆燒。只餘墨字。衣服雖焦。身無傷損。傳人皆奇焉

癸未　五年秋八月以宗仁親王為東宮

甲申　長治元年秋八月於禁中被講宸筆之法華經

乙酉　二年夏六月北國降紅雪

厚五寸許

冬十一月太宰帥中納言藤原季仲有罪流常陸國○冬十二月右大臣忠實爲關白

嘉承元年春三月大江匡房再任太宰帥

先是康和四年中納言秀仲爲太宰帥匡房歸京於是匡房再又爲太宰帥

二年秋七月天皇崩

帝時二十九歳在位都二十一年

今歳源義親在配所謀叛詔平正盛討之

清原氏出羽仙北清将軍系圖

吉柯 従五位上伊豆守

近澄 右大夫 従五位上周防守

頼佐 従五位下安芸権守

頼貞

光頼 眞人 出羽仙北

頼遠 大鳥山太郎

武則 眞人 鎮守府将軍 頼義前九年合戦御方参り武則貞任討取之後六郡ノ大将ニ経清カ妻ニ嫁シテ於テ相続ス其子成長シテ家衡ト戦 藤原清衡是也

武貞 荒川太郎

眞衡 清宗眞人

成衡 出羽ニ於テ討死

女 吉彦秀武妻

武忠 班目四郎 玄実ノ候

武道 貝沢三郎

清衡 実ハ亘理権大夫経清ノ子

武衡 将軍三郎

家衡 同四郎

本朝通紀前編卷之二十四終

鳥羽院四天王　土佐判官從五位下　出羽守光信　保安元年十月十一日卒、六十四　重實　佐渡源太　○備中守忠重　正宗・重宗　重實　季時　實時二人四天王

本朝通紀前編卷之二十五

奥州會陽隱士　長井定宗集編

起鳥羽院天仁元年、盡近衛院久壽二年、凡四十八年

人皇第七十四　鳥羽院　諱宗仁、堀河院第一子、母贈皇太后藤茨子、贈太政大臣實季女也

天仁元年　戊子、徽宗大觀二年　春正月平正盛與源義親戰

雲州義親伏誅○春二月流源義綱於佐渡

初義親被配之時、義家欲使義親之弟義忠繼家督。時義忠與其叔新羅三郎義光不和也。故

以義忠不為義家之嫡子、養義親子為義為義家之子。自是義忠與義光倍不快也。義光怒、私説鹿嶋三郎者、殺義忠。世人更莫知其逆、而却為義綱之所為。義綱憤、得無實罪、奔拠近州甲賀山。為義奉院宣、將軍攻義綱。為義時十四　義綱軍敗、不能防守而降。於是勅以義綱流于佐渡。

今建佐長　二年二月八日　十八日

秋八月十八日前鎭守府將軍源義家卒

時六十八　嫡孫為義繼其家督

二年春二月二十五日於北野行菅丞相忌日。

匡衡ノ子　赤染衛門所生　峯周ノ子

○大江匡衡―擧周―成衡―匡房

天永二年辛卯七月中納言大江匡房卒、年七十一

文化十二年乙亥七百五年

天永元年夏五月慶金書大藏經于法勝寺

二年秋七月中納言大江匡房卒

匡房其祖擧周、其父成衡、世以儒學名家。匡房八歲能讀遷固之書、幼穎悟、長博學、宏才并兼兵學三傳。帝在儲宮之時、為師、談論德治國之原。帝即位、庶革弊政、天下大治、皆匡房之功也。傳在前章也。今歲壽七十一。平生所著有江家次第、江談、江都督集、許多卷。

冬十一月禪林寺永觀寂

觀姓源氏、早投東大寺、有慶學三論兼關[illegible]。後歸洛東禪林寺故居、謝絶交往、偏慕[illegible]。性慈仁、常往獄問獄人之飢寒、與食送衣[illegible]。多病、氣力微弱而修學不弛。今歲八十[illegible]也。而不患之、曰、昔世尊八十涅槃、我同壽、不[illegible]生。及歳、足也、果寂。

[illegible]夏五月大[illegible]

永久元年冬十月以源為義任左衛門尉

先是興福寺與延暦寺有爭論、因[illegible]

家大起奉春日神木到粟栖山將入洛朝廷大驚遣使解之衆徒不聽詔源為義拒之為義率兵與大衆戰大勝衆徒悉逭退由是賞為義除左衛門尉為義時十八歳

二年遊君嶋千歳始舞女舞

是謂白拍子

四年三井行尊任僧正

五年夏五月奥州有賊國内騷動

奥州有僧自稱義親法師騷動國民朝廷議疑

義親既伏誅有潛遁之疑故下院宣於陸奥守令捕之

元永元年秋九月法皇幸紀州熊野

二年秋八月賜皇孫有仁源姓叙從三位

有仁父者輔仁親王也輔仁三條院第二子白河院之弟也輔仁素好詩賦有仁復繼父業達詩歌

保安元年夏五月台徒燒三井寺

三年冬十二月以源雅實任太政大臣忠通任左

大臣藤原家忠任右大臣

四年春正月天皇讓位於太子顯仁崇太上天皇之尊號

帝時紀二十一　在位都十六年

崇徳天皇即位

帝時五歳關白忠通為攝政焉此時天皇之曽祖白河法皇尚在院中聽政事當此時以白河法皇號本院以鳥羽上皇號新院

八皇第七十五　**崇徳院**　諱顯仁鳥羽院第一子也母中宮藤原璋子待賢門院大納言公實之女也

天治元年春二月法皇幸白河觀花

法皇與鳥羽新院同幸白河覽花待賢門院璋子及官女并久我太政大臣雅實攝政忠通等扈從新院吹笛詠和歌供奉之公卿官女各献和歌

二年夏五月以三井寺行尊為大僧正聽牛車

尊者諫議大夫源基平之子也年十二投三井明行出家十七潛出園城寺渉跋名山靈區無不到窺之地也尊性正實修学苦行故時人

新羅三郎源義光七百年忌

從兄征賊勤王師武略雄略鬼不窺

多藝別傳家秘曲玉笙何待伶倫吹

文政九年丙戌十月二十日

金山篁[illegible]郎撰

叱得法力奇特者甚多矣永久四年補園城寺
長吏保安四年任延暦寺座主今年任大僧正
初為熊野三山撿挍預山伏修驗道
大治元年冬十二月鞍馬寺炎上
二年春二月新羅三郎源義光卒
時歳七十二自兄義家傳弓馬之藝進古實源
氏一流之祖武田小笠原佐竹等源流皆出義
光初義光嘗年向笛師樂士豊原時元者長此藝
既時元病將死時其子時秋幼弱也故以秘曲

號太食調入調曲者傳于義光其後奥州之乱
至義光將赴京師之時時秋同驅相從其心欲
受傳太食調入調曲至足柄山義光感其心教
二十歳出其父時元所筆之楽譜而附與之自是
時秋其名漸顯也
三年春三月造圓勝寺
四年春三月山陽南海海賊起阻往来院宣備前
守平忠盛追捕之○秋七月白河法皇崩
時壽七十七歳譲位之後在中院聽政事二十一

餘年自是鳥羽上皇聽政事亦如白河法皇例
五年春二月納忠通之女聖子為皇后
皇嘉門院是也
今歳建法金剛院於洛西山
叙待賢門院御願號天安寺
天承元年冬十二月前關白忠實見鳥羽上皇
忠實爲關白與白河法皇有隙故辭職蟄居
其後鳥羽上皇以忠實之女爲后 高陽院是也 自是
忠實漸出[illegible]去歳法皇崩上皇至獨擅政事

忠實出見上皇於是上皇賜忠實隨身兵杖攝
朝政於是忠實辭職十二年再預朝政
長承元年春三月上皇建得長壽院造三十三間
堂安置一千一體金佛
平忠盛監其事忠盛正盛之子重就賞其功以
忠盛任但馬守聽昇殿
三年夏雨天下饑饉
保延元年冬十二月三日彗出
二年春三月有鳥羽勝明光院供養○冬十二月

西行法師

藤原賴長任內大臣（年十七歲）

丁巳

三年秋八月佐藤兵衛尉藤原憲清遁世

憲清者武衛校尉康清之子藤秀卿九世孫也達弓馬之藝又讀書典有螢雪之勤且習管絃工倭歌曾出奧州鄉里到京師奉仕鳥羽法皇法皇以憲清任左兵衛尉為北面之衛士每應制獻和歌恩遇甚渥然憲清素有避世之心不屑恩寵一日憲清與其従佐藤憲康者携手退公憲康語憲清曰余先祖秀鄉征叛夷以朝廷之

誥讓其餘慶延至于我儕而朝恩猶厚然人間之榮耀不可久特欲山林之下豈無所係慕乎憲清感泣而相別明晨憲清為候鳥羽院往扣憲康之門門外人聚戶內號悲憲清問之家奴曰昨夜主人俄沒其母七十歲其妻十九歲憲清大驚彌催哀念乃將遁世而自謂不拜恩君遁世者於我不慊也直到鳥羽殿先陪御遊之席而後奏請出世間之望上皇不肯容憲清不得止歸家脫冠刀終出家改名於圓位其為名西行親近之家人亦出家相從號西住西行情不淫富貴不阿貴家悠周遊天下無名山景境不歷見之地皆以詠倭歌自樂風花雪月皆以自詠道其（事往往見後編）西常謂和歌者禪定之修行也我由和歌得佛法西行將赴關東路鞋竹杖到遠江國天龍灘寄身於武夫之舟舟中人多將蕩翻呼曰僧等可自舟下西行之日借舟之便者旅僧之常不退一人怒以鞭扣西行頭出血西行無少恨情優然下舟而去西住見之

泣西行之曰余出塵固知如斯之事不虞之禍猶有大於此何爭乎何覺乎汝宜歸鄉西住不得止東西相別自是西行獨歩益縱行脚

戊午

四年秋九月上皇登叡山宿中堂七日

己未

五年秋八月以上皇之子體仁為皇太子

今年五月上皇所幸之美福門院藤得子（得子者參議藤長實之女也）產體仁上皇大喜乃為今上之養子以中宮皇嘉門院聖子為養母寵愛之餘此月立為東宮是近衛院也

【論】漢賈誼作保傅傳曰天下命繫於太子太
子正而天下定矣誠哉此言乎太子國之嗣
爲天下之大綱太子一定國之治亂斯見矣
故古明王欲群情定儲　正敦良之者
以爲保傅師友教諭之其習　長化有可
君之道繼其位君德兆於是萬里之遠化其
德海内之膺服有道國家大定矣是則所以
太子正而天下定也然上皇爲人君不顧宗
廟社稷　及四海万民之生縱發寵嬖

產儲三月爲儲君不幾廢帝位即其位于是
朝廷之禍胎天下之大亂實權輿于斯也

【庚申】六年春正月八幡炎上○夏五月白從院三井寺

【辛酉】永治元年春三月上皇落飾號鳥羽法皇○冬十
二月上皇廢帝立體仁即位

帝在位都十八年今歲天皇二十十二歲雖無廢
位之失德法皇甚愛體仁之母美福門院故廢
帝之位以体仁即位以崇德院號新院體仁時
三歲也幼不預朝政法皇猶擅政事

人皇七十六

近衛院

諱體仁鳥羽院第八子也母皇后藤得子美福門院贈左大臣長實之女也

【壬戌】康治元年夏五月法皇受戒於東大寺○冬十二
月根來寺開山覺鑁寂

覺鑁姓平氏肥之前州人將門之屬親也累代武
吾其父亦名武勇鄉黨敬畏覺幼心以爲我父
天下之豪貴也然家乏資財也一日官吏促年
租到家喧呼放戾也父跪躍蹙之家有一僧覺
問僧曰今何人乎辱我父我父亦敬似平日之
勇壯哉僧曰官吏謝租汝父豈忤於彼乎覺曰

誰爲之僧曰刺史也凡州界無不聽刺史之令
者汝父亦刺史之有耶覺曰我欲謂天下之貴
人靡如我父猶有刺史乎僧曰刺史不自貴承
天子天子者四海之至尊也覺良久曰有至尊
之過天子者乎曰佛也覺曰有過佛者乎曰無
過斯者故曰無上世尊覺曰世人有登佛位者
乎曰方今剃髮之者皆彼徒也其間勤修
之者必得其位於是覺初志遊学遂出家
和寺而後往興福寺從慧曉習唯識

寺禀密灌頂後上高野山親定尊阿闍梨受秘奧覺性聰明而苦學絕倫故密學支法無不研究便於高野山建傳法院根來寺是也居之其繁昌冠于本寺於是自天子至庶人無不覺於尊敬者今歲卒年四十九

甲子 天養元年撰詞花集

乙丑 久安元年秋七月彗星見○待賢門院薨

門院鳥羽院之后大納言藤公實之女新院之母也

本朝通紀卷之二十五　前編　十一

戊辰 四年夏六月內裏火○秋七月攝政忠通[illegible]

寺

己巳 五年冬十二月高野山大塔雷火

庚午 六年春正月以藤原多子為皇后今年皇后年十三

多子德大寺中納言藤公能之娘也容貌殊麗也故左大臣頼長養之入內為皇后於是頼長權勢日盛也

公能女

夏六月以藤原呈子為中宮

呈子藤伊通之娘也忠通養之冊納中宮叙三

多子公能女
七十六代近衛天皇皇后之
七十八代二條天皇皇后之
右二后之后也

通與頼長爭其權兄弟相不快時頼長養多子為后忠通養之養呈子為中宮自是忝爭其威

○今歲源義家二男義國下向下野國足利別業新田足利祖也

辛未 仁平元年春正月賜頼長隨身兵仗為氏長者知太政官事聽內覽奏

所其知皆關白之任也頼長性狷介有才氣少好學兼達和漢之才有郤謙兄忠通寬仁愛人文藝絕倫好詠詩詠歌兼善草隸書得世譽頼長毎鄙之曰詩歌細藝草隸曲技且非朝廷之所急賢人君子豈必要之乎以故兄弟不相合常以威權共抗衡然忠通之父忠實存生愛頼長惡忠通故奏使頼長知其事抑關白忠通之權法皇不拒忠實之不義天皇雖患忠實之大權無奈之何也於是頼長益擅威勢世人號惡左府[illegible]

按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

本朝通紀卷之二十五　前編　十二

主五十代桓武天皇
葛原親王
高見王
平高望
良望国香
貞盛
繁盛
維將
維衡
維茂
維輔
繁茂

桓武天皇七代之孫
平維衡—正度—正衡—正盛—忠盛—清盛—重盛—維盛

爵者忠良臣也故君無慮授以無寵之然頼長非德非功依一時之倖幸漫升太宮受太爵令旨專政幕以詐計竊太權上皇惑寵不悟其非雖世譏人惡闇然而方稱彼賞彼其過失繼延暦於八年于斯天下大動亂朝廷先主之大槩涯于斯者畢竟頼長專權上皇失寵之所致也易有之負且乘致寇至嗚呼夫信哉

三年春正月刑部卿平忠盛卒

嫡子清盛續其跡

源滿仲—頼光—頼信（國）
頼綱—仲政—頼政
仲綱

夏四月源頼政射鵺

有怪鳥毎夜鳴度殿上人是謂鵺自是天皇有疾醫禱無驗於是命頼政射之頼政者參河守頼綱之孫兵庫頭仲正之子頼光之裔也善弓馬達倭歌頼政當其選頼政立殿上待之時怪鳥鳴黒雲之間頼政的其聲發矢射落鵺於雲衢鳥悲鳴落殿上頼政之家臣刺殺之天皇大悅賜御劒及官女菖蒲

鵺一作鵼

久壽二年秋七月天皇崩

時十七歳在位都十四年

今歳狩下野那須野狐

先是那須野原有怪狐惑人惱害來於是勅二浦介義純上總介廣常驅之於是試先射犬而習射藝者是犬追物之始巳而兩介狩那須野殺怪狐國民大悅焉○或傳那須野狐者玉藻前也初玉藻前為帝之侍女以艶色幸會上不預醫藥無效召安倍泰成占之泰成入官令玉藻前持幣宣祝詞玉藻恐捐幣而去化為白狐入那須野害人多於是使義純廣常驅之狐又化石飛禽走獸觸之者立斃故號殺生石僧源翁割其石漸止其害也

同上
源翁心昭

金山竺僊郡
甲戌之仲夏
獅子吼庵寓函

本朝通紀前編卷之大尾二十五

從五位下出羽守　齋頼　左衛門尉鷹術達人
- 良行　左衛門尉　從五位下
- 良季　勾當
- 惟家　善積　左兵衛尉
  - 基　善積
  - 忠行　二郎
    - 忠遠　七郎
      - 景遠　判官代
- 高行　出羽二郎
- 維行　勾當
- 忠清　奉四郎
  - 女　源三位頼政室讃岐局母
- 隆祐　出羽七郎
  - 正佐　冨樫入道
    - 定隆　典利井太郎

六孫王經基二男右仲丞

○滿政 — 忠隆 — 齋頼

大納言藤原行成卿八百年忌

筆力恰如駿馬行
出藍入木巧修成
宜兮二聖三賢一
素自名家冠列卿

右以行成卿之三字爲韻脚而作

文政九年丙戌

金山惺軒癸

永治元年讓位七月十日鳥羽法皇出家時年三十九

本朝通紀後編卷之一

奥州會陽隱士　長井定宗　集編

[illegible]一十二年

起後白河院保元元年盡六條院仁安三年

人皇第七十七　**後白河院**　鳥羽院第四子諱雅仁母待賢門院崇德之同母弟

保元元年　宋高宗紹興二十六年　秋七月二日鳥羽法皇崩　法諱空覺　時壽五十四讓位之後在中院聽政事三十有年

同月崇德新院謀反天皇遣源義朝平清盛[illegible]院

新院軍大敗新院遷幸智足院

先是新院爲美福門院所讒被廢皇位　事見崇德永治元年　既至于近衞院崩莫繼太子諸卿僉謂新院之子重仁爲繼躰乎新院竊喜於心時美福門院嫉謂爲近衞帝之早世從新院之詛由是讒新院於法皇自是法皇意新院故以重仁不爲繼君以雅仁即位新院大恚之不平遂與左大臣頼長計奪位然竊覬覦而不發時今月法皇崩都下悉哀慟於是密催兵與衆其變源爲義平

平氏方　伊勢國住古市伊藤武者景綱伊藤五忠淸伊藤六忠直

忠政等應召將諸子會白河宮　新院居　天皇大驚下詔急召兵源義朝　爲義之嫡子　源頼政平清盛等率兵守内裏時新院使爲義忠政等議軍事爲朝　爲義之八男傳見後年　進曰夫兵尚神速方今乘暗襲皇居因風使縱火矢鏑應火熾義朝借問雖武不違與戰清盛素不武不肖也及從上輿射殺與夫奔天皇在瞬目耳頼長不若其計曰傳聞明日南都之衆徒一千餘兵來救焉不知俟此援助而戰兵爲朝不服然頼長遂

不聽也義朝傳聞之則奏曰院軍待南都之救明辰將來戰今夜我軍先圍院宮出其不意勝必矣議衆僉然天皇謂軍戰之事不知於武士詔許之於是義朝清盛頼政等帥師襲白河宮頼長聞大軍掩至大恐不知所出先爲攬戰士之心以爲朝補院郎其餘數輩拜官有品爲朝怒曰今日勤以亡敵爲急吾元鎮西八郎足不受既官軍競至義朝嚮東門　爲義守之　清盛向西河原表門　爲朝守之　時清盛之先鋒伊藤景綱伊藤五

前ニ鐙ヲ山ノ立烏帽子ヲ[illegible]
後ニ伊賀[illegible]
國[illegible]山田
小太郎惟重
嫡子小三郎
惟行ガ事ナ
[illegible]ナリ
又曰此ノ鎧[illegible]
傳ハリ[illegible]
[illegible]云ヘ
ド一二度ニ[illegible]
カヘス透[illegible]
ヲ射テ[illegible]死ン
事ハカナシ
其ノ殿[illegible]
器量ト云[illegible]
惟行ガ矢[illegible]
ヲ先立テ内
甲ヘ射入[illegible]
後ハ運[illegible]
ニテカ[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代ノ物語ニ
スヘシ[illegible]
玉ヘト
武家[illegible]
十三[illegible]

伊藤六進攻為朝之陣為朝射之貫伊藤六之
心徹背立伊藤五之鎧袖兵清盛之士卒懼不
進山田惟行觀衆之畏揚言妄躍馬進為朝又
射斃之諸兵倍股戰清盛大恐不能列陣於為
朝移軍於春日門義朝聞謂為朝未二十歳（時為朝十九歳）
敵詐傳強使鎌田政清候之政清可百騎
衝為朝之陣為朝高呼問其名政清自稱射為
朝中其面為朝怒開門馳出須藤家季惡七別
當等之豪士二十八騎大呼從為朝政清退走

本朝通紀巻之一　後編　三

逃走為朝追之甚急政清適入義朝之軍大驚
歎曰為朝之勇勢難近攻清在坂東雖會數戰
未嘗見知斯之人於是義朝令麾下曰彼自少
在鎮西雖練舟軍未精騎戰不若騎馬挑戰急
拉之指揮兵進長井實盛須藤季通魁諸兵[illegible]
攻為朝之陣致守甚苦至是為朝之麾下悉戰
死或傷然為朝未失戰勢出義朝之左右以大
鏃射之矢不空發所中斃死義朝兵殆[illegible]雖為
義忠政等亦乘機戰官軍屢失利義朝見軍危

從風上放火助戰勢時西風烈烈揚砂焔焔延
燄宮城兵不能閲目而失度官軍乘勝鬪噪攻
擊城兵大潰走於是新院避難於智足院賴長
為義忠政等之諸將從皇輿官軍遮路射賴長
中流矢没（時三十六）為義忠政走于江州義朝清盛
放火燒與黨之諸屋於是京中漸定天皇賞戰
功以義朝任左馬頭以清盛任播磨守

（按）昔應神帝廢世子大鷦鷯欲立季子稚郎
子為儲君既帝棄群卿之後兄弟相讓不登

本朝通紀巻之一　後編　四

天位三年天下悉憂莫繼君郎子患之自殺
亦不可帝祚忝於是大鷦鷯初即位所謂仁
德之賢帝是也古之賢王重天倫持孝信盡誠
無人欲如斯也夫天下者大器也然輒之於
父子兄弟其輕如弊屣孟子所謂所以行一
不義殺一不辜不得天下也然新院挾人欲
之嶮不顧父弟之愛父皇崩肌膚未寒至躑
哭有餘之日以甲兵爭寶祚至此時忠通與
賴長兄弟相拒為義與義朝父子相爭清盛

興。忠政叔姪相攻。其暴甚於桀紂。初。神武帝繼神立人極以往。于茲一千八百有餘年。未曾聞如斯之事。自是以往。人々肉襲而至二變長太平之運。四百有餘年之間。弑君父。竊戰爭。統親々相鋒者。不遑勝計。本朝風俗之頽敗。日域教化之亂壊。實權輿于斯

愚謹以令歲所以後編發筆之許始者也

同月。還新院及重仁於讃州。○清盛殺叔父忠政。

義朝弑父為義。并殺諸弟。

為義與諸子走江州。匿三河三郎親季之家。忠政亦露伏草行。隱社堂空室。時朝廷徐諸將求為義忠政等。忠政不能竄匿。剃髮黑衣到清盛之館謝罪。清盛不敢肯。斬殺忠政及諸子。○為義亦不能潛親季之家。將遯東州。時官軍繼來。行路塞。恐不可脫走。於是特義朝欲謝其罪。為朝諫曰。天皇與新院兄弟也。忠通與賴長亦然。而其罪共不許。繼義朝雖欲心宥。豈不懼。不奏乎。不如赴東州。與畠山重義三浦義明相謀。

再舉兵。為義遂不從。特義朝降出也。義朝奏請為義之命。天皇不宥。義朝請之再三。天皇怒欲使清盛等殺為義。義朝不得止。令鎌田政清弑為義。獻其首。帝又令義朝誅諸弟。義朝分兵擒諸弟於處々。殺之。未得捜求者。唯為朝一人耳。

秋九月。放為朝於伊豆大嶋。

為朝匿藏山。抵將走關東。時會射正清之面瘡未瘳。且鬱瘵不幸故。待安愈藏民家。時朝廷下詔於天下。以索為朝。至是里人異其壯貌之不

尋常。且面瘡時覓之。遂知為為朝。於是詔探賊司佐渡重定。使力者伏湯室之側。使為朝未浴。為朝入室浴。於是所伏之兵等起。欲捕之。為朝裸身拔殿擊殺人甚多。而衆人同莘捕之。為朝切齒騰躍悔怒。遂被縛入京。朝議已決斬戮。然惜其才力。斷肘筋放大嶋。○初。為朝自幼稱勇武。其長七尺餘。膂力絶倫。且猿臂善射。任于情暴凶也。為義責其逆。逐之鎮西。時為朝僅十三。居豐後國。欲秉領九州。國人不肯從。各籠城以

為朝之臣如左

乳母子箭前拂須藤九郎家季　大中ニカゾヘノ悪七別當

手取ノ與次　同與三郎　三町礫紀平次大夫　大矢新三郎

同四郎　霞五郎　吉田ノ太郎　兵衛太郎　越矢源太

同左中次　松浦ノ次郎　打手ノ紀八　高間ノ三郎　同四郎

ヲ始トシテ二十八騎ゾ具シタリケル

拒之。爲朝怒大戰二十餘回。隳城數十餘壘。三年九州悉屬爲朝之威風。称日本後聲將軍。自亦稱總追捕使。於是帝勅爲義制爲朝之剛傲。爲義大驚。使人喚還京師。爲朝在京五年。僕誠讁大島

二年秋八月藤原實行辭太政太臣。右大臣宗輔任太政大臣。○冬十月作太内裏

時宮殿樓閣究土木之巧。親王公主之第宅。后妃嬪御宮舘。悉盡奇麗。諸門額。關白忠通書之

也。先是白河院造營大内裏。自後有假宮。未造大内裏。至是始經營大内裏

戊寅

三年春正月行内宴

帝之幸臣信西（山井三位永頼八代孫藏人實長子也博学絶世帝乳母以紀伊之局嫁之自是俗西洛羅卓也）奏曰。國政之安危雖多端。其要在司職之當否。所其任當其職則政日起。天下乂安也。所任否其人則政事日仆。滅天下危也。由是見之。人主先務唯在選擧其選人之才行。内宴在試其才。夫内宴先朝之舊式也。中絶

之殆百余年。不知起興此禮。較諸卿之才。帝然之。親出仁壽殿。賜題於諸卿。而作詩文。於是忠通以下之公卿悉獻詩文也

秋七月彗星見於東方○秋八月天皇讓位於太子守仁（二條）上太皇之尊號

自去月彗星見於東方。越月不消。於是帝詔群卿曰。朕在位三年于斯。兵亂天災屢起。四海無安泰之日。是朕不德顯于天象。出于人間。方今讓位於太子。上以報天道之示現。下以泰天下

之百姓耳。時一臣進奏曰。夫自古東夷擾亂。是國家想令見彗星東方者。是東夷大滅。永不寇天下太平之兆矣。不敢出帝之不德。帝曰。朕行讓出於天。豈以出東方爲太平之兆乎。遂讓位於皇太子

按范太史曰。天無象聖人則之。三辰之昔天所以警戒人君。然佞卿謟諛。天皇誘事於太平。豈不矯誣上天乎。善哉。天皇爲辨臣不然惑。唯念其行乎。然天皇實願百姓之治安。

藤宗憲剃
髪字信西
高野明極之父

以至誠辨忠邪之分親賢臣遠佞邪法先王之治御天下哭星速滅海内化德天下歸太平矣惜哉天皇有於治道之明而闇不鑑覺止以讓位不預政事報天象明年有信頼之亂相繼有清盛不臣之行者豈可不歎乎

二條院　第七十八代　後白河第一子也諱守仁母藤懿子贈太政太臣經實之娘也

平治元年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九年冬十二月藤原信頼源義朝謀反囚上皇殺信西

信頼者藤通隆八代之孫伊與三位中忠之子也不知德趨時幸被朝恩歳二十七任中納言擅威權極其奢然未厭其後謂信西曰尺上皇故以萬機之權悉總自是常惡信西時信頼奏曰冀任大臣大將天皇上皇共欲任所其請信西删之諫而止之信頼傳聞之深恨信西將殺之時信西與清盛相好於是信頼以爲殺信西清盛救之憚其救不得其志一日清盛與重盛重盛清盛之嫡子詣熊野信頼窺其虚欲殺信西先以其謀語義朝義朝素不惡信西然常嫉清盛之

逞威權故黨信頼殺信西欲謀壓清盛之權於是信頼義朝率五百騎先欲侵三條之宮上皇之宮是日白虹度天貫日信西仰見大驚曰是賊臣于君之象也計按信頼犯三條宮馳入皇宮時上皇與諸卿宴信西憚驚宴負告故於宫女白出宮明臣與二三人奔于奈良既信頼義朝圍宮放火殺群卿傷宮女上皇周章將幸他處載兵急圍奪皇欒於是信頼義朝還兵圍信西之第而捜求焉信西已無信頼怒縦火其館燼女而歸信西在奈良聞京師之亂大懼以爲已不可脱堀地四五尺自入穴東給家人生埋之從者覆土泣退散時信西舍人路會出雲前司光康率兵尋索信西光康知爲西之家人捕之推問焉舍人不敢隱以實答焉光康大喜馳到奈良自窟得信西信西未至死乃斬之歸洛於是信頼捉信西子十二人禁獄之○勅信西爲俗之時詣熊野有一相人逢切目王子見信西曰相君之面其聡敏不可勝言形態有缺：

相君能謹之語徃事如指掌信西大驚以為神
人也問避其禍相人曰削髮為僧脫其難然
不知老後去於是信西奏故剃髮果如相人之
言矣

同月平清盛還六波羅

信頼斬信西直入禁内禁錮上皇使佐渡式部
太夫重成守之押籠天皇於黒戸之間自居朝
餉之間肆行賞罰以義朝任播磨守以式部太
夫任信濃守以源頼憲任摂津守其餘從黨因

叢妨賞賜有品都下衆為之怨切歯矣清盛在
切目驛聞京師之乱大驚與衆相議或有疾馳
討賊者或有避此難募兵於南海異日攻京者
衆議不決也重盛之曰賊徒屢雖得勝氣草創
未衆心未一也雖大兵易拉耳不乗此時賊氣
已和親攻守全備雖欲討何及耶不如還六波
羅平氏所居速撃之也於是衆計定決清盛亦然之
乃率兵還六波羅
按夫制賊戰兵如微炭火炭火雖熾未徹

心則浸氷可消覆灰可修焉熾炎既和炭心
火氣既通中裏則水不可消也灰不可滅也
矣亦然雖兵衆衆心不和計慮不一則攻易
掖擊易破焉大計既定守法既備則動不可
動擊不可碎宜哉重盛計草創未之時速馳
討其賊乎重盛若無是計清盛之不武聞此
大亂豈肯可還伐耶後日清盛以倒蹴鑿之
羈行可見匪重盛之計畧造服衆心不得止
清盛亦從之者歟嗟夫當此時重盛猶預而

不伐其賊假令異日戰大勝上皇天皇共於
陷檻穽之間都人大被其害宮室焚為灰盡
洛地變為蓁藪之地矣皇帝早脱兎口洛者
早出賊手者重盛之計畧有得其權者也

同月天皇潜遁幸六波羅上皇入仁和寺

重成等武士悉叛信頼故天皇上皇共脱其難
諸卿僉犇六波羅

同月平清盛遣重盛頼盛教盛等撃信頼義朝々
頼伏誅義朝遁亡

相模國住人[illegible]　[illegible]　利仁[illegible]十　七代[illegible]武藏[illegible]長井　[illegible]盛　[illegible]國住人金子十郎家忠　十九歲

清盛奉天勅使重盛賴盛（清盛之弟）教盛（清盛之弟）等帥
師擊信賴三將渡鴨川軍時重盛祝言曰方今
都平安也年平治也我平家也自然天為三應
平賊徒不可旋踵矣諸軍聞兵氣倍熾也已官
軍分三千餘騎為三隊進攻陽明待賢郁芳三
門信賴大恐失色戰震不能下南階不能騎
馬義朝顧叱信賴自率兵守郁芳門已信賴漸
上馬守待賢門重盛進兵攻待賢門信賴懼不
守重盛乘勝拔關破門入大庭義朝怒使嫡子

悪源太義平拒之義平時十九歲僅左右十六
騎（鎌田政清後藤實基佐佐木源三波多野次郎三浦荒次郎熊谷直實長井實盛須藤刑部岡部六彌太猪俣小平六金子家忠足立右馬允平山季重上總介八郎片桐小八郎關次郎也）等與重盛戰重盛見小勢急圍鬪義平及十
六騎等不屑大兵雷奔電激縱橫馳衝[illegible]鋒
大兵不敢當崩靡退大宮表重盛更以新兵攻
入大庭義平又大呼短兵急接重盛分兵進退
應機挑戰良久於是義平知重盛之甲冑色目
於十六騎欲薄組重盛重盛之兵見主之危遽

戰馬義平連破迫重盛於是官軍又潰走義平
逐之甚急也重盛之兵散不集與新藤家安及
景泰僅三騎向東遁義平政清馳馬追之正
清射重盛中其馬馬應弦斃重盛臨命幾危
家安使我馬乘重盛與景泰共留路戰死重盛
脫免歸六波羅○教盛率兵圍郁芳門與義朝
戰義朝三男賴朝等苦戰（賴朝時十三首得二級）官軍入
万死戰攻守五震掎角雌雄不次時義平率兵
來援於是官軍潰走義朝乘勝盡兵空宮甚

至是所殘之官軍均馳入禁內拔白旗建赤旗
閉門守義朝將還宮見赤幟不得還入直進闉
六波羅○賴政欲降官軍然持兩心未決軍六
条河邑窺彼我之勝負義平察志氣大怒進兵
與賴政戰賴政待戰良久遂敗降官軍義平
勝進攻六波羅金子家忠足立右馬允等騰馬
先登至是清盛遽倒悦甃而欲出從者告之清
盛詐罵曰向賊軍後至尊我憚之故倒冑聽者
皆笑焉○義平攻擊連破城門城兵主馬判官

瀬尾南波等固守血戦義平之兵雖強終以之
戦氣屈力老於是義平軍敗退走西義朝看義
平之兵敗潰囓牙欲與清盛相戦政清執轡諫
諸兵亦遮馬諫馬於是義朝不得止還馬赴東
官軍逐之甚急也佐々木秀義須藤俊通井沢
宣景等殿留道力戦俊通闘死秀義被瘡由是
義朝脱向東州江州之野士及山徒等塞路待
嶮群戦義朝之三男中宮太輔朝長中流矢被
傷義朝行數戦連破東到八瀬松亞遇信頼信

頼大喜欲與義朝共赴東州義朝大叱罵以所
持之策打其面信頼有恥色然垂首不及一對
乃還馬入仁和寺欲恃上皇降官軍上皇遣使
於六波羅請其命天皇清盛共不許縛信頼遂
誅之也

(按)信頼之不臣不道之行暴惡不義之悖倫
絶古今也就中造圖宮捕上皇入皇城禁錮
天皇而肆賞罰之時孰人切齒瞋目乎慨乎
義朝悪言辱之乎叱撲其面數百餘歳之後
世見猶悪其不義矧於當時何人哀其亡救
其死乎信頼縦悲泣跼蹐雖欲脱其死積悪
之餘妖豈克可遁乎

同月義朝殺其子朝長

義朝僅八騎到美濃青墓邑長大炊與義朝國
狎故能迎義朝於是暫留滯息其勞既相議
曰義朝子尾州義平子飛州朝長子信州父子
別三州募東山東海之源氏再擧兵義平已
赴飛彈朝長欲首途之信州時病矢傷不能下

赴義朝怒罵之躬撫劔將斬之大炊抱持義朝
止之然義朝不堪其怒計無人之時私刺殺之

永暦元年春正月(三日)長田忠致弑義朝并殺鎌田政清

義朝出青墓臻尾州内海藏政清之舅忠致之
館忠致待義朝甚厚時平氏以義朝之首購重
賞於是忠致起虎狼之志欲弑義朝潜與其子
景致相謀新營浴室饗義朝義朝不察其謀入
新室沐浴於是使力士弑義朝并刺殺政清於

閨内義朝政清共三十八皷金王丸及玄光玄光ハ青墓大炊カ弟從義朝
在于聞其變馳入浴室斬力士継欲殺忠致等
焉忠致景致踰墻竄遁亡金王玄光無奈知金王
赴東州玄光歸青墓政清之妻聞之單見夫之
尸泣曰妾雖為婦身全不貳君夫雖父子之親
不知父之反謀故無由三諫焉然父兄有知
之逆則妾奚所謝者也當自殺雪恥於泉下乃
取夫之刀洞胸而死世人為流涙忠致見其死
恠無益遂詣義朝政清之首齎京師獻之清盛

大喜梟之

按義朝刻薄横武無親愛之心弑父殺諸弟
結賊從犯至尊殘害無咎之人傷夷無罪之
子女其不義千古一人而已未有雖寒浞王
莽如斯之甚矣貫盈之惡積莫可贖之義天
地之不義累莫可消之善六合廣容身難寄
遂被天罰人謂忠致弑義朝余謂如義朝操
我戈刺我者欲照然天道可孰欺乎

同月清盛將誅長田父子忠致景致潛遁京師歸

尾張

時朝廷罷議忠致父子以殺義朝之功以忠致
為壹岐守以景致為兵衛尉忠致景致共不喜
曰義朝之勇畧絶於古今彼下向東州再起兵
天下之大事也然以謀畧輙誅戮之其功許多
也然不任左馬頭其賞不逮小功之往何面目
拜任之邪遂不受矣清盛之家臣築後守家貞
聞之勃然謂清盛曰忠致弑君殺壻其不義堪
於惡甚斬忠致父子徇天下清盛亦感相共可

之忠致承傳聞之大懼遁還尾州

同月清盛擒源義平斬戮

初義平赴飛彈私備兵聚眛多歸義平義平大
喜欲再帥師入京師時及聞義朝被殺兵忽
解散於是義平憤不事成以為同死不如刺清
盛報父冤矣微服上洛狙清盛時平氏知之使
三百騎圍義平之所伏之家義平力戰殺數
兵潰圍奔石山遂疲就擒清盛使[illegible]次郎
斬之義平望死慨然曰悔防信頼不施我計兵

執清盛自熊野還京之時義平欲待路南波晒
擊之信頼不聽遂義平悔之而及此詰
後悔無益義平勃然嗔曰我異日為雷崇汝南
波詰其詣遂斬義平
按天出軍用兵勝敵者有謀所以全功保國
者有徳故善用兵之将先以仁徳化親億兆
以爲計先發機是良將之所以戰勝全終也
如今義平天資勇果所向無強陣每戰碎太
敵於其勇武雖黜含孟賁豈出其右乎惜哉
義平歲尚少而所恃慣片武暗大武欲以勇

力致天下從海内之敵借使信頼用其謀率
殺清盛大下其無清盛乎源種既竭身已被
刑戮猶未悟所以其亡後悔歸咎於信頼呼
天不謬哉
又曰或曰按平治演史仁安三年清盛遊觀
攝州布引瀧南波等從之時霹靂忽起降南
波之上南波震死編記者爲義平之霊也然
乎否乎曰不然然火雷神之爲乎曰不然也
昔或謂程子曰人有死於雷霆者無乃素積

不善常歉然於其心忽然聞震則恐死乎程
子曰非也雷震之也然則雷孰使之曰夫爲
不善者惡氣也赫然而震者天地之怒氣相
感而相遇故也今程子之以所諭見之非啻
霆求以殺之明矣或又義平之憤懣鬱結為
彼崇怎生不崇幽室之間有何靈為天地蓋
震山嶽海川感動衆人乎非義平之霊亦明
也我竊思之南波之平日惡與天地之怒
氣相會以震死者歟又聞南波之惡以何知

之乎曰夫武人擒敵家就戮被殺者常也
豈是以爲恥辱乎南波雖爲志士殆乎之
其死慙其亡可也彼何以無益之喪言惱之
笑之其爲人之狼戾抑可知也故天地之惡
氣與彼之惡氣相擊搏以震死者歟

春三月謫源頼朝於伊豆

去歲義朝赴東州之時頼朝從父時歲十三甚
困勞不能從行後到江州森山時野盗起欲捕
頼朝頼朝拔太刀自斬殺二人賊盗恐退散頼

朝馳會義朝既後後遂與父相共由是獨行至淺井北郡暫憩民家今年二月晝途到不破關邊逢平家之家臣備平兵衛宗清頼朝隱藪林宗清怪使人禽之乃頼朝也宗清携之献清盛清盛令宗清護之時頼朝雖幼少秀才深智宗清感之且憐孤弱不忍殺之然恐清盛之不聽故以潛告頼朝竊清盛之継母池禪尼請命禪尼哀而不已泣請其命於清盛至是清盛不得止宥死刑謫于豆州

本朝通鑑卷之一　後編　二十一

同月清盛以義朝妻常葉為妾

常葉嘗為義朝之妻生三子長曰今若時八歲次曰弟若時六歲季曰牛若時二歲義朝及弃京師携三子潛匿伏見木幡之邊時平家捕常葉之母拷問將殺常葉聞之大悲哀携三子詣京師欲替母命清盛孝婦召見之時常葉二十三當世之美婦人也清盛感其容麗欲以為妾諸臣無不可數諫之然清盛遂不解遂納常葉為妾許三子之死刑令置今若于醍醐寺弟若于八條宮牛若于鞍馬寺

近衛天皇
二條天皇
二代之后

唐高宗
太宗才人
武氏則天

藤右大臣
公能之女
多子
二代之后

秋八月近衛帝之后藤原多子再入宮為皇后

多子藤右大臣公能之女也初近衛院娶多子為后及帝崩厭繁盛居近衛川原之弊廬謂之於近衛河原大后帝聞其麗資容欲納宮多子固辭不從於是令其父公能召多子公能將納多子時群卿諫帝曰昔唐高宗納太宗才人武氏所謂則天后是也此他未嘗聞如此之例不如停焉上皇亦數諫之帝不從曰朕聞天子無父母朕奉登位何爲以為先后憚多子之入内乎遂微納麗景殿后時二十三世人稱二代之后自是上皇與帝有隙也（帝年十八　后年廿三）

本朝通鑑卷之一　後編　二十二

應保元年秋八月右大臣公能薨○冬十一月義福門院薨

二年春正月前太政太臣宗輔薨○夏大旱

長寬元年夏大雨○秋八月大風

二年春二月前攝政忠通薨

號法性寺殿自鳥羽帝至今帝歷事五代今歲

六十八
秋八月崇德院崩於讃州
時春秋四十八
冬十月關白藤原基實辭左大臣右大臣藤原基房轉左大臣藤原經宗任右大臣
永萬元年春二月大宮太政大臣伊通薨
時歲七十三
夏六月天皇不例讓位於順仁蒙太上天皇尊號
帝在位平治一年永暦一年應保二年長寛

二年永萬一年印七年
秋七月太上天皇崩 九八日　二條天皇
春秋時二十三
人皇七十九代
六條院　二條院子諱順仁母大藏大輔紀兼盛之女也
仁安元年 南宋高宗乾道二年 秋七月攝政藤原基實薨左大臣基房為攝政
時基實四十二贈太政大臣
冬十月以憲仁親王為皇太子
憲仁後白河上皇第二之子天皇之叔父也天

基房　天養元年甲子生　當丙戌年廿三歲　寛喜二年庚寅十二月廿八日薨　壽八十七

皇時三歲皇太子時六歲上皇在中院執決政事
冬十一月基房辭左大臣右大臣經宗轉左大臣内大臣兼實為右大臣
二年春二月清盛任太政大臣
時清盛歲五十初從討義朝信頼之亂誇戰功暴權勢上皇亦寵彼甚屢故朝政豫出自清盛由是雖黃卯必達官為之側身拱手至於是時清盛之暴漸顯矣 鵞峰林學士曰 夫臣之於君雖

有周公之功亦是其職分也何自尊大久貪位專政乎保平之戰清盛不為無功然其實自家之事也且義朝不進倒兜鍪欲出何其怯乎乎幸因時運以手仇怨耳以尺寸之功得無雙之賞同族潛號王室無輔清盛遂得其志僭彊恣之甚不聽諫而背天下之望困上皇於城南流阿衡於海西畜妓女淵旁放淫分柔童行市滅口廢喜應帝位不得留春秋挾安德幼主不知有至尊也縱長秋之無寵嬪宮女以

齊天三千
八……
晋司馬氏
五代朱温

世ノ中ヲイトフマデコソカタカラメ仮リノ宿ヲ惜ムキミカナ
返歌
世ヲ厭フ人トシキケバカリノ宿ニ心トムナト思フ許ゾ

爲尼歟乎安之有藩制營福原而苦民何爲
鬱之甚乎本朝王道陵夷自茲作古然則其濫
雜蕃阜盜温不足譬焉宜哉一抔之土未乾數
万之敵游至北越之乱一谷之敗多年榮華原
上骨枯爲馬蹄之塵化春風之華谷餘甲午之
碎路拾弓矢之遺屋嶋志渡門司赤間之亡滅
一家縉紳風浪船飄葬江魚之腹浮蒼海之粟
晟戚鮫人之涙暴聞鬼哭之聲宗盛不耐烏江
戰死不慚田橫自殺束縛就戮悲啼惜生傳恥

本朝通紀卷之一　後編　二十五

於一世遺臭於萬古所謂人克勝天天定勝人
者也

冬十月西行法師見遊女於江口邑

時西行（僧見崇徳院保延三年）欲詣天王寺路過江口驛
此里自古衒賣女色西行欲假宿於此里遊女
（名妙）不許於是西行詠世間於厭近之和歌詣
之遊女乃以世於厭人聞之歌答之西行大感
此歌強宿斯里與遊女閑談及深更其詩記觀
如夢幻之歎一生賣笑色蕩人心翌日離襟□

擬西行法師歌

吟花詠月渉山川　暫憩衲衣江口邊
夢幻空華人世客　娥眉何惜一床眠

擬妙返歌

其身不會若流川　艶態蕩人駐此邊
行脚旅僧無妄念　閑談一夜打安眠

世の中をいとふまてこそかたからめ　仮りの宿をもおしむ君かな

世をいとふ人としきけはかりの宿に　心とむなとおもふはかりそ

文覺、大治二年丁未生矣、寂宗也

後西行得風使贈和歌遊女則和答歎心口意不一剃髪為尼西行見之而悲涙太息曰呼如衒女色之人皆有淫奔之行未知在如此賢女子貴女色之中自是西行每蹔此驛莫昧嗇為之歎矣

按夫西行者行脚之僧也妙者卑賤之女也宿旅詠者少事也噫夫本朝人物之蹤於如斯之些事雖不遑枚擧也然西之至経蹔此驛之蹟後世傳詠詩歌稱謠曲雖婬童

本朝通紀卷之一　後編　二十六

知以為口實矣加稱西以黑衣法筵之與添宿婦家而引女終夜談話焉是世僧之所惱西之節操之所願也思僧行之一奇事也不可不載傳故記以不闕也

今年釋文覺再興高尾神護寺（仁安二年丁亥）覺年四十一歲

之覺姓藤氏校尉持遠之子也俗名盛遠洛人也一日盛遠竊見源渡之妻蕩袁不知所持劫其母曰汝不爲媒妁則殺之母大恐召婦泣告之於是婦謂不從之則殺母不孝也聽則棄上

天養元年甲子六月七日之

不義也不孝不義無生不如全孝義死乃詐諾盛遠曰願入我室殺我夫然則從君心也其夜浴而臥者我夫也我闔戸而俟君諭頸髮之濕而刺之盛遠大喜約去婦還設酒夫醉自浴臥闇夜闖盛遠直到斬頭提出黎明視之則婦之首也盛遠甚哀爲僧号文覺爲婦營塚今爲戀塚也是盛遠時十八歲也文覺素性豪強爲僧苦行絶倫今歲覚登高雄山見堂舍頽壊路草滋蔓歎息謂昔孝謙帝之位將遷八幡太神託清麻

本朝通紀卷之一　後編　二十七

呂創此寺光仁帝名神願寺淳和帝改神護寺是所以祈佛神守國祚也近代朝廷危難繁是寺頽毀故歎覺雖桑門王民何爲不竭力於修營乎於是作幹縁疏普于搢紳專務修營

三年春三月天皇讓位於憲仁

帝時五歲雖昧及朝政之善惡上皇與清盛相議廢帝位以憲仁即位憲仁之母建春門院清盛之妻時子之妹也故清盛倍恣朝權昇官也氏族六十餘人領國三十餘州極驕逞權柄不

可勝言清盛嘗悪有誹其僻者故使禿童三百人著赤袴遊行洛中為耳目有謗平氏者乃殺之刑之於是京中貴賤大恐不敢謂其悪道路以目蹙額大納言平時忠毎語人曰天下之民億兆也然匪平氏之族者人非人攝政以下之諸卿畏其彊梁媚事於清盛之左右無不迎承旨者矣

文覚上人賛

壯年誤斬婦人頭　從是發心酌佛流
鳥羽建碑號戀塚　高雄興廢聳層樓
更憐六代免刑戮　却愧三衣運智謀
千歳笑談文覺行　躶形入深苦精修

文政十年丁亥七月廿一日

六十一翁金山　[illegible]撰

本朝通紀後編巻之一　畢

上皇祝飾 後白河天皇 法諱行真 建久三年壬子三月十三日崩 壽六十六

本朝通紀後編巻之二

奥州會陽隠士　長井定宗　編集

起高倉院嘉應元年己丑盡安徳天皇壽永二年一月凡十五年

高倉院 後白河帝第三子諱憲仁母建春門院平滋子贈左大臣時信之娘也

嘉應元年 南宋孝宗乾道五年 夏六月上皇祝飾称法皇

二年夏四月誅源為朝於大嶋

為朝初在謫所瘡疵五十餘日遂漸愈精于拳昔日於是掠諸嶋押領隣郷嶋民皆為之苦不輸官稅於京師豆州刺史狩野介茂光上洛告之上皇大驚賜院宣於茂光令追討之惟兵從攻之為朝出濱表待敵茂光列艦為朝放矢毀艦一隻忽發兵士溺没官兵恐不敢近焉為朝憑蕩勅之罪歸宅自殺時三十二歳嶋民惜勇武立社為嶋護神矣

秋九月洛中櫻梅桃李華○冬十月平重盛使其子資盛罷居勢州

資盛重盛之二子也騖放蓮臺野歸路遇攝政基房資盛之家士甚不礼也基房之前驅不知平族譴不法悒資盛資盛還告淨海 清盛剃髮改名淨海 淨海怒曰汝無咎雖殿下如斯無禮乎貽平氏之恥乎則令武士待還途打破基房之乘輿斷隨身數輩之髻重盛大畏驚使資盛及狼藉之士數輩蟄居勢州矣

承安元年春正月主上元服納平清盛之女徳子為女御

帝時十一歳徳子時十五歳

二年春二月徳子為中宮

四年春三月源義經潜出鞍馬寺赴奥州依藤原秀衡 秀衡見治承四年 ○今歳釋源空始倡淨土專念宗

源空姓漆氏作州稲岡人也父曰左衛門尉時國母秦氏也父母無子祈佛神母夢呑剃刀覺語于夫夫曰汝其有身乎恐離染人矣既孕母不食葷腥長承二年四月生頭圩而稜眼黄而光九歳有賊潜入寢所害空父一家潰逃空自屏處偵之以小弓射賊中其眉間 此賊源定明為其叔

（可謂發遂憑而終身）於是呼空為小矢兒同郎菩提寺之觀覚者開之乞為弟子空敏習学覚嘆曰吾兒何可居草澤乎送與延暦寺源光光曰此童騏驥也悲哉慈之所鍾也即授功徳院皇圓剃空年十五也三春通受台教又從黒谷叡空稟密乘及大乘律自是勤修惜皆大藏經論八宗經義靡不發撿者八宗之外渉佛心宗全晩年見信師往生要集乃棄所業倡淨土專念之宗出黒谷居洛東吉水（中山本頗處弘淨土也）

本朝通紀卷之二　後編　三

土宗洛人靡然向此宗自是宗派悉振焉

乙未

安元元年春二月工藤祐經殺河津祐泰

祐泰者豆州邑長曰曾祖父於伊藤祐高（祐高）初有數子皆早世無繼有二孫曰工藤祐繼（祐繼）父曰伊藤祐親（祐泰父也）祐親雖姉息幼祐繼雖嫡孫息長故使祐繼續家跡祐親老漸長以為未愈嫡孫遂懷猜懼然未從其色既祐高卒祐繼繼之訟是祐親與營當其謀呪咀祐繼祐繼寢病將死祐親入問病時祐繼之子祐

安元元年乙未當大宋孝宗淳熙二年乙未阿育王山九代妙智禪師代也至文化十一甲戌六百四十年矣

經幼也（祐經九歳）以一族好遺言使祐親為柔祉又家事爲祐經之輔祐親背之祐繼薨卒自是祐親擅家跡雖祐經漸成不譲父跡祐經怒之與家臣近江小藤太八幡三郎等相計狙祐親祐親風聞之因守禦故不得其間一日祐親與一族獵奥野（伊豆之御）近江八幡伏赤沢嶮射祐親之長子祐泰中其胸遂祐泰落馬卒祐親懊憤搜求其所者遂不得焉

令平重盛贈金於大宋育王山

本朝通紀卷之二　後編　四

重盛預清盛之惡暴戀絶其祀以為平族滅何人修我冥福乎不如送金於異域修後祀乃使黄金三千両贈宋帝及育王山僧徒

宇都宮氏曰重盛雖不知学不到此惑若然則似告父恩於殊方重盛寝疾知父命不用求醫以為矜孤擲金於育王露本邦醜於趙宋乎蓋是野史之謬也

丙申

二年秋七月六條院崩

時歳十三

治承元年夏四月以加賀守藤原師高讒尾張井戸田
師高者西光法師之子也光初仕于信西信西被難之時剃髮号西光仕于上皇上皇甚寵光故驕恣智徒以其子師高爲加賀刺史時師高之弟師經嗣藉父兄之威權入鵜川寺(加賀地)掠其寺僧寺僧怒訴之於台嶽(鵜川白山之末寺也白山叡山末寺也故告)叡山台徒舉師經之暴奏禁廷數回時師經之父西光以讒譖上皇之故哀其刑不果台徒憤之

擇日吉神輿將入禁裏上皇使重盛等平氏及源頼政衞四門神輿到于待賢門重盛之兵挾射之大傷山徒棄神輿皈山於是一山徒大怒欲燒山上掠洛中狼藉胡廷上皇大驚使平大納言時忠慰台徒之憤流師高於井戸田使師經禁獄焉
夏五月法皇流叡山座主明雲於豆州衆徒奪于路歸山
時上皇憤山門之嗷訴配座主明雲於豆州武

天台座主明雲大僧正
壽永二年十一月十九日於六條殿卒矣中矢
寺長吏八条宮圓慶法親王
根井小弥太矢中死
本朝武家評林二十五巻

士圖雲到于江州台徒議曰僧正無罪只是西光所譖也無答受護非我恥台嶽之恥乎當棄而皈逐到粟津台衆自山上接粟津逐奪雲師山矣上皇大怒爲攻山門使成親西光等召兵内之叙矣
夏六月清盛誅西光及其子師高師經配藤原成親於備前兒嶋竄成親之子成經及平康頼僧俊寛於鬼界嶋
先是內大臣藤原師長辭左大將於是大納言實

定中納言藤原兼雅及新大納言成親等共欲任也大將時清盛恣上表以重盛轉左大將以宗盛任右大將三卿失望成親深恨之與西光康頼俊寛等相計將亡清盛毎會東山鹿谷議之上皇亦憤清盛逆威之恣時潛幸鹿谷時亦有之田藏人行綱者嘗與成親相好素知此計冒之時有山門之事容議殆延滞行綱以爲大事遅緩傳平氏也清盛儻知之吾曹不助禾如先告密計贖吾罪潛詣清盛之第告之清盛大

使武士擒西光成親等清盛見西光不堪其瞋
踏其面叱罵光素強勇不屈志氣語平氏後不
絶其口清盛益忿乃斬光又師高師經清盛勃
怒未霽躬被甲冑率兵圍朝廷欲移上皇於遠
嶋重盛聞之大驚衣冠入來涕泣苦諫諭以忠
義其言皆出於至誠聽者皆垂淚然清盛不用
重盛極諫諍曰悲哉父行子貿之非子道也痛
哉從父犯君非臣道進退既盡願使武士斬吾
頸將死不違忠孝清盛未悟然憚重盛故佯表
柔衣停怒色重盛悅退館清盛猶未解脱鎧重
盛聞之不得止下令曰吾欲養仙洞有同志之
兵應會門下洛中之士素清盛右袒重盛清盛
大恐止逆志以成親配兒嶋不幾誅以成經康賴
俊寛流于鬼界嶋

按昔楚文公治國暴矣其臣鬻拳諫弗從拳
不堪其諫臨以兵文公懼而從之楚人以為
大閽謂之大伯君子亦譽之今也重盛亦有
此行然使君臨難使父離兆暴之名可謂全

君父悲哉平氏覆亡期天不借壽於此人計
生而出海初欲源氏之後興矣想夫清盛暴
厲重盛經倫共天也奈何乎天實不貸平氏
矣孰謂彼蒼者天也蓋夫

二年春正月歳星現東方〇冬十一月大赦〇中
宮德子產皇子

德子有身不預清盛憂祈神佛問卜筮當此時
陰陽師燒龜祝巫鍾神託連謂讚岐院及賴長
成親西光等爲崇於是清盛奏以讚岐院稱天
皇賜太政大臣正一位於賴長成經康賴等之
流人悉遇赦不與赦歸者唯俊寛一人而已

三年春三月以高雄寺文覺竄豆州

覺（傳見仁安二年）一日入上皇宮以勸進疏奏時會內
宴歌舞不能以聞覺以爲左右沮抑入宮庭高
喚誦疏其音甚大管絃乖倫上皇令武士逐
覺覺怒持劍首擊殿群卿大驚譟既捕之覺不
慙其忿言罵詈上皇上皇怒以覺竄于豆
州

治承三年己亥八月朔
重盛薨年四十三
文政十一年戊子ニ
六百五十年

重盛切鄭
四同音和
盛重切鱅
鱅蜀庸切

夏七月洛中大風倒人家○秋八月前左大将平
重盛薨
重盛嘗憂父驕暴每諫諍然清盛不改其行重
盛深患之詣熊野禱神曰清盛驕奢無君據下
願神止其驕神若不許此願則使我速死無及
於難我福也還洛寢疾醫薬不効重盛於心喜
時宋醫來在本朝清盛欲使之療乃使越中盛
俊告重盛重盛見盛俊語曰昔延喜帝延異國
相士入京城識者有譏之况重盛求宋醫乎死
生天也豈所為醫療乎縱因宋醫得療諸本邦
有無醫之耻我不欲之汝為我辭盛俊還告
清盛清盛嘆曰有道哉重盛令死耳其大器非
小國之器上洛問病重盛遂薨時四十三歳郎
下大悲傷國人大惜之也〔孝子傳曰〕子孝而箴
禮之善物用力乎此諫諍若沸金華頓息嚴怒
足繼令哉平氏斯人先薨
〔按〕臣子於忠孝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
下之有安危而不知身有禍難矣然重盛不
慮後患不顧社稷禱神先父想清盛之兇暴
所以速全也業滅國者以有重盛也重盛逝
貌滿其過悪乎重盛生前之間事君父有忠
孝以仁恵撫民人皆甯人之所不企及矣然
此一挙生涯之愆也古語有之智者千慮有
一失愚者千慮有一得可謂此行智者之一
失嗚呼惜哉
十一月地大震○清盛以上皇遷鳥羽離宮
時安部泰親（晴明五世之孫也通占術言其吉凶如指掌人皆称曰撿神子）馳
入宮奏曰今地震占文所勘其慎惟重吾家傳
金櫃經謂曰得年不出年得月不出月得日不
出日事甚急也言未已涙數行下人皆失色既
清盛自福原来奏憾訴以上皇遷鳥羽放關白
基房於備前竄太政大臣師長於尾張削公卿
四十三人之職位以己婿中将基通任内大臣
為關白（基通二十歳）時使宗盛守洛自歸福原於是京
中大驚動果如泰親之占文清盛初雖有悠行
重盛常諫之故不敢恣其暴重盛薨人皆懼其暴

本朝武家評林
卷之十九可見
以仁親王後白
第二皇子高倉院
別腹御兄
三条高倉住給
依高倉宮云

無爲諫者至是長恒其惡矣
四年春二月帝讓位於東宮
太子時三歲帝雖非失德清盛計行焉
安德天皇　高倉院之子諱言仁母建禮門院平德子太政入道清盛之娘也
夏四月源賴政謀反
先是賴政之男伊豆守仲綱養良馬號木下甚
愛之宗盛聞之使人請之仲綱深愛惜不肯送
宗盛宗盛督速請之不已仲綱不得止送馬於
宗盛宗盛怒其與之澀惜乃改木下号仲綱火

印其名於馬背與之于厩使舍人每呼其名鞭
撻之仲綱聞深恚之遂與賴政謀反然知勢之
不可以敵故賴政仲綱潛詣三條高倉宮說曰
高倉宮以仁法皇第二之皇子也牡紹明
詩歌法皇愛之既建春門院造得決皇寵乎
被譖終失愛觀居高倉宮近頃平族誇權勢把
行是呼以仁號高倉宮
至尊若良人故群國洶々思亂然畏平家之威
猛默止矣何爲天下起之計不然父皇之念乎
以仁漫傾心然憚平氏志搖未決時有少納言
惟長者嘗能相占時人呼之曰相少納言賴政

與彼密計以相術說宮曰臣見君之面有帝相
其尊不可言天下之事何爲不念乎以仁超決
心遂反賴政大喜使十郎行家行家爲義季子持宮之
令旨赴東關行家奉令旨下東州傳說賴朝等
源氏多應以仁矣
夏五月法皇得赦於平氏還幸義福門院　◯　高倉
宮以仁謀反發覺以仁逃高倉宮入三井寺
以仁待行家探察反計不發然漸々洩布部下
清盛聞之大怒乃使三條實房顯辨光雅等將

二百騎將捕宮遂遣列誅其徒黨賴政先知之
乃馳使於以仁告急於是以仁出宮避難於三
井長谷部信連一人留守宮官兵圍宮信連防
戰盡力殺人多然衆寡不均遂被擒兵攻兵入
宮搜求以仁然無擒信連及宮女三人且開賴
政七館捕所留之渡邊競等還六波羅宗盛召
見信連問事信連對應甚強也清盛聞之感其
勇敢而免死刑宗盛又召競問曰汝何爲不隨
賴政留其家乎答曰生不使吾知之故留而已

白ロアシモナル
南都ヨリ出兵ス
其ノ南都今ハ
平宗盛ヘ随ト
カナ印ヲシテアリ

汝所以我哉、從頼政手曰、頼政疑吾不臣不令知之、非奚其恨只願仕君而夙夜竭心致身於君耳、宗盛大嘉之免終日侍坐及日暮競請宗盛曰、願賜一良馬、吾將赴頼政、與宗盛乃賜良馬、（名曰煖廷也）競乃乘之馳赴三井寺獻之於仲綱、仲綱喜剪其鬣以平宗盛字印於馬背放之於六波羅、宗盛見之大怒謂競之詐已

一以仁從出園城寺將入南都、平宗盛追來戰于宇治川、宮軍戰敗、頼政自殺、以仁中流矢薨

以仁入三井甚不安也、通書於叡山及南都興福寺乞援、山徒不應、南都應命欲援宮軍然不果、頼政等相議曰、三井地狹且兵少、候敵於此非良策、不如入南都據險養徒、及頼政等（軍兵一千五百）奉宮赴南都、時宮困軍事不寐六夜也、身心困勞不能騎馬、三井與宇治之間落馬七度也、於是爲息其疲入平等院、清盛使知盛忠度重衡等將二万餘騎擊之、平軍追躡到宇治川、當此時河水漲流、宮軍撤橋板拒河守、平軍不能

又太郎忠綱
射宮、時年三十

渡戰、三井衆徒筒井浄妙一來等亘所殘之橋桁戰、其聲遠雨軍驚聞、平軍益不進、時足利又太郎忠綱（藤氏、下野住人足利太郎俊綱子也、力敵百人、聲聞十里、齒長一寸也、時年十七）麾平軍大呼入河、万衆續渡、河水爲之不流、下流如陸地、三井徒及頼政八万兵血戰、然衆寡之勢不敵、宮軍大潰、仲綱兼綱仲宗及六條藏人仲家等戰死、頼政自殺、（頼政時七十五）宮遁雖赴南都、賊追宮從後射如雨、以仁遂中矢薨（時年三十歳）清盛使兵攻園城寺、僧徒據嶮固守、不

能、武士放火於諸堂、時大風揚砂飛屋瓦熾炎覆天、衆徒又大狼狽、平軍追擊捕三十餘人歸次矣

夏六月清盛遷京於攝州福原

先是清盛將遷都於福原、重盛不可數諫之、故能止之、重盛薨後又議之、子孫諸臣懼其威不敢諫、爲遂以古來移福原、其議以臣藩計於皇畿、卿共憂之、然清盛之暴武不可悖也、爲依不得止棄古京遷新都

後漢獻帝
初平二年董卓
大師。同三年
王甫誅董卓
北魏之孝帝
高洋篡
次子
梁大寶元年
侯景篡
後梁太宗
朱全忠

按清盛因幸運并呑天下二十餘年恃強威
肆元戎之權太平在万世不知禍乱将然一旦
暴逆讓遷都逐果其志夫平安都植武天皇
鐵遷都之民労移長岡都経営帝城自欲與
京之長久不徒他州以往五世九三十一帝
歷歳四百有餘而未時遷都然清盛爲人臣
不顧先帝之遺令且人皆係心行其虐其暴
逆枚挙宜哉古人多以董卓高歡朱全輩列
議諸篡賊

秋八月源頼朝起兵於豆州

去歳文覚竄貶豆州時頼朝以罪而謫覚
覘之曰公它日必統天下我焉之納不可軽身
也自此相親狎覚時勧頼朝以誅平氏頼朝深容
心然無覚之計心不言其志覚察之訴已一日自
懐中出髑髏蕃説曰此公父之首也平治之乱後
棄埋獄舎邊以兵我悲之故乞得獄吏毎掛頸
祈冥福者殆一十有餘年公何使我疑乎頼朝
漸心解覚又曰太秋重盛薨清盛益極其悪把

下　前右兵衛佐頼朝諸国源氏并軍兵等所
應早追討清盛法師并従類叛逆輩事
右清盛法師并宗盛等以威勢起凶徒亡國家悩乱百官
萬民虜掠五畿七道幽閉皇院流罪公臣断命流身沈
淵込楼盗財領國奪官授職無功許賞非罪配過或召
釣於諸寺之高僧禁獄於修學僧徒或給下於叡岳絹米
相具謀叛糧米断百王之跡切第一皇子高倉之宮頸違
逆帝皇破滅佛法絶古代者也于時平氏一類違朝家
怨敢奉公忠勤抽身主宗可致着院宮御定仍執達
如件
治承四年七月十四日
前右兵衛督光義奉
前右兵衛佐殿
武家辭林巻之十九

弄尊流毒下民天人共悪其侈是天授之時也
我聞不取天與却受其咎時哉不可失焉頼朝
曰我亦思之然争以流囚之身揚大事覚曰我
得院宣與公頼朝笑曰公亦轉徙之囚也何為
得院宣乎覚曰請以身累是非歟謂他人豈執
此之乎密上京因藤光能請之太上皇悪平氏
故潜賜院宣於頼朝頼朝大喜與北條時政謀
射及佐々木秀義謀万全

○頼朝遣北條時政等撃山木兼隆兼隆力盡自
殺

兼隆者平氏族也初源頼政之時有罪貶豆
州平氏及執柄推挙其運方振威勢指麾群郷畏
服頼朝頼朝毎怨兼隆故欲撃彼雪平日之憤
於是先使洛人邦通者察其地形（邦通[illegible]有縁[illegible]）
朝邦通尋淑衆謠故以兼隆留之數日邦通遂
寫其地圖献頼朝頼朝大喜遂時政及盛綱軍
佐々木定綱（秀義嫡男）等撃兼隆時政定綱等潜兵
乗夜襲兼隆之館軍起不意兼隆不能拒戦而

佐那田與一義忠
（岡崎四郎義実之子也）
[illegible]家許以生之
二十九[illegible]
平氏 俣野五郎
佐那田與一
長尾新六
取其首
治承四年八月廿三日ナリ

自殺佐々木盛綱（秀義三男）加藤次景廉斬其首放
火於其館歸兵

○頼朝師師于相州石橋山大庭三郎景親率大
軍来戦頼朝軍敗奔筥根

頼朝以北条土肥佐々木等三百騎出張軍石
橋山同郡豪士大庭景親與渋谷重國俣野景
久長尾為宗熊谷直實等皆三千餘騎與頼朝
隔一谿陣伊東祐親率三百餘騎援景親軍頼
朝之陣後時三浦義明遣頼朝使其子義澄義
連和田義盛等救頼朝義澄義連到丸子河邊
遣兵焼景親之黨之舎屋景親望見其煙以為
必三浦一族之来侵令旅下曰今日雖至黄昏
利在速戦至明日三浦之族援頼朝乃敵難進
頼朝以二百騎與戦攻守良久然頼朝之勢與
平軍不均講兵戦疲時天大風雨頼朝之兵倦
老佐那田與一（年二十五歳）等數挙戦死頼朝逃欲入杉山
景親追之甚急頼朝發色時景親之兵飯田五
郎家義俄降于頼朝左右六騎扈[illegible]

與一ヵ命等。豐ニ源家安ヲ

是頼朝遁急馳入椙山軍壞已甚景親乘勝攻
之加藤次景廉大見實政佐々木高綱天野遠
景堀親家等及北條父子大呼苦戰頼朝亦自
當敵數四然景親之大軍圍四衝攻御軍又潰
頼朝與土肥實平逃後峯竄臥木内北條父子
戰疲不得登峯謝兵失主蹤分散景親覓兵
遮道攀登峯其從弟梶原景時雖知頼朝之隱所
詐通頼朝人蹤無此山曳景親之手登傍峯
於是頼朝脱虎口既北條等之散兵來集筥根

本朝通紀卷之二　後編　十八

別當行實之弟僧永實持飯來謁頼朝大喜
以永實爲導主經間路出筥根矣三浦義澄等
聞杉山敗引兵還于三浦歸路與畠山重忠戰
于由井濱重忠狼狽義澄之兵追擊獲首五十
餘級梟首於濱表歸于三浦矣

○畠山重忠率兵圍三浦衣笠城城主三浦義明
自殺義澄義連出城逃奔

重忠爲雪前日之恥帥其黨圍三浦城義澄義連
等拒戰一晝夜城兵戰疲且矢盡義明看城之

治承四年庚子
八月
三浦大介義明
卒年八十九

危謂二子曰吾爲源家累代之家人幸冒遭種
再興之代蓋喜之乎然如今城兵疲竊雖勵戰
力不成矣吾留死于此汝等速退去尋君之存
亡我年既八十九也計餘算不幾雖然不悔義
澄義連請與父共出城義明曰我耄也不可徒
行又不可騎乘與死于路徑寧死城中不肯從
焉義澄義連以下號泣不得去義明連諫之義
澄義連不得已出城走房州義明遂死于城矣

秋九月上總權介廣常降頼朝

本朝通紀卷之二　後編　十九

頼朝出筥根自土肥眞名鶴崎航赴房州義澄
義盛等來會頼朝還軍徇總上下千葉介常胤
來謁頼朝使和田義盛招廣常廣常肯然悔頼
朝遠不來謁而後期頼朝不待廣常移兵於武
州廣常率二万餘騎逐詣隅田河邊將謁頼朝
頼朝怒彼於遲參不敢謁廣常陳謝而後聽焉
（或謂頼朝以所持之扇毆廣常之面二三也）初廣常意計頼朝敗軍
餘衆未足計若無將器擒之獻平氏焉時頼朝
之高喚見叶人主之行忽變害心降頼朝於是

頼朝漸震威於東州

冬十月畠山重忠降于源軍

重忠候頼朝於長井渡謝罪而降頼朝将許之然恐三浦之族有遺恨故不決以告義澄等義澄曰今天下二分群雄去趣不一不急降者大事不成縦雖我曹有積怨以私讎争後国家之急乎不如許之頼朝喜色其降於是義澄義連棄怨心毎与重忠同席議軍事

按三浦従属頼朝以往由井衣笠之色雖不更其怨源軍漸震至重忠降下為天下同帰和交昌勿鬱恨先国家之急後私讎源氏家後之大功其孰出其右乎可謂忠且義者歟致太平一統之後未酬舊恩与父偕戴天終身於牖下矣

○伊東祐親執入路

初頼朝在豆州与祐親之娘私相通産一男祐親憚平氏之傳聞且悪嫁行奪其女将殺頼朝祐親之子九郎祐清（祐泰之弟）知之密告之於頼朝於是頼朝脱其難自是頼朝毎謂我若困幸有路報讐於祐親報恩於祐清時頼朝震威於東州平党漸失計故祐親為屬平氏[illegible]偸舟浮海欲泊天野遠景擒之到黄瀬川献於頼朝頼朝喜使三浦義澄守於祐親（義澄祐親婿也）召祐清賜賞祐清不受曰父得罪於君既擒其子有何面目而浴賞恩乎頼朝嘉之然祐清遂不受云

○清盛使惟盛忠度知教撃頼朝平軍未戦潰

清盛聞東乱大驚使惟盛（重盛長子）忠度（清盛七弟）知教（清盛大男）等将七万余兵撃頼朝三将進至冨士河軍頼朝聞之発黄瀬川陣甲信之源氏馳来属頼朝頼朝閲兵於浮嶋原既為二十万兵気大振与平軍夾冨士川陣頼朝使武田信義潜衆夜出其背繞敵後使善射者射所宿集冨士沼之水鳥群鳥驚散其羽音如雷兵勢平軍驚以為源軍来襲我後撤兵奔走北頼朝欲縦入京常胤広常義澄等諫曰関東既雖[illegible]

佐竹旗在常州未應麾下捨之西彼起境堅壁我後我軍入害地遠而受敵於前後殆矣不如還兵襲彼滅其根西鄉朝然之使安田義定守于遠州武田信義守駿州自率軍於黄瀬川

○

源義経自奥州到黄瀬川謁頼朝

義経義朝之六男也小字牛若初平治乱義経僅二歳與母共捕到六波羅清盛以常葉為妾故以得免入鞍馬山師東光坊受学事見[illegible]長常懐復讎之志故晝雖在深窟事修学夜出偕正谷習兵法撃劍之術或曰牛若偕正谷遇異人得剣術數中善且謄曰我亦欲於宇體術其後時々與異人遇此谷語書其利樂之法牛若乗夜私挟至此僅情又法之術而進此谷不獲得究異人師偕又継父一條大藏卿長成常葉幸清盛生一女既而忽於数歎以常葉嫁長成是清盛自嫌藉縁不敢聴時奥州金商吉次詣鞍馬寺牛若欲與彼赴奥州吉次許諾於是自加冠號九郎義経潜出鞍馬赴奥州義経時十六歳撫藤為行到奥州抵於國司秀衡館告之秀衡善遇焉秀衡者藤原清衡孫也初義家東征清衡賀家戦功義家賞其功為奥州之守護自既子孫相継領奥州義経因舊故之秀衡亦念舊恩故相護焉居九歳聞兄頼朝挙兵於豆州欲出奥州投頼朝告之於秀衡秀衡時未到惜挽留為義経不得已潜出奥州秀衡驚追遣佐藤継信忠信等從行義経到黄瀬川旅館謁頼朝頼朝大喜與會之義朝再蘇生時送命條將為

○

頼朝誅大庭景親

頼朝在相摸國府始賞戦士景親勢竭来降頼朝怒先寃斬之梟國府河邊

冬十一月頼朝遣兵撃佐竹秀義秀義棄城逃亡

頼朝使行平實平廣常義盛等之數輩帥師攻所守佐竹金砂城時金砂地勢峯高谷深一夫挟劍萬人難發且矢鏃不及山腹故攻兵徒仰見城費數日於是廣常遣書於其伯父佐竹藏人相之藏人潜通志於頼朝廣常大喜使精兵夜撃之出城後鼓譟而襲之城中大擾乱縣驚走秀義指揮制止而不能秀義遂出城逃亡矣至是關東大平均矣

○賴朝使和田義盛掌士衛軍政。○冬十二月賴朝造新館於相州鎌倉。

自十月興大倉郷新亭,使大庭景義監之。景義披荊棘,九千新亭既成。賴朝徙新館,出仕之士三百餘人從侍。既臣并構宅館家屋并甍門,參差。鎌倉素邊鄙,海人野叟之外卜居者幾稀也。至此時諸士構第,鄉商工集,邑家其繁榮不可勝言。於是東士見其有道,推而稱鎌倉主。賴朝自興兵於豆州至是二十有一年,東州大應風或

盛焉,歸于遠近矣。

○平家燒南都。

聞南都興福敵平家,清盛怒,使重衡〔清盛五男〕通盛〔教盛長子〕將四萬騎襲南都。衆徒構砦於奈良坂般若寺拒之。平家分軍爲二隊,攻二砦。大戰同心苦守。爲然南衆步兵,平軍騎卒也,步騎懸絕。於是衆徒棄守走。平軍進放火,風急延炎焚諸堂。大衆迷煙火,狼狽燒死。衆徒殆百餘人。平家梟其首歸京師。

養和元年春正月高倉上皇崩。

時歲二十二。

春閏二月平清盛薨。

清盛臥病,偏身如火,惱劇將死。遺言曰:雖我死,不須營佛締綿,勿修佛祭。唯速等斬賴朝之首懸我墓前,是備宜哉也。汝曹無忽。如言嘆目,卒時壽六十四。葬攝州經嶋。

春三月源行家帥師與平家戰于尾州墨俣川,行家敗還。

新宮十郎藏人行家〔義朝叔父〕其子光家及僧義圓〔義朝弟〕等在尾州。行家等帥八千騎入尾州墨俣川。重衡、維盛、通盛、忠度等平將率三十兵,與行家隔河陣於是。源軍相議曰:乘長驅之勞,夜襲平軍。平家聞知內議,故先源軍潛兵襲行家軍。起不意,東兵不遑戈戰,投河溺死,故勝殯命者六百九十餘人。義圓及泉重光等戰死。行家子藏人次郎被生捕。行家敗損歸鎌倉。

壽永元年春二月〔十四日〕伊東祐親自殺。其子祐清殺

戮。

祐親自就擒。義澄妻祐親女。且慇懃其請。故義澄伺便數請其命。頼朝察其婿之懇懇宥之。義澄大喜。使人告祐親。祐親在將帥侍。祐親謝之曰。我初觸右兵衛佐恩言。恥前行。遂自殺。人皆感歎焉。於是頼朝又召九郎祐清。將行賞。祐清固辭曰。父已亡。我豈無其詮。奥就戰頼朝。不免。祐清辞請之。頼朝不得已殺祐清。人物史曰。祐親至家滅亡者。無妄之災。不期然也。人以抗頼朝歸咎於祐清曰。不顧後也。然臨父於死罪者。蓋過論也。

久壽二年乙亥八月。於武州惡源太義平討義賢。

夏六月。有光物亘天。○秋九月。木曽義仲與城茂戰信州筑摩川。長茂狼狽歸越後。

義仲者爲義之孫。帯刀先生義賢之二男也。幼。義賢爲義朝被殺。義仲時三歳。乳母夫中三權守兼遠懐之遁于信州。依撫之。稍長有武略。不曾冠者。聞頼朝擧事於關東。勃起信州欲。頼朝平家同之。使城四郎助長任越後中將。

義仲四天王。今井四郎兼平。樋口次郎兼光。楯六郎親忠。根井小彌太行近。准頼光之四天王。

巴女諸説。今井四郎兼平妹。

仲。助長發三萬餘人。發越後。赴信州。路贈呂疾卒。軍士失據歸。於是其弟長茂（平維茂子貞盛之孫也）繼兄跡。任越後守。將越與羽三州兵四萬餘人軍筑摩川。遣義仲出自依田城。與長茂迎戰。其兵三千分軍七列。隊持赤旗。隱山出。長茂望見赤旗。以爲國中之平氏援我。故不備。兵義仲相薄五十歩許。捨赤旗。揚白旗。長茂之軍驚動。義仲直入軍中。縱横馳衝。鬨聲雷震。叙光電奔。長茂之家士山野太郎兼丹秀等戰死。長茂軍大壊。殘黨棄旗歸越後。於是義仲使今井兼平樋口兼光楯親忠根井行近（此四人號四天王。源祖頼光之四天王）攻北陸之數城。國郡應風降。義仲兵威振一時列。

二年春三月。義仲與頼朝有隙。義仲以嫡子清水冠者義高爲質和睦。

先是。武田信義有子曰五郎信光。信光有一女。容貌殊絶也。信義愛寵太也。依信義遣使於義仲曰。願以孫女嫁義高。義仲不肯擧。所謂之詞

壽永二年夏
五月
長井齋藤別
當實盛
俣野五郎景
久
高橋判官長
綱討死

却悃信義信義大怒之讒頼朝曰義仲去歳
長茂等令既上洛也是似平氏討伐實在與
平氏相通滅當家之計畧頼朝聞之驚怒催兵
將征義仲（兵至碓氷州坂 或據本舩）義仲聞之與今井樋口
等相議遂知難其勢之相敵謝其詭乞和頼朝
尚疑義仲義仲不得止以其子義高遣鎌倉為
質頼朝使天野遠景岡崎義實迎之而使娶義
高納鎌倉義高時十一歳也頼朝遂解其怒與
義仲和睦以其女嫁義高居于鎌倉

夏五月平家與義仲會戰賀越両州之境於砥波
山平軍敗還京師
義仲為攻平氏構城於越前國火燧山使平泉
寺長吏齋明威儀入道佛誓林六郎光明等率
六千餘騎守之平氏發兵撃之時齋明通志於
平氏使平軍入城中於是城陥佛誓及林光明
等遁城走加州平氏乗勝使小松三位中將惟
盛越前三位通盛薩摩守忠教皇后宮亮経正
參河守清房三河守知教等將十万餘騎軍加

加州江沼郡
篠原實盛
首洗池アリ
其上手塚山
アリ實盛手
塚太郎光盛
討之場也
藤沢他阿上人
巡国ノ節實盛
ノ亡霊備ル
立七月ノ日ニ
別ニ大念佛
今ニアリト云

能両州境志保山義仲聞之將五万餘騎發
後到砥浪山隠兵於山中九五所自登黒坂鞋
而立白旗為平軍進到砥浪山與義仲之陣相
隔二百歩許義仲據險不出僅出輕卒曾釋平
氏待黄昏平將墮術中急不挑戦遂晡而欲就
舍於是五所伏兵均起鼓譟而進平軍大驚亂
而遁走人馬悉没於具利伽羅谷當此時平軍
死者七万人尸埋深谷諸將僅以身免退加州
陣篠原義仲乗勝進兵而戦平氏之豪士長井（武藏國住人）

齋藤別當實盛俣野五郎景久等戦死平氏称
敗軍而歸京初實盛待賢門之軍屬源義平有
戦功（事見平治元年）源氏凋落之後屬平氏時省義仲
頼朝興東北以為平氏凋落源氏再起之秋也
然數更志非勇武之本意今般之軍闘死謝平
氏之恩至是又顧我年齢已六十餘輕與若士
爭先後非老士之由於是以墨染鬢髪如壯士
戦死人僉感其志
秋七月義仲帥師入洛平氏奉帝走西國

義仲兵勝師帥長驅與山徒相通登叡山鹿下
洛中於是平氏大恐挾天皇及建禮門院二
位尼清盛之後室出洛走西州法皇潛幸叡山於是
攝政基通左大臣經宗右大臣兼實其餘公卿
百官悉登叡山於是義仲率五万餘騎供奉法
皇入洛

八月義仲任征夷將軍

法皇賞義仲賜伊豫國任左馬頭爲征夷大將
軍翌朝日將軍賜行家備前國任備前守

○高倉院皇子尊成親王即位

帝時四歲以安德帝於先帝法皇親決政事

秋九月平家自西州奔四國

平家出營奔西國定皇居於大宰府于時緒方
三郎維義在豐後催兵攻大宰府於是平族再
奔長門赴四國阿波民部重能造門臺於讚州
屋嶋迎平家平家在屋嶋淹滯矣

菊池三郎高直　原田大夫種直　二人アリ

本朝通紀後編卷之二畢

緒方三郎維義
本朝武家評林二十五卷四丁ヨリ九丁マデ可見
日向國塩田大太夫一人女
其等花ツモト
讃岐

○皸大弥太—大弥次—大六—大七
谷生太郎
尾形三郎維義
兄弟三人アリ　二郎ハ系ナ
小太郎維久
野尻次郎維村
大蛇亂花御本ノ所生母方祖父ガ方名ヲ取テ大太童野山ニ走リ足
常ニ皸割リナル異名ニ皸童トモ

本朝通紀後編卷之三

奥州會陽隱士　長井定宗集編

後鳥羽院

去後鳥羽院壽永二年十一月立後鳥羽院文治元年ニ凡三年

人皇八十二　高倉第四子諱尊成母藤原七條院大夫信隆之女也

冬十月、平家遣兵略山南諸州、源行家與平家戰
播州室山、行家敗走、走長野城、
平家初奉勅奔走西海、到太宰府、留數日、豊後人緒方三郎維義催兵攻平氏、平氏又出九

州、走四國阿波民部重能營内、襄於讃州屋嶋、
迎平家、平家留讃州、遣兵於南海山陽、徇之、山
南之十餘州屬平家、義仲聞之、使矢田義清擊
平家、義清遂渡海、迄備中水嶋、平氏使知盛教盛
逆擊、軍起不意、義清戰死、源軍大敗、損歸京、義
仲怒、使行家及樋口兼光、護京師、親營諸軍、發
洛、時行家在洛、甚不遜、兼光使使告義仲、義仲
聞之、班兵於洛、行家大驚、從五百騎、經丹波、路
走播州、時知盛重衡等平將帥數萬騎、陣於室山

行家擊平氏、爲謝罪於義仲、率五百騎與平氏
戰室山、雖大小之勢不侔、行家兵或戰死或被
誅、殘兵僅可三十騎、奔長野城、

冬十一月、義仲燒於法住寺、

義仲生長夷狄、爲人麁暴無風度、凌上掠下、上
皇患之、使壹岐朝康糾義仲之不禮、義仲不從、
皇令却叱皇使、朝康驚還奏上皇、上皇大怒、徵
兵、義仲聞之、欲發兵犯皇宮、兼平數諫之、不聽、
率兵圍法住寺、朝康等防守、時兼平籠火於矢

鏑射宮、火發宮樓、延焚諸堂、官軍失度、自敗、義
仲之兵入宮、殺傷甚多、上皇潛脫、奔五條宮、義
仲捕諸卿、囚六條河原、班軍、

○義仲奪公卿四十九人之官位、

義仲濫盛勇威、無故攝政基通内大臣實房以
下之公卿削四十九人爵位、以前関白基房之
子師家爲内大臣、兼攝政、師家時十二歳、幼弱、
不堪執政、故義仲縱朝政、京師爲之大苦、曩洛
民倦平氏之苛政、願源氏之執柄、義仲追入京

元暦元年甲辰
正月廿日木曽
義仲敗死
文化十二年乙亥迄
六百三十二年
義仲法名
德音院殿

師所見白旗都下大喜時義仲在洛大虐勝平
旗於是洛民又大失望矣
按天高地卑乾坤定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
統天地経古今通誼也朝廷雖弱君也義仲
雖強臣也夫強弱無定位君臣有定位太上
不能敵義仲者勢也義仲不可凌太上者分
也太上莫桀紂之悪義仲亦莫湯武之徳怒
禁讒已悪匡救而累妄加兵其罪不容誅者
也兼平知其不義雖諫之義仲不聴輒従大

逆夫忠臣者従義而不従君従道而不従尉
兼平輔義仲而不以死諌劍戟其軍焼縁洞
不臣大弊也甚不幾君臣與共被戮書曰天
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信哉
暦元年春正月源頼朝遣範頼義経討義仲義
仲敗死于江州粟津
頼朝在鎌倉聞義仲之逆感爲征其僭使頼
義経将六萬餘騎上洛範頼帥三萬五千騎向
瀬多義経率二萬五千騎當宇治義仲聞之使今

本朝通紀卷之三　後編　三

武龍田天文
二十二年癸丑
近江國日佐
々木高綱建
義仲寺於宮
附近

生食 イケヅキ
二名馬
磨墨 スルスミ
西源餘稿文部
卷之三ニ出テアリ

井兼平爲八百騎守勢多使仁科高梨子山田
次郎等将五百騎守宇治各断橋拠河守義経
進央以軍時山雪解河水大漲乱水激岸東軍
不能渡戦時佐々木高綱梶原景時不肯渉河
躍馬先登直入河先渡畠山重忠相続渉東軍
悉逐入河水爲之不流下流如平地義仲之兵
敗河急守故大狼狽散守東軍直入洛 初高綱景時従
鎌倉日頼朝聞東参吠者馬以生食賜高綱磨墨賜景時二士大喜朝宇治川之路
於是義経慶義仲之敗捕洞宮分兵警

義仲自與重忠爲絶景時等来守上皇義仲収
以爲我軍破挟上皇赴四国與平氏勠兵抗敵
頼朝矣義経聞衛院無奈何僅七騎馳出大
津打出濱時與平爲範頼所破勢多僅五十騎走
義仲之存亡帰洛遇義仲於粟津君臣執手主
喜且泣於是張旗幟又収散卒見義仲纔来挙
兵三百騎義仲勠兵與一條次郎之六千騎戦
一條兵雖多義仲鋭不能拒留解圍散範頼義
経兼兵軍所々絶義仲行路義仲雖兵少大

本朝通紀卷之三　後編　四

志氣奮奔電激衝戰東軍雖多勢氣不偶聞遂
不過義仲濺血戰勢出東西驅南北當諸隊東
軍交鋒刄不斷義仲翼夾射茂仲於是義仲兵
或殺傷或分散所殘兵義仲兼平唯二人而已
兼平曰君卒既殲不可免君往粟林自殺我留
此拒死義仲不從曰平日與汝約死生弃汝何
行乎兼平頓諫之義仲不得止期黃泉之會別
東向松林走時寒凝凍因水凍冰義仲不
察田之淺深陷馬於深田馬頭為泥水沒義仲
無奈何時來兵石田為久（相州人）窺射之其箭中
義仲之面向鐵鉾斃石田兵進得首兼平不知
義仲死還馬與大軍戰良久既聞義仲死自殺
矣於是義經奉賀迎太上明令害追秋毫不犯
都下大喜焉

春二月平氏築城於攝州一谷聚兵十萬範賴義
經攻之陷

平家聞京師之亂相議曰敵朝義仲內爭兵疲
不完守外備欲乘此襲掩兩列擊賴朝乃奉先

齋□公伐義仲春□□遂□□會仲□志馬之智□乃放老馬而□遂□

帝擁十萬餘構壘於攝州一谷據險當此時山
陽南海殘平氏通源氏者多故經引兵屠城山
陽之叛者來與諸將守一谷賴朝聞之使範賴
將五萬六千餘騎義經將二萬騎擊平家西將
發京範賴屯攝州小屋野義經在丹播兩州境
三草山平家聞之使資盛有盛等逆擊平家進
軍三草西源平構陣三里程時曙經潛襲平家
以為義經雖猛將闇夜不越此險解甲冑卧馬
鞍休兵義經察其備終夜踰三草之阻襲平
氏平軍大驚不戰走範賴義經均進範賴營於
田森義經分兵為二隊使土肥實平屬諸兵向
西門自率精兵三千騎欲從鵯越襲城背馳
繞深入險阻隨行中岳高峻草藪荊棘行列失
路辟士大困時別府太郎清重者進曰我父常
教曰山中失路放老馬從其行試為此術乎義
經然之放馬諸軍隨馬行無人境數十里伐木
通道漸出城之後峯到是山峯益峻澗谷深幽
也士卒進退窮無奈何時大手五萬餘騎鮫

谷直實其子直家平山季重等爲魁攻城越
仲盛次上總忠光忠七兵衛景清等之城兵入
万死守呼邑震壓尾衝擊流血河是守山足
兵恃嶮不守弃其場集一所義經自山上窺之
察其無備而躬麾諸兵按轡馳下從騎三千相
續躍馬魚貫下其勢恰如轉圓石於千尋不敢
損一騎入城中縱火烟焰于風呼声響于谷城
兵大驚城外之五万騎忘之破壘碎関平家更
敗於腹背不能防距大擾亂潰逃於是薩摩守

忠度太夫敦盛（經盛末子）若狹守經俊（經盛二男）越前守
通盛（教盛嫡子）但馬守經正（經盛嫡子）武藏守知章（知盛嫡男）
尾張守清定（清盛七男）淡路守清房（清定弟）備中守師
盛（重盛季子）藏人業盛（教盛季子）等諸將戰死本三位重
衡就擒其外追擊者二千餘人殘將餘衆遁
歸于八嶋

按東鑑云此役教經戰死故義經載頭號[illegible]
鎌倉以教經者平氏絶倫之雄將也平家[illegible]
敗雖兄姪氏族追擊教經之鬪死留矣[illegible]

經之所記非無其故矣然後歲八島之鬪佗
藤繼信中死教經之矢之事蹟群史載不闕
焉以是證之教經不殺一谷明矣想夫義經
權將也源平書恐教經之勇力故以假頸號
教經詐傳令兵士解憧怖之意者歟

春三月平重衡被擒入鎌倉謁頼朝

頼朝謁重衡曰頃歳平氏奢侈陥溺蒼生無朝
廷四海患之日舊矣我雖[illegible]爾之身爲尉[illegible]憤
霄云文之奪自起大逆俘平氏矣廷乱如指掌

而今見公面不省之喜也重衡曰頃年平氏獨
輔朝家累進氏族八十餘輩二十餘年繁栄無
比有者然平氏膺綸命之運戰誅數失利諸族
倒死吾亦就擒然業弓馬之家爲[illegible]
非無其例我豈愧之乎顔色不屈言辭自若頼
朝感之左右爲泣於是頼朝使狩野介宗茂護
之時贈酒肴使妓婦千手慰問焉

四月頼朝殺志水義高

義高義仲之子也初頼朝以女嫁義高[illegible]

義仲伏誅之後頼朝深憲焉欲使近士潜殺
之義高風聞之於是將出走鎌倉然其逃走半
達發中恐追擊時海野小太郎行氏與義高同
歳義高每恩遇之至是行氏欲以身代義高故
使義高為嬬婦女黎日出館内躬入義高之寝室
臥循衣下至日闌就義高所常處之第獨為雙
六義高好雙六行氏常為其敵故為此計故以近女昵臣之外莫
知者至晡時以聞頼朝捕行氏下獄使堀藤次
親家追義高親家分兵於諸路遂入間川邊殺

之義高妻進愁哀慕斷漿水追日憔悴母二位
怒之欲擇配為嫁女不從欲自殺二位驚止之
然不耐眷戀之情而終卒矣

夏

六月頼朝使平頼盛攬領舊地

大納言頼盛者池禪尼之子也初禪尼恩于頼
朝事見永暦元年欲報其恩賞之頼盛亦夾古思怨滿
于頼朝平家為義仲及棄京師別族上洛於是
頼朝使頼盛招於鎌倉頼盛欲赴鎌倉詣頼朝
時頼朝聞弥平兵衛宗清與頼盛在京寄數

頼盛請同到關東宗清亦恩頼朝事見永暦元年頼盛告宗清
宗清陳謝曰君若向戰場則臣豈不進先登乎
願頼朝招引君及臣首欲報舊時之恩於今平
族零落而獨就源氏蒙恩我恥之常日出京至
八嶋属平氏頼盛甚恥之然莫如何到于鎌倉
謁頼朝頼朝復故領三十餘所於頼盛矣

按夫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趨利避害世之常
態亘古今不可代焉今也宗清當危難不顧
其身為盛衰不動其志皆人之所難處而惠

有此行可謂傑出於當世之勇士也惜哉宗
清知其主之不義不諫使其君蹟家名無香
悔之之志已以不與其行為義矣是非遅私
名不顧公義人義乎不義乎謂忠乎謂〻之
乎是勇士可也是義士不可也古今多稱之
宗清專義我不許矣

秋九月平家與範頼戰於備前小嶋平軍敗歸于
八嶋

行盛資盛忠房等之平將為畧西州率兵數千

軍于小嶋範頼聞之將兵三万陣同州藤戸西
陣相隔海上二十五町程時平家莫船楫而知
難凌海波招源軍恐言範頼怒欲攻之然無舟
筏奈何時佐々木盛綱先諸軍躍馬徑涉海
入登小嶋源軍三萬見海淺績涉之平家大
驚走帰于八嶋範頼朝賞盛綱賜小嶋初盛綱到
于藤戸之日潜招村夫使問某所村夫素知海
上之淺渡審告盛綱盛綱大喜乘迎與彼共波
面遍試之果如村夫之言盛綱以爲田夫無約

恐以此事語他人先魁之功幾空歟於是拔
夫刺殺之滅其口矣

文治元年春正月範頼徇豊後

平氏構城於赤間関遣知盛守之欲徇西海時
範頼在防州聞之発周防抵豊州累九州[illegible]
攻赤間関思當此時平氏為絶九国之運漕遮
破舟船至是九国之運路悉絶源軍大饑盡於
是範頼訪豊州之人臼杵二郎惟隆其弟緒方
三郎惟栄降源氏惟隆惟栄過範頼謁進糧

及軍食範頼大喜解纜航豊州矣時範頼謂三
浦義澄曰大樹頼朝也卿令我曰爲周防之地勢
乎西隣宰府東近洛陽是天府西征之通地也
発西州之日留有勢之兵一人令爲都鄙往返
之計畧我與諸將議之其選當公願公居此地
還計慮義澄辞謝曰臣自出関東襲志於先登
徒留守此地非臣所願伏冀令他人範頼不聴
義澄不得止留防州於是將師出船渡豊州誅
大宰少貳種直豊州悉定風属範頼

春二月義経率兵焚屋嶋之皇居

義経爲攻平家率兵赴讃州時義経先諸隊大
藏卿泰経見此行粧遮馬諫之義経曰我有異
膽在先鋒欲終命於南州公毋復言乃進到摂
州渡邊於是艤舟時梶原景時曰軍船要懸艫
爲逆艫令便進退義経笑曰吾聞投之亡地然
後存陥之死地然後生將豫爲退具而戦者諸
兵豈能有戦氣乎汝欲則爲之吾不欲焉衆皆
目而哂景時景時愧怒曰軍以時進退直進不

知退圖者豈爲良將乎君是猪狗也勇可嗤哉義経憤則叩其刀景時亦攘臂欲戰義経衆皆制止之既諸船欲解纜時大風起砂礫打面白浪洗岸景時以下之諸將不敢出舟義経曰彼逆風我不來軍起不意在擊不虞以麾下百餘騎發餘船恐大風不發風傳急濟船如箭數十里之海上航終朝抵于阿波勝浦讃岐平家果不備守浦兵不戰而遁義経乘勝行抜數城直進到八嶋放火於高松邑使八十騎爲

數隊鳴鼓進時大風捲砂黒烟騰聞声炎烟相交響天地平家驚以爲源氏之大軍奄到奉先帝浮海後藤實基入皇居縱火既平氏察小勢大怒教経等運船戰教経素精射藝一矢不空發所中必碎佐藤嗣信罹鏃殪兩軍戰勞義経却兵不戰於是平家整艦舟使美婦立其艫歌舞且挾紅扇高擎之船上欲其計使義経觀之乘無備窺射之義経察其計不敢近爲將令精兵射其扇時那須與一宗高（下野住人）齊其撰宗

高固辭義経怒背命宗高不得止懇旨源軍列隊比蹄觀之平家方船舷首尾見之宗高単騎躍飾舟時疾風揚浪浩濤蔽舟宗高祈八幡神風稍靜於是滿彀發弦鏑矢長鳴中紅扇扇凌雲飛颺舟空行濤源平發声感賞時甲士一人不堪其感出艫揺扇舞良久矣義経令使宗高射之舞士應絃斃源軍鳴金鼓大笑爲景清等平士憤之登汀戰美尾屋十郎等逆戰不利義経親先驅戰揮刀出火炎争声響海陸既夕日

没西湖義経班兵不戰営牟礼高松平氏屯于波於是義経憐嗣信之死使弟忠信捜尋其尸忠信出戰場求得其尸義経甚悼惜其死使賢僧送喪每以所愛之良馬（大夫黒）施彼僧弔其冥福麾下悉感歎爲義経思死力矣平氏却屋嶋走志度義経聞到于志度平軍見小勢進囲義経時止渡過餘軍航艤來平家望見大驚棄闘走于長州

春三月義経與平氏戰于長州壇浦大破平軍擒

文治元年乙巳三月廿五日
平氏滅亡
文政十年丁亥ニ六百四十三年

教經没死ス

安德天皇

宝劔沈海ニ再不出
平清盛ニ基盛行盛
盛平班女六子
前ノ先ハ越後行盛
神剣ヲ内侍所ニ
二宝帰洛

平將宗盛及清宗先帝没海平氏悉亡盡天下大定焉

義經追平氏到于長門平家又欲奔九州時範頼在豊州塞其路平家滯進退潔赤間壇浦義經潛進大与平氏戰教經奮戰欲与義經急接恰絶倫也源軍殆然餘軍恐源氏不敵教經教經戰遂入海於是平軍大擾乱義經乘勝鏖戰時二位尼時子衆純色衣襴練色袴挟神璽抱幼帝時介立艫也舳按察局亦從也

本朝通紀卷之三　後編　十五

一位先絆幼帝曰君誅知也皆囚十善成行登九五實位雖然天命不予常聖運盡于此時國粟散邊土千陽萬杳國也海底猶有水晶宮可令帝幸此不退此言未終没海知盛教盛經盛資盛有盛等悉沈湖建禮門院及宗盛父子清宗大納言時忠為源兵所執海水如紅艷尸把深底源軍争集里艫収賢所欲開御蓋時所近寶鏡之武士两眼忽眩心神惘然時忠制止之諸兵惶怖散義經収神璽賢所也二寶宗盛

北條太平記
夫天下ノ治哉上至善ノ明徳ニアリ天下ノ乱哉上暴悪ノ不仁ニアリ治乱只是上一人ニ歸ス古今不変ノ規矩ナラン

以下皆生捕及諸將之首送獻帝都焉初頼朝自起兵於豆州僅二年平族悉殲四海大定

按清盛齊時運乘風雲統海內也兵權二十餘年極欲恣殺戮無正家法重盛患也諫死而清盛至愚遂不覺自是諫争路断莫一人以其悪告清盛者宗盛受嗣而昏弱也宗換子臣慣之專驕飾風義而溺心於詩歌管弦不知軍事當此時頼朝義仲乘弊動與信豆也二州畧東方諸州也源氏蜂起泉漏属源

本朝通紀卷之三　後編　十六

軍於是頼朝之武威沛然震四海未終二歳平氏九類没一時絶永於家者夫兵法曰天下雖安忘戰者危矣況加之以暴悪者乎雖然有皐陶伊傅周召之臣而輔其後於平氏豈得不亡乎

夏四月梶原景時献書於鎌倉讒義經

義經討平家運籌功伐侮諸士盛播威辞士多懟義經既中景時逆艫之恨冀帶之義經下縲伐景時故景時自鎮西献書於関東中想義經勅

刺余以景時為真士為細大決彼一言故見其
譖搆義經誠以讒使於西海之諸兵令不可
尚義經之趣
按義經為征將自誅義仲以從為攻守不識
其船三草山之戰從其不意得隨機應變擬
一谷之役投衆於死地置亡地能存之策八
嶋之軍航大風全陷之於亡地而後生之術
可謂得用兵妙也源氏數世之間雖不足恃
累老闘冥者最義經傑然者矣惜哉義經慣

本朝通紀巻之三　後編　十七

偏武圖大武平討之後誅戮凱歸跋扈西刎
伐功士侮大臣遂為衆彼嫉其不識用人矣
餘不足觀者然可謂亂世之良器治世之非
器也然義經未有大過頼朝何爲之[illegible]信
與根之言空大功棄大倫予竊想頼朝恐
義經之勇才故讒小過除其才者欲定王政
者以善養人頼朝苟欲以天下爲事賞功飾
擧賢德以至誠御天下誠德洗兄之猜捲初志
破竹服從然夫根深難抜本固難敗義經讒

雖存逆志嫉為其所許乎是則以所與能仁者
也頼朝其心不至于此徒以詐權殺戮哉
威縱使義經死焉天下何其義經乎父子三
代之間纔々繫伐四十一年為北条秦破捕
者宜哉
[illegible]月義經以宗盛父子赴鎌倉頼朝止義經於
腰越驛不容
義經為謁頼朝以宗盛父子赴鎌倉至腰越時
頼朝使時政護送囚輿數義經之不禮開腰[illegible]

本朝通紀巻之三　後編　十八

不納識然義經附書於因幡前司廣元謝無[illegible]
頼朝不可義經無奈何待因人之歸洛止腰越
宗盛父子入鎌倉頼朝欲出見宗盛廣元[illegible]
旨鎮海内也濫凶叙二位被為剣敵[illegible]
[illegible]也何以前日之忠見之乎頼朝可[illegible]
之宗盛面怯也顔面甚蹙下拱手屈膝對答
不分明矣見者為重弟亦蹶躓[illegible]既宗盛父子
父子重衡歸洛義經待囚與於酒匂驛歸忠一切義
經以為以宗盛以下之擒赴鎌倉頼朝[illegible]

賞戰功時撫其所思義經之冤趣殆甚於畏矣

經共其望矣【羅浮子曰】初清盛妻生子見其爲

女妻欲取他男以易之初清盛之嬌數女子嬌工之時清水寺僧華工欲妻子於是以其女贅男子言曰産男子清盛矣實不忍之一位已謂其死之以實也知以此事

宗盛是也宜哉清盛之雄略而宗盛之氣張也

夏六月誅宗盛及清宗於江州篠原

義經依賴朝命誅之宗盛時三十九清宗十七

秋七月地大震 ○ 秋八月源行家謀叛

初行家爲平征使無功賴朝不賞焉行家怨懟

莫戰功不亦謂在西州掠群邑讒責國人遂

誅瑕於是賴朝以行家追討今他人未定繼

○以下河邊庄司行平爲播州之守護

時行平自西州來謁賴朝獻良弓及盃酒賴朝

數行平曰初遣西海軍士粮食竭匱逃遁者

八九然汝居然久而莫居蓬衣白也色且獻

土產非我西土取人賂掠略民人爭有此將平

行平陳謝曰臣在西國失兵粮之計資費空盡

莫所仰賴故爲助軍餞奪冠賊之甲冑代買

資疲勞參州範賴鄰渡豐後諸兵據參州之船

矣爲懼先登以經所賚置甲胄代小舟雖不着

兜鍪掉舳艫詣軍討義氣之亦此事參列見

知不明也且土產爲賀四海之太平遠自鎮西

來謁縱雖堪饑困無上產始達上覽敷解着衣

禁弱弓哉君斂人畜狼藉民家而非爲之賴朝

聞之感歎曰汝用意無雙以一

國守護賞汝有望可請爲行平拖衣冠曰夫播

州有歌枕明石之名跡及書寫之靈場觸賄之

平於是賴朝諾使行平爲播州之守護

○以義經任伊豫守 ○冬十月景時再譖義經

賴朝爲竊義經之叛讒行家征伐使景時上洛

察其消息時義經謂欲殺行家滅我援故兵

不背其命景時下鎌倉告賴朝曰臣到義經之

館欲告密之時義經託病不會又過一二日抵

豫州之亭豫州出見臣其體憔悴灸之跡數

所詐視稍也臣試述君命豫州之曰予殘疾久

雖起居不快況帶甲冑攜兵以不善爲夫行家

遑弓馬明矣以家人等術不輙得征伐侯疾變
平可忘東余臣思容貌也憔悴人一日不眠者
心體甚衰矣雖幾所一時可贖之初不臣會吾
爲構此計欲頼朝風之拔失志矣

○頼朝使土佐昌俊撃義経昌俊到京師潜襲義
経之館昌俊軍破隷鞍馬山

頼朝欲遣兵撃義経時兵士皆憚義経之智勇
故無嚮京師者頼朝命昌俊昌俊曰使大衆令
臣武門之幸慶也然我有老母与幼子請顧恤

者憐愍雖死不悔頼朝以下野州中泉庄賜其
養昌俊大喜帥八十騎発鎌倉時昌俊計謂直
入洛與義経争贏輸義経之勇不可當不如潜
入洛襲義経之館故詐事於熊野諸門入洛時
義経之家人江田某伺其体勢馳告義経義経
使江田召昌俊昌俊詐疾不来謂江田使螺轅
義経義経淋怒又使辨慶召之昌俊不得止来
見義経義経勃然曰汝爲義経追討上京速告
其故汝食言矯争狗汝昌俊詐述周旅追討使

無上献誓書陳謝於是義経宥昌俊不設備昌俊
而其夜率兵乗夜襲義経之館時館中無直夜
之兵義経自出大廷當敵數変昌俊之無礙易
不進家人等馳會撃昌俊昌俊大狼狽奔鞍馬
山矣

○義経誅昌俊

義経之家人執昌俊及黨士三人於鞍馬之奥
送洛義経斬昌俊及三士懸首於六條河邊

冬十一月頼朝爲討義経行家数大兵到駿州黄

瀬川義経行家出洛逃亡頼朝還兵於鎌倉

頼朝爲征行家義経親率兵発鎌倉士肥實平
爲先鋒進到黄瀬川集軍勢兵留數日窺京師
之動静義経行家聞之帥二百餘騎出京奔西
州時多田蔵人行綱等軍河尻也拒州邀戦義経
義経行家震戦行綱狼狽敗義経之兵亦多死
傷義経督残兵抵大物浦欲航而走西海時大
風俄起怒浪沸涌不可渡逗留數日義経之兵
恐難之至悉離散僅亀從義経者十餘輩義経

輿奈何匿吉野山頼朝遣兵於鎌倉

○捕義経之妾静於和州吉野山

吉野之衆徒聞義経匿吉野山索捜而不逮導
時静自藤年坂降到僧徒勇之推問静答曰義
経於伏此山五日聞衆徒之蜂起出山逃走矣
出時以金銀若干與妾使奴卑数輩持送還妾
於京師時奴等貪其財不妾於深林奪金銀剝
衣服棄深谷遺妾失路迷此云云於是衆徒
讓送静獄時政晴出時

按義経記曰静出自吉野山為僧徒被獲衆
徒問之以義経之隠處静以實答故以衆徒
入吉野山捜索義経義経出山逃亡思信獨
留山于義経之諱拒衆徒東鑑曰衆徒生捕
静送時政頼朝召静於鎌倉向義経潜行處
静陳謝答不以實矣両説違差未識其實然
後年静以入鎌倉為頼朝不諂不移志於景
茂等難引之跡見之雖妓婦於貞烈丈夫蓋
愧然静豈容易以義経潜行之實語僧徒
耶以是想可謂東鑑得其實故従東鑑
之説

冬十二月頼朝使平惟盛之男六代宥殺刑

平族後六代与母蔵遁照寺之奥於菖蒲沢
時政探獲六代將斬之時六代十歳母不堪悲哀曰
神護寺文覚欲脱其死文覚嘗称有師弟之約
以其死請時政時政憚頼朝之旨不敢於是
文覚進弟子其於鎌倉謂之頼朝不敢争使僧
語覚之勲績数請之頼朝不得已宥其死

按平家演史曰文覚躬詣鎌倉請其死東鑑
使弟子某請其死不與東鑑

三位禅師妙覚　六代御前之法名　平惟盛子也　正治二年庚申ニ被斬　年三十
岡部権守泰綱ニ仰セテ相模国田越河ノ端ニテ斬ラセケリ

本朝通紀後編巻之三

文治二年。頼朝被補六十六箇國惣追捕使并地頭。
叙従五位下遠江守平時政

草創五君
一源頼朝 右大將
二源尊氏 足利
三平信長 織田
四豊臣秀吉 太閤
五源家康 德川

本朝通紀後編卷之四

奥州會陽隱士　長井定宗　集編

起後鳥羽院文治二年
盡後鳥羽院文治五年凡四年

丙午
文治二年 宋孝宗淳熙十三年 春三月頼朝召静於鎌倉

頼朝爲問義經之所在自洛召静令至鎌倉。其時磯禪師携之。頼朝使後藤盛時問義經潜行之蹤。時静答二十之遊治違先言。頼朝怪頻推問焉。静遂不以實。頼朝猶爲尋問其蹟止鎌倉焉

夏四月頼朝見静之舞於鶴岡

頼朝以静將還京師。時頼朝之妻子 政子 素聞静之爲舞曲之妙。夫肆召静欲見其舞。頼朝亦欲之。然静耻爲身已義經之妻做嬌眸媚面之態。故稱病不應其旨。夫人謂彼天下之妙手也。歸洛在近。今不見其曲。無日。頼請不止。然静猶固辭。一日頼朝與政子詣鶴岡社。於是引静再三強。不措。静不得止。應其命。廻白雪之袖。發黄竹之歌。一聲一曲優清。貴賤催興感。聞者惜其關。然其歌詞專哀慕義經而不稱鎌倉之繁榮。頼朝作色曰。我適詣神禱萬歲。然歌唱甚哀愁。可謂不禮。人皆失色。時政子謂頼朝曰。初石橋山之役妾獨留伊豆山。不知君之存亡。仰慕消魂。如静之今。懇愁静忘多年之好爲君。興嘉話悲婦道。如今静不恐君意。寄形外之風情。謝動中之露膽。可謂貞女。頼朝可其諫。賜服衣若干於静矣。○工藤祐經梶原景茂千葉常秀等携酒設到静之旅館。景茂乘醉近静吐艷言。静且流

怒曰。吾大樹之連枝義經之妻也。汝景茂源二位之家臣也。僭臣而欲汚君主之妻。義經不在。則汝等猶不能對面于吾。況於如斯之不禮乎。景茂慙怍退矣

按臨危不恐。蹈難不更志。所人之難。雖男子能守之者鮮也。然静婦身守義淪然也。如斯可謂烈女也

○
陸奥守藤原秀衡獻駿馬黄金等於鎌倉

先是頼朝賜書於秀衡曰。御館者奥六郡之主

東海道惣官也。尤可成水魚思。但隔行程無所于欲通信。於是秀衡献駿馬黄金而謝其懇使。

夏五月藤原能保殺源行家於泉州

能保頼朝之姉夫也。先是頼朝以能保為京都之守護。時能保聞行家之潜所、遣兵撃行家。自殺。斬其首、傳于鎌倉。

○頼朝造閑院内裡○秋後七月頼朝見西行法師於鶴岡

今歳偶西行赴奥州、路歴鎌倉、過鶴岡社。時頼朝詣拝社、見行於華表下。頼朝怪、使景季問之。行答以實。頼朝還営延行、因詢問和歌及弓馬之道。行對曰、在俗之時雖受箕裘之業、遁世之後悉廃置了。和歌者遇花月露雪之感、纔成三十一字而已矣。知其奥旨。頼朝強不措、行不得止、告以弓馬之事。乃使俊兼記之。語盡夕、明日至午時退出。頼朝數留不止。臨歸賜以銀猫。行拝而受之、及出営門、乃與遊児而去矣。○高雄文覺恒聞行為人而嫉之。謂夫遁世之士當一

於道、唯事詠歌、遊覧於四方乎。吾相見擊破彼首耳。一日行遊高雄山。日暮矣、叩文覺之房、而乞宿。覺喜謂、得逢夙志也。乃張筆啟戸、而熟視欽手迎接。既曰、舊聞芳名、今夕相見焉。欣然共語、不覺夜闌。翌日進齋、歸之徒弟進曰、上人嗌哉先言乎。覺曰、汝等不見彼眼貌乎。彼豈毆於我手、反毆我者也。【隱逸傳曰】好名之人不受千金、欲利之士不捨一針。西行之於銀猫、輒受為即捨焉。可見其無名利之心也。文覺之強直也一見、望風焉。又可見其所養之深也。孔子曰、棖也欲、焉得剛。吁、非無名利之心、豈得所養之深也哉。

○頼朝使安達新三郎殺義経之子

先是静為義経之妾、有身。頼朝以為若為男子有將來之害。雖襁褓、不可免。留静於鎌倉。時所産之子果男子也。頼朝令安達將殺之。静不敢出之。纏衣抱臥、叫喚。安達頻譴責之。遂奪之。輙殺焉

秋九月頼朝還静於洛○糟屋有季殺佐藤忠信於京

忠信爲聞義経潜行之跡再還京圖所相知之婦愛寄之家時頼朝以重賞購義経之黨於是婦貪賞起賊心密到有季之館告之有季率兵襲攻忠信忠信與有季相接奮戦殺人甚多然躬亦被傷數所也知不可逸自殺時歳二十八

三年春二月義経再隱奥州秀衡之舘

義経與従士十餘人假姿於山臥間行經北陸道赴奥州時北國之國士等構關於三口（越前地）冨樫（賀州也）待義経於是弁慶等謀關士偽守兵漸到如意渡時船主怪義経之儀容不敢出船弁慶詐叱義経曰自出白山被尤關守責畢竟行懸在汝不堪其憤投義経於濱面以扇毆之船主押留之自是船主不怪義経而渡船於是義経脱虎口漸到秀衡之舘秀衡使嫡子泰衡等迎義経新築城於衣川地置義経

於是義経暫安矣

夏六月頼朝令西州海人捜求寶劔遂不得○秋七月仁田忠常之妻没豆州江尻河

先是忠常有疾醫藥莫效其妻悲之詣豆州三嶋神廟祈神欲以身代夫死既忠常病瘉婦大喜以謝賽詣三嶋社路棹扁舟浮江尻河時逆浪俄起覆船所乗男女悉没河然希有存命忠常之妻獨一人溺死矣遠近聞之爲之無涕揮負列

秋九月頼朝禁錮畠山重忠於千葉胤正之宅既免

先是重忠之家人直正者託據土勢侵掠太神宮之神領神人家綱至于鎌倉訴之由是頼朝以直正下獄使重忠禁錮千葉胤正之宅重忠素不知之頼謝無罪之故頼朝不聽由是重忠絶飲食不發言語數日且不寝臥七晝夜顔色漸變胤正告頼朝頼朝大驚免重忠

冬十二月陸奥守藤原秀衡卒

戊申

秀衡寢疾病。諸子有側侍疾。日夜義經亦來訪病數回。秀衡望死謂諸子曰。我病日篤。然曷傷身亡乎。惟不見兩君存亡之期者。是吾所患也。汝曹懷孝志。勿於義經抱二心。使義經爲大將軍任國政。汝曹爲大臣輔國務。東兵來攻我促。奥羽二州之兵守白川念種兩關。弋[illegible]敗雖縱戰疲爲敵困勞。莫黷武。遷義若輩鎮守此遺訓。雖死不悔。言終瞑矣。

四年。賴朝再修造東大寺。

己酉

五年春三月。伊達泰衡叛義經。殺其弟泉三郎忠衡。

泰衡悖父之遺誡。潛使義經主國事。於是奥羽之二州輻湊義經。賴朝聞之。奏朝請勅許。帝下義經征伐之詔於泰衡。賴朝亦遣使令泰衡[illegible]。衡不肯。至是官符將令數下不止。催督泰衡。恐難不獲義經於保護。遂爲逆謀。於是以密計告忠衡。忠衡大驚曰。悲哉。君有此心乎。如今君不守父之遺誡而行不義之行。天下[illegible]。[illegible]革心易慮。泰衡不從。忠衡固諫之。泰衡終不聽。忠衡亦不息見。遂泰衡怒殺忠衡於泉壘。忠衡時二十三。

按。昔仲虺數成湯之德。以從諫弗咈。改過不吝爲首稱。誠哉咈諫吝過。所人之不脫也。況泰衡背父之遺戒。存大逆。忠衡以諫爭却殺之。其大惡不道。[illegible]數奉矣。天人交惡。遂滅其身。易曰。積不善之家有餘殃。於泰衡可見矣。

○白氣經天貫北斗。○夏後四月。泰衡攻義經弑

閏四月
義經　年三十一
辨慶　卒
文政十年亡
六百三十九年

衣川之壘。

泰衡爲撃義經。率數百騎襲衣川壘。義經之兵雖少不屈。戰勢鈴木重家。龜井六郎。伊勢三郎。備前平四郎。片岡。鷲尾等之數輩。施勇振勢。[illegible]敵多々也。然泰衡大兵襲到攻之。重家等皆[illegible]死矣。弁慶未失戰氣。敗東西突南北。賊軍股戰不近。遠圍繞射弁慶。弁慶所立。甲冑之矢如蝟毛。流血盈前。不屑大呼戰。其勢以一當千。然賊兵頻大軍峰起。鳥合圍戰。於是弁慶又被[illegible]

南宋孝宗淳熙十六年己酉則日本八十二代後鳥羽天皇文治五年己酉也朱熹大學章句或問成丘文莊曰大學中庸二篇在戴記自程氏始表章之朱熹又爲之章句或問併其所集註論語孟子通稱爲四書云熹平生精力尽在此四書

車裂神

詐刀蹴踣于衣川之流而立死賊軍倍薄于城義經入持佛堂先害其妻二十二其女也甲歳遂自殺時義經三十一歳泰衡使新田冠者高平獻其首於鎌倉

夏四月清原頼業卒 文治五年己酉

頼業始名顕長天武帝之裔舍人親王之後也父曰音博士祐隆頼業爲高倉帝侍讀補穀倉院別當時頼業無讀禮記嘆曰太學中庸之兩篇後世必有賢實嚴註之人而抽繹之別之爲二經爲抵代至實兵局其言果然今歳六十八 後建祠於嵯峨号車裂神

秋八月頼朝師大軍到于奥州與國衡戰于阿津賀志山國衡軍敗戰死

頼朝泰衡等日來怒隱養義經欲率兵擊之詳國之兵會鎌倉頼朝馳使於京師奏朝庭帝與諸卿相議矣曰頼朝之所怒有故然泰衡應劫誅義經往日之罪豈至于咎責乎帝然之無勅許頼朝献書請之數同帝不許頼朝患之問

人平太景能時景能法之古實故謝之兵景能曰泰衡者累世受命家跡爲源家之臣何爲討伐之人事待皇許乎目天下之兵來會鎌倉者以万數東征若遲滯人民之病國之塵耗也雖無帝許不知早發兵頼朝可之使景能及三善善信佐々木經高守鎌倉親發鎌倉時頼朝分軍三使千葉常胤八田知家將常陸下總之兵循東海道使比企能員將上野兵向北陸道頼朝督本軍出自東山道畠山重忠爲先驅各進入奥州旗旌蔽空鼓動地泰衡大驚率奥羽二州之兵使西木戸太郎國衡泰衡異母兄將二萬騎據阿津賀志山自將大兵軍國分原重慶進與國衡戰國衡之先鋒金剛秀綱秀衡等戰不利信夫庄司元治河邊太郎高經伊賀良目七郎高重等援秀綱而支鬪攻兵之郡常陸冠者爲宗次郎爲重三郎資綱四郎爲家等與東軍相戰戰闘甚苦於是元治等之兵輩戰死東軍敗靡畠山重忠和田義盛小山朝政下河

邊行平三浦義澄義連等競進與國衡戰薄麾
下國衡率敢士縱橫馳突呼聲震山河時三浦
義村葛西清重工藤行光及祐光狩野親光藤
澤清近河村千鶴 時千鶴十三歲 等出國衡之陣後大
呼鞭後軍東軍驚以爲小手大軍掩到弄兵爭
氣假攻軍衆勝連進之國衡見其走還馬振臂
戰攻軍辟易不進國衡益震戰勢激聲衛諸隊
和田義盛自側但國衡射貫左膊國衡戰力少
勞重忠衆率勁衆進國衡戰疲氣屈重忠之兵

大敗之次郎遂斬國衡獲其首泰衡軍大亂潰散
泰追擊斬獲甚多泰衡單騎衝死不戰亡去賊
兵望頼朝之威風爭降頼朝大震兵勢也先是
國府休兵饗功臣初攻阿津賀志之前夕篠村
清重等之七十士爲先登業夜寄過重忠陣前連
忍兵何見語主曰川村葛西等欲夜過旅忍
於前登欺君自出鎌倉奉將軍命先陣當賊前
後彼輩万世之恥辱也臣等行向止其行欺里
忠曰吁汝何知乎重忠自初得君許在先[illegible]

藤原清衡　基衡　秀衡　國衡　泰衡　忠衡

下戰之前進辭軍皆不有重忠之功何乎且我
與彼俱前後慶勇士之志非本意也汝以此
不可傳他人洩於軍中頼朝深感重忠之誠志
矣

秋九月頼朝進兵攻平泉之壘泰衡狼狽燒廚
河泰衡臣河田次郎弑主降奥羽悉定

頼朝發國府發玉造郡[illegible]三十日之數[illegible]進攻平
泉泰衡先焼其[illegible]能負者平羽州之敵來請當
旅知家自東海道來會軍士凡二十八万四千

餘自谷自出陣[illegible]不與兵士泰衡大恐欲[illegible]
平泉之壘[illegible]河邊頼朝令兵捜求泰衡泰
衡欲奔夷狄至[illegible]泰衡之遂至河田次郎弑泰衡
客于頼朝[illegible]三十五頼朝大喜梟其首今
兵[illegible]餘黨奥羽悉平均已後頼朝謂河田曰汝
下[illegible]恵弑主于私欲雖爲功於吾不[illegible]
於其罪遂斬河田徇軍中 [illegible]
然[illegible]九十[illegible]

○頼朝定功賞戰士

時宇佐美實政擒泰衡豪士於由利八郎献營天野則景奪其功與實政抵爭指證未決賴朝使梶原景時問其證於由利景時慢罵由利之前曰汝泰衡之豪士負傷強不可矯飾着何色之甲冑者擒汝乎由利怒其不禮叱景時曰汝幕府之臣乎夫故御館者秀鄉將軍之嫡統而三代汲鎮守府將軍號雖汝主不可發如斯言矧汝與吾有何之勝劣手運盡爲囚人者勇士之常也今之誇言甚矣故豈爲汝以所其問乎

遂不對景時無復言而退賴朝又使重忠問之重忠正襟斂容謂由利曰弓馬之家爲敵過縲紲者古今惟多不爲之於恥辱吾主賴朝爲繫囚謫豆州然佳運遂不空歸一統正天下共嘆武德之盛也貴客不可愧恨悔矣公於泰衡二十州之間身瘁勇義素轟關東故軍士等爲之熟功於獲公之事相論不定著何色兜鎧者捕公乎由利應生曰公是重忠歟不似前男之奇怪敢以所問告公着黑糸甲乘鹿毛馬者捕我矣實政也於是賴朝賞實政賴朝聞由利勇拒兵見之謂之曰爾主泰衡雖奉奥羽振威於兩州數年吾以是苦東征日久矣然誅所思不踰二十日而國内平服泰衡伏誅凡管領兩國爲十七萬之貫首不支百日甚笑由利曰泰衡元帥兩州帶甲十七萬豪雄數千不克守矣然聞以幕府本軍下向使壯士分守所々要害時吾軍天利國衡戰死泰衡棄守遂爲賊臣被弒雖然不可以此敗爲拙戰也抑義朝者雖并治海道十

五州平治之亂不支一日遂爲長田被弒義朝與泰衡甲乙爲孰乎左右不能言流汗賴朝亦無可言之事而與幕然賴朝感忠勇免其囚矣

○賴朝以豊前守實俊弟實昌爲麾下

賴朝求奥羽之省帳田文之書時平泉之災書庫悉灰燼不得之時實俊實昌以存故實之故謂賴朝賴朝延彼營問二國之事兄弟執筆譜畫圖山川村里田畠之畦畛献之時奥州之村里一萬餘號三村賴朝大賞之則使兄弟爲

家人

冬十月頼朝還鎌倉

時使葛井三郎清重守草刈

曽我氏兄弟　十郎祐成　五郎時宗

難兄難弟冒曽我　如彼螟蛉共蜾蠃
竹馬鳩車志復讎　風前花不甘果
時維五月猟芙蓉　夜到三更闘鐵鎖
直斬祐経報父恩　却憐身死歎婀娜

建久四年癸丑五月二十八日

文政十一年戊子　六百三十六年

西行法師賛

北面士藤原憲清　出離恩愛改西行
心解冠冕修禅定　性嗜和歌悟道情
槐府頼朝推武備　高雄文覚称芳名
仲春十五花閑日　趨入涅槃常楽城

文政十年丁亥二月十五日

金山居士題

西行　建久九年戊午二月十五日寂

文政十年丁亥　六百三十年

本朝通紀後編巻之四畢

本朝通紀後編巻之五

奥州會陽隠士　長井定宗編集

起建久元年盡建久九年　凡九年

建久元年（宋光宗紹熙元年）春正月天皇元服○春二月泰衡之家人大河三郎兼任起兵於奥州頼朝使足利義兼千葉介常胤比企能員討兼任兼任軍潰誅伏

自去冬兼任起奥州或称義経或稱清水義高鈔侵郡縣與黨凡一萬餘人雜居奥羽爲賊邑掠民人故州内之農商攜羸弱引子女逃蔵山林故以二國之郷里寂然如無人葛西清重雖在州内以勢微不能征其兇於是頼朝使義兼常胤能員撃兼任三将出自東山東海之二道撃奥軍兼任率與黨軍栗原（奥州邑）防閑兵三将進與兇戦夷軍殆狼狽闘兵戦負勝葛西清重等帥州内之兵援閑軍閧倍盛勢欲起追奔兇賊大崩潰走遁數里殘尸路山靑血濺悍乎

兼任衛外濱據古界守義兼等進兵圍數十匝兼任不能拒戦亡跡遁去矣於是從兵悉離散兼任力疲獨登華山千福越亀山出栗原寺時兼任爲錦脛巾佩金作太刀樵夫路見之怪其異相以斧撃殺之而後知爲兼任三将大喜梟其首奥州悉静謐閑兵皆旋于鎌倉

秋九月曾我十郎祐成其弟五郎時宗元服北條時政之舘

祐成時宗伊藤祐親之孫祐重之子也（祐重東鑑作祐泰也）初祐重爲工藤祐經所殺（事見安元年）時祐成五歳（號一萬）時宗三歳也（號箱王）母土肥氏即欲爲尼祐親不可遂奪其志使適曾我太郎祐信二子亦従其母在祐信之處故冒其氏稱曾我兄弟従適有知以来報讎之事須臾不忘竹馬鳩車之嬉戯常相謂撃祐経之事期與工藤氏偕亡矣母深憂之失使時宗登箱根山爲僧欲令易其心也時宗不得止往在山僧之房然宿志益壯居數歳山僧将給時宗鬀髪時宗與祐

捐
計潜遁。及曾我至于時政之館元服。時政因兄弟
史沢論故使 兄弟常出入 時政則送駿馬於兄弟時祐成十
八歳時宗十六歳也
按曾我記曰。祐親聞於頼朝。頼朝深怒之
以兄弟祐親之孫。縮首於曾我祐信之東土
張祐経后来慮帰罪之已讒頼朝之謹訴。
頼朝怒祐信匿養其罪孫欲使景季召兄弟
於鎌倉害之。重忠以下之諸侯頻請其命
三而頼朝宥焉。然初因三浦義澄之訴請任

本朝通紀巻之五　後編　三

祐親尚赦之(事見寿永元年)。況於其孫豈采悪欲
絶其命乎。曾我記之説可疑矣。唯東鑑兄弟
元服時政之館賜時政駿馬於兄弟不載兄
弟悪頼朝之事。最得其實乎。編集者據東鑑
者也

冬十一月頼朝入洛任大納言

頼朝為謁天顔発鎌倉。畠山重忠為先駆千乗
亦常亂焉。後乗随兵凡数千人連日夾路行粧
之華麗堪古今。及入京師入六波羅新亭献

金八百両鷲羽二櫃馬百疋。帝使頼朝任大納
言。

冬十二月頼朝帰于鎌倉

二年夏四月釋栄西自宋帰朝(伝見建仁二年)

三年春正月頼朝殺上総五郎兵衛忠光

忠光者平氏之臣也。初平族滅矣。後於是忠光
盟心以為遠其主之亡冥報仇之志。求勇士潜
入鎌倉狙頼朝。時頼朝修造永福寺之新堂親
出監臨之。至是忠光以魚鱗甲左目為胼者

本朝通紀巻之五　後編　四

已首懐中為傭人運土石欲窺間刺頼朝。頼朝
怪之使侍貫淵執之而責問忠光。以實對焉。
於是令景時誅之

按昔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為飲器。其臣豫
譲欲為之報仇。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
宮中塗廁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
而此人欲為報仇。真義士也。吾宥之。他日又伏
於橋下狙襄子。襄子不得止遂殺之矣。今也
忠光為無後之主不忘臣道。可謂豫子

曰之誅也、襄子一免其死、古人以殺讓誹之、例頼朝一承報殺之、争後日何以爲人臣之勸乎

春三月、後白河法皇崩

時歲六十七、雖讓位之後、在中院聽政事四十餘年

秋七月、頼朝任征夷大將軍○冬十一月、熊谷次郎直實遁世

時直實與久下權守直光（直光者直實之姨夫也）争熊谷

久下、武州之兩邑鏖訟、爲時直實訴宜甚不審也、頼朝詰問之、直實殆失答詞、於是怒亡言曰、梶原景時以讒直光之故、遂如此下問、終明辨證、强不可聞、其勝負乃卷調度文書等、投入庭中、起座、抜腰刀、斷髻、出自南門走西、頼朝使人逐之、而不得、直實遂出家、頼朝遣使於箱根走湯之處々、令直實可止遁世之趣矣、一或世傳、直實訪擊敦盛、稍生厭念、遂棄家遁世矣、最不審

四年夏四月、頼朝狩下野國那須野○夏五月、頼朝臣駿州富士野、曾我十郎祐成・五郎時宗圖讎殺工藤祐經

（祐成）高崇院殿峯巖良雲晴定門
（時宗）廣岳院殿士山良富居士

頼朝蒐于富士野、天下之士悉携弓矢帶劍戟扈從、行旌沿盡其表、列卒滿澤、射者實張、追者四周、所々木穿石、幾天動地、禽鳥無栽翼之地、群獸莫藏踪之處、而飛走原野、古今之大觀者激騰到晡時、頼朝館營、諸兵就宿、時祐成時宗（傳見建久元年）爲祖工藤祐經紛雜夫在于此狩場挨夜更人定、潜闘祐經之館内、入寢室、祐經知兄

弟之祖已而、易寢室、不在于此也、兄弟悵然無爲、奈何、忽有一人、指示祐經所寢之處、兄弟乞悦急入其室、祐經沈睡、不知警、適祐成在枕頭、時宗在跡、兄弟許然、目領時宗、不堪其怒、直欲刺祐經、祐成曰、睡者同死者、不如衝寤而切之、蹴祐經之枕曰、曾我兄弟在於茲、吾子昔不赦手、祐經矯首、兄弟急斬之、手足異處、所側伏之王藤内驚呼、欲逃、兄弟追斬殺之、兄弟以爲頼朝亦祖父之讎也、垂得相逢擊報之、亡喚直迫

狼藉。時廿八日。大雨夜甚闇。不見咫尺。諸營一時騷動。無貴賤。無強弱。迷東西。馳南北。擊々叫喚。紛々兄弟伏小柴垣之蔭。切出者。爲兄弟鬪死或被瘡者。凡五十餘人俗謂之十番切兄弟大呼曰。我家大讐已報。斬何余乎。頻近府館。賴朝持劍將出。近臣諫止之。時新田忠常振劍與祐成戰。祐成數戰。臂力疲。遂爲忠常被擊時祐成二十二歲時宗見祐成之死。益呼入。將館走進。欲近寢閣。時小舍人數五郎丸者。有力勝人五郎丸初惡一條次

本朝通紀卷之五　後編　七

郎忠賴。々々被誅之後。事賴朝。力對數十人。時人呼號鬼武也被女衣。侍府下。窺時宗。自後組時宗。衆人繼重。遂捕。時宗嘗曰。漸定。初時宗適箱根山。既曾我之時。母怒逐其余而不僧衣。誓不相見。時宗無所依。祐成匿之。私衣以共衣食。時宗數曰。不違於母之命。則闕孝。其父吾奈无二身。何又謂祐成曰。人之死生難期。大事不可遲留。祐成諾之。時賴朝田獵信州淺間及奈須野。兄弟從行。伺便宜於其間。然事未遂。兄弟怒不得其便。乃逮此田獵次

本朝通紀卷之五　後編　八

[illegible]一擧無生還之意。然時宗以得罪於母久不相見。而死爲恨。因乃適母之所。使人言曰。時宗將與祐成觀大獵。冀一拜而往。且母猶拒不聽矣。時宗往而固請之。母遂不聽。祐成以爲噫吾母毫知吾兄弟既赴死。今日豈忍不見時宗乎。然非可首實。惟權以移母志。祐成竭作色曰。時宗被惡於母久。是其以死贖罪可也。祐成請斬之。按劍而起。母驚曰。聽祐成拜謝。時宗入見于母。各盡歡而請其服。母曰。田獵事畢。須早歸也。兄弟謹諾。即日首途。既及到富士野。則先過於祐經之舍。察其形勢。日夜用心。遂[illegible]悉。明日賴朝召時宗。使狩野宗茂新開實光問昨夕之趣。一士至時宗之前。問之。時宗叱言曰。我祖父祐親。法所被誅之後。子孫浪落。然嘗今待爭。以汝曹可傳其恩。擅乎。遂不答。賴朝召見時宗。親問其旨趣。時宗對應自若。言色無阿諛。見者皆驚歎。賴朝感其勇材。欲宥其誅。然祐經之子犬房丸頻告訴。欲殺之。時宗淺不[illegible]

頼朝不得止斬殺之時宗時二十歲

【藤井氏曰】或問祐親兄曰祐與殺之死盡奪其邑祐嗣子祐經不勝其忿使人殺祐重々々者祐親之子也不可不與父同誅然則其死也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彼兄弟不再使仇可歟曰祐親唯祐嗣時祐重弱齡未可必與其謀者有祐親在祐經不能殺之而及殺祐重則祐經之報固不當矣豈此所謂殺人而義者乎公羊傳亦曰不受誅子復讎可也宜哉兄弟之報於祐經也

曰然則頼朝赦時宗乎曰殺仇者律無其條先儒論之曰不許復仇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也本邦從來復仇者之得不死也[illegible]之旨殺時宗乎曰寧殺曾我記頼朝哀情時宗意謂群下為衆所死傷者最多其子弟與夫工藤國族豈皆肯擊肘而與渠相生哉然則不啻無益於衆抑幕下之一禍亂也不如忍哀而殺之愈也是主將之權度欲蓋與周官和難之意亦何相遠又問曰兄弟五六歲以後不共戴天之思寢苫枕干之勤寔足以感死距之孫激[illegible]等之子唯其間入倡家者不能令人無疑如何曰兄弟以為驛舍乃雖人之所關宜託遊戲以伺便宜其意未必在聲色然兄弟之有此事[illegible]羈珠之有類由此以發危機者多矣其情事之不褻也幸矣後之學兄弟者所宜深戒而能絕也矣

夏六月祐成之妾虎出家

虎者大磯驛倡家女也其容貌閑都而奇倡亦

無儔深夫壯士懷酒肴盛珍贈入倡家為宴者日重疊時虎固與祐成相好為金石之結無見他夫賣笑而為人心之忘故遠志不從權貴志操不動珍坐唯遷客於倡家者依難拒母命之故耳聞祐成之死不堪其悲迎亡夫三七之忌辰登箱根山修佛事捧和字之諷誦文以祈求所送與寢後色驄馬為檜導之施物此日即出家赴信州善光寺為夫死時虎十九歲見聞之緇素莫感自心不拭悲淚者

秋七月横山時廣獻異馬

時廣献九足之馬。前四足、後五足。所産時廣之采地淡路國。頼朝覧之、念馬寺獻不國。則放奥州外濱。

冬八月頼朝流參河守範頼於伊豆殺之

先是流言範頼有叛。頼朝使使問其趣。範頼大驚、献誓書以謝無異志。頼朝尚不解其疑。範頼患之。時範頼之眤臣當麻太郎者、為窺頼朝之消息、潜入伏頼朝之寝所之下。頼朝覺其気、

使結城朝光宇佐美祐茂梶原景季等捜索之、遂得當麻於床下。頼朝推問之。當麻對曰、範頼無叛志。然為君疑範頼、迷是非、欲知君之志操、而伏窺安否。故我伏于斯、欲聞密計、幾傳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而為君者、諫謝無罪之志耳。頼朝怒、以當麻下獄、使人問其趣於範頼。範頼頻謝不知之旨。頼朝不肯、遂配豆州。

按東鑑及北條五代正統之數部、唯範頼之叉流聞鎌倉、未載叉誅之實。羅浮叟遇[illegible]

代一覧、雖載被頼朝之疑誅之、故或説[illegible]太

指其證據以是見之、範頼誠疑者、困無根之流言、佞臣之讒口者、欲蓋想頼朝之才智、非不察之。然欲大家功臣之權、欲總大柄、間難者頼朝生涯之隱計也。故[illegible]所使逆臣傳言範頼之叉謀、其事放之者、施頼朝佞姦之才、堪枚挙。惜哉範頼、雖拙於智勇謀計者、父祖兄弟謙致、不佞其臣職、不驕戚戚之事行、獨歩親族之間者也。悲哉範頼之愚魯早、不覚頼朝之心謀、料虎口而係其怒。嗚呼天哉。

三月十二日東大寺供養　十一日
帝従[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尊師僧正[illegible]
呪願僧正[illegible]

六年春二月頼朝及夫人平政子上京

謁東大寺供養、與政子頼家等赴洛。其年三月入洛、公卿群察悉来謁。至慶日天皇行幸、百官扈従。頼朝而施米万石、金千両、絹千疋、馬千疋於僧徒。而後参内、謁天顔、献駿馬。六月歸鎌倉。

八年閏六月大雨暴風。十二月頼家任右中將

九年春正月天皇讓位於太子爲仁（）春二月西行寂

西行傳見前集嘗曰和歌者禪定之修行也又曰我亡後歌得佛法西行常願死於佛涅槃之日果以花月十五日寂

冬十二月頼朝病

時稲毛三郎重成爲亡妻之朝追福修營相模川之橋頼朝赴之歸路落馬發病

東大寺大佛殿金銅十六丈盧舍那佛

御長五丈三尺五寸　面長一丈六尺　廣九尺五寸

眉五尺四寸五分　目長三尺九寸　御口三尺七寸

鼻ノ口三尺　鼻穴ワタシ一尺　耳長八尺五寸

螺髪九百六十六　ワタリ六寸　高壹尺　肩ノワタリ二丈八尺七寸

カイナヨリウテニ二丈五尺　掌長五尺六寸

中指五尺　メグリ四尺五寸　ヒザノ厚七尺　ヒザノ下ヘワタリ三丈九尺

足ウラ一丈三尺　蓮華ドウサ高一丈　ワタリ六丈八尺　八十五十六枚

後光高八丈三尺　横ワタリ七丈八尺　アツサ五尺　光リ佛十六躰　八尺

脇士觀音虚空藏長二丈五尺　四天王二丈五尺

堂ノ高十五丈六尺南向　東西三十二間　南北二十八間　柱數四百七十六本

廻廊　東西九十間　南北百間

本朝通紀後編卷之五　終

京都大佛寸尺

一 坐像高サ六丈　一 面長サ三間廣サ一丈七尺

一 口廣サ七尺五寸　一 目長サ五尺一寸

一 鼻高サ五尺五寸　一 耳長サ一丈一尺五寸

一 両膝廣サ五丈一寸　同高サ八尺

一 中指長サ六尺　一 堂ノ高サ二十五間

一 同東西廿七間五尺五寸　同南北四十五間二尺五寸

一 柱數九十二本　柱ワタリ五尺五寸　一 白毫四十八貫目

一 鐘ノ高サ一丈四尺　同ワタリ九尺二寸　厚サ九寸

重サ一万七千貫目　文政十一年戊子ニ至ル二百四十三年

右天正十四年丙戌太閤秀吉建立ス

寛政十年戊午ニ雷火　文政十一年戊子迄三十一年

頼朝之位牌、征夷大将軍二品幕下頼朝神儀、号白旗明神。鎌倉南向山崇命院補陀洛寺、位牌記之。又南山文覺牌、閑山権僧正法眼文覺尊儀。頼朝正治元年己未正月十三日薨。至文化十一甲戌、六百十六年也。

文覺、七月廿一日卒。

羅山之詳

鵞峯　羅山三子、名春勝、字子和、号春齋。

鵞峯評頼朝口蜜腹劔、

忍人、忍、而於切上聲。安於不仁曰忍。

第七忍。

本朝通紀後編巻之六

奥州會陽隱士　長井定宗編集

起土御門院五十一神　九十五年　盡土御門建仁三年　凡五年

土御門院

諱為仁。後鳥羽院長子。母者源在子。内大臣源通親養女也。

正治元年（唐南宋寧宗慶元五年）春正月、征夷大將軍正二位前權大納言源頼朝薨。

初稲毛三郎重成為亡妻追福、修営相模川橋。頼朝赴之、帰途落馬、發病已、薨。時壽五十三。自

治承四年治世凡二十年。【鵞浮子曰】頼朝以[illegible]

流人之身、據東州輙起之、以為大将軍、定[illegible]

烟、進子弟家族、殺義仲、遂滅平氏、北條氏之流[illegible]

朝、且列鎮不得其処、至令鎌倉武壊國者、皆以頼

朝為萬夫。【鵞峯林學士曰】頼朝口有蜜、腹有劔、

而忍人也。其功大於清盛、其罪亦大於清盛。

義仲之悪、甚乎族之暴者、其非功之首乎。然陽

尊天子、謙拱恭己、而躬攬擊綱紀、節制天下、久

假不歸、悪知非其有也。自是朝廷萎落、王道[illegible]

恫、徒弄切、音同。恫、痛也、不得志也。又痛也。詩大雅、無恫于國。

[illegible]忍其說[illegible]

魯三卿、魯三家、斉田氏。

土、可謂罪之魁也。此其忍一也。範頼恫而無言、何

為其拔之。此其忍二也。義経勇敢有蓋世之功、何

為鋼己、欺泰衡以殺義経、既而滅泰衡、何爲貪

言哉。此其忍三也。聞景時讒、以廣常功臣、何

不察之。此其忍四也。廣常者創業之勲臣、而殺

之、何罪有焉。其忍五也。行家其叔父也、全成者

其弟也。不授封邑、不加恩典、以含怨至於死。

此其忍六也。然頼者甲陽藩鎮、義定者遠州之

干城、共是同姓之親也。有功無罪、或忌其能殺

之、或殺其子、而使懐怨自反也。是忍七也。斯

者皆忍之大者也。唯此心上之刃、雖使頼朝欲

除其荊棘、安其身、又所以自剪其羽翼、絶其

也。北條者、餘為婚家、元是異姓之流也。堪笑頼

朝不知親親、以薄其所厚、而厚其所薄也。北條

依縄安忍之意、以立其私家、猶三一師之於魯三

家、於魯田氏之於齊也。頼家之愚、實朝之[illegible]

意於歌鞠、以不恃之乎。恃而勢不足乎。然仰哉、

之暴卒、鶴岡宮之刺客、誰人為之。北條之意者、

前漢寧成傳曰歳餘関東吏隷郡国出入関者号曰寧見乳虎無値寧成之怒其暴如此注虎乳養子則搏噬常

路人所知也兎兜出於抑竜王殿於擁中其罪雖贖何免哉所謂入我室操我戈以伐我者歟曽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非頼朝之謂乎可不戒乎

源頼家　鎌倉将軍二世　頼朝之嫡子母平政子北條時政女也童名万寿頼家父薨於世時歳十八北條時政為執権

夏四月頼家造問注所

頼家紲父跡治天下雖蒙宜下奉行諸国之守護性愚弱自不能紀訴論行賞罰故於営中郭外新作問注所使三善善信為執事裁決訴獄

亦使時政廣元善信及三浦義澄八田知家和田義盛梶原景時比企能員藤九郎盛長等預行政務故莫大莫小悉決彼等之計議矣

○頼家定四人之近侍

以小笠原弥太郎比企三郎同弥四郎中野五郎等之四人為近侍常恐尺頼家至此他雖古家老臣容易不能見頼家即令鎌倉中曰於彼輩縦雖有狼藉之行不可咎報焉是四士恣数振威於国中鎌中常私語曰寧見乳虎莫値四近侍之怒矣

○高雄文覚謫隠州

時文覚謀反亦後鳥羽第二之宮欲使即位発覚捕文覚流于隠州其弟子数六代

夏五月律宗之祖俊芿入宋

芿字不可棄肥後州飽田郡之人也生而母棄樹下経三日無餓獣之害其伯母往見之抱歸付乳母養以故芿自號不可棄芿童稚有老成之量七歳初読佛書不日而誦又請書写十歳

読妙法華六日終焉雖為幼若学邁於人十八剃髪十九於太宰府観音寺受具戒時於大小戒律篇聚関遮不通者多矣於是有欲入宋之志一日語弟徒曰我思赴宋朝求勝法若不精勤豈堪傳授乎我試志操始去冬十月百日暁精座使徒三十人結為六番置一人撾子約我有睡眠時以杖撞醒蓋期無怠惰所命禅杖屢斥塵漯身無少惚目精亦不有患遂附商舶泛滄海矣

秋七月頼家奪足立景盛之妻納営
先是頼家聞景盛之妻有國色潜寄艶書婦不敢應頼家益不止懐情數移書盡積思然女遂不雍従當此時参州有盗賊狼藉群起於是頼家使景盛討賊景盛赴参州頼家乗景盛之無遣中野能成遂奪其妻納営中矣
秋八月頼家欲使兵殺景盛頼家母平政子制停焉
景盛討賊還于鎌倉時流言景盛以頼家奪其妻之恨存忘頼家傳聞怒與四近侍及賞示等議之廣元曰昔鳥羽帝奪源仲宗之妻納宮祇薗女御是也而後以仲宗配于隠州前将令其例況景盛自先幕府以往近仕常家浴恩澤蒙權勢然不思此芳恵為一婦怨於君不如早誅戮焉於是頼家聚兵使小笠原弥太郎将兵圍景盛之第政子聞之趣入景盛亭馳使謂頼家曰古将軍卿世之後相續季姫又早世悲歎叩胸搏地之時也然吾子忘好戦闘是乱世之源

也盡倖之若不然則我與景盛共就戮耳頼家不得已而止兵矣
○政子諫頼家頼家不聽
政子使佐々木盛綱謂頼家曰吾子享幕府之遺跡忝大樹之任以往倦政道不知民苦倡樂不顧人謗咫尺左右之士辨佞諂諛非賢哲也夫先君被芳情之士者各元勲大功之士也然令諫闕彼輩重倖阿故忠賢離其意大臣聆恨願改其行頼家謹聴命然未改其行矣
按范太史曰昔周之興也以諸侯歸之其亡也以諸侯叛之也鐵哉威權偃海内才計動天地諸侯叛之民人不従則猶匹夫所謂桀紂王莽之類是也然頼家繼父跡自為元帥極奢侈恣女寵不顧政務以神器之重委群下雖民愁人苦無省察之心雖衆弃臣叛闇然不知遂為衆故舎柱石之權早摧良臣怨隠修禅寺嗟々是誰過乎自古無君弑信被弑者頼家有人主之行使大樹之權常重

北條有逆意味敵寵之北條之弑奪雖不
不誅亦起頼家之非行者也

冬十月諸士連書訴梶原景時之罪於頼家景時出奔鎌倉

一日結城朝光在营中語諸士曰吾聞忠臣者
不事二君且朝光仕故將軍被殊絶之恩故欲
暴下至薨去之時剃髪而致仕然奉遺誡不果
其志今思之有懺悔之悔語未終涕濡膽景時
在側聞之則讒頼家曰朝光爲者臣以不事二

君之語羨往時當時是非亂世之賊乎早
誅朝光爲後害頼家怒欲使武士誅朝光朝
光風聞之大驚與三浦義村相議義村曰向
治以往陥景時之語宰觸譏及者不可勝數
世爲君不可有不誅義則与重忠義盛等
圖宮議之締盟之士六十六人連署訴景時罪
景時不能陳謝與一族共走于相州一宮景時采地

二年春正月梶原景時與一族及不成誅伏

景時在一宮与武田有義一信義三男中納通計誅之

西海先爲之賂院宣上洛路過駿州清見関時於
隣之国士爲射戯群集見景時追戦于孤崎景
時其子景季景高景茂等悉戦死被斬首一族
凡三十三人於是梟首於路側白儀倉頼家賞
芦原小次郎工藤八郎三澤小次郎飯田五郎
等之戦士又縦矢討有義以下之與黨矣
按景時石橋之役脱頼朝於厄以往西州數
度之戦苦鬪勇戦抽諸軍可謂幹時之勇士
果惜哉景時性姦邪而巧言諂容媚於頼朝

遅讒愬致斃其北條殺死者不可勝數至
悪積奸重之日遂爲衆擯其躬傳于臭於子
載如景時曾子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歟
後世豈可不誡乎

春二月政子尾建鎌倉壽福寺〇冬十月頼家叙従三位

建仁元年春二月城四郎長茂謀反侵小山朝政舘長茂軍潰伏誅

長茂者越後之豪士也在京師与伊豆

長茂則城九郎資國之子資茂是也。初城四郎、資茂後改長茂。

常陸大掾國香　良望　繁盛　維茂　繁茂　東家　資國　資永　資茂　坂額女　資盛　資家　資正

泰衡之弟相共陰謀。時帝幸院宮、京師之小山朝政佐々木定綱從龍蹄、長茂來其處、襲朝政之館、所留守之兵固防賊、長茂退兵、直入仙洞。時帝遷中、奏請鎌倉征伐之宣旨、上皇不許。長茂恐難遁亡、隱吉野山。朝政追擒、長茂爲衛誅戮焉。

夏四月、城資盛起兵於越後、據鳥坂墨。佐々木三郎盛綱率兵攻破之、資盛出城遁亡。

資盛、滑城太郎資永之男、長茂之甥也。起兵於

越州、據鳥坂城守。佐越兩州之兵攻之不利、告急於鎌倉。於是賴家欲使盛綱擊資盛。時盛綱在上野上野磯部。盛綱時鎮務徵告之。當此時盛綱逍遙門外、聞將命、不歸宿、來所居門前之鞍馬、直赴越州。盛綱之兵追續從之。於是家臣等貪彈盛綱之輕肯。盛綱之曰、昔宇治民部卿藤忠文聞追討使之宣下、抛審參內爲力之後、不逮歸宅、直赴東方。勇士之所志、以之爲善也。豈以我蹈縣衆皆服焉。既圍鳥坂、信越佐三州之

淺利與一妻　坂額女勇武

新羅三郎義光　義清　清光　光長　信義　遠光　義定　清隆　長義　光義　嚴尊　義行　義遠　信濃

兵來拒。盛綱、佐々木盛季盛綱長子、海野幸氏先登戰。城兵拒不利、城殆危。時資盛之叔母坂額女勇武善射、見城之危、假爲童形、被甲冑、自城上射敵、中者無不死、攻兵辟易。時信州之豪士藤澤親清潛自城背射之、資坂額之股、親清之兵進擒之。由是資盛逃亡、越州悉定矣。盛綱護送坂額歸于鎌倉。賴家召坂額、自簾裏見之、其貌甚醜也。賴家使人問軍事、坂額不屈顏色對稱。加莊六、既欲配遠州。時阿佐利與一義遠窺伺

潛亡。賴家曰、願賜因婦爲我妻矣。賴家驚問曰、是乃無雙之朝敵也、所望有所存乎。義遠謝曰、臣無異腸、欲娶彼產壯士爲守邦富、扶武家也。賴家感其言、賜坂額於義遠矣。

秋八月、大風雨損五穀、天下饑。○九月、賴家爲蹴鞠之戲、不聞政事。北條泰時諫、不聽。

賴家自爲人主、專嗜蹴鞠之藝、不省政務、請紀廷名紀內所行景者爲鞠師、日夜事此遊戲。泰時就近侍諫、不聽。

後和共一義也
建仁元年六月廿九日
城資茂姪坂額女乞請中
要国下書

○星隕雨。泰時風諫頼家、々々不聴。

泰時ハ時政之孫義時之子也。頼家放逸、見人民愁訴。泰時招中野能成語曰、今年有大風雨之変、四海大饑饉、餓莩充野、相継天異更被然、大樹不顧民憂、招引遊放之輩事遊戯、公昵尺郷営無比之昵臣也、何不奉諫乎。能成許肯、以告頼家。頼家怒曰、諭父祖委為風諫、是非不礼之者乎。却不悔泰時。々々聞之、称病蟄居北條矣。

按、凡災異者天心之仁愛、所以示吉凶禍福之故、人君看妖孼、慎其行、恐懼守天戒、則転災為吉必也。人君非行而不看天戒、才道悖天意、則吉亦変為凶必也。故殷高宗桑穀之異、不禍其朝、宋康侯之雀鸇之祥、不能保其国。今也頼家為人主、濫行而不修徳、人怨民愁、不知其非天災数形出、譴告其失、行逆無道、身責己之志。泰時患以風諫却疎之、甚哉。殺家昏愚之蔽、失道之行至于是極矣。雖欲長守父跡、焉可得哉。

本朝通紀巻之六上　後編　十一

大納言正二位源通具公、内大臣源通親公第二子、号堀川、則永平祖翁又族兄也
寂蓮
正治二年卒

冬十二月、上皇定倭歌所。

上皇素好倭歌、常遊詠此道、故置倭歌所、使源家長為開闔、以藤清範・藤秀能・鴨長明為寄人。

○詔撰新古今集。

上皇詔源通具・藤有家及定家・雅経・家隆・釈寂蓮（奏覧之前寂蓮卒、故不入撰者之数）、撰新古今二十巻、歌数凡千九百七十八首。立春夏秋冬賀哀傷別離羈旅恋雑神祇釈教等之諸部。初延喜帝詔紀貫之、自撰古今集以往、世々相継有後撰・拾遺・後拾遺・金葉・詞花・千載之六集（并前二集見合）、新古今集号八代集矣。

歴代編年集成云、建仁二年壬戌、建仁禅寺草創、当寺為本朝禅院寂初、千光法師開山也、敷地者佐源頼家卿施入也、五条以北鴨河以東也
佐々木太郎源定綱、畠山庄司次郎重忠二士逮具遠寛焉
同年六月廿二日戊午、降宣旨被定真言止観禅門三宗、此事全者将軍親依被申請

二年春正月二十八日、朝日見両輪、同日大地震。

○新田大炊介義重卒。○夏六月、頼家創建仁寺、使栄西為開山、始開禅宗。

栄西備之中州之人也、其先賀陽氏、薩州刺史貞政者曾孫、母田氏、懐身八月、永治元年四月誕生、号明菴、八歳従父読倶舎頌、聡達過群児、十四剃髪、十九赴上都、従睿山有弁学云歟

本朝通紀巻之六上　後編　十二

同年六月廿二日戊午降宣旨被還眞言止觀禪門三宗此事全書將軍頼依被申之
也其後頼家卿之
弟実朝公相継
尊崇之
明雲京兆人源
亜相顕通子初就
弁覚受顕密法
仁安元年叙任僧
正移補延暦寺
座主寿永二年
十一月十九日中流
矢殞出高倉任
五十二叙法六
右配流明雲之
事

安三年四月乗商船入宋至于秋帰朝以所得
天台新章疏三十餘部及彼地名德書文与天
台座主明雲々々大喜之西又欲重入
宋時平頼盛与西相好聞西之西遊嘗止之以
故未果其志及平氏嗣殄以文治三年夏重入
宋抵萬年寺謁黄竜八世之嫡孫敞禅師禅
師問曰傳聞日本密教甚盛揣倪宗趣之一句
如何西對曰初發心時即成正覺不動生死而
至涅槃師曰如子言與我宗一旨也西於是投

教受道敞於遺志操傳法旨居六年欲帰朝敞
以書示西曰昔釋迦老子將圓寂以正法妙心
属迦葉二十八傳而至達磨六傳至曹溪六祖
大師又六傳而至臨濟八傳而至黄龍又八傳而
至予今以付汝汝濟歸国開示衆生縄正法命
夫達磨始傳衣而来以為法信至六祖止不傳
汝為外国之人授此衣為法信以法衣主具
杖白拂授于西令年四月西帰朝於是撫家
地於帝城之東創一寺使西居之號曰建仁寺

付偈禅道自是其宗盛都下矣

秋七月賜勅於頼家任征夷大将軍〇冬十二月
大地震雷
三年夏五月頼家叔父阿野法橋全成在于駿州使
謀反発覚伏誅〇夏六月将軍家狩伊豆駿河使
和田平太胤長入伊東崎之洞使仁田四郎忠常
入富士之巖穴

大樹為狩獵渉豆州伊東崎山中有大洞穴奥
深遠不知其源大樹為穿見其限使胤長入洞

中胤長挙火入穴五時経出洞語曰穴中數十
里傾行暗取火漸至于洞奥有大蛇胤長抜劔
切之云云頼家又移田駿州富士野山麓有巖
穴雖由来久遠未敢知其限自古號之曰人穴
頼家使忠常探知之忠常奴従与五人入洞裏
経一晝夜出穴曰穴中甚狭暗不能廻踵主従
取松明傴歩入數十里始終水流漫足蝙蝠遮
飛于顔不知幾千万有一大河欲渡行無舟橋
徘徊河邊時向岸現怪光従者皆驚死忠常

全命帰来聞者悉膽然太樹不喜而曰忠常怯
不窺穴覩忠常殆失面目矣

秋七月将軍病○妹九月北條時政殺比企[illegible]
并弑頼家之長子一幡

将軍疾病醫療無効於是辭将任以天下二分
以関西三十八州譲實朝（名千方　十二歳）以坂東（相　姓）
関二十八州譲一幡（生時　六歳）時一幡之外祖能員
譲享分割子怒權柄不獨恣潜説頼家欲殺實
朝及北條之族稗尼政子隔障子聞之告時政

時政大驚与廣元及仁田忠常天野遠景等相
議発兵欲撃能員遠景曰不如詐誘招彼於御
館使勇力者刺之彼老翁為何事乎議者僉然之
於是詭佛祀使使招能員々々不悟秘計臻時
政之館忠常遠景俟廊下捕能員刺殺之能員
之従兵出走告之於是一族郷徒入一幡之館
謀又時政矯政子之命使義時泰時重忠義盛
忠常等撃之諸軍進囲一幡館戦又徒矢盡力
屈於是縦火於館害一幡悉自殺時政放兵於
所々誅餘黨

○頼家落飾時政以頼家蟄居豆州修禪寺立實
朝為鎌倉主

頼家聞一幡及能員難大怒為討北條発書徴
義盛忠常等獨藤次親家持書向彼輩館忠常
猶忘之義盛不従以告時政時政於是使工藤
小次郎行光殺親家令加藤次景廉殺忠常頼
家恐難落飾（治世自正治元年僅五年）時政與政子相計使
頼家蟄居修禪寺以實朝為鎌倉主

○賜勅於實朝任征夷大将軍
實朝時十二歳

本朝通紀後編巻之六上冊終

本朝通紀後編巻之六下

奥州會陽隠士　長井定宗編集

起土御門院元久元年
盡順徳院承久三年　凡十八年

謀君將
爲三代

源實朝　頼朝之二男。童名千幡。母與頼家同。公建久三年誕于鎌倉。[illegible]之始

元久元年夏四月平氏餘黨起伊賀伊勢兩州畧州内京都之守源朝雅率兵撃之賊徒悉伏誅

平氏餘黨富田基度三浦盛時等起伊勢兩州之守護山内首藤刑部經俊軍敗不意經俊不能防戰狼狽基度盛時振威於州内構城於永若松高岡富田之數所據鈴鹿險塞往反郡郡焉朝雅於是剏旅籙内之兵撃之基度盛時等大敗潰伏誅餘黨悉逃亡兩州漸定朝雅歸京矣

秋七月時政弑前大將軍頼家於修禪寺

時政配頼家倍恣擅勢俄悼後害心不平也故潜使人害之　頼家時二十三　而詐傳曰頼家病薨頼家之家人等謀反北條義時使武士撃敗之

七十二代鳥羽天皇永久二年甲午俊成生元久紀元甲子其壽九十一歳

今歳藤原俊成卒

俊成中納言俊忠之子也素嗜倭歌從老金吾基俊探其奥義仕崇徳後鳥羽二朝爲長秋監俊成嘗撰千載倭歌集撰中之詠吟不嫌貴賤尊卑且其人之善悪或謂之曰集中何入不善人之歌耶俊成答曰余聞君子不以人廢言撰倭歌豈取人之行乎唯取吟秀耳聞者服焉今歳卒壽九十一

二年春正月帝元服　時十一歳

春三月畿内大風

洛中流言榮西新唱禅宗其徒衣服異製大風恐依西者乎巷謳巷喧達天聽帝驚命有司欲使西出都勅使至述勅詔西曰風天地之氣狀人之所作也其神曰飛廉豈西之能乎不因於西者明矣若有人能作風者其人最靈也不爲凡矣明主不應加放逐官使還奏西言帝感其言免之

夏六月時政之妻使北條義時時房殺畠山

本朝通紀巻之六　後編　三

保及其父重忠

一去歳十月坊門前大納言忠清之女自京下向鎌倉配實朝之室北條政範及重保等上洛迎之時京都之守護源朝雅憑輒外男之權相爭傲諸士重保怒其不禮辱朝雅朝雅之姑牧御方與讒令聞之大恚怨譖重忠重保以存謀叛時政時政大怒欲使義時時房殺重忠等義時時房諫曰重忠自治承以後忠功折指不可算右大將軍以鑒其忠實有可奉護後昆之遺詞而今以何故存不義企逆意乎若不覈虛之眞偽過討忠直之臣萬世之後悔也顧正犯否之實明眞詐之分而異日加誅戮時政莫復可言之詞帰宿牧御方聞之怒使備前守時親言義時時房曰重忠之謀反既發覺為君為世告時政然公嘗食言黨曲臣是以継母之故為龜吾推讒者歟義時時房不得已随之當此時重保在鎌倉使佐久間某繫重保重保遂自殺義時時房義盛等為討重忠發大兵軍武列二俣

本朝通紀巻之六　後編　四

近國之軍士荷旗竊纏屬鎌倉之軍軍士死亡於旗楯蔽野時重忠為謝其罪從兵百三十餘騎赴鎌倉路聞之本田近常榛澤成清謂重忠曰彼黨之軍勢雖以一當百我兵難勝利不如班兵於國待賊軍襲来戰焉重忠曰不然正治景時退一宮館中途伏誅有似惜躬時之命也誹令敵軍大而還兵計勝負之可否實似有陰謀誤被仇敵之號遂獨蹈不臣之名非摘先君知人之明乎直赴敵軍義時時房督兵圍之重忠觀左右百餘騎挑戰殺敵甚多也然大兵難支戰重忠遂為愛甲三郎季隆所射而斃時四十二歳重秀重忠二子近常成清等聞重忠之死自殺殘兵悉戰死義時等還兵於鎌倉

按重忠天資寬大事于君不䕃交友不詐不扶勇功有智而不爭有允文允武萬邦為憲之風然不時多不君々北條氏擢北難之謹忠意義忠盡一挙嗟々天道兵知欲使忠臣有此災雖然善人也與害雖身與時同滅矣

名味背於滅如顏子早世關龍比干然非
魏鶴巢轉千數百歲彰然傳賢名想夫形者
向年之旅館名者乃代之鼎寶也重思不幸
雖遇不虞之戮其名光發四表德輝垂後裔
雖世數星姓革行長我方策後世何可不謹
乎

閏七月時政與其妻謀將弑將軍家不成發覺時
政蟄居北條
時政妻雖讒殺重忠波及方不止弑實朝欲立

已婿之朝雅大掛恣權勢時將軍在時政之邸
故子時政謀之政子風聞之故遣長沼五郎宗
政結城七郎朝光等迎將軍於義時之第於是
時政慚難剃髮時六十八與其妻共蟄居北條於是
義時遣五條判官有範後藤基清佐々木盛綱
等於京師殺朝雅
○以相模守平義時為執權○秋九月藤原定家
送新古今集於實朝
實朝之家人藤兵衛尉朝親自京都來獻倉所

古今一部將軍家甚嘉之曆覽不厭欲未遠
竟宴然將軍家素嗜倭歌且以撰入賴朝之詠
類請伺覽焉故以屬朝親贈焉既後將軍家為
歌學使內藤右馬允知親以所詠之自詠三十
首贈定家求批點於是定家使以家傳之秘記
一卷贈將軍家

建永元年春三月盜殺攝政太政大臣良經詔求
不得
帝將幸良經之亭良經構門牆館舍修流殿變

壁而待龍駕時盜入良經之寢所以槍突殺良
經而亡避帝甚悼惜之詔搜求賊盜然遂不得
焉
○以近衛左大臣家實為攝政○賴家賜鷂於鷹
飼司櫻井五郎
櫻井者東國之士也得飼鷹之妙技一日賴家
召彼聞飼鷹之口傳及故實而后欲見其事證
五郎乃對於飼鷂之鷂而出于前庭時鷂在
草間鷂隨指顧搏擊如飢鷹遂獲黃雀於前悉

感賞實朝大嘉之賜腰刀。或曰鴟是凡鳥也。何翻其持撃此。謂養得其道指嗾得其術。夫田獵者末技也。然非其道則不獲。況於國家之重事乎。治民者豈可不知制御之術也

冬十月將軍家以前將軍賴家子公曉為猶子

公曉初名善哉。賴家被弑之後、從祖母平尼政子哀之為鶴岳社司尊曉之門弟。為剃髮改名於公曉。令職政子又執計之以公曉為實朝之養子

本朝通紀巻之六　後編　七

嘉元元年春二月請黒谷之法然源空於讃州

空初自唱淨土之宗。畿内靡然向風。於是攝政兼實延問淨土之事。空述選擇集呈兼實。兼贊慕赴此宗。時上皇之宮女二人因其徒於住蓮安樂之二僧受戒而為尼。上皇大怒捕住蓮安樂誅之。以源空流于讃州

冬十二月青鷺集營中之寢殿上

一日實朝與諸臣宴飲酒酣也。時青鷺一羽入進物所。又有數鷺集於寢殿上。實朝怪之使晏四郎助光射之。助光頗得藝之術。擁引目自階隱之藤窺射落之。時引目不中其鷺。僅危服少出血耳。助光執之生獻之。實朝異之問。非可死之疵失其飛行者何乎。助光曰。我許鷺不死之方。以蕭羽曳鷺目潔之。聞人於手實歎。實朝大嘉賜佩刀。

二年秋九月熊谷直實法師蓮生寂於黒谷

蓮生遁世之後積念脳固修行薫修。今歳在東山麓寂。(一)或傳蓮生兼知死期。故使人告家於鎌倉招之。且以終焉之期相觸京中道俗。聞蓮生之坊觀者如堵。蓮生于時終也。時著法衣昇礼盤端坐合掌終命。時兼知病氣。天下傳大奇焉

四年秋九月彗星見

長三丈餘

冬十一月帝譲位於其弟守成

帝時十六歳。雖莫失政、上皇自初寵守成。故欲帝位使守成即位。使土御門院號新院。

本朝通紀巻之六　後編　八

院在中院執決政務

人皇第八十四

順德院

諱守成後鳥羽院第三之子母修明門院藤重子贈左大臣範季之娘也

建曆元年春正月朔日食　夏四月泉涌寺開山俊芿歸朝始弘律宗

芿在宋十四年今歲二月駕商舶著長州所傳來之書律宗書三百二十七卷天台章疏七百十六卷華嚴章疏百七十五卷儒書二百五十六卷雜書四百六十三卷凡二千一百三卷蒙

西閒芿來歸馳至博多慰問曰早入京師於是四月芿自長州發到建仁寺榮西率其徒迎接請待甚厚至是芿盛弘律宗

冬十月鴨長明赴鎌倉謁將軍家

長明者河合宮氏人也初號菊太夫以長和歌管絃鳴揚于世補和歌所寄人嘗長明請為糺司而不許於是明恚然急交杜門遂剃髮改名於蓮胤隱大原山搆方丈記述其志明常作一室縱橫九十笏高不盈七尺東西南北隨意所

歌曰

草モ木モナビキシ秋ノ霜消ヘテ空シキ苔ヲ拂フ山ノ風

適移之共具世可謂兩車轡以手為奴以腳為駕疲則憩健則運不敢勞也今歲因藤雅經之誘引自洛來鎌倉謁將軍將軍能遇之明詣賴朝之廟不堪感懷作倭歌一首題于法華堂之柱既歸洛

建曆元年十月十三日之

二年春正月黑谷法然源空寂

空在配所五載不恚之曰吾不遇此謫則爭布專修之道於海隅乎亦我一化之幸也去歲詔還京師空赴讚國居大谷今歲染疾寂年八十

春二月將軍家修造相模川之橋

初稻毛重成為亡妻冥福修營之而後不加追補歲深大略朽破將軍家命有司欲修造時義時廣元等相議獻諫曰初重成新造此橋既將軍臨之遂歸路落馬疾不幾薨重成又被誅惟之此舉非吉事雖不修繕有何咎乎不如止焉將軍之曰故將軍執天下兵馬之權一十年極官昇職富而有寵重成有躬罪被天誅兩事不依其橋方今時不加繕補橋梁頹破往反

癸酉

之煩民產之弊也遂不衛修理群臣懸服焉

建保元年正月朔鎌倉大地震○夏五月和田義盛謀反師兵襲柳營北條泰時等督兵防戰義盛軍敗鬪死一族悉伏誅

先是義盛請獻書爲上總之守護將軍意將聽之然自古將軍時莫廷侍仕國司之例故與止不許義盛數請勉請不止大樹遂不許於是氏族常恚恨爲當此時信州人泉小次郎親平者潜謀叉立賴家之子千壽爲大樹將滅北條之族聞和田之一族有憾柳營而使人説和田義直（義盛四男）義重（義盛五男）胤長（義盛甥）等三子潛通于親平交評議於是信州僧安念持謀書姬諸州結黨之輩百三十餘人安念適到于千葉成胤之館成胤捕此僧送義時義時使山城行村金窪行親推問焉安念不殘一事白狀之大樹發捕其黨百餘人義直義重亦被捕繫所禁錮義盛數憂歎於是大樹釈二子之罪義盛又明日來一族九十餘人列柳營之南庭請胤長之罪

時胤長爲叛逆之首惡故不宥其罪縛審胤長引渡一族列居之庭前流于奧州義盛含愧退時胤長之家地在柳營之東適故以請之者多也義盛得官女傳歎許曰自古將軍之世逆一族領所收公之例未爲他人被地適臨將亭有宿直祗候便頗賜此地實朝許之義時聞之嫌白實朝乞其地不止於是以所賜義盛之地更與義時義時大誇分割其地使家人居之由是義盛深恨實朝及義時切叛謀於是無中流言義盛叛守説云與大樹使官内兵衛公氏諭義盛曰吾子逆莫之事斷諱不傳吾未知信否將知其實義盛謝公氏曰初故幕府以臣有功労賞恩較渥分錦檥冠衆故悔府甍之後不經二十年有抱陸沉之憾愁訴雖出微音鶴望不達愁歎之身遐耻運訴抱愁止更非叛心也然消息甚有可疑之事矣公氏歸復命爲於是大將又使刑部丞忠季諭義盛曰叛企既發露以何故致乎殺伐雖有叛故鼻解懷可待恩息也云

怨於君無可恨也故義時有不義之行海
族若輩等爲尋問其故有近日可發向彼營也
企老臣常抱止焉然不從諫制不得止臣亦隨
之乎使遞告焉於是鎌中兵守抑營義盛一族
黨與百五十餘人分爲三隊襲幕府修理亮北
條泰時其弟次郎朝時足利三郎義氏等督兵
衞護大門義盛三男朝夷名三郎義秀義盛初瀬義
中本系巴女生義秀也膂勇拔勇力無雙即千館樊總論義氏廿一十八歳
手排其門門之關未忽折門靡破闖秀義乃入

庭中攻擊急也五十嵐小豊次葛貫盛重新野
景直高井重茂等也數黨與義秀戰殺命義秀
來勝直衞營中縱火大樹避火於法華堂義
時廣元從也義盛之兵頻戰進泰時義氏筑後
知尚波多野經朝鹽田義季等城兵入万死支
戰至自星星不止攻守呼声響山岳天地震怒
義盛也兵始氣疲時橫山馬允時兼与其搽波
多野三郎等師兵援義盛義盛軍又盛戰勢冬
吾累發貫甲擐冑城兵始盡時在近鄉也兵

戌名野弥次郎朝定千葉成胤等聞之
西郡自後追襲義盛之軍救幕府於是義盛軍
大壞濱義盛遂爲江戶左衞門能範討死時六十七
義直義重義信秀盛等悉戰死各義盛義秀走
房州其外新左衞門尉
常盛及新盛古郡左衞門尉等悉逃走於是義
時使行親忠家等覈義盛以下二百三十餘也
前大樹自法華堂還東亭政子鎌中漸定焉
按義盛爲忘代賴朝以往東州處處國相

隨不顧其身南北西海之役戰功不少是
賴朝使義盛司士衞之賞改賜賞甚厚矣是
賴朝所以義盛之勳功不淺也然義盛不知臣
子之可守之所挾舊功任思隨情慾上訴
不仕其望也故快快遂逆計却偶其身不
矣古語小人有非常之功不幸也吁吁悲哉
（）誅義盛也與黨於所所定戰士之功須義盛
之采地
義時遣兵誅胤長於配所誅古郡左衞門甲

建保二年甲戌四月二十四日寂照坊等阿法師創壽寺八十三

刈萱道心加藤左衛門尉繁氏寂

列誅山内先次郎左衛門於山内刑部經俊之宅其餘斬獲甚多焉故鎌中悉靜謐矣於是太樹紀戰士之功時泰時居元功故以賞賜冠諸士泰時辭曰義盛素不恨柳營以贓義時之故叉臣為其子伐父雖有戰功是自家之事也何為誇功賞乎大樹深感焉頻令不止泰時不能辭拜受焉中傳義泰時既辭群士各因勲勞賞賜有品矣

二年春正月日食○夏四月台徒燒園城寺

本朝通紀卷之六　後編　十五

先是清水寺與清閑寺有相爭事時南徒救清水寺台徒援清閑寺殆欲速鬪爭帝使撿非違使和解焉南徒隨皇命台徒不忘勅却罵皇使宮兵悉擊殺山徒十餘人由是山徒恚憤伎鬪燒園城寺

乙亥

三年春正月北條時政卒于豆州奥山　時年七十八

建保三年乙亥七月五日入寂臘六十三

秋七月僧正榮西寂于相州壽福寺　時壽七十五　〔師錬曰〕西知見豪大三蹈大藏

叡岳禪門從宗門

文化十一年甲戌於建仁寺修六百年忌

以六備之害為已任故顯密之教多所補闕至於禪門雖斑々見于前皆是始發今學者推西為始祖嘗曰我没五十年禪宗大興於世文治弘長以降介于華夷隆于巨福皆如西之言生平著述興禪護國論三卷一代經論總釋日本佛法中興願文不二門論五部經述等各一卷密部甚多不盡記焉

建保四年丙子七月二十四日石堂比丘寂信生所年六十五

若加藤繁氏子有母栃木尚光女千里姫則繁氏妾城山居栃木尚光入道心佛則鎮西監察武勇

丙子

四年春二月朔日蝕

加藤繁昌文學

栃木尚光

久安四年戊辰

久安六年庚午四月繁昌卒年九法名繁氏年九

遁于高野山之往生院

遁於蓮華院表

遁於蓮華院原繁氏

本朝通紀卷之六　後編　十六

〔按〕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也人君勢微而臣子凌君父妻婦乘夫君臣夫婦之紀綱廢其憲則陽光沉陰濁上進顯天象然自古有其災咎之象或有應或無応者因修德之淺深者歟故人君察天象克謹天戒專恐懼則雖有其象無其応人主暗愚而不辨天譴莫顧身改行焉則災害之來必矣然頻蝕日者連着而数雖示北條之強僭凌辱之徴實鎌遂不悟之寄意於陰歌朧嘲不省政事亦吾不善綱紀後日隨秘卿之氏言發亂其行四十

繁元妻桂子、田原攝政女、安樂寺祈[illegible]女也、菅原[illegible]御歌、久サカタノ月ノ桂モ折ルハカリ家ノ風ヲモ吹カセテシ哉ト御歌ヲ取リ桂子ト名付ク、長承三年[illegible]佛誕生[illegible]、千皇姫長承三年[illegible]、繁氏長承元年壬子正月廿四日生、[illegible]

除年之榮輝、職鶴岡之副客、源統亡於所在、君豈不鑑乎

夏六月宋陳和卿來謁實朝、告前身、實朝惑信敬和卿

初和卿自宋來、鑄東大寺之巨佛時、頼朝與和卿之法縁、欲見之、和卿辭曰、君者草創之君、絶人命多矣、罪業不輕、謁見遂不果矣、今歳、和卿赴鎌倉、將謁實朝、實朝大喜、招引和卿、和卿見實朝、拜首、實朝亦拜首、和卿曰、君故

以無我縣矣、君惟昔爲青王山之禪師時、吾爲君之門弟、故拜君、盡師弟之道云、先是實朝夢有一老僧、告前身、如和卿之言、於是甚信和卿之語、初有渡宋欲拜青王山之志矣

將軍任權中納言○秋七月轉任左近衞中將○秋八月大風○秋九月北條義時諫實朝、實朝不聽

時實朝有欲任右大將志、義時[illegible]諮廣元、[illegible]聞君有官卑之望、我想之亡國之[illegible]

大息、奈何今君無尺寸之功、繼先君之遺跡、坐承統業而莫建業、安居意以嘲歌詠爲己任、加之歳未足成立[illegible]、驟志於極官、我聞忘量受重任者、折足之辱、雖遜代大臣遷經者、有傷手憂、我常鑑惠愁、雖亡難顯、吾志公一下家老臣、何不諫之乎、廣元曰、臣頃年雖歎息此焉、愚諫不能奉持、今幸義公密意爲中使、可奏諫、廣元則諫實朝、實朝不聽而言、汝曹所諫、我既察之、然我量先事、思來裔、源氏正統縮在此時、

子孫不可敢以相繼、飽爵位、耀家名於後世、所我願也、公等無復言、廣元愁悲退焉

按書曰、无黨敬德、用集大命、德惟治、否德惟亂、治亂興亡、係君之德、不德由是、賢主者修德以俟天意也、然實朝愚闇、不識大道、信和卿之夭言、劫侯士、怪説以爲源統之衰命在此時、於是僭官進躐其行、悲哉、實朝騖昏之迷甚、舉語矣、夫命聖者徳所不語、焉知和卿等何爲知之乎、源氏之大綱斷、不繫頼朝卑[illegible]

大敵滅一家者讒人為之乎古語曰辟不辟

係其相呼吁

五年夏四月將軍家令陳和卿造大船欲入宋不果

實朝信和卿之言將入宋拜育王山群臣數諫不聽旬去冬使和卿作渡宋之船和卿督役夫晝夜造営之其費許万椀群黎之労漸而船成於是欲由比浦濱試之實朝監臨也役夫數百人立水中挽之船重不運浮故船徒朽損于海濱

建保六年戊寅立懐成為太子九條廢帝是也

夏六月公曉補鶴岡別當

六年春二月將軍家任左近衛大將○冬十月叙除内大臣藤公房任太政大臣○授政子從二位號二位禪尼○冬十二月將軍家任右大臣

承久元年春正月公曉刺殺將軍家於鶴岳北條義時使長尾定景誅公曉

實朝為右大臣拜賀詣鶴岳宮月卿雲客及家人等悉供奉義時持劔侍從時義時俄發病退叙於仲章退逮夜晩神拜事終歸営時別當公曉持劔窺伺石階之邊刺右大臣實朝則斃矣朝二十八○公曉高喚曰我報父讎乃去（曉許解帽入祖擊之）馳匿于雪下北谷隨兵混亂群士謀動義時總兵渡來公曉然不得時公曉在北谷密馳使於三浦義村曰今有將軍之闕我大樹之嫡裔也顧公執計議（初義村男駒若丸為公曉門弟子故以此謀之）義村偽諾則告義時於是義時遣長尾定景誅公曉○時十九三代

將軍自治承四年至承久元年四十一年源氏盡焉○或傳義時脩為執權自行隱慝懷姦謀思恣欲使天下服己也然源氏之統在大樹之位舊臣恩下册也故不得擅其權於是義時殺實朝請約主於京師以鎌倉之主無見防其篡者傳欲遥其權使家人横井木之也助者潛勸公曉殺實朝故義時亦知此也竟稱病讓持劔於仲章避其害矣

秋七月禪尼政子迎左大臣藤道家之子頼經於京師為鎌倉之將軍

初頼朝女嫁權中納言藤能保能保之娘嫁于

同三年ニ雒中ニ両人ノ一族ヲ居テ西六波羅ト號シ西國ノ沙汰ヲ執行セ京都ノ警衛ニ備

信濃住人仁科二郎盛遠平氏ニ

京極良経生道家故以頼経者頼朝之重甥也
禅尼重幕府之舊好故遣義房泰時於洛迎寅
雖為關東将軍猶経時二歳故政子在簾中執
政事

将軍四代　藤原頼經　童名三寅左大臣藤道家之三男也母ハ准三后従一位倫子西園寺太政大臣公経ノ女也

冬十二月彗星現東方
二年春正月月入太微宮中○秋七月大風倒民
家拔樹○冬十月鎌倉數火○冬十一月雷

按彗星火雷皆兵象也明年兵戦之徴
見於斯矣
三年春正月大風雷○夏四月後鳥羽上皇謀
欲滅鎌倉北條義時遣北條時房泰時撃之二時
帥師上洛與官軍戦宇治勢多官軍大敗績上皇
奔叡山
初是上皇常憤武家執權之威欲除之從佐人
後仕白河院古事選北面西面之士擧兵衛
亦皆上皇幸熊野信州之士仁科盛遠扈從

妓亀菊

迄亦從遠之子歳十五容貌殆絶頻上皇幸其
端正請盛遠使侍西面於是盛遠亦院参義
時聞之怒曰關東顧恩之士與其許而將院参
非茂東命乎遂沒收其領地上皇詔義時請返
其地義時不聴上皇又以攝州長江倉橋之両
庄押所寵之妓婦亀菊時自関東所置之地頭
侮亀菊亀菊怒訴上皇上皇告義時欲改易地
頭義時拒謝曰夫地頭古幕府依忠功所定補
也無犯咎者以私容易難改代焉不果由是上

皇深憾義時謀欲滅鎌倉中院土御門院也諫不
聴三浦胤義等之在京之士多通志於上皇設
京都守護伊賀判官光季於是発院宣徴兵於
五畿七道押松丸者變之迅足持院宣来関東
催促武田小笠原千葉小山宇都宮三浦葛西
族時三浦義村不応上皇及弟之招以告義時
義時大驚称禅尼之命募群士所在鎌倉之士
悉馳集禅二位諸将二位居簾裡問軍事泰時
曰鎌倉小兵難當彼大敵不如募遠近之兵将

關於足柄筥根之二道待官軍之下向而戰大江廣元法名覺阿曰烏合兵不足恃若爲集兵弊數月官軍起四方大變也不如速先兵戰議紛不決義時以兩議告二位二位曰不上洛難敗官軍就速可發洛於是時房泰時將十万余兵嚮東海道武田五郎信光小笠原次郎長清小山左衛門朝長結城左衛門尉朝光將五万余騎出東山道式部丞朝時結城七郎朝廣佐々木太郎實信帥四萬騎進北陸道東軍凡十九萬

人齊進上洛於是官兵守株河渕俣市脇等之砦遠東兵時房泰時連拔諸城薄洛上皇大固章使山田次郎伊藤左衛門尉將山徒三千守勢多使甲斐宰相朝俊伊勢前司清定佐々木判官小松法印將二萬騎護宇治帝及上皇幸叡山六月十三日泰時等東軍到宇治川官軍攻備亂撤橋鏃守河邊時大雨河水漲溢泥深不可涉泰時以浩河不屑兵入河芝田橘六兼義佐々木信綱等先渡數萬之東軍續步騎

六月十五日洛中所々放火 [illegible]

外戚 [illegible] 近ノ親戚禮註曰外親指族外戚指族外 戚說從戚漢[illegible] 外戚皆用此字

步水爲之不流官軍處陣矢石乱発於是東軍死傷甚多然東兵不顧其死騰戰鑿戸登岸戰鼓音與雷迭震呼動天地官軍披靡東軍乘勝大戰於是佐々木廣綱筑後如尚等官將悉戰死餘軍大潰泰時時房入洛在六波羅誅餘黨京師漸定矣初上皇將爲支謀之時使龍卿按察中納言藤光親相議光親豫知其事不濟獻疏諫甚切上皇不聽迫不得已而從令在戰陣東軍捕之殺之而后有撿閲宮中獲光親諫

疏若十通者獻之義時皆所請弭兵也直言也義時見之大悔殺光親

按時政以爲頼朝之外戚以降北條氏執權蔑寳位無君主恣其權勝不可謂拳兵起軍討之可也雖然當此時義時泰時以俊才濃發結豪傑故霸業大行四方靡然無不服其恩者視之於京師則有人有道而上皇不計量其時之利不利怒不欲一細事驟欲剏因害討之豈能濟乎夫少與之業一物之事猶

一時不可成。況於國家大事乎。上皇宜討北條之族。親修德下賢。由道惠民。民亦有信後無宜之舉道。豈克行乎。上皇來此時而動兵擊之。東軍何抗官軍乎。夫兵貴時動。不時動則不威。不威則不勝。是則太公之兵法所以見天戒待人災而動也。京師之君臣無知兵者。若怨發臣速忘。故偶雖有此老親之御叡不遂其諫。宇治勢多之防禦無利。上皇蒙塵於隱岐。諫卿徵兵皆被戮。嗚呼夫不痛乎

秋七月。廢新帝。遷後鳥羽上皇于隱岐。天皇順德院于佐渡。土御門院于土佐。上皇之子雅成于但馬。賴仁親王于備前。○義時立持明院守貞之子茂仁即位

自是後。讓位踐祚。悉自關東執決之。

本朝通紀後編卷之六　終

壬午

本朝通紀後編卷之七

奧州會陽隱士　長井定宗編集

後堀河院

起後堀河院貞應元年盡後深草院建長四年凡三十一年

人皇第八十五　高倉院孫守貞親王之子也諱茂仁母藤原陳子中納言基家之女也

貞應元年 南宋光宗嘉定十五年 春正月天皇元服○北條泰時時房在六波羅守護京師

兩六波羅之始也自是朝憲倍衰微矣

○守貞親王奉太上天皇之尊號○秋八月彗星數現

癸未

二年癸未二月 承和 衛年七十四

二年夏五月太上皇守貞崩謚後高倉院

甲申

徒然 松下禪尼ハ修理亮時氏ノ北方也藤九郎盛氏ガ孫秋田城介景盛ガ女ナリ義景ガ妹也 松下禪尼守儉約 本朝武家評林三十六 …

元仁元年夏六月(十三日)北條義時卒(六十二歲)○禪二位招泰時時房京都使為將軍家之後見使泰時之子時氏時房之子時盛守京師○秋八月義時之後室尼與伊賀式部丞平光宗相計謀叉議後室兄光宗等於所々

後室 伊賀守朝光女 泰時之繼母也自初惡泰時不平也然泰時愈謹事于繼母如慈母時義時卒嫉泰時繼父跡計自所生之子以政村為執權欲與賴經義村之婿宰相中將藤實雅為鎌倉將軍于日會義村之第相議故流言匾鎌倉中不靜於是禪二位夜半隨侍駿河局一人而潛至義村之館曰爾公通光宗有欲圖泰時之企是何故乎夫泰時鎮數度之烟塵海內悉偃干戈圍國唱乂安者無不藉武州(泰時也)之功也今也嗣義時可為關東之棟梁者非泰時誰乎無泰時者諸人爭久運安堵哉公以此趣可喻逆黨之

延應元年十月三浦義村卒
同年三月
相模守時房卒
時政三男 六十六

輩義村大愁陳謝不敢知之旨二位猶不聽頻譙責義村義村不得止伏地告逆計呈誓詞約自改黑心可諫叉黨之輩之趣於是二位許然歸義村持二位之諫詞諫光宗等然而不改斯謀由是二位與泰時相議而以後室籠居伊豆北條以光宗流于信州以其弟朝行光重謫于鎮西配實雅於越前

秋九月禪二位割義時之遺跡與諸子

先是二位以義時之遺跡欲賚諸子先問泰時

本朝通紀巻之七　後編　三

泰時蹴其所欲賞之戸數之多寡上之於二位
時泰時之弟所減諸弟二位問曰予以嫡長所
自受者與小弟無異何也泰時曰臣雖德薄才
淺以長積功之家早得與政事嫡庶烏相同乎
於弟也无所懐望不如止見弟妹之喜矣二位
泣未有所言泰時連請之於是二位聽爲泰時
大悦會諸弟告之分割義時之食地既曰是二
位之命也各宜領之自如初無之知者上列國聞
之皆有所恥務爲敦睦之行

嘉祿元年夏六月大江廣元卒○秋七月二位禪
尼平政子逝法名如實秒覺年八十三
時年六十九實朝薨公曉之變之後在營中聽
政事七年世人呼號尼將軍
二年春正月賴經任征夷大將軍
安貞元年冬十一月雷
二年春正月鎌倉中大騷動泰時鎮定之
三十夜無故鎌中大騷動諸兵集中走競
會幕府泰時制止之不能泰時以爲鎌中太喧

本朝通紀巻之七　後編　四

不應使君招賊來弊起殆大事也則使尾藤左
近平三郎諏訪兵衛尉各〻幕府諭呼曰有賊從
起稱瀨川之邊三士先衆馳群士皆從於是鎌
中漸定三士抵瀨外謂諸兵曰傳無敵逆之者
誘諸士者爲鎭鎌中之騷動也人皆感泰時之
秀計
按昔周幽王好色廢正后寵褒姒褒姒
常不好笑王欲其笑大擧烽燧召諸侯列國
驚以爲寇到擧兵會帝褒姒大笑之王悦
擧烽數回列侯不敢信既犬戎起侵帝
城王擧烟招不至幽王遂爲犬戎被殺矣
也泰時欺群士鎭動騷是雖似得一計非良
策如此誑紹諸士令不情則後日有奇寇誰
馳赴擊之乎想治動騷者小利遠大難被疑
惑者大害也可謂此擧直尺叫尋之計也兵
法不謂乎三軍之禍生狐疑色哉泰時之不
學兵道乎

寛喜二年夏六月上列大雪拈五穀○秋七月大

冬十二月松殿基房薨

六年

樹木葉黄落○秋九月奥州否殯殺烏獣○冬十
二月賴家女納竹御所爲賴經之室
賴經時十三歳夫人時二十八歳
六年夏天下大飢饉○秋九月盗侵北條時盛之
舘
二十七日白晝有盗賊入越後守時盛之舘家人拒戰捕竊三人殘盗悉逃亡泰時聞此變單騎而赴役第遂聞賊之退而還平三郎盛綱諫泰時曰君帯重職爲國樞動關夫不問群閙牛喘相國之職也縱雖國政先使人窺之世也棟梁諸人輕率動靜非執事之行吾恐天下議君也泰時曰人在世忌親族之故也如也界弟爲寇困矣我憚人弾不濟其難有何面目立大下乎詩不謂乎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今日之難他人觀爲小事也我雖違曆承久之大勲無異矣聽者抵感涙盛綱大敬服
冬十月土御門院崩于阿州
壽三十七

栂尾明慧

永祀時年三十三

貞永

○鎌倉連日大雷
貞永元年春正月十九日高雄明惠高辨寂
明惠姓平氏紀州在田郡之人也父重國老而無子父母各詣佛祠求子一夕母夢有人授柑子而有孕生惠惠生形兒端嚴也年四歳父戲以烏帽置兒頭曰何時得早長成加冠矣時兒念我兼僧儀不願官仕不如毀容而自投庭下傍人以爲失脚也拯救抱兒於是不果志又近火燎欲以火焚其面先試著左臂熱痛不可忍而止九歳父母繼亡於是遂志從高尾上覺讀俱舍頌不旬日能通一日惠與群兒遊戲忽然止曰我父母不知生何處若墮三塗思彼劇苦我何爲游樂乎若在天界天眼無礙定見於我熟憶二事吾何爲遊戲樂乎遂不交群兒専勤所業十歳事游學年十三自念諸佛因緣救鴿飼虎我已稍長豈憚苦辛乎夜則入山林試縱横屍雖寒心忍上宿每夜十六歳就上覺剃髪於東大寺受具寺内有要論者善贖爲宗者

判者列名
貞永元年七月十日
沙彌　淨圓
相模大掾藤原業時
玄蕃允三善康連
左衛門少尉藤原朝臣基綱
沙彌　行然
散位三善朝臣倫重
加賀守三善朝臣康俊
沙彌　行西
前出羽守藤原朝臣家長
前駿河守平朝臣義村
攝津守中原朝臣師員
武藏守平朝臣泰時
相模守平朝臣時房
已上十三人

式目是此係亞高代不易之公也

益日新十九從興然阿闍梨棄而郎從洪自對上北山栂尾高辨賢首宗嘗曰我國華嚴宗者多而定修之人希也故學者闕證道是我大患澆季之弊也便於北峯草庵講一字專修道令盛于今六十年日所著之書有入解脫義一卷光顯抄二卷【師錬曰】中世以來賢首宗不振矣高辨以純誠之質立鑽仰之志見其推振之徵勤宜哉中興之才器也豫章從少有梁棟者舒之謂乎

本朝通紀卷之七　後編　七

一五月泰時定成敗式目五十一箇條（法橋圓全執筆　時房泰時起請文連署　詳定衆十一人也）

泰時良爲執事解行儉約省減諸用爲以濟民之仕於是恐聽訴論糺實尋之當斷公平有訴曲故撰忠正之士十一人爲判者欲爲賄賂無私曲然後訴論之事銓互兩陂不一據於是爲新法斷訟與玄蕃允康連等相議定式目五十條自是更郡訟之者黎民悉懷泰矣

太白犯東井（）夏六月詔中納言定家令撰新勅撰倭歌集二十卷

禁博弈
天福元年癸巳
藤原基通薨年七十四
興福上寺

歉數一千三百七十一所

冬十一月天下大饑饉泰時下行米九千石賑余民（）帝讓位於太子秀仁

在位凡十一年

【癸巳】

人皇八十六【四條院】諱秀仁後堀河院之太子母藻壁門院藤原竴子攝政左大臣道家之女也

天福元年秋八月泰時禁博弈

先是鎌倉中悉事博弈之戲有一賊中賽奪財賄恚怒刺殺其敵舍前濱之邊時泰時爲奉幣詣于江嶋路見屍傷者不遂神拜而還令使家人

本朝通紀卷之七　後編　八

懷弉見永平道元
紫年三十七
建仁二年壬戌十月十五日出生

捜求犯科之徒岩手左衛門尉執賊獻泰時泰時於是下令於國中停止其業矣

【甲午】

文暦元年夏五月九條廢帝崩

時年十七

秋八月後堀河院崩

時二十三歲

【乙未】

嘉禎元年春三月鎌倉大地震（）夏四月禪僧圓爾入宋

圓爾姓平氏駿州藁科之人也五歲投同州久

能山堯辨為弟子幼有長莊之量過十齡且宗台教十五剃止觀講席至故四明外別立林殊句講師滿浣爾進解釋詞義無辭審座中大驚歎矣十六歳終三大部十八薙髮於園城寺自是經歷諸刹遊野州長樂寺從榮朝（栄西徒子）聞別傳之道往相州壽福寺寓行勇歸久能山見兄西極密宗之秘奥時有頼憲僧正者三井寺之義虎也時人稱三井大鏡爾謁憲徹詰憲屈爾笑而曰父爲六鏡是鏡非鐵者恐耄乎一會皆

驚爾思念東方學者以心爲物而淺易如此我其華宰平不若入宋則泛海入宋地

秋七月鎌倉洪水流民家

二年春三月泰時叙從四位

帝欲以泰時叙四位下内書到于鎌倉於是泰時招陰陽助忠尚曰傳聞以臣被官暴朝恩之受堪自喜然以陋質同父祖之餘慶乎上元奄常恐賢路狀責不逃鑠骨之誹矣今彼拜此位天譴猶危願似不量已矣然天勅難辭謝願公

下天除其禍於是忠尚告禱泰山星泰時齋戒

日與雖天地

三年夏四月（九日）從二位藤原家隆卒

時八十歳

秋九月白雲亘天

暦仁元年春正月將軍家上洛

泰時使藤原經光守鎌倉自余諸國之武士供奉帝以將軍家任權大納言

春三月洛中大風倒民家拔樹（一）夏五月將軍家

正月十七日辨阿上人寂壽七十七筑前國香月庄人源空之弟子也鎮西流祖之祖也

遊右府第

頼經在洛渉右府亭及酒酣大樹之初學福上所愛飼之小鳥破籠登庭樹諸人欲執之而術或曰東士善射使精弓射擊之而可也於是頼經使上野十郎藤朝村射之且命曰莫不傷死之方射之朝村不能辭辨引倚樹下窺而在密叢間僅現半身於是朝村未定上挽小刀削割引同之根而後射之鳥殞于矢根而墮地朝村捕獻之鳥入籠中飛鳴飲啄自如

己亥　庚子　辛丑

見苻將發弩齊發頼經大賞胤村之精射之術

冬十月大樹還于鎌倉

延應元年春二月後鳥羽院崩于隱州

時壽六十歳

仁治元年春正月彗星見○春三月將軍家令家人等禁過差行儉約

北條時房卒

二年春二月赤氣現○夏六月大旱○秋八月中納言藤原定家卒

時年八十一

本朝通紀卷之七　後編　十一

冬十一月上野朝村與三浦家村爭論泰時使家臣和解

一日三浦若狹前司泰村及家村光村等與一族入甫家之茶店催宴時結城朝廣與十郎朝村朝廣及小山長村等并一族在泰村之近店宴畢朝村興醉出門前射走狗其箭過入三浦之簷中朝村使人乞此箭家村恚其狼藉不敢返朝村怒惡言恥三浦從是相爭論一族共擐之鎌中悉喧譟泰時大驚遣佐渡前司基綱率

泰時卒至
文化十三年
丙子
五百七十五年

壬寅

之衛門尉盛綱和解相讓漸鎮於是泰時諭三村朝廣長村等曰公等忝棣萼一家數輩洊躋藩府可樂不虞之山泰也大臣也然不念也綦飾武威逞自威救義士之行速改其志泰村朝長等皆恭服焉

三年春正月天皇崩

時十二歳在位凡十年

春三月邦仁即位

帝崩無繼道家與諸卿相計其外孫以順德院之子忠成即位欲肆權勢泰時不聽使秋田城介義景遣京師以土御門院子邦仁即位

人皇第八十七

後嵯峨院

諱邦仁土御門院第二之子母者源通子宰相中將通宗之女也

夏六月北條武藏守平泰時卒年六十

國家棟梁政務龜鏡末世無雙賢名也

初泰時自爲執職躬行儉約減諸用盡悉賞罰要功罪聽其言責其事舉其名而稽其實故人皆畏諫之行不得設詭譎之辭不得行泰時嘗恐司職之輩濫賄賂下情不通故懸大鐘於廳所之門前使新人撞此鐘自開訟訴審是非於

本朝通紀卷之七　後編　十二

是黎民平安郡國悉寧居在職十九年卒時六十歲聞其死鎌中皆如喪父母訃[illegible]天下悉哀澌矣（泰時法名　常樂寺殿觀阿大禪定門）

○北條經時（左近大夫將監正四位下武藏守）為鎌倉之執權○秋九月順德院崩（仁治三年七月八日）于佐渡

時壽四十六

冬十二月白虹貫日

寬元元年前攝政藤原道家建東福寺以圓爾為開山

越前大佛寺成　則永平寺也

甲辰

圓爾去歲自宋歸　聖一國師是也

二年春遠日天變○夏四月賴經之子賴嗣元服補征夷大將軍任右少將

賴經以大樹之號讓嫡子賴嗣自欲歸洛故使平新左衛門還京師奏之於是帝詔賴嗣補大將軍任右近衛少將叙從五位上賴嗣時六歲

按東鑑曰賴經春今春之天變恐災害故以征夷之職讓附幼子自辭職位歸京矣然東鑑載前歲賴經有歸洛之志故令相撲守重

式部大夫從三位誅議菅原為長菅公天滿十世之裔當時之學匠後深草寬元四年丙午三月前泰孫為長卒為長嘗曰三教之於震旦也隨時隆替此土儒學不及釋之遠矣是搢紳之恥也常歎息云云

聖一為長儒釋之論

時修造六波羅之新亭欲為菟裘之地之言以是思之賴經之辭職不在天異明矣想夫北條泰有僭奪之情故以長主更幼主欲使君氏為土芥自擅權勢赫私家賴經惴惴其匿情許後白之難懍然不安職位遂以將任讓稚子自去鎌倉除其害者歟後學詳察焉

三年春彗星數現○今年菅為長與圓爾論道為長世業博才為時儒宗嘗曰三教之於震旦也隨時陟降此土儒學不及釋之遠也是我道

道長則道家筆誤乎道長以萬壽四年丁卯薨相距二百十八年矣莊嚴藏院在東福南山[illegible]之間其墓也此時道家公既薨矣捏河大相國深基忠也

與人之耻也常思聞爾辨於釋門願志托禪道長聽為長之言欲見其能為一日為長與爾逢于莊嚴院道長亦在此席道長曰菅公本朝本儒常含釋屈儒今兩雄相遇何有常話乎論義可占耳爾曰承聞菅公從事儒術是否為長曰然爾曰我法之中佛佛授手祖祖相傳不因師承為生誕為故其自世尊五十五世達磨已來二十七葉大風之來力雖不揚激毛猶以承受称釋子以釋例儒亦當然也不知公於孔子幾

此一節聖一以事談羅山以理論
光明峯寺殿道家公建長四年二月薨年六十一鎌倉將軍賴經之父也

世乎爲長不暮遲而謂人曰我欲與爾角道乎
彼以世系而言故余且辯之而已時人慈尊爾
之勝法矣【羅浮子曰】夫八宗者俱舍者華嚴法相
者彌勒天台者於支那華安藥報者龍樹三論
者文殊律者優婆離成實者迦梨俱舍者天親
皆是佛滅已後或數百年或一千年之間出於
者也令附爾之言不曰師授滿虛設則夫八宗
之爲設也皆虛而禪者之爲設也獨誣乎是大
不然皆自八宗而言之則禪所謂迦葉傳附者

本朝通紀卷之七　後編　十五

竟以是
韓文十一原道篇載之大全朱子曰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堯舜之所以爲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或數百年而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

不知出于何經乎大梵天皇問佛決疑經乎詑
矣又曰禪至于師子尊者而絶然則於其業
端之中已至有駁雜何至于言我道之學乎爲
乎大矣哉我道之傳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
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
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
得其傳焉得其傳乎百世之下者濂溪周先生
也濂溪傳之河南程子兩夫子程子傳之新安
朱夫子朱夫子之後不可勝計也其所傳者何

者則者得其傳耳竟以是一此一段送浮屠文暢師序略同朱子嘗謂韓子徒知用之可及乎天下而未知體之以本於者心讀書錄十二曰程子言所傳者何事竊謂聖人之心天理渾全得其心斯得其傳矣

乎道也所謂大學之道也非向所謂異端之道
也其我道者安在哉道遠乎我欲道道斯至也
奈其不欲何君欲之則在于邇不在于遠遐者
何也其書則四書五經其位則君臣父子夫婦
兄弟朋友其事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此則非如口傳耳授密相附囑
者特此心體隱乎人君躬行之中百姓日用之
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少而體其全且盡
者得其傳耳惜乎爲長失對乎

本朝通紀卷之七　後編　十六

六月改大佛寺稱永平寺
本院經時法名蓮華寺殿安樂大禪定門

四年春正月讓位於太子久仁
在位四年太子時四歲上皇在中院取決政事
人皇第八十八【後深草院】後嵯峨第二之子御母中宮藤姞子西園寺實氏之娘也
春三月北條經時有病讓職於其弟時賴
寬元四年三月朔正五位下行武藏守入道平朝臣北條經時卒年二十三
令年閏四月卒時歲三十三在職五年
夏五月北條光時欲殺時賴發覺配豆州
（朝時子）
光時義時之孫時賴之從弟也與時賴爭權欲
潛殺時賴事既形於是在鎌倉之士悉守時賴
之館光時大驚斷髮謝罪時賴不聽配之於豆

汎

秋七月前大將軍藤原頼經辭職歸洛

頼經時二十九歳

鎌倉將軍　藤頼嗣　父者頼經　母者中納言親能之娘二條御方也　頼嗣時八歳

寳治元年春三月黄蝶飛滿鎌倉中○夏五月光物一東天

六月三浦泰村光村與一族謀攻北條欲遷入頼經于鎌倉時頼遣兵擊滅其族

光村泰村之弟也　初光村仕于頼經寵幸二十餘年去歳頼經遠歸洛送抵京師時一士皆選于頼經光村甚悲別離留簾下不能歸去潛拭涙云北條之族再遷入鎌倉歸鎌倉有反志家與一族相計泰村素與時頼相睦故時頼信使泰村欲致勢因爲泰村威權傾衰而不足其備一族皆以有反謀遂誅叛兵時秋田景盛入道（藏九郎盛長之子）其子城介義景自初爭權於泰村有郤聞其察計以諮時頼時頼疑不信爲一日時頼爲避服忌行猶泰村之館泰村大喜饗

時頼畢覺惟歸去即使人讓泰村泰村大恐謝焉時頼憤泰村之欲誅而憚鎌倉之動亂故遂譽詞和平焉景盛聞之與諸族習識曰泰村有事然時頼戲盟詞和平泰村益盛權勢侮上又其奢我家亦赤族耳而當今時不除之後日雖悔悉衆皆然爲於是九郎泰盛（景盛之子）又大會稱長泰氏藤景頼等納兵襲泰村之本館泰村怒謂時頼遣約固蹋之時頼亦以爲泰村詐親與使北條六郎時定（時頼弟）援泰盛泰盛揮兵力矢不亂終守兵力戰振之然終日之戰箭尽力竊於是泰村光村毛利西阿爾政泰以下與一族二百七十餘人馳入法華堂向繪像之前自殺○初西阿不黨泰村着甲冑從卒欲赴時頼時其妻（泰村妹也）取西阿之鎧袖曰捐泰村參柳營甚背年來金諾非武士之本意也耻聞哉西阿聞之忽變志與泰村矣

（按）或曰泰村甫自爲泰時之壻外戚也威饒德攝勢日尚矣然荷恩不知恩抵旬

族逆志莫一諫志輙背大義黨不義其慾恣
故舉然時頼赦不討非懦不試而送誓書與
之和平却如親有過者惟非一宥一戒之忝
姑息最甚也是盗之討常爲然發矣也初聲
泰村之罪告之於時頼而可也其憂不發於
此自放兵討爲戰嚇志畏共不遑暴兵之
名咎哉
秋七月時頼招六波羅之守護相模守重時於鎌
倉相執政

先是時頼語三浦泰村曰予雖繼家業扶翊幕
之政兵書恐我愚不能衛國安民願欲迎重
時相共執政治泰村計念重時在東州抑持時
頼我威權將不恣矣託言而數抑留焉故以時
頼不果其志至是始覺泰村之佞言故使重時
之男長時居六波羅使重時招鎌倉相共匡政
務時以時頼充相模守以前武藏陸奧守
二年夏六月相模河水如紅流白布吐紅綃（ ）常州大雪
降

建長元年春二月閑院内裏炎上（ ）秋僧源翁到
下野那須野之夭石
源翁者越前荻村之人也古史闕其姓氏自幼倜儻不
常五歳入同郡隆上寺爲弟子七歳誦倶舎論
十歳渉獵釋冊一千餘巻閲相州海藏寺壽
生今歳四十二偶過那須野原見野嶺白無人
跡翁不知行路躊躇時有老夫謂翁曰僧何行
乎此野有毒石号殺生石觸之者飛禽走獸亦
斃僧不觸者幸也翁審問之夫曰反聞近衛之

朝玉藻婦之霊也翁以爲不足畏石霊救人爰至
旃叟之和益問老夫到于石邊即向石曰汝元
來殺生石石霊何來速去又偈曰法々塵々
㧞底本來也面目赤曽藏以所杖之錫杖叩二
三大石忽三裂石霊去時頼聞翁之驗德以
州甦嗚之邑賜翁翁於是創建示現寺居之
二年將軍家令天下之武士造閑院内裏
使深澤山城前司俊平中山城前司盛時（ ）
時頼重時以下出役之諸士總三百家已

三年冬十一月太白犯鎮星○今年勅藤為家撰続後撰集二十巻

歌数凡千三百六十八首

四年夏四月時頼重時遣使於京師迎宗尊親王為鎌倉主

先是佐々木氏信武藤景頼捕了行法師者送時頼時頼糺明之了行白曰頼経在洛有企文謀也時頼大驚執所在関東之頼経之餘党悉誅之与重時相議欲廃頼嗣之爵位替請倉主

本朝通紀巻之七　後編　二十一

故遣武藤景頼和泉前司行方於京師請奏撮綱欲以後嵯峨上皇第二皇子一品中務卿宗尊親王為鎌倉之将軍上皇許容焉於是三月親王出京赴関東其行粧甚盛矣上皇御桟敷見之四月朔日着鎌倉入時頼之第五日任征夷大将軍親王時十一歳

○前大将軍藤頼嗣罷職帰洛

頼嗣時十四在職凡八年

本朝通紀後編巻之七　終

東鑑　関東執権次序

一 従五位下遠江守平時政　建保三年乙亥正月　卒年七十八

二 従四位　陸奥守平義時　時政二男　元仁元年甲申六月三日卒年六十二

三 従四位　武蔵守平泰時　義時男　仁治三年壬寅六月十五日　年六十　在職十九年

四 修理亮平時氏　梅松論加時氏為九代

五 武蔵守平経時　泰時孫　時氏太子　法名蓮華寺殿安楽大禅定門　光明寺経時建立　寛元四年丙午四月卒年三十三　在職五年

六 正五位下行相模守平時頼　時氏二男　弘長三年癸亥十一月廿二日卒年三十七

七 相模守平時宗　時頼次子　弘安七年甲申四月四日　在職廿一年　春秋三十四　法光寺殿道杲大禅定門

八 従四位上行相模守平貞時　時宗長子　応長元年辛亥十月廿六日　最勝園寺殿宗演大禅定門

九 相模守平高時　貞時男　日輪寺殿崇鑑大禅定門　円覚殿　正慶二年癸酉五月廿二日　新田左中将除高時　相模入道崇鑑

右北條氏九代　自正治元年己未至正慶二年癸酉一百三十五年　徳宗権現

○桓武天皇第五皇子葛原親王三代孫平将軍貞盛十三代前相模守平高時

管領長崎入道円喜嫡孫　次郎高重

地蔵菩薩　給事　武家評林　三十六

濱田兵衛太郎知行　改名

御家人

建長七年乙卯七月台山塗之大休正念[illegible]年三十七大休[illegible]遺宋公之十世也世學法
本朝僧史云[illegible]十五
[illegible]之

宋理宗淳祐十二年壬子
元[illegible]宗[illegible]二年
二十[illegible]

本朝通紀後編卷之八

奥州會陽隱士　長井定宗集編

宗尊親王

起後嵯峨院建長四年、盡後宇多院弘安十年、凡三十六年。
後嵯峨院第一皇子、母准后平棟子、朝臣棟基之女也。鎌倉將軍第六世。

建長四年大元憲宗二年、淳祐十二年。〇冬十月藤原兼平爲攝政。

兼平者兼經之弟、鷹司之始祖也。先是、攝家唯近衛與九條二流而已。時時賴欲折攝家爲數家、奪其權、故仁治三年以良實爲關白、二條祖也。寬

八月大八日
日本曹洞開祖
永平祖師入滅
本傳詳于紀年
錄建撕記因分
經西十四流並延
年實錄等。
元亨釋書
延寶傳燈錄
扶桑僧寶傳
載師傳。

元四年以實經爲關白、一條祖也。至于斯又以兼平爲攝政。自是五家門相分、攝家之威權漸衰焉。

五年秋八月曹洞宗祖道元寂。

道元姓源氏、洛人也。始謁建仁寺明全。全爲法器、既與商船入宋、見天童如淨禪師。淨付以法。既而歸朝、闢法於城南深草。時賴招以名藍、元不應、乃開越前之永平寺居之。今葬寂於此(吉祥山)。

五十四歲。法臘四十一。

冬十月時賴令鎌倉中商人定買賣之價。

鎌倉巨福山建長寺開山道隆號蘭谿、西蜀涪江人、姓冉氏。擬額四冉高辛氏之胤。
無明性公未見記傳。宗派圖曰、嗣松源崇嶽、嶽南岳下十八世。
楊岐下七世。
蘭谿、南宋理宗淳祐六年丙午、我寬元四年也、時年三十三歲。

時天下之諸士皆集鎌倉、故雜物薪炭價過法。人皆患之。於是時賴令鎌倉中定直法。

冬十一月時賴建建長寺、以宋蘭溪爲開山。

溪者西蜀之人也。姓冉氏、年十三薙髮、依無明性禪師受法。聽我朝盛稱禪門之美、晦駕商舶、臻于宰府、乃入都城、居泉涌寺、又赴相州。時賴固信佛子、聞溪之來、延居常樂寺、政務之暇、問溪問道。乃開一寺、號建長寺、使溪爲道師、吊一族沒死輩之冥福矣。

六年夏五月將軍家興相撲。

將軍興群士眞時時賴謂將軍曰、頃年武藝廢弛、而諸士嗜非職才藝、而忘家業、是吾所患也。弓馬之藝、追可識焉。先使家士撿試相撲之勝負。將軍從此、以見相撲六番。

康元元年夏六月鎌倉光物畫現。

其長五尺、檀初似白鷺、後變如赤火、行縦卯引。

白布。

秋八月前將軍藤原賴經薨。歲三十九。〇冬十月前將

軍藤原頼嗣甍八年十一○冬十一月時頼讓職於武藏守長時落飾最明寺

時頼時三十歳法名道崇（覺了房）號最明寺戒師道隆也時ニ時頼有二子長曰時輔次曰正壽（明年元服號時宗）時輔妾出行不類父之心故無使之與執政之意正壽歳僅六以幼稚又不預政事以重時之子長時假為執權自蟄褰山内

丁巳　正嘉元年春二月日大地震○秋八月上皇第六皇子以恒仁為東宮

戊午　二年秋八月大風大水

己未　正元元年春疫癘飢饉

天下大飢饉餓孚滿街時京中有十四五小兒取食死人経月不知行方

冬十一月讓位於太子恒仁

（人皇九十九）龜山院（諱恒仁後嵯峨第六之子後深草之同母弟也）

帝時十七歳在位都十三年

庚申　文應元年春正月時頼令諸國禁止殺生於六齋日及二季之彼岸

時頼素崇釋氏故令諸州曰夫禽獸魚鼈之類不知義重命如山岳羅叢之甚不過殺生是以佛教之禁戒聖代之格式炳焉仍今日禁漁獵於江河停狩獵於山野矣

十二月立山科右大臣實雄娘為皇后○是歳宋僧普寧來朝到鎌倉

普寧字兀菴西蜀人也幼祝髮順育王山之住持無準受法一日無準把住曰舉常口嘮舌沸如何不下語打一竹篦寧當下打破漆桶札餅已述道取怙準曰汝徹乎只是得道易守道難須黙守久久自然感驗也自是寧如癡似兀而度日畢書兀菴之二大字遂之因以為號是年附商舶着博多到于帝都居東福寺時頼聞寧之道德延鎌倉寧到相州寓止巨福寺時頼咨務之暇常對寧問法義寧一日告時頼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若識得聖人之心即是自己本源之自性指面前蠉蜎巧喩妙説良久曰見麼時頼曰森羅萬像山河大地與自己無二無

日蓮

別守曰青々翠竹盡是眞如鬱々黄花無非般
若時頼言下忽悟通心所流曰我二十一年且
暮望之今一時已滿足飽朼九拜寧於是將法
衣一領付之曰我無佛法一字予你無心無說
汝無説無得無心也時頼益崇法義自是時頼
常侍寵悟遷矣

弘長元年夏五月謫日蓮於豆州

日蓮姓貫三國氏房州長狹郡東條之郷小湊浦之人
也父者貫名左衛門重忠母者清原氏夢日光

本朝通紀卷之八　後編　五

清澄山道善
一本作道善
北條九代記作日蓮
建長五年三月廿八日

擢胸上因孕後堀川院貞應元年二月産矣稚
頓悟也歳十二投于清澄山道善者為弟子十
八歳剃髪受戒號日蓮修虚空藏求聞持之法
學行修道三十二歳發大道利生之志唱七字
之妙號始建法華宗道善嫉之同群之剃史興
東條左衛門景信相議追清澄日蓮出寺來相
州於名越松葉谷構草宇盛弘法華宗稱
揚題目時人或信之或毀之時太歳風雨洪水
歳荐饑餓革論卷街日蓮以為天災厲沢□之

日蓮弘安五年壬午十月十三日卒于武州
文化十三年丙子五百三十五年矣

災作安國論一卷就宿谷左衛門最信獻時
頼當是時時頼崇禪法不信他法且書中見有
我宗輕慢之文怒以日蓮流于豆州伊東崎

六月三浦律師良賢謀反不成虜

良賢者義村之子也隱居龜谷之邊與家村子
駿河八郎泰村之娘野本尼等謀友諏方
兵衛入道蓮佛平左衛門盛時知之以兵虜良
賢等於是時頼使武士求其與黨

二年冬十一月一向宗開山親鸞寂

本朝通紀卷之八　後編　六

鸞承安三年癸巳生
慈鎮和尚乃山門六十二代座主
慈圓僧正也
嘉祿元年乙酉九月念五日
寂

鸞姓藤氏名善信皇太后宮大進日野有範之
子也幼聰明絶倫也八歳為觀音之應化九歳
投東山青蓮院慈鎮之室剃髪學天台稱悟
探三觀佛乘之理深極四教圓融之義二十九
歳始謁黒谷源空歸淨土專念之宗空以信為
上足之最上也信一日夢救世菩薩現顔容端
嚴之僧形告鸞曰行者宿報設女犯我成玉女
身被犯一生之間能莊嚴臨終引導生極樂鸞
深感賜先是攝政兼實願心於淨土宗一

弘長二年壬戌十一月廿八日寂
壽九十歲
文化十三年丙子至五百五十五年也

問源空曰於念佛僧俗有差別乎答空曰無差
曰本是凡夫爲聖人又曰一切善惡凡夫得
生者何聖凡有差別乎實曰澆代人濁知難
發難行是以末世之應法願徒弟之内得實機
人興易行之宗矣空於是欲使實立在家一向
宗實固辭不從空曰汝昔日所夢之偈我亦夢
馬鳴觀音之示現不可疑則書信之所夢之四句
之文譲馬信不能辭謝與兼實同車移居五條
西洞院兼實以其女嫁實々於是始起一向宗

號之於淨土眞宗無貴無賤悉皆赴此宗既源
空僞毀謗讃州當此時空之徒弟數輩坐配流
實亦以爲其徒竄于越後國人靡然向實不患
配居曰非吾遇此災何弘法於邊鄙乎惟我宗
弘興之本也居五年建曆元年帝使源空還京
師實亦被赦實不歸洛出配所赴常陸構幽棲
於笠間郡稻田鄉度衆矣居于斯十餘年赴洛
居五條西洞院令戚係病寂時年齡九十一

三年春二月北條政村興行千首之和歌

政村嗜倭歌故有政務之暇則緯詠吟一日
政村興千首和歌右大辨入道眞觀前皇后宮
大進俊嗣掃部助範元等會衆凡十七人以合
點貞數定席之次第一座眞觀二座範元三座
政村巳無點之儕居席端饗膳不置箸也者品
蹙嘁故下席之輩飲食以手見者莫不解頤矣

秋八月天下大風

民屋悉頽破拔樹破穀由比濱着岸之船數十
艘破損漂没鎭西乃貢運送船六十餘艘悉没

海

冬十一月北條時賴入道道崇於最明寺卒（廿二日戌刻）　崢最明寺崇公諱門覺雲

時壽三十七自寬元四年至康元元年執政凡
十一年落飾之後行政七年罹疾病將軍家征
篤問疾至死日鎌倉中男女哀傷如喪父母列
國傳聞亦惜愁矣　遺頌　業鏡高懸　三十七年　一槌打碎　大道坦然
按世傳時賴恐諸國之剌史恣逆政民人之
訟壓因生黎民不盡訴情故潛出相陽微服
經歷諸州監察民家之難苦檢察國郡之治

時頼諸國[illegible]

否絶政事於邊境矣雖然東鑑未載此事故
姑缺之按東鑑時頼祝髮之後關弘長二
年不知此間有此行後世審察焉

文永元年春三月大彗星現○秋八月北條長時
卒三十五歲○北條時宗為執權○日蓮再竄佐州

初弘長三年五月日蓮得赦歸鎌倉従居名越
之草菴時伊和瀬太輔者謁時宗曰日蓮在于
名越之草堂誹謗諸宗恐叫源學行德且況此
將軍家時宗怒命有司使遷[illegible]于[illegible]遂於鎌倉

龍口且將斬之蓮不諸於患以諸佛之冥[illegible]不
皆[illegible]宗[illegible]驚鯢虎我已為弘法焉[illegible]若
[illegible]深憐放遣故徹宥[illegible]配佐州

二年[illegible]朔日食○冬十二月彗星現○今歲
藤原為家撰續古今集

三年春二月泥雨○秋七月太將軍宗尊親王罷
職歸洛

宗尊雖有柳營之號政事不敢任心時宗[illegible]
[illegible]心之宗尊憤之潛與近臣相計[illegible]時宗[illegible]

大燈國師[illegible]
稱宮俗說
不足信焉

執病使松殿僧正良基為驗者常近侍武[illegible]
歌集其黨為誅友之計略矣時宗潛窺知其策
於是遣使諫親王將廢職位從遷二變也鎌倉
大騷動甲士自東西自南北馳會時宗之館親
王大懼焉奔與歸洛良基出[illegible]遁於[illegible]高野山
斷食死於是時宗以宗尊之子惟康嗣鎌倉

冬十月前太將軍宗尊之子惟康任征夷大將軍

惟康時二歲時宗為執權如故

鎌倉將軍七世　惟康親王　宗尊親王之長子[illegible]母近衛[illegible]入道太政大臣[illegible]之女也

三年南浦紹明歸朝

世傳紹明之弟子妙超者播州之人也髫齡聞法
於顯密之家而不化于心今歲將入元求法魚
歩遂到霸家臺遇明之故訪道於明参禪閑法
於是止入元之志妙超時超有妻子思斷恩愛
之欲使妻買酒妻及家出閉戸殺其二歲之兒
串炙之妻還見之怪焉超乃嗽炙兒以飲酒妻
大驚叫喚而出超亦使出家是乃紫野[illegible]
師也　羅浮子曰　呼佛氏之[illegible]心至於[illegible]

狼仁也以不食其子故也彼滅人倫而絶義理毀鬢而不及救麑況於是哉與夫大義淺鄙哉其所生母者同大罪于天地之間誠可懲哉

五年［文永］兩日現○秋八月大元王獻書日本元〔元忽必烈蒙古之太祖四世孫以國號大元世祖皇帝〕贈書曰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修睦況我祖宗受天明命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民久瘁鋒鏑即令罷兵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而歡若父子

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通高麗開國以來時通中国至於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心冀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為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乎王其圖之詔高麗導使到宰府直送鎌倉時宗以其書獻京師帝使菅原長成草返簡然時宗等怒書文之不札故奏罷返簡矣

十一年冬十一月將軍宗敍三位任左中將

辛未

八年秋九月元使趙良弼到筑紫

良弼到筑前令律呈牒書公武共不及返書於是良弼捕筑紫塔次郎弥次郎者二人而歸因元王延二人問日本之事賜祿物歸之

壬申

九年春二月後嵯峨院崩

院壽五十三雖讓位之後在中院聽政事凡二十餘年也先是西園寺太政大臣實氏之女為中宮生後深草亀山兩帝已後寶治元年讓位於後深草院後深草院正元元年讓位於亀山

院至是後嵯峨院遺勅曰後來後深草亀山二流子孫相替可踐祚云々○或曰時宗斎然縱使皇統為二流分王威故計為此遺勅矣

皇統爲二流

北條時輔在六波羅謀反時宗使北條義宗殺時輔

時輔南以為繼父鎌倉之執權時時輔以不合父意之故不繼家督〔元年見〕使時輔居六波羅南方時輔固恚之窃與北條公時教時等拒通竟謀反欲殺時宗時宗風聞之遣使於京

師。告北條義宗。覬之。既反相發覺。於是義宗率兵襲時輔之館。殺時輔。於是時宗發兵殺公時教時等矣

十一年夏五月北條時村卒。歲三十九 ○元使趙良弼来朝。時宗令九州武士自太宰府追反之

按續資治通鑑曰。元趙良弼使日本到太宰府而還。具以日本君臣爵號州郡名數風俗土上。而後年元主舉兵擊本朝數回。以是想之。記牒使使趙良弼窺計地形風俗明矣。宜哉使元使不入我州矣

今年時宗赦日蓮自佐州還鎌倉

十二年春正月帝讓位於太子世仁

時帝壽二十六。在位凡十五年

秋七月前將軍宗尊親王薨 時三十三 ○冬十月元人到對馬嶋

元主為攻我朝。以忻都者將二万五千餘人寇來到對馬嶋。九州兵進防戰。元人不利敗績。編回矣

時宗祖一遍上人
相州藤澤山無量光院清浄光寺。時宗本山也
開基當山第四代呑海上人也
嘉元二年□酉二月十八日寂。壽六十三

○立後深草院皇子煕仁為太子

時煕仁長。帝二歲。先是本院 後深草院也 與新院 亀山院也 爭皇祚。欲共立皇子。時新院之皇后佶子媚時宗。請世仁之踐祚。於是時宗相計使世仁即位。由是親院憑藉皇威。恣肆政事。本院之威權漸減。本院恚怒。與新院有郤。時時宗奏帝以本院皇子煕仁為皇太子。依本院喜解其怨。與新院和睦勠力補決政務

人皇第九十 **後宇多院** 諱世仁。亀山院太子也。母藤佶子。左大臣實雄女也

建治元年冬十二月北條時國上洛居六波羅南方 ○今年僧一遍始開時宗 （正應二年己丑八月二十三日於攝州兵庫津寂。壽五十一歲）（眞光寺。亦墓）文化十三年丙子五百六十八年矣

遍字知真。伊州之人。河野七郎通廣之二男也。初在俗家極冨。適有二妾。伴幸馬。一日二妾並枕而晝寢。時兩婦之髮髻忽化二蛇。嚙鬪良久。適見大驚。拔劔斷之。忽發菩提心。絕色慾之心。上台峯薙髮。自稱曰知真。受學於西山善恵十有餘年。成得念佛之教法。自是巡廻諸州。於於四方。西抵八角嶋。東抵外濱。常口唱念佛

建治二年三月九日熊野山本宮證誠殿大權現示現授頌曰
六字名號一遍法
十界依正一遍體
万行離念一遍證
人中上々妙好華
因改名一遍任神教弘南無阿彌陀佛六十万人決定往生之札

他業對人不交餘談遍天性精勤數月不臥寢沐浴不解帶三衣弊無綴縫之心人與衣服齋之弃袖經衣人欽供食雖數日不食與乞者之心令歲來相州藤澤構道場弘念佛之旨始開時宗於是國民靡然競趨其宗之徒甚多矣

二年秋九月殺元使

元使從到長州室津浦直到關東時宗等捕之襲口斬之梟其首

弘安元年秋七月建長寺蘭溪寂（禪興寺記）

時閑山建長大覺禪師座

本朝通紀卷之八　後編　十五

溪大覺禪師本朝禪師之號始于溪

弘安二年己卯宋亡元主取正統至文政十年丁亥二百四十九年

二年龜山新院勅藤原爲氏撰續拾遺集

三年春二月殺元使杜世忠○冬十月元世祖欲發大兵擊日本

元王憤誅杜世忠使阿剌罕范文虎洪茶丘將十萬餘兵欲擊本朝高麗王睶從屬元王悉國兵援元兵時宗聞之大驚令菊池松浦原田等筑紫之武士爲防戰之備使東兵上京守禁廷帝遣勅使於伊勢及諸社祈賊徒平

建長七年乙卯六月二日東福開堂藤相國實經慶賀

下悉物怨

○僧圓爾寂傳爲見前年（弘安三年庚辰十月十七日）

時壽七十九望死諸徒乞遺偈爾使書曰利生方便七十九年欲知端的佛祖不傳投筆而逝賜謚於聖一國師國師之號始于爾矣

四年秋八月大元大將阿剌罕范文虎及忻都洪茶丘將十萬人寇鎭西九州兵擊大敗元兵得歸者僅三人

四將督六萬艘發元地時阿剌罕路得病卒於

本朝通紀卷之八　後編　十六

肥前松浦郡鷹嶋元史書五龍山博多西十里ハカリニ當リ

是元王詔以右丞相阿塔海代之未到范文虎等航海署平壺嶋移五龍山筑紫之兵防戰時風浪俄起賊船大破損三將棄堅艦遁去卒十萬于嶋賊兵設兵粮不飲食三日潔五龍山下菊池等覗其弊襲之賊兵不能拒戰悉備死被捕者三萬餘人斬首八角嶋搦之內赦于闐奧青吳爲五三人諭元王歸國時宗使宇都宮貞綱將中國之兵赴筑紫抵于備後聞賊敗然貞綱不班兵到九州爲使爲異賊襲

壬午

備矣

五年冬十月法華宗祖日蓮寂。十三日

日蓮被赦之後入甲州身延山撰一宗。遠近信嚮此宗。今歳出身延山移武州池上。居頃之寂。

今歳時宗建圓覺寺以宋祖元為開基。

元者宋國慶元府人也。姓許氏。母夢一沙門抱嬰兒與之。乃有娠。産元至誠周之見父母祝儒釋書及百玩好。見兒自為兒戲笑而取佛書。十二喪父。乃勵志投杭之南屏山剃髪。十四趨

本朝通紀巻之八　後編　十七

雙徑拜佛鑑。鑑一見許參堂。追于十七誓不出堂。提趙州狗子話。一夜四更聞首座察板忽爾悟。衆使作偈呈于鑑。々使舉香嚴擊竹頌徴之。一日元遁温州鴈蕩。時大元兵侵温境。捕元將斬之。元不動。述一偈曰。乾坤無地卓孤笻。喜得人空法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劍。電光影裏斬春風。群賊感驚作礼而去。去歳時宗聞元之實德厚聘招之。六月著大宰府。八月到鎌倉。謁時宗。時宗待遇日厚。今歳時宗建圓覺寺使元為

僧東岸

自然居士

癸未

開山第一祖。

六年夏僧東岸寂。

岸者東山雲居寺之僧也。自少壯留志於禪宗。以參禪為業。嘗以圓爾之弟子自然居士為師也。而任性無方。不髠其首。不被僧衣。或登高座而說法。或擊羯鼓踊躍。或執扇而舞。故以平日之行業人皆無得而計。人詰問不剃髪不著緇衣之故。卒然曰。無從來住所。莫出家之謂。不有出家不被僧衣髪者。長乱恃自為入道也。緇

本朝通紀巻之八　後編　十八

縄以東岸之揶為弗替拂知解之塵垢者鉗口不言。今歳寂。失其年

七年夏四月北條相模守時宗卒。

時宗壽三十四。在職二十一年。號寶光寺。其子貞時續家督為執權。貞時時十四歳。

八年正月元主詔罷征本朝。

元主怒日本之兵鏖殺元兵。詔高麗王及阿答海等造軍船五百餘艘。黎民大苦。群臣諫。江南相繼盗起。皆緣募水手造舟船。民以不聊生。乙

王不用到船成阿答海等欲以次発兵元吏部尚書劉宣者上書深言之元主納其言詔罷東征

冬十一月秋田城介泰盛謀反不成誅伏

泰盛者貞時之外祖也憑頼外孫之権盛威驕剰使其子宗景改藤氏為源氏密謀欲弑将軍欲使宗景為将軍貞時之家令平左衛門頼綱自袖争権有隙聞密策大喜欲告貞時於是貞時発兵撃泰盛泰盛宗景及其黨悉伏誅

九年秋九月円覚寺開山祖元寂

時耆秋六十一諡仏光禅師

十年冬十月天皇譲位於太子熙仁

帝時二十一在位凡十三年

本朝通紀後編巻之八　畢

本朝通紀後編卷之九

奥州會陽隱士　長井定宗　集編

起伏見院正應元年，凡三十一年，盡花園院文保二年。

八十二皇 伏見院 諱熈仁，後深草第二子，母者玄輝門院藤愔子，山階左大臣實雄之女也

正應元年 十一世宗祥真

元年夏四月，以上皇第一之皇子胤仁爲太子。

秋九月，將軍惟康親王被罷職，飯洛。

鎌倉識物忽惟康親王上洛，人不知其故，武士寄縱代與逆義之，鎌倉人流語曰，惟康親王流洛陽，時親王二十六歲，在職二十四年也。

〔按〕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滅亡矣。誠哉，君君臣臣，而上下有禮，父父子子，六親各得宜，而後上下親疏之分明，並天地位，海内以安矣。人臣恐權勢，致刑不由於君主，上下之分已壞，亂四維，三綱常已顛倒，則夜終不寢，日終不食，以雖思治安，豈能可得乎。抑北條自時政以徙世世以[illegible]之

情行陰德，使民懷己，遠其勢之強大，奔髦天孫之尊將主，作如亡其壞禮暴行，甚牧，舉矣。至于讀惡刑盜之日，高時伏誅，一族滅矣。曾子曰，出于爾者，反于爾，是豈果無天道乎。後世盍爲深省乎。

冬十月，貞時迎久明親王於京師，爲鎌倉主。

貞時爲迎鎌倉之主，遣飯洛判官等七人於京師，蓋後深草第七皇子久明親王，天皇上皇相共許容焉，於是以親王任征夷大將軍，叙一品兼式部卿，避舊將軍惟康所過之足，柄越其路，下向鎌倉，時十六歲，貞時壞前將軍舊館，造新館，以惟康之女爲御息所矣。

[illegible]八世 久明親王 後深草院第六之皇子，母者三條大臣藤原公親之女二位房子也

三年春三月，淺原八郎爲頼謀反，欲入禁廷犯帝，不成自殺。

爲頼者，甲斐源氏族也，爲人剛毅，有膂力，掠略爲盜賊，逃貞時聞之，欲收其所領，將之於刑，爲頼怒其罪，欲質天皇，償其罪，於是携其子二

中院
新院

人潛上洛乘夜騎馬直入禁闕欲擒帝帝被
衣為官女避出於是宿直士與為頼相對為頼
發矢振叙翔良久勢盡入寢殿自殺二子亦誅
殺矣其所發之矢書大政大臣源為頼○或傳
龜山院院中及後宇多帝院新見武臣執權無
尊位皇祚之數悛政務之不肆不堪悵恨有欲
圖天皇滅鎌倉恐義纖之意也三條實盛等潛
與議之於是因為頼之強弓多力使之先欲犯
帝位不成而生于斯時為頼所佩之雄刀所傳

本院

實盛之家之寶刀也武臣等怪之捕實盛問
實盛白狀曰為頼之狼藉出中院之謀反貞時
欲去本院後深草院以中院遷遠州本院不聽而
止也中院新院聞之大驚遣誓書於鎌倉謝之
永仁元年春三月以北條兼時為鎮西探題
兼時者時賴之孫也居筑前監九州時又置長
門之探題以監中國
夏四月鎌倉大地震死者萬餘人○貞時之家長
平左衛門尉頼綱及不成伏誅

初頼綱自討泰盛以往獨振於權威驕暴也其
次子安房守亦并父柄權陞也飯中為之僕身
僭曰頼綱肆行不知禁欲廢鉄將軍立安房守
爲將軍頼綱之長子宗綱屢諫之頼綱不從却
欲殺宗綱宗綱恐以父之反謀語貞時貞時遣
兵誅頼綱及安房守以宗綱流于佐州然貞時
思宗綱告父之反計之功故不殺免其罪為家
長

〔按〕昔孔夫子語葉公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
直在其中矣父子相隱天理之常也然宗綱
為人子不守孝道諫詞不聽怒而告父罪殺
之其不義孰大焉乎貞時以公法斷其不義
可也一旦放之於遠州雖似匡其不孝不殺
赦為家令遂以宗綱不為不道以下不洞察天
下罪人知善之夫君子順於天理而用刑令
也貞時順私恩廢公法後日衆人效以成風
則何以施懲惡之政乎頼綱之不忠之行宗
綱之不孝之行其原貞時啓之者歟

唐李懐光子李璀見于綱鑑巻之五十四三十三唐徳宗貞元元年乙丑八月李懐光縊死璀亦自殺矣

弑之行悪則戀弑不告父反則危君告爲
不孝之行不告則亦爲不忠奈忠孝兩全之
何乎曰唐李懐光反其子李璀屢諫之懐光
不聽璀不得止以父之隠計告徳宗徳宗銘
誅懐光之日與父共死而全忠孝宗綱有父
之不義告之可也然父之伏誅之後再出爲
家今則惟賣親求賞也矣何義乎爲右臣子
者遠深誡乎

甲午

楠正成生

二年僧忍性立天王寺石華表

性姓伴氏和州礒城嶋人也十七登東大寺戒
壇而後從南京叡尊受律学建長四年語同学
曰正令南都衆僧我尊之也東州未有人矣我
雖未得頗欲先度耳是我輩之志也乃如常州
宅清涼院閑律学後入相州時頼創光泉寺而
居爲東方民衆然偃風今歳奉勅管天王寺主
務時大門之外有衡門号曰鳥居木以材朽損性
出新意以石斬之高二丈五尺也忆素遷利濟
諸但修営伽藍八十三所大蔵経十四蔵諸

州河橋一百八十九所

乙未

三年夏四月大雹○秋九月北條兼時卒

丙申

四年冬十一月吉見孫太郎義世謀反伏誅
義世参河守源範頼四世之孫也與僧相州亀
谷募黨謀反将侵鎌倉事発覚貞時發兵捉義
世斬首於龍口

丁酉

五年貞時誅監悪者於數百人
初時宗之執政之時恐遠境遠離不及治教守
護郷吏有邪曲故挙直言茂才之者爲田国使
察國事郷吏之好悪於是守護國司縦不驕弱
而不殺判剖貞安也然后往事舊而田使耽賂
賂交通姦吏興爲横行鈔略黎民賦訊恣毒暴
故國人不安手足旅人苦往還也當此時有一
山伏遣田使之意田使怒不譲曲直冥偽兵殺
之其黨怒来鎌倉訴之貞時歎曰我不正而皆
于國政有司之有曲責任己速遣使於鎮西執
姦吏三人嗷問之引黨告輸數百人悉捉斬之
矣

六年秋七月讓位於太子胤仁

在位凡十一年也胤仁時十一歲

後伏見院

人皇第九十二

諱胤仁伏見院第一皇子母右衛門院西園寺大政大臣實兼之娘也

正安元年後宇多院子以邦治為東宮○今歲宋

僧一山寧來朝

一山宋台州胡氏之子也以禪法鳴于宋國時元主擊我朝之參心不止以貞時狐釋氏諭寧藩撫寧不得已駕舶著太宰府貞時家爲之讒捕山流于豆州時武稱寧之德法貞時大重崇

過政故老臣攝之帝

二年秋七月使北條實政為鎮西之探題

三年春正月帝讓位於太子邦治故太上皇尊號

後二條院

人皇第九十三

諱邦治後宇多院第一之皇子母西華門院源基子父氏内大臣源基定之女也

當時十四歲在位凡六年也邦治時十七歲崩

山後宇多之兩院在中院執決政事

秋八月伏見上皇第二子以富仁為東宮○北條貞時薙髮讓職於其壻北條師時

乾元元年秋九月貞時建最勝園寺以僧安惠為開山

惠生自幼稚機辯有長成之量初学儒業兼達倭漢之書常著儒衣尊後昆至于中脫儒服為僧依台宗敘法印之位貞時知玄志之識量故造最勝園寺使惠為道師住之惠累其心轉移而以僧律不為專主無幾而從還俗自號洗心子又號鍵軒然無變終身後年所著有太平記筵訓往來等行于後世矣　貞和五年己丑十二月卒

嘉元元年冬十二月前大納言藤為世獻新後撰和歌集

初正安三年後宇多院詔為世撰之今歲業成故獻之歌數凡二千八百三首

二年秋七月後深草院崩

時春秋六十二

三年夏四月北條宗方殺其族時村貞時誅宗方

宗方時賴之孫貞時之從弟也與師時爭權相惡與時時村之孫凞時為與師時姻故師時與

北條貞時
微服潛行

從一位内大臣源
通基　村上天皇
十一代之孫也
父右大將正二位
源通忠
祖父太政大臣
從一位源通光
通光ハ平親也
師之家究也

時村交通勠力執權宗方自是稱為師時抑楼
勢宗方憤欲殺時村滅其輔翼并謀師時
然時於補將軍久明之命募兵乘夜襲殺時
村時村時六十四歳貞時怒使北條宗宣宇都
宮貞綱□宗方宗宣貞綱率兵圍宗方之第宗
方防戰勢盡自殺貞時放兵誅餘黨
秋九月亀山院崩
時壽五十七
德治二年秋　月北條時範卒於六波羅北条貞

房代之入洛　令歳貞時微行諸國
貞時追時頼之先蹤自微服潛行経歷諸州欲
察民間之所愁且刺史之善悪從其好悪以□
書私記姓名一日貞時過城南之離宮入後□
求水時三十程之夫迎貞時其形容端正不□
貞時怪問姓名再三也夫曰我久我内大臣通
基也為讒倫落然余也不可怨貞時尋問所
以削其官籍没収采地曰主人無罪讒赴鎌倉
告之府君遂奏聞以免其罪乎通基召□

□非我欲奏無其欲也故是挙君之過也□
志矣貞時大感拭涙去其後又歸洛奏朝廷復
通基之官職封地其外罷策者數百人悉乱賞
罷矣
按貞時之微行所載北條九代系記野
史俗說多稱揚此事雖然將軍家譜及五代
一覽不載此行蓋可擬議之實錄然東鑑絶
筆之後策冊書之編年漏行事者多矣如斯
之事亦有脱漏數人主之善行潛搰其発露

故累載挙其事俟後君子識者審察焉
又曰北條數代之執權自專政以往鎌倉安
危之爲以立私家爲規就中時頼貞時逆謀
族者也故潛使人察民間之事訖言自封事
行求賢挙善政声者歟後世審思焉
延慶元年秋七月大將軍久明親王辭職歸洛因
時以守邦親王爲鎌倉主
貞時無故廢久明之職歸洛以其子守邦仕將
軍為鎌倉主守邦時七歳久明在職元二十

庚戌　辛亥

十年也【林學士曰】北條世行陰德以使民懷之也最久故三皇分皇統以為二流又謂遊豪而為人主家也皆棄其權也何恐之甚其勢之漸大哉所謂逋主萃淵藪者乎况主將在上待之如木偶如泥塑也何使廢易位乎已有君臣之名則無上下之分乎嗚呼義貞勇高時伏誅氏族絶滅易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誠哉上天震怒豈不畏哉

守邦親王　前將軍久明之子母前將軍惟康之女也　鎌倉將軍九代

本朝通紀卷之九　後編　十一

秋八月天皇崩

時歲二十一在位都六年

秋九月為後宇多院第二皇子尊治於東宮○冬十一月太子冨仁即位

時太子十二歲鷹司冬平為執政

花園院　諱冨仁伏見院第二之子也母顯親門院藤季子左大臣實雄之女也　人皇第九十四

三年冬十二月北條貞房於六波羅卒北條時敦代之入洛

應長元年春正月天皇元服○秋九月北條師時

貞時廟号 無畏殿 最勝園寺殿 宗宣大[illegible] 明 [illegible]從[illegible]上[illegible]相 [illegible]時 [illegible]法[illegible]

壬子

三十七○冬十月北條貞時卒

時貞時四十一歲自弘安七年至正安三年執職十八年剃髮之後十年執職都二十八年嫡子高時僅九歲不為當職位故使北條宗宣又師時等執權長崎入道圓喜之貞時之遺言爲內管領圓喜名高綱九郎[illegible]光綱之子也高時之傅秋田城介時顯共輔高時時顯者陸奥守泰盛之子顯盛之孫也

正和元年夏六月北條宗宣卒

時年五十四熙時以一判監諸政圖其時熙漸

本朝通紀卷之九　後編　十二

[illegible]哉

今年前大納言爲兼奏玉葉和歌集依伏見院勅撰之歌數二千八百三首也

二年冬十一月北條貞顯自六波羅歸鎌倉

貞顯者義時四世之孫顯時之子實時之孫也　實時者義時之五男實泰之子貞顯之祖父也　初實時居相州金澤[illegible]稱名寺性好學建文庫於寺內聚倭漢之群書及佛經納之書帙悉印金澤文庫字後鎌墨朱之印儒書用黑印佛書用朱印今[illegible]貞顯亦好

帝以倭歌被稱矣

四年秋七月北條經時卒北條基時為執權泰時孫時之誤也○秋九月北條宗宣之子惟貞居六波羅南方

五年秋七月北條高時為執權

高時時十四歲雖未執權之器以為貞時之嫡子時顯圖喜等立之

文保元年春三月高時任相模守○秋九月伏見院崩

時壽五十三歲

二年春二月帝讓位于東宮尊治

帝時二十二歲太子尊治三十餘在位元十一年

春三月以後二條院子邦良為東宮

先是亀山後深草兩院以皇統之二流即位之後為諸於恒禮也事見下然帝者後宇多院之初欲以朝廷皆相議皇統道為帝室之千統勅使到關東欲立帝之子護良是大塔宮為春宮當時不聽遂立邦良為太子也帝大銜之

本朝通紀後編卷之九終

本朝通紀後編卷之十

奥州會陽隱士　長井定宗集編

起後醍醐帝元應元年、盡後醍醐帝元弘元年、凡十三年

後醍醐天皇

諱尊治、後宇多院第二之子、母談天門院藤原忠子、參議忠継之女也

元應元年（宋仁宗延祐六年）春正月北條高時任修理權大夫○秋八月立藤原禧子為中宮（后妃傳）禧子者西園寺前相國實兼之娘也時安野中將公廉之娘廉子勝中宮入內號三位局（中宮御方三位）天皇寵愛廉子超越中宮遂為准后

二年春高時欲使長崎高頼殺長崎高資不果高資讒高頼流奥州

先是高時之内管領長崎圓喜因老老病蟄於嫡子高資於是高資肆驕傲高時擬逆高時常貪色故欲使高頼殺高資事覺高資怒以高頼流奥州自是僭振其威

元亨元年夏大旱帝出粟賑民又置記錄所親聽告訴

東福十世虎關師錬作元亨釋書

先是北條氏代々擅權恣事（見前帝紀）帝曰為太子之初憤之以為滅北條之族類為撥亂服事政也及即位倫念之時令年旱歲大饑饉於是先施惠愛於下民為之慰民心命藤原經宣出街倉之粟賜貧民且親出記錄所問下情決斷訴奏自是黎民大喜皇業唱萬歲稱仁君

○十二月高時使常葉駿河守範貞居六波羅

二年夏六月天皇詔諸儒論議五經三史○秋八月東福寺虎關師錬上所作元亨釋書三十卷

先是我朝無僧史關患世遠時隨去藏滅諸師賢德之知行作賢僧傳三十卷獻朝上表其略曰師錬乏五子之才而成五子之事熟念明時時繁昌世々多然當聖代而然書出焉豈我君文思之騰化而太平之餘標乎今夫隨珠趙璧照乘夜光久棄擲于路傍矣有一夫撥拾磨礱藉襲藏玉若有知寧不怡哉其夫不自珍捧獻于一人其人又雖感重豈無動喜容乎蓋諸師之高德不啻珠璧七百餘年不有通傳可

羅浮子之管見可謂不顧傍観之笑矣所謂堪絶倒焉

寧一山國師於太玄經來日此論甚難信 [illegible]

癸亥

謂棄擲矣師錬視斯散落弗能無撫襲如是六
敢私蓄敬上陛下弗為僭越耳乞降中書得受
官校若有可采入大藏行天下於戲璵璠之玩
弄王者之事也匹夫唯輸貢而已然則此書之
流播陛下之休也觸瀸黴纈伏待斧鑕初閲自
幼稺聰明慧才而其学義儒佛故其書立傳則
于司遷之史記其變惣論者則于易繫辞其資
治来者則于春秋其凡例者則于左公敍其志
者則于両漢書【羅浮子曰】昔漢揚子雲擬易作
太玄擬論語作法言夫子雲者醇儒也然議者
猶難之彼錬何為者也猥效易春秋乎僭上之
罪不處於逋乎雲尚如此而况於彼乎誠使天
下有是書者挙而焚之則其罪將有少赦矣

三年北条高時好奇戲

高時為人放肆以勢軽人選驕沉湎酒色且平
日聚狗犬数百使之于齧闘見以為樂因是令
諸州貢献数犬為群騎連率而争献是以鎌倉
中狂狗充満及四五千数飼之以魚鳥饜之

甲子

金鎌著之以錦繡其行路養畜之弊甚多皆
信課役於天下補之其餘反道暴政不可勝言
依民人大苦焉

正中元年春二月河内守垂水廣信遁世

廣信者勢州垂水人也為人質直好学帝登祚
勅入京勤仕於省中帝頻有恩意時帝恣奸姦
覦怠朝政竊覺之雖知犯怒而不恐於鑕口乃
由大宮大納言惟通上諫疏曰夫大君者天之
子也須當代天育萬物是故身法四徳而敎民
以五常則天下治其身不正而無教則天下乱
令君好色失其本性禍乱何遠伏冀速改之也
諫争雖非下官之事而心有所不忍因冒萬死
以上一言云云時帝深惑准后不聽兵廣信便
去歸於勢州與妻子耕于垂水帝徴不至也其
後兵部卿親王及源尊氏義貞等招之以重禄
凡十数度遂不出嚢暇著書名曰嘉丈記凡
六十五巻延文元年二月卒壽九十六歳紀廣信在
京常與藤房論學一日廣信語藤房曰宋大儒

人皇一百一代後小松天皇之御宇應永十年癸未南浚將艦載四書集註來詩經[illegible]傳來[illegible]年八月達之[illegible]於是東[illegible]不二[illegible]陽和尚始講此書然是[illegible]知誅宋註者實從岐陽藤生[illegible]之也
右見守[illegible]歟大學之首

朱晦菴之四書集註前此六年始入本朝世儒未有知焉我幸得之從尊信之令借之宜覽悉於斯書藤房諾然藤房之學雅混儒佛以汝爲與廣信不合

〔諫諍録曰〕廣信其仕而優則學者乎官間讀書殆有所得宜出處可觀也且見其間方得晦菴之書始入本邦尊信之則廣信是今日讀朱註者之師祖乎尤可以仰慕焉或問三諫而不聽則去須諸一諫而去乎曰居下位而無言責一諫尚然有非據之責何獲迄于再三

〔按〕夫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民如愛子矣如今廣信觀一人蔽女色失職位國家亂欲有民人災害不忍隱于其思慮干涯多諫諍非愛君如父愛民如子之心豈能如斯乎加之廣信一諫不聽容察機知時躬辭耕垂水邑而耕暇著書爲編施道於當時垂教於爲世可謂仕于君而忠辭去而不失其義者也吾嘗表爲本朝忠士者大概獻一二諫而不得君則慨然而決死或辭爵乞骸者剃髮緇染消其蹤以棄家名爲足也廣信也不然惜哉世之兵燹災害不傳其書也湮滅而當時乎

八

僞託居後基[illegible]廻諸州

夏六月後宇多院崩　時歲五十八

秋九月天皇誅友與土岐賴貞多治見國長等相謀欲滅北條氏稍發覺土岐賴貞到六波羅告密謀北條範貞遣兵殺其黨賴貞國長等

高時驕侈盛恣女色沈湎于酒背人望士民共怨焉帝聞之潛意宿志遂于此時日野中納言資朝及右少辨俊基等密謀之於是俊基謬謂如何而得罷朝潛身共爲此計累時台嶺僧徒有訟爭者以訟牒奏之於禁庭俊基素有文才命讀之俊基佯誤讀楞嚴院爲慢嚴院坐中聞之互目笑之俊基慚愧而出朝僞流曰以誤讀之恥辱屏居私第蟄居可半年其間改衣服潛出赴諸州之郡縣山村悉巡視城郭之可營軍

東愛情賴貞變心

士之可化之地。尋訪人民之多少。歸京圖軍事
賴貞國長等應皇記密與軍計時。又有土岐光
近藏人賴貞者。自幼黨皇之謀。及時帝叛既以
在近臣以為大亂既發。我輩遂不生於是。一日
謂其妻曰。吾與汝同結既經二歲。雖我僅死而
不可失貞烈之心。有餘同穴永求契泉下。我幸
變也。妻怪問其故。賴貞不敢隱語黨皇謀之故。
於是女以為大事自外洩達我門。於悉欲咎夫
亦就囚。不如以此事早告六波羅而贖夫罪深

多治見四良次郎　土岐伯耆十郎　賴貞國長死焉　軍

判已父齋藤太郎左衛門尉利行之許告之（時為六波羅奉行）
賴貞忽翻其心。詣六波羅告之。北條範貞大驚
白集在京之士。圖土岐多治見等之館殺之。遂
資朝俊基等之公卿使關東定命未得捕爲
二年夏五月。中納言藤原資朝及右少辨俊基因
入鎌倉
去歲賴貞國長等被誅之後。帝之密謀發覺
於是高時遣長崎泰光南條宗直於京師收資

資朝俊基下向

收捕世取也　收中字

忽楚忽之義多少　速忽

朝俊基。而使捕資朝俊基護送下向鎌倉。高時
欲譴責其罪亦誅之。然帝之寵臣。憚速誅戮。故
禁錮侍所
秋七月。帝使大納言宣房到鎌倉。賜誓書於高時
謝之。高時赦俊基歸京師。流資朝於佐州
帝聞平氏收資朝俊基大患。召吉田中納言冬
房等問之。冬房奏曰。臣想資朝俊基敢不俟白
狀。忽而令彼怒犯上。亦遂矣。不如賜璽書於高
時。以解其怒乎否。帝然使藤宣房齎鎌倉告于

讀御告文利行蒙罰

高時。高時令秋田氏受之。二階堂出羽入道道
蘊諫曰。自古天子對武臣直賜告文。和漢未聞
其例也。唯勿開以還之可乎。高時不聽。遂使齎
藤利行者讀之。文中至叡心不偽處任天照覽
之文。利行眩而殆爲不能讀。終退七日而死。高
時奇之。不殺資朝俊基。以資朝配佐州。以俊基
赦歸京師。宣房既京師奏之。於是朝廷無事。而
天皇意少安焉
冬八月。以夢窓國師住南禪寺。冬十月。前將軍

惟康親王薨

時壽六十二

嘉暦元年春三月高時因疾剃髮

高時因疾剃髮時歳二十四法名崇鑑讓職於弟左近
太夫泰家時長崎高資不可使泰家剃髮焉
而令金澤貞顯執權泰家怒欲殺貞顯於是貞
顯亦薙髮

○東宮邦良薨

歳二十四

秋七月立後伏見上皇子量仁爲東宮

三年冬十月前將軍久明親王薨

時歳五十五

冬十二月以尊雲法親王爲天台座主 是謂大塔宮

元德二年夏六月高時流小野文觀淨土寺忠圓
等於處々

初高時欲誅資朝俊基流中天皇然以有告文之
奇怪宥二卿之罪不侵京師然帝尚不解其怒
常與近臣密謀之故託宮中懷妊之祈召法勝
寺圓觀及忠圓文觀等於宮中設行關東調伏
之法加之密遣使東大興福延暦之諸山招僧
徒僧徒洽應帝機兵密計漏流聞東高時怒遣
二階堂下野判官長井遠江守於京師捕圓觀
文觀及淨土寺忠圓等三僧因入鎌倉高時令
武士拷問之忠圓文觀等不敢隱而白狀高時
大怒流之圓等於處々

○高時殺日野資朝於配所

高時怒資朝之帝謀之根源欲命佐渡守本間山 其國ノ守護
城入道以殺之時資朝之子國光小字阿新丸歳
十三與母在京師矣聞父當見殺不勝哀痛自
謂適佐渡與父同死乃請於母々泣止之國光
固請不止母不得止遂許爲使一僕從國光國
光未習徒歩經十餘日稍到越之敦賀從此託
身於商船卒到佐渡國使一老僧告本間氏以其
所由來且伏乞矜憐一見其父本間雖深感其
孝志而恐聞于鎌倉不敢允焉國光類乞之不
許資朝竟被誅本間三郎斬之也 國光竊畫本間

辞世の頌
五蘊假成形

四大今歸空
將首當白刃
截斷一陣風

一見父於生前此絶不可不報稱病留本間之館數日也一夕風雨夜甚冥奥國光倹夜更人定潜入本間之寢室覘其便時卜間假寐于外所斷資朝之本間三郎獨臥斯室國光以爲雖是非入道而直斬我父者三郎也殺之亦安得非猶僕之義乎因將入其室室中有燈火國光憂之時有飛蛾擾々集西窓國光開其窓蛾卽入内撲滅其燈國光大喜卽逼彼之卧席先以足蹴其枕三郎驚覺國光急拔刀以刺

又其孝忠ヲ感

且絶其吭三郎卽死人未知國光退欲自殺是又謂我有母不可不養也有君不可不也父之志不可不繼也君不免則自殺者不晩乃欲竊逃而門閉深池繞周無可免之地時池邊竹多識升一竹至其末端則竹自偃於池上身遂得到岸於是皇々急赴海濱追者百餘入捕來小船道歸京師〔孝子傳曰〕殺資朝者高時也阿新狙入道殺三郎恐不當歟曰然雖然高時天下之權貴鎌倉千里之危道阿新一夜之稺子

大塔宮ヨリ諸山ニ御使ヲ立ラレ御計略

如何容易效於博浪沙中之計入道不許見父三郎面斬父首二子韋在目下幼沖之人荒迷際豈遑擇其當否盡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曰然則殺三郎亦合復讐之義耶曰昔漢蘇不韋欲殺司隸校尉李暠以報父讐而未能矣殺暠妾及小兒且掘暠父阜冢辱之士大夫多譏其歸罪枯骨郭林宗論之曰雖不獲遂爲報已深比之於伍負不以優乎議者於是貴之夫欲復讐殺婦兒掘古冢固是義士之所不爲也而

猶貴之阿新此舉旨可不嘉賞哉

秋七月高時重執俊基於洛殺之

元弘元年秋七月七日大地震富士山崩數百丈

秋八月高時欲遣使於洛因天皇及尊雲法親王遷遠州天皇潜逃京師幸笠置山親王匿南都般若寺

高時爲遷帝於遠州遣使於洛天皇大驚潜出京師幸笠置山當此時台徒悉應帝勅迎天皇然時謀芒不知衆徒之眞僞故使藤師賢佯爲

楠正成略系
橘諸兄十四代孫　兵衞正玄
判官正成
帶刀正季
帶刀正行
正時
左馬頭正儀
三郎兵衞正勝

天子登叡山、以集衆六波羅之兵追攻之、衆徒壹其志拒之。應護師賢、六波羅兵悉敗歸。既知爲師賢、台徒大怒、背帝命。於是師賢亦走于笠置。尊雲親王隱般若寺。

秋八月、天皇在笠置、遣藤原藤房徵楠正成。正成至笠置、帝使正成任軍事。

帝在于笠置、勅招兵士。天下之士恐、乎民到笠置者罕也。天皇憂之。一夕帝夢紫宸殿南有大樹、蔭蔓其下、公卿成列、樹間南嚮設席。帝訝曰、爲誰設此席哉。有二童子跪曰、君欲避畔臣之逆、世間無處容玉體、率有此席、此爲陛下設也。言已上天。覺而召藤房、語之、且告之曰、夫[illegible]南木爲楠、隣國有姓楠木者乎。用之則當再興南面之位。藤房則問成就房。對曰、有楠正成者、[illegible]義文武、有名於邊鄙、以爲天授朕良將、即命藤房召正成。正成詣笠置。帝使藤房謂正成曰、頃歲東夷恣逆、擅帝畿、故爲征東夷、召[illegible]曰來、朕心嘉之。爲吾所以決勝於一時、致太平

於四海、意朕其擇之。正成奏曰、乃者東夷之濫觴狂悖、自速天棄。爲天罰乎、彼身何難之有。但戰伐之功、在智謀武策也。若以兵勢而合戰、則舉天下之士、不能當武相二州。若以謀而爭、則不過其權利、破堅而已。是欺不難、懼不足者也。無煩聖慮。然合戰之例、毋必一旦之勝敗。臣正成一人誅死于世、則於聞聖運乎何。有正成則歸河内、帝大喜焉。（傳正成橘諸兄公十四世孫兵衞正玄之子也。正玄初無子、禱志貴之神、時夢武人擐金色甲入口中、因有身、生而岐嶷、好學、善譚論、以忠誠化民、以仁義勵士也。人皆服爲正成之麾下。初年十二、從父自擊矢尾顯奉、以性每戰樹功、無其於智謀計慮。比背者也。曰、日本無雙、其采地在河内、隣帝城。帝素知正成。故託靈夢、勅藤房徵之也。）

秋九月、常葉駿河守範貞遣兵攻破笠置。[illegible]聞帝在笠置、隣國之兵來守、範貞遣諸將、佐々木判官時信、督近江丹波兵、陣大[illegible]五歲

将笠置城ヲ襲

内五箇國之兵、経先明山之後、向搦手伊賀
勢尾張三河遠江兵、過伊賀路軍城東、山陰道
八箇國兵、過市野邊山薗鄕城前、山陽道八箇
國兵、自木津川河上軍城西、諸軍合七万五千
圍笠置城之四方、従夜鼓譟開城、兵詐不應、示
城中無人之形、東兵素慢官軍、乱軍攀欲攻
蟻附、欲直入城中、時官軍張旗旌鼓譟、東軍奔
墜、東軍望見之大驚、𡗩闢不得進、時城兵之脩
足助次郎重範自搦上射東軍、東軍先登荒尾

本朝通紀卷之十　後編　十五

兄弟羅鐵怨懸東軍倍服戰不進、城兵乗弊以
之木石乱投、矢鏃連発、中矢鏃斃死不可者萬
計、東軍懼不進、屯山下圍城對守数月也、當此
時正成勤起河州赤坂城、備後之櫻山四郎入
道蕃城於同州一宮謀反、鈔掠州内、範貞遁
於西南、大周章移檄而告鎌倉、高時大驚、使
陸奥守貞直欲將諸國之兵助笠置攻兵、且
攻赤坂城、先陣已到近江、陶山備中守義高・小
見山次郎某聞東兵既鉄集、家人語曰、衆

三河國住人

方大軍攻一城而不克、抜爲矢石殪死者殆巨
萬、兎胄琳爛、名與露滅、夫爲君胃暴沙礫、素勇
士之所念也、同死戰場成勇名耳、衆諸奉之何
乎、衆皆等口曰、可也、於是義高待風雨之夜、乗
五十余輩自城背攀石壁数丈、入城中放火於
室人之営而發聞、時烈風飄々、炎煙覆天、呼聲
震山川、城外之兵亦應之、城兵大譟無所定、
從敵深谷者數千餘人、天皇出城遁匿有王山
之邊、諸卿遠不從、衆興隨乗輿之卿藤房・季房

本朝通紀卷之十　後編　十六

止二人而已、饑寒深鄕入道及松井某捜求、因
天皇納六波羅、東兵皆入城
冬十月、東兵圍赤坂城
聞東軍已到江州笠置城之陷、直進圍赤坂城、
東兵素恃大衆、且見城小兵寡、皆笑曰、破此城
也猶折枯拉朽爾、争先蟻附攻之、正成使弟七
郎正季及其姪和田五郎正遠將三百騎
丁宅山、親守城、連射之、東兵中傷者一千餘人、
攻兵小退、將就舎、正季・正遠伺之、卒馳下

楠弟
七郎正季
姪
和田五郎正遠

忽誅東兵畏正成而不虞伏兵於是遽駭正成以二百餘騎開三門出城兵撃之東兵大敗走到西川河原而止其間捨干戈器械如乱麻城兵拾之入城明日東軍又合數兵至城下欲雪嚮昔之耻蟻附攻之城中不發矢鏃若無人攻兵欲鶩起壁而入正成素搆重壁以縄維之遽東兵比到壁下則壹斷縄倒之壓死者七百餘人此未死者不知其數東兵又製革楯諸兵持之以能手拜破壁攖正成以長柄杓灌鑊

本朝通紀卷之十　後編　十七

湯附堞之兵被焦爛者三百餘人東軍[illegible]之正成憑機拒之於是攻兵大屈不敢[illegible]營遠圍之數日持城中糧盡士卒大苦於是正成語士卒曰是行亡敵晷甚多然東兵不[illegible]毫也今城中食乏且無援兵我欲潜出此城[illegible]爲君先天下亡人將立戰功者非可惜命[illegible]今陷中困賊手非忠臣終守之時不知暫避令余大功可期是即全身亡敵之計也不知[illegible]曹為如何手衆喜然焉於是正成然城中[illegible]

楠正成金剛山 十九殺[illegible]

二丈餘收骸骼于其中積薪柴於其上暫夜雨出士卒或十人或三四人留勝田直幸和田宗累同夜正忠恩地滿祐等於城令之曰比我落行數町可焚城而去焉正成潜出城行二十餘町所留之家人等燒城而去東軍大鼓呼登城見灰中之骸以為正成自殺不敢求其踪迹湯淺宗佛兵赤坂城諸事皆歸于鎌倉

○櫻山四郎入道自盡

初入道應帝命謀反據一宮搆一城鈔近郷一

本朝通紀卷之十　後編　十八

州大駭悉之入道大喜欲畧安藝備中時聞誅内之軍失利天皇囚六波羅正成自殺言白旗揮之兵悉失望落散所殘之卒皆僅二十餘人也入道大失戦威率其兵入一宮社殺其妻子共自殺

本朝通紀後編卷之十畢

佐々木盛綱七代孫
兒嶋三郎高德

本朝通紀後編巻之十一

奥州會陽隱士　長井定宗　集編

光嚴院

人王第九十六

諱量仁。後伏見第一之子也。母廣義門院。左大臣公衡之女也。

光嚴院正慶元年至同正慶二年二月凡二年

正慶元年 元寧宗至順三年　春三月常葉範貞辭職歸鎌倉。北條仲時及時益上洛居六波羅。

時仲時基時之子居北方。時益政村之曾孫也居南方。故号兩六波羅。

○高時遷先帝後醍醐帝也於隱州。配一宮中務卿親王于佐州。妙法院二品親王于讃州。

當此時足助重範季宰相成輔源中納言具行等皆被斬。萬里小路中納言藤房及季房尹大納言師賢按察公敏等皆被流諸州。

○兒嶋三郎備後守高德欲待乘輿於備前船坂奪之不果還。

高德者備前之人也。其地世稱兒嶋故號兒嶋三郎。[illegible]文手書亦如神其達武畧未嘗[illegible]

皇擄笠置之時欲應天勅征關東時官軍敗正成退散赤坂高德大失力喪志時聞天皇遷隱州集門族曰古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爲仁令聞高時遷天皇於隱州此誠忠臣效命之時也我謀邀乘輿於路而奪之事成則立功於一時不成死不失忠義之名于後昆卿曹爲如何哉衆皆然焉高德大悅與兵潛嶮隘笆赴山陽出備播二州之境而伏舟坂巓待乘輿時乘輿自播州經山陰道不過舟坂高

德聞之追天駕直進赴義旅撥坂此到衆與之入隱州高德無奈何微服潛步至隱州潛入行在所削庭樹書詩一聯曰　天莫空勾踐　時非無范蠡　守衛之武士群見不識其心達之于天覽天皇容喜之高德遂皈國

按 天皇囚賊手正成沒落赤坂以独身欲倚頽盛而天下無締義旅應皇命者到于此高德唯不失忠義也志雖忘身命欲奪天駕再張義旗可謂至忠也嗚呼夫健哉忠哉爲

徳示門族之言也就中臻高時遷天皇於隱
州此誠忠臣効命之時讓人不感然忠義乎
自然之忠勇抜古今者有出高徳之右者
如高徳之忠勇豈趣義發勇有一時之感
乎勵起天下後世之士者也然則高徳潛行
于隱州書詩於大樹未可無過夫南州不可
無學武士皆不可不讀書若守衛之一悟
此意識有天下念再機之士衛士豈急守禦
疎警固乎若警固已備保守已周察何易大
皇遁于伯州天軍早征其賊乎守衛之士不
覚詩意者幸哉

○皇子護良據吉野城

皇子ハ帝第六之子也天資勇武嗜劍術連兵衆
帝初以皇子為天台座主號尊雲法親王躬入
僧意雖着僧衣心締甲冑常勸天皇以誅叛之
事及天皇據笠置城計恩為官軍若不守天皇
有據於斯則天威是熾矣然我有過再起皇盛
親改名於護良潛在南都般若寺窃天下之慕

奔時笠置城為賊被陥及天皇遷隱州皇子倍
隆藏時一乘院侯人按察法眼好專聞皇子已
潛處率五百騎圍般若寺捜覓皇子縮伏大
般若経筥之内漸脱赴紀州相從左右人光林
房玄尊赤松則祐木寺相模村上義光矢田彦
七片岡八郎平賀三郎岡本三河房武藏房菫
丸人皆輸於山路險阻艱難無所不至經十三
日漫巾到十津川邑邑豪士戸野兵衞通皇子
築壘防護皇子戸野伯父竹原八郎亦應招
入皇子於我館保固皇子在于斯者半歳時熊
野別當定遍聞之大驚以利間之八郎之子承
愈路賁私伺欲殺皇子數矣皇子察之潛出十
津川赴高野遇時過芋瀬庄司之為皇子置關
守遮行路至于斯無奈何矣相議曰堂々關防
難破碎不如誘賴于彼而通乃皇子入芋瀬之
館芋瀬拒不納皇子於我館使人語皇子曰臣
與武命欲止君於斯然君投躬於臣臣不恐防
止然欲順皇子之命則無於武家處陳謝焉

三傑
則祐　孟之舍之義
平賀　陳平之謀
義光　北宮黝之勢
孟之舍北宮黝　孟子卷二六丁公孫丑上
北宮姓黝名　刺客之流
孟之舍勇士

君之戚章哉不然賜左右近臣之首一二級與武家矣皇子默然無言時則祐進曰見危致命所士大夫之守也願可賜我首於彼拔佩刀既自殺矣平賀三郎止之曰想君之爲股肱共甘苦嘗艱難者莫人不欲代君之大事乎然君既待危難之期者此危難當此時爲纏者君以殺之爲快乎不如賜靈旗矣皇子大然以錦旗賜芋瀨芋瀨解守皇子行一二里程村上義光有事後皇子之行途逢芋瀨義光見芋瀨之奴所持

之旗怪問芋瀨故語義光大怒叱之曰謂良親王賊徒征討之首途汝當皇防之我執持旗之奴夫投于二三丈勇氣甚盛芋瀨懼不逞一對義光奪取其旗追從皇子皇子大喜謂左右曰則祐之忠守孟之舍之義平賀之智得陳丞相之謀義光之勇淩北宮黝之勢天以三傑福于我豈不治天下乎既到玉置庄司之館玉置恭應我命聞皇子之潛行塞道置關止往來皇子是聞今節矢田彥八於玉置之處說謂開闕

解守之事玉置不敢背親欲殺二使二十士察時氣走出玉置之兵追之甚急二十士對玉置之兵持戟數刻居岡被二瘡顧謂矢田曰我既被瘡死于斯公速還告急矣言畢入敵中闘死矢田走還告急皇子變不可遁命左右曰我既自殺也死則皮面抉眼毁軀賊知吾面欲使天下之義結不失望也既玉置之兵遮通近時餘野長瀨六郎及七郎率三十餘兵來援皇子於是玉置之兵大狼狽皇子脫急今月入吉野城

夏四月正成再出自金剛山圍赤坂城湯淺定佛叩顙降五月六波羅使隅田高橋將二千騎擊之正成逆戰天王寺大敗京兵

正成去歲循赤坂城隱金剛山之奧觀心寺避時變時聞護良親王拔吉野城大悦率五百餘騎急圍赤坂城時城中食盡城主定佛使人夫五百人乘夜輸粮向紀州阿瀨河正成聞之潛遣兵待不目峠奪之所奪取之以俵粮更入中冑使選兵數百卒個夫擔之或負馬至城下正

成又詐出兵爲欲奪之形城兵不悟出迎見以爲正成已拔城糧出護之納城正成之兵入城中俟撫發蹶城下之軍亦應之發鯨波定佛大崩章知其不勝乃降正成正成合其勢一千人漸又張兵勢於近郷進出張住吉天王寺時益仲時聞之大驚將隅田高橋發七千騎擊正成正成聞京兵之嚮使六千餘騎分爲四隊以精兵三隊隱伏天王寺使羸弱三百出於渡部播南軍隅田高橋望見輕其少弱渡河直進擊

之正成之兵不敢戰捲旗潰走京兵乘勝追之竟陷伏之中於是三伏均起應戰京兵悉遽亂正成連進追擊京兵倍潰半沒渡部河水溺死者甚多隅田高橋漸脫命宵歸于六波羅時兒童謠之謎曰渡部水浩々滔天既沒我橋逐及我田隅田高橋聞之倍慨焉

秋七月正成軍天王寺六波羅使宇都宮公綱及紀氏清氏等擊正成正成不戰退去公綱入天王寺而屯數日率兵還正成又入天王寺

正成勝隅田高橋其威振遠近屯天王寺兩六波羅使公綱伐之公綱曰大軍已不利而遣我今以小勢往可謂万死一生雖然非所可辭乃受令以麾下七百騎馳赴天王寺和田正遠聞之欲逆戰聞正成曰六波羅怒隅田高橋之敗今又使公綱擊我也彼之軍不過六七百人向隅田高橋之七千尚奔之況於宇都宮乎逆擊敗之正成曰凡戰之勝敗無在大衆無在小惟在士卒之同心與離心所謂劉將寡見小敵

怯見大敵勇是也向者大敵敗北宇都宮不鑑若斯來欲攻我者彼忿受忿身不顧生者也然彼之時勇非素立勢不能久不如避其鋭與鈍由五日遠攻其心彼輩勢竭而生退心乘其懈擊之蔑不勝矣是不戰而避之術也今若急之彼弊力死戰其士卒七百同心伐之必危也夜將曉天敵漸到爲早可去此與和田及湯淺等退天王寺之陣公綱更入天王寺乃令人告六波羅六波羅聞而大喜數日而正成集聚兵

太平記云
未來記

數千燒篝於山山爲襲來之風勢宇都宮及紀
清動兵待正成之來到四晝夜勢氣大屈然正
成不敢對唯每夜皆其烽耳紀氏清氏共見火
愈多勢之愈盛謂公綱曰正成率大軍襲來在
於近以我敵彼大不亦難乎不如早還京師
是所以不失前日之功也公綱然之夜半率兵
還厥（翌日早天）昧爽正成又入天王寺

秋八月正成詣天王寺閱秘府見聖德太子未來
記識文

本朝通紀卷之十一　後編　九

一日正成獻駿馬三匹於住吉社獻白鞍馬又
太刀白鞘甲於天王寺傳聞當寺有太子未來
識文伏願見之寺僧許諾之闢金軸之書乃書
寫令時治亂之記一編而示之正成大喜披覽
之其文曰　當人王九十五代天下一亂而主
不安此時東魚来吞四海日沒西天三百有七
旬西鳥来食東魚其後海内歸一云云　正成見
識詞悦曰今也固當若識文我君再踐祚在邇
耳聞者僉悦服傳至都下於是歸正成者彌多

村上天皇之後胤也
六十二代村上天皇第七皇子具平親王六代之裔從三位季房宗

師季（正三位左中將）
季方
季則
頼則
則景
家則
久則
茂則
則村（圓心）
範資
貞範
則祐
氏範

矣東軍聞大失望〇或傳正成勝京兵其威漸
震遠近天下跳濤洶洶東西之安否之未氣未
決正成託識綱欲定天下之疑氣故興時恐事
主吉利大師勢計作識文密納寶庫乎抑不知
而請之者

赤松圓心起兵於播州

圓心者出自村上天皇累世領播州使用庄爲
人奇赤驕如不有下風有三子長曰範資次曰
貞範季曰則祐各皆有將畧就中則祐之智策

本朝通紀卷之十一　後編　十

長一見則祐初從護良親王避危難事見前年親王
迫據吉野城奉命皈於播州勸圓心々々可其
旨乃占歲筑苔繩城據之時東軍攻千劔破城
不利頓兵於城下察六波羅兵少也苔繩軍山
里梨原間塞山陽山陰之通路於是備州及安
藝周防之兵應六波羅之命擊圓心圓心使長
子範資前迎擊之範資浔丹波之兵大敗
之擒其將二十餘輩圓心不敢誅之解縛遣
之於是伊東大和次郎感其恩忍屬圓心築三

石城、伊東塞西國之往還、絶京師之粮道、圍心
大喜、還播州、地圖中之兵雲集響應、從圍心
圍心進據摩耶城、略國内、自是播州之地悉叛
應圓心、之威勢大振矣

年春二月東軍攻落赤坂城

夫歳高時聞東西南北官軍大起、令即國招兵
乗會鎌倉之兵、都十八万餘、高時使名越遠江
守公篤・大佛陸奥守貞直等将諸軍、嚮京師東
軍發鎌倉、到京師、分兵三、一從階堂道蘊、圍吉野、

城、護良親王在于此城　陸奥右馬頭圍金剛山
彈正少弼向赤坂城、正成家人等守之　三將各發京師
然時赤坂先鋒人見四郎入道及本間九郎資
貞等矢鏃未捩拔、懸直到城下戰死、既諸兵進
到城下攻之、城兵固守、數日城不拔、攻兵攻兵
連營屯山下、時播州人吉河八郎知城中之用
水自南山以樋入通銅水、乃與諸將相議使人
穿掘山腹二丈餘、亦斷樋塞流、自是城中
水乏、守兵悉苦于飲渴、城中之軍監平野將監

入道語衆曰、城兵渴水十餘日、無由戰、力不如
請降下、歇軍待時、而雪憤辱、衆皆然、焉於是城
兵悉降東軍、東兵部諸之所降之兵縛二百八
十人送六波羅、六波羅悉斬梟二百八十餘人
梟六條河原

東軍陥吉野城

東将二階堂道蘊將二万四千余攻吉野城、吉
野大衆八万死守戰、依殺日、城不落、東軍不易
當屯城下、窺于城機時、城導岩菊丸吉野執行若

窺城背阻其固、而少守兵、放間候之、間者岸某
出、攀一谿時、狐狸走廻、群鳥飛鳴、旗亡、於是察
空旗幟敵之計、告岩菊、岩菊大喜、與諸將約相
圖、自率家人乘夜攀險坂、附城壁守兵果然
明、諸方攻兵鼓譟登城、城兵险守防之、攻守甚
疾、於是所伏之岩菊之兵起城背、發火亦兵受
敵於前後兵變、攻兵乘勝、擁進逼宮殿、護良親
王自取長刀左右精兵二十餘輩搏戰數百、勇
勢緊熱、不可當、東軍懸避、親王被疵數所、流

血盈前不扶言笑自如坐戦跡寔木寺相模貫
賊首於鋒頭起歌舞曰戈鋋降劍戟如雷光磐
石飛岩似春雨然不延天帝之身却破修羅
之身坐宴之兵食諷烟火騰目不暇聞聲連逸
耳猶不聞十卒見死如飯時村上彦四郎義光
來謂親王曰賊軍已強城已陥願吾賜君之鎧
刀脱譲之于斯親王潜出於城親王曰汝自初
從于南紀之厄難苦備嘗矣我聞汝以死令貪
汝何免不敢死義光大諫曰君為天下起大事

居此困危君死于此有親人為脱之功武君
已繋國家之大事豈為微臣一人輕其身乎自
起解親王之所著鎧之上帶親王遂謂義光曰
我若死供泉下若不死吊汝之冥福潜道出
城義光大喜佩兜鎧傳旗登櫓称大塔宮自
殺西方之攻兵供呼万歳集一所親王脱急走
天河時岩菊丸察親王之城道率五百余兵追
追之村上兵衛蔵人義隆支之曲道躍踊切敵数
十人賊兵辟易不敢進義隆防于爰半時程敵

寄手ハ軍勢百萬余騎野ニ満山ニ漫リテ城ノ四方二三里カ間ヲ取巻

麓ヨリ城ヘ僅ニ町　四方ノ廻リ一里ニタラスト云ヘトモ谷深ク崖峻ク

東西ハ長ク南北ハ

十人ニ足ヌ小勢ニテ防キ戦フ

不敵十七

巻十餘箇所走入林藪自殺於是親王脱急初
義隆見父義光之自殺將從其死義光省止曰
呼汝過同死共君大事死于爰有何用乎義隆
不得止至于此果父之諫

按義光初從皇子自廻歴南紀之間一征百
戦万危不顧其身遂以命代君之大事真千
古之英雄可謂獨歩前後護良先以義光比之
宮戦宮戦猶有勇無義如義光父子勇也忠
也轟然傳万世漢有紀信我朝有義光乗人。

謂其忠之雄方乎

○東軍囲千劔破城

紀正成聞東軍大軍上洛以為以小對大不如
使嶮難潜避兎和河二州也隨據千劔破古塁
守焉為其地勢乎東西帶深谷先矢石之便南
北連金剛山高峯峙立頁青嵐西北絶比之地
也既東軍大將大佛陸奥守率二十四万餘兵
擧千劔破其兵称百万兵勢振山谷直到城下
時城中守兵僅三千東兵慢小敵携行伍職附

圍攻數日正成順撫對守故以攻兵日火燒之
昔以万計東兵疲屈不攻敢城建營於城下對
守既相議曰山顛之地不可有水疑汲澗水令
名越越前守守澗水正成築城之始見山峯有
漏水以漏桶汲之滿器計其漏出之分考水用
之無不足矣又製大櫃置諸營之軒下霤而自
之霤為用仍水用不乏久城兵不出汲澗水名
越之兵以為不汲澗水守正成伺其困嘅垂
曉令選兵二三百而出自城襲名越之陣名越

之兵大驚捨旗幕走正成之兵所舍之收旗幕
入城翌日城兵張名越之旗幕於壘上半名越
之兵率笑名越大慙怒曰汝曹那為不邀死衆矢
則死此我將先死冒嶮附城壁正成之兵自城
上下木石名越之兵悉墜死東軍殊恐正成堅
溝壘結營對耳城兵倦無為大軍時正成稱
依藁人被以黑衣夜繞城外至晨明自後叫
文兵望見以為正成食盡出爭進擊之正成發
矢石大發之如此驚敵連日其後精兵遞二百

餘人出城下樂翻明發声東兵為藁人笑不設
備城兵窺其無備急進攻營東兵驚遁走城兵
收器械矛矢歸城東兵怒集散兵又到城下巧
為數十丈之雲梯而渡架城岸輕捷之徒數千
人爭進渡長梯援遲鈍亦從登鼓聲東雷霆雷
呼動天地正成以乾草製松明投梯上數千人
彈灌油焚之所登之大兵欲進炎烟熾不得進
欲返後陣大勢迫塞進退大失度時梯梁自中
覺折雲梯一時墜所登之兵悉從溝墜死者數

千人東軍更術攻之守摧應機擲之東軍攻術
已盡時護良親王在近御令野士絶東軍糧道
塞往返之道故東兵大疲倦避還者十而八九
今圍城之兵僅五万餘人也

本朝通紀後編卷之十一　畢

執柄之五家

近衛　鷹司　九條　二條　一條

大織冠鎌足十七代

頼通　藤原忠通　法性寺

基實　近衛殿　基通　近衛殿

松殿　基房　師家

月輪殿　兼實　良經　道家

兼平　鷹司殿

仁治三年壬寅　良實　關白

寛元四年丙午　實經　關白

建長四年壬子　兼平　關白

先是近衛、九條、二攝家也、以後爲五攝家

教實　九條家之祖

良實　二條家之祖

實經　一條家之祖

頼經

鎌足二十一代
○太政大臣藤原兼經、鎌足二十一代之裔、近衛家一流之祖

鎌足十六代
藤原忠通

六條攝政基實　基房　兼實

宗實

兼經　兼平

五攝家

近衛　九條　二條　一條　鷹司

正慶二年癸酉夏五月足利高氏赤松圓心等兵定京師仲時時益伏誅新田義貞取鎌倉誅北條高時北條氏滅亡
元弘三年癸酉五月廿二日北條高時并一族合二百八十三人於東勝寺自害
正成送書降公綱[illegible]
正成降千破劔寄手諸將
六十餘州巻く旗を合せる如く同時に軍起て四十三日の中に皆滅しぬる業報の程こそ不思議なる[illegible]僅

本朝通紀後編巻之十二

奥州會陽隱士 長井定守 集編

起後醍醐帝正慶二年六月 盡後醍醐帝延元元年 凡四年

後醍醐天皇 重祚

三年（元弘、元統元年）夏六月以護良皇子任征夷大將軍

筆

帝雖復祚護良未入洛在志貴山聚兵帝使右大辨清忠諭皇子曰四海已定天下服皇化然卿

不賀大統在畿外備兵何故乎且四海騒亂之間為濟危纏佩戎衣世已還太平速解兜鍪可受門跡相承之業皇子對清忠曰定海内一時無運籌帷幄雖在陛下之聖德且因微臣之功歟而足利高氏才誇一戰之功欲立志於萬人之上今也乘勢微不誅尊氏則有噬臍之悔歟夫涓々不塞將為江河熒々不救炎々奈何一賊亡一賊在是前門拒虎後門進狼也以所臣之不釋武也且剃髮之事由陸減一時天下

雖無風塵殘賊猶竄身窺隙者充山野當此時臣棄武業還僧律于城朝家衞禁廷者誰乎臣黒衣而守一門跡元帥武臣守朝家國家之用何乎清忠服命帝復詔曰冠萬人衞朝廷可也誅高氏不可也想夫彼不忠何乎朕雖不德棄世運所叛然草創半諸士尚拘恐懼至是誤刑功臣天下之士豈有泰安之心乎於大樹之任可遂然其請於高氏誅戮暫止之則發使第以[illegible]任征夷大將軍於是皇子率兵入洛

【按】護良為朝廷經歷和紀之間險阻難艱無所不究謀慮勇斷無所不至四海齊定神器還皇致者無苟非皇子之功者加之尊氏至存異志欲早悟除其暴可謂明矣惜哉其計[illegible]而傳聞救家良策却害其躬護良寧欲[illegible]二[illegible]替志不顯其情審彼反謀之實奏[illegible]傍討之可也皇子之計慮不至于斯以如清忠之姦卿卒爾奏大事曷自義之邪佞惟后之功言不構誣口拒其奏乎[illegible]

准后之悪、固不足道。護良亦招延其讒者、則

或曰、夫乱日浅者治之亦易、乱日久者除之亦難矣。尊氏之強大、當此時不討、至今周狠深蔓、而朝廷安克為討伐乎。曰、宜也。然未有君仁不懐者、未有君義不属者。護良諫天皇、以道徳仁義使民心帰朝廷、使天下億兆之人撥乱害、雖足利強暴、誰與為其悪乎。嚮天皇不論其言、有人怨衆畔、護良自縦專擅、衆懐忿、而后與正成義貞等之諸将相計討

之矣。嘗正戈争夫図之、有前後為之、有本末、可歎哉、失護良之本末之計矣

秋八月、欲使洞院實世等為上卿賞群士之戦功、不成而罷

帝以實世擢上卿、将定軍士之功、行恩賞、時戦士論勲功、立支証、望賞者以千数、有忠懇功不誠、不思不功之輩、媚諂實世、干封、故数月渥賜賞者、僅二十余人也、而尚以非正賞、帝怒、奪徒輩之封、将罷實世之判者、而以中納言藤房代

之藤房無偏無頗、欲正忠否、定賞功、時耶曲倖姦之曹、賄准后、達内奏、阿寵姫、掠皇聞、於是無忠浮賞、無功賜禄者多矣。藤房数諫之、帝不可。藤房患称疾免、帝復使九條民部卿光経嗣藤房、光経明決拘勲、欲賜封戸食邑、時闕地皆為皇子之領、或賜郢曲妓婦蹴鞠官女等、匪可賞功士之地、光経無奈何、辭由是、太功忠勲之輩見不主戦功、政道之不正、皆失望、帰于郷里矣

○高氏叙従三位、賜諱字、改名於尊氏

建武元年春正月、作大内裏

天下一統之後、帝驕傍逸遊也。於是佞卿伺帝顔、阿上意奏曰、夫天子以四海為家、禁内非壮麗、無以重威。願營宮室、廣皇城。帝可之。然造宮殿、藤房諫曰、大乱之後、人疲民弊、力役不止、農桑失業、禹卑宮室興、秦作阿房亡、何舍其興、従其亡乎。帝不聴、新作大内、費藝両二州之入、税諸国課二十之一、為経営之用矣

春二月大封勲功之諸将

諸卿相議曰、継乗軍卒之恩賜至遅滞、先於大功之諸将可定其賞、以尊氏為功第一、封于武蔵常陸下総、直義于遠江、義貞于上野播磨、義顕于越後、義助于駿河、正成于摂津河内、長年于因幡伯耆、[illegible]余封賞各有差、時圓心遇准后之讒曰、僅賜佐用庄一所、且停自初所補任之播州之守護職、圓心大憾之也、初護良與圓心約、汝有盡忠於朝家、賜備前播磨之両国、圓心

以死力盡忠於朝廷、於是護良逢帝聞、帝自総上賜綸旨、有可賞両朝之勅約、造大統護良奏将封二州、時護良與准后有郤、故讒圓心拒護良之奏、於是圓心陥准后之口、[illegible]其功矣

夏五月以大将軍護良親王謫于鎌倉

護良忌憚尊氏之有異志、故欲潜集兵戮尊氏及直義、尊氏畏怖賂准后、構於謀[illegible]毀護良、其辞佞然所不至、帝大怒使護良[illegible]護良憂献書屢謝無罪、然其奏為佞[illegible]小

逢帝聞、遂使直義護送護良、配于鎌倉下獄

以成良親王任征夷大将軍居鎌倉

成良者帝第八之皇子也、継護良親王居鎌倉、以直義為執権輔親王、於是直義挟藉皇威倍[illegible]権勢

[illegible]年春白雲州献龍馬

[illegible]歳造営内裏、新建馬場殿、帝毎幸此殿有歌舞蹴鞠射弓競馬之戯、時雲州之大守塩冶高貞献龍馬、其相異常、聳骨高筋少脂肉、鶏頸而

長鬣龍背而連毛耳、似削竹、瞳如夾鏡、令之卯出出雲冨田至于京、著其道殆四百五十六里、帝悦曰良馬也、幸馬場殿、則令本間重氏乗之、重氏以鳥攢四蹄則可令在雙六之盤上、一[illegible]可令越十丈之溝、若非天馬争如此哉、帝問[illegible]於群卿、僉曰吉也、帝益悦、藤房嘿至、帝又向藤房曰、支那屈地之産、項羽之騅有一日千里之名也、於本朝未聞之、而今此馬出来、是何祥乎、藤房對曰、天馬之出于本朝、其吉[illegible]

難勸、雖然退而惟之其不吉也乎臣謹案漢書孝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安之乎與道路費還馬且夫周之方衰也房星隤為八駿之怪穆王乘之四荒八極莫不周遍王肆其心而久不返周于此祭祀廢朝宗缺兵所以漢帝却之而興所以周王愛之而衰一吉一凶的然在焉臣伏以由来尚矣也雖然天未棄若故降此妖災而示戒者也幸陛下監

之令也乘兵革之餘衰黎人困天下未安而上溺然亡執政無吐哺而接人之禮下之阿旨故無上疏以正主之諫故以男女之謟有不得見者奈何下情不上通之故也悲乎元弘大乱之始天下士雲萃響應更無它此皆欲以一戦之功受數郡之封也太平之後望之者不可勝計然恩賜未遍故愁訴忽熄而共默止者也當此時新太内其課甚多其數不知幾千万也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illegible]

知之何且天運膺圖逆徒雖亡然定天下安陛下者尊氏義貞正成圓心長年也譬諸漢功臣則蕭何曹参陳平張良周勃之流乎其當論向義立忠思義豈可云長短計校于其間乎然圓心一人陛下不及恩賞何也賞中其功則有忠者進爵當其罪則有咎者退嗚呼今政道非歟弊中抽賞之功僕有似反論言之掌今若有平氏亡國之燼為木兵竿旗之事者則天下之士卒荷擔杖戈而不速来也必矣抑又臣案天馬

之所用不足以為用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是豈用天馬也今也兵革之后兼平之世愛此奇物此又非所以武王之歸馬于華山也書曰玩物喪志珍禽奇獸不育于國犬馬非其土性弗畜是召公所以用訓武王若又於有所用之則大乱之用而非太平之用也然則吉乎不吉也願陛下明監穆王之所衰漢帝之所興又永惟武王所以歸之召公所以訓之也然則是所以隨天意也若隨天意則禍災速消

禎祥畢臻。故天所以見災者、是諫責君也。逢災而不改、則天永棄之。故未有天時人和而不興者也。未有天棄人畔而不亡者也。今客星之精下為此馬。而君悦之。此所以蕩君心也。所以天見災也。唯乗陛下弗貴異物、而貴賢人、行逸豫而行仁政。是則所以隨天意也。然則天下之幸甚也。帝不寤、作色。諸卿皆黙然。由是寵其見宴矣。

逆鱗

春三月。前上卿爲里小路中納言藤原藤房隱于北山。

時帝逸遊尚不已。藤房諫數度。帝不聽。藤房退而言曰、吁已矣乎。遂有欲遁世之志。時帝幸八幡宮。藤房從之。因言帝曰、龍逢比干之諫死、死而不悔。伯夷叔齊之餓死、々不慾。陛下亦愚之乎。帝從不寤。於是藤房謂人曰、爲臣之道如斯而可乎。遂解冠服、剃髮潛隱于北山。岩倉帝大驚、詔父宣房、令追之。宣房行北山求藤房、遂不得。大悲泣而遂。帝愁悔焉。初藤房將去、潛招正成

論議移時、歎息曰、方今喪乱之後、以民之膏血大興土木、善政無聞。其論功行賞之當實失。宜以足下為第一、義貞宜次之。且赤松父子舍生苦戦、六波羅之亡、彼功許多。然嘗非鶏司晨之時、尊氏以微功居大功之上、而赤松父子賞恩不及。臣救諫之。然大廈之將顛、非一木所支。我將去、從人臣之禮。足下武將、其義不可去。宜益忠慮報國。正成流涕曰、其非不如時事。然握兵之大權、當與國同存亡。相共拭泪退。不幾藤房去。正成聞之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悲夫、大亂將興矣。

諫諍録曰、易所謂豐其蔀、日中見斗者、其藤房之謂乎。時當成豐明、當立功。唯六五之柔暗不正、不足資之、則獨明不能成豐、猶如日中見斗。可勝歎哉。三諫十論、都不見納。義當去焉。於是視棄其義官重祿、猶如敝蹝而遁歟。西山于嗟之詩、傷南土沮徂之情。可謂義之盡也。讀耕林氏曰、藤房遯去之、亦所以諫之也。猶庶幾帝之驚而省、而驚而改之。蓋其惑歟。

三諫十論

秋七月北條時行起乱於信州入鎌倉直義弑護良皇子奉成良皇子出奔鎌倉

時行者高時之次子也幼字亀壽丸初高時逮自殺長子以邦時屬五大院宗繁以亀壽託諏訪三郎盛高曰我令將爲敵死汝曹苟有忠志莫殉死願匿扶挈子竊時再起兵報我怨二士則許諾抱持幼子遁戰場時宗繁殺邦時降官軍盛高能扶持亀壽匿信州潛促平族之餘黨群國之平氏悉應盛高々々大悦使亀壽號相

模次郎時行勒起于信州欲攻鎌倉直義大驚使渋川刑部太夫小山判官秀朝將兵撃之秀朝等軍武藏国與時行戰官軍戰而無利小山渋川等戰死餘軍大敗走直義又使新田四郎帥大兵防之上野利根河新田々兵大敗績時行盛高等倍乘勝自三方進入鎌倉紅旗蔽野鼓声動地當此時鎌倉甚不靜與時行不佯於是直義携將軍宮没落鎌倉時直義以爲令也時行數雖乗其利城亡不幾於終爲

盡當家人護良也則使家臣淵邉伊賀守私弑護良護良薨二階堂之獄中

秋八月帝使足利尊氏撃時行時行軍敗伏誅

直義遁鎌倉也兵於參州矢矯馳使告急於京師帝大周章詔尊氏討時行尊氏奏曰莫任征夷大將軍管領關東征東州帝輙詔尊氏任關東之管領將軍之請有可依戰功之勅約尊氏大悦率五方人發京時行聞之船與盛高守鎌倉使名越式部大輔將兵三萬與官軍逆戰遠

州[illegible][illegible]中山賊軍大敗名越等闘死殘兵北散尊氏追北入鎌倉時行盛高帥師戰尊氏又敗賊軍時行盛高勢蹙自殺餘黨皆遁亡東州漸定矣

○尊氏自立任征夷大將軍

關東平均之后尊氏誇其功讙初帝勅約於大樹之任可依東征之功令也一有敗大寇斬時行在其勲孰出我右不逮迎勅許則自立任征夷大將軍肆賣爵剿掠新田之族所領之地賞

軍士義貞聞之怒棄尊氏之旗在所領之地
家士自是新田與足利相確執不停於是尊氏
遣使於京師獻奏狀毀義貞義貞亦上書奏尊
氏之詐偽及弑護良之罪至是帝始知護良之
冤大怒下尊氏征伐之詔於義貞矣

冬十一月帝使新田義貞將諸軍擊尊氏足利直
義率兵戰矢矯鷺坂之所々直義軍敗歸鎌倉

聞義貞率大軍東征直義與諸臣於尊氏之第
議軍事尊氏大恐曰令我蒙朝敵之名者在弑
護良下教疏於諸國之兩事惟一非所我識謹
奏無罪之赴若亦至難解天聽圖頂黑衣謝其
罪耳於軍事非所我與聞勿敢議不聞諸將聞
之失色經一二日就々木道譽謂直義曰傳聞
義貞之大軍入參遠然我兵忙然送數日踰難
所於敵有噬臍之悔乎不如君率兵待之而戰
直義然之從兵進軍參州矢矯河義貞帥六萬
騎臨河陣直義兵直渡河戰義貞鳴鼓躍馬衝
戰直義之兵不利卻陣鷺坂義貞逐攻之直義

入退兵屯手越河原義貞進迫大戰直義謠
俱敗鎌倉義貞續入伊豆府休兵尊氏聞直義
之敗軍大患斷髮入建長寺於是所集鎌倉之
兵益失氣無防敵之意時上杉重能與直義
計書謀疏二三通稱所賜諸列之綸旨示尊氏
其詞言足利尊氏直義以下之一族誇武威輕
朝憲所被征罰也縱雖面縛[illegible]出隱遁謝罪不
可寬刑代々尊氏見謀書謂不可免乃脫法
衣着戎衣於是諸兵大喜兵氣漸盛也軍士懍
至及二十万

冬十二月尊氏直義率軍與義貞戰箱根竹下之
處々官軍敗績還京師

尊氏帥十八萬騎發鎌倉陣竹下直義將六萬
軍箱根峠義貞聞兵於伊豆府上將一宮中務
親王以脇屋義助爲次將將七千餘騎對竹下
之敵義貞將七萬向箱根峠義貞之小將菊池
肥後守武重先鋒破賊砦固舟田義昌
揮士卒進旗戰義貞亦登高鳴鼓助鋭氣義

之軍殆奔時竹下戰中書王之幟下不堪其勇
不待將令大言互進尊氏之甥十士岐賴遠亦
拾負則等大呼苦戰於是官軍少却賊軍乘勝
急突戰中書王之軍大破遁義助怒以遲兵當
敵數回然大軍難拉軍潰西走尊氏增進入伊
豆府迫義貞之後義貞之軍遽驚不戰北散殘
兵僅可百騎義貞却箱根菊地武重等追屬賊
軍遮路戰義貞之陣下入万死當敵數度苦驅
破出西義貞尚集散兵欲途拒敵天皇發使節

召義貞於京師義貞不得止引兵歸京義貞初
至于尾張之時甲斐源氏下山某及加賀義某
說義貞曰今度君無戰利東士悉從尊氏者無
他以皇家而蔑武家之故也獨將軍自立則翻
旗旌則衆悅歸之實中世之賴朝也何不圖
義貞曰吾於君無恨皆順欲逆天下豈爲知義
者乎二子連勸之義貞遂不可二子無奈何去
船田堀口誠移書告關東諸將以義貞自立或
田玉壁宇佐美小山佐竹桃井石堂小笠原二

浦土岐川越狩野松田川村武藏七黨皆奉
誓詞以憑由良船田與二子同奉之勸自立義
貞曰彼等棄我從賊令知其故然雖君不爲不
可臣以不臣我令討賊不克自以爲恥况爲賊
乎其取恥而榮不如取義而死也船田等流涕
而退二子留一通書去從尊氏

○赤松圓心謀反起兵於播州

按圓心爲朝室自起兵以往沐雨櫛風之勞
不顧其身故碎強敵陷堅陣數度可謂冠時

之勇將也惜哉追朝廷剖符封功將之時爲
佞臣陷惟不得賞賚自是恨朝廷怏々遂謀
反兵圓心之狗反謀實依不被帝顧之圓心
者乎雖然怒不廢禮怨不棄義臣子之常也
圓心有憂世忠君之誠不可觀帝恩之淺深
然圓心不顧公義之可否怒不及恩賞之其
身叛棄人臣義由是見之圓心之戰功出名
譽利貪之際者可知古人不謂乎人臣爲利
祿而致忠其忠不益宜乎圓心之大功陷一

歸之乎哉

朝敵大起諸州

起細川定禪於讚州佐々木信胤於備中富櫃於加列河野於伊豫厚東一族於長門熊谷於安藝冨田於出雲波多野於伯耆矢部小幡於因幡大内之黨及江田弘濔三善等於防州欲寇京師於是京師大騷動群国悉惣恐也帝大駭詔義貞正成長年等諸將使設拒賊之備矣

延元元年正月足利尊氏率大軍入京師天皇避

賊幸叡山

尊氏帥大軍發向京師旗旌亘數百里塵煙蔽天號爲八十万帝詔諸將拒尊氏於是長年率出雲伯耆因幡三州之兵三千軍于瀨多正成將大和河内紀伊和泉兵五千餘騎守宇治大友千代松丸宇都宮泰藤長九郎左衛門按察大納言文觀僧正等之兵七千餘騎以義助主上將軍山崎義貞將里見鳥山山名桃井菊池結城之兵一万騎屯大渡尊氏進與義貞戰後

三井寺の衆徒ヲ定禪ヲ援……

顯家延慶元年戊申生

延元三年戊寅北州顯家卒年二十一

負屢摧東軍賊軍不能進戰隔河空數日於是細川定禪帥四国之兵六万騎以赤松範資爲先鋒與義助戰山崎義助防不利大振復歸洛賊軍進入京義貞聞東軍入京師以爲賊徒狼藉禁内乃弃大渡退賊軍相續入洛帝避賊幸叡峯義貞正成等之諸將各守衆與登山上長年聞山崎之軍敗績帝幸山上以爲直到山上不（後維背ヘ）武也從麾下二百騎破冦陣入京既見長年之旗遮路戰長年行戰十七回連破竟到禁庭長

年下馬巡見宮中出溝出闕馳到山上賊放火焚宮内東兵焚尊氏遂入洛使定禪居三井寺以窺山門

奥州國司北畠顯家率奥州軍詣京師

顯家者村上帝十三世之裔北畠准后親房之子也爲人仁慈而有勇略帝初以顯家任中納言爲奥州之牧當此時詔顯家使從奥州之兵於是顯家帥奥州之兵三千餘騎上洛行畧海道十五州諸州之兵扶戈荷糧屬顯家顯家必

其兵率二万騎詣叡山
〇義貞等之諸將帥師攻三井寺定禪敗歸京義貞進入洛與尊氏大戰尊氏大敗績走義貞休兵於洛定禪還師襲義貞義貞軍敗歸坂本尊氏亦歸京
帝又使諸將攻三井寺義貞顯家正成率六万騎嚮大手山徒二万餘騎為奇軍自如意山義貞之先鋒千葉大館等縱火先登定禪兵潰乃入万死戰由是千葉新介等戰死官軍殆潰義貞使十六騎之等擊之栗生篠塚畑直之豪士進折關破門於是定禪兵擾亂官軍乘勝入城放火山徒亦自如意山直下突擊賊軍大亂沒死溪谷者數千萬官軍獲首七千三百餘級諸將引兵歸山上義貞欲同飯舟田政經吸馬曰兵勝之利不如追北擊其不備義貞然之以三万騎追北蹤賊後賊軍倍亂散尊氏為援定禪出三條河原閱兵時義貞追賊出于茲尊氏欲逆兵與義貞戰於是義貞選精銳二千以五十

為一隊潜與賊混而伏其軍中自陣東山待敵尊氏鼓鳴張翼戰義貞應機血戰時所伏之兵龤起賊後大呼衝斷尊氏驚以為吾軍應敵大潰奔義貞乘勝急擊尊氏走丹波至梅津矢窮拔劍欲自殺數回部號其下馬授尊氏既日晡義貞還兵不追尊氏漸脫義貞歸洛休時定禪謂從兵曰今日之敗自三井寺始罪在我不可不力戰計義貞終日之戰兵疲將怠不設於備帥以三百騎間行入京縱火襲義貞義貞兵不備大敗舟田入道善昌大館左近等戰死義貞被瘡數所以躬免歸坂本於是尊氏復歸洛
〇義貞正成等諸將率軍攻京尊氏軍敗奔丹波
諸將相議又欲攻京正成長年結城以三千騎陣下松顯家以一万騎軍山科洞院左衛門督二万騎支赤山山徒一万騎屯庵谷義貞率二万騎備北白川將正成先放火出出雲路賊軍齊兵突戰正成以連指絶其衝列弦弓射之賊軍少挫正成麾兵急擊賊軍披靡官軍乘勝

義貞正成ニ面
影ノ似タル首ヲ
二ツ獄門のまへに
かけ
和田
ならた首なくまき
くしけなれ札の
そくま

楠三日れ根を用
意してまつ
各のかりわれ御
き[illegible]も三日の
粮もりさ給い
さる海不[illegible]

率二万騎自粟田口皷譟進尊氏督諸軍逆戦
良久兵時義貞以精鋭二万自東山馳出横合
賊軍覩義貞之旗幟不戦走諸将追敵入京正
成説義貞曰雖賊兵破散得賊首不衆且未知
尊氏所之若賊還撃危哉冨都不陣勝場不久
居不為遠帰也諸将然其言各引兵帰山於是
尊氏帰従集散卒与朝正成使僧二三十人出
戦場索死人向諸泣曰昨戦義貞正成以下
諸将七人戦死故求其骸尊氏聞而大悦時正

本朝通紀巻之十二　後編　二十一

成遣夜使歩卒三千人手持松明燃于大原于
鞍馬尊氏兵相謂曰官軍皆逃去尊氏大悦令
兵或鞍馬或小原或嵯峨或仁和寺莫所不[illegible]
備於是守京兵甚少正成放間伺其無備與[illegible]
貞等諸将巻旗伏鼓自三方潜兵襲京尊氏[illegible]
周章奔丹波路正成謂義貞曰尊氏已破[illegible]
追可擒也江田里見等曰兵非金鐵我軍士[illegible]
疲敝矣正成曰我疲彼亦疲賊軍之怯意蘇生
後難不可測義貞不聴正成復勧顕家々々辞

曰討賊之節度在義貞不有我也正成無奈何
而止兵

春二月帝自山門還京師○義貞顕家正成追尊
氏戦於摂州豊嶋河原大破之尊氏奔九州

尊氏道到摂州湊川聚散兵欲再攻京師帝聞
之詔使義貞正成撃尊氏義貞率兵到於田川
直義整旅會戦豊嶋河原雌雄未决時正成綴
抵遊察軍機回自神崎出敵之後自前後挟伐
之直義受敵於前後不能挑戦敗還湊川正成

本朝通紀巻之十二　後編　二十二

與義貞合兵又破打出宿當此時尊氏之兵皆
氣屈力衰故尊氏與義衆繼奔九州正成語義
貞曰功難成而易敗機難得而易失必乗破竹
之勢續宜撃之尊氏後振勢大事去矣時義貞
愛別於其妻勾當内侍無出西之心正成復諫
曰将軍心在内侍不在西征徒棄万世之功何
不顧亡国之戒乎義貞有愧色然不果由是尊
氏到筑前入宗像大宮司館

○菊池武俊與小貳頼尚仁木義長戦筑後頼尚

義長軍敗奔筑前

尊氏在筑前使人招頼尚妙恵子頼尚則慕集引兵赴筑前武俊武重子也義聞之帥三千餘騎発肥後赴筑後欲留行路頼尚義長不察之船木水木渡先軍半渡未布陣武俊窺其虚急襲之於是小貳魁將時龍豊前原田次郎等戦死残兵乱没死河水小貳仁木等欲應戦時船主遽不運於船故切斷留河此戦數日時武俊令兵至夜渉自上瀬比且乗大霧襲之自直航大呼衝之

軍起不意頼尚義長不能拒戦引兵走筑前武俊追北斬首數百級武俊乗勝攻妙恵所守之山内城妙恵固守不降時妙恵族三巻新三郎等潛遁于菊地揚旗壘後妙恵受敵於表裏不能戦自殺自是武俊振武威於遠近

○武俊軍多々良濱欲攻尊氏尊氏使直義撃武俊武俊軍敗戦死

武俊爲攻尊氏率一万六千騎帥多々良濱尊氏使直義逆撃爲武俊慣勝數戦侮直義之軍

顕家鎮守府将軍
義貞十六箇國太守
山陰道八　丹波　丹後　但馬　因幡　伯耆　出雲　石見　隠岐
山陽道八　播磨　美作　備前　備中　備後　安藝　周防　長門
都合十六國官領

故不整軍列催進撃直義之軍直義之先鋒曽我左衛門白石彦太郎等齊刃苦戦直義亦自進大戦武俊之軍殆危武俊自當敵數回被深疵於是引兵歸肥後逐病瘡死於路敗兵僅歸于肥後尊氏使仁木義長攻菊池之壘時武俊没守兵大失氣故不能拒戦棄守遁義長乗勝降九州之數城從是西海山陽山陰大望風悉應于尊氏

春三月詔以顕家任鎮守府将軍以義貞爲山陰

山陽之官領

顕家下向奥州義貞率五万騎赴西州

○義貞率軍攻赤松圓心於播州圓心固守不下

義貞到播州先欲攻圓心所守之白旗城時圓心不完守禦於是使人請義貞曰圓心雖不肖初興義軍粉骨推身擒大敵數回然僥倖者之長吾爵祿却出不功降者之下是所以已厭朝家也然在護良之舊恩不敢忘爲請願許播備二州之牧盡忠於朝廷如元耳義貞大喜聴[illegible]

於京師請綸旨往反已十餘日於是圖心計掛
成完城郭繕甲兵守義貞怒蟻付攻三十餘日
圖心堅守不降攻兵殆倦勞義助謂義貞曰傳
聞尊氏帥大軍欲犯帝都在近日君爲上將僅
爲一城曠日彌久兵是非良策不如棄此圍征西
州義貞然之言自分兵圍城使義助將二万騎
征中國之敵矣

○義助帥師徇中州

義助帥師到備前時賊徒據舟坂嶮拒之由是

中國路不通臻舟坂宿留數日時小島三郎高
徳潜遣使於義助曰夫爲舟坂之地也一夫按
劒万士不能踰縱官軍雖百萬無他策不可破
今高徳起當州熊山彊其後彼分兵來攻矣於
是君別兵攻舟坂一者自三石山南経樵徑出
三石宿西彼受敵於表裏必棄舟坂舟坂破中
上可徹矣義助大喜約期於是高徳僅二十八
騎上熊山爲進取之勢賊軍大驚相議曰先不
破熊山舟坂不可守乃引兵攻熊山高徳先士

卒當敵數十合故鏖賊兵多不得敵敗於是義
助卒二万騎経間路出三石南襲賊賊受敵於
腹背大敗棄旗指走於是中州之路開義助入
備作之地下數城

夏四月後伏見院崩 時四十九 ○尊氏直義爲掠帝城
帥大軍発筑紫○夏五月持明院賜院宣於尊氏

初尊氏軍敗到攝州之時招熊野別當道有之
子藥師丸潜語曰吾以天下兵僅攻一山不利
屢敗到于是稍想非戰拙策短惟在爲人臣犯

尊主之罪聞汝有與日野一族所親願歸洛得
熈仁 持明院也 院宣爲君與君之争欲無朝敵之名
藥師丸歸京索便請之於是熈仁賜院宣於尊
氏三寶院僧正賢俊齎院宣赴九州路授尊氏
尊氏大悦而拜授院宣

○尊氏直義率大軍向京師使義貞正成拒尊
氏於兵庫

赤松則祐使使言尊氏頃日官軍攻敵邑及備
中備前美作力屈攝之衆辭発兵與不足矣

及綏々我城皆陷則雖百方衆能負成功尊氏
從之發大軍尊氏自海上直義自陸道並進從
中土稱八十萬義貞慮帝都之危使人謂義助
曰尊氏直義帥大軍向帝京吾軍在于攝待敵
賊軍出我背侵帝城必矣不知却兵于兵庫待
海陸之敵於是義助引兵與義貞共還軍於兵
庫時會霖雨河水漲到賀古川西留二日左右
諫義貞先渡義貞不聽曰若賊來攻吾軍得死
地何患之有是所以准陰之克趙也左右不敢

言既而水落義貞令羸弱先渡自列步騎從渡
義貞已到兵庫馳使告朝廷帝大驚召正成曰
汝速赴兵庫勠力於義貞時正成獻策曰尊氏
帥筑紫九国之兵捲地計想如雲雨耳今以義
貞獨兵當其大敵則必敗也以彼懸軍闕糧於
運漕不如無與争鋒召義貞歸京而陛下復幸
叡山臣却河内遮尊氏入洛以截内兵絶糧道
賊軍氣疲糧絶生退氣來其勞義貞自東臣自
南共伐之賊軍滅也不日矣今以麾旄之軍當

大敵非良計矣想義貞非無此謀然不戦而歸
陛下將何謂耶故支于兵庫者也歟今若不遠
慮必有近憂幸陛下審計之帝聽稍從也時坊
門清忠諫言曰正成所謂雖有其謂然官軍毎
戦以寡制衆是非戦之善乃聖運合天也然帝
塵使未戦而退皇帝不終一年再幸叡峯皆不
可也且尊氏之勢大而不可遏今春東州之兵
来時也只速令正成之則可也帝從之嬾促
正成赴西方正成計慮為俊卿空無湧出解即

日率兵下向兵庫正成到櫻井驛招其子正行
曰（正行時十一歳）我雖卑賤辱奉皇勅竭力於王室久
矣以尺寸之計拉大敵數般然皇帝遇于臣以
殊恩賞功以此判於是死力將報陛下而後推
私情雖盡忠言然准后讒于内清忠等間於外
授口辨窮謀路故諫奏每為論者抑進退已逐
窮彌縫已力竭想以死可離陛下之時也我死
天下其尊氏手汝卑忘盡忠勿敢有二心守領
地待時發矣是卿所為孝也出金軸書　兵於

於湊川正成與義貞論談

衆愚懼々一賢唯々

擲平太守干戈之法弓矢之精誰關舌者

懷中抜之曰此乃治國用兵之要卷汝當夙夜觀省以勵忠臣孝子之志抜正行（書中分爲五卷其全書亡目録傳存于今尚）正行不敢從請與父共行兵正成大諫曰今也所以留汝非敢愛卿正爲朝廷也汝不悟爲愁離別執兒女子行非我子正行不得已呑聲從父命兵皆泣莫仰視正成大悦帥七百騎赴兵庫正行泪數行歸于河内

〇義貞正成與尊氏大戰湊河正成戰竭自殺義貞[illegible]敗歸京帥

正成到于湊河謁義貞々々見正成而問帝之情也正成對以帝之旨與己之意也義貞謂正成曰以小當大非所宜叶而憚人口之譏是以默此耶正成曰衆愚之懼々不如一賢之唯々不聞道之人之謗何必係于心乎元弘之夏擲平太守于一時建武之春揮足利氏於九州是雖憑帝德惟在麾下武於干戈之法弓矢之精誰可關舌哉義貞聞已顏色解二十五日尊氏渉海舳艫百里旗旌蔽空直義隊陸以高萬

正成以永仁二年甲午生

正成十一創

延元元年丙子五月廿五日楠正成正季自殺從兵亦七十人同自殺矣

四萬鼓動地義貞陣于和田碕當海上敵義助陣于經嶋正成陣于湊河直義兵競到正成以七百騎對直義々々之兵數十萬見小勢遶圍自前後擊之正成正季把戈先士卒奮戰當西破北之南突變化倏忽一以當万衆直義之軍敗走正成乗勝將擊直義々々馬傷鏃而殆命危藥師寺公義使我馬乗直義防隘路於是直義脫危尊氏見陸軍之敗麾左右援之吉良石堂仁木畠山高上杉等諸衆從大擊之正成

正季又還兵與之戰其易勢緊然七卒見死如歸尊氏益加援兵於是正成之兵悉死傷僅餘七十餘人自被十一創正季亦傷焉乃馳入湊川見一家將自殺尊氏使人言正成曰足下以寡敵衆功名蓋世忠誠格天我愛忠誠之信盡當退兵足下宜歸河内正成笑曰大丈夫功成則勳銘鐘鼎施竹帛不成則血膏草野如今軍敗兵疲我豈欲其脫活乎有一二輩歸河内途路無恙是君之恵也與弟正季倶刃相[illegible]

摂州坂本村醫王山廣嚴寔勝禪寺　楠公成香火之地開山ハ佛日燄
慧禪師諱楚俊明極ト元朝慶元昌國黄氏之子也浮法徑山虎岩淨伏
禪師延元元年丙子九月廿七日寂壽七十五臘六十三日域行化一十八
年也
楠正成ハ橘諸兄公十四世孫元弘之軍有功攝津河内和
泉三州太守深信禪法参孤峯大燈關山諸師ニ後見テ俊明極ニ一
喝下悟入ストモ云　軍敗ス　仁ト義ト勇ニ如サシキ武夫ハ大サヘセケス求
弼ト知　延元元年丙子五月於湊河潔死ス（年四十三）文化十二乙亥ニ四百八十年
扶桑僧寶傳巻之六十四ニ河内太守橘公郷里ノ西浦ノ橋ニ為楞伽寔壽禪寺ト
高山慈照禪師開山所也　九十七代光明帝康永二年癸未十二月廿五日遊ス
壽七十八臘六十四住山四十餘年（文化乙亥ニ四百七十三年

忠勇節義
我朝良師

四十三橘木正員守佐義正安神宮寺正師和
田正隆其餘之從兵五十人列席而自殺矣河
宇田醉菴翁曰 河陽侯正成朝臣爲人忠勇節
義所謂我朝良師也其始戰伊於和河二州之
間遂雖於邦畿千里矣日午奉勅軍和河攝泉
境或擁竜壁忍飢寒蘇壁或築奇城堪渇暑於
鄙節也一吐一握不足爲爲鬢皓肌膚之勞沐
雨櫛風之羸良其乎否乎義士何鑑若斯其以
身奉一人以令代億兆矣故以戰若河以守

楠子前後無
楠子
千英萬雄

忠貞千古計
策通于神

若山不動園師暨尾解氷開而天下響然稱爲
由然發焉潛竜拔九五風雲回皇化於是知雖
而愚其負知雖下衛其可矣可謂克止戈者也
楠子前後既無楠子實夫千英萬雄乎唯憾丹
嗟不止相鼠頻刺更慕五湖之上跡者三回未
遂名干戈再出西東北南勞奈無功何鳴乎悲
哉

按正成忠貞絶千古計策通于神遇於妬不
改忠志陷危地不失勇武可謂古今絶倫之

本朝無双良
将矣

近年論之
備大將
楠石論一卷
楠正成弁
大石良雄立
論也

賢臣本朝無双之良將矣累世以智仁勇稱
之亦不偕言就中可其孫率者處不可朝廷之
起與運則守孤壘待時到寡可其義之遲則
以躬報朝恩爲非通于人道之理紀律天道
之盛義豈能造于此乎後世猥議稱贊故援
一人以英雄之心地執人察之乎惜哉傷哉天
不資王室矣盡舉筆歎乎

義貞聞正成戰死率兵赴湊川尊氏直義合軍
攻之義貞以二万騎爲圓陣急接戰尊氏直義
驟四隊急戰血流澄村里戰聲動地而義貞不
利義貞軍敗東西軍追北急擊義貞斃拒敵逃
乘之爲傷義貞下馬居求塚持敵追兵衛逃射之
義貞持劍於兩手大奮尊氏之兵重進射如雨
義貞殆危時小山田高家通敵戰由是義貞免
急聚散歸京高家尚拒敵戰死初義貞出軍於
西州之時禁士卒之抄掠嚴約令軍中書其制
禁於一木嚴建之於道傍曰有刈採田麥犯凌
民屋者抵罪時高家貧糧已盡竊出刈青麥直

延元元年丙子
七月
名和長年卒

忠長識其欲斬之義貞使人捜其陣中還言曰營中蕭然有兵器耳而無粮食義貞大驚曰三軍之餓者將過也乃解衣服償麥于宥高家之罪與之糧食高家大感其恩情遂及于此

夏五月天皇復登山〇夏六月尊氏遣諸將攻台山義貞大破賊軍擒高直重〇秋七月義貞帥師攻京官軍屢敗名和長年戰死

義貞与諸將攻京數回屢敗不利於是義貞相議以賊軍自筑紫遠来居重地我入淺地軽士

每戰破者以輕卒攻重鋭也謂官軍固守與賊鋭分兵絶糧道待其勞勝必矣諸將然之而分山兵於諸路斷糧道使四國之兵陣阿弥陀峯每夜挙炬數千万由是賊軍糧竭鋭氣大亞義貞察其氣欲與諸將約期夾京攻焉尊氏放間知其計故先期放火北白川爭功八幡官軍以為山兵抜懸矣不待將令躁譟而進於是暗時高師直失守走官軍乗勝頻進城殆危將尊氏之賊臣土岐悪源太見城危入万死戰官軍

故大納言有忠
千種頭中將忠顯
三木一草四家
結城上野入道道忠
伯耆守長年
楠正成
千種ハ顯

縱其勇勢不敢進師直又督敗兵拒戰兵是官軍大狼狽義貞不知之失其期將諸軍以義助長年為副將而進賊軍逆戰義貞指揮兵連破到東寺門下（尊氏在于斯）賊兵固守義貞自發一矢呼尊氏曰連年天下苦兵革殺無罪在吾與汝願吾與汝自戰而決雌雄無徒煩天下耳尊氏欲出戰上杉重能等諫止焉既而賊軍出自後邀義貞々々還兵力戰賊軍頻圍義貞々々免殺於四面不肯屈為圓陣縱横馳突賊兵懾不禁

義貞脱危帰山長年離義貞待敵於大宮（從兵二百）賊軍追来闘急長年麾其後門閉戰死初長年從義貞編白鳥邊觀物之兒童指長年曰擧世以結城伯耆楠千種四家號三木一草一草二木既戰死今僅餘一木長年聞之慙以為醜皆戰死之遲因約有決死之志故官軍雖崩帰山不敢救自閉関未戰死

按長年自應帝塾以往每摧堅陷陣故所向無強敵所攻皆靡可謂殊絶之勇將也惜哉

其志小勇爲小義、卒決死矣。噫夫、明臣識之大分、識天下之大義、守死不變、所以爲臣子之要。而勇時過死者、君子所深戒也。長年生涯之間、於其勇鬪、雖無可愧古今者、抱小哉不顧朝家之榮枯、耻兒女子之一言、果死於輕忽、自古昔死義守職之士、見之、豈爲盡死節得忠死之勇士乎。

秋九月、尊氏使佐佐木道誉絕山門之糧道。○冬十月、天皇誘尊氏入洛。是日、托太子恒良於義貞、徃北國。

尊氏密遣使於叡山、僞奏曰、臣雖無於朝家叛逆、因義貞義助等挾恨[illegible]、誤被朝敵[illegible]。請天[illegible][illegible]宥、幸京師、臣之大變也。帝許其請。於是尊氏使人說諸將、菊池宇都宮及太田重氏等約降。既天皇欲幸洛、義貞風聞之、引二千餘兵到皇居、列朝廷、且泣且怨、帝大愧悔之。忽招義貞、附托東宮恒良、赴北國。義貞漸怒解、奉東宮、率七千餘兵下向北列、車駕遂入洛。[illegible]義

具率奉幽帝於花山院、擁供奉之諸兵禁錮之矣。（其後、菊池宇都宮等潜遁、赴國、本間重氏等被殺也）

○義貞奉東宮入金崎城。

義貞赴北國、途値大雪、士卒寒死者什六七、僅得入金崎城。於是相議曰、長勞之軍集一所待敵、非良策、乃屬義顯二千餘兵、赴越後、屬義助一千騎、入瓜生保之杣山城、欲爲金崎後援。

○足利尾張守高常帥二万餘兵圍金崎城。○義助義顯歸金崎。

初、義助發敦賀、臻鯖並之邑、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酒肴迎義助。爲無何、高常使間諜于保、保自是通志於高常。及義助時、保之弟義鑑房不敢及義助、詣鯖並、告兄之反謀。義助驚、將歸金崎。於是義鑑請義助曰、願使義治（義治者義助男、時年十三歲）留于斯、吾陰抱[illegible]、時發兵而援金崎耳。義助察無二心之情、使義治屬義鑑、自道歸金崎。當此時、北國州郡恐尊氏之威風、道不通、故義顯留道經數日還。義助之道遲、叔姪相共欲入金崎城、時所採之

兵皆散逃僅餘十六騎義助義顕将自殺求生
進曰不如詐敵而入城也敵退則入城不退則
殺敵而死々未晩十六騎皆然之乗夜出城背
以白布作旗幟之樹梢而黎明為逃國救兵
陽諜而出京兵聚驚乱義貞乗利出城救之京
兵大潰亂官軍追撃獲首數百級義助義顕遂
遂入城尊氏聞之大怒使仁木頼章高師泰等
再圍金崎城
冬十一月尊氏任權大納言○冬十二月天皇潜

遁洛幸吉野建都于此称南朝新建年號為延元
帝窺守衛之隙出京潜幸吉野々々大衆無畢
僉建皇居于王皇楠正行和田政武等率三百
守護皇城建都于斯称南帝改年為延元當
此時光明院為尊氏被立即位在于洛京又建
都于此自是土有二帝以吉野称南朝称京都
曰北朝南北相分而各建紀元矣

本朝通紀後編巻十二畢

本朝通紀後編卷之十三

奥州會陽隱士　長井定宗集編

起光明院建武四年盡光明院貞和四年凡十二年

人皇第九十七　光明院　諱豊仁後伏見院第四子光嚴院弟也

建武四年（南朝後醍醐天皇延元二年○大元順宗至元三年）春正月瓜生保及重等起杣山城

初保等應高經之招熟義貞在於金崎之攻兵間時聞南帝潛幸吉野而近國之群士來會再

通謀於新田潛遣歸于杣山義鑑房大喜將義治發杣山近隣之兵士起欲屬義治京將高師泰聞之帥六千餘兵嚮杣山特降雪溼蹟京軍之行列大寒苦留湯尾邑（距杣山僅五十町許）不進瓜生間察其怠潛兵衆夜近敵營卒鼓譟襲之師泰界不備大駭擾亂瓜生之兵追擊京兵失度被擒者一百餘人追擊者不知其誅師泰漸遁歸

○義治陷新善光寺城高經棄城遁義治續與高直泰戰於敦賀瓜生保及義鑑房戰死義治敗還杣山

聞師泰已敗義治之威振國郡高經拒義治高經督三千餘兵歸越前府據籠新善光寺城義治進兵圍城攻一晝夜斬首三百餘級獲擒百三十餘人高經棄城夜遁義治戰勢大震北土響應郡縣携酒肴來賀焉義治不諸樂義鑑房諫義治曰如今強敵新破北則應風君不樂何乎義治曰今近國徇麾下北上望風我非之於不喜欣然圍金崎之兵未散苦圍中之勞思之我

獨雖此安居不敢樂聞者壯之瓜生兄弟慙赧金崎之遲怠候風騰雪不降之日使里見伊賀守將五千餘兵援金崎城師泰聞之率二万餘兵待嶮岨逆鬪義治之兵大破散北師泰之兵大起追之甚急大將伊賀守及保義鑑房援諸兵留狹路奮戰保之弟林次郎源琳及兵庫助重其弟弾正左右衛門照淩敗軍來與兄將戰死義鑑顧叱曰而等聊忘平日之言誠徇小節不思大事三弟不得止而留三士大冒圍戰死

諸軍既急歸杣山時瓜生母不慭其死持酒肴
諸義治之營曰今般我軍大敗大將伊賀守戰
死是皆征敦賀之軍士不足籌策之故也在此
危保義鑑等全命逍歸我尚可悲也幸伯父玥
三人殉大將之死繫命於鋒鏑其弟三人應大
將之後事而存命此又數中之嘉也從來爲君
興兵大事則假令百千者屢戰死非所可憂願
觀兩造一戰慰軍士之勞於是失據之軍士悉
厲甚忘生勇氣

春二月京兵陷金崎城一宮尊良親王及新田義
顯自殺
金崎之敗兵敗北之後諸軍合一面金崎城時
城中糧乏守兵大寒屈殺牛馬雞犬或出城背
釣海魚食而遂至割死人肉於是義貞義助爲
搜窮城潛出城入杣山集兵然郡縣無應招者
義貞義助無奈之何費歲日京兵察城中之饑
乏蟻附登城時城兵不食旬餘肢體憊不得守於
是尊良親王及義顯自殺春宮恒良親王（一宮王子）捕入
京

冬十二月奥州國司北畠顯家發奥州兵上洛鎌
倉管領義詮與顯家合戰義詮敗績退鎌倉
顯家初求勅促奥州兵然郡縣伺彼我之泰否
無應催促者時闕東帝孫京師潛幸吉野諸州
官軍勅起一時奥州國內諸兵來會者恰如雲
霧顯家大得力發途奥州（八月九日）十惟謁吉野義
詮在于鎌倉聞之遣諸將防戰于利根川顯家
之兵部井十郎高木三郎等先渡諸軍相續濟

川而戰鎌倉兵大敗走歸於是宇都宮公綱紀
黨清黨率千餘騎降顯家當此時相模次郎時
行起於伊豆國（從兵五千）新田義興（義貞二男從兵二萬）於
上野同會顯家顯家勢倍壓關左於是關東兵
士荷擔戟戈來屬已顯家迫鎌倉桃井斯波高
上杉等諸將皆相議曰顯家勝利根川之戰勢
不可當不如姑退鎌倉避銳氣計後日安否而
戰矣義詮不敢肯曰（時義詮十一歲）顯家徇東國諸城
勝利根川軍乘勝遠戰意其鋒不易當然吾適

爲關東八州之主在于斯時以敵強沫戰避賊豈不愧之乎且奈天下之笑口何在義詮止與城戰死耳若有脱避難於房總兩州之間聚國兵從敵之後上洛京兵當通戰吾軍自後躡之[illegible]發[illegible]勝兵衆皆勵此一言守鎌倉顯[illegible]大軍來戰鎌倉之小將志和三郎等闘死[illegible]軍大潰顯家之兵入谷々鎌倉兵不能防[illegible]高上杉等之諸將携義詮而走顯家入于鎌倉

暦應元年春正月顯家義興與土岐頼遠桃井直常戰于美濃青野原

顯家義興發鎌倉（此月八日）上洛其兵都號五十萬旗旌經千里勢振遠近行收海道衆抄掠民間郡縣爲之。追破社堂爲之放火民人大苦時鎌倉之諸將集散兵自後追到于美濃顯家還兵戰青野原（五万）鎌倉兵土岐頼遠桃井直常等見大敵不屑自先諸軍當敵數回搏撃戰聲動乾坤鋒光迅電覆人目然大小衆寡不相敵直常頼遠自被傷數所兵卒多戰死於是鎌倉軍勢屈潰散顯家倍振戰勢

◯義貞義助起杣山下越前諸城

義貞義助在杣山容聚兵應招兵三千餘騎尊氏聞之使足利高經及伊豫守將六千騎撃之高經到越前據府城與義貞相對不挑戰時加賀越前官軍約期將攻府城於是義助亦帥四百餘騎勠力陣鯖江宿高經聞察義助之寡兵使細川出羽守（五百）從兵出城襲義助義助兵蹴万

死戰出羽守避鋭氣開靡義助兵欲追之義助制止之使篠塚某放火於村閭告急於遠近國內官軍望見而來援京兵益擾亂官軍連追撃高經帥三千餘騎出城救敗軍京兵得氣陽一河而軍義助兵徑渉川闘血流波路河水變紅雖雄未決于時所援來之官軍出敵後躡高經之軍尾高經之軍大敗散不得入府城走據足羽城至是州內之諸城望風降者七十餘壁也義貞義助震威於北國

夏五月北畠顯家與桃井直常高師直等戰南都
顯家敗軍於泉州安部野戰死

顯家戰青野原而得勝利之後倍振威勢入洛尊氏大驚使在京之諸將防之皆相議曰軍宇治勢多當川於前拒之高師泰進曰雖背山面川戰地之要古今以之拒賊於京師者皆不制畏敵以万國爲我有而戰氣震万里我屈垣裏屈氣之故也不如出江濃之間拒戰衆議决于此由是高直泰師冬細川頼春佐々木氏頼及

本朝通紀卷之十三　後編　七

道誉等諸將帥師到黑地江濃其爲地勢前藤川背帶黑地川諸軍更屯盛陣而待時顯家亦由黑地迂道歷勢州欲到吉野乃南都白川結城入道進曰君引大軍遠戰雖立功於數戰戰黑地敵迂路直到吉野人慫謂不武不如進入京與賊決勝敗顯家然之欲進入洛尊氏使桃井直常等擊之直常帥七百騎攻南都顯家軍般若坂防戰直常連進敗之顯家大狼狽遁令顯家弟顯信及新田義興等拒敵兵還、蟄

源顯家
歷應元年
戊寅五月
廿二日戰死
于安部野
年三十一
文化十三年
丙子
四百七十九年

等氏又使高師直擊之師直率大軍攻八幡城兵守固不能拔數日時顯家集散卒起天王寺將救八幡直師聞之使分兵圍八幡自赴天王寺伐顯家顯家之兵失利於一戰散走顯家僅從二十騎赴吉野師直追之甚急顯家回馬奮戰自當敵數回遂戰死安倍野時三十一越尾四郎左衛門武藤政清等獲其首

按顯家雖非勇武家奉勅起衆於奥州遠戰率畿拂賊於遠境畢後皇位身任鎮守府將

本朝通紀卷之十三　後編　八

軍賊復及侵京師皇輿南轅之時不日興大軍往拔數城陷鎌倉進戰青野原碎直常頼遠之銳於其勇武兵略推可知矣惜哉顯家行兵之源出有意之私不出濟國家之大義專己功而掩他功恃兵威之熾無法律於思郡縣苦遠近傳曰軍卒於法與知在永得法則勝栄失法則負故將帥力行不失敢法宜哉安部野之戰官馬難先隕命於賊手雖金野葬者哉後之用兵武將不豈鑑哉

夏六月師直陥八幡城

顯家戰死之後八幡之官軍倍失助城中大衰栄故南帝賜宸筆勅書於義貞使促八幡之援兵義貞蒙勅自在越前圍所守高経之黒丸塁使義助屬二万餘騎救八幡義助率兵臻敦賀尊氏聞之以爲境裏敵未已又北國之大軍入京大事也乃馳使於八幡攻兵告之師直恐變攻援兵之至故潜使間放火於神殿時疾風吹火延火覆諸營所圍攻兵衆乘之蟻附登城城兵

大周章城將陥矣時城中在松山九郎者對百人而性怯弱見城危大慴股戰不能執戈石木十郎者顧之切齒叱松山曰軍起不意城兵迷戰途危城如纏汝大力以何時用之乎懶留哭戰不力歟我與汝供刄同死耳松山怖畏答敵死也過高木之怒死也同死爲敵死耳劍擬所儲積城中之大石投攻兵其石轉深谷壓死者不知其幾京兵不得攻退圍義助在敦賀聞八幡炎燒以爲城已陥矣不能速來援城中糧

食盡無奈何顯信義興知事不濟乘夜二十七日出城逃義助亦自敦賀引兵還越前

後七月二日新田左中將義貞攻黒丸城中流矢沒

義貞爲攻足羽城守高経之自出燈明寺閣兵圍足羽城時足羽附城藤嶋平泉寺衆徒守之邑動將陥官軍衆動擾旗攻之城兵知不可脱入死地守官軍拾失利義貞怒僅以五十騎赴于是時細川出羽守鹿草彥太郎帥三百騎支隘路射義貞兩左右立矢面壁義貞時躍靈纖景微雨降中

諸兵不知蹤將之危不救中野藤內左衛門尉義貞曰千鈞弩爲鼷鼠不発機義貞以十卒苟免非吾志而進時流矢中義貞內冑[illegible]碎腦義貞意不可脫自刎頸藏泥中臥時歳三十七中野金持緒城等之四十餘兵亦中矢斃氏家重國得其首獻高経高経大悅匣其首送京師梟之

㊟按 義貞元弘之初奉勅誅賊徒於鎌倉與盛衰勤致治万國既尊氏又至起於關東叛起

帝城與之戰遂大敗於西州再擣寶位將墜其大功忠勳不可勝言故皇帝授以上將推賞以十六國至是英威耀四海武名馳邊鄙謂義貞行事及軍謀之間有所指而貶之者雖有可爲其善惡可否之評論者然奇計一發碎困挫大敵數被鞠躬盡力於王室而朝廷以爲義貞保全之一事推之則其智勇策畧將曖依之乎毛詩所謂皇皇于城者歟誠其志少義不覺大勇敵其慨亡命於小鬪長使覽此傳者淚滿襟嘆失惜哉

義助歸于府城

義助未知義貞之死卒兵歸府至壘聽兵已圍義貞之死大怒將赴黑丸城而鬪死時諸軍聞上將之戰驚大失戰力皆頓落散止城中共備二千餘騎也義助無奈何使河嶋某守三峯城畑六郎左衛門保湊城瓜生衛扯山城義助義治引七百騎歸府城

秋八月尊氏任征夷大將軍○後醍醐天皇崩於吉野時壽五十二此日楠正行歳十五以一千七百餘騎衛禁裡和田新三郎歳十四卒二百騎警固諸門

冬十月後醍醐天皇皇子義良於吉野即天皇位是號後村上天皇母准后廉子也北畠大納言源親房顯家之父爲輔佐洞院實世四條隆助執奏諸事

二年南朝後村上天皇興國元年　秋七月脇屋義助率北國勢

陷黑丸城尾張守高經奔加州富樫城

義助掌還軍於府城之後竭力催兵將圍黑丸城攻高經時遇先帝之崩倍失戰力徑期年時新帝即位賜賊徒征罰之詔書於義助義助大喜自帥三千餘兵發國府下數城出河合[illegible]檄募兵畑時能率三百騎出湊城屠金津長崎河合河口數城會義助由良光氏帥五百騎攻西方寺城拔和田江守渡邊羅窪町安居等六城會河合堀口氏致將五百騎陷香下鷄澤[illegible]

聞河北等之城會義助義助合其兵將七千餘
圍黒丸城攻二十晝夜高經固守之時城兵上木
兵九郎家光謂高經曰去歳義貞卿師攻此壘
義貞之兵雖多而不知地理我兵雖寡而能察
地形故以敵軍苦險隘陥濁田義貞遂戰死城
得保全如今義助舉國内兵與畑時能等之勇
士拔數城盛兵圍此城我軍守孤城恐不有利
不如棄夜退加州得援兵京師而戰矣高經默
之縱火於城棄夜走富樫城至是義助稍振威

秋九月尊氏遣土岐頼遠佐々木氏頼等救高經伐義助義助狼狽走美濃守根尾城京兵續圍根尾城義助後敗軍逃于吉野

高經在于賀州馳使告急於京師尊氏大驚遣
頼遠氏頼將諸軍撃義助義助失利於一戰棄
城補籠根尾城京兵續攻之義助復失守僅二
十七騎逃尾州經十余日潛詣吉野頼遠氏頼
大獲北州之數城加賀能登越前越中若狹五
國之間僅殘所守畑時能之鷹巣一城諸軍合

一圍攻之數日時能從二十七騎固防守之把
圍殺人太夥故以京兵不得攻連營於城下

冬十月京軍陥鷹巣城畑時能戰死

京兵圍鷹巣壘數重時能僅二十七騎固守之
時城中有奇獒號犬獅子能解人言知指揮故
時能欲出城而夜窺則先使此犬窺城中犬入
敵營間之敵陣戍衛堅固則一声吠而走出敵
懈怠戍衛則出自城中向時能振尾而告之由
是時能知敵之守懈弛神無不棄其怠者京兵

大恐倍固衛一日時能使一井兵部屬十一騎
守城自卒逞兵十六騎乘夜出城登敵營之後
山大叫高經聞之以爲平泉寺衆徒通城中援
之分兵撃之時能左右十六騎發聲突下京兵
三千合一所圍之時能振臂血戰其鋭猛馳騁
如飛勇鋭甚勵京兵大驚開靡高經大衆潰
圍時能時能倍振戰力衝突八面其捷悍如雷
霆高經兵又辟易不進當此時時能之從兵戰
死者五騎殘兵亦嘗創自亦傷數所還城卒京

兵遂入城

二年春三月鹽屋高貞爲高師直被讒殺
海内大畧定師直師泰誇其勳功奢侈放肆無
事而不爲矣師直一日覩高貞之妻之容貌嬋
麗喜不忘寸膓千結不能自制密遣艶簡求情
欵其婦深拒之弗從師直怒譖被貞高將奪之
尊氏信妄欲誅高貞高貞聞之潜偕其妻適
西國尊氏大憤使山名時氏桃井直常追之殺
高貞之妻於播州陰山高貞遂奔雲州時氏直

常追到雲州於是遠近之兵大起塞高貞之行
路高貞窮其不可脱自殺時氏直常函其首而
歸洛矣

夏四月義助赴豫州徇四國
義助奉勅赴豫州到今張浦伊豫國守大舘左
馬助氏明迎之　氏城土肥得能河田武市日
言等之官軍來歸義助大鬪兵將屠賊城聞風
球攻棄城遯者十餘壁義助大振威

夏五月脇屋義助病卒於豫州
細川頼春聞義助之死以爲得時率七千餘騎
攻川江城（土肥三郎左衛門守之）聞之烏撲川江城土肥
得能合田二宮日吉三木羽床三宅高市等之
官軍將金谷經氏艤艦船五百餘艘濟海備前
安藝周防長門之京軍相連舳艫逆戰時暴風
卒起白浪漂船官軍吹敗西京兵悉被風以豫
州之地

秋九月細川頼春抜豫州世田城城主大舘氏明
自殺四國悉平均○今歳尊氏建天龍寺以疎石

爲開山（夢窓國師是也）

康永元年天變地妖數見○秋九月土岐頼遠有
罪伏誅
光嚴上皇幸伏見宮到夜還幸皇輿過東洞院
遇頼遠頼遠不及下馬前驅欲使頼遠下馬頼
遠不還下馬大怒射上輿截車鞅絶牛靷所供
奉之日野雲客大周章走上皇漸脱危直義
聞之大驚歎責不恐天威之暴逆將誅之頼遠
大怖恐夢窓國師謝罪直義不肯其罪頼遠遂

伏誅

二年高師直建真如寺

三年秋九月直義叙従三位

貞和二年秋七月釋師錬寂○今歳南朝改元正平

三年南朝正平二年秋八月楠正行起千劒破城襲京師尊氏直義出奔江州

正行嘗承正成之遺命自櫻井宿歸國之後竊銘記于懷不忘須臾復讐之志然時未至故計時

不発時正行多病於是語諸臣曰嘗聞父之讎不與共戴天正成戦没之後在數年所以未起兵者以時未臻也然我生平多病也矣且暮死則何面目以見先君於地下耶是如今所以起兵也衆皆泣應於是正行出師屯攝州天王寺尊氏聞之遣細川顯氏等將一万三千餘騎撃正行正行聞之爲使敵分兵引兵歸千劒破使和田高家等和泉城高家弟新発意源秀守矢尾城顯氏等陣于渡邊橋見正行不在分兵使

以千餘騎赴矢尾城赤松兄弟将二千六百餘騎赴和泉城顯氏躬率七千三百餘騎將赴千劒破次于藤井寺正行秣馬蓐食兵行匿兵於八幡山下先令兵三百爲矢尾降人到顯氏之陣又詐使兵爲和泉之攻兵使言城守原秀降參時氏以原秀至顯氏大喜以爲不攻二城降正行之戦力不足恐於是正行以七百騎巻旗臥鼓直進突戦所伏之奇兵相應自前後挾撃顯氏之兵大驚騒不戦而走正行逐北六里斬

首四千三百八十餘顯氏漸脱歸正行[illegible]在京詣朝天皇召見歎曰卿繼父大功以制[illegible]敵是父是子王室之干城也拜正行爲左衛門督勇正之爲大和守和田爲和泉守恩地爲兵衛尉尊氏重發二万七千餘騎撃之正行謂衆[illegible]大撃蛇者先撃其首首破則尾不能掉不如[illegible]撃尊氏衆僉可焉正行潜師間行入洛襲尊氏師起不意無守兵尊氏被二創踰沐室牆而逃其妻爲敵被殺直義自竇而逃直義嘗穿地道遶市中自[illegible]

而逃出
正行在京五十餘日兵寡不得鎮京引兵
而還千劒破尊氏後入洛

冬十一月尊氏重遣細川顯氏山名時氏擊正行
正行逆戰住吉安部野大敗京兵

尊氏歸于京師集兵使顯氏時氏重擊正行時
氏軍天王寺顯氏軍住吉正行計破顯氏之住
吉之軍餘軍應風走放火於石津邑出瓜生野
北時氏以爲正行之兵不出一所分兵於四所
而進正行望敵之馬煙寨在其四所合一直薄

時氏之麾下和田源秀阿閉了願吞横長鎗於
馬首從横馳突（戰場用鎗之權輿也）丹下志貴繼之時氏
大戰被三劍殆危時氏弟三河守等救時氏戰
死故免走餘軍應風不戰而奔到渡邉橋大軍
迫一路不得渡漂溺河水者五百餘人正行素
慈恵見而愍之命士卒令援上岸温身畀藥療
其傷盡還送京師

本朝通紀後編巻之十三　畢

本朝通紀後編卷十四

奥州會陽隱士　長井定宗　集編

起崇光院貞和五年、盡後光嚴院文和四年、凡七年

人皇第九十八

崇光院 諱興仁、光嚴院第一子、母藤原秀子、號陽祿門院、三條内大納言公秀娘

貞和五年 南朝後村上天皇正平四年 屠頓崇基正丸丑 ○春正月、高師直・師泰率大軍、與正行及正時戰四條繩手。正行・正時戰死。師直・師泰進侵吉野、南帝奔賀名生。

尊氏使師直・師泰再擊正行。正行聞之、決意於

進死。引弟正時及一族、詣吉野、使四條中納言隆資奏曰、亡父正成、雖短弱身、碎大敵、威拂賊於摩里、而不幾賊徒又起西海、至侵帝畿、知不可勢之相對、臣身殉節。時臣歲十三、自櫻井驛歸之、教以扶持所殘之一族、竭力於朝家討賊之事。臣容父命歸古郷之後、寢容枕子未忘須臾。討賊之志、然臣生平多病、且暮命不可算。若徒死席上、不遑戴與天之讐、令般軍以師直首貫吾之鋩頭、以我首掛敵之鋒頭、不決此兩事

而不歸來。念是在生前拜天顏、今日忠志見言語、義情溢面、天皇捲南殿御簾、歎正行曰、正成以来數戰之間、數碎大敵、保守朝室、累世之忠勳比希也。然天下尚山賊多。今度彼師直等盡大兵來攻、實天下安危、繫此舉。宜竭股肱之力折強敵。朕所憑之股肱、汝一人而已。正行無詞、垂涙退、直拜先帝廟、後醍醐帝廟 記正行・正時以下兵百四十三人之姓名於壁、誓死於廟前。至師直・師泰率六萬餘騎、進軍四條繩手、南軍四

條隆資、楠和泉紀伊之野士二万餘人、登飯盛山。而軍正行率三千餘騎、分為三陣、令士卒曰、今日之戰、同亡父湊川之事。諸兵皆其臣子也。尚一心力、無忝先君。諸卒聞之、悉隆志氣、爭先而進。縣下野守以三百騎、自高駛下、橫遮路而戰。正行短兵急接擊之。兵若干戰死。下野守被傷而退。武田伊豆守帥七百騎進、與正行挑戰。正行六陣與武田之兵相鬪、良久、兩軍戰疲退集、縣長崎資宗・松田重明・青砥有元等之京兵

四十八騎急進衝擊佐々木道誉亦以三千餘騎分三自飯盛山之南峯馳下當正行之兵正行之後軍大潰擾所殘之兵僅三百騎許正行背左右大呼馳突無不一以當千賊軍數所披靡正行連進突戰大敗京軍馳出與師直相觸三十步許師直幾危上山六郎左衛門見事急自稱師直戰死正行得其首大喜暫弛軍師直脫急既正行知非師直大怒猶欲擊師直時師直之兵須々木四郎者猿臂善射進射正行

之兵諸兵蒙鏃不能進正行正時亦被疵謂師直遂不可得相謂正時曰占讖爲臣死忠爲子死孝如今得之相與自殺時正行二十五歲麾下之一族悉從其死師直乃放火於正行之館直進到吉野南帝奔賀名生天河師直後燒吉野皇居皈京師泰猶到河內攻正行之弟正儀屯石河河原兵初正成鬪死湊川之時送其首於京師尊氏視之哀舊交酬首傳送鄕里於是正成之妻及正行視其首啼泣慟

與正行不堪其悲哀往於持佛堂袒左袖與二成發兵庫之日所授之刀已欲自殺母固制之泣教誨曰我聞楠擅芳於二葉驥子志千里汝雖稚爲正成之子何爲迷如此之理初正成赴兵庫之日遺庭訓皈汝是全非偸後辰亦令非爲使自殺也汝有孝子忠臣之情撫士有後父之讐討君之仇再可使君即於帝位汝已以此言語我日月未幾何以忘失遺言乎一諫一慰而棄其刀正行大哭俯伏禮盤下自是已後父

之遺識毋之敎訓刻心銘肝常含復讐之憤勵繼志之思時正行多病以爲恨後之時未來然多病天也係病不繼父之志則非勇士之義奏致而戰死

(按)南帝與尊氏爭大器十十八年于斯天運遷度皇德不閑楠正成義貞長年顯家等爲之尊氏戰死自是南兵歎々失望南朝危如縷饑然京兵嚮南不出兵於恣者以有正行可謂英武可謂忠孝悼哉悲哉正行係病惱不

尊氏三男 足利源直冬 従四位下左兵衛佐 術督 從式部 直冬後 直義為子

妙吉 大同妙吉 爲正

氣父數之念逆賜命於一戰下天命如斯嗚
　呼夫奈何乎雖千載下孰不臨淚

秋八月以宮内少輔足利直冬爲西國探題

師直直泰恃尊氏之寵遇權推日夜奢侈無
奪人之婦女或華大室以奇樹怪石滿庭加之
織後有不合已心者殺之刑之其奢侈縱佚無
事而不畏上杉重能畠山直宗等惡其奢有隙
時有天龍寺僧妙吉者爲人儇智以幻術能迷
人尊氏直義惑彼之怪法傾心重能直宗贊

本朝通紀卷之十四　後編　五

結心於妙吉訴師直師泰之不義直義竊謀之
還欲誅師直兄弟故先以其嫡直冬爲西國之
總司爲已援力　尊氏嘗微通越前局有身生直冬世人以爲尊氏之子遂
斷爲非人子使告之於尊氏尊氏不敢許其出世
濁數之覆獨清新玄慧告直義々々忠其器之
非尊氏數言尊氏父子始以子之直義許之於是
直冬與直義相睦多嬖直義以直冬爲西國之
探題

○直義與上杉重能畠山直宗相計欲誅師直師
泰不成發覺直義奔柳營師直師泰率兵圍柳營
尊氏與師直和睦停直義之執政流重能直宗於

越後

直義欲誅師直尚不止與重能直宗相議潛使
大高伊豫守宍戸安藝守等千二時養有謀害之謀
直義遣使請於師直師直自不知其計略至直義
之館時粟飯原下總守心替出目師直師直察
異氣馳出歸已宅馳使於河内告急於師泰師
泰大驚引兵歸洛與師直合兵欲攻三條殿直義
直義周章奔柳營師直師泰自進兵圍柳營
於是尊氏使須賀壹岐守謂師直曰我紹祖義

本朝通紀卷之十四　後編　六

家自爲天下之武將以來汝祖事當家一日不
孝君臣之大義而汝如今懷少憤圍我廳播大
義縱我勢力不敵已雖殺汝之罪不避天
誅師直反命曰君已自起兵於上則以降臣拿
在君後百戰百勝破堅碎鋭其勳力恰不有比
肩者今然君信佞口以退之丁後欲誅之故無
謂無罪之趣君設容所申遠流上杉畠山被停
直義之政務事於君如元則壹岐守衝命由是
尊氏令罷直義之執政流重能直宗於越後一後兵

（[illegible]遣兵擒二人）師直大悦解圍乃遣兵於西州攻直
義直義殘破走于紀後
冬十月義詮至自鎌倉代直義行政務
自是師直強盛以義詮弟基氏任鎌倉管領
以上杉憲顯為其執事
冬十二月直義剃髮號惠源（[illegible]上杉義時[illegible]四十二）
觀應元年夏六月直冬起兵於筑紫石州之三角
兼應之師泰率師到于石州陷數城
直冬去歲遁備後匿河尻肥後守之宅已而少

本朝通紀卷之十四　後編　七

貳頼尚以直冬為壻入鎮西自是九州應直冬
之催促從兵衆且石見國士三角入道掬國
中應直冬由是師泰引二万餘兵赴石見三角
分兵守國内之數城防師泰々々進拔數壘三
角之兵為利諸壘退守二角一城師泰頻圍
之攻數日然尚堅固不陥
冬十月尊氏帥師赴九州義詮留守京師○冬十
二月惠源降吉野
惠源雖剃髮之後師直之怨尚不止發九州之

日私欲殺之惠源潛知之乘夜潛出京遯和州
投越智伊賀守之家遣使請降南朝諸卿相
義曰或殺之或宥之議不決時二條左大臣
師基曰惟惠施恩則竭力日新矣惠源今猗
罪降我者實有假虎威將郎已怨然一旦許彼
罪爲南方將太平不和叓不始惟之衆議同決勅
勅免宣旨於惠源為南方將軍
二年春正月義詮退去京師
惠源降南帝之後為攻京師與和田楠合兵以

本朝通紀卷之十四　後編　八

七千騎軍八幡當此時畠山阿波將監國清降
南方引千餘騎從惠源桃井直常叛南軍湊自
越中而登比叡山以為聲援中義詮聞兵起時
諸兵大怖散走貿洛中兵僅五百餘騎義詮知
衆寡不相敵與仁木細川等諸將引兵奔西桃
井乃入洛
○尊氏率諸軍歸洛直常防戰京師尊氏大敗使
奔西國義詮奔丹波
義詮出洛到播州鵤與尊氏自西國歸来義

詮大喜與尊氏合其兵急入洛之計分二万餘
兵爲三隊一隊將仁木賴章細川清氏仁木義長
今川駿河守等於七千騎軍四條東佐々木道
譽率施下七百餘騎陣於中霰遏尊氏義詮爲
一万騎於一斷也法勝寺前直常聞之自東七
千騎峯東山腰當賀茂川而待敵仁木細川之
一鼻騎進當直常々々解貫應戰良久時道譽
之七百騎揚旗推彰出自中靈山南出直常之
後々々之兵大驚還潰桃井大呼勵衆氣鬪

前後之敵數回時曜靆西没然八幡援兵來
至直常大戰疲引兵將上東山衆氣尊氏之平
千餘騎出二條於東絶歸路二千方軍乘進戰直
常之兵鬪倦且受敵於三方不能防戰冒圍引
兵陷關山大列陣待明于時尊氏以爲畿內之
兵來屬我然國士等惡師直不歸尊氏而深患
源由是尊氏之兵大屈與戰氣尊氏義詮無奈
何引兵奔尊氏于西國義詮于丹波

春二月師泰自石見還師與尊氏會播州尊氏圍

旗戰於光明寺小清水之所々尊氏復敗軍走松
岡城

尊氏退京師到播州次書寫時師泰自石見發
兵會尊氏々々悦之集散卒振旗再欲入洛
特愛曾伊勢守石堂右馬頭等卒五千餘騎追
尊氏到于播州陣光明寺遣使於京師請救尊
氏贊我興光明寺愛曾石堂等堅守不陷時城
中有一童忽狂而躍跳十丈詫乃神語曰天照
太神在三本杉上守護此城師直維縱以本兵

圍攻城不可陷城兵聞喜之攻兵傳聞而怯之
一日有白旗之物自九霄下諸會瞻繞之
隨風飛揚良久降師直之東師直脫胄拜受執
見之綴系古二三十枚韜不二歌其句甚吉播
忌師直大忌之士卒太失氣聞石堂中務島
山國清等帥七千餘騎來救氏師直退光明
寺陣兵庫官軍追與尊氏戰尊氏之軍屢振
俱官軍追之急也藥師寺次郎公義殿諸兵船
當敵十六戰官軍辟易不進尊氏搏戰逐走松

圍城

○尊氏與恵源講和入洛、師直師泰伏誅

尊氏入松岡塁之後、諸兵大落散、殘止城中者僅五百騎。於是尊氏潛使饗庭命鶴説直義請和。命鶴到洛説直義、々々肯之。命鶴歸于松岡告尊氏、々々已欲入洛。師直師泰剃髪謝罪、將降恵源。藥師寺公義諫曰、執事數年之間、撫直義以奸謀讒譖、請將之韋違憤怒繼圍項累衣鮮、陳謝其罪不赦、寧不如自殺以城。師直師泰

鬱然如耳不聞。公義數極諫諍、然不容、剃髪僧衣、從尊氏入洛。官軍遮路攻之於武庫川邊、剃殺之。其一族從者悉誅夷矣

按師直師泰以華麗奢侈慾耳目、欲誇戰功蔑君主、縱佚放肆、無事而不為矣。其暴行不義、固不容於誅者也。宜哉、天怒降威、一族斯殲乎。雖然尊氏早識驕慢而戒嚴君之猶預、未翻之間、假令師直師泰雖有此志、未敢行焉。然尊氏不學亡術、闇大理、任愛寵專職祿

而禍不覺。彼之姦邪縱之心、而以天下之大權委之、增驕長邪惡之意、惟高家乎免。豈徒自禍哉。尊氏亦相嗣禍之者歟

秋七月、恵源再與尊氏不和、恵源去京師、走越前

尊氏初與恵源和睦入洛之後、仁木細川土岐佐々木等、黨于尊氏而惡恵源、石塔上杉桃井等、賊尊氏屬恵源、互爭威、相醜相擯、背叛之説自起、從是兄弟不和、不相懽。於是恵源恐其難、潛出京、奔越前。尊氏使諸將禦之。恵源不

戰、縱走奔逃、遂于鎌倉

冬十一月、尊氏親帥師東征、到駿州薩埵山、恵源

以十二月、尊氏會戰、恵源大敗、降尊氏

恵源自率東國兵、義詮守京師、尊氏親帥師東征時、尊氏僅三千騎到薩埵山。恵源聞之、與上杉兵部大夫憲顕、石堂右馬頭頼房等、率數万騎圍薩埵山。尊氏憑險固守數日。時宇都宮公綱擁我、欲救尊氏、以水戸七郎高師直為將、發軍時七郎亂離、自後於是諸軍失機、逍遙徐

文和元年辰
二月
細川讃岐守頼
春討死
宗卷光厳院殿
近臆從近[illegible]

百騎公綱無奈何藥師寺公義曰全非首途
之凶恠宇都宮神不使我氏子爲軍將而悉視
他子爲將之故歟不知公綱爲軍將兵軍士皆
歎賀於是公綱躬率兵援尊氏攻惠源尊氏亦
下薩埵山應戰惠源之軍大狼狽惠源以身脱
奔伊豆御山八州兵悉下尊氏時尊氏遣書於
惠源請和睦惠源喜降尊氏尊氏使畠山國清
儀木頼章及義長迎之僧惠源歸于鎌倉
文和元年春二月尊氏毒殺弟惠源於鎌倉○後

本朝通紀卷之十四　後編　十三

二月南帝遣楠正儀北畠顯能等襲京義詮奔于
江州
義詮守京師應守兵太少詐曰欲與南帝和睦
南帝亦欺佯許容之車駕到男山義詮不察其
詐議急守正議從兵五千及顯能從兵三千乗其怠速襲
京師細川頼春等京將防之戰死於是義詮大
狼狽出奔江州顯能奉執本院光嚴新院光明主
上光崇東宮直仁而幽于賀名生收三種神器於南
朝

○新田義興義宗及義治起兵於上野與尊氏會
戰武藏野
初義貞義助戰没之時義興義貞二男義宗義貞三男義
治義助子俟躍龍之期藏于武藏上野信濃越後
之間時聞正儀顯能攻京師義詮没落與一揆
交結八百餘人勃起西上野聞之關左八州之
豪傑風靡雲集馳會新田之義軍其勢恰及十
万騎進軍武藏野尊氏大驚領數万騎發鎌倉
對新田時石堂中納言入道二階堂下野次郎華

本朝通紀卷之十四　後編　十四

名判官小俣宮内少輔在尊氏之麾下通志於
新田相約曰兩軍交戰相半起尊氏之後踵之
期戰日之前夕石堂入道召其子左馬頭耳語
曰我初屬惠源戰薩埵山然軍無利惠源已被
毒殺自尒以往錐在尊氏之麾下輕侮仁木細
川等尊氏亦疎闊我曹我常憾之故潜相約明
日之軍救新田攻尊氏汝勇察之左馬頭聞之
大作色言曰武臣之禮以無二心爲義背恩
爲恥我被尊氏之恩日久矣如今吾爭背其恩

寧爲忠臣而死不爲逆臣而生雖父命不敢從其詔自古父子兄弟之争不有無其例速以此討畧告尊氏起席入道驚以爲左馬頭遂不窺此事與二階堂輩名等相議出走尊氏之軍既新田諸將督諸軍戰三處尊氏進戰尊氏之先鋒饗庭命鶴戰敗走新田之軍乘勝進尊氏更將與之戰時先陣急戰蹴蹂後兵壓後兵不能進戰潰亂走義宗負先諸軍顧左右大呼曰爲天下朝敵爲我父讐當此戰不見尊氏之首期

何時手徑進據追尊氏殆危近士迴馬戰死者二十餘輩尊氏將危頸石濱義宗追尚薄近尊氏舟渉川登岸時雲霧漸晃義宗還兵不追尊氏免虎口義興義治屢能擊下黨之兵敗走誤以爲尊氏也向北進之五十餘町時降新田兵列路謂大將義興義治整馬逗留數日故以後先陣之兵數里僅可三百騎留憩時仁木頼顯及義長俟新田之兵疲勞捲旗藏鼓伏藪中窺義興義治之兵寡且戰老以一千騎俄起篝原擊之義興義治連兵縱横馳衝賴顯義長張旗圍之甚急當斯乾坤震動血流波卑野然新田之老兵與仁木之兵不相對義興義治戰敗奔東

○義興義治襲鎌倉南遠江守等防不利足利基氏出奔鎌倉

義興義治從兵僅二百騎許下居原野整憩兵而相議曰以疲老之寡兵難歸上野亦無可遁之路不如向死入鎌倉而與基氏會戰決雌雄

衆皆然之於是義興義治帥二百騎赴鎌倉夜更過關戶于時遣石堂三浦二階堂等率數千騎而西步義興義治大悅令其兵直進入鎌倉鎌倉之後權南遠江守守拒之義興稍先諸軍破陣奮怒丁敵義治盡力戰遠江守防不利捲旗往退餘軍應風大潰於是遠江守奉扶基氏奔于石濱義興義治在鎌倉勢振關東八州

○義宗與尊氏戰於笛吹嶺義宗軍敗奔越後國

尊氏還兵攻鎌倉義興義治退入河村城

義宗與尊氏爲相戰率二万騎出張於笛吹峠
持尊氏在於石濱聞之相議曰鎌倉有義興義
治武藏有義宗如之何衆僉曰與其向小敵不
如先大敵尊氏然之以八万騎趣義宗之陣素
綵白旄驚目雷鼓群崩惑心義宗擁衆下笛吹
挑而戰短兵急接矢鋒相拄然衆寡之兵力不
相當義宗遂失戰利登笛吹峠而守自是所屬
義宗之兵引領離散義宗慮其不勝而引兵還
越後由是尊氏倍振威勢直進欲攻鎌倉時所
屬義興義治之兵僅八千義興義治以爲唯決
死於鎌倉松田川村之一族諫曰以君之微寡
兵當數十万衆不能克戰不如暫避鋭氣伺京
師之変再與越後信濃之諸將勤兵而戰矣義
興義治可其諫與石堂小俣二階堂葦名三浦
等相伴去鎌倉入川村山

夏五月義詮師大軍攻八幡北畠顕能楠正儀等
拒不利南方軍屢敗南帝遷幸吉野

義詮前日戰於京師而奔江州之後洛中無敵

無拒南軍之兵然南帝亦憚有不虞之難在八
幡不入京師時尊氏勝於關東之戰奪龍
勢聞之來屬義詮兵浛如雲霧於是義詮聲振
威猛率三万騎自江州入洛軍備袪代三木寺
中是南方部將中院具忠卿撃一千騎出張於
大渡時具忠聞敵軍之衆不敢戰卻兵於八幡
義詮前兵屯東山於是南將北畠顕能去京師
陣淀赤井義詮後兵屯東寺顕能再據陣於
八幡山下南將恐義詮之威勢不戰去軍都三
處南兵大失氣然義詮聞和田五郎正武楠次
郎正儀等在八幡待義詮勢不進聚陣東寺侯
諸國之援兵時細川陸奥守率四國兵三千六
騎赤松則祐率大兵到東寺於是義詮率三
万騎攻宇治路濟木津川而欲軍洞峠若在
楠河州之根道而戒兵力於是和田正遠亭
十六歳朝奏曰嬲一族兄弟討逆賊數歳之間悉
斃死由是臣雖弱齡偶與此大事臣念今日之
戰公私之危急兩家存亡之秋也須勵諸卒撫

□□□首懼不然則於生前再不得拜天顏而
赴軍韋氣飄々無貳心之情溢其顏列席之諸
將悉感歎既和田楠以紀州之兵三千支於荒
坂山細川清氏顯氏及土岐大膳大夫其弟悉
五郎等師六千餘騎禦荒坂山荒坂之為地勢
峯高山峻對魁故旗馬於麓貫步而攀進和田
楠使精射兵射之練弓之兵取巖岸交射知兩
攻兵辟易不敢前土岐悉五郎（有六十人之黨）見衆恐
□若請兵躡登和田正遠與之相鬪遂斬悉五
郎叔朝而喜曰如前言試敵之一將可謂不虛
言既攻兵潰奔和田楠張勢勵氣禦之然衆
寡之勢不相過和田楠無奈何乘夜退去武重
移陣於荒坂山時山名師氏率出雲伯耆
二州之兵襲清氏等於是武軍旗振戰勢以師
氏為先鋒攻八幡去峠寺左兵衛督康長前營
淀川斷橋扳陣向岸襲京軍師氏不能濟纔一艘
已漸知有淺瀨直渡川進康長兵大張康長
僅驅馬於河畔當敵十七回遂圍八幡師氏

□□圍院於是四面之武軍乘勝攻進烈拒
□三千騎防于園殿口楠和田湯淺山本等防
戰伐鑼□時師氏使兵放火於高橋邑助戰勢
大風烈々火声響天呼聲動地官軍咽烟而走
度退八幡四方武軍争進圍八幡官軍入万死
防禦時城中粮乏於是和田□瀧出城還河州
通粮道將為後援時正遠俄發病卒正儀過地
出征失威力逾數月而不來救自是城中土援
助之道□衰□疲於是主上潛衆從出□□遁入
和□官□悉從□□數万武軍遂前包後園乘
輿官軍防之死傷殆三百餘人已及四條大
納言隆資園明院大納言□中納言雅賢等
戰沒主上欲紛雜兵著□衆栗毛馬脫兵
擁護時如兩法性寺康長從生防戰於□□□
脫而急還幸吉野

秋八月義詮立崇光院弟彌仁親王即位
尚時二十五歲光嚴院新院主上暨春宮□□因
南方故武家執行之使彌仁即位時三種神□

悉在南朝群臣皆曰踐祚之禮無三器雖行踐
二條關白良基諂曰以尊氏為寶鏡以我為神
璽何可不即位乎遂定策推奉於是彌仁即位

後光嚴院

人皇第九十九

諱彌仁光嚴院第二皇子崇光院同母之弟也

二年夏山名時氏及師氏師師自伯州上洛與南
軍會師掠京師義詮奉帝奔濃州

師氏初自有八幡之戰功退志自負以為賞不
稱出義右者因賴佐々木道譽讒於若州今[illegible]
庄故懟道譽之館數同時道譽專詩酒之宴

歌舞觀遊之樂不會師氏々々大怒曰周公之
覽尚斷髮吐哺而聞訴言況於道譽我所不肖
偶列大樹之門葉何為如此不禮乎所[illegible]
師散憾於儀轅輒邀伯州告之於其父時氏時
氏亦大怒相共謀及伊田波多野矢部小幡等
應之師氏馳使於南帝請勅既南帝大喜[illegible]
約曰師氏自山陰道上洛出兵援助師氏於是
師氏率但馬丹後之兵三千經丹波路上洛如
相圖四條大納言隆俊法性寺康長及和[illegible]納

赤松氏範等之南將領精兵三千騎出張軍於淀
鳥羽赤井大渡之所々時尊氏在于鎌倉故以
京師兵殆少於是土岐佐々木等相議曰我
以寡兵與南方之衆兵不相敵退移兵於江州
以待敵於勢多義詮不背曰敵雖多衆為戰卻
京師人口如何不如待敵於斯衆僉服此議遷
奉天皇於東坂本仁木細川土岐佐々木等將
三千騎背嵐谷而軍洛川之西南方之官軍放
火於八條九條以揚相圖之烟於是時氏師氏

等所縱火於梅津嵯峨仁和寺西七條之所々
入洛佐々木氏賴進兵與楠相戰雌雄未決時
山名之小將小林右京亮以七百騎救楠之軍
目楠合馳衛氏賴潰退神樂岡官軍乘勝擊細
川清氏代氏賴勵兵鏖戰天地震動馬煙汰[illegible]
清氏亦戰疲退四明峯赤松氏範等[illegible]
四戰大敗所々之武軍既日暮義詮知不可祠
勢去東坂本清氏尚在四明峯不退集散卒欲
與官軍相戰義詮遣使招還坂本奉帝奔江

州所通南方之卿民等大起遮行路清氏及佐佐木秀綱等保護大駕拒戰秀綱竟戰死漸義詮奉守皇輿而到江州兼井隣曾爲皇居總兵時氏師氏息兵於洛中欲集畿內之兵相續攻江州時畿內之兵不來從山名知馳會義詮時氏師氏慮後患弘兵歸伯州於是義詮奉鑾還京師

三年冬山名時氏師氏迎足利直冬爲主再興大軍於伯州

初新田義興義治雖失利鎌倉之職之後尚據籠相州河村之城窺天下之變故尊氏備兵於鎌倉不上洛時去歲義興義治排川村城潛竄北越之間關東漸平均故尊氏使畠山國清爲管領基氏之家老守關東親引兵赴洛使仁木左京大夫賴章爲執事使義詮赴播州擊山名之黨時氏聞之迎直冬爲主以應南方越前足利高經越中桃井直常亦有憾尊氏之故通山名約同攻京

四年春正月足利直冬及師氏時氏率大兵上洛尊氏奉光嚴帝奔江州

時氏師氏將直冬率七千餘騎從伯州經丹波路上洛高經直常亦與山名合兵上洛丹波之守護佐佐木賴章怒敵之猛威籠一城不拒山名行路山名之兵倍振威力直衝上洛時所在京師之[illegible]精騎屬義詮在於播州故守京師之兵殆少矣故尊氏聞直冬趨大江山奉帝幸江州武佐寺於是直冬時氏師氏及高經直常等相繼入洛

春二月尊氏義詮帥師自東西上洛攻京直冬時氏直常高經等戰盡沒落京師

尊氏爲攻京師催關東之兵上洛陣東坂本土岐佐佐木仁木等之諸將馳會尊氏之陣義詮督七千餘騎自播州上洛軍於神南北峯於是直冬高經直常等構城於東寺分兵自七條至九條備之時氏師氏將五千餘騎當前深田帶左河水而軍淀鳥羽赤井大渡自河東四條中納

言隆後法性寺康長等将良石堂以下南方之兵三千陣八幡之山下師氏進兵攻神南之敵赤松則祐佐々木道誉直下大激戦師氏時氏及和田楠小幡浅沼之兵三千餘騎越嶮凌坂岨與所陣南尾崎之細川頼之會戦頼之防戦屢失利時氏衆勝連進兵血戦城軍大乱散義詮之軍将潰赤松則祐佐々木道誉等崖百騎援潰兵戦則祐顧左右曰天下之大事在於此戦何戦死不残名於後代諸兵鼓激則祐

身進入万死戦於是南兵敗于戦死時氏被瘡赤松之兵衆勝突戦時氏殆危河村弾正着主之危防赤松之兵闘死由是時氏脱急而退自是南方諸軍大敗績歸于坂本尊氏義詮及則祐道誉等衆勝出兵整軍重攻南軍於洛中至寺等之處々相戦連日南軍戦疲且粮盡直冬時氏直常高経等各引兵退去国々於是京師漸寧謐兵（與從不幾高経後降於尊氏）

本朝通紀後編巻十四　畢

本朝通紀後編巻之十五

奥州會陽隠士　長井定宗集編

起後光厳院延文元年、盡後光榮院貞治六年。凡十二年

延文元年（丙申。正平十一年。元宣宗至正十六年）秋八月、義詮叙従三位。○秋九月尊圓法親王薨。

親王者伏見帝之皇子。母者右衛門佐俊衡之女也。舊名尊彦。後改尊圓。祝髪為僧。號青蓮院。行玄十七兼之門跡。而本朝近代之能書也。先于永仁六年。今歳春秋五十九歳。

二年春二月、光厳法皇光明院崇光院自吉野還幸京師。

三年夏四月（廿九日）征夷大将軍正二位前大納言源尊氏薨。

時歳五十四。葬於衣笠山。諡号等持院。法名妙義。道號仁山。自建武三年至于今歳、治世二十三年也。執事者高師直仁木頼章也。天皇使日野右中辨忠光贈従一位左大臣。

義純　泰国　国氏　貞国　宗国　国清（畠山阿波守入道道誓）　義清　義深　持純　成純　政純

道誓ハ関東執事評定奉行引付頭人紀伊守護関東ヲ追出サレ浪人トナル

冬十月、使畠山道誓・江戸遠江守誘殺新田義興於武州矢口渡。

初義興與笛吹之戦不利之後、與義宗義治等歸于越後、築城郭拠之。時武蔵上野脱士亡卒黨共記盟誓之書、密遣新田氏曰、公等二將之中若令一人来趣東国、以建中義旗、則推以為主。然則両州之士皆率従焉。於是義興率軍士百餘人到武州。有好于新田有根于畠山之輩、咸欲属義興。故威勢漸萌矣。事發覺、聞于鎌倉道誓大駭、不安寝食。時有竹沢某者、有才辯姦邪也。道誓招竹沢密語曰、足下往年属義興有戦功。今雖従我、而義興豈忘舊好哉。欺殺之者無如足下。足下若殺之、則其賞須従所求。竹沢諾之。詐為冒犯法律、遁道誓之命、所削其名籍、没収其采地、如含恨者、出相州走武州、見義興、誑之曰、以軽罪為道誓所黜逐。公若宥舊咎、置於麾下、則為公不顧躯、代公之命、必戦攻、贖前之罪。盡言巧語陳謝。義興始疑未許焉。竹沢漸入贈進

爲女農昏誰事爲如此半歳義兵遂日覘肥典
大討容謀不豫者也竹澤一日謂義興曰公登
赴鎌倉急發兵跨武野兩州之兵以攻畠山誠
乞在掌握矣義興從其計已欲往整軍器肖述
從兵十五人也竹澤密計設船於矢口渡鑿二穴於舟
底以斷木塞其穴遂命舟子曰比及河中可拔
斷木塞所豫祕計之江戸遠江守同下野守者
以三百騎伏關之西岸而待之義興不曾察十八
計輒上船至於河中舟子急拔塞木水溢于舟

於是所伏之江戸之兵起河邊發關義興無如
河自殺從兵井彈正忠大嶋周防守世良田右
馬助由良兵庫助等相續自殺舟中淪覆而殺
使水手求義興之屍亟其首竹澤江戸相共至
鎌倉獻基氏基氏大悅以數庄賞二士竹澤留
在鎌倉江戸氏先赴庄所將至矢口時迅雷疾
風波急不可渡江戸氏大戲欲濟上瀨而馳爲
以行霹靂甚鳴江戸氏顧背後見義興衣甲冑
騎白馬在黑雲中射江戸氏江戸氏則墜馬氣

絶七日手足搞攦遂死翌日遣替夢黑雲上義
興率諸鬼伐鼓引車入基氏所陣入間河邊而
怒之以夢告人時雷火燒入間河民家數百宇
又多見怪於矢口渡人民甚恐懼於是爲立社
於矢口邊祭之曰新田明神

冬十一月菊池武光奉南朝皇子良懷爲將軍與
小貳大友等戰大克之

先是菊池武光在肥州潜告南朝奉仰先帝後醍醐帝第九之皇子良懷於肥後建號征西將軍也

宮鈔掠邊境筑紫探題下一色直氏及弟範光爲
武光被逐歸洛京師相議重使細川繁氏爲筑
紫之探題而下向繁氏途病死新田之族及與
南朝之兵士多從九州屬武光武光益攻擊邊
境率兵越山渡嶮赴日向國圍攻三俣城城上
畠山良部少輔棄守險深山時大友刑部太輔
氏時背武光越豐後據高崎城塞菊池之歸路
宇都宮大和前司據河窪豐前道肥前刑部太
輔便於山塞筑後路武光未敢屑類破圍歸肥

後大友等恐武勢不出戰爲武光又爲攻大友率五千餘騎奉將軍宮嚮豊後國屯此時少小貳頼尚及阿蘇大宮司等俄背菊池小貳起太宰府大宮司者陽菊池之跡構城於九所武光怒遂兵所攜大宮司攻落九城於一時直進軍向小貳小貳亦與松浦秋月及嶋津之族擬合當前杜之渡而軍武光渡川進頼尚不戰遁陣三十餘町武光衆勝追戰頼尚之子筑後新小貳忠資在先鋒戰死二千之軍大擾戰於是

本朝通紀卷之十五　後編　五

將軍宮被疵三所近衞日野左少辨坊城三位洞院權大納言北山三位中將北畠源中納言春日大納言土御門右少辨及新田一族世良日岩松田中桃井堀口江田山名等悉戰死光怒自提兵當敵亡七度奮破二所於是頼尚大敗遺引上寶滿嶽武光欲追之然將軍宮創疵自亦戰疲故引兵歸肥後

〔按〕南先帝自討高時肆奢傷以降于茲三十餘年天綱地維一墜而雖震蕩國攻一攘而雖修於是君臣上下之名義紛然大亂三綱五常已淪斁以利權爲尊故朝衆良卿國無忠義士且降而夕背暴屬而朝離棄恩屬利無不回強相與者然菊池氏自寂阿至武光三世常挾敵國之際張武名確乎不權代代守尊義不計其利故勇勢所及無強敵千戈所加偃然皆順可謂真忠士也惜哉武光慣小義不知大式任我勇攻擊背已者而無以道服人之心頼張勇威於州境無恤降者

本朝通紀卷之十五　後編　六

也推以是征東窺間西敵連起征南乘隙北敵大竄故菊池氏三世之間兵鬪武戰前後大小百有餘戰遂奠拓州境建戰勞之功也傳曰勇克得之仁克不守之必失之如菊池氏有餘進取之推守仁功不足者歟

冬十二月義詮任征夷大將軍

日野左中辨時光爲勅使使佐々木太夫判官秀詮賚書也　嫡子　請宣旨

京都將軍二代

源義詮

童名千壽王尊氏之子也母從二位平登子赤橋武藏守久時之女也

四年冬十月。武家執事仁木頼章卒。細川相模守清氏代執事。○冬十一月。鎌倉執事畠山道誓率大軍上洛。謁義詮勸滅南朝。○冬十二月。義詮及道誓將數十萬騎向南方。楠正儀和田正武等禦之。先是鎌倉流言。基氏與義詮有隙也。道誓東士擧將肆已權。故謂基氏曰。如今義詮握將柄。不幾故流言。君與將軍爭權不平。將軍亦疑之。頗我為君。已官代假。被大將之號。率關八州兵上洛。速攻敗南帝。因功欲定天下之猶疑。基氏從

爲。於是道誓募八箇國之兵。發鎌倉赴京師。號言二十萬騎。路滯留二十餘日入京師。謁義詮議攻南方。義詮善之。義詮率七萬騎[illegible]陣於尼崎。道誓向搦手。軍於津々山。其他鄉村山野無軍勢不陣之地。於是右馬頭正儀和泉守正武等相議。移皇居於金剛山之奧觀心寺。（初皇居在天野。地險淺。不便守衛。故還于是也。）正儀正武等以三百騎。有赤坂城。編塚川邊佐良階當木岩郡橋本以下兵。構平石城守之。（守兵都五百騎）眞木野酒邊佐和秋

山等之兵。保八尾地。（守兵都八百騎）此外大和河内宇多宇智郡兵千餘人。構砦於龍泉峯。起高櫓。疊石壁。多觀章爲見勢。於是京兵憚楠和田之勇盛。且見城溝之堅固。而不敢攻之。徒重圍諸城經數月。

五年春二月。京兵陷紀州龍門山。

道誓使弟畠山尾張守義深攻所守四條中納言隆俊之最初峯。義深率白旗一揆及千葉一族等三萬騎。進登和佐山。不進三日。時南方之

侍大將監谷伊勢守。為誘義深。退最初峯。按龍門山。義深望見。以為敵軍退散。爭進而攻龍門山。官兵爲懼京兵不出戰。京兵倍被欺誘。攀數千之險坂。直登山腹。官軍使野伏千餘人。自東西之尾崎射之。京兵少卻。時撒鹽谷牧川貴志山本野上山東等開門馳下。京兵大驚動崩遁三十餘町。官軍追擊。獲首虜甚多。於是道誓又使芳賀伊賀守畠山式部大輔今川伊豫守細川左近將監等援義深。諸將帥七千餘兵會

圍龍門山時所餘力宮軍之湯川某俄反襲焚
於陣後所守一撫之越智某爲降人爲芳賀自
是山兵相疑勇氣殆失兵衆離京兵蟻附頻攻
城城兵大屈不能守防棄守退篭阿瀬河城於
是京兵凱歌歸于津々山
○護良皇子之子將軍宮謀叛舉旗於銀嵩山燒
賀名生之内裏南帝遣兵攻銀嵩賊軍戰破宮走
南都
宮兵部卿護良之子也母北畠准后之女也自幼聰捷有

才智故南帝常寵之任征夷大將軍備于自然
之守衛時聞龍門山敗官軍屢失戰氣以赤松
彈正少弼氏範及吉野十八郷兵爲宮將救
諸城之衰氣時宮儀曁心許如令天下一統
入武握南朝之危也如纏絲不保且夕不如栽
南帝降于京師因其數功領所屬之十八郷衆
容通使於義詮約其降以屬兵三百餘騎及野
伏三千人發銀嵩山謀反燒賀名生之内裡南
帝大驚爲二條前關白於軍將攻銀嵩

細川弥八郎阿波守和氏之子
従四位下相模守
清氏良将也
[illegible]
七月廿日[illegible]
之討之
仁木右京大夫
義長[illegible]
仁木二郎義将
[illegible]
[illegible]
土岐大膳大夫刑部少輔
[illegible]善忠
[illegible]

整旗方把南兵時屬兵急其不義不敢擬
兵但所殘留五十餘人也南兵追急攻三氏兵
氏範等防戰向被疵數箇所戰竭降于南軍宮
無奈何漸以身免走南都
五月京兵拔龍泉寺平石數城圍赤坂城正儀
武焚城遁金剛山義詮遣引兵歸于京師
去月京兵自陷龍門山益乘勝急進兵攻龍泉
寺平岩城南兵不能拒戰退散德風八尾城不
戰而下便所殘止赤坂一城而已諸方軍相聚

圍赤坂城數十重正儀正武不屈戰勞與大軍
相對防戰數日然被軍圍日章儀戰氣大毀正
儀正武相議以爲雖有城大功遂不成縱火於
城乘夜潛匿金剛山奧京兵替登城南朝關正
儀正武等之遁亡天皇大周章月卿雲客大恐
戰然義詮遁謀不敢侵皇居引兵歸于京師
夏六月天下大地震○秋七月道誓惡仁木義長
欲與細川清氏土岐善忠佐々木崇永等相謀殺
義長義長遁京師降南朝

佐々木判官
時信
氏頼
満高
高頼

初義長之弟頼章仕于尊氏義詮數有戰功義長挾其數功驕縦無人道誉惡之與清氏畠基等欲擯擠將殺之然竊時不發時和田楠等出張天王寺斷渡邊橋欲攻誉田城（杉原周防入道守之）道誉清氏等矯言於和田楠等追討將攻義長故不待義詮之命率兵嚮天王寺和田楠等去陣入金剛山然道誉清氏不敢解陣係畏兵欲還攻義長義長聞之大驚馳歸幕府劫義詮強脅道誉清氏等追討之御教書義長自居執事職募兵

守抑當佐々木道誉詐爲與義長欺義長設女衣於義詮寐導之出幕府赴谷堂於是所護幕府之兵不敢屬義長追赴谷堂義長守力竭無奈之何出奔伊勢據籠長野城義詮追土岐頼康佐々木崇永攻之義長戰力竭遂回吉田中納言宗房降南朝乘弊和田楠起金剛山攻陥河州守護杉原周防入道之居城誉田城大畧河州之地應風泉州守護細川兵部太輔業氏退撤自是河泉紀州之諸城多屬南帝和田

等大震兵勞京師恐駭動於是求都忠將指道誉曰此大亂起道誉讒毀義長兩帝氣內一狗乘弊之變道誉大懼之潛出京師歸于鎌倉

康安元年夏六月雪降大地震○秋七月山名伊豆守時氏與赤松貞世及則祐戰陥義作諸城時氏與楠子右衛門佐師義等募出雲伯耆因播之兵三千餘騎發向作州當國守護赤松筑前入道世貞在播州不能急應戰於是餘向大見丈菩提寺小原大野也數城不戰降時氏又

時氏攻林野妙見之二城陥之時氏益衆勝兵進兵攻倉懸城（佐用美濃守貞久有元和泉守佐久守之也）城兵固守然城中困糧乏城殆危世貞及弟則祐等率二千餘騎援之時氏持兵相對數日時阿保肥前入道信禅俄與力南朝與長九郎左衛門相供救時氏絕赤松之蹤世貞則祐等受敵於前後不能挑戰引兵歸于播州於是倉懸城遂被陥自是時氏倍振兵勢於邊境當此時菊池武光及新田之一族又起肥後與小貳大友等相

戦大敗之震于武威於四境於是天下又大動
亂
秋九月楠正儀和田政武襲攝州與佐々木秀詮
戦秀詮敗鬭死
初赤松範資（号信濃守）為武家有忠勲（継々見前年）故以
範資為攝州守護範資卒後嫡子光範相續拜
任此職時佐々木道誉諂諛如何奪光範之守
護職以嫡孫秀詮任此職時諺光範於義詮義
詮信讒言俾光範之守護以秀詮代之光範深
恚之然寃時不獲乎儀政武聞其變急發兵累
攝州秀詮率州内之兵逆戦然秀詮之兵有營
光範志報不盡戦力大敗散和田楠經兵急追
撃秀詮逐戦死
冬十月義詮之執事細川清氏降南方叢帝賜大
将印於清氏
初清氏自為執事放威權盛奢後佐々木道誉
爭權大嫉妬之自是供合憤締怨連年時清氏
有二子兄九歳弟七歳也愛寵之旅使二子欲

八幡宮為元服以是號八幡六郎以弟號八幡
八郎於是都下皆傳曰恣其名義詮聞謂八幡
太郎者累祖義家之稱號也如今清氏為源臣
冒元祖之號號于子其本意可推也道誉察其
趣與佐僧志一上人者相謀詭咒咀義詮之事
讒清氏義詮素疑清氏故輒信其讒將殺清氏
清氏大驚去京赴若州籠小濱城義詮遣尾張
左衛門佐氏頼仁木三郎等撃之清氏出城迯
戦大破之乃欲陂城時家臣領官某在城洛京
師不容清氏清氏無如何直到南方湊石堂刑
部卿頼房降南朝帝内之賜大將之印於清氏
冬十一月畠山道誓謀叛去鎌倉楯籠伊豆修禅
寺城
道誓自歸鎌倉倍逸其後從己者則饗齎之不
從者則疎斥之於是諸士皆連署訴道誓之非
於基氏基氏怒遣使譴責道誓道誓不能陳謝
與弟尾張守義深相共去鎌倉楯籠伊豆修禅
寺

冬十二月正儀清氏等帥師攻入京師義詮奉
光嚴帝赴江州清氏正儀等乃入洛
清氏奏曰雖臣不肖降南方之後諸州属帝麾
者多兵願使和田楠等之官軍援臣之軍責破
京師於一日之際使君再臨幸于洛兵帝喜召
正儀助洛清氏時正儀献策曰如今也賊徒勝
征数戦屢懈守衛乘今時攻京師雖不假清氏
之力勝必矣然臣計想延元之初尊氏自道京
師退築紫以降賊徒為官軍被攻去京師五度
也然天下之講卒猶無戴皇天者故官兵不能
留足於洛都皆帰于南方今時追落義詮等而
天下駕雖幸于京師後日興官軍之兵士治鮮不
能守朝廷労無功之計兵帝不聽頼儀正儀等
令救清氏和田楠不得止與清氏及赤松範實
細川氏春石堂頼房等合計攻入京師義詮奔
不能防戦奉帝（後光嚴）退江州清氏等則入洛
○義詮募兵於諸州将入洛清氏等不能護京師
還于南方義詮帥師帰洛

義詮退都之後在江州武作寺集兵以足利尾
張右衛門佐氏頼（高経之子）為先陣将攻京師清氏
等欲催兵諸國在京師抵義詮時武軍在諸州
塞京師之道路絶糧道不通故兵應招麾従募
之兵護洛之兵少清氏等無奈何去洛還南方
（今月八日入洛十六日帰于南方）義詮督入洛
貞治元年春二月彗星見○義詮以足利高経入
道道朝之幼子治部太輔義将為執事
初清氏爲謀叛之後無京師之執事故義詮擇
可為執事職者左右皆曰尾張右衛門佐氏頼
者修理大夫道朝子而佐々木道誉之婿也宜
居此職義詮将従之時道朝素愛（三男）治部太
輔義将疎氏頼（道朝之前妻産氏頼京其后又娶後妻産義将時後妻賢氏頼無籠）
欲立義将故（数謗氏頼於道朝自是道朝疎氏頼）故以不敢背頼准挙
義将以為執事義将年猶少故道朝輔義将行
政務氏頼悶之遂剃髪遁世（相従剃髪者二百七十人）
夏四月天皇自江州還幸京師○夏六月足利直
冬山名時氏出張中國桃井直常従自信州入越

時氏起自伯耆起義作國分兵使左衛門佐師
義（時氏子也）將二千餘騎建備前備中攻數城使富
田彈正少弼直貞將二千餘兵趣備後師義師
師入備前備中攻陷數城直貞亦入備後攻諸
城左兵衛佐直冬至自石見國助富田之軍於
是國城悉應風降國中不屬直貞者宮下野入
道而已直冬使使謂下野入道曰如今天應時
到中國大畧屬宮軍然公守孤壘不降曷如此

乎可速降來太事唯見公耳入道對使曰令時
海内悉從武將如麾揮唯無直冬可憑藉之地
使我賴曰儀屬官軍救直冬兵如今中國大畧
應時氏直冬也指揮到此時降赴麾下非武士
之本意骨不降直冬怒欲攻之下野察時幾使
嫡子下野次郎氏信將五百騎先擊直冬之陣
（陣所宮内）軍出不意直冬不能逆戰大敗潰直貞之
軍應風散直冬直貞欲集乱卒而戰然不能兵
漸遁歸本國○直常率一千餘騎發自信州出

加州加賀能登越前兵三千餘騎赴越中軍三
所拒直常直常急進戰短兵急三州之兵不能
防戰而退散直常乘勝輕敵怠守徼步行隔二
里桎井口城雖近矣不敢知時加能之降人等
窺營虚入直常之陣放火陣中騷動不守直常
不能歸入直道猶籠井口城

秋七月細川右馬頭賴之與細川清氏戰于讚州

清氏討死四國悉屬賴之

初清氏自脱京師盤居南方待時時直常時氏

見起信州擊平中國乘弊赴四國掠境邊於是
細川兵部太輔其弟掃部助率淡路讚岐兵八
百騎小笠原宮内太輔率阿波兵三百騎馳屬
清氏清氏倍震于兵威時賴之在備中聞之俯
師航赴四國清氏欲進兵待海邊與賴之戰賴
之無奈之何先使人欺謂清氏曰大樹不正群
少之讒侫使公向刑科所恨有理雖然古將軍
無日以仁木細川之兩家為股肱羽翼可宗
大樹累葉之九功令公離旗降南方冠舊恩亡

君之慾深於苫下不義識不可析萬世顧識苦
非還降武軍清氏不敢聽於是往反數日猶清
氏不從聽急守賴之往反之間整兵構城塁
對清氏清氏大怒與賴之會戰賴之以計數欺
清氏之兵清氏益怒躬力戰數般遂戰死伊賀掃部
助高光討取之自是四國悉屬賴之
秋九月道朝之子氏経為九州探題下向豊後菊
池武光逆戰氏経氏経軍敗歸于京師
先是武光在肥後出兵戰連年小貳大友等數

不利九州大畧屬武光於是京師相議以右京
大夫氏経道朝次男為九州探題救小貳大友等氏
経下向豊後到著大友氏時之館武光聞之先
則有制人利將二千餘兵逆戰筑前國長者原
氏経之軍大狼狽籠高崎城武光續攻之氏経
不能防戰剃髮以謝罪漸逍歸于京師

癸卯
二年春正月義詮任大納言（　）秋七月義詮叙從
二位

甲辰
三年春正月大內多降義詮時氏義長皆降于京

師
先是直常戰越中失利直冬貞貞亦中國之戰
無利退散清氏與賴之會戰為鬪死之後南方
軍威日減四海大畧屬義詮於是大內介者奉
領國周防長門到京師謁義詮時氏父子亦謝
前日之罪降于義詮義詮容之以因幡伯耆丹
波丹後美作五箇國賜時氏義長勢竭降于京
師自是義詮武威日隆南方戰勢日亡於是賴
之欲遣使招楠正儀奉仕幕府正儀不從

夏六月鎌倉基氏以上杉民部太輔憲顕為鎌倉
執事
初憲顕與惠源相共叛與尊氏相戰數年事件見
前年惠源誅伏之後逍匿信州時基氏謂舊好召
芳賀兵衛入道禅可已越後守護職以憲顕替
之招鎌倉將為執事禅可怒卒兵軍上野阪鼻
待向憲顕之鎌倉基氏聞之大怒將大軍與禅
可將相戰禅可進兵於武州與基氏會戰數回
禅可遂戰破奔下野憲顕遂入鎌倉為執事自此

秋七月光厳院法皇崩（憲顕子孫相継為鎌倉執事）

時寿五十二

四年秋八月佐々木道誉誘足利道朝道朝遁帰国

初道朝（俗名足利高経號尾張守又称修理大夫）属直義直冬背尊氏義詮而後以有怏心後帰京師仕於義詮義詮不敢念旧悪寵道朝道朝自是擅書優専権柄以己之幼子義将為執事親総政務兼諸

士時道誉亦在于京師以私意与道朝争権不平也故諂諸大名親附于己周密速昇訴道朝之驕於義詮義詮漸聴之将殺道朝道朝大驚与義将相共出京逃到越前道朝籠杣山城義将守栗屋城義詮遣兵攻之道朝等固守不降

五年秋七月斯波道朝死於越前其子義将降京師○秋九月義詮以義将為越中守護

前日義将降京師之後數居越前比不到京師

時義詮令義将撃桃井播磨守直常於是義将催兵攻直常数日直常敗籠松倉城不幾而直常発病卒義将衆変略国内自是北州大寧属義将義詮賞義将為越中守護（其子孫仕兵衛或世称武衛）

秋

九月高麗人来朝

高麗人来朝著岸出雲遂赴洛義詮令不納之於洛中使居天龍寺其牒状曰近年有賊船数多出自貴国地面侵奪我海辺焼毀官廨擄掠百姓扮文於貴国昭験為行下加禁治毋使如

前出境作乱云云義詮謂是九州海賊也所為也所不及加刑罰也故不贈返簡賜鞍馬十四巴鎧二領白太刀三振綾十匹絲綿百段扇子三百本於使者帰国

六年春正月義詮叙正二位○夏四月鎌倉管領左馬頭源基氏卒

基氏時二十一（或二十八）號瑞泉寺臨死以幼子氏満附上杉憲顕訃到京師義詮使氏満襲遺跡為関東管領○或伝義詮性愚弱無将略尊氏

謂恐國家爲人見棄故與關東於基氏爲義詮之輔佐然義詮常疑基氏故基氏祈神早世遂解其疑

秋九月義詮有病令義滿代任政召細川右馬頭賴之於四國以補執事職任武藏守託以後事○

冬十二月征夷大將軍正二位權大納言義詮薨時歲三十八自延文三年至于今歲治世九十年葬於衣笠山麓号寶篋院称瑞山勅贈左大臣從一位義滿繼家跡義滿時十歲

本朝通紀後編卷之十五終

上杉右衛門尉
○重房——宗尊親王ニ供シテ鎌倉ニ下ツ代々武家ト成ル
頼重　憲房　重能　憲顕　憲藤　女 高師秋室
朝房　朝宗　能憲　憲春　憲方

本朝通紀後編巻之十六

奥州會陽隱士　長井定宗 集編

起後光嚴院應安元年、盡後小松院明徳四年、凡二十六年

京都將軍三世 源義滿 童名春王、義詮長子也、母者從一位紀良子、石清水八幡宮法印通清之女也

應安元年 南朝正平二十三年、明太祖帝洪武元年 春三月、南朝後村上天皇崩、皇子寛成即位○秋九月、鎌倉執事上杉憲顯卒 民部大輔、甚氏號、永和四年四月卒

時憲顯之子能憲及其姪朝房相並代之、称兩上杉 上杉三郎左馬助能憲、弥朝房

冬十二月、義滿任征夷大將軍

時義滿僅十一歳、執事頼之輔佐幼君、以天下爲己任、退佞臣、而進正人、且使有文才者侍左右、從容匡導之、爲敬老納諫之媒、又撰宛者六人、衆異衣、着袴、帶大小刀、似俳優者、名侍坊、又曰同朋、称某阿彌、諂諛侍媚、察言譏、微徵伺、嘗中、屬爲諸大名、每被玩侮、以爲笑、是欲使義滿疾佞者也、故謂請如爲諂佞者、呼曰侍坊

鹿苑院義滿 將軍時
今川右京大夫氏頼
小笠原兵庫助長秀
伊勢武藏守滿忠
右三人ニ命シテ武家故實ヲアラタメテ躾方ヲ定ム
今川 小笠原 伊勢之三流
小笠原流ヲ當流ト云

兵庫 貞世 貞滿
三議一統大草紙
○義國 新田
義康 足利
義季 細川之祖
俊氏
頼直
頼春
頼之

人皆恥之、於是、頼之作制法、示諸士、小笠原 伊豫守貞世 伊勢伊勢守貞滿 又沙汰、謂之三議一統、今有三議一統大草紙也、新撰論事、以尊氏直義義詮等之判形之譴責、送本主、如師直等所私出状、則沒收之、其餘致違亂、紀綱澤埋非、於是、雖天地未應禮樂教化之功、漸成世、以称良傳、又頼之家以善言諭義滿、於諸大名、羅列之時、令言之、故雖義滿如皆鼎、不得長伏、

頼之補佐幼君、天下大治、右馬頭從四位下武藏守入道常久

按 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人生見

正事、聞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不知邪佞、行所養、育嘉教、善行明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形容志氣端正、才過人、宜哉、頼之爲輔翼義滿、幼智越人乎、

二年夏四月、山徒捧日吉神輿、將入禁中、佐々木崇永拒之、

先是、叡山衆徒與南禪寺有搆、論事、不平也、於是、山徒捧状、請破却南禪寺、朝議之不決、山徒怒、舁日吉神輿、將入禁門、放火、佐々木崇永將

兵防之山徒不能入内裏歸山朝廷無恙天皇大喜之賜宸筆於崇永感賞之
秋九月斯波義将攻桃井直常於越中直常敗績入松倉城
三年（南朝建徳元年）春三月桃井直和（直常之孫）與斯波義将戰越中長澤直和戰死與黨悉沒落○冬十月和田政武及楠氏之一族起河州窺京師細川頼之圖數戦既還師
正武及楠氏之一族起千劒破城構城於八尾

赤坂飯森伺京師京師大驚動頼之代義満督諸軍発向南方斯波義将畠山義深佐々木道誉山名時氏及師義氏清等從之軍卒都十萬餘頼之分軍四圍千劒破八尾飯森赤坂之數城和田楠等固守不陥數月僅下八尾一城耳京兵力屈頼之以為諸将豪傑宿在于斯當於此時京師若有變不有援其變之備諸将亦謂之於是留山名氏清於河州圍城頼之引兵歸于京師

四年春二月菊池武政遣使於大明國
此是武光請南朝之先帝（後醍醐第九之皇子天皇也）良懐推戴自為西征大将軍（文中四年）奉挾宮畧西州前将軍義詮鎮菊池從曰畿内之鉦滞近矣少弐大友等興師不能對敵自是武光振威於九州二島唯西州往来之通路剿絶異域與本朝之結約封贈勘合好船自是兩州遺絶不通商賈難繁之使遺境爲皆令微又武政遣使於大明献其艱難日本國王良懐將帝

本朝皇帝以為良懐誠其有始難遂亂難知之明帝怒欲遣使於本朝詰其暴明使到筑紫武政遣兵追還之
○今川伊豫守貞世入道了俊補筑紫探題下向九州

了俊筑紫探題應安四年辛亥至應永二年乙亥子都六年

春三月天皇禅位於東宮緒仁
後圓融院　人皇第一百代　諱緒仁後光厳之長子母崇賢門院四辻大納言藤原親繼女也
在位凡二十一年時東宮十四歳也
秋八月細川頼之蟄居于丹波将軍家使赤松則

祐招還京師

先是義滿詣月見之新亭從饗宴前關白良基以下之公卿皆集會中酒肴盡數珍膳盡美義滿和醉乘月自起舞賴之進執義滿之袖曰君倫天下之武將任四海之大器如今輕忽非人主之行雖醉戲不可有不諫義滿赫然起席公卿失色止宴義滿謂我過矣宴失威儀賴之諫之者可也然賴之不憚青雲達官之席直諫彼我面辱可謂不違之臣也遂疎賴之於是賴之

稱病歸居丹州義滿大驚使則祐追招還京師要之歸洛再任管領○或傳賴之自爲管領威權太重天下皆疑抑曾重與爭賴之患之爲壓我威勢義滿之威勢潛與義滿相計爲設此擧滿暫居丹州使天下知義滿之武將威儀而後再任管領

壬子

冬十一月赤松則祐卒（時年六十）

五年（南朝文中元年）春三月菊池武教帥師與探題今川伊豫守貞世戰于筑前不克而歸于肥後

去歲貞世（法名了俊）下向九州義滿令大內義弘爲介援貞世發京師著豐後國太宰少貳賴資等來加貞世武政聞之使其子武教將七千餘兵擊貞世武教督兵軍筑前貞世亦率八千餘出張筑前與武教阻筑後川相對武教固營張陣不撤相戰先使豪士百餘人爲商人入置貞世之陣貞世之兵爲實商人不疑武教窺計時氣勵兵渡川而戰貞世之兵空營進應之時所閒之豪士放火於敵營蜂擾躡貞世之後烟焰響

騰東西雷鼓聲喧亂發前後京兵大駭却踪躊道走貞世勵進助旗奮戰然敗卒猶棄主不還戰貞世遂戰疲時義弘進兵自猶合擊武教之中隊武教之兵數般之戰肘纔力盡不敢當大衝武教漸集散卒歛肥後貞世亦略于國府

癸丑

秋九月以萬壽寺爲五山之列

六年夏六月大明僧仲猷無逸來朝

二僧來朝潛入京師捧書曰我明帝昔二回贈使致書於日本持明帝獲後來然爲阻於關西

親王不得通故令使臣僧俊来云々府宰大貳
以為良懐武政掠擄邀阻明使覩不征暴寒予
熄頼之以為管領預西征之畢計
秋八月南帝長慶院禅位於弟熙成王〇佐々木
道誉卒〇秋九月大風
七年春正月後光厳院崩
時春秋三十七
夏四月将軍家帥師征九州菊池武政率兵戦于
長洲武政不克敗肥後

義満覩與頼之決西征之評議催群国之兵東
限伊豆北限越後召上杉弾正朝房於鎌倉為
京都之守使仁木義長壓伊勢之国司北畠使
山名氏清抑和田楠使武田小笠原防伊豫国
金谷武市村上等三月義満発京頼之又斯波
義将畠山義深土岐佐々木赤松今川荒川以
下兵十万余人以山名右衛門佐師氏同伊豫
守時氏為左将軍以赤松越後守顕則今上総
介義則為右将軍使帥六万余騎経長門直

到于太宰府当菊池山東之兵以細川右衛門
佐義之淡路守満春為奇将軍使帥二万余兵
経豊後路攻入海南挟敵於其中撃之二軍共
発起九州長駆雷野海帆鬢雲武政聞之謂其
子武教曰伝聞将軍為征我族挙国中之兵遠
来以我寡其当彼大軍可謂以一葉塞江河以
孤豚之勢咋虎雖一当百難得利然祖父自寂
阿以来結南朝之義師卒四代 寂阿武重武光至武政也四代
千騎万営百戦百傷惟一以忠信旨不顧身命

当今時雖勢蹶力谷争闘甲挫彼之轅門之塁
我聞志士仁人者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
仁死生者命也行向相会大寇快死流佳名於
後世郷曹努力手将統衆九州之兵五千余騎
以西征親王為上将軍進軍長洲下圍京兵示
死其境於是武政伺敵怠気分五千余騎為三
隊衆曙直襲先隊山名陣軍起不意八々相蹂
践王軍大周章而無戦意武政乗勝先衆縦横
馳突精兵五千騎示奮戦京軍益衄将潰師

慨嘆自勵奮擧兵於是伊田波多野富田
古田之衆士向戰羽旗蔽霓戈鋋掃雲河水爲之
不流野艸爲紅然餘兵恐怖武政勇鋭無戰氣
棄主逃走後軍者亦躍先軍不得進山名延士
悉戰歿師氏被疵數所於是師氏去陣數官也
亡匿焉兵悉敗績武政騰氣益壯張戰舞時海
內之將手與今川大友等會兵閑發武政之後
侵略肥後大隅武政爲當捕手也兵欲引兵歸
寧府於是列整旣不齊嶋津清久伊東大和守

等背菊池悉降京軍自是武政大失戰勢奉將
軍宮歸寧府
秋九月將軍家進兵與菊池戰筑後之高良山菊
池敗績降京軍西州悉定
武政自初長州九州悉屬將軍之陣將軍大振
戰氣將拔數城入肥州從兵號二十萬自小国
公出者無不爲兵士於是武政與衆俯議以小
戰大者不如嶮難引兵據高良山陣京軍進圍
之數重斯波細川山名赤松等且暴發附攻

丘十余日然武政固守不拔於是賴之謂義滿
曰兵法曰無擊窮寇如今武政以必死也兵擾
嶮守欲以力征爲難經數年勞兵耳不見成功
熟慮君克己脩德撫安九州之民人封有功
不如又功成歟是所以爲王□師降三苗稱令
策縱菊池堅保不降守衛經數年九州之士固
意叛氏發君之仁德彼之單篭畢地猪何爲爾
予大將容其諫而以日向賜伊東大和守祐弘
大隅薩摩賜嶋津清久筑前肥前授少貳長門

豊前界大内義弘豊後與大友氏繼其外順功
誠忠賜賞有差自是西州悉屬將擬無介菊池
者僅一族守孤壘爾賴之遣書菊池招請和降
武政武數相議遂和平於是九州大定將軍班
師菊池歸肥後而尚菊池之一族跋扈筑後肥
前勢猶未衰
〔按〕菊池氏自良阿以往至于武政四終世爲
南帝守臣遭不共勇武能舍生命致義其忠
勇者甚稱語借哉武政一且爲賴之誘累世

忠義盡一擧賜十歳武蹟之奥可謂如戎狄
能始而不保終者歟然菊池足利俱三世忠
與和降之眞偽未可知也至于此時撲滅其
氏族遏絶西願而可也賴之明不有不悔之
哉乎其和請倉卒難其師菊池尚領三州雖
然前後則三世之勇武餘燼猶未盡可知矣

冬十月将軍家歸洛

自是天下悉從将軍家海内大入将孤故諸州
大姓参請京師玉城月繁栄從穩義満時十七

永和元年南朝天授元年秋八月大宰少貳冬資謀反探
題今川貞世討平之

初建武年中少貳興尊氏自與菊池相戦以降
互為父之讐子之敵研兵爭數年時去就菊
池伏降而九州一統矣少貳以為我家與京師
與菊池相戦久矣如今菊池降京師九州和
治矣彼降人等忠賞不如我曹時柳営探題
長賞菊池領國威權漸增少貳少貳大患之遂
謀支探題貞世貞世馳使告於京師催九州之

兵攻少貳之所籠之蜷業城少貳守職敗
大小之勢不均守兵戦殺城陷一族與黨皆斬
義者都七百餘人國内漸定矣

冬十一月義満叙從三位

二年春正月禅僧絶海汝霖歸朝

初應安元年絶海入明見太祖皇帝太祖問徐
福事海答之以詩曰熊野峯前徐福祠滿山藥
草雨餘肥只今海上波濤穩萬里好風須早歸
太祖大感之而賜和章賞之曰熊野峯前血食
祠松根琥珀也應肥昔時徐福求仙藥直到如
今竟不歸今年衆虜船歸朝

秋七月前右兵衛佐直冬降京都大樹許使居石
州

三年秋八月天下大地震諸州之山崩○今歳朝
鮮使鄭夢周來朝到鎮西○今川了俊歸國

四年春三月義満始移宅町花亭○義満任大納
言○夏四月鎌倉上杉能憲卒其弟刑部太輔憲
春代行事○冬十二月橋本民部正時等發紀州

頼直　頼春　師氏　氏春　満春

據同郡土丸城將軍家使細川兵部太輔氏春山
名修理大夫義理等撃之一擧拔城逃亡
紀州之官軍播本正時守佐義正種神宮寺師
綱等各細氏之族會兵三千餘騎拔土丸壘侵畧延
里於是將軍使細川氏春將三千餘兵征紀州
氏春率兵到紀州圍攻數日然城兵固守不陷
攻兵死亡殆盡氏春馳使於京師請援勢將軍
使細川頼元山名義理及氏清石塔赤松等救
氏春細川山名等發三方餘騎救氏春圍土丸

數重時城中糧乏兵士大饑困於是播本等相
議曰我曹糧盡兵窮知城危今以飢餒之卒
當彼大兵落從在鄰郡自守孤壘而徒死不如
棄此城異日竊時而戰爲議士悉可之於是播
本神宮寺皆引兵夜中遁細川山名等亦班師
冬十二月楠正勝等復起千劍破之城細川頼元
山名義理氏清等率三万余騎圍千劍破不克還
正勝正元與南方官軍合兵守千劍破冕將軍
家欲親率兵征之頼之不可頻諫之於是擬使

兩細川及山名佐々木高鈴小笠原盛衡等攻
之諸將率三万餘騎進圍千劍破時正勝詭計
示羸弱無備之姿攻兵誇之輕守卒故直蟻附
登城正勝正元使力士持大石自壁上投下之
數千攻兵壓死被瘡者千餘人攻將恐其計知
不可侮輕故高向城深溝對守數月絕糧道塞
往返於是城兵大催屈正勝乘夜出人以明松
數千結附掉頭使野夫持之於後山舉火光正
將以爲正勝勢盡棄守遁乃縱兵盡營追之正

勝覘其無備出精鋭襲其營蹂其背京兵驚散
不集狼狽而還京
○義滿敍從二位
康曆元年春正月南征使山名義理氏清等陷紀
之數城
菊池下武家西州悉從屬武風天下倍靡將樞
通南朝者殆希故紀州之數城無援助資糧匱
乏兵力日盡義理聞之與氏清等之義弟合兵赴
紀州圍數城阿瀨川湯淺左京進六々拔土丸之數壘

悩義理棄弊又抜数城南方於琉之城但
赤坂千劔新宮紀州地之城熊川取之三城而已矣
是山名大振兵勢南軍為傾威力義満以紀州
賜義理賞戦功

春三月鎌倉氏満謀叛家臣上杉憲春諫死

鎌倉管領左馬頭氏満反欲有窺京師之意義
満賜自筆之書於氏満之家令憲春諫責之憲
春奉義満之命屢諫之氏満對以託辭敢拒諫
憲春大愁悲自経至是氏満驚悔止逆謀使憲

春之弟安房守憲方継家督掌政事憲方始居
鎌倉之山内

[按]憲春為人臣不阿主意正君悪數諫之諫
不聴遂自殺忠義不待論挙而自顕矣氏満
亦有憲春之諫死驚悔終止其逆志可謂過
能改之者矣惜哉氏満早不従其諫遅悟其
非而亡忠諫臣矣

夏閏四月執事細川頼之罷職辭居讃州

頼之自為輔佐幼主以天下為己任致其身事
國故海内漸懐徳教強敵浸偃鋒頭西州南國
多解守然義満甘佞口非頼之遂遣大館刑部
氏信二階堂中務氏行松田丹後守於頼之宅
総褫職奪居讃州封地之頼之奉命引氏族赴
讃州時頼之之従弟細川業氏扣馬諫曰自貞
治年中一族為京都警衛守護抑営四十年来
之争乱定一計海内唱太平大樹如今擯抛於
泰山之安是誰功乎一頼君贊佐之徳一有下
族之勲功乎然大樹迷佞口信無根語棄功臣

疑直臣君無罪坐配流是何乎夫君臣以義合
矣大樹無義豈君以臣道守為何集氏族継党
比侵抑曹正讒人不明無罪乎頼之曰我素雖
昏愚濫浴恩沢備執事之職上万臣扱氏族門
葉威權超万人施栄耀是然非君恩哉奈何乎
而不犯為讒人悪重科是非君過因恩而超賢
之咎天譴俄臻人望早背我争感君乎我聞下
懟者三黜未更其色蘇隆家者居配流引無怨
罪縦雖不為君君争亦臣道乎我無罪奉深恩

後議之有許昨日侍公酬爲明覽之臣令日在
遠州爲蒭蕘之士汝曹又集言業氏俛首積之
令日剃髮論其父與一族共赴讚州與
按 賴之爲畜侯長恐罷職蟄居讚州自欲爲
四國之總轄率讚阿伐三州之兵侵豫州刑
守殺河野遠江於高木戸城取豫州自立而
爲四國之總轄後太平記所載也賴之爲侯
中讒人罷職蟄居讚岐讀太平記之說也亍
備所載各蹤跡審明似無明是非然賴之初

向偏執事輔幼主不怠退佞臣進正人而臣
導之爲侯方也討警戒諸士之非心以善言
奉言義滿畏伏群臣於一討之間服降菊池
之強其聰明應才高出諸臣可謂將上相也
其何益是專驕情縱攻伐乎艷中王代記曰
九月義滿欲殺賴之入道常久然無罪赦之
爲四國之總管明德二年使賴之復委政道
以其子賴元爲管領以知斯事見之則後本
平記之說如無可采取者故愚綠事因賴太平
記之說者也讀者審正之矣
又曰子思子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
能之矣有成善人不知之遁世而無悶之用
舍默任天命者賢者尚難之況於庸人乎
然賴之逢浸潤讒怨之災不憾君自引咎守
臣道四海入將撫以舉數世之執事惟賴之
一人而已
○以斯波義將代賴之爲管領
初以執事號管領

是年彗星現東方
氏滿依逆意有叛逆患焉自是家綱紊亂遂
有持氏之亂故今歲彗星現東方其萌彰于
是孰謂天人相去之遠哉
二年春正月南禪寺妙葩任天下僧錄司賜國師
之号○將軍家叙從一位○夏五月小山下野守
義政出張宇都宮殺郡守下野前司基綱鎌倉氏
滿討義政義政自服
義政基綱爭境界數年不平也義政怒率兵出

張字都宮基綱亦集兵與義政戰基綱軍敗戰
死義政振威於東州侵畧數郡於是氏滿使上
杉憲方將七千餘騎討義政憲方帥師攻小山
小山自伏乞降氏滿許義政之罪返其地至是
東亂漸靜矣
夏六月光明院法皇崩
時春秋六十歳
七月山名陸奥守氏清陷赤坂城
去歳和田和泉守正武楠正澄自是楠軍勢微兵

戰數氏清時軍和泉之堺聞之進兵圍赤坂壘
守兵僅三十騎詐遂燒隱爭是楠氏之威力倍
衰僅所殘千破劔一城而已
是年義滿創立鹿苑院及寶幢寺
永徳元年（南朝弘和元年）春三月行幸義滿之館○義滿
任内大臣○今歳撰新葉和歌集
二年春正月將軍家轉任左大臣左大將○山名
氏清敗南軍
氏清自去歳居赤坂之壘以兵鈔掠南朝於是

南軍日滅勢東軍日勝故河泉之兩州悉屬
山名南朝漸定
夏四月天皇讓位於太子幹仁
在位凡十一年太子僅六歳上皇在于中院執
行政事

人皇百一

後小松院

諱幹仁後圓融院之長子母通陽門院藤嚴子三條内大臣公忠之娘也

三年春正月將軍家爲内辨奬學淳和兩院別
當補氏長者准三宮宣下（時二十六）○今年義滿建相
國寺

以妙葩爲開山時葩辭之推其師夢窓國師爲
之始祖於是以葩爲第二世
冬十二月勅中納言爲重撰新後拾遺集二十巻
初先帝詔中納言爲遠撰之時爲遠未就而爲遠病
死依勅爲重代爲遠撰之今年有功成獻之
至德元年（南朝元中元年）春三月義滿辭大將
二年秋前執事賴之建阿州寶冠寺
以中律爲開山中律住寶冠寺今冬義滿命賴
之使中律歸洛

嘉慶二年戊辰
三月十八日
征西將軍
懐良親王
薨法号
悟真寺
肥後八代郡
中宮岳悟真
寺開基
元文二十三年
三月十八日
三百五十年忌
西山録巻十六
廿六可見

五年秋七月將軍家定五山之列位
以天龍寺爲第一相國寺第二建仁寺第三東
福寺第四萬壽寺爲第五又定鎌倉五山之座
位以建長寺爲甲圓覺寺次之壽福寺次之淨
智寺次之淨妙寺次之也

嘉慶元年春正月帝元服將軍家爲理髮
時帝十一歳也於霍光輔昭帝故事

二年夏五月將軍家辭右大臣○秋七月將軍家
遊紀州濱又赴富士○秋八月楠正勝與山名氏

本朝通紀卷之十六　後編　二十一

清戰於平尾正勝軍敗歸于千劒破壘
時將軍家爲眺望和歌玉津嶋也住吉出路赴
紀州正勝竊知其虚拒議回令義滿遊南紀
吾驅兵士大半從義滿洛中不爲備乘此時便
潜兵出其不意襲不備無不勝歟衆皆發也可
也於是正勝率八百余騎發千劒破氏清在赤
坂密聞之使人間察其形引軍到于平尾伏兵
持正勝正勝不察伏兵黎明到平尾山名之陰
伏兵均起圍南軍正勝兵大驚亂氏清兵乘勝追

正勝又與此川五郎左衛門恩地伊賀守等提戈
振劒大呼奮戰山名兵銳不過南軍整旅戰氏
清怒鳴金鼓進兵山名兵勝進擊之南軍雖強
衆寡不偶（時南軍八百山名兵三千五百）戰苦亂走正勝尚決
捷戰氣振臂血戰山名師合數隊圍正勝正勝
當四隊逼破圍然大敵難防被疵數所與此川
恩地等捌戰手還千劒破矣

康應元年秋九月將軍家詣高野

明德元年夏四月將軍家行尊氏三十三回之忌

本朝通紀卷之十六　後編　二十二

法
行法華八講四箇大寺及關國貴僧賢僧悉參
赴關白師嗣等之公卿及殿上人出庭其裝束
各嚴重也時義滿出仕當山將監父子二人閑
口其等帶大劒持金鉞扈從左右赤松率兵警
固門庭月卿雲客降庭蹲踞而待義滿見者無
不驚知者矣【四維浮子曰】義滿者欲爲所爲之主
也賴之讓退而有密策氏清義弘將平天下
然公門蕃臣然其起居出入准擬仙院驕奢也

甚僭踰之極、至使已廢子為宮者、光明白之上
也。於是似天有二日、地有二天子、無如之何、彼
竟爾南朝皇統未絕、義満如之、至若也何為不
混一之乎。畢竟不免有自安姑息乎。
冬十月、将軍家命山名氏清満幸撃山名時煕氏
幸、時煕氏幸棄國逃亡。
初山名時氏自建武年中屬尊氏麾下、數有
戰功、尊氏以因幡伯耆隠岐出雲四州封之、其
子師氏相継領四州、于時時氏與師氏叛武家
為南朝、（事見文和二年）與官軍合兵入洛、大勝、鈔掠則
取備後但馬美作丹波丹後五州、合舊領為
朝。八年、又時氏父子借降歸武家、（事見貞治二年）自
師氏熾燃甚盛、領十一餘州、世人呼之號六分一
（蓋天下六十餘州、而山名領其六之一、故呼之）師氏卒、師氏之弟時義繼
兄之采地、以隠岐出雲因幡伯耆但馬丹後丹
波七箇國充己子時煕氏幸、以養餘充師氏之
子満幸、至是時煕氏幸放縱奢侈、盛満
幸懐憤與彼、曹不平也。時満幸以辨宗阿當

義満、乗便與叔父氏清（時氏四男）相謀、數誹時煕氏
幸、義満怒、遣兵撃之、氏清満幸欲請為西征使、
義満應請、使二人為西征使。（或者令二將征時煕氏幸、閑辭之、義満頓命之、二人己定命。）於是氏清者率五千餘騎
自山陽道、満幸者率一千騎、自山陰道、攻入但
州。（時煕氏于但州）時煕氏幸等大周章、不戰而走、氏
清満幸斬殘卒數百、梟其首、獻洛矣。
二年春正月、召細川頼之入道常久於阿州、常
久到于洛、以其子頼元任管領。
頼之聞京師之物議、為守禦者、至于洛。義満亦
使大館中務氏信謂頼之曰、請曰臨病痛則思
良醫、國有危難則思良将、是人情之常也。余幸
因祖宗之餘功、雖不徳、被補幕府之上将、自知
在叔父温育之懐、未知國家之憂苦寒煖、足下
歸國之後、自百機繁集、寝無食、以思以憂然
人心不從、容初知其為臣之難、為君不易、往事
如不返水、千悔何及乎。幸無悪、今日来謝于斯
天愍寺之時、短使公到斯乎、頒姻聖盤馭海内

乃以政事委常久、以頼元代義將、再為管領、
冬十月時熙氏幸潛到于京師謝罪、將軍家欲與氏清議之、赦其罪、到氏清之宇治館、氏清稱病不謁也、
時熙氏幸間行上洛、潛居清水寺、謝罪、義滿怒漸解、謂與氏清議之、可赦其罪、時氏清建使謂曰、願御于我館、可見宇治之紅葉、將軍許諾、謂於是議時熙等宥赦、故期以十一日、氏清喜修造路次旅館、以金銀飾饗膳、治具甚備、珍肴嘉菓盡數、自和泉到淀迎、候臨駕時、十一日滿幸赴淀、見氏清私語時熙等欲救免之事、氏清不喜、即稱病、不會于宇治、使家臣一人謝於將軍家、時將軍還駕於彼亭、聞之不豫、而還御也、人驚其不礼、

○洛地大震、殿舍民屋悉傾覆、
冬十一月義滿使滿幸、罷出雲之守護、追洛中、
滿幸擊時熙等、自被大賞、競恣奢欲驕慢是行甚哉矣、時出雲横田庄代仙洞領、雖守護禁氏色不納之、時滿幸賜雲州、為入部押領此地、不奉院使、數為院勅、宥滿幸、滿幸大怒、院司日野中納言之下司在此地、令武士追放之、傳到都下、義滿怒、使滿幸改易雲州之守護、追洛、放丹波、
冬十二月山名陸奧守氏清播磨守滿幸等謀反、
義滿赦時熙氏幸之罪、還本領、欲使之誅滿幸、滿幸聞之怒、有微必闘、赴和泉勸氏清、若以當世為奈何乎、去歲者使我曹斷豫州之一逐、今年又使我前飯賓之、然有此計略、是舉有使山名氏絶根撥枝之計乎、臣聞、唇亡齒寒、虢國滅而虞為其君也、禍及我、後必願與我合計議、京師除其災、氏清從之、於是相共約攻京之期日、而滿幸歸于丹波、

○氏清滿幸帥兵來攻京、將軍家使諸將逆討之、賊軍敗、氏清戰死、滿幸氏冬逃走、
氏清滿幸在國募兵、磨于戈、傳風於洛下、然東香味群時、丹州吉山滿藤代官馳徒告滿幸、不

形後河州之守護遊佐河内守白氏績謀叛曰
洛中不静時山名中務太輔氏冬（氏清弟）出京走
義満大驚遣書於山名修理太夫義理（氏清兄）
守諭之義理亦不従於是洛中大騒動二十五
日召細川常久及畠山基國今川泰範一
色詮範斯波義重大内義弘佐々木高明赤松
義則等議軍事二十六日将軍家入一色詮範
之亭（以馳會之遲速為士之忠否之謀墨　也是日不赴者欺長家族退治之故也宅）
（從兵騎義定）二十餘騎而令軍士擁兵於住吉之浦使守諸

處賊軍進満幸帥山陰道七箇國之兵五千餘
騎陣于谷堂氏清者率一万餘兵軍于淀邊氏
冬者將因幡伯耆之兵二千餘騎屯于鳥羽時
日氏清先鋒山名上総介義數（氏清之弟）小林修理
亮進到大宮大内義弘力戦破賊軍修理亮
斬軍之色自奮闘而囲大内兵敗退義弘進與
修理亮戦得其首義數引棄旗幟掩面為京兵
殺將軍麾白旗掃律老馬助等知擊殺之満幸
率三千餘兵襲來於内野口欲與常久合兵畠

山基國遂逢戦満幸先鋒伊田波多野江原石
原監見吉田久世森川等力戦基國進精鋭先
家兵短兵急接血変野草屍塞行路基國兵少
不利賊軍乗勝連破而馳出常久頼元進兵援
基國當戦兵戦兵戦勞伊田波多野等戦死満
幸之二軍土屋播磨守顧左右大呼馳出細川
與畠山從列陣待戦土屋振臂鼠馳電撃無不
一以當千然常久基國之大兵還前後出左右
頻血戦至于斯土屋之兵悉闘擒磨守亦敗

數十創不任于戈遂戦死自是賊軍大潰遁走
満幸遂馬走京軍乗勝追撃追満幸松田將監
監治五郎見之走色留路戦死満幸遁走丹波
（起已刻終午刻）聞氏清満幸之兵無利扨盡屬進軍
士乱入京師赤松義則大内義弘山名時熙氏
幸遂戦不利而氏清數乗勝於是將軍使一色
詮範斯波義重為先鋒令今川泰範佐々木六角
判官土岐冨樫帥一千餘騎馳出七條細川畠
山自五條推寄斯波波川今川荒川土岐仁木

大丈嶋津武田小笠原池小路南北馳逼、諸手定相圍、發関山川為之傾覆、天地為震動。於是山名氏冬（氏清之弟、山名満氏及七郎等氏清之子）大壊逃亡、余軍望風棄旗旌走。氏清僅残百騎、氏清左右残兵奮撃、諸軍合師圍之。氏清瞋目大呼馳突、大軍披靡不進。然大小衆寡不均、山名之兵或討或被殺。氏清尚振兵戦。小次郎清説從氏清（清説昔山名右馬頭子也。右馬頭去慕南方之軍、討死於是。氏清養之為子。時嚴十六、常時終從之。義重氏清誅。一色詮範者欽難之、誅免不拔、與父共戦死）。

子満範與氏清闘、得其首（氏清時四十八）。清説亦戦死。

【按】時氏為尊氏有戦功于斯、四嗣世鎮大刺、跋扈戸閫、擅奢侈、其積悪遂使天誅絶家名。其不明暗愚不足道。古語所謂小人而有才常之功、不幸嚮信讒華一世、鄭伯克段、孔子譏之。尊氏不戒語、徴為始封之多、叛而養成其悪、驕而至此、亦尊氏之過乎。

氏清初畢八幡、召小林修理亮語曰、吾陣此社者有意、是之為源氏累代崇祠之神、霊神與吾

於義軍與神哉、職軍天下之草創、豈指寸無如斯以決為管領。小林泣然下涙曰、悲哉言是。幕府累世之大臣、代々仮数刑憾大恵、天下罕氏忘此莫大之恩、欲数将軍、是何義乎。今以斬禱、雖依佛神、何為君神夫加守乎。兵法不謂乎、無名之兵不成功也。君之明日之軍不利、以臣愚之、不能不哭、且懼哉。臣之愚諫諍無路、吞愁涙到于斯矣。當今之時、見職賜之喜乎、今般之戦進先陣、早討死、酬恩於泉下、不見當家之滅起。

庭、氏清大愧之。於是氏清招義數曰、小林志氣殆為憤怨之軍、欲汝與彼同隊、制不法之闘。義數諾、與小林発軍入八幡。然義數亦思必死、二士果如先志。【諫諍録曰】人之所懿莫甚於叛君。故周武以聖人行一時之大權、猶未免為譏議所扣馬。氏清以常人起無名之師、棄恩忘義、從己欲、孰不之疑。且夫師之老壯在曲與直、自反而縮則為壯、否則為老。安獲其不遄敗而身死也。小林豫憂而切諫之、蓋亦有所謂扣馬之

心後世人臣之不幸遭此患者豈可不以爲轍乎
烈哉至其不慕首陽之餓而致衛難之死亦否
可謂之過也大抵　本邦士風高乃不在彼而
在此矣○土屋播磨守累代山名之家臣也數
諫之初數諫之滿幸不聽知諫之土屋以爲轅
略既然背主之臣道望畢早戰死傳忠死於
後世到戰日郎從五十三人破鍋釜誡寵俱畢
曰再不見營中而叢營望戰場果然悉戰死將
軍家傳聞之使賢僧葬其屍碑其墓感嘗義

本朝通紀卷之十六　後編　三十一

明德三年
壬申

春正月分山名舊領於諸將大賞戰功
授山城于畠山基國丹波于細川賴元丹後于
一色滿範美作于赤松義則和泉紀伊于大內
義弘出雲隱岐于佐々木高明但馬于山名時
熙伯耆于山名氏幸又賜若狹今富庄一色詮
範

○南朝行黃鳥賀慶
南帝幸南殿與群臣宴時黃鳥飛入叢裏時鳴
數色群臣賀之帝亦悅之欲行黃鳥之賀慶賦

去歷猶乎古忠義
使賢僧葬其屍碑其
墓感忠義

潤色實世進曰夫天子宣言者如獅子之一色
獅子一吼百獸懾烈天地為震動天子出一言
万國傾心八蠻悉偃是皇言所不出易也夫自
元弘以後忠臣數盡諫謀士屢奏計應黄鳥百
囀運然皇帝不容其諫却賤潤色之故賢臣退藏
謀士悉死亡然天皇遂無後悔之色加之近年
朝憲大廢朝儀大礼悉絶不行北辰朝拜一百官
徒峙曰千官空蹴階下書曰皇天無親是德
之今皇帝不德争天道告吉祥神祇壽守乎然

令君慣意小鳥之舌頭欽無例行嘴囀之賀不
國以帝德謂奈何爭是取笑万人殘毀後世者
歟夫治乱興廢在於己天災地妖不能加君為
止此賀退以治德天命佐德四海歸南庭帝在
慨色難其礼時卜部宿禰兼勤文曰黄鳥之飛
來以蓍亀勘之卜筮當地雷復六五是吉兆也
昔孝元帝之世和州高聞寺在黄鳥囀曰初陽
每朝來不相還本栖聞者聞此色以歸鳥者歟
抛為解令年正十月帝為遷幸東師必易後事

獻山奈臣被罷群臣喜之帝意大快然遂行賞
囀之賀慶
○滿氏時清剃髮欲到根來寺謁母數二子不
謁
滿氏時清逃戰場竄伏草行匿根來有馬邑欽
足髮出家聞其母在根來寺潛到根來寺問
雖波問白母曰此行也不幸所謂大歎不從文
之死而惻到千載顧少然悉變之情難為温顏
問以食毋聞之忿怒色動使問誰之曰我聞戰

陣不顧赤華子以從轄輪之趣綱常儀必戰勢
棄父剣於此是非吾子雖歸身懶見彼不義遂
閉門不内兄弟大慨悔亡跡母亦自終時人感
貞女之志
春二月將軍家使義弘赴紀伊討義理義弘率二
万餘兵攻義理義理去城剃髮亡跡○氏冊下六
師○佐々木高明遣家人等討雲州之賊塩冶師
高自殺雲州悉定
高明欽賜雲州為入部時山名餘黨留月担高

於六島明使家長隱岐五郎左衛門尉秀重
將數百騎襲餘類秀重戰敗入國賊黨大恐怖
秀棄捉秀重時當國之守護代塩冶上野入道及
其子駿河守師高守富田城不下秀重欲使人
說上野等降之上野漸從之間師高師高以爲
我[illegible]葉之受殊恩久然國破君亡吾存非勇
士之義然吾無許色則父不降父不下父亦亡
不忍之則僞曰諾上野遂降秀重於是師高實
臣招木村某私語曰吾家滿幸之恩倍他臣映

日爲山名之臣今日又爲佐々木之臣是人笑
也非人臣之道吾初詐降者爲父守城援我吾
素所懼之然父既爲佐々木之臣今對父君爭
攻守是倍父於心不安也不如自殺汝以此言
報父又秀重遂刎頸而殺矣
按明氏曰君子爲名譽而爲善其善必不誠
人臣爲利祿而致忠則其忠必不盡今山名
氏有後師高爲此行其心未可知滿幸爲國
敵天下惡之到于是師高不忍勇士之志然

慨對父主而援戈刀遂自殺其孝意誠忠
語矣然其子爲不彰主惡佯狂遂不言終非
師高欲全忠孝不言其志而自殺可也然使
木村某告人臣之所守則是雖不言猶父降
欲之非而高之志氣非爲此行難也無學之
弊偏惜哉
前管領武藏守細川賴之入道常久卒
時壽六十四葬嵯峨將軍家悼惜之枉駕送之
公卿百官一族群執紼送喪遠近聞其死慟哭

畠山義深拔千破劔城楠正勝漂泊十津川
先是將軍潛遣書於正勝招之正勝對使者曰
吾知降生且富貴然自祖父正成以來爲南帝
世守忠義無二心吾雖嚮繼祖父之遺誡守
此城然謀慮違遂義死亡盡南朝只義武難以
救是天命人慮雖不可救資然亦討策之拙故
也其恥死而有餘況望其危戴其心傳武勳於
千歲乎爲骨不降於是將軍使義深攻正勝義
深將兵六千軍于赤坂森屋龍泉寺處々分兵

步水越峠絶糧擾自是城中糧盡城兵大苦戰
深衆其弊通攻守卒疲不能拒防正勝正元知
不可守保出城匿十津川之邊義深之兵更入
城　正成因據此城干是亡　正勝亦北更初入城
按楠氏爲南帝盡三世專守忠義不息神謀
膽謀莫不盡後醍醐帝稱千南山至今五十
餘年綿々皇統不絶者一頼楠氏之遺烈然
其志計未遂城陷身漂泊而長亡家名可哀
哉奈何天不資南朝若天意在南帝恢復之

任舍楠氏雖乎孟子曰豪夫成功則天也嗚
呼信哉

楠小次郎正元者楠左馬頭正儀之子
正成之子　正儀　正元　正勝

夏五月楠小次郎正元潜入京狙將軍家不成而
殺
正勝正元漂泊十津川之邊　正元以爲遂不忍
俟後之功然見君父之冤莫報讐之志卒謀醐
非勇士之義潜入京師欲襲擊將軍時赤松家
長浦上七郎知之卿數百騎圍正元正元振利
刀殺人數多然多兵迫故遂擒正元將軍家憫

天興善人吾不信

南朝四帝合五十六年

南帝　天皇

其勇悍教之使細川頼元謂之曰能改心以事
吾然則不失父祖之遺跡正元拉然流涕曰本
家備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更易心君
乎吾舍生執義而已遂不屈將軍家不得止斷
之　正勝不知其終楠氏之嗣自于是盡
評正元之忠繼父之烈是驥也雖程嬰杵臼
何以過之然程嬰杵臼能復讐而死無所憾
正元不能復讐有餘悲由是知程嬰杵臼
能復讐者天也正元不能復讐者亦天也耶

在呂曰天與善人吾不信嗚呼信哉
冬閏十月大内義弘在泉州沿南北兩帝之和講
南帝熙成王入京師
正勝亡正元被殺後南朝益衰皇威沈曾薄
撫紹乘其衰將軍家使義弘說帝調和合之義
義弘運謀謝南帝於是南帝熙成王入洛對嵯
峨之大覺寺時二十日此月送迎三種神器於禁中此月
五日以南帝事太上天皇尊號　号後亀山院　初後醍醐
帝遷幸吉野至是五十六年南北始一統矣

冬十二月將軍家還任右大臣○是年朝鮮遣使
請修隣好將軍家許之
僧中津寡蜀訛
四年夏四月後圓融院崩
壽三十六葬于泉涌寺群臣供奉將軍家亦遣
之
是年斯波義將代賴元再任管領

兆殿司　東福寺南明院明兆号吉山
經營意匠巧安排　嘗與李顏同匠儕
天井龍為興雨勢　頻伽鳥若搏雲階
人傳東福涅槃像　我愛南明破艸鞵
神訣非凡毫所及　到今海內擬模楷

文政十年四月中五日

金山[illegible]校

本朝通紀後編卷之十六畢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二輯

編年體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062
SS号=14664062